



印度尼西亚 黄东平

七洲洋外

065517

I 342.45

印度尼西亚

黄东平

# 七洲洋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北京

# 第一章

一大片的海岛，林莽苍郁，连绵如带，横搁在赤道线上。让那碧浪翻滚的万顷巨洋，和那高旷无际的白云蓝天把它拥抱着、烘托着……

这儿是远离中国大地两千多海里的南洋群岛的南端。从中国来的轮船，要经过南中国海的南部，华侨叫做“七洲洋”的海面，才能到达这里。这片千万个大小岛屿构成的南洋群岛，尽是英、美、荷等国的殖民地。这海岛，是荷兰属地“东印度”的一个大岛。

在这大岛的海岸边，建立着一个市镇。这市镇古老僻，不算热闹。它离开别的城市远，中间隔着原始森林带，与外地的交通只靠海路，深入内陆则靠河流。荷兰殖民当局只设置了一个县政府。市镇的当地名称，叫做“珂达·班岱”，意即“海滨的城市”。由于它跟华侨关系密切，华侨按照自己的习惯，给它一个“文雅”的简称，叫做“珂埠”，犹似把马尼拉叫做“岷埠”，新加坡叫做“星洲”，巴达维亚叫做“吧城”一样。

今天，这“珂埠”市区的气氛跟往常有些不同。椰树梢才吐露出一派灰白，热带的鸟雀，还在浓林里吱吱喳喳不曾离窝，街面上仍然昏蒙蒙的，就有不少人走动了。几家华侨店铺还开了门。

02/17/12

这时是六月初，雨季早已过去，酷热的旱季即将来临。天亮前的气候变得格外沁凉，加以海上微风吹拂，空气清新极了。路人更觉得身心舒畅，跨步也更远快了。

在晨曦中，街道、屋宇、树木渐渐呈现得分明。看得出这是市镇一条主要的街道。它沿着海岸建筑：一边的房屋筑在陆地上；另一边则用木桩打柱，伸进海滩，把屋子筑在木桩上，面向陆地。那些木桩，都采用当地最坚实不怕水浸的“乌吝”木。在这排临海的屋子背后，还看得到许多筑在木排上的小木屋。把粗大的木干钉成一排，屋子就筑在上面。木排用绳子绑在店屋的木桩上或打樑在陆地上，要迁徙可以把屋子“牵”走。“浮屋”的外层，还泊着不少大大小小的、杂乱的船只。

就是陆地上的屋宇，也都用木板筑成。一部分地势低的，还用木桩打在地面上，筑成离地两三尺的“高脚屋”。原来，这地区早先也是森林地带，落叶和烂木“积”成地面。华侨称这种地叫“滥芭地”。“地基”软，顶不住砖石的建筑物，木屋也得打桩才保险，此外也必须提防潮水高涨。

在这些街屋中，可以发现不少古老的屋宇都是唐山式的建筑。华侨把祖国家乡叫做“唐山”。那剥落的朱漆大门、对联、兽环，那画梁及其上面的中国古图案，那用颜色瓷片镶成的古装人物、象征瑞祥的鸟兽，那镂刻在木板上的中国传奇小说情节……但它们又不是唐山的砖石屋宇，而是适应“滥芭地”条件，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的屋子。华侨在这市镇的劳迹和生活史，生动地反映在这上面。

从这大街的东头，一个壮汉大踏步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是码头搬运工人张亚毡。亚毡是福清、兴化一带的人，



他这地方性名字，使有的人叫他亚毛，有的叫他亚米或亚枚。据说，“毡”在他家乡是“微小”的意思。为了行文方便，就叫他亚枚吧。今天，亚枚也起身格外早。他剪平头，赤脚，穿着布褂、短裤，肩上搭一条面粉袋子折成的、搬运工人的“垫肩巾”。他一路跟早起的熟人打招呼：

“头家，起得早哇！”“头家”是华侨对商店老板的称呼，意思近于东家。

“你也早，亚枚。轮船今天到了吧？”

“再一个钟头就靠拢码头啦！”亚枚匆匆回答，跨步走了。

在一家古老的、经营米、豆、糖之类的土产店前（海外把当地的农产品称作“土产”），亚枚放慢了脚步。这店铺前面挂着一块招牌：“福昌”。

“才副伯，剩你一个人看店哪？”

“才副”是华侨用来称呼帐房先生的。这位“才副伯”周慎修看上去有六十岁了。他从呆坐中给惊动了，连忙打从圆框老花眼镜上边盯一盯来人。

“啊，是亚枚……”

“头家今天回来啦？”

“回来啦，回来啦。”老才副不住点头。头家是指店东李熙昌。“去了十多天，今天可回来啦！”

“他从唐山来的侄儿领上岸啦？”

“领上岸啦。也同船带来了。还有咱们从唐山聘来的新教师，也一起到来了！”

“好！我这就去看看。”

“亚枚，船上的行李，要你细心代照料啊。”

“这个自然。我这就要去的。”

才跨前两步，他又回过头来：“捷华他们都上码头接人啦？”捷华是熙昌头家的大儿子。

“都去啦！都去啦！”老才副又点头，又挥手。

亚枚把脚步提得更快了，一边盘算着怎样分配人手，及时赶好工作。他想着：“货，六百念五件……行李……”

“亚枚！亚枚！”有人远远叫住他，“亚枚，这期船到了些什么货？”

珂埠是小市镇，要两个星期才有一艘轮船从这荷兰属地的其他大港口，如吧城、泗水（苏拉巴耶）、垄川（三宝垄）或锡江（孟加锡）等地开来。那时，包办这岛际运输的，是“荷兰皇家轮船公司”。轮船到达的前后几天，也就是埠中最热闹的日子。出埠或回埠的，要搭这定期船只；回国或从唐山到珂埠以及附近山区来的，也要经过这码头。“山顶”（即市镇以外的山区）的商人，都在这时候下市镇采办货物；埠中商人，也忙着提货、卖货。珂埠这个小市镇，某店铺运到什么货物，商人们早已互相打听传告。张亚枚是搬运工人的带队，华商都叫他提货，问他最知道。

“啊，是清泉叔，你又下埠来办货。这么早就到了！”

王清泉是个五十开外，有风趣的小商人。黑瘦，骨架子却还硬朗。他在十多英里外的山区开一爿小杂货铺。每期轮船到达，他下半夜就动身坐小船沿河下埠来了。

“拼老命嘛。亚枚，我问你，这期船到些什么货？”

“联盛运到白糖两百包，花生仁五十包；协和号绿豆三十包，干冬（即马铃薯）十五篓，白糖一百包；庆和发红葱五十篓。福昌头家是自己到吧城办的，还不知道是些什么。”

此外还有火柴啦、铁钉啦……”

“嘿嘿，算庆和发走运，这期红葱货底正空，碰上啦！该白糖倒霉，上期船的货还‘躺’在货仓里‘睡觉’，这期又到得这么多！我这就到庆和发去……”

亚枚半开玩笑地拉住他：“别走，接咱们的新教师去。”

“呃，对呀！听说还是一位大学生哩！”

“不错，是大学生，是咱们唐山的大学生。听说还是上海什么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咱们一辈子住在南洋，从来也没见过一个中国大学生！”

“咱们珂埠说要从唐山聘请教师，说了多少年了。这次才当真聘到啦！”

“大学生到咱们这小山埠来，真是咱们珂埠的大光彩！”

看见路上不少人匆匆往码头走去，亚枚急了：“船就要靠岸了，我要走啦！清泉叔，你也来吧。”

“好的，我一下子就来。”

## 二

这个时期，是二十年代的最后两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十年了。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呈现的“繁荣”时代早已过去了。“不景气”的侵袭，“宗主国”的加紧搜刮，使南洋群岛的居民处在极度穷困苦难的境地。居住在当地的华侨，处境也一样。珂埠自然也不能例外。

现在先粗略介绍一下珂埠华侨的情况。

象南洋的许多城市一样，珂埠，是华侨，尤其是被称

为“猪仔”的华工，用血汗、生命兴建起来的。根据埠中一些“闲人”的论述，早年，当这儿还是原始森林地带，殖民者都不敢到这地方来，华侨早就来了。他们用双手开山辟林，建立了最初规模的市镇。为了使市镇繁荣，他们做过从来没人敢做的活动。跟未开化的部落进行交易便是一例。一位老人就曾经讲述他祖父时的情况：几个华侨结伴，背上货物，爬山越岭进入内陆。在原定的空地上摆上货物，尽是对方需要的刀斧、布匹、装饰用的玻璃珠子之类。摆好后便猛力敲锣，敲过锣就赶忙回头狂奔，在很远的地方藏匿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刻，才可以出来“收市”。在被取去的货物旁边，公平正直的“生番”放上了山中的药材、鹿角、兽皮之类作为代价。但若出来得太早，碰上不欲给生人看到的“生番”，利箭和毒镖，却立即取掉你的生命。要是在入山和回来的途中碰上了，也一样倒霉。在摸透“生番”这脾气之前，多少华商付出了生命呀！后来，殖民者赶来了大批“猪仔”开辟这地方，在这一带建立了矿山和农园。“野蛮人”也给殖民者赶进跟外界完全隔绝的深山里去了。

直到今天，华侨的劳迹还留存在当地的言语里：楼顶（即楼上）、豆腐、豆芽、豆酱、风炉、木屐、肉丸……用的都是闽南话的译音字。

而今，埠中也还留存着华侨的古迹：西山有个义冢，牌坊、碑碣、凉亭遗址俱在。据说墓中人是一位明末义民，为抗清逃到海外。碑上刻着他为珂埠树立的业迹，用的还是“大明”年号。只是年久失修，字迹已大半不能辨认了。

而今，埠中还留存着几间古庙。最堂皇宏伟的是“三保公庙”，奉祀的是三保太监郑和。在老一辈的虔诚下，年年

香火旺盛。

多少世代，奠定了华侨在垵埭生活的基础。

而今，在这市区只有几平方公里，包括四乡只有几万人口的市镇，却住着华侨和华裔一万多人。

根据不久前，埭里头一些“闲人们”在韩二哥“海南咖啡店”的谈论纪录：垵埭华侨，最多的是矿工、农园工人、码头工人；其次才是菜农、手工业者、挑贩、职员……只有极少数才能聚得资本从事商业活动。而其中又以散布在乡间、郊区的小杂货铺为多，货物都是靠信用赊欠的，并非自己的资本。

而这少数华商，也是在荷兰殖民当局的重重压迫下，运用华侨勤俭互助的美德，运用他们擅长经商的才能，才能维持下去。所以华侨自己作出结论：“华侨是勤俭起家的”。

华侨除了勤劳俭朴、跟当地人和平友好地在一起生活外，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喜欢聚居在一处。垵埭华侨也没有例外。他们在一起进行着互助的生活。他们关心祖国，经常与家乡保持联系。他们热爱故国的文化和教育。华侨聚居的地方，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活范围。有人把华侨的这种生活，和为这种生活而进行的种种活动，起了一个独特的名称，叫做“华侨社会”。在垵埭，华侨商店聚集的街道，就是那条临海的大街了。

在这条大街上，除了不少唐山式屋宇，还可以看到那店门的式样，都是可以拆开的排板；那柜台，是古老的“连柜”……他们的服着，唐装或纱衫短裤；他们经营的习惯，一早开店门，除了大年初一，从不休息……

刚才，张亚枚就是经过这条大街走向码头的。

一踏进码头，啊，码头上从没今天这么热闹。

往常，两星期一趟的轮船到后，起客落客，卸货装货，码头上才热闹一两天。过后就只有川行内河的汽船、舢舨（一种大木船）、舢舨零落地停泊着，显得空旷清冷。要是 有客要到吧城等大城市搭荷兰“渣华轮船公司”芝字班轮船回国，或者到南洋来，才更热闹些。而象今天的“盛况”是少有的。

这期船的“新客”特别多。华侨把那些刚从国内出来的新华侨叫做“新客”。李熙昌到吧城认领他的侄儿李少华，也顺便联络主顾，采办货物。那时，垵埠“中华会馆”属下的“中华学校董事部”正要派人去认领新教师徐群，也就把这事委托熙昌。在海外，华校都是埠中侨众自己创办的。由几个有钱或者有声望的华侨出来筹捐经费，兴建校舍，聘请校长。这些人就成为“董事”。此外，埠里头“广珍菜馆”的老板广府人冯侃领到他从广州出洋的儿子冯石坚，闽南人“鑫记”杂货店黄文福领来他弟弟黄文祥，也都在这期船到达。接的人就特别多，而更多的是等着观看“上海大学生”的侨众。

迎接这位新教师的又分外不同。女校长俞素秋亲自带着三个学生代表到来。女校长湖南人，五十多岁，瘦巴巴地。她头发剪到耳朵边，穿白布长袍、白袜，缠过又放大的脚穿着黑色女皮鞋，站着好似鹭鹭。她没有结婚。在见识不广的侨众眼中，她确乎是“异类”。也许这正是她能够成为校长的特征吧，侨众也一样尊敬她。但除了“言语不通”，有年纪的华侨不会讲“官话”，校长又不会讲南方方言或当地话等等之外，也有些“敬鬼神而远之”的意味。因而



只远远地围在她们的旁边观看。

三个学生代表有一个是女的。她捧着一束鲜花，看来有十五六岁了，叫朱桃英。另外两个，一个是学生会主席谭志明，体格很不错，年龄也大一些；另一个生得外貌不扬，使人看来有些“猥琐”之感，但他却是董事部主席魏伯皋的儿子家宝。三个都穿校服。

轮船早到了。它挂着荷兰旗，远远地泊在海面上。是一艘一千来吨的船只，用来川行群岛之间的海面的。只见汽艇来来往往，关口上高视阔步的荷兰人进进出出，当地工役卖力地干着各种码头粗活。一片忙碌。

张亚枚早钻进人丛，带领他们一班搬运工人兄弟，布置工作去了。

码头上的人们散散落落地闲谈着，谈生意，谈学校，谈将到的新教师，也顺带议论这位女校长。

终于，汽艇都离开了轮船。轮船的马达响了。船尾激起白浪，浪头一个个涌打在码头木桩上。之后，几声响亮的汽笛，轮船缓缓靠拢码头的木桥。船上“吊梯”也放下来了。码头上的人群也随之肃静下来。

大家都望着吊梯。吊梯靠在桥边。这座用粗木桩打进海里，用厚木板搭成的桥，静静地摊开在人们面前。

有顷，几个白西装、白帽子、挂肩章、红脸碧眼的船上什么长之类下梯了，径向码头办事处走去。又有顷，又一批男男女女的洋人下来了，男的趾高气扬，女的娇里娇气，孩子蹦蹦跳跳。那是头等舱的搭客。码头上的人们赶忙给让开路。

又许久，望着吊梯的人们眼睛都发酸了，却不见人下

来。有人产生疑问：是不是没搭上这一期船？似乎是要等待到确知头等舱已没有人了，船上管理人才肯发放二三等舱的搭客。于是，杂沓的人群流水般泻下来了。

人们用眼睛搜寻亲人。五十左右，中等身材，胖胖地，剪平头的是李熙昌。那么，捷华他们的堂兄弟少华呢，该是“阿父”身边那个穿布钮扣唐装的少年了，看来有十四五岁。但更多的人在找寻新教师。穿长衫的只有一个，准是他了。人有二十六、七岁，身子稍瘦而结实，戴着圆框眼镜。一到梯口，便拿眼睛四下瞧，好象对四周的景色、人群都很有兴致似的。李熙昌要让他走在前头，他却闪到旁边，一手撩着长袍，斜披在额边的头发，象马鬃似的一撮一撮，早走下吊梯来了。

熙昌连忙跟下来。他懂得自己这时的“使命”，立即拿眼睛找寻学校的代表，便把徐群引到俞校长跟前，给他们介绍。

一握过手，三个学生代表立即按照演习过的程序，排成一排向新教师深深鞠了一躬，朱桃英随即把鲜花献上去。照预习的节目，仪式也至此结束。当时似也没有现在的习惯，不懂得大家鼓掌，倒使彼此僵立了一阵。还是李熙昌做生意人灵活，立即用闽南方言，掺合着“国语”给徐群介绍校长掌校的业绩。彼此虽听不大懂，却能会意，于是客套起来了。

三个学生代表从旁观察，各各取得结论。谭志明想：这位新教师一定好，看来有学问，衣着随便，人和气，没有架子，我能和他亲近。朱桃英献花时，早偷偷观察徐群，她想：这人不威严，看来不会处罚学生的，而且还有点“唐山

乡土气”。于是打定“坏”主意：“有机会，我要捉弄他！”魏家宝则很反感：这样的人还能算是大学生？！在他的想象中，大学生就该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大家都向他卑屈奉承的。

俞校长呢，她也有点失望。她觉得，徐群外表和态度都不够威严，举止也太随便，不能够慑服学生们。她一向认为，教师应该有教师的身分，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

徐群呢，他总是对什么都很有兴致地瞧着，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他对任何人的话都很有兴致地听着，也不时点头。可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围观的侨众则有的人很满意，觉得这就是祖国的大学生了，一定会教好埠中华侨子弟的。问他论据在哪里，他可说不出。有的人又觉得有些怅然，只无端地觉得新教师不该是这样子的。问他应该怎么样子，他也说不出来。

现在，大家该回去了。学校里早给新教师准备好住宿的地方，应该由校长领他回去。在上车之前，徐群跑过去跟同船来的几个少年亲热一通。他抚着李少华的背，一再要少华经常到学校找他；他也要广珍菜馆老板的儿子冯石坚和鑫记杂货店店东的弟弟黄文祥有空去找他。又跟一个一直站在李熙昌背后的唐装男子汉道别，也要他经常去找他谈天。他这样东跑西跑，使校长和三个学生代表一直等着；侨众在旁边看着他。

不料，当徐群送黄文祥上马车时，正好张亚枚他们搬来一件唐山木制衣箱，又笨又大，装上马车很费事。徐群立即下手，扶正眼镜，拖着长袍，帮着抬上了马车。一见这情景，俞校长登时脊梁起麻，全身发抖，觉得在这海阔天空之下，竟无地自容，直到闭上眼睛不敢看下去。要是

这人是校里的学生，她一定跑过去，拧住耳朵把他扭过来，赶回去，着实骂他一顿、罚他一通。三个学生代表的感想怎样？俞校长不敢回头看，也不敢揣想。周围侨众的印象怎样？俞校长更不敢去猜想。

### 三

现在，只剩下李熙昌他们一起了。到码头上来的有长子捷华，次子敏华，还有一个满脸烟容的中年人。熙昌一直没给介绍，其人也不说话，少华不知他是谁。捷华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只知道阿父带着少华到来，而今却见到另有一个男子汉老跟在阿父背后，也不知他是谁，又不敢问。这人看来有二十五、六岁，手粗足大，晒得黑里透赤，乡土气很重，象是务农的。他们走出码头，那男子汉还是跟在后面。

一到码头外，景色跟少华在吧城看到的又不同了。这儿地方空旷，到处是绿树，疏落地筑着几间木屋和茅舍。绿荫下则停着几辆单马马车，后座都坐着一个当地人。捷华用当地话喊了一句什么，就有一个车夫把缰绳一拉，马儿掉转头走过来了。捷华又不知道跟他说了些什么，那车夫就腾出后座，挪到御者座上去了。

“上车。”李熙昌命令大家。

大家上车之后，熙昌腾出一个座位让那男子汉也坐上去。这时，捷华他们的疑惑更重了。熙昌似也非交代不可了，就淡淡地说：

“这人以后要在咱们店里帮忙。你们叫他‘阿贵哥’就是

了。”

马车走动了。车里再也没有码头上许多熟人凑过来问候交谈，可以谈店务了。熙昌突然把脸一板，对着捷华，用严厉的声调，拼出他急不及待的问话：

“店里怎样啦？”

少华阿贵都意外地回过头来。捷华并不吃惊，他把熙昌离开后这两个星期的货物进出、款项收支、借贷情况、市场动态都扼要地说了一通。但见李熙昌的脸色渐渐放缓和了，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蔼和平静。他一言不发，似乎已同意了捷华这篇“业务汇报”。

没有人再说话。柏油路面响起一片“嗵、嗵、嗵……”的马蹄声，轻快和谐。马笼头挂着的几枚小铃铛，也应和着。少华他们虽然已在吧城住过几天，尝受过南洋的生活，但那儿是大城市，不似这小市镇的热带情调那么浓郁。他们正尝受到一种奇异的、难于忘怀的生活情趣……

筑在木桩上的木屋，屋瓦也是木的，一片片钉起来，象鱼鳞。远远近近都是椰树，高耸入白云端，迎风摇曳。香蕉树则一簇簇油绿苍翠。太阳升高了，白烈烈的阳光，闪得人眼花。阳光照着摇荡的绿叶，在热带人们的白色衣服上，映出一片绿意。当地人男子挑着担，妇女则把一筐筐的东西顶在头上，来来往往。路旁地上摆着竹筐，铺着席子，堆满瓜果蔬菜……买卖很热闹。人群中当地人大都穿筒裙，赤脚，男子扎头巾，妇女缠髻……

“丁当、丁当……”马车夫踏着脚铃，路人纷纷让开。少华充满新奇有趣地看着那赤裸的棕色孩童，那摇着小铃的冰水担，那奇异的果子和食物……还嗅到一阵阵弥漫着果

香的空气。到了丁字街口了，马车夫右手举起一支短棒，棒上端嵌着一块红玻璃球，表示车子要向右转弯。不时，马车夫还在柏油路面清脆地抽上一鞭：“叭！”

“嗬、嗬、嗬……”马车向前疾驰。

终于，马车夫卷起舌头，“吱”地叫了一声，缰绳一勒，马车便停在一间店铺门前。

少华他们这才如大梦初醒，赶忙定神一看：一间颇老旧的店铺，前面挂着一块黑漆金字招牌：“福昌”。

啊，这就是“福昌”了！在唐山，少华从小就听过这店号，他父亲李兴昌就在“福昌”管过多少年的货仓；而唐山他们一大族家人，就大半依靠“福昌”寄钱回去过活的，那准是一间大店铺了。他在家乡套口供，母亲就要他告诉“把关的洋人”，说到南洋是要找“福昌”的，那连洋人也该信赖“福昌”的了。而今，眼前就是“福昌”了，却不是他想象中的“福昌”。

来不及让少华把两个“福昌”结合成一体，他就赫然看见满店铺都是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倚着，甚至蹲踞在货包上。看见他们，都哄地叫嚷起来：

“嘎，福昌头家回来啦！”

“去了多久，才一期船吧？看他吃得更胖了，是吧城的米更大粒吧？”

“是赚了钱吗？这期带来什么货？有采办红葱没有？吧城的市况怎样？”

“侄儿领出来了吗？就是这一个吧？”……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只听见嘈声一片。少华他们耳朵里，仍留存着轮船上隆隆啾啾的声响，站在平地上，还会



觉得双脚有点浮动,也就没有多大心情去分辨这些人是谁,谈些什么了。

他们么,有的是埠中的侨商,为了互相交谈商情,经常到这儿聊天;有的是山顶下来的小商人,到这里找货色;有的是邻近店铺的职员,闻风前来凑热闹……由于“福昌”头家的“好客”,这些人就以福昌作为聚会的场地。除了谈生意,也谈国事,一直谈到别人的隐私。往常无事,已是一屋子的人,何况今天头家从吧城回来。因而看店的伙计,只好退到外围,站着静听了。

可李熙昌有他必须交代的事。第一件是,让少华认识熙昌婶。熙昌婶早闻声赶出来了。她刚搁下厨房里的活儿,正忙乱地把双手往围巾上擦。少华一看,是一位唐山型的半老妇人,不觉想起自己留在唐山的母亲,涌起一阵想念。他随即遵照母亲在唐山时的嘱咐,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阿婶”。这位阿婶于惊喜之余,把少华端详了一番,摸摸索索,立即记起做母亲者的“使命”,说少华他们一定还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于是便又手忙脚乱地进去拿食物去了。

第二件是“序齿”。捷华十七岁,是长兄。少华十五岁,居次。女儿玉华也十五岁,摆生日,差少华几个月,算是妹妹。店前人多,玉华躲着不敢出来。最小的是敏华,才十三岁。

现在轮到闲客们“饶舌”了。山顶客商清泉叔说,少华的父亲在福昌帮工时他早认识他。他还描述兴昌的为人:“他性子挺硬,有一次,头家说了他几句,他就把背上的货包摔下来:不干!倒是做头家的弟弟退让了,才又留下来。”说后,他努努嘴,指指李熙昌。“可兴昌哥待人挺好,待朋友够‘义气’。想不到回唐山没几年就去世了……”他叹息了

一番，又说，少华的脸容很象他父亲。

在店里头“弄帮”（“弄帮”系华侨照当地语音译，意即挂单）的天佑哥则说，“聪明在耳目，富贵在手足。”他断定少华“相貌不错”，日后很可能象熙昌叔当头家。说完又看熙昌，又看大家。

邻店“新潮丰栈”的“家长”（职位近似今日的襄理之类）黄世镛叔则问到少华出洋的情况：过关时有没有受到留难？在水途中怎么样？在唐山下船时又怎么样？最后又告诉少华，不日还要由他叔父带他到本埠官厅办理居住手续，他才可以在这“荷兰属地”定居。

埠中侨商黄坤山则问他唐山的情况：有没有听说什么地方又打内仗了？有没有听说土匪洗劫家乡村镇？有没有听说在拉壮丁？有没有听说哪个归侨给绑票了？等等。

在店里头打杂的长庚则以老客的身分“正告”少华：新客一到南洋，马上要洗澡。每天至少洗两次，其中一次一定要在天亮前起床之时。“水要从头顶上淋下去，全身要用力擦得通红，‘热气’嘛，才会从下边退掉。要不，热气上腾，会中暑的。”

老才副周慎修又以长者的口吻告诫少华：“到南洋来，第一，不要染上嫖、赌、饮和抽鸦片等恶习；第二，要克勤克俭，才能取得侨众的信任，才能有出人头地的日子……”

应该说的、应该问的，都说过问过了，大家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一个男子汉。

“熙昌兄，这位大哥是……”一个问。

“他是我哥哥兴昌的一门远亲的后辈，叫吴阿贵，住在深山澳。眼看活不下去了，贸然把小女儿卖给人家，筹得

一条路费就出洋来。也不打听上岸要还税一百五十盾(注：盾是当地币值单位)。差点给发配回唐山，是我把他领出来了……”

“噢……”大家拿惊奇的眼睛望着吴阿贵，象要看穿他是怎样一副心肠，竟卖儿鬻女。阿贵死囚似地站着。

“哎呀！难得，难得！”黄坤山先开口，“熙昌兄，你真慷慨！一百五十盾可不是小事呵！啧啧！……”他首先想到的是钱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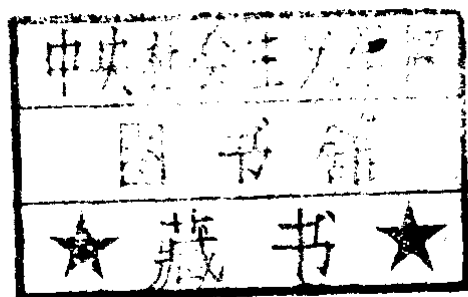
“啧啧！”大家附和着。“可不是吗，熙昌兄是咱们珂埠有名的好头家，他做慈善事顶慷慨……”

赞叹过后，兴趣又转到吴阿贵方面：

“阿贵哥，你究竟是怎样想到出洋的？说说吧。”

“不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吗？怎么忍心把小女儿卖了……”

这话撼动了吴阿贵，他心如刀割。这两个月来的经历，一下子缩拢在眼前……



## 第二章

### 一

两个月前，吴阿贵还在家乡深山壩种田。

深山壩在闽南的内地，到处是山，是石块，树木少，田地也少。几十户人家，就靠着山脚下东一块西一块的旱田，种些番薯、花生过活。

吴阿贵一家住在这儿好几代人了。父亲吴土扒，靠祖上留下的一块薄田挨日子。阿贵也已娶妻生子，老婆招治大过他十多岁，女儿巧女才五岁。招治是他母亲的一门远亲的独女，原先家在邻村。“治”是闽南音字眼，应该写成“弟”，是希望她“招”来一个弟弟。但这愿望没能实现，母亲死了，到她快成年时，父亲也去世了。当她父亲病重，想得到的亲戚只有土扒婶这一门，于是叫人把她请来。土扒婶来到床前，招治的父亲早已不能言语，他只抓抓自己的心窝，指指招治，又指指土扒婶，就断气了。土扒婶只得把招治领到家，家里虽多了一个人口，却也增加了一分劳动力。这时，招治在家中的地位，还没一个准数。

直到阿贵十六岁，招治已二十七了。父母俩埋头一商议：嫁女、娶媳；聘金、陪嫁，可真不容易哪。于是就买了一双红烛，两尺红布，把招治叫过来梳一个髻，红布一盖，红烛一点，就给两人成了亲了。阿贵身子结实，肯干，一家人生活倒也过得平稳。

待到去年，土扒叔突然得了病，双脚瘫痪，先是不能下田，到后来，连大小便都不能下床。也曾求过医、问过卜，有的说是“山岚土气，日久而成”；有的说是“八字衰，中了邪”；有的则说是“堕入饿鬼道的祖宗在索食”。

见老父每天在床上翻转，不能干活，一家心焦。村中“老大”（地保）推荐邻镇一位名医，说是能“药到病除”，若是三帖未愈，可以打烂他的招牌。并列举某村某人、某县某人都是他治好的。又说，为人子者不想尽办法给父母治病，实属“大逆不孝”。可是“医礼”奇昂，家人一合议，只有押田借贷。“老大”马上代出主意，说是押给邻镇魏老爹才是千万个妥善。“其人的心肠嘛，犹似用‘仁义’捏造出来的；一听说尽孝道，马上满脸笑呵呵，赶忙助人完成义举”云。阿贵他们虽早听过魏老爹的手段辣，可也无别法。又经不起“老大”的软劝硬吓，只得瞒着老父，托“老大”先给打探了再说。

“老大”立即下手。第二天，就回话说，已经给办妥了。还说魏老爹本不要这地，嫌地薄、路远。是他说烂了舌头，还告诉他吴阿贵人极老实，又是尽孝道的。魏老爹听说“孝道”两字，这才动了心，希望能多做善事，积阴德云云。于是才借到三十个大洋，月利一分，利上加利；三年不能还清者，“收地”。“老大”便以地保身分，代他作保，画了押了。接着就伸手索“鞋金”“舌金”“情面钱”“保人礼”等等。三十元中扣取五元，据他说，已是“克己到不能再克己”了。于是，又立即跑去代请“名医”。

在阿贵一家，这事有似五雷贯顶。土扒叔更是在床上打滚，呼天叫地，把两脚狂捶，嚎啕失声，但求速死。他

更不时把脑袋撞在床柱上，或倒滚下床，以脑袋碰地面。因而更需要一个人看守着。“名医”请到家了，也不能把脉，只好奉上诊金请他走，又得还地保的“谢礼”。

自此，土扒叔越发不饮不食，弄得剩一把骨头。没半个月，死了。

发丧，需要钱。族人中的有权有势者坚持“照礼节，尽孝道”，需要钱。帮工们的饮食等等，也需要钱。至此，阿贵只好央求“老大”带他找上魏老爹的黑漆大门来。这一次，只能是卖地了，阿贵沦为佃农。所得地价，扣除前欠和利息，以至照样偿还“老大”的种种“人情钱”之外，刚好买一副薄棺，和打发所有的“闲人”。

魏老爹的儿子魏伯周特地下乡查看他家这块新业产。魏老爹原名魏永宁，六十开外了，长斋念佛。全县几十乡，人人知道他，都能讲述他的几件辣手的事。乡民，尤其是农民之间，都叫他“地头蛇”。这三个字也就生动地描绘了他一生的生涯了。而今，魏老爹已到了可以“修心养性，不问世事”之年了，一切事由“肖子”经手。魏伯周才近四十，也十分“克绍箕裘”，早取得一个什么长的官职，在本镇和四乡干下多年的“大事”了。

今天，魏伯周作“绅士”打扮，深色长袍马褂，灰色洋毡帽，坐轿下乡来宣扬“仁风”；后面还跟着个骑骡的管家。他来到阿贵的田地，拿手杖这里戳戳，那里敲敲，便向围观的村民昭示他家绝世的“义举”。说象这样硇薄的地，送给人人都不要。他父亲魏老爹慈悲为怀，为了扶病济危，先是借钱给吴土扒治病，后又施恩给吴阿贵治丧，这“盛德”是我乡少有的。旁边的管家立即给“阐释”：说这样的事，是



可以感天动地的，“天公那里一笔一笔都有记录”。接下去才是教训阿贵，要他“知恩必报”，否则“禽兽不如”。管家又马上给补充说：要不然，连他父亲在地下也会受到惩罚，比如罚他来生变牛做马，以报主人恩，等等。

吴阿贵年轻气盛，早已憋不住这口气。事后掐指细算，先后从魏老爹领到的钱，还不及田地原值的四成。这不是生生剥吃了人吗？！而今，田里快收成了，才跟地主四六分；下一造用地主的苗种，只剩三七！这三成，一家四口怎么过活？！更惹人火起的是，管家连天追上门来，要这样，要那样，动不动就要拉他上市镇见“魏局长”去。

一天，阿贵才从田里拖着身子回来，管家就追过来，绕着阿贵身旁叨个不停。阿贵先是一言不发，给叨得脑子都胀了，就回嘴。三言两语不合，阿贵火性起，跳起来，就势把管家猛推开去。管家慌了，忙不迭往后退，正好落进没遮拦的大粪坑。

在滚了一身里外透之后，还是邻居闻声放下梯子，管家才爬得上来。

第二天天没亮，地保“老大”就找上门来。他大发雷霆辱骂了阿贵一通之后，才提出对方的条件：赔偿“医药费”、“镇惊滋补费”、“祛除衰气醮禳费”、“衣物赔偿费”等等。至于“登门谢罪”“当众施以教诲”等，看到阿贵这种“货色”，为免厌恶，也就不再深究云。但阿贵身无长物，就只好以田里的全部作物抵偿。然又言明在先，若日后管家有“三灾两难、辛苦病痛”，还要找上门来。那么，论他“老大”给魏老爹叫去斥责了一顿，跑了个大半夜，今天这么早又出勤，却得不到什么，则只好自认霉气了。

地保又传达了魏老爹的旨令：“将吴阿贵耕种的田地交别的佃户耕作，今后不许阿贵踏上该田地一步。”同时，魏伯周与地保又合拟了决议案：“为绝后患，吴阿贵本人不准再在原乡以至本县居住，限十日内离境，否则送官查办。”

哪里去呢？

母子三人筹议了一整夜，还是想不出一办法。求魏老爹吧？求地保吧？阿贵宁死不去，看来也不会有效果的，魏老爹正要以阿贵的例子儆戒各佃户。招治她们也觉得受欺太甚，不能再低头了。最后，才由老母提出勉强可行的去处：“过番”（出洋）。

本村和邻近各村“过番”的不少。一家富有的叫做“吕宋客”，有的又叫“安南帮”，有的说去什么“槟榔屿”，有的又说住在“山口洋”，但都说是去南洋的。土扒婶也不知道南洋在什么地方。本村人被迫走投无路的，也有两三家当田卖屋出洋，有的一去音讯杳然，有的过了一年半载，又突然有了信息，还寄了几块白花花的洋回家来。

土扒婶想到天亮，脑里都搜索得生痛了，才想出本家也有一个亲戚去南洋。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出洋时其人才十来岁，土名叫“送仔”，姓黄，正名似叫做黄天送，可又记不真切，“天送”，“添送”，“谦送”还搞不清。只记得小时跟他母亲来做过一次客，土扒婶还抱过他，而今却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但他父亲的名字却记得亲切，叫做懋哥仔，住在东林村、三家店、桥头边。并且说：“要是能找到这人，最好。他会念及小时我抱他疼他的情景，一定肯帮忙你的。”土扒婶也不知道南洋有多大，就作出自己的结论：

“你到南洋一问就知道：‘东林村三家店桥头边那个慧哥仔的儿子黄天送住在什么地方？’大家就会告诉你的。那时呀，东林村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慧哥仔的。”

土扒婶还想到另一家有人出洋的亲戚，那是阿贵已死去的阿爹的妹夫的姑表兄弟。小时候给卖到厦门什么山场的一个姓李人家，改名李兴昌。长大后，还曾到他本家走动。这一家都是出洋的，但从来不曾来往，要阿贵到厦门打听了才知道。

“那么，出洋的路费呢？”

一线亮光登时给盖掉了。三个人瘫软在绝望中，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只有阿贵的鼻孔象拉锯一般在喘着粗气。

第二天过去了，筹备路费的办法还是摆不出来。黑夜，一家人又对坐在一块，时间和死寂象水一样无声地流过去。到夜半了，招治先开了口，她脸色姜黄，眼皮浮肿，失神的眼光定定地望着地面：

“还是把巧女卖了吧……”

象霹雳劈开黑夜，阿贵和土扒婶都浑身一震。阿贵闪电般迅疾地回过头来，用异样的、看陌生人的眼光看定招治，一瞬不瞬，象要把她吞吃掉。有顷，他发狂似地站起来，冲出门去；土扒婶也随即站起来，走进里间，一声长吁，泪如雨下。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在彼此没有交谈、幽灵般的生活中又过了两三天。地保已经催过几次，威吓说再不走就要叫乡卫团抓人带案查究了；但办法还是想不出来。

这回是土扒婶开口了，她有气无力地对阿贵说：

“你走了，我和招治、能养得活巧女吗？……还是、把

她……‘放生’去吧！”

……

今天，吴阿贵身子已在“福昌”店里，他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作出这“没有人性”的决定的。只知道对魏老爹等人，他满腔仇恨沸涌，希望有日回乡报仇雪恨。而日后巧女能不能活，也是疑问，于是“放生”这概念，就成为他和她们自慰的理由了。何况当时“轻女”的意识在村民脑里生根，溺婴、卖女的风气也很普遍。

但当日的情景他却记得分明：他骗巧女说要带她去买糖吃，把她搁在筐里挑走了。他狠命地走过了两个县界。次日中午，再也走不动了，才在一个茶摊上歇下来。巧女也真乖，象知道巨变就要发生在她身上似的，只静静挨着爹。茶摊老妇看出底细，说是城里正好有家大户要买丫头。便收了茶摊，带他前去。

他心头一团乱麻，再也记不清怎样见到那大户女主人，她怎样品评巧女，茶摊老妇说了些什么，又怎样讲定了身价。只记得他求过女主人，要她把巧女当女儿看待，女主人也“宽怀大量”，同意善待她；他又要求有机会要来看看巧女，女主人也答应了。

但今天，那惨绝的一幕却在他面前放映，巧女的哭嚷声也还在他耳中轰响，使阿贵这时心如刀割，几乎快要发狂了。而且，这形象这哭声将永远永远地映下去、响下去，可能一直到阿贵停止呼吸那一天！

……就在那第二日，当他从女主人手里接过八十块大洋时，啊，她，巧女她、她什么都懂得了！她牵着“阿爹”的衣服不放！这时，不但阿贵没有这气力扳开她的小手，

就是叫来三个不动情的壮汉，也无法把这小手扳开的。但女主人一声吆喝，把巧女狠命一扯，巧女却象掉了魂，手开了。于是，两扇黑漆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它隔断了巧女的嘶叫声，隔断了巧女狂扭的身影。它象一道生死押，也隔断了父女最后的一面！

听人说，卖儿鬻女的人，为了日后能够“相认”，多在孩子脸上刺一道伤痕，或者咬掉了儿女的一节小指头；但阿贵不忍心这样做。他只记得，当他清醒过来，他死盯着那黑漆大门，察看那屋宇样式，那环境特征，把它牢牢记住，希望日后还能见到巧女一面。他又一直死记着那家人的姓名，男主人姓吕，叫吕正廷。他更记得，怀里那八十块钱，比千斤担子都沉；那硬硬的感觉，使他浑身起疙瘩，又似电流般灼痛他的脑神经，使他一刻也不能安宁，他当时恨不得把它扔在田里。……

阿贵也记不清他是怎样走回家的。只记得家门前迎接他的是一片哭声：招治哭得死去活来，土扒婶抓胸顿脚。没人再提起“巧女”两个字，也没人问起一句经过情形。

生离紧接着死别。阿贵想把一半的银元留给她们，但她们都不要。招治要他把钱带在身边，说出门不比在家，她们在家能挨苦，但愿他平安到达南洋，早日寄一封信安慰老人家。而她，从今天起，将上山拾枯枝，下河摸蚌蛤，到田里掏取人家拔剩的、留在土里的花生粒，养活婆婆。

阿贵也对着父亲的灵位起誓：如果能平安到达南洋，他一定刻苦干活，把钱寄回来，赎回田地，愿父亲的阴灵见证。

他还对她们立约：“……三年，你们等我三年吧！到南

洋后，就是做了乞丐，我也要在三年后的今天，爬回来的！”

最后的一道是别祖坟、父坟。他在父亲坟前狠狠地叩了几个响头，就这样头也不敢回地走了。

## 二

也就这样，吴阿贵带着两身衣服和怀里的八十块白银，一路问人家，走了一两百里，终于到达这海滨城市厦门。在路上，他先后碰到两个要出洋的。一个叫陈三哥，年纪三十左右，也是得罪了地主，地主指使“征兵处”拉了他的丁，他半途逃走了，然后托人通知家里，筹得路费出洋。另一个叫番薯叔，五十多岁了，乡里活不下去，也贸然典当出洋。

三个人走得疲困极了，正想找个歇脚的地方。才踏进市区，一看到他们的服装、神色，背着包袱，就有人趋前打招呼：“是过番的吧？跟我来！”于是带他们到一间下等客栈。其人向掌柜咕噜了些什么，又向客人索了小费，走了。

他们暗自庆幸立即找到这理想的住处，正好打听出洋办法。客栈掌柜把他们逐个细细盘问一通，知道确乎是要出洋的，身边又都带着银钱，就带他们到里边歇下。但却讲定栈规：银钱要交掌柜代保管；出门要得到掌柜的许可，且不准带衣物。

待他们被带进里间，黑暗中一阵骚动。许久，他们才看清地铺上挤满了人，躺着的、坐着的，看见他们，都叫起来：

“又有过番的来啦！又有过番的来啦！”



于是地铺上的人互相挤紧一些，让他们坐下了。接着就是一片询问声：“为什么要出洋？住在哪一县、哪一乡？要到哪儿去？……”

他们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每一句话都有人嗟叹。他们之中也有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也同样悲惨。讲过后，屋里只剩下一片长吁短叹，许久不能平息。

第二天一早，阿贵心里惦记着他母亲的吩咐：到厦门要找李兴昌打听。于是就问客栈掌柜；掌柜查问过底细之后，才告诉他，也允许他去一趟。他照样一边走，一边问路，终于给他找到那个叫什么山场的地方。到后，他又问上一个老头子，恰好这人认识几年前已去世的李兴昌，就把他引到兴昌家。

兴昌婶问明了阿贵的来历之后，隐隐也还记得有这门远亲。一问出洋情况，就使兴昌婶想起死去的丈夫，连连抹眼泪。但她说，少华他爹早先是到荷兰属地的，地名叫做什么“蚵脯”（蚵，闽南用字，即蠔）。而今，少华的叔父还在那儿，曾经一再来信叫少华出洋学生意，正耽忧没人可托，今有阿贵作伴，正好无比；时间虽匆促些，倒还来得及。于是叫少华出来见阿贵，并摆起亲谊来，越摆就越亲，终于就辈分叫少华叫他“贵哥”。关于阿贵到海外找谁的问题，兴昌婶还代出了主意：“就跟着少华吧。他叔父开着店铺，还容不下你一个人？！”并说定了，立即要托人写信给少华的叔父，告诉他下一期船就动身，让他好去接应，因他叔父来信是这样吩咐着的。

阿贵告辞回来，问题有了着落，满心高兴，便想看看景致。街道很热闹，人来人往，吃的用的什么都有，可阿

贵一个铜板也舍不得花，看了一通也就算了。引他兴趣的是，到处都贴着同样的画儿：画着一个象魏老爹那样威风的人物，八字胡向两旁翘起，下面有两个字：“仁×”。阿贵小时只邻居一位老先生教过他几个字，“仁”字是认识的，因他有个近亲同辈就叫仁，可那“×”字想了好半天，才记得好象是“八卦丹”的“丹”字。另一种图画则画着女人，有洋女人，也有中国女人，嘴里都叼着一支香烟，下面一排字：“英美……”以下的字他不认识。

他又看街景，正看到远远有几个黄头发的高个子大步走来。他很惊奇，就迎上去，才看清不是中国人。那几个人已到前面，他闪躲不及，其中一个就伸出一只毛手，把他往路中心一推，嘴里还发出一声“呸！”阿贵不曾提防，一直踉跄到马路中心才止住。站定之后，他还摸不着头脑。

阿贵才走完一条街，又望见前面一阵纷乱，路人纷纷闪避。身旁的人都在说：

“台湾歹狗又在打人啦！……”

他不知道“台湾歹狗”是怎样的东西，只觉得比别人更惹不起，便赶快走回客栈来。

在客栈里一谈起，才知道大家都有过不同的遭遇：有的差点给洋人的汽车撞死，还在你身上吐痰，骂你是“猪”；有的在静僻处碰上“大兵”，说要抓乡下人，结果把他的衣服都剥了，等等。

他们再也不敢出门，就聚在地铺上聊天。诉完了自己的苦情，就谈海外情况。不过大家都不曾过洋，资料尽是一道听途说得来的。一个说，他乡有个“番客”（闽南语，指回

乡的华侨),告诉人家海外非常“富裕”,每吃一餐,就把“碗子”丢掉。用上一次便把碗子丢掉?这真不可思议,大家就谈开了,还作了种种猜测:“那么,碗子一定要很多吧。”“如果一家人用上一年半载,一准要堆半个房间的碗子。”“烧窑造碗的人也一定要很多。”“一次就丢掉岂不可惜,倒不如咱们收集起来,洗干净带到唐山卖!”大家都哈哈笑,为海外的“富裕”高兴。那人才解释,说番客所指的“碗子”原来是香蕉叶。于是大家不胜恍然。有一个又说,他乡有一人出洋,从没提到他在海外干些什么;妻子写信去问,回信只有两句话:“生计在半天,生命在眼前。”生计怎么会是在半天呢?一个说:是油漆船桅的吧?他到厦门后,刚刚看过有人在半空中髹船桅,的确很危险。但谈者说不是。那么,筑“红毛楼”(即洋房)的吧?谈者又说不是。后来一人突然领悟过来:“是打鸟的!”可生命又怎么会在眼前呢?打鸟说的人沉默了。最后还是由本人揭开谜底:原来是摘椰子的,椰树有的有成十丈高。大家又不胜恍然了。

于是越说越奇,有关于华侨的,有关于当地居民的,也有关于洋人的,更有关于落船和上岸的种种经历的。众人都加以臆测、附会。越觉得神奇就越臆测、附会,也就越紧张、恐怖。越紧张恐怖就越议论纷纷。最后是跑去问客栈的掌柜。掌柜这人本不是好东西,便故作神秘,只淡淡地说:“你们上船就知道啦……”说后又故意冷笑。于是大家越发疑虑一团,紧张恐怖起来。

但有一件事却千真万确,个个这么说,不得不使吴阿贵惊慌万状。要在荷兰属地上陆,要有亲人认领,否则就要缴纳一百五十盾“按地金”;缴不起的原船发配回

唐山。

叫谁认领？怎么个领法？阿贵不懂；一百五十盾值多少银元？阿贵也不知道。

“认领的，只能是夫领妻，或者父领子。一百五十盾吗，大约值两三百块银元。”

等到问清楚了，脑子里嗡地一声响，阿贵完全绝望了。

前进，无门；后退，无路！巧女已卖给大家；钱，给客栈掌柜扣住了！

前天，有人偷偷告诉过阿贵：这是一间“霸王店”，背后有“官老爷”“党老爷”“老把总”们撑腰，专做出洋的乡下佬的生意。你进得来，别想再出去，只有等着下船了。船票、种痘、办理手续，都由他们包。到时，你的钱全给扣掉，剩一个赤身人下船。你想退走吗，店方就说船票早给你买了，钱照样扣掉。何况你出去了，也摸不到门路，各机关都在他们的人手里。

迫到这绝路上了，阿贵悔恨欲死。同伙中虽也有人成问题，可不似他那么严重。

这时，同房有个三十多岁、很少说话的人，倒凑到阿贵身边。他人高瘦，人家叫他王长海。

“你别尽听他们的。有事，到时随到随当嘛。男子汉，在唐山，到南洋，还不是都靠这双手！”

阿贵自离开家乡，王长海是他的第一个亲人。他的心宽多了。

想了两整夜之后，阿贵作出了自己的“结论”：洋人也是人，把自己的苦情告诉他们，他们总也会同情他的。只要到时多叫他几声“老爷”，或者多给叩几个响头就是了。至

于那“两三百块银元”吗，就说，等他做了工，得了钱，才慢慢归还他们。……

一连几天越闹越紧，什么照相啦，种痘啦，等等。又有什么查坏人啦，查逃犯啦，查赤党啦……而船期也越近了。

兴昌婶那边派人联系过几次，说他们会带少华到码头的，叫阿贵在闸门前会合。

下船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早晨，客栈的总管就来告诫威吓一通：第一，不许说本栈的坏话，否则本栈会老不客气地对付他；第二，能不能过关、下船，全凭自己的运气，与本店无关；等等。于是，各人会算余款，吴阿贵八十个白花花的银元，七扣八除，剩下两元又十二个铜板！

下船的前一刻，“党老爷”亲自来作最后一次检查，大家排队听“训话”。“党老爷”历述“党国”勋绩，是怎样“为国为民”，于是严斥“赤化分子”。接着，厉声叫大家把藏在里头的“赤色分子”拉出来！

阿贵低声问旁边的一个：什么是“赤色分子”？那人摇摇头，也不知道。

阿贵一想，登时很害怕。他在家乡种田，皮肤晒得黑里透赤，有点象“赤色分子”。那么，一准是找他了！说不定还是“地头蛇”父子告诉他的！他越想越怕，身子越往后缩，终于，缩到最后排去了。

好在客栈总管出来“圆场”，他说，大家都是“忠于党国”的好国民，里头并没有“赤色分子”。

不知谁大胆先喊了一句：“我们里边没有‘赤色分子’！”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先先后后跟着喊叫起来。这些日

子被迫害得晕头转向的阿贵直到大家都喊过了，才跟着喊。

“党老爷”对这解释和回答似乎很满意，他的脸孔登时化为笑呵呵地。他又对着大家说：

“鄙人也深知诸君是忠诚于党国的，因此，竭诚希望诸君为党国尽一份力。”于是微微对身后一个带着捐筒的马弁使一个眼色，自己退到一边，嘴里还不住地说：“小意思，小意思……”

马弁向长官敬了一个礼，开步上前向大家“劝捐”。等到轮着阿贵，他只好也摸出一块白银，当啷一声落进筒里，他的心也随着那响声一沉。而今，他的全部钱财剩下一块白银又十二个铜板。

现在，可以下船了。在客栈总管带领下，“队伍”浩浩荡荡向码头进发。在码头前，兴昌婶和一大堆家人带着少华早等在那里了。兴昌婶于是向阿贵“展开攻势”：一面走，一面嘱咐，一面感激，希望阿贵一路照料少华。并一直送到“闲人勿进”为止。

接着兴昌婶转向少华，千叮咛，万吩咐，千吩咐，万叮咛。直到家人连声催促，才让阿贵带他进去。于是，兴昌婶又目送着他们直到看不见了，家人又催过了几遍，这才连连用衣角抹着眼泪，回去了。

阿贵少华呢，他们这时正在过“另一关”。行李从上面翻到下面，从下面翻到上面，身上也搜过了，什么也没有搜出来，可是仍不放行。原因是：那块白银有些碍眼。里边有“灵敏”的同伴，就让自己最后的财物也“易手”，跟着大家纷纷仿效，结果才顺利地过了关。至此，阿贵卖女儿

所得的钱剩下了十二个大铜板!

### 三

由摇摇晃晃的渡船爬上大轮船，有似爬在半空中，一直爬到甲板上。

啊，满甲板都是人！躺着的，坐着的，人挨着箱笼，箱笼挨着人，层峰叠嶂，人声鼎沸。才上来的带着行李，跨过人，跨过箱笼，抢先给自己找铺位。

“不要乱挤乱闯！看你把我的东西踏坏啦！”

“这里没有位子了，找别处吧！”

“请大家让一点儿，女人家头昏！”

……

阿贵背着行李，牵着少华，也在人丛里钻。

“小兄弟，这儿有位子，就在这儿吧。”有人拉拉少华的衣角。

阿贵他们站住了。看见一个穿蓝布袍、戴眼镜的青年人坐在席上，嘴上笑呵呵地，正在让出自己的位子。

阿贵惊呆了。这人看模样象个“学生哥”，他在厦门看过学生哥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怎样挤在这些穿“短打”的人丛里？人他不认识，该不会是认错人吧？人家在争，他还让，会不会有什么鬼门道？阿贵在这城市吃过亏，学乖了。

看见他们两个都站住，那人转向阿贵：“兄弟：就在这儿吧。来！”竟站起来动手要给少华拿下包袱。少华似乎很乐意听他的，只是还望着阿贵。

似乎觉得地方还不够宽敞，那人又对躺在旁边的一个

中年人：“大哥：让一点儿，给这两兄弟腾一个位子。”对方竟二话没说，一骨碌爬起来，让出一大片地方。

阿贵不自觉地放下行李，并叫少华把席子也摊开来。阿贵觉得奇怪，这位学生哥似有本领教别人都听他的，而且非听不可似的。

“这样的年纪就出洋？叫什么名字？”他们安置好了之后坐下来，这学生哥就拉着少华，问。

“在家乡还在读书吗？”少华告诉他之后，他又问。

少华怯生生地说，只读了两年私塾，因父亲去世，就辍学了。

“那不要紧。”学生哥并不替他惋惜，反而很有把握地说：“到南洋后还可以读嘛。”

他也问过阿贵的情况。对于阿贵的遭遇，这人没有象客栈里的那些同伴，一句一声同情，一句一声嗟叹，他甚至没有给阿贵回答一句话，只是沉默着、沉默着，直到谈话都中断了。

在觉得这旅伴有些使人莫测高深时，阿贵发问了：“先生叫做……”

“我姓徐。”那人快捷地回答。

“先生刚才下船……”

“我从上海下船。早在这儿一天一夜了。”

“先生要到哪儿……”

“我要到珂埠教书。”

“我的叔父就在珂埠！”少华高兴了，“我们也要到珂埠去。”

“那好极啦！”徐先生也高兴了。“以后我可以教你



读书。”

.....

他们象碰见亲人似地畅谈起来。

这是荷兰“渣华轮船公司”的一艘远洋轮船。这家公司的定期船只主要川走于中国与南洋荷兰属地之间，大体上每个月一趟船。它同时也停泊在新加坡、马尼拉、香港等地，有的也远至日本及其他地区。旅居“荷印”（荷兰属地东印度的简称）的华侨来回唐山与当地之间，大都搭这家公司的船。这公司的船只的命名，都以“芝”字开头，于是华侨叫它“芝字班”。这艘将出洋的轮船就名叫“芝利加那”。它从上海下来，经厦门、汕头、香港，而后出洋去。

为了“适应”中国人的“需要”，川走南洋的轮船，尤其是这家荷兰轮船公司的船只，在头二三等之外，又设有“四等舱”，也叫“统舱”。搭客没有卧室，没有床铺，自己带席子什么的，占一块空隙，横七竖八地睡在甲板上，经过十来天的航程，才能到达目的地。

这时期，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迫的年代。日本又出兵山东；而所谓“农村破产”，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冒险出洋的更不少。

当搭客们都安定下来，阿贵站着四望，只见一片密密麻麻，一直伸展到船栏边，连梯子下面，通风筒旁边，以及过道上全挤满了人。其中女客也不少，青年妇女居多。行李都是些木箱、竹笼、包袱之类，就搁在每一簇成员席位的边沿，形成彼此的界限。日用衣物，随处搭着、搁着，杂乱极了。船栏旁有许多搭客在看海。四周的海水波光粼粼，

渡船和汽艇在下面交织着……

一经安定下来，搭客们就到处走动，找熟人打招呼，互相关照：“找到铺位了吗？”“你占了什么地方？”一路跟阿贵走到厦门的陈三哥和番薯叔也在梯子下面找到位子。在客栈认识的王长海也过来找阿贵，要他前去搭伙，见他带着少华，占的位子也好，也就不再提。

又过了大半小时，船上的人员突然分头忙碌起来，到处砰砰碰碰的关门杜户的声响。熟络的人告诉旁人：“查票的洋人来了！”甲板上的喧嚣声低下去了，终于一片寂静。人们心上一阵阵紧张，犹似在等待着风暴的袭来。

查票的洋人黄发红脸，高出搭客们一个头，老远就看得见。他带着一个矮小的中国人“传译”，背后还有关警之类，也是中国人。

查了几起之后，就发生问题。一个中年人，带着家眷和一个还在喂奶的孩子，似是山芭(山区)华侨缺少人手，又遑回家乡携带家眷出洋的。不然怎么还带着这样的幼儿跨洋过海？传译跟洋人咕噜了一阵，便说这孩子也要还半票。声辩说这婴儿还没到周岁，仍在喂奶，也没有吃船上的饭食，都不行。可是这穷苦的华侨再也拿不出一二十块现洋来，只好苦苦求情，他女人更是怕得直想跪下去。但那洋人反而越发作福作威起来，硬要带他们上岸发落。四近的搭客都围拢去，远的也在传告议论。不知是谁先发起：

“大家都是唐人，帮一帮吧！”

搭客纷纷响应，于是就有一两个热心的，拿着自己的饭碗，向大家劝捐。一下子就收了大半碗，都是角子之类。阿贵正要摸出自己的十二个铜板，倒是徐先生叫住那收捐

者，往自己长袍腰里一掏，掏出几个银元来。

“啊啊！够啦！够啦！”那热心人意外地惊喜，就要拔步送过去，却又回过头来：

“先生贵姓？”

“不要紧。快送过去吧。”

热心人忙不迭地给那中年人报喜解围去了。

发生几起事件后，票总算查完了。当洋人带着传译回转头经过甲板时，关警在后面押着一个唐装男子。那人满身满头灰尘，下巴勾在胸前，走路一拐一瘸地，准是给狠狠踢打过一顿的。

旁人在传告：“他是藏在通风筒里给拖出来的……”

大家目送着那人被推着、揉着，押下汽艇去了。阿贵怵然心惊；徐先生则满脸黯然，沉默着。

突然一声汽笛惨叫：“轰……”

全船的搭客立即给这声音抓紧了。一阵短促的扰动过后，随之一片寂静，大家的心情正随着那惨叫声一阵阵紧缩。

船上的机器响了，船尾哗哗地掀起白浪。大家不期然地说：“船开啦！……”

许多搭客奔向船栏，和原先站在那儿的人挤在一块，激动和叹息，形成一片啊啊的响声。他们都要再看这故乡最后一眼，看这祖国的土地最后一眼！啊，渐渐远去了，码头的景色，熟悉的市镇，这故国的土地！只见它们一起在向后退，向搭客们告别了，或许，将永远隔别了！四边茫茫的海水逐渐把搭客包围。这海水就似溢涌在搭客心头，那么无穷无尽，使大家的胸脯猛胀，呼吸窒息。有人狠狠抓住

船栏，扭紧着它，握紧着它；有人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踉踉跄跄返回席位……

想念着留在家乡的亲人，想着这一去不知几时才能再回来，又想到今后将怎样生活在那陌生的地方，搭客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妇女们还低低地哭泣着。没有人说一句话。

“呜…… 啞……”一个穿花布唐装的年轻女子突然狂哭狂号，冲过人群、行李，直向船栏扑过去。

“她要跳海啦！她要跳海啦！……”不知是谁跟在后面急喊。

全甲板的人都被吸引住了，远处的还站起来张望；倚在栏杆边的几个男子马上把她挡住。

那女子还是狂扭猛撞，硬要冲过挡住她的人们，几次滚倒在地上。

“呜，啞啊啊啊……”眼看目的不能达到了，她索性纵声号哭。哭得全甲板的搭客心里一片麻乱，两耳惶惶，不少人陪着掉泪。

一个老者跨过人群走过来：“凤仙姐，回去吧，有事慢慢商量……”他似乎是跟她同乡出洋的，或者是途中、甚至船上才相识的。

大家的死劝活劝，才使她止住了哭，让老者引她回原席位。

众人立即传述着她的境遇：“……才结婚四十天，丈夫就出了洋。一去三年，没有音讯，听说在海外又娶了‘番婆’；家里婆婆又恶辣，她性子也烈，就毅然出洋找丈夫，想跟他算这笔帐。可不知丈夫肯认领她不……”

大家叹息着、交谈着……

渐渐地，陆地隐没了，只在天边剩下一条灰线。四边

尽是茫茫的海水。船上再也没有什么事发生，搭客都安定下来了。于是席位相近的就互相问讯。什么名字，家乡在何处，为什么出洋，找谁，在何处登岸，等等。大家同是中国人，一上了船，就觉得亲热些，若是同一地区，方言能通，又亲热得多，开始以“乡亲”相称，若是同县、同乡，那简直是至亲了。如果到海外后，同在一埠，那情况又分外不同；未来的交往办法，早在船上先安排好，有什么活动，彼此合在一起。

要到珂埠的，除了徐先生，就是“鑫记”店东的弟弟黄文祥了。他也是从厦门落船的，跟着一个同乡，只是那人是要到吧城的。

少华他们也曾打听徐先生的情况。但他只简单地说：原先在上海读书，后来跟朋友到广州去；不久，又随大伙到上海。当时正发生着某一件事，在上海住不下去了。正好他的叔辈徐长培，在巴达维亚华侨学校当校长，来信说，珂埠要聘请教师，问他是不是肯到海外执教。他征求过朋友们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他回了信，川资立即从海外寄回来了。

“那么，先生为什么搭统舱……”黄文祥年纪大些，比较懂事，又住在厦门，知道舱位是分成几等的。

“海外来信，是叫我搭头等舱的。我想，不是有许多咱们同胞都搭‘统舱’吗？别让华侨辛苦得来的钱又教洋人白白拿走了，就买了统舱票……”

四近的谈话声还不停地传来。谈自己的遭遇，谈家乡的景况，无非是一片苦情。地租、苛捐杂税、年成坏、拉丁、土匪……终于也谈到国家大事，谈到日本的加紧侵略中国……

领饭的时间到了。原搭客告诉新上船的，要自己带着饭盂去领饭；又告诫他们要排队，乱挤会被打，甚至不给吃。队排得很长。伙夫用长勺子，一个饭盂放一勺子的饭。另外有人分发菜肴，一块牛肉，一撮菜，和一点汤，都放在饭上面。才离唐山的人大都不敢吃牛肉，菜汤也有一种异味，据说是用椰子油煮的。许多人只好拿白开水冲饭了。

吃过晚饭，天也渐渐暗下来了。这时船已进入大海面，开始颠簸了。初次远航的感到晕眩，许多人躺下去了。有的更因为吃了异味的东西，而船里又有一种特有的、难闻的油污气息，于是，呕吐声此起彼落。带药品的拿出药来，大家互相指点、关照……

天黑了，躺倒的越多。谈兴浓的、不晕船的都凑在一块，形成几个小集团；这大都是把出过洋的“旧客”围坐在中心，问长问短形成的。旧客比较不晕船，也想在“新客”面前展现自己的见识，就谈得更起劲。

有一起在谈着船到南洋海港时检疫的情况。吴阿贵关心着自己的事，也凑了过去。

“……当日吗，你们说是怎么样检疫的？”一个中年老客在大声说。看看没人能回答，才自己讲出来：“船还没靠岸，就把咱们唐人搭客全赶上甲板，迫到一个角落，然后要大家都脱光衣服……”

“女的也脱吗？”有人问。

“也脱！”

“啊！”有人发出惊叫声。一两个隔得远远在偷听的女客避开了。

“……于是叫大家排队走过那洋人检疫官面前。那检疫

官是拿着皮鞭的……”

“做什么用？”有人插嘴。

讲者不答。“那验疫官就数着‘因、堆、特里……’这是荷兰话，就是‘一、二、三’的意思。等到数到第十个，皮鞭举起来，猛抽在那人身上：‘叭！’”

“哎呀！”有人叫起来，仿佛皮鞭就抽在他身上。

“第二十个也一样。这叫做‘验疫’！”

大家于是议论纷纷了。

“后来，是咱们唐人罢市抗议，这办法才废除了。”

一片庆幸和欣慰，都说唐人做得对。

“你说当日吕宋的洋人又是怎样验疫的？”老客又开讲了，大家登时静下来。“据说是：做一间四边不透风的红毛灰（即洋灰）的屋子，只留一个门，低得象狗洞，新客要爬着才能进去，叫做‘钻狗厝’！……”

愤怒和嗟叹之声四起。

“那么，石叻坡（新加坡）呢，却又叫做‘禁龟屿’。如果船上有人得急症死了，就得把咱们唐人全载到那叫做‘龟屿’的荒岛去。荒岛上留些柴米，由你们自己煮着食……”

“那死人也带去么？”有人傻里傻气地问。

“早丢进海里啦！”

“啊！”大家惊叫起来。

“……过了十天半个月，验疫官的汽艇来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再病倒的、死掉的。若是没有，过一个时期，才放人办手续过关。要是又有新病人，得再‘禁’下去……”

“全船都‘禁龟屿’么？船员呢？”有人想得挺周到。

“船员自然是免了的。要是都禁起来，船怎么开行？船

公司可要赔本的。”阿贵看见王长海也在听，这话是他说的。大家都称是。

“听说头等舱的洋人搭客也不必。”讲者也说。

“那就奇啦！他们不会染病吗？”

讲者不能解答。大家就七嘴八舌地猜度，都说开了：“可能他们的皮更厚，还生着黄毛哩！”“说不定是他们的血气更足，个个脸孔红通通的，象公鸡。”……

大家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不置可否。

“太可恶啦！这是专用来对付咱们唐人的！”又是王长海的声音。

大家这才恍然，不觉又引起愤怒和嗟叹。

有个刚凑过来听的乘机发问：“验疫到底验些什么？”

讲者似不屑于置答，倒是听者不耐烦地代解答，仿佛在对着不用心的学生：“验大便和沙眼嘛，刚才都讲过啦。”

“怎么个验法？”那人颇有“打破砂锅”的精神。

这回是讲者亲自回答了：“玻璃管往你屁股眼一插，大便就在里面了；眼皮翻转来，就能看出有没有沙眼。”

“这样就算过去了吗？”

“哪有这么容易！过关时还要搜身，要对口供，要有人认领……多着哪！就说搜身吧，都由那些手下的警员下手。最惨的是女人家，常常有看不开的当场跳海死了！”

“啊！”听众都叫出声来。有个江大嫂，要到海外找丈夫，本不想再听下去，可又担心有什么关系到自己的事，不期然又侧着一只耳朵听。听到这里，更是急得什么似的，真想也跳海了事。

但男人中也有许多惶急焦灼的，阿贵就是其中一个。



待到谈话告一段落，阿贵才大着胆子，带着求神问卜的心情，把坐着的身子挪前一步，诚惶诚恐地问：

“大哥：要是没人认领，又还不起按地金，可有什么办法……”

讲者迅速回头对着阿贵，眼睛睁得溜圆，半晌不说话；旁人也全回头看着阿贵。阿贵仿佛知道无望了，一阵焦急，似乎呼吸都塞住了。

“你没有认领？你还不起一百五十盾？”

阿贵下意识地点点头。

“糟了！原船配回去！”

回顾周围的人，那眼神，仿佛也都在说：“原——船——配——回——去！”

阿贵脑里嗡地一声响，有如听到最高法院的宣判：死刑！只觉得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什么话再也听不进去，什么人物景色再也看不见了。

“配回去还给送到咱们唐山吗？”有人问。

“在唐山你遇上哪个说是给配回去的？也没有证见，说不定仍照前朝代的老办法，半中途给投进大海里去啦！”“死刑宣判者”并没有注意到阿贵神色的变化。

“啊！”大家惊叫起来，回头望着阿贵，仿佛他就要成为丢进大海的角色。幸亏阿贵已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缓缓站起来，走回去了。

但这人还在兴高采烈地讲着：

“……要是我们旧客，就不同啦。我们不必对口供，不必人家认领，更不必还按地金。我们只要向那个把关的洋人行一个礼，说：‘端勿杀！沙耶·务干·哦郎·新客！’这

是当地话！那意思吗？就是说：洋老爷！我可不是新客呀！于是把证件呈上去。那洋人就马上笑呵呵地、十分客气地对我们说：“请！请！上岸去吧！”……”

听的人都非常非常地羡慕，心里想：“倘若我是他就好啦！”

但“灵巧”些的人到底想出了办法：“阿智哥！要是洋人问到你的时候，你代我说一声，好吗？”

“哦，嗯。”受托者不置可否。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人叫阿智。于是有人从辈分上下功夫：“阿智叔！待你上岸了，可不可以请你通知××埠××街第×号，一个叫陈禄财的，叫他快快来认领……”于是描述其人的外貌等等。

但没有工夫让他详述，大家早“阿智叔、阿智伯”地叫起来了。

阿智都照样“哦嗯”两声。但得到这两声的人却很安心满意，觉得自己已颇“与众不同”，仿佛亲人就早在码头上等着他了。

吴阿贵怎样回到自己的席位，他已记不清了；阿智他们什么时候散伙，他也不清楚。他只知道夜已经很深了，徐先生和少华、文祥他们都睡着好久了。

“哗…… 哗…… ”

他从焦思中惊醒，侧耳一听，就听到一阵阵的海涛声：“哗…… 哗…… ”这一听，那响声再也不肯离开他的耳朵，一直“哗…… 哗…… ”使他心躁欲裂。

“哗…… 哗…… ”一听，象远处有人在呼叫；再听，又

象有人在啼哭：一会儿，象孩子哭哑了的声音，声音酷似巧女；一会儿，又象妇人在长号……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但他还是倔强地听着，越听，声音就越响：

哗…… 哗哗哗哗哗……

他听出来了，象是千万个出洋者的幽灵，伸长双臂，跟在轮船背后，追逐着，追逐着，永不舍弃地追逐着！猛一阵冲向前，又一阵退落下去。……他恐怖极了，后悔欲绝。

哗…… 哗哗哗哗哗……

他终于忍不住，爬起身，奔向船栏，掀开帆布往外望。他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片漆黑，凭着船上的一线亮光看去，海水有如倾进千万担墨汁，更不知道多少丈的深浅；天，就罩在船上，也不知道有多少高多少厚！前途，一片茫茫；后路，也一团漆黑！……

象许多搭客一样，吴阿贵一夜不曾合眼，伴着男人的哭声、妇女的低泣，直到天亮。

# 第三章

## 一

第二天，船到汕头，起了一批货，落了一批客，又续程往香港。

又是一天，早晨，搭客们大半还躺着，晕眩，单调，沉闷，想各自的心事。突然，听出海面上有些不寻常，爬起来一看，赫然看见许多小艇都争先恐后地向轮船驶拢来，艇上都伸出一把把长竹竿，竿上都有铁钩，仿佛古战场的钩镰枪上阵。

“发生了什么事啦？”全甲板都扰动了，搭客们惊慌地纷纷爬起来。

“是抢劫吧？……”有人伸长脖子问。

但熟悉的人却告诉大家：是香港到了。

惊慌的人们这才定了神，一看，铁钩全已搭在船舷上；一眨眼工夫，许多人头从栏杆外伸上来了。于是，全甲板上都是生人，卖吃的东西的，卖毛巾、衣物等日用品的，替旅馆招徕的……五花八门。商贩们象跳集体舞似地急忙忙穿织往来，一边用各种方言叫嚷着：“厦门客栈，厦门客栈……”“东方旅社，东方旅社……”“面巾一元三条，羊毛衣一条一元！”……

搭客们只好都爬起来，腾出空位，呆望着人们穿梭来去；于是晕船的越发头晕。熟悉这地方情况的人早传告大

家：“小心自己的行李！”不少人便昏着头抓紧自己的箱笼，等待着这场“浩劫”的过去。

由于搭客们的穷困，商贩们似也做不了多少生意，穿织的人们渐渐稀疏了。大家这才分得开心情四面瞧瞧，独见船栏边一担番薯汤，围着不少人。热腾腾黄橙橙的番薯，引起了那些已一两天吃不下船上饭菜的搭客的食欲，都想花几个铜板最后再尝一尝祖国家乡的风味。喝过热汤之后，食客们才提得起精神，惊叹这卖番薯汤的瘦弱老者，怎么把一担子的东西弄上船来，还在船上生了火！等到有闲心再细看，才又看清海面上那些撑船的，许多都是穿黑布唐装、戴竹笠的阿婶，她们正在浪里翻滚来去，为生活挣扎。这不能不使才从乡下出来的人吃惊了，赞叹着，留下不能磨灭的印象。

这是殖民地的香港给新客们留下的一份“厚礼”。

船一停泊停当，甲板上近舱口和舱面上的搭客全给赶开了，舱口打开来，落货的工作在进行着。看那些苦力，全是中国人，身子大都象吴阿贵那么棒，年纪也相仿。他们那种卖命干活的情况，也不能不使田里干活好手的阿贵看呆了，倒忘了身边的一切。

落货期间，原先挤在一起的搭客只能是站着或坐着了。盖顶的帆布给掀开了，晒着太阳，又热又挤，搭客们都烦躁地等待着开船。

在闷热中，有个搭客讲述着香港的情况：从英国女皇讲到印度差人，从大经理、摩登小姐讲到扒手、骗子，从山顶区的洋房巨宅讲到陋巷里仅可容身的木屋……但听者总觉得这奇异的地方仿佛离开自己、离开轮船很远，有如

隔着一层烟雾那样感不到亲切。

这一期付运出洋的货物特别多，轮船直挨到天黑还不能开行。入夜，远处呈现星火点点，有似一条火龙，这就是有名的香港夜景了。舱房里的搭客都上甲板观看，谈论着。头等舱的洋人搭客则全从房间、客厅走出来，倚着船栏欣赏，一面喝着香槟，很是得意，仿佛在欣赏一幅自己创作的“杰构”。

阿贵也跟大家看了一会儿。结合着自己的心情，和白天听到的种种传述，他觉得这夜景并没有引起美和高兴的感情，只觉得它那么神秘迷离，那么深邃渺远，看不到、猜不透它里面藏着怎样的一个世界。远不如今早看到的那卖番薯汤的老者、那些撑船的阿婶和那些为生活挣扎的苦力、商贩给他的印象那样深刻、鲜明。

从广州经香港的搭客落船后，甲板上顿呈“狂满”状态。在新搭客中，有一个也是要到坭埠的，那就是“广珍菜馆”老板的儿子冯石坚。这少年看来十六岁上下，身子矮矮些，倒很结实，也很勇敢，就一个人出洋找他父亲去。大家一谈上，他跟李少华、黄文祥、吴阿贵、徐群，五个要到坭埠的人，就结成一个起坐与共的小集团了。

轮船启程之前，又是一番查票，搭客们又经受到一番盘查侮辱。

终于，轮船开行了。嗨，这一去，即将离开这世代定居的祖国地面，进入大海洋，驶往那陌生的“番邦”异域了！在这样的时刻，搭客们又不免百感交集、思潮起伏了。他们清楚地感到，轮船每驶前一尺，他们就多隔离家乡亲人一尺，每分每秒都在使他们离开亲人更远了，更远了。那

思念之情也就越酿越浓，结坠在他们心头，使心头不胜重负，引起阵阵酸楚。于是，心中的一切想望渐渐涌上他们的嘴上。从国家大事，直到一乡一人的小事，都有人用激动怀恋的口气在讲述，也都有人用渴望的情怀在倾听。

少华、文祥他们也围着冯石坚谈心。先是打听他家乡的情况、出洋经过。石坚说：“我们家乡的人大多是到美国旧金山去的，在那儿开餐馆和衣馆。”于是给大家讲述一些在家乡听到的、那儿华侨的苦况。例如，开菜馆的每每被美国流氓打烂了杯盘、窗櫺，或者白吃了；开洗衣作的每被抵赖说洗得不够洁白而不还钱，甚至要求赔偿。某老伯还不起税款在狱中自尽了，许多留学生都在菜馆当“企台”等等。

“华侨也到美国？”文祥问，他以为华侨只到南洋。

“到美国的多着哪……”

渐渐的，大家的话题转到南洋来了。这一去就是外洋了，南洋的情况更是大家所关心的。

邻近的一个“小组”在高声谈论：“这船从香港开出，下一站就是吕宋，后天早上就到啦……”

吴阿贵听见了，想起他乡里有侨眷叫做“吕宋客”，诧异地问：“这船也到吕宋？”

“是的。”徐群回答，他下船之前也问过轮船公司。“这期船泊在马尼拉，却没有到新加坡。”

不错，刚才就听见有几个搭客在谈论，说他们是要到菲律宾的。那些人好象是旧客，还讲着当地话哩。

“那么，也去‘安南帮’吗？”因为阿贵家乡也有“番客”叫做“安南帮”。

徐群连日来给阿贵不少帮助，他就给心情已经比较开朗了的阿贵解说，说这船没有到安南去，去安南的另有船。于是他凭着自己的史地知识给大家讲述华侨出洋后分布在各地的情况。美国属地菲律宾群岛，英国属地马来亚，荷兰属地东印度，以至法国属地安南，英属缅甸，直到暹罗都遍布着华侨的足迹。远的还到夏威夷，古巴，巴西，巴拿马和美国等地；有的更到澳洲，非洲，甚至欧洲。他们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六大洲！什么工作都干：铺铁路，开运河，种植，开矿……他们的血和汗使这世界增加了多少繁荣，而他们的白骨也撒遍了世界各地。尤其是南洋群岛，更没有一寸土地没有华侨的足迹和血汗！最后，徐群引了一句名言作结：“没有华侨，就没有南洋群岛的开发。”

若论这两三天来，徐群对吴阿贵的关怀胜过亲人多了。当轮船从厦门开出的第二天，徐群早注意到阿贵神色颓丧、心事重重。一经追问出阿贵这些心事的由来之后，徐群便把那晚阿智哥的谈话，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过甚其辞，都给阿贵作了详尽的分析、说明；阿贵所面临的难题，徐群也给他作了正确的估计，还答应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并且说：

“如果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还可以发动大家帮你的忙的。都是中国人，又是同船，总有互相帮助的责任。”

又说：“既然出洋来了，自个儿耽忧惊慌，能解决得了事吗？有事要细心地排比、冷静地应付。”

联想到轮船开行之前，大家凑钱给那华侨的幼子买票的情况，阿贵的心安定得多了。他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在出洋的人之间，有一种互助的风尚，这是他以前所没有估



计到的。于是，他才渐渐有心情注意到四周的事物，并且在谈到吕宋时引起他的发问。

少华呢，他也有自己的心事：他冒充他叔父的儿子出洋，必须在洋人官员面前对口供。于是就以小学生应付大考还紧张几倍的心情背诵着“答案”：“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的父亲叫李熙昌。”“他做什么？”“在珂埠开店铺。”“店名叫什么？”“叫‘福昌’。”“你母亲叫什么？兄弟几人？你排行第几？今年几岁？何时出生？……”等等。

黄文祥虽然也冒充别人的儿子前来，到底年纪大些，身边又有他的族叔照应，这人他叫永叔，是一个旧客，文祥的心情就不那么紧张。冯石坚由他的亲生父认领，自然不成问题。

闲着无事，三个同到珂埠的少年就围着徐群请教，要他讲解中国的时局，谈他在上海的学校生活。徐群也教他们学习，把自己带着的报纸权当课本。三个人里头，黄文祥最认真，除非颠簸得厉害，他总是手不释卷，这情状很使徐群感动，答应到珂埠后想法子让他再学习。敬佩徐群的是冯石坚，这个活泼的少年总是想替徐群做些什么，领饭啦，拿洗脸水啦，……倒是徐群抢先自己做了，有时反而也给别人捎来了。

轮船进入大海洋后，风浪越来越大。在先还是有规则地颠簸，一部分搭客已晕倒了，比较不晕船的还能勉强活动。到得离开香港的第三天，也就是离开马尼拉港的次日，突然遇上大风浪，船头一阵子象烈马人立般地翘起来，杯盘满甲板滚，躺着的搭客要是不扳住什么，也会压到旁人身上。接着船头又一阵子埋首在浪峰里，倒把船尾翘起来，

象鸭子凫水似地把屁股摇几摇，教搭客把吃下去的都呕吐出来。因而，徐群他们的一切活动也停下来了。

大家正躺得昏昏沉沉，突然听见附近一阵扰动。这时已是隔天的早晨，风浪并不见减退。徐群撑起身子，把听进耳里的一言半语凑拼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有一位老人家，昨晚翻腾了一夜，呕得胆汁都掏出来了，口渴得不行。今天一早，就爬过人丛去向伙食处讨些开水。想不到那海南籍的船员正忙他的，先是不理睬，让老人连声请求。后来突然舀了一大勺热腾腾的开水给他，老人正连声道谢，却不料水倒到半中途……哎呀！开水尽淋在老人手上！直痛得他“哗啦”把杯子摔碎了……

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徐群虽然也觉得头昏，还是爬起来，走过去。那老人的手背一大块通红，起泡，一直在喊哎哟。有带药品的正忙着给他敷上药，有的拿出自己的热茶给他解渴，又有人扶他躺下去……

一谈开了，才知道昨天也有一个女流去讨开水，带回来一喝，又咸又腥，才知道是给她海水！女人家也无法去跟他争论，便倒掉算了。

这激起了徐群的义愤，怎能长久让这样的事作践老弱搭客？总该追究出一个究竟！就照老者所说的找到那个船员。人倒年轻精明，白纱衫乌绸裤，头发梳得乌亮乌亮的，正不知他在这洋人船上，从哪儿学来这副狠心肠？

“兄弟，你刚才给那位老人家泼了一手开水，看看皮肉都烂啦……”徐群语气平和地跟他讲理。

那人先是不买帐，就要使性子发起狠来。但看到徐群态度那样平静，声调那样严正，凶性也就使不出来了。他

凶恶的眼光跟徐群对看了一会儿之后，便显出怯懦的神色，垂下来了。于是他解释说，并非故意的，是轮船摇荡之故。

“即使不是故意的，也应该小心些。看到一位老人家受到这样的苦楚，你心里能过得去吗？同是出门人，同是中国人，又是老人家，不指望大家同胞帮助，又有谁肯帮助他呢？！……”

那船员的脑袋终于越垂越低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想不到不久，又发生一件事。往日风浪小，早上八九点钟，一看见水手们拖着水龙准备洗甲板，大家便互相传告，爬起来，卷起席子，提开行李，退到一边去。这一天大家晕得抬不起头来，一旦发觉，水龙头都装好了。这安汶籍的水手不管有人没人，开起水喉就喷射。有的迷迷糊糊给淋了一身才爬起来，浑身哆嗦，嘴里呼呼叫；有的闻声爬起来了，却不及抢走被席行李，水柱扫了过来，尽泡在水里了。又由于仓皇爬起身，大家晕得东歪西倒，乱成一团；身体不舒服的被突然淋着冷水，更非大病一场不可……

还是徐群迅速跳起来，也顾不得行李被席，一步冲过去，扳着那安汶水手的水龙头不放。只是言语不通，虽然事实明摆着，谁也明白，对方还是不顾一切地挣扎，仿佛在说，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一分钟也不能等待。争持不下，倒弄得徐群也一身湿透。当日，荷兰殖民者采取民族互相歧视、制约的恶毒政策，“提拔”某一种族协助其统治管理其他种族，训练一批安汶青年为其服务。徐群本来知道这种受过洋人训练的人，总是看不起中国人，有机会就学主子的样侮辱中国人。于是灵机一动，讲起英语来。这一着

的确非常有效，虽然对方还是一句也听不懂，却立即收起凶相，摆出笑脸，向徐群举举手，又鞠躬，鞠过躬，又举手，这才乖乖地站在一边等待。直到大家都收拾停当，那水手又向徐群举手齐额敬了一个“军礼”，才开始工作。

事后，徐群对他这一着很有些歉然，他当时不得不利用这种人的弱点来制服他，只因彼此语言不通，无法用语言说服他，何况事情挺急，才不能不采用这权宜的办法的。

经过这两件事，搭客们立即传开了。说咱们船上有了一个“能人”，能出头露面替大家办事。于是大家见到徐群就指指点点，什么事都找上他来了：有的询问海外情况；有的打听过关时手续；有的身体不舒服求他派药；有的甚至要向他学洋话对付洋人……能帮助的徐群都尽力给以帮助，可他未曾出过洋，海外的情况完全不熟悉。倒是大家替他解决了难题，找来了一个来往于唐山与南洋之间，专给同乡带钱送信的“水客”何培基。这人四十多岁了，高瘦，隆鼻梁，家眷就住在珂埠，儿子也在珂埠念书。听说徐群是要到珂埠教书的，就很敬重他。这人也实在些，不似阿智哥的故意耸人听闻，倒替搭客解决了不少疑难。例如江大嫂，听到阿智的话，惊慌了好几天，这一天神志沮丧地来找徐群，欲生欲死，提出一大堆疑问，徐群请何培基给她解答，自己又从旁给以分析、劝慰，她也就安心多了。

当天中午过后，风浪小得多了，一夜安稳地过去。不料到得第二天午后，风浪更大了。浪头涌得象山高，一阵阵的海水，哗啦啦地从船舷扫上甲板来，船栏边的帆布都抵挡不住了。晕得站不住的搭客们忙着腾挪位子，搬东西，一片纷乱。搭客里的青壮年都站出来，协助船员们安排抢

救。徐群、吴阿贵和王长海他们都在里头，连占着梯子下面受不到风浪的陈三哥、番薯叔也过来帮助。尽管大家要求船员再拿出帆布抵御，海水还是从帆布边缘扫进来。抢救的人浑身湿透，冷得哆嗦。

“哗啦啦……”听得出整个架子的碗盘倒出来，破碎了。接着又是“砰磅”一声巨响，什么东西塌下来了，船员们只得跑去照应。

船身突然来一个大倾斜，有个孩子滑倒了，大人抓不及，他在湿漉漉的地板上一直滑到船栏边，差点滚进海里，给手忙脚乱、惊呼抢救的人们吓出一身冷汗。

大家合力抵御风浪，安顿退路，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钟头。

却不料一阵狂风，“呼啦”一响，大家一抬头，盖顶的大帆布一下子掀掉了，瓢泼般的海水从头顶盖下来，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混成一片，争着要逃开，然而大半个甲板的搭客都遭了难，再也没有地方挪动了。

徐群他们要求船员把甬道给老弱妇孺作为退路，“否则大部分搭客都要病倒，后果极为严重！”

可船上人员都表示，照规则，甬道不能住人，他们做不了主。

“淋湿的、晕船的这么多，怎么办呢？”大家焦急得直打转。

几个年长的搭客，尤其是有水途经验的旧客，如何培基他们在一起商议的结果，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咱们可以找船长交涉去！”

“我去找船长。”徐群马上拖着水淋淋的长袍，跑上通往

船长室的梯子去了。几百双期望的眼睛送着他，少华他们更替他担着心……

少顷之后，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有人在传告：船长同意给咱们打开二三等舱的餐厅啦！

于是，发出高兴的骚动声的搭客们，纷纷打点着自己的衣物……

这一晚，头等舱的西人搭客并不知道甲板上发生什么事。他们早从“吃风棚”缩回自己的卧室，在弹簧床上香甜地睡了一夜。

到第三天，大风浪才算平息了。可苦难的事又接着来了，不少搭客病倒，呕吐、发烧。少华也病倒了，发高热，还不停地谵语，听得出他断断续续地喊着：“我的父亲叫李熙昌……”经徐群、阿贵小心护理，热度总算下降了。其他的病人，得到大家的关照，有带药品的都拿出来，也陆续恢复了健康。独有一个老者，却显得越来越沉重。

这老者看来近六十岁了，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一把年纪还出洋。身子好象本来不大好，又瘦又弱。那晚突然给海水盖头淋醒来，狂风一吹，浑身打颤。经这一吓，旧病发作了：气喘、呼吸困难，加以发烧、昏迷，真是奄奄一息了。

船上本来有洋人医生的，可大家根据传说和经验，认为途中有病，千万不能叫船上的洋人医生，而且要严密掩护起来，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要是给知道了，马上强迫隔离。就算没有病的人，自个儿给洋人医生关起来，也要吓死。谁知他要搞什么，说不定当试验品开刀，因为传闻医生房里挂着许多人肝人肠哩。更何况有病，近旁的人都在

传讲，说是有病那些洋人医生也烦得给你中国人医治，过些时，说不定暗中给你注射一针，马上一命呜呼，丢进海里！言者“证据”凿凿，大家又都存着戒心，而这些所谓“医生”也的确残虐中国人，兼之跟老者在一起的一个青年也反对，就没人敢再说什么了。

另一个理由是即使不幸病故，也不要给丢进海里，对这样的老人家，更于心何忍。那青年，据说是他的侄儿，更反对，说如果让叔父给丢进海里，他怎样去跟海外和唐山的亲人交代。于是有人献策：如果途中死了，可以先掩藏起来，待看到陆地才宣布，就不必丢进海里了。大家都以为这样好。

可是大家又怕一旦老者有三长两短，累得全船“禁龟屿”。“验疫”已够大家担心，照阿智他们所谈的“禁龟屿”惨状，就不堪设想。于是，治好这老者，至少不让他登陆之前死掉，就成为全船搭客的“使命”了。

自从徐群“出了名”之后，有事，就有人来请他去解决了。徐群来到老者跟前，看见何培基、王长海等几个熟人都在，众人在等待着自己的参与意见。对于大家的信任和重视，徐群满怀激动，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这样的信任和重视是大大超过他的实际能力的，他在心中暗暗勉励自己要好好完成这些重托。想到日后要在海外承担教育工作，倒使他增加了不少信心。

徐群先给自己确定方针：紧要的是怎样正确地估计老者的病状。在听取了众人的意见，尤其是几位年纪较大、对病症有经验的搭客分析了老者的病状之后，徐群作出估计，老者患的是慢性病，由于身体本来衰弱，加以这许多天在

船上的折磨，又受到那晚雨水的冲淋和惊吓，看来分外沉重。但只要护理得当，而又不曾突然转化为急症，估计目前是不致有危险的。他把这意见告诉大家，几个较有经验有年纪的，如何培基、带黄文祥的永叔，也都赞成，阿智哥也点头称是。

徐群又告诉大家，即使老者因意外情况在途中去世，只要不是传染病，当局也没有理由把大家“禁龟屿”的；如果对方刁难，也还可以据理交涉的。

于是大家轮流护理，有带药品的也乐得拿出来。这一件事，反而使全统舱唐人搭客充分发挥了海外华侨互助的优良传统。在众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下，老者的病状一时比一时有起色了。……

自此之后，船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海面上也很平静。经过了这些天的航程，离开祖国地面已经很远很远了。当日上船，正是春末，船开行两天，夹衣就可以脱掉了，而今，则早已感到如祖国炎夏的气候。人多，又不能洗澡走动，就显得更闷热难受。

入夜后，经常传来洋鼓洋箫齐鸣的演奏，大家没有事，才有心情去注意四周的动静。少年们跑去窥伺，说是头等舱的西人搭客在开舞会，一对对搂着狂舞。大家都慨叹这洋人的世界，到处是他们在享乐，在作福作威。甲板上的华人搭客只有忍受着他们的干扰，一直到天亮。

又是新的一天了。根据老客的推算，船也快到了。但人们到船栏边张望，海水还是深蓝得吓人，从船边哗哗地激涌而去，抬头四望，一点岛屿的影子也看不到。大家回



到席上，闲谈着这些日子的经历，渐渐地，话题集中到当日那场大风浪了。永叔说，当日遇上大风浪的地方，正是轮船经过“七洲洋”的时候。

一提到七洲洋，不免引起许多感慨。在许多老华侨的心目中，一向把七洲洋当作中国与南洋的界线。所谓“过番”出洋，“出”的就是这个“洋”，过了洋，也就是“番”了。因而，以往的年代，多少出洋的华侨，在这“洋”上，对着乌黑汹涌、不知多少深浅的海水，心如刀割，回首北望，痛哭流涕，叫着亲人的名字，捶胸跳踊，几至于要蹈海自尽！这些往事，更引起了搭客们无尽乡思，有的一声长吁，不断地摇头；有的回过头去，呆望着海水，眼里噙着泪，一言不发……

“看哪，三保公的竹竿！三保公的竹竿！”这是阿智哥的声音，他已走到船的左栏，把手往海天交接处直指，嚷着。

在他手指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岛屿。它距离轮船很远，只一小部分露出水面，不时给浪涛挡住了，时隐时现。

“在哪儿？在哪儿？”许多人都爬起来，跑到左栏去。

“那不是！在海岛的前边，斜斜插着的。水大，快要淹没了……”阿智高声对大家说。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有人急得直嚷。

“那儿，就在那儿。我看到啦！我看到啦！”有人高兴地叫起来。

少华等几个少年人，也好奇地跑过去。栏杆全给占满了，好不容易才挤到一个空隙，极尽目力看去，只见阳光照在海面上，白闪闪撩得人眼花。岛屿是看到了，却看不

到什么竹竿。

李少华只读了两年私塾，并不知道“三保公”是指五百年前的三保太监郑和，更不知道他坐着木船出洋，而撑船要用竹竿，因而，一枝撑船的竹竿，不知是一时疏忽，或其他原因，直到五百年后的今天，还“斜斜地”插在那儿；更不知道先辈华侨到处在奉祀“三保公”，多少老年人在默祝“三保公”的神灵保佑。只是，当他听见两旁的搭客在啊啊地赞叹、高兴地叫着“三保公”的时候，他也备受感染，仿佛在远方遇到亲人似的，两眼不禁涌出高兴的泪花。……

## 二

看到“三保公的竹竿”，在老华侨就意味着，船快到了；而船一到，又意味着，面临着“过关”的难关了。

不少搭客登时紧张起来。假借别人的儿子、妻室的名义的忙着复习口供，到处有人在喃喃背诵着“父亲”和“丈夫”的名字，或者叫别人陪着问答；上岸有问题的更是心事重重，成天发呆，饭都吃不下了。

就在这个早上，少华正在专心看海。文祥挨到他身边：“你父亲是做什么的？”“你……”少华愕然了，正要脱口而出：“你又不是不知道！”才省悟到这是“复习”，不觉爽然若失了。

吴阿贵更是这里呆站，那里呆坐，吃不下，睡不着。

海波越来越平静了，海水也不那么深蓝。船的两边，不时有荒岛出现，近的还能看清岛上的岩石和高耸的椰子树；但不久，荒岛又渐渐后退，在船尾消失了。

这一切，随时在提醒着搭客：“船快到啦！”

“船快到啦!”同样的一句话给全船的搭客带来两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有的十分快乐,有的极度焦虑。

挤在船栏边的人们正在欣赏海景,指着,笑着,谈论着这个是什么海岛,再过多少小时就要到巴达维亚海口了,在码头上会遇见什么亲人,预先计划着上岸后第一件要做什么事,等等。

“海鸟!海鸟!”一个幼童轻亮的声音在叫嚷。

美好的安排、欢乐的叫声使那些成问题的搭客听起来更觉刺耳、更加苦恼了。

另一种谈话却十分引起这些人的注意:关于“验疫”的事、关于“过关”的事又到处谈开了,谣传和焦急不安也随之在搭客中间扩散、感染……

被视为“导师”的旧客早在两三天前立下预测:船将于某日某时进港,“验疫”也就在那个时候之前。于是大家传开了,都把这个时刻视为紧要关头,作着准备,紧张地等待着它到来。时刻到了,船却还在大海中行驶,连陆地都看不到。于是又传说要到中午才到,中午过后又传下午,终于一直挨到第二日。第二日说早上三时可到,后又说是四时,终于又一直挨到七点钟。人们连续紧张的神神经绷不住,便渐渐松弛下来。

“来啦!”不知谁喊了这一声,只见一艘汽艇正向轮船疾驶而来。众人立即爬起身,甲板上登时又紧张扰动起来。

轮船的机器响声渐渐低下来,汽艇果然向轮船靠拢。一个荷兰警官带着一小队人员全副武装上船来。各通道都给把守着。甲板上顿时一片寂静,搭客们木然坐着,正在作着“万木无声待雨来”,唯独百十双眼睛随着那些人的动作

转。那些人果然如凶神恶煞，这里踢踢，那里翻翻，见箱笼，打开来，掏一掏；见人身上有什么，也搜一搜。但大家都剩一身衣服，一个麻包，确乎没有油水供应。于是对方或恨恨地瞪一瞪眼，或骂一句什么，再不然把东西都倒出来，踢一踢，或踏一踏，也就算了。大家正庆幸这样就算“验”了“疫”了，哪知道这只是缉私的海关人员，“验疫”还在后头哩。

于是，大家的兴趣便集中到谈论刚才的事，谈着谈着，突然汽笛惨叫起来，马达不响了，船旁的两股白浪泛成泡沫，平息了。

“船到啦！船到啦！”有人一喊，谈缉私的立即失去了听众，连讲述者一齐跑到船栏边看景致去了。

轮船离岸上还有一段水程。但看得见对面一排排用洋铁皮盖得很整齐的大屋子，髹着黑色，旁边还有几座圆形的“屋子”，也是洋铁皮盖的，呈银色，在白晃晃的阳光下，显得很刺眼；再过去是海滩，上面长着不少椰子树。少华等少年新客很有兴致地问起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来。熟悉的人就告诉他们那成排的屋子是码头仓库，圆形的是汽油槽。于是，谈论又展开了，话题改为这目的地：巴达维亚。

巴达维亚，华侨把它简称“吧城”，但又有人叫它“八打威”。新客们才恍然，大件行李都给船公司贴上一张“标签”，就写上三个汉字：“八打威”，正不知作何解哩。但一个旧客却说，叫它“八打威”的是“侨生”（即在当地出生的华人），老辈华侨却沿用古老的名称，叫它“加拉巴”哩。“‘加拉巴’么，就是当地语‘椰子’！”于是他讲述这个“掌故”：“千百

年前，华侨先辈坐着帆船经过这地方，靠近岸来想打听一下地名，遇见一个当地人在树上摘椰子，以为是问他在摘什么，就回答说：“加拉巴。”

“加拉巴！”大家一时忘了面临的难题，少年新客们更是兴趣盎然地学着说这奇异的名词，“加拉巴！”

“验疫啦！验疫啦！大家快排队！”一个船上人员大声喊叫，一直喊了过去。

大家又一窝蜂似地扰动起来了。原来，当大家在听故事时，“医官”的汽艇已经靠拢，“验疫处”也用白布在船的一角张搭起来了。

许多仓皇集中的人忙不迭地挤进队伍，把两头的人都挤倒了。吴阿贵还站在人群外围，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从他背后一推，他回头一看，却是一个穿着象童子军般的服装，戴着阔边帽的人。那人皮肤比他这“赤色分子”的种田人更黑，眼睛大，嘴唇厚，使他吓了一跳，赶忙给让了路。原来这是一名当地人警员。但阿贵却退错了地方，退到路中央去了。当他才一定神，便听见背后皮鞋橐橐响。他连忙回过头来，正好跟一个全身白衣服的人打了一个照面，那人高过他一个头，连脸孔也是白的。如果在家乡，在夜间，他可能以为是老人家所说的，碰到“无常鬼”了。阿贵抬头时正看到那人的鼻子，恰象鹦鹉嘴，只是红通通，红得象祭祀用的红蜡烛。好在那人并不打他，只厌恶地绕道走过去了。

阿贵赶忙退到人丛里，才看清前后有十多个这样的赤家伙，在一路开山辟路，让那白家伙进到白帐围去了。

听到大家在指指点点：“验疫官，验疫官！”阿贵才知道

操着这许多中国人的“生死大权”的，就是这个活无常！阿贵虽然生长在乡下，但还年轻，不会象老年人为了碰到“不吉利”而烦恼，想了一通也就算了，至于刚才他挡了这“官”的去路，看来人这么多，他也记不得是谁，也就放心了。

“验疫官”进去之后，搭客队伍即时溃不成形，嘈声一片。那些守住白帐围及各通道的警员立即赶过来，拿短棍要打人。只听见徐先生走出队伍在劝大家：

“安静些！不要怕，没什么……”

阿贵突然了悟，赶忙钻过去，跟徐群站在一起。想不到不少相识的人，都跑来接近徐先生，江大嫂还不停地问徐群些什么。大家似乎都希望在受辱时，徐先生能用洋鬼话给自己解救。

阿贵他们排在中段，只见前头的人一个接一个给两旁守卫的警员叫进帐围去了。进帐围后将遇上怎样的一番情景，大家都想知道，有人便谦恭地向队里的旧客请教。有好心的旧客详尽地给大家解释，叫大家不要怕；但也有人“教”人进帐后，要先向“医官”深深鞠一躬，对方就会和气得多云。许多人都听信了。于是旧客们身价百倍，情况有什么细微的变化，立即有人给旧客反映过来。有些旧客便根据自己的喜恶信口下判断，而这些判断又立即在队里传开了，引起大家的不安。阿智的故意吓唬新客每每受到听不过去的何培基的反驳，使阿智大扫面子，致引起争持。

然而那些跷着脚跟前望的人传下来的“新闻报导”却是那么多，有个男人进去了，那人好象王长海，进去后不久，就听见里边一阵吆喝声，接着就是掴打声，再下去就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那人至今不见出来。接着，又传述有

一个老年汉子从里面给警员押出来，不知押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汉子酷似番薯叔。不久，又说看见一个中年妇女进去后出来，竟顿脚哭嚎，一堆人围上去，给警员赶开了；认不出那妇人是谁。终于轮到凤仙姐给叫进去了，不久，传说听见她的呼救声，但却不见她再出来。……

于是越传越凶，连警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传告，都加以猜测，都引起人们的反应。虽然有见识的人力加劝告、解释，但还是不能使搭客们都镇静下来。一有扰动，便引起警员冲过来，举着棍子要打人，不及排好队伍的都着了棍子。警员还用当地话骂人，听得懂的旧客说是骂大家是猪、是狗。于是引起众人的怨懣，说中国人要自爱，等等，这才使大家安静了片刻。

出意外的是，事到临头，阿贵反而并不怎么紧张。他只觉得心里头空荡荡地，仿佛在等待着装进什么：悲苦或快慰。唯独当时对那红鼻子的一瞥，使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听到有关验疫房的事，那红鼻子就在他眼前出现，高高翘起，仿佛要碰着他的脸。他无端地觉得那红鼻子是生着恶疮，又红又痛，又仿佛象烧熔了的烛泪那么软，就要结成一大颗滴下来。于是他心中涌起一阵厌恶。

终于队伍越缩越短，他们已挨到帐围边；又终于徐群被叫进去了，少华、黄文祥、冯石坚也陆续进去了，并且终于轮到阿贵了……

一直到阿贵被从另一道门赶出去，徐群关心地过来问他有没有受到侮辱，而少华等人也都围拢来问候之时，阿贵才有心情回想当时的遭遇。他只记得那红鼻子的助手作手势要他张开口腔他就张开，要他脱衣他就脱衣……过后，

他就被赶出来了。至于早先屡次提醒自己，第一要向“医官”深深鞠一躬这点，在进帐后早忘了。至此，阿贵才又想起，当他被搞了一通后，竟至不辨方向，又要从原门出去，遂被那助手拉过来，推向另一道门，后脑勺还挨了一下什么，至今隐隐作痛。

阿贵一看，相识的都已在这儿了，连刚才传说出了事的王长海、番薯叔、凤仙姐也在里头。虽然大家无事地过了这一关，但看来人人心情都很沉重，脸上充满着愤怒。几个妇女更是满腔幽怨地把眼睛看定什么地方发呆；王长海好象也确实受过什么大侮辱，仍然面红耳赤，激动得坐立不是。这时大家都不说话，徐群也默默想着什么。

而这时，吴阿贵的心情跟“验疫”前又不同了，他对那红鼻子充满着憎恶和愤怒。

也同在这个时候，头等舱的搭客则在餐厅里吃着早餐，招待员站在背后伺候着。他们并不知道有“验疫”这回事。……

### 三

终于，“验疫”结束了。轮船的马达又响起来了，轮船缓缓地靠拢码头……

轮船刚一开动，新客们又紧张得指尖冷冻，赶紧复习最后的一次口供，有似小学生在走进教室考试之前。大家并且互相告诫，届时要镇静，即使那审问的洋人头子拍桌子、掷东西，威吓要把你关起来、配回去，甚至叫警员把你押起来、打你，你都要照原定的口供一口咬定，不能使对方看出破绽。否则，就糟了！新客们都下定决心，把这



告诫当作一粒苦药丸吞进肚里，牢牢记住它！

头等舱的洋人搭客上岸了。从甲板上看去，有一二十人，男女都有。男的有的臂弯挂着大衣，一手拿着网球拍，女的有的勾着男人，有的牵着小孩，趾高气扬地往关口走去；后面跟着给他们提皮箱的当地码头苦力。甲板上的中国人搭客看了，指指点点，似乎不胜羡慕。

过了许久，统舱的搭客也发放了，却是装进一间“铁笼”里。铁笼登时挤满了，先进来的有份儿坐在几条长凳上，后来的只能是站着，甚至挤到踏在别人脚上。一阵推挤过后，渐渐才安定下来。一看，四周都用手指般粗的圆铁条隔开来，连进出的门都是铁条的，还由警员荷枪看守着。大家这才意识到，自己进了监牢了。但这铁笼也不完全象监牢，它也象动物园里的老虎笼。

但有一件什么却立即引动了全笼里的人的注意，大家都往那里挤。原来铁笼的外面还有一排铁栏，相隔十来公尺。在那里，也挤着许多唐人，都伸长脖子，东转西钻，正往这里张望。

那是认领新客的人们。是新客最亲的人，是他们的救星！

“阿良哥！阿良哥！”笼里一个青年女子突然尖声叫嚷。无限的激动，使她的眼泪当着众人扑簌簌地掉下来，她似乎要放声大哭，但终于带着眼泪纵笑开了，有如一朵带着雨露的艳花。她随即又叫嚷开了：“阿良哥！”

那边的人也注意到了，是一个青年男子。他把脖子伸得老长，向这边不住挥着手，点着头。

这边的女子见他看到了，又对他深切地一笑，这才放

平支起的脚跟，深深地吁出一口长气，仿佛长途奔跑的人到了终点似的。但她随即又支起脚跟，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传递情意……

但人们闻声早已猛挤狂闯地向那边张望，发现亲人的在叫“阿爹”，叫“哥哥”；而那边的人也挤着向这边找寻亲人。终于，这边前排的人给压坏了，喊叫起来。照“规则”，本不可以让两边喊话，连示意都不许可，因而，警员们早已一再吆喝。至此，更是狠狠地用枪柄伸进铁笼凿人。人们又都往后退，挤压在一起。而那边领人的也全给赶开了。

问话快要开始了。在两道铁栏中间早放着桌椅等物，一个洋人带着一群人进来了。这洋人跟“红鼻子”不同，整个脸孔全是铁青的：刮得青虚虚的下巴，眼球青碧浑浊，额角微露一道道青筋，连那薄嘴唇和高鼻梁都呈现微青。他这“铁青的脸”使新客们更加寒心。这洋人大模大样地坐在中间，他后面跟着一个矮小的中年中国人，其人五官蹇在一起，经常拿眼角微微瞟人，似是为了观察主人的颜色行事而养成的习惯。他无声无息地坐在一边，后面是几个办理文件的当地人。大家在传告，那洋人是“移民厅荷兰大头”，那个中国人是“传译官”。

“大头”向“官”说了一句什么，那“官”答应着，立即站起来，走到铁栏前，用厦门话大声说：“问话了。先问旧客，旧客把王字都交出来！”说完，又用广府话重述一遍。大家有点纳罕，这个跟在洋人屁股后的家伙竟会说几种中国方言，又说得挺准。

于是旧客纷纷挤到前面，把“王字”、“登坡字”等等交给那人。那人就把这些“字”呈在“大头”面前。

大头信手拿起一本，用洋腔叫着姓名：“鸡衣忧·甫”。大家听见他叫“舅父”，都愕然，没有人回答；“传译官”赶忙凑过去：

“丘富！谁叫丘富？快出来！”

于是有人连忙应声走上前，看守的警员给开了铁门。那人果然向“大头”鞠了一躬，用当地话兼手势“因尼·依都”地跟大头说了几句。那大头在“字”上注些什么，便把“字”递给身后的办事员。丘富就喜形于色地到办事员桌边取登记过的“字头”（证件）去了。笼里的人都非常羡慕。

终于轮到阿智了。拜托他的人正要再嘱咐些什么，他已跨出铁门去了。于是也“因尼·依都”起来。果然，他也很快地过关了。他似乎记起了什么，就又回过头来，对笼里诸人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在说：“我的话不错吧？”这才到邻桌拿他的字头，扬长而去。

水客何培基也向徐群打了招呼，办理手续走了。

旧客走光之后，就轮到新客了。新客要从外头认领的人进行手续，才逐个进来认领。于是，那边那道铁栏，便成为无数双眼睛注望的焦点。那程度，不亚于漂浮在海面上的沉溺者的渴望看到船只，而这两道铁栏，犹似一道隔开天上情人的银河，真教人望穿秋水了。若是亲人在那边出现，这边就有人象触了电似的……

然而“得救”的人，并不都“得登彼岸”，有不少人又失望地退回笼里。退回来的立即被大家围起来，又担心又同情地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因为口供一句不合，这边说是亲生父，传译却说是养父，给大头驳下来了。有的则问到不曾预备的“题目”上去，例如问你的姑娘舅姘、外婆

太公之类，答不上来了。有的因为外表跟亲人不象，要进一步查究。有的则被怀疑年龄不对，须由医生检查牙齿证明。……

大家一问知究竟，联系到自己的情况，担心害怕起来了。能够预备的，就搜尽枯肠，临时准备，例如追忆五亲六戚的名字等等。

大家追究起根源，全认为是传译作怪。这家伙专舐洋屁股，却不帮唐人一把，忘了他的三代祖宗了；要是他说得婉转些，岂不都过去了？可 he 比大头更凶，出口就骂人，专找自己人的岔子，抓到一点什么把柄便告诉洋人。于是便“忘祖、背国”地骂起传译来。

但也有人认为不能全怪传译。说这是荷兰大头钉得紧，他就听见大头在骂传译，把鼻尖伸到传译脸上吼叫，所以传译也只能“公事公办”了。又说这大头看来多疑，传译多说了句什么他就追究，可能就是某旧客所说的“排华分子”。

有的又说可能是大头和传译都要钱，因为旧客也说，他们都贪钱。问题在于外头的亲人不会使钱。有的又怨自己的命不好，才碰上这大头，听说有个“二手”（即副手），倒顶“和气”的……

大家正议论纷纷，不料那大头站了起来，办事员们都站起来，先先后后地走掉了。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突然不问话啦？”人们惊慌地问。

“快十二点了，象是吃饭休息去啦。”徐群回答。

大家认为有理，也就放心地转回头聊自己的事。有人也觉得肚子有些咕咕叫了，早上太紧张吃不下。然而照船上的规定，采用南洋人的“习惯”，一天吃两餐，都是干饭。

“验疫”后吃过了，就要到下午四时才有饭吃。

大家只好坐下来等待，谈论着。据计算，问了这么一个早上，除了旧客外，新客没有问题被领出去的还不到十个。照这样的进度，再两天才问得完，大多数人只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

综合刚才问话种种，徐群也只能教大家不要太怕，从容回答，据理力争，不要自己先乱了套。于是大家查看相识的人，带黄文祥的永叔已以旧客的身分先走了。王长海和陈三哥都是希望由他们的亲人代还“按地金”的。江大嫂只要她在外埠的丈夫能及时赶来认领，番薯叔也早有岸上熟人约好要领他，都不成问题。查票时得到搭客捐助的一家和生病的老者都是旧客，前者向众人 and 徐群道过谢才上岸，后者病初愈，也由人扶着，高高兴兴地上岸去了。

而今面临着这最后一关，大家都茫然不知将怎样了局。吴阿贵更感觉到，为什么到处都是洋人在找事，一路出来都脱不掉他们的手：还没有上船，推他骂他的是洋人，上船后查票的是洋人，“验疫”的是洋人，问话的也还是洋人！他偷偷问王长海：“咱们并没有去洋人的国度，却怎么到处都是他们，尽把持在紧要处，专跟咱们唐人作对似的。”

王长海比较有见识，他说：“南洋全是洋人的天下。归根结底，怨就怨在咱们国弱，政府无能，才让洋人作福作威，咱们受尽欺凌。即使咱们惨遭屠杀，也无处去控诉，也没有人给咱们交涉的！……”

一阵沉默，再也没有人想说话。

挨到下午两点钟，大头们又办公了。还是那个铁青脸的瘦子，原先大家希望能换人，却落空了。

人们又麇集在铁栏边张望。“新闻”还是不断传过来：“大头的脸色更青了，看来咱们凶多吉少！”“大头靠在椅背抽烟，好象不想问下去了。”“传译凑过去不知对大头说些什么，传译谄笑着，大头却没有笑，只怕这洋奴献什么计，搞自己唐人的鬼。”……观察，猜测，传告，搭客们又随之心潮起伏了。

但下午的问话却很顺利，几乎全通过了。大家猜不透是什么原因。有的说，可能大头们吃到钱了；外面认领的看见上午的情形，觉得不是办法，就大家凑份儿打通关节了，说不定还是通过这传译行事的。大家听到这猜测，大大地舒松了一口气。

直到快近四时，叫唤徐群和李少华了。而冯石坚则早就轮到他，过后黄文祥也出去了。

徐群紧紧握住吴阿贵的手，叫他要宽心，出去后，他一定尽力替他想办法，直到阿贵点头答应了才放手。

少华跟着阿贵出洋，他母亲的嘱咐和一路得到阿贵的照料，关系分外不同，他怎忍心让阿贵被配回去呢？他说：“贵哥：我出去后，立即告诉阿叔，求他帮你的忙。他一定会肯的……”

他们一走出铁笼，李熙昌立即趋前跟徐群握手，自我介绍过后，又说了人多，未能提前进来，使徐先生久待等客套。他带着学校证明书，又代还一百五十盾，徐群自然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少华生长在国内，这是初次会见叔父，既然认作父子，自不免叫声“阿爹”，还说上几句“父子”的问候。由于问话不曾出毛病，少华也顺利地通过了。

一到四时，大头们“收档”走了，铁笼门都上了锁。未

经问话的还有一小半，只好在这里挨过夜了。差役送上饭食来，一篋筐糙米饭，一些咸鱼干，一锅烂菜汤，还有几块跌烂了的搪瓷盘和汤匙。这是监牢里的饭食和用具。大家大半天没吃东西，就是吃不下的也得胡乱凑上来吃一些。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还有一位女客双手扳着铁杆，仍然死死盯住那边铁栏。大家认得，她就是船刚开行时要跳海的凤仙姐。在先，众人也都往那边张望，全心贯注在自己的事情上，人又多，倒没有留意到她的举动。而今，内外全上了锁，再也不会会有认领的人出现，她这举动就引起大家的吃惊和议论。

众人便推举女客去请她过来吃饭。江大嫂还没有出去，就由她出面。尽管江大嫂说了好几遍，凤仙姐还是一声不吭，只是万分凄恻地慢慢摇着头，连姿势都没有更动一下。

“大妹：那边的门都关啦，明天才再问话。你守在这儿也没用！”

她还是一动不动。

“先吃点饭吧！不然要饿到明天的……”

她仍然一动不动。

“你的先生可能路途远，来不及今天赶到。你看，许多人都还没有出去哩……”

看看对方还是没有反应，江大嫂只好宣告“技穷”。

于是男女搭客一齐上前劝告。王长海大声说：“有事跟大家商量嘛，都是唐人，大家都会帮忙的。一个人闷在心头总不是办法！”

看看还是没有效果。大家私下议论起来，担心她会发疯，只是她一句不露，也着实没有法子。

有人记起那曾经劝过她的老者。知道的人说，那人是旧客，早已上岸了。上岸前跟她怎么说，是不是能帮她些什么，都不清楚。

至此，大家反而忘掉了自己切身的事，纷纷谈论着凤仙姐。有的骂她的丈夫没良心，把这样年轻标致的妻子丢在唐山，反而在南洋娶“番婆”，而今竟连人来了都不认领。有的则说凤仙姐实在太看不开，路远迢迢跑到南洋，婆婆虽恶，在家乡总比落到今天这地步好。但大家对她这种痴心的举动，都受感动，非常同情她。想到出洋这件事，使多少新婚妻子在家乡终身守活寡，每期船都有多少悲剧发生，而自己又正是这种“天涯沦落人”，就更能体会凤仙姐这心情了。

入夜，当地差役打开了另一间空房，又带来一些烂席子、麻袋之类，男女分成两个房间，席地而睡。凤仙姐在大家苦劝之下，才一步挨一步地进到里间。

这一夜，阿贵听得出，没有人能睡得去。蚊子臭虫又多，翻腾声和叹息声彻夜不绝。

第二天一大早，已看见凤仙姐站在原来的地方了。一天之间，赫然使人感到，她整个人都干瘪下去了。

上半天的问话，出去的人不少。江大嫂终于盼到她从山顶及时赶下来的丈夫，欢天喜地地出去了。下午，上一天问话成问题的又再传问，也大半附带什么条件，例如必须由医生检查牙齿证明年龄之类，而出去了。终于，连王长海也得到他亲人代还“接地金”，上岸去了。

这一天，凤仙姐仍然整天扳在那铁栏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也没有大小便，甚至连手脚都不动，眼睛



也不眨一眨。问她不答，但也不哭，眼里没有一点泪光。只仿佛她整个生命，象一把火，通过那双死盯着那边铁栏的眼睛，在静静地、猛烈地燃烧。不久，就会全部烧完！

门锁上后，铁笼里已经空荡荡，剩下的七个人，都是没有希望上岸的。在吴阿贵熟悉的人里头，只有陈三哥和凤仙姐了。

这一夜，再也没有人交谈，彼此的身世经历，早谈完了，还不是大家都一样！象幽灵似的，这几个人或坐着，或躺着，各据着一个角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作着被配回去后的打算……

第三天，凤仙姐又扳在原先的铁栏边。她已憔悴得不成人样了。偶尔也有人劝她几句，但预知收不到效果，也就算了。

问话的时间到来了，又过去了，但却不见有人来。大家暗暗叫苦，知道问话早结束了。吴阿贵也觉得无望了，这时，他心里反而泰然一些，不似先前的焦急了。

虽然问话处关得紧紧地，空无一人，凤仙姐却仍然扳着那铁杆，使大家看了更觉心酸……

到得第三天下午，突然传来开铁锁的响声，几个人都回过头来。一个当地警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念了“吴阿贵”三字，又用当地话说了些什么，看他的表情，似乎是要找这个人。阿贵早已死了这心了，要审讯，要配出境都随他，也就应声跟着走了。

他被带进一间堂皇开敞的办公厅，那“荷兰大头”原来在这儿，传译却不见了。

当他走进来时，有个中年唐人从前面那排长凳上站起

身，向他走来。这人胖胖地，看来还和气。

“你就是吴阿贵吗？”那人问。

阿贵正想不出他是谁，却不期然地点了点头。

那人也不说自己是誰，只略略表示认可，就说：“咱们这就办理上岸的手续去吧……”

阿贵更加惶惑了。

那人察觉了，只淡淡加上一句：

“是徐先生叫我来认领你的……”

吴阿贵什么都明白了！这人就是少华的叔父李熙昌。前两天认领徐群他们，阿贵情绪激动，人又多，并没有注意到这人。

啊！能够上岸啦！能够上岸啦！这，在阿贵的感觉上，却并不是惊喜如狂，他只是觉得，这些日子以来的一切灾难和最恶劣的打算，都突然一齐退后，象轮船背后的波浪似的，老远地给抛开了。而在他的前面，即将展现无从想象的、未来日子的生活……

踏出“移民厅”的大门，阿贵才想起，他还不曾向“铁笼”里的难友告别。使他强烈关心着的，是陈三哥和凤仙姐将会得到怎么样的结局……

## 四

阿贵跟着李熙昌在一家中国人的客栈前下了马车，在门口等待他们的是少华。他热烈地叫声“贵哥”，但在熙昌面前，他不敢表示什么，也不敢多说话。李熙昌则显得那么冷淡，他没有问阿贵一句什么，只默默盘算他的。这也

不能怪一个商人，他为阿贵这件突然而来的事花了一百五十盾，甚至影响到他付还顾主的货款。

阿贵偷偷问少华：“徐先生呢？”

“徐先生找他的叔父去了。他的叔父在这儿的华侨学校当校长，徐先生暂时住在学校里。”

等到李熙昌出去办货了，阿贵才向少华打听，知道那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他们离开移民厅后，少华急得什么似的，但又不知怎样跟叔父说才好。等到熙昌请徐群到一家唐人菜馆先吃顿饭时，桌上，谈起水途情况，徐群才乘机提到阿贵，说是带少华出洋的人，又是他们的远亲，和其人的遭遇等等，希望“李董事”能替他想办法。

李熙昌很为难，但又不好在新来的教师面前断然回绝，只是沉吟着。终于婉转地说出目前“生意季”平淡，这次出门也没有带这许多钱，并且表示每期船都有被配回唐山的，实属无力顾及，等等。

少华挺焦急，却又不知应该怎么办。徐群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说：“李董事要是不易支付这笔钱，我这次改搭统舱，也省下一些钱，以后学校里的薪给……”

李熙昌是生意人，最能察言辨色，他知道这事是逃不开的，否则实在有失于“董事”的身分。便不待对方说完，立即满脸笑呵呵，表示“毫无问题”：“徐先生说哪里话！帮助同侨，是咱们华侨应该做的事，何况他还是我的亲戚。这事，让我想想办法吧……”他于是调转话题：“徐先生，请拿菜！这是南洋的煮法，尝一尝……”

徐群知道火候已足，倒也专心在尝尝这“南洋的煮法”；

李熙昌吞下这杯苦酒，心中老是在盘算这百二斤的重担怎么个挑法。

但徐群还是把省下来的船票钱和多余的费用交给熙昌。熙昌表示万万不能接受，他自然会筹措。徐群则表示这可以先垫用，以后要交还董事会，也得请他代交。并且说：

“这是侨胞们的血汗钱，一定得归还大家的。”

熙昌颇受感动，他先对徐群的作风品德表示吃惊和钦佩，又代董事部向徐群表示不安。而他也觉得，阿贵这件事应该由他来承担才对。于是，第二天就先向顾主通融设法去了。……

吴阿贵知道了这件事的经过，似乎也使他“懂事”得多了。这事关系到他以后对各人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他以后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

在吧城，阿贵也曾记起他母亲的嘱咐：到海外就打听黄慧哥仔的儿子黄天送住在什么地方。但他也懂得这事不便再开口，如果要当作亲友探候，也只有日后才打听。至于他今后的生活，只有让李熙昌给安排，他准备用自己的——身气力，来报答对方了。

南洋的生活情调，吧城的景致，吴阿贵没有心情去观赏感受。李熙昌每天出去办货，他和少华守在旅馆里。直到开船那一天，他们才又会见徐群和黄文祥、冯石坚，一同坐着这艘较之“芝字班”小得多的内海轮船到珂埠来了。

## 第四章

### 一

而今，吴阿贵身子已在“福昌”店里了。

对于这个鬻女出洋的阿贵的经历，和少华他们在水途中的遭遇，店前的坐客都谈开了。黄坤山首先嗟叹“唐山人”的“无知”，说是“动不动就贸然出洋，以为海外真的在淘金，才发生这许多不幸事件”。但清泉叔反对这意见，说，“实在是唐山活不下去啦。”于是引起了热烈的谈论。对这个老问题，“出洋受欺凌派”和“饿死在唐山派”都有它的拥护者，各持其理由，争着发言，七嘴八舌，结果是毫无结论。至于阿贵的经历，却引不起大家的多大兴趣。因为这类事，他们听得耳朵都要聋了，再悲惨的都有，有许多还是在场者自身的经历哩。

倒是世饕叔引出了新话题：“你们看对不对？这位新教师确乎有两手，大学生到底不同哪！”

这问题没有争论，大家都赞同。黄坤山佩服徐群的慷慨和无私，清泉叔赞许他的敢出面协助唐人，才副伯周慎修赏识他的认识和见解；但大家都称赞他的不怕洋人。原因是，海外华侨受尽殖民者的残虐，渐渐也觉得处处不如人。于是，“不怕洋人”就会在侨众心中激起更大的回响。

然而，别的话题总引不起商人们长久的谈论，“三句”之后，就归到“本行”来了。

“熙昌兄，你这期的红葱要卖什么价钱？”黄坤山问。

“吓吓。”李熙昌回答。他知道这期红葱是奇货，外头的行市他还没有调查明白，暂不作肯定的答复。

“照上期的价钱多给你一盾，货全部割给我！”为了不让旁边的同行听到价钱，黄坤山就打这暗语。

“吓吓。”熙昌依然“吓吓”。

“我也出一出价。”清泉叔抢着站起来，随手从长柜上抓起一块算盘，竖起来，把算盘背向着黄坤山，打上一个数目，送到熙昌跟前：

“这个数目你放手不放手？”

“吓吓。”

清泉叔立即把算盘珠子打掉，放回原处：“熙昌兄：我告诉你，这个价钱你再不放手，全垌埠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顾客啦！”他有些悻悻然，想用这话摇动熙昌的“信念”。

“吓吓。”李熙昌更是道地的老姜。

于是，大家谈开了：红葱虽然货底空，但价钱高了，销路就短；葱头不能久存，会烂；各商号这期争着采办，下期船货一定不少，价钱会随之降落，等等。大家兴高语烈，无休止地谈着、争论着……

这时，吴阿贵的事件，早已成为嚼干了的甘蔗渣，从谈资中，被丢弃在一边了。阿贵这才从“卖女出洋”的“死囚”的窘境中给解救了出来，便静静地站在那不再被注意的角落里“安身立命”了。他也想注意听他们的谈话，话的确是家乡话，却有许多字眼他听不懂。因为阿贵还不知道这当中有不少华侨用语，当地话，行语，恰似一盘“炒杂菜”。

于是阿贵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改看店面。今后，他就

要在这儿生活了。

店前的一边是一个曲形长柜，圈着两副桌椅。柜边有一个木架子，架上摆着两三排的玻璃罐子，摆得象中药铺的药罐，但里面却有的放着花生、绿豆等等，有的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摆在那儿做什么用？”阿贵想。自然，他还不知道那是货物的办头(样品)，是头家跟客户斟盘用的。再看柜面上，则放着水烟筒和一大盒烟丝，这是供坐客和伙计免费取用的；另外还有一壶茶，一壶咖啡，和几只杯子。柜前则是一个齐腰的大竹筒，阿贵也不知道做什么用。

另一边是几把矮脚交椅，和一张小圆桌。这儿正坐着一堆人在高谈阔论。

店的最前面是一排几个小木箱，都尖尖地装着货物。阿贵虽然是种田人，却只认得米、花生、绿豆、玉米等几样，其他大都不认得。木箱旁边还堆着几麻袋的什么。

阿贵再看这座屋子，都是木材筑成的，墙壁也是木板的。屋子很老旧，红漆薰成暗褐色，但还看得出大梁上画着唐山的彩金图案，门上也贴着门联，只是阿贵识字不多，也不知道写些什么。

阿贵又看门外。这时已是早上十点钟左右，市上正热闹，往来的人不少。“看来当地人比唐人多得多……”阿贵对自己说。“啊，脚踏车真多！”他看见街上成群都是脚踏车，连女人也坐脚踏车，施施然地过去，他有些诧异了。马车则丁丁当地来去，但不多……

突然一个当地人向店面走拢来，站住了。捷华马上走过去招呼。那人穿着绿格子的红“裙”，把“裙”头叉卷在肚脐上，阿贵以为是女的，但看那脸孔，却生着胡须，是男

的。“男人穿红裙?!”阿贵非常诧异。他还不知道这种筒裙当地人男女都穿，而红色，也不象唐山是俏娘儿们的专用色。那人买了些什么走了，捷华把几个铜仙投进竹筒。阿贵这才知道，噢，原来竹筒是放钱的。……

说起捷华，他已经是他父亲的好帮手了，也是李熙昌训练出来的好角色，店里店外都少不了他。他只读完初小，就由于店里的需要，熙昌把他叫出来“学生意”了。今天，堂弟从唐山来，他也很高兴，有空就过来，用主人的态度招呼少华，跟他说些什么。敏华年纪较小，还在读书，上的是下午班，早上也帮忙店务。他对这个堂兄还感到生疏，就只跟在后面。

捷华要少华到里边看看，也顺带招呼了阿贵。

“这间是帐房。”捷华指点着。

少华看去，房门装上两扇理发店般的“蝴蝶门”挡住视线；一抬头，才看见门边贴着四个字：“闲人留步”。这是店中的“军机重地”，捷华没有带他们进去，他们自然都“留步”了。但从后面的窗子却看得见有位老先生弓着身子，象一只虾，在里面埋头写些什么。此外是些桌、柜之类的家具。

少华可没有看见帐房壁上还挂着一个玻璃屏框，嵌着一幅“陶朱公格言”：“能办货，能放帐，能识人……”等等，它是商人们的“金科玉律”、祖师遗教，所以供奉在这“军机重地”里头。

再进去是内厅，也是饭厅。厅正中挂着“忠义千秋”的画像，香烛薰得乌黑黑地。这一位自然跟“祖师”有别，只好在饭厅上坐镇。阿贵在家乡已很熟悉这人和他身旁那两个，不想在海外也碰到他们。可阿贵他们不知道，许多华



侨奉祀这个人，只是要从那“义”字找到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确定彼此关系的标准的。

又进去，就看见一大栋堂屋，麻袋一包叠一包堆得老高，并且嗅到麻袋之类的气味，还有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带着香辣的味儿。

“这是牛垄。”

“养牛的？”少华脱口而出，却不见“牛”，因而想，或许这些是饲料吧。

捷华哈哈笑起来了。他对自己的疏忽表示歉意，连忙给解释说：“牛垄是当地话，就是货仓。”

“哦。”少华、阿贵都释然了。同时也学到第一个当地语词：“货仓=牛垄。”

“这一堆是咖啡粒，这几包是胡椒，这是‘甘味里’，这是‘冇谷香’（‘冇’是方言字眼，音‘怕’，形容壳里无实，近‘秕’）……”

在少华他们的感觉上，捷华好似在给他们介绍外国朋友，名字很生疏，面目更不认识，只好“哦哦”地让它们一个个溜过去。

“牛垄”的背后是大海，从后门看去，有船，有“浮屋”……阿贵他们才赫然察觉到，这间“福昌”老铺竟架在海滩上，引起十分的惊诧。

从后门倒转到另一边是“内宅”，有卧室、厨房、天井、厕所、浴室等等。

熙昌婶早在厨房里招呼少华。她连声叫捷华敏华带少华进来，说她正忙得不可开交，两手尽是鱼腥。原来她在准备煮几样好菜接待丈夫和侄儿哩。熙昌婶一向把这当作

自己唯一的职责，也是她唯一能做得到的事。她和玉华平日的职司，也就是包管全店人员川流不息的三餐饭食，忙到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

从熙昌婶肩上的空隙看进去，里面有个少女，穿着花布唐装，一条油光的辫子拖到屁股下面，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地，又想往外张望，又要闪躲。那一定是玉华了。

少华进门后，跟在后面的阿贵便在门口“留步”，独个儿悄悄地回到店前来。

等到捷华他们出来，店前的“讲座”已经离开“红葱”很远，早进入“吧城的经历”了，这一课由李熙昌主讲。而且“吧城的经历”也已接近尾声，正讲到刚才把徐群介绍给俞校长的一章……

听众也已更换了。世饕叔被店伙叫回自己店里去了，清泉叔也忙着办货去了。接替他们的是，给“新潮丰栈”到山顶收购咸鱼干的郑水源，他是一个高大乐观的人，一进来就坐下来加入“磕牙团”。

“这就是你从唐山来的侄儿啦？”少华一出现在店前，郑水源问。

熙昌回头才看见少华，只见他还是一身唐装，很不顺眼。

“捷华！叫他们洗澡去。找背心短裤给他们换，没现成的，去买；衣服，叫你阿母缝制。”熙昌命令着，话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跳出来，毫无感情。他对捷华说话，自然而然地会采取这种腔调。

捷华却很熟悉父亲的意旨，“嗯”地一声答应着，赶忙进去找背心、短裤了。所谓衣服，指黑布裤之类，这得买

布交给熙昌婶或玉华缝制了。

捷华带少华他们到里间，指给他们：“这是厕所，这是洗澡房。”并且吩咐他们新客要全身擦得通红，“否则会生病的！水不怕多用，要洗到够。”还说，洗澡房里有毛巾，壁上钉着的盒子放着肥皂，门外放着木屐，都是店里的，大家公用。

洗浴房和厕所，在阿贵他们也是新鲜事儿之一，大都两间连在一起，有的则合成一间。如果在唐山，遇上大热天，阿贵捧上一木桶井水到厨房抹抹身算了，从不知道有洗浴房。若论粪便，唐山都积起来，这儿却用水冲掉，而这临海的屋子，更象飞机投弹似的连续从厕所的地板洞“轰”在海面，从阿贵的农民眼光看来，实在可惜。洗澡房的水也从地板缝象落雨似的落在海面上；垃圾更由大海带走，容易“打扫卫生”。

洗过澡换过服装后，“唐山气”已去掉一半。熙昌以“创造者”的眼光瞥了少华他们一眼，又命令捷华：

“下午有空带他们去理发。”

于是，熙昌以绝对的权威宣判两人的“命运”。看他那语气，虽对着少华一个人，却是说给全场坐客和伙计听的：

“少华：你今后帮助捷华，打杂。”

少华惶恐地答应着。

“阿贵：你帮助长庚管牛垄，抬包头。”所谓“包头”，就是麻袋货包。

阿贵也奉行唯谨地答应着。

熙昌稍停片刻，拿眼睛看定他们两人，仿佛要看穿他们的五脏六腑似的，许久，才收回眼光，接着说：“今天休

息一天，明天开始工作。”

最后，他又对着这两个新伙计和全体旧伙计笼统地告诫一通：“大家要互相帮助，不能自顾自。不懂的，要问；懂的，要告诉不懂的。……”

程序至此结束。本来鸦雀无声的场面立即起哄了。坐客纷纷发表高见；伙计们也在挤眉弄眼。捷华向少华表示亲热，少华也高兴在捷华教导下工作；长庚走近阿贵，也跟他说了些什么。

“熙昌兄这样安排，十分妥善！”黄坤山奉承着。

李熙昌一转过来对同道商人说话，自自然然会立即变为满脸笑呵呵，语调轻松，刚才那生硬可畏的态度完全不见了。这不能不使不熟悉他的人感到诧异，但熙昌本身却好象没有自觉似的。

“吓吓，坤山兄过奖了！”他说，“事情总得有个安置……”

“叫少华打杂，就是对！咱们做新客来，哪一个不是从打杂做起？！”

“我是想，”熙昌解释说，“青年人，不能让他靠亲戚关系，专图现成的。要象外人一样，从下面做起，日后才能成器。坤山兄，你说对吗？”

“很对！很对！熙昌兄深谋远虑，替令侄想得挺周到！”

于是黄坤山又转对少华：“少华，你只要跟定你叔父学，一定能做头家！”坤山之发出预约给少华当头家，也正用上当日许多华侨的观点，以“吃得苦中苦”为“理论根据”的。

才副伯周慎修也走出来了，他最喜欢谈往日的成规：“往日嘛，新客一到就是打杂：扫地，开店门板，洗水烟筒，倒痰盂……看看做得不错了，三年，升为火头军（即厨子）。

火头军再升管牛垄，管了牛垄才能辨货色。管牛垄再升管店口，管店口就要接待顾客，学做买卖了。接下去或者自己开亚弄（一种小杂货铺），或者给大店铺做家长。有了积蓄，才自己做头家。”

家长和才副，是店员中有资格跟客商交谈的两个人。一般的职员只有站在旁边听，有问，才插一两句，是没有坐到店前交椅上跟客商闲谈的份儿的。在这位才副伯看来，做头家就是“极品”了，至于他自己怎么没有照这条老路走上去，却没有提。

这时，一个四十多快五十岁的大汉闯了进来。他是开膏药铺、专医接骨的拳师罗占魁，进来时，正好听到才副伯最后一句话。

“谁做头家啦？”他冒失地问，声音又响又沙哑，便大模大样地坐下来。

李熙昌把所谈的话题简略地告诉他。

“对！很对！”罗占魁立即附和，“哥熙昌，听说你也是从打杂倒痰盂出身的，是吗？”侨生的习惯，学洋人语法，把称呼放在人名前面。唐山来的也有的采用这种叫法，觉得不似叫“××兄”那么带客套成分。

“吓吓……”熙昌不置可否。虽然这是他认为不移的规则，也是他的经历，但这样提实在有损于他今天头家的“身分”，何况又是在众伙计面前说出来的。

“才副伯，你也是倒痰盂出身的？”罗占魁问不出要领，还不了悟，又转移目标。

周慎修一向卑下自居，自觉一生当帐房，并没有什么身分，也并不生气，便随口答道：

“是的，也是倒痰盂出身的。”

“才副伯知书识字，还用倒痰盂?!……”郑水源立即给辩解。

“知书识字有什么了不得！你没有听见大家都在说：‘不识字的当头家，识字的反而做才副’吗？”黄坤山自己也开一月土产店，是跟李熙昌平起平坐的人物。他有着一切“纯商人”的观念，自视为“在上者之流”，自不会给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留余地，口气就随便戳伤人。

周慎修几十年来受商人欺侮惯了，也就并不以为忤，依然心平气和，况且他知道这也是事实。

当日华侨商人虽然有许多不识字，更没有人读过“高深理论”，但从生活实践中，他们也“领悟”到“经济是基础”的真理。于是大家只知道想法“赚钱”，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可以役使人，包括“知书识字”的人在内。于是就得出上面的结论。

“吓吓。”熙昌又不置可否地回答，也算是给老才副解围。

“我讲一个王文田的故事给你们听！”罗占魁兴高采烈地说。一提到“王文田”，大家都知道他要说什么，这故事大家听过何止百十遍了。但在场者还是带着笑容，无限景仰地听着，仿佛信徒们在恭聆祖师的事迹。

“从前有个华侨大富翁，名叫王文田，他也是从倒痰盂出身的！吓，他的财产有好几千万，许多橡胶园、锡矿场、榨糖铺……都是他的！可他不识字，独独认得自己的姓名：王文田！这三个字又挺简单！如果他要开仄（支票），怎么办？票额红毛才副（洋文帐房）早给他端端正正地写好了。他

只要伸出香蕉般的手指，提起毛笔，蘸饱了墨。这毛笔在他手里好象有几十斤重哩！他拿起笔来，先打三条横杠，再打一条直杠，就是“王”字；一点，一横，再加一个叉，就是“文”字；口字难写，索性画一个圆圈，里面再打一个十字。这张“仄”一经他画上号，嘿，银行里能领到钞票几十箱！你才副伯写一辈子的字，能得到这许多钱吗？……”

在场者都张开大口地听着，吓吓地笑着，仿佛眼前就有这许多钞票。周慎修也知道自己办不到，也跟着大家笑着。

“我看不对。”郑水源还想反攻。他是识字不多的人，因受了不识字的苦，很重视学校教育。他曾经一再告诉人家，如果他有资力，要把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就说商人吧，不识字怎样看商业信？帐记错了，钱给人家吞掉了，也不知道！”

这也确乎是事实，反对派便不再反驳。于是大家取得一致的结论：商人也要识字，但又不要识得太多；识不多的才会赚钱，识多了的只能当才副。

“熙昌兄，我看，你的侄儿应该给他再读书……”郑水源又挖出新问题来，他端详了少华好一会，才这么说。

这在李熙昌的确是一个难题。根据李熙昌的老观点，在往年，他开口就对人：“书读多了人会蠢，读书的人没有一个会做生意，没有一个会赚钱的。”并且认为：“勤俭最要紧”。直到近年来，受了风气转变的影响，他也不得不赞成读书，但仍然以能记帐、写信为原则。捷华到初小就辍学了，玉华没有给读书，只有他最溺爱的幼子敏华才还在念书，但上午也得帮助店务。直到前年，埠中“侨领”们为了

要他捐钱，就硬生生地给他挂上“学校董事”的衔头，他又怎好说不让少华读书呢？

然而商人到底是灵活的，熙昌不久就找到退路：“还是让少华学生意的好，这是基本。要识字么，有空就跟才副伯慢慢‘淘’（学习）……”

这回答立即博得了在场者的赞同和称扬，因为这符合他们刚才定的原则。

李少华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下午两点钟，白亮亮的阳光斜斜照进店门来，门外挂起了遮阳的帆布，腾腾的热气还是从街面一阵阵侵进店里来。柏油路面晒得软瘫瘫地。

这是每天最闷热的时刻。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地，挑贩们都停在荫凉处休息。当地人的小店摊大都索性把门关起来，到下午四时热浪消退了才开市，一直开到晚间七八时。这时，许多人都在美美地睡一两小时午觉。华侨店铺可还照样开着，只是也很少购客上门了。

捷华提议这时去理发。

他们横过街，还没走上四五家就拐进一条小路。原来这儿是一个市集。除了一座用木材盖成的亭棚之外，大部分摊子、挑贩都摆在空场边做买卖，尽是当地人，鱼虾、蔬菜、果子……什么都有。这时，许多摊贩都准备收市回家了，剩下来的多是空箩筐；有卖不完的还在等待顾主，而买客已经寥寥无几了。

吴阿贵注意看一看当地人。他觉得，他们的眼睛较唐人的大，鼻子扁，鼻翼开展，嘴唇厚，牙齿洁白整齐，看



来并不凶恶，倒很顺良似的。

在摊贩走后的空场上，到处是成堆的香蕉叶、烂菜叶、椰壳、果皮之类。阿贵嗅到一种奇异的气味，这是家乡所没有的，象干草的气味，但却又带着香气和烂瓜的味儿，这是南洋菜市特有的气味，是从垃圾堆里的香蕉叶发出来的……

“这是巴刹。”捷华告诉他们，“每天买菜就到这儿买。”

少华阿贵把它记在心里：“巴刹”。

他们要看清这每天买菜的“巴刹”：有几种蔬菜唐山也有，阿贵还种过，有的则从没见过。果子也一样，除了香蕉，其他都“素昧平生”。更有一种什么，不象果子也不象瓜，上面生着角刺，发出一种以香似臭的、浓烈的气味，使阿贵一直喉里头“生津”；他赶忙走了过去。

他们一路走过去，害得摊贩们连连招呼。摊贩讲的自然是当地话，少华他们只好报之以摇头了。

然而摊贩还是不停地招呼，有的还把东西送过来给他们看。捷华只好开口了，他用当地话说了一句什么，大家便不再招呼，有的就对着他们笑。少华猜想，捷华一定说他们是“傻新客”了，于是很觉得难为情。

有不少当地妇女，也在做买卖。少华看见一个老年妇女颊边长着一粒什么，比龙眼还大，看见他们走过，就瓮声瓮气地说些什么。少华以为是生疮，不料那“疮”会动，那老妇用手指把它挖出来，又拿它在上下牙齿都擦了一擦，却吐出一口血红的什么来。

少华浑身起鸡皮疙瘩，拉拉捷华：“她嘴里是什么？”

“那是烟丝团。这叫吃葵叶。”

走到拐角处，摊贩都收拾光了。一个妇女还剩一大筐香蕉什么的，阿贵估摸有三四十斤。她却用一条长巾打从肩膀把筐子缠在腰边，拱着屁股走了。

“本事！”阿贵想。

却不料另一个妇女也有一大筐货物，她叫人帮着抬，抬起来后，竟用头去顶；一下子顶了起来，也走了。

“哎呀！”阿贵心里头叫了起来。他在家乡听老辈说，头不能任重，否则会患“头风”。阿贵直望着她走远了，才觉得连自己的颈项都酸麻起来了……

“理发室”终于到了，在一棵大榕树底下。大榕树象一座圆形的市场，下面什么都有：食物摊，咖啡馆，玩具担，也是棕色孩童的娱乐场。“理发室”开设在气根隔成的一个档子里，一块破了一角的镜子就钉在气根上。捷华跟那当地人理发匠说了些什么，那人把一条面粉袋布做成的围巾往少华胸前一围，就沙沙地剪起来。唐人开的“高等理发室”也有的，在大街上，不过少华阿贵都不是头家，这里就更显得“平民化”了。

捷华带阿贵到邻座咖啡摊坐着等待，叫了两杯咖啡。

阿贵对着这杯“碗半煎八分的药汤”，着实难于下咽。回头一望同条板凳的当地人，却把“药汤”倒在托盘里，口里噓噓地吹着气，就凑在托盘上喝起来。而另一边也有卖饭的，饭一包包用香蕉叶包着。吃的人打开来，捧着，就用手指撮着往口里送。阿贵想起出洋前在客栈所听到的，海外富庶到“碗”用上一餐就丢掉，而今实景果然在眼前了，那些传述者似还可以加上一句：筷子永远带在身边，非常方便。……

阿贵看“景致”出了神，倒忘了眼前的“药汤”。经捷华一再催促，他才下定决心，直着喉咙灌将下去。事后回味，只觉得口里还有一股又苦又甜的味儿。

他们一理过发，“唐山气”已扫荡殆尽了。

晚间上好店门板之后，依照李熙昌的命令，少华跟捷华睡在内宅，阿贵跟长庚睡在外间。

所谓“外间”，是在货仓旁边用木板隔成的“职员宿舍”，可以容纳三四张帆布床，原先睡着天佑和长庚两个人。天佑四十出岁，也姓李，精瘦机灵，一双眼睛很会察人颜色。他名目上在店里“弄帮”，实际上什么工作都帮忙。长庚五十几岁的人了，比李熙昌还多几岁，照理，捷华他们应该尊称他一声“伯”才是，可大家都叫他长庚，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人胖胖的，很随和，只是喜欢饶舌，而且资质上又有些缺陷。听说从有这间“福昌”他就管理牛垄，却半辈子还管不好，时时出差错。于是形成上头一对他说话，就带着指责吆喝的口吻：“长庚：你抬一包二号咖啡出来，不要弄错！”“长庚：店前的花生快完了，你也不添上！你吃什么头路？”“吃什么头路”就是当什么店员、干什么活儿！长庚立即呵呵地答应着，赶忙去做；但没有人提，他好象也什么都忘了。一做错了，上头指着他的鼻子，打桌捶凳地大骂一通，他还是笑呵呵地立即改正，可下一回还是错了。李熙昌好几次想把他赶出去，可又想到他干了多少年的活，出去后生活没有着落，关系到熙昌在埠中的“好声望”，也就忍下了。于是叫捷华兼顾牛垄，长庚沦为打杂使唤的角色。

可长庚心地很好，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阿贵，新客对待洗澡要怎么样。临睡之前，又替阿贵安排帆布床，要他跟自己靠铺而睡。一面又不停地唠叨着，说新客踏上南洋后第一要着是学“番话”，学会了话就可以做生意，做了生意就可以当头家。又反复不停地讲述着自己当日初到南洋的情况……

天佑听得厌烦，就抬杠，问他为什么没有当上头家？长庚说是自己“命”不好，叹了一口气，也就算了，依旧叨他的。他还好心地要教阿贵“番话”，并且按照当日人家教他的经验，从数目字教起：

“沙都，是一；杜阿，是二；第卡，是三……”还要阿贵跟着念，念到熟了才停止；而他自己却呼呼地睡着了。

天佑叔也要阿贵跟他谈，他倒告诉了阿贵许多店中的“掌故”。

据说，他跟熙昌头家认识了二十多年了。那时他已经开了亚弄店，而熙昌还在给人家当“卖手”。只因自己走了歪路，才落到今日这地步。又因为跟熙昌有这段认识史，又是同姓，熙昌才答应给他“弄帮”云。

“弄帮”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特有的好风尚之一。开店铺的有义务给生活无着的亲友食宿，这，据当地话音译，就叫做“弄帮”。弄帮者大抵要有点什么关系，例如是头家的亲戚、同乡、相识者，或者经过比较体面的人介绍安插。而要求弄帮者也应该有其特殊情况：做新客初到，失业，受到意外的灾难等等。弄帮者免费在店中取得对一般职员供应，但没有薪给；弄帮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等协助店里的工作，但却没有一定的职责。等到弄帮者有了一定的

工作能力或机会，可以随时离开。

至于天佑叔走了什么歪路，据他说，是给坏朋友诱去吸上鸦片了。结果，亚弄店越卖越空，商家都不肯赊货给他，倒闭了。但他又特地声明，说鸦片他已经戒绝多年了，熙昌才许他弄帮。只是他还没有机会“重整旗鼓”，一有机会，他也要“出人头地”。于是他又告诫阿贵，不要学自己的样，交朋友要着着小心在意，“这件事最要紧”云云。

他还偷偷告诉阿贵，熙昌好是好，可就是督责伙计太严紧，每个人都要从早上做到晚上。看到某伙计手一闲，他马上叫你帮这个那个，或者做这件那件：“去把葱头拣一拣。”“去把那几条麻袋补一补。”事情总有的是，搞得伙计浑身大汗、头昏眼矇。有许多伙计受不住离开了。此外是绝对不许出错，使店里蒙受一丝一毫损失，即使那损失值不到半仙钱，他也会把你大骂一通。例如你秤高了一分厘，甚至不会“偷称头”，他会骂你没有用；把上等货掺几粒到次等货里面，也不得了，骂你工作不认真；在垃圾堆里发现几粒豆子，也要被指斥一通，骂你要败坏他的家业……这些，他教阿贵都要小心。

他又说，头家最不喜欢不老实的人，如果发觉谁不老实，就会给他赶掉；吃鸦片、赌博的人，他也从来不雇用。

他还告诉阿贵，才副是个老好人，不必怕他。接着又讲述他的历史：“听说，早年，全埠闲人在海南咖啡店评比坵埠几间大店铺的才副的‘文墨’，全说慎修伯最高。埠中商人也都挺敬重他。他为人又好，人家请他写信，写门联，没有不答应的。他也精通事理，人家有事也多去请教他。不过那时他不在‘福昌’，是在一家石叻郊（指营新加坡生意的

商号)任职,后来那家石叻郊倒闭了,熙昌才请他过来的。”

“至于捷华,”天佑又说,“还是个小伙子,容易骗得过;头家娘只知道煮饭、洗衣服,连店门口都没有出来过。”等等。

阿贵记起了早上到码头接头家的那个满脸烟容的中年人,就问天佑叔,那个人是谁?

天佑显得兴致很高,他说,那个人是店里的挂名“家长”,也是头家的舅父。

“是头家的舅父?”阿贵很诧异,那人比头家年轻,看早上那种关系也并不象。

“哈,这里头有一段‘古’哩!”天佑叔说,“说是舅父,倒并不是亲的母舅,可头家叫他‘天赐舅’,可见是他的舅父了。听说,头家就是同这个人一起过洋来的,两个人也曾经合作做过生意。可头家生意越做越大,那个抽上大烟,穷得东吃一顿、西吃一餐。头家叫他到福昌挂名当‘家长’领干薪。他还是什么事也不干,整天躺在烟铺上。可他在外面说,熙昌吃了他的钱,才开起店铺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是头家并不很理睬他,只口头上还称他一声‘舅’罢了。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兴头,他也跟到码头上去了。”

阿贵觉得,在这海外,他又碰到好几个好人、亲人了。……

在里间,熙昌婶也在向少华问长问短。问起唐山的情形,使这个别离家乡二十多年的妇人勾起往日无限的回忆,可她要打听的事,少华并不都知道。她出洋时少华还没有出世哩!

敏华从学校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少华有关徐群

的事：

“今天，俞校长给学生们介绍徐老师啦！”

少华很关心，急忙问：“她说些什么？”

“她说，徐老师是上海大学毕业生，要大家认真读书，听徐老师的话。”

“那么，徐先生呢？”

“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拿眼睛把我们看了一看。”

“嗯……”

“顽皮的同学都笑起来了，装鬼脸，暗中传告，说徐老师是‘哑巴’哩……”

少华很替徐群不平：“怎么可以这样乱说！”

“后来我们下课了，徐老师就跑到操场上跟我们聊天。有几个同学就喜欢他了，我也觉得他很好。”

“嗯！”少华高兴了。

“徐老师一看见我就认出我来了。他说：‘你是早上接少华的吗？’还问你在店里做什么？有空要你跟阿贵哥到学校玩……”

少华高兴得眼眶热辣辣地，他很想立即告诉贵哥。

之后，捷华告诉了少华明天工作的大体情况，又教少华当地话，也是从数目字教起。

少华觉得挺新鲜，他念着“沙都、杜阿、第卡……”一直念到睡觉。

这边吴阿贵却久久睡不去。邻床长庚的鼾声有如拉风箱；他却瞪大眼睛在想着母亲，想着招治，想着他的巧女！现在，自己有了暂时的归宿，而她们这一刻究不知怎样啦？怎样啦？怎样啦？……他发狂似地由床上爬起身，从旧衣

袋里掏出卖女剩下的十二个铜板。这种钱，在海外已经不通用了。他把它们捏紧着、端详着，终于深深地把它们藏在包袱底下。……

## 二

第二天，开始工作了。

每天的工作从打开店门板开始。怎样开？货物怎样摆出来？都得从头学。于是掸桌椅、扫地、洗涤用具等等，才开始一天的业务工作。

摆在阿贵面前的第一关是认货、记住货名等等，然后再学习判断货色的好劣，怎样分类，又然后才学习怎样来“伺候”它们：得晒，得拣，得簸，得筛……

阿贵自然一下子学不到这许多。他在捷华的指示下，教他怎样做就怎样，一直做下去，做到完，没有出错，才深深地嘘出一口气，再赶第二件。阿贵照着他上岸时的决定：为了在人情方面、金钱方面报答领他上岸的人，他只有用自己剩下的这一身气力，做下去、做下去……

他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去的，这时是什么时候；也没有注意到李熙昌突然站在他背后，看着他工作；也没有听出李熙昌在责骂谁；他眼前的世界，只有一双手和一堆货物。待到李熙昌指着要他怎么干，或者捷华叫他先做些什么，他才惊醒过来。他晒花生、装绿豆、拣葱头、补麻袋……以至把所有的麻袋包头堆叠上去，因为伙计中独他最有气力。至于推小车送货，他道路、户头不熟，就不必他了。

其他的人也都在忙着。捷华更是忙碌，他跑进跑出地



交代各种工作，有时需要出门，也由他骑上脚踏车去办。李熙昌则大抵在店前跟客人斟盘、聊天。不过当人手极度缺乏之时，他也得亲自下手，例如帮长庚把包头抬上阿贵的肩膀，或者帮着看秤砣、打码识（即在麻包上写下重量的苏州码）之类。若在早年，熙昌也亲自干粗活。近年来捷华长大了，伙计又有好几个，他才清闲起来了。但为了“身先士卒”，他有时也带头干活。而他有的确有他的一手，总干得比别人精到。

全店不必帮忙粗重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才副伯，因他年老，又因尊重斯文之故，免了他了；但他也要帮些轻活，和在缺人时看看店。另一个即是家长，他一概不管。

工作一直赶到天黑。天黑了又不知多久，才上门板，吃晚饭。吃晚饭后，每天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数铜板。

哗啦啦一声响，竹筒里一天所卖的钱尽倒在桌面上，铜板、银角子都有。大家围上来，有的分类：半仙的，一仙的，两仙半的，五仙的，一角，两角半，五角的，一盾以上的和钞票另归铁柜。有的一五一十地从一手递到另一手地数着，每五十个或一百个，用旧报纸卷起来；五仙的镍币中间有一个孔，用绳子串起来。不过这种工作大抵少年们去做，阿贵笨手笨脚，顶多帮帮分类。

自然，如果工作忙，或者刚领到大批的货，或者赶船期付运出埠，或者货物有问题：葱头、干冬快烂了，豆类有许多秕粒，等等，那就得赶夜工。在这样的时刻，头家也不能睡大觉去，他必须安排工作，实在赶不去时，他也得下手。而敏华也得熬夜；头家娘也没有闲着，她跟玉华得煮半夜粥，算是对伙计的额外补偿。

几天之后，吴阿贵对于华侨的生活习惯，由新奇而渐渐有了认识。

首先使他感到困惑的，是言语。店中人说的的确是家乡方言，却又有许多教人不懂的语词，什么头盘、二盘、驳面、五脚基、甘仙、公班衙、端勿杀……等等，教人很费猜详。一句家乡话之中，却又有什麼“搭比”（当地语“但是”，闽南方言中似没有相近的语词）、“望加里”（可能）之类，更使人摸不着头脑。例如，问价钱，就说“一支罗几镛？”回答又是“一打里。”大约五公斤，却说：“支拉支拉五支罗。”要跟头家说话，又说：“要跟头家密查拉。”等等。

衣着方面跟唐山也很不同。在店里操作，一律背心短裤，李熙昌也不例外。那天他从码头回来，早把西装一脱，换上纱衫、乌绸裤子，一面还浑身抓痒，似有无限舒服之概。伙计出门，也是纱衫、黑布裤。可没有绸，绸要从唐山带来，又似乎已成为头家阶层的“专用品”，伙计们穿上了，背后就有人指指戳戳。在店里工作，一律赤脚，洗澡后穿木屐，出门穿拖鞋，上“干刀”（官厅）穿皮鞋。而且要穿西装，合领的西装，白衣白裤黑皮鞋，高耸的领围用缝衣机钉得硬梆梆地，裤管高高地，又戴上一顶乌龟壳似的软木帽，讲派头的更握上一根手杖。这就是道地的“南洋伯”了，在唐山也能看到。至于侨生，出门就穿“卑亚马”，即洋人的睡衣，一条条的花纹，脚上是叉形带的拖鞋。

阿贵觉得，海外的唐人，有许多奇异的习气，是家乡的人所没有的。有的学当地人吸了香烟，有的又学洋人咬雪茄烟；有的喜欢斗鸡打赌，有的又穿短裤打网球。祭祖拜

神烧香点烛之余，却又于每个星期四晚烧甘文烟(安息香)。就是他们的举止、神态，也是很大的不同，只是要说出那差别在哪里，却又说不出。

可是，却另有一件事，也使阿贵大惑不解。吃饭时，桌上摆着好多种菜肴，有鱼有肉，饭锅里有白米饭，头家却要煮番薯汤。那些“番薯扞干”，据说还是从唐山特地托人带来的，只小半面粉袋，就藏在头家娘房里。番薯汤用小锅煲着，头家还和才副伯推让了一通之后，才自己吃了。可阿贵他，就是给唐山的番薯迫得呕酸水，却真想吃白米饭哩！

而最使阿贵感到快慰的是：他觉得海外的唐人更能互相帮忙，这或许是因为大家远离故国的缘故吧。对于新客的关怀更使他感动，大家都说，自己也是做新客来的，新客就指望着旧客的帮助。

店里人方面，除了李熙昌的严厉和“家长”的冷淡外，其他的人都不错。才副伯以老年人的慈爱，有空就给他和少华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些华侨做人的老道理，要怎样勤俭朴实，要怎样守信用，要怎样互相帮助、扶病济危，要怎样热爱家乡、热爱祖国，要怎样学习祖国的文化，要怎样纪念古老的民族节日，等等，说这些都是华侨的美德。并且举出许多实事实例，使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客商方面，例如清泉叔、郑水源等人，也经常关心他们，告诉他们一些当伙计的窍门，讲述一些有关货物和商业的常识，给他们描述各地的华侨的生活情况，等等。

因而，在吴阿贵被冷酷的遭遇冰冻了的心灵上，又渐渐地流贯着一股暖流，象冬眠醒来的小虫，又重新探出头来了。他希望能在这海外找到的新生活，至少，是没有魏

老爹和地保的生活。……

操作、操作……阿贵和少华整天操作。对于少华，李熙昌要观察这个侄儿，能不能“造就成器”，能不能训练成捷华的帮手。对于阿贵，他更要估量一下，花掉那一百五十盾是不是值得？能不能收回来？或者还能取得赚头？

除了工作，两个新客自身的急务是学“番话”和脚踏车。这两件都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如果要熟悉街市情况和担任出街的差使，是少不了脚踏车这南洋最通行的交通工具的。

少华年纪轻，学“番话”比较有成绩。据老客们的“理论”，学话要舌根灵，少年人舌根尚未“定型”，不象成年人“硬化”了，容易学得准。另一种“理论”，说是要吃辣椒，敢于大量吃辣椒的，“番话”才能学得好，理由何在，不详。清泉叔又建立更新的“理论”，他当着众人告诉少华，要学好“番话”，一定要讨“番婆”！这使大家都笑起来，害得少华很不好意思。

但要学当地话也的确难，大抵先学单字，两种不同的名称在概念上总无法把它们连在一起。比如说，洗澡当地话叫“曼里”，“曼里”跟洗澡怎样连串在一起呢？少华的办法是用家乡话硬记，“曼里”闽南音近“万里”，万里就记起了万里长城，算是记住了，却不料因此闹了一个笑话。傍晚，工作完了，少华关心地想问大家洗了浴没有？不知怎么一来，却只记得洗澡等于道路很远的意义，就说：“你们已经‘千里’了没有？”大家都愕然，少华觉得不对头，才记起了这“万里长城”，于是改口“万里”。大家轰地一声笑起来了。想不到毫厘之差，竟失了“九千里”！害得少华好几

天不敢再开口学话了。

阿贵也做错了一件事，却不似少华闹笑话那么轻松。一天，有个客户买了两麻袋的咖啡，熙昌叫他到牛垄里选两包。这时，捷华正好出外，长庚也在忙别的，只剩阿贵接待。熙昌也没有交代是哪种咖啡，可能他以为捷华在里面。那客户也欺生想占小便宜，讲价是二号咖啡，却选了两包一号货。阿贵还不熟悉商人的奸诈，没有再到店前问一声，就让他运走了。事后查对存货，熙昌大发雷霆，他怎堪平白损失了这几盾钱！虽然那人是个熟客，日后还可以追索，可这是工作上的一个重大错失，决不可轻易放过的。又虽然熙昌本人也有错，可他不提自己；阿贵又是生手，而且是第一次错误，他也不好大骂阿贵。于是把对象选定当时正出外办理别的事的捷华，真骂得捷华晕头转向。在熙昌看来，似有只骂自己人之意，但事实上被骂的却是阿贵。由于这种骂法，阿贵更觉得难受。也不仅仅是阿贵，长庚更是被骂得凶，连天佑等人也有不是在里头。

虽然熙昌本人及坐谈的商人早都说过，“伙计越被严格责骂越能成器。头家都是从被责骂中长成的。”但阿贵并没有当头家的野心，只觉得嗒然若有所失。他开始感到，目前的生活和他所想望的生活有距离……

几天之后，又有一件事出于阿贵料想之外。

清晨，天刚亮不久，阿贵开好店门板，就想到牛垄去整理货物。这时，店前只有熙昌一个人。

“阿贵，你先把店前和帐房打扫打扫。”头家有点漫不经心地说。

阿贵答应着，就从店前扫起。但他觉得有些蹊跷，往

日这些轻便的工作都由少华去做，他来了这么多天，帐房都没有进过。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为什么要先打扫？

他扫着扫着，头家一直呆坐在店前。

他终于扫到帐房了，桌下柜边都扫了一通。当他扫到铁柜底下，无意中有几张红绿纸片随着扫帚卷了出来。阿贵虽然才到几天，但也知道这是当地的钞票。这几张钞票象是头家开铁柜拿钞票时跌散了，飘到柜子底下，不曾看到，没有拾起来似的。阿贵不加思索地拾起来，交给店前的头家。

“熙昌叔：这是落到铁柜下的……”

却不料李熙昌不似往常那么安坐自若，他站了起来，举止有点失措，脸上似惊似喜，嘴里“嗯、嗯……”了两声，才接过钞票，数一数，然后放进袋里。

阿贵也就把这事忘掉，到牛垄赶他的工作去了。

直到中午，阿贵偶然有事到店前来，经过饭厅，头家他们已经在吃中午了。

照店里的“规矩”，头家、家长、才副三个吃第一轮，跟壁上“忠义千秋”的三个遥遥相对。余下的座位虽然空着，却没有人敢凑上去吃。要是重要的客户，或者邻店头家谈天忘了时刻，头家留他吃饭，才由三个人陪着吃。只有捷华，当他赶着要出外办事，头家叫他先吃了才去，而又有空位，捷华才凑上去吃。中下级职员要待到头家吃饱了，走开了，才陆陆续续按等级凑上去；要是头家吃饱了还坐下来聊天，还是没人上前的。而阿贵自然留到最后。

因此故，头家他们的吃饭跟阿贵无关，他视而不见地走了过去。

“阿贵，吃饭！”是头家的声音。

阿贵怀疑耳朵出了毛病，茫然地、不自由主地回过头去。只见头家正抬起头，对他点了两下。

“阿贵，吃饭！”分明是头家的声音。

“阿贵，吃饭！”才副伯也跟着招呼了，他满脸赞赏的笑意，还不住地点头。

家长虽然没有招呼，却也抬头看了阿贵一眼，代替招呼。

阿贵一面应着，一面象背后有魔鬼追逐似地头也不回地走开了。但他的“第六器官”却告诉他，背后三个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谈论他些什么。

他回到牛垄，惊魂未定，仿佛无意中窥到别人什么秘密似的，有一种出于意外的惊奇感。老实说，阿贵并不是受宠若惊，也不想交到什么好运，他只觉得这里面有些什么不知道，因而不能释然于心。

晚上，天佑叔走过来找阿贵。

“阿贵，你运气，过关了！头家在赞许你哩……”

“什么？”阿贵愕然了。

“你早上曾碰到什么事吗？”天佑并没有立即告诉他，倒卖弄起关节来。

“没有啊！”阿贵更加惶惑了。

“在打扫帐房的时候……”天佑见他还不明白，就透露一半。

“……”阿贵想，这事他怎么会知道，一时答不出来。

原来头家他们在谈论阿贵，天佑机灵，早听到片言只语，也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头家在‘试’你的！试你老实不老实……”天佑终于说了出来。他是老客，说不定在先也受过这一套。

啊！阿贵什么都明白了！就是中午的叫他吃饭，也不过是一种表示“嘉许”的“口惠”！

李熙昌有这样的一套手腕，看到某伙计今天做工特别吃力，弄到疲乏不堪，憋着一肚子火了。他就过来表示“关心”，在众职员面前特地叫那个人快去洗澡，或者叫他过来吃饭，使其人心头“轻松”下来。这是他最有效的降火“清凉剂”，也是他“惠”而不实的上乘功夫！

然而阿贵并没有象天佑叔所说的，为“过关”而高兴。相反的，他满腔愤怒：他受到生平最大的侮辱！他受到前未曾有的戏弄！他虽然穷苦，虽然受尽欺侮，但他还是自食其力。他并不是窃徒！

这一夜，阿贵睡得很迟，也想得很远。

他把自己在家乡的生活缩到眼前，他把一路上和关口上所遭遇的事都细细想过，他也把这十多天来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细细回味着。首先，他吃惊地感到，较之在家乡时，他懂得了许多事了，他的性格也变了。他有一些心事想请教高明的人，有些疑难问题希望有人能给他解答……

他渴望着能会见徐群。

### 三

两星期一趟的轮船又到了。

这一期船货到得不少。张亚枚他们一批搬运工人从早上赶到晚上，运到“福昌”的货物就有十多趟的胶轮大车，每



车装二十多麻包，由四五个工人拉着、推着，一袋袋地背到牛垄里，由捷华点算，长庚阿贵堆叠好。

张亚枚跟福昌的人都很熟，他看见吴阿贵就问捷华：

“这位兄弟刚从唐山来的？”

捷华告诉了他之后，他又问：“在唐山做什么？”

“种田的。”这回是阿贵自己回答。

“我也是种田的。”一个刚放下麻包的工人回答。他看来有四十岁了，精瘦，可很结实。他叫黄松根，是队里的好手。他走到牛垄门口，又回头说：“哥亚枚在家乡也是种田的。”

他们就这样一边干活，一边聊起来了。

阿贵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有这么一群汉子合在一起干活，从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到二十左右的小伙子都有；大部分是唐人，却也有几个当地人，不分彼此地工作着。这样的一群，用自己的劳力找生活，有多么好哇！

“种田的。”这字眼的含义多么深远、真切。它把他们跟吴阿贵连结在一起了，使阿贵仿佛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觉得，自出洋以来，徐先生对他的帮助很大，他敬重他，信赖他，但却只有在这些汉子中间，他才感到无比的亲切。

这一天，是店里最忙的一天。大家一直工作到深夜，才略略把货物打点停当。第二天，更要忙着晒货，选货，客人看货、领货了。但阿贵心头却是轻松的，他结交了好几个朋友了。

这个时候，也是才副伯周慎修最忙的时候。他忙着核对各货单，进帐，忙着给各客户开货单，再进帐，又忙着给吧城、泗水各行郊(商号)写信，通知领到了货物、交涉

货质太劣或价钱太高，又向各地打听行情、办货，等等。李熙昌坐在一边交代这个，交代那个；才副伯则笔不停挥地写着、写着……

“替少华写一封信给他母亲。”头家最后说。

对啦，少华他们到南洋后还没有写信回唐山，唐山的亲人正在时刻盼望着呢！但珂埠两个星期才有一只船，提前写了也付运不出去。

“告诉他母亲说，少华已经平安到达珂埠了。他在海外的一切我自能替他安排，请他母亲不必挂念……”

熙昌又吩咐敏华：“去把阿贵哥叫来！”

阿贵在牛垅里正忙得不可开交，被匆匆叫到头家跟前，正不知什么事。

“你要写信给你母亲，就请才副伯给你写一封吧……”熙昌说着，就走开了。

“是呀！阿贵，你要写什么，我给你写……”才副伯眯着眼睛，从圆框眼镜的上端，慈祥地望着阿贵。

阿贵怔住了。他的心头涌出千头万绪，纠结在一起，怎样也理不清，分不开；咸酸苦辣搅在一块，正不知是什么滋味。如果要把这两个多月来的经历向亲人诉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但他又怎能把这些苦，告诉唐山的亲人，使她们多担心呢？因而，许久，又许久，阿贵只怔怔地站着……

但才副伯已铺好信笺，笔尖已拈好了墨，正在等着他。

终于，阿贵蠕蠕地开口了：

“才副伯：请你告诉、我母亲……我、我已经来到、南洋了……”他停顿许久，涨红着脸，内心在挣扎，嘴唇在蠕动。终于，他找到了那最合式、最佳妙的字眼，进全身

气力把它说出来：“……平安！”

啊，平安！这两个字凝结着吴阿贵以至所有华侨要告诉祖国亲人的千言万语！它也是唯一能够安慰祖国亲人的词句，这词句正掩盖着华侨不敢告诉祖国亲人的千苦万难！

才副伯这位经历过多少世事的老华侨，他完全能体会吴阿贵这时的心境。只见他似悲，似喜，眼角层层散发着慈祥的光辉，他不住地对阿贵点头，嘴里叨念着：

“对！平安，平安……”

于是他一手镇纸，一手提笔，迅疾地写着：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自违慈颜。倏已两月余矣。孺慕之私。无时或释。……

# 第五章

## 一

新教师徐群到学校也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个小小的垵埠，对于祖国的文化教育，可真是十分重视。这，本来也是海外各地华侨的优良传统之一，若详细讲述，内中真不知道有多少动人的事迹！说起垵埠的华侨，大家知道，多数是劳工、职员、小商人。他们都是自小出洋，在生活的千磨百炼中“熬”出来的，哪里还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有一个半个能在家乡读上一两年的私塾，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而大多数则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向懂的人请教，能记得住一两百个单字，看懂货单上的货名和价目就行了。约略读得懂商业信件的已经很了不起，而一字不识的就更多了。埠里头有一两个识字多的，埠里人就都很敬重他，许多人来请他看唐山信，回唐山信，还得送“人情”；而较大的店铺就请他去当才副了。

华侨的重视“读书识字”，并不是对任何书，任何文字，而只在于是中国书，中国字！这是他们对全体华侨，尤其是对下辈的深谋远虑：读中国书、识中国字，有了中国文化，才能怀念、记住唐山祖国，才是一个中国人。否则，就是“归番”了。在他们的认识中，这是一个最紧要的关键，是让不让自己的下一代还成为中国人的大问题。

然而，华侨的重视华校教育，从祖国聘请教师，却又

不单纯在于读中国书、识中国字，他们认为比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向祖国来的教师，学习中国传统的生活、风尚、习惯等等，使自己的子弟和后代永远成为一个中国人，不致被别族所同化。

但另一方面，华侨商人却又是讲实际的。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利益出发，他们所希望于学校教育的，只是把子弟培养成能把学来的“文墨”应用到业务上的人，而不是要培养出读死书的腐儒。因而，在华侨商人群里，也经常出现现象李熙昌、黄坤山他们那种主要在于能否赚钱的论调。然而，这种论调也并没有掩盖掉全埠华侨对祖国教育的重视。同时，持这种论调的有钱侨商，却正是华侨学校的实际出钱的支持者和董事。而办好“中华学校”，也正是全埠华侨委托给他们的职责……

而今，徐群的受聘到校，确乎是这小小的山埠的“华侨社会”一件少有的大事。这小山埠的华侨，彼此象家人那么经常见面，那么熟识，谁的家里来了一个外埠客人，大家都引起兴趣。何况是跟家家有关的学校教师，何况又是一位当时在国内也还不多的大学生！因而，在商场上，在咖啡馆里，在消闲的场所，在学生家庭里，到处在讲“徐先生”。而有关徐群的“新闻”，从他到校那一天便不断传开了。

俞校长从码头上把徐群带到学校后，让他安顿好行李，就在周会上把他介绍给全校同学了。徐群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拖着长袍上了台，台下哄地一下低声谈开了。加以魏家宝在里头捣鬼，夸张地描述徐群在码头上怎样怎样，学生们就吱吱喳喳得更起劲了。

使学生们觉得最碍眼的是徐群穿着长袍。海外没有人

穿长袍，只有妇女才穿旗袍，而且多数是江浙湖南一带的人，如俞校长她们。于是魏家宝说徐老师也是女的，旁边的同学都笑起来，再也无心听校长说些什么了。坏学生则另有他们的“打算”，彼此在传告：要对付这新教师也不难，打掉他的厚眼镜就行了。

女生们又有她们讲究的地方：徐群头发不梳，一络头发象马鬃披在额边，怪难看的，当时海外留头发的男性都已用发蜡梳好。穿胶鞋也不顺眼，华侨上“干刀”都穿皮鞋。徐群的衣服又皱得不象样子，海外一般人出门，衣服都过熨……

自此，徐群的生活习惯也成为低年级学生及女生们“侦察”的对象。上课前和放学后，总有一些学生远远地跟着徐老师，好奇地在观看他的动静。一有所获，便互相传告，回家后还一五一十地告诉家里人。于是连家庭中的老妇人，足不出户的大姐们都在谈论徐群的“事迹”。例如说，徐老师清晨不敢洗澡，只刷牙洗脸。或者说，徐老师洗澡不敢从头顶上淋下去，证据是，走出浴室时头发还是干干的；有的更发现重大的“秘密”：徐老师上厕所带草纸，不象华侨学当地习惯用水洗屁股，等等。父母们似也很赏识孩子们的这类观察，说他们聪敏。但随即用解释的轻松口气告诉孩子们，这是唐山人的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学生们说出了徐老师的“坏话”，例如说，校长给介绍时，徐老师什么话也不说，徐老师的打扮引起了学生们的取笑之类。家长也连忙给解释，说新老师才上岸，可能头晕，以及他的家境可能不大好，等等。他们尽可能给孩子们往好的方面解说，因为家长们希望这位老师能成为自己孩子的好

榜样。

夜晚，徐群宿舍的周围还有年幼的学生在对这位新教师“感兴趣”。这个小山埠，没有地方好玩，校园也就是学生们随时前来玩耍的地方。于是，徐群在校园纳凉，树后屋边还有学生探头探脑；徐群在屋里起坐，窗幔外也有学生们在看“影戏”。等到徐群听见吃吃的笑声跑出来叫唤他们，却连影子也没有一个了。

做了两天的“新奇”人物之后，第三天，课程表编排好，徐群便正式上课。他接替俞校长担任了六年级级任。

在学生们看来，这位徐老师对人们的反应也还算敏感。头一天上课，赫然换上一身夏威夷衬衣、西装裤，跟另一个男教员一样。全班学生以惊讶的眼光迎接他进到课堂上。按规行礼之后，徐老师却不站上讲台去，而是走到书桌中间来，逐个问学生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对学习有什么意见等等。一个说过了，还让别的补充。三个到码头欢迎他的学生代表都在这一班里。谭志明广东人，父亲当木匠；朱桃英福建人，父亲开小百货商店。问到魏家宝，他卖弄着不肯说，倒是别的同学替他说出来，才知是学校董事部主席的儿子。可徐群并不特别重视，也不特地问到他父亲些什么，只说声“很好”，就过去了。这未免使魏家宝感到怅然没有光彩。

第二堂课，魏家宝就找到“报复”的方法了。他回答徐群的问题，装得非常“规矩”，甚至很“拘谨”，却在答话里头，混上一句当地话，或一两个当地用语。等到徐群听不懂问他“什么？”时，他才装出偶然失口的样子，重说了一遍。这引得几个学生都嗤嗤地笑起来；而同情徐老师的好学生，如

谭志明他们，却又气得捺不住一肚子火。但一看徐老师，他却象浑然不觉似的，还是照样教他的书。

这之后，顽皮的学生发现捉弄徐群的办法，就是使用当地话。一个当地话字眼，就可以使同学们笑上半天。于是给徐群起绰号，找笑料，甚至骂他，都搬了出来；许多学生再也无心听课了。

越闹就越凶，前面在写黑板，后面在作戏。班长谭志明屡次告诫无效，终至愤激地站起来：

“徐老师：魏家宝上课不守秩序！”

这一来，全班屏息以待，要看徐群下一步棋怎么着。可徐老师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大家注意听课……”

于是谭志明失了锐气，魏家宝得意地向谭志明扮鬼脸。这事酝酿到放学，两个人就在操场上相见了，由争论直到差点动武，终于给众人拥到校长室去解决。但校长却只是连连摇头叹息。她当级任多少年，全班鸦雀无声，才移交给新教师，第一天就闹到这地步。她不能不对徐群再一次感到失望。

这事学生们回家就传开了。班里年纪最小，每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的邓英才回到家里，他父亲邓砚田就赶忙走过来问他：

“你们徐老师书教得怎么样？”

邓砚田是一个中医，到四十多岁才得到这么个儿子，人又生得聪明秀气，于是视为瑰宝，逢人就夸耀自己的儿子，并且说，如果“天假以年”，他一定要把儿子造就成器。因而，学校里的大小事，他都十分关注，每天向英才查问。学



校聘到祖国大学生，他比别人高兴十倍，每天谈呀，盼呀，终于把新教师盼到了。

今天听英才这么一描述，老夫妇俩相对无言，不知道他俩肚子里啥滋味儿……

第二天一早，“海南咖啡店”就在谈论这件事。山东货郎曹长鹏每早到这儿喝咖啡，他呷了一口咖啡，说：“看来这个大学生学问或许是有的，只是才出学校，还缺乏手腕，服不了这群小猴子。”

店主韩二哥随口说：“是不是新教师怕他是董事部主席的儿子，有钱有势，就装着看不见啦？……”韩二哥的插话，大半在引起座客热烈的谈论。

罗占魁屈起一脚在椅上，这时就狠狠地在大腿上一拍：“怕他怎的？要是我，就把那小子扭过来，捏断他的脖子！”

一个剪平头、麻脸的胖子接着说：“看来这位新教师是太软了。太软了怎么能教得好学生……”

同样的谈话也在埠里的“闲间”展开了。这闲间叫做“消闲社”，是埠里头闲人们的去处之一。里面有书报室，有成套的南曲乐器，但也有麻雀桌、鸦片榻；还有睡铺，供山顶下来、无处投宿的客商暂住。张亚枚没有家，也长期在后间寄住。

“……我看，这位新教师就是太软。从来学生是不打不成器的……”管理这闲间、无依无靠的老人天乞伯一面扫地，一面说。

一个满脸烟容的人，烟饱酒足，也很有兴致地说：“往日的私塾才严哪！罚学生，叫他头上顶着满满的一盆水，泼掉一滴就抽一鞭，教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是真才实学的。

可今天就不时兴这一套了……”

是的，到那个时候，华侨所要求于教师的，也还是一个“严”字。从早上读书到晚上，是“严”，也是好；关学、打罚学生，是“严”，也是好。如果是“明理”的家长，更应该配合教师重重地责罚自己的子弟才是。

“照我看，新教师倒是挺有学问的……”张亚枚根据他在码头上对徐群的印象这么说。

“教学生并不仅仅靠学问就够的。”一个早上才从山顶下来、寄住在这里的客商说：“能够教好大家的子弟，才是真本领……”

郑水源也把这事带到“福昌”店前的客人坐椅上，他是从儿子郑自立那儿听到的。

“……我看，新教师不敢体罚学生，怕控制不了那几个坏学生的。尤其是魏伯皋那个宝贝儿子，总要靠他父亲的势，欺侮新教师的。”

“就是 he 不想多使用体罚，也该摆一下教师的威严才对，总不能反而让学生捉弄过来的吧？”黄世镗说。

“就怕他只有学问，没有手腕……”郑水源又说。

“我看，是不会的。”李熙昌终于说出自己的看法，“听少华他们说，徐先生一路上做了好些事，我也跟他在船上相处了好几天，倒不象是没有把握的人。”

少华在一边听着，他很同意叔父这意见，只是不便插嘴。

“这也是的。徐先生才刚刚到，摸不着生熟。还得看他以后怎样再说……”郑水源他们取得一致的结论。

……

徐群呢，他并不知道侨胞们这样关心着学校里的大小事，也没有听到侨众在说他些什么。这两三天来的情况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正在努力掌握学校的具体情况，以便更好地承担起自己工作岗位上的职责。……

## 二

若论珂埠的创办“中华学校”，才是近十年的事。在这之前，珂埠只有一间私塾。私塾开设之前，全珂埠只有一位给富家教子弟的秀才。这事要追溯到古老的年代。

三十多年前，还是光绪年间，这珂埠出现了一家侨生富豪。这侨生在海外住上几代人了，到林显臣手里才“发达”起来。林显臣是经营淡巴菰（烟草）发大财的，店号叫“土库八打威”（土库是当地话华侨译音，即店铺）。而今店铺还在，就在“福昌”对面第三间，只是“家道”早已衰落多少年了。这林显臣一经发财，荷兰公班衙，“公班衙”原为古老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公司”一字的译音，但老华侨还一直用来称呼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政府。这公班衙就请他做官，做华人“甲必丹”，管理埠中华人事务。他身为侨生，做了荷兰人的官，却又很重视中国的教育、风尚。当日各埠的侨生富豪都是这样的。于是特地从唐山聘来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秀才，专教自己的子弟诵读四书五经。而且一切按故国的“礼度”办事，祭孔拜师，小学生们都穿长衫马褂，戴瓜皮帽。于是这“盛举”成为埠中多少年的“美谈”。这事，除了林家夸耀豪富、表示不忘故国外，似也因为林显臣觉得，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坚固自己的大家业。这位秀才名叫萧志卿，到今天还活着。

可他主要的受业，林显臣的长子林添福，在回唐山后不久，却逝世了。待到“甲必丹”去世，家道也渐渐衰落了。他的下辈一反“遗志”，全盘趋向欧化，一切学荷兰人的样。萧志卿也就离开他家。

当日的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民族教育政策”是这样的：华侨的子弟，不准进入专为荷童而设立的荷文学校，也不准进入为当地学童而设立的荷文学校。但却有个例外，如果那华童是华人玛腰（官名）、华人甲必丹之类的儿子的话。然而这类给荷兰人管理华人的官儿，一个埠头也没有一两个。而且要那荷校有余额才行。而又有例外的例外：要是有荷童中途要读书，例如由于荷兰行政人员调动的结果。那么，不管成绩的好坏、入学的先后，唯种族是问：那华人荷官的“公子”就要立即“滚出”校门去！这是使那些尚有“自尊心”的华人官儿到唐山聘请秀才教子侄读四书五经的原因之一；也是林显臣的最小儿子林添寿全盘接受荷化教育的有利条件。

萧志卿离开林家，看到当日华童都没有书读，就在外头设了一间私塾馆，馆址就在今天的“三保公庙”。前来读书的学子多到使萧志卿应付不了。萧志卿为人开明、正直，也全心全意在教好华侨子弟。那时正值“满清换民国”，萧志卿也很受新风气的影响，对着自己原来的名字，有“志”于成“卿”，很觉得不能表达他此时的心志，于是也顾不得跟他所教的古文“子卿足下……”的苏武老先生同名，毅然改为“萧子卿”。这个馆一直持续到十年前。

那时，海外各大埠的华侨纷纷创办“中华学校”，改用“官话”教国语、算术等课。为了顺应潮流，第一个提出在

珂埠创办中华学校的是当日珂埠的侨领、中华会馆主席卢仰山老先生。这人今天也还健在，只是已告老辞职了，他的令嗣卢健中则还是今天的校董。而第一个响应卢老先生的倡议的，就是萧子卿！他宁愿自己打破饭碗，为华侨子弟作长远的打算。这在当时曾经感动了许多人。在卢仰山和萧子卿的大力奔走下，侨众纷纷响应，建校董事部也成立了。

首先是校址问题。在三保公庙办新学实在不成体统，而且也有违当时“废除迷信”之旨，于是找到了今天这校址。建筑费就四出向侨众劝捐。不知是谁摸透了有钱的侨商的“心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谁独捐一间教室或礼堂的，就用他的名字给那教室或礼堂命名，要用他的尊翁甚至祖先的名字都可以。于是很快地校舍就建筑起来了。当日有个富商周永安捐了一间礼堂，至今礼堂还挂着一个匾额，写着“永安堂”三个字；教室则有的叫“阿狗室”，有的又叫“尖头室”，实在有伤大雅。只是这已成为陈迹，学生则只管叫它礼堂，或第几年级教室了。

其次是聘请教员。第一任校长兼教员兼校政的就是这位俞素秋先生，只差校役用上一名当地人。俞校长矢志不嫁，穿着举止就有点象男子，性格也坚强，办交涉她都干得来，倒也可以充当半个男子汉，董事部深庆得人。而她的一口湖南腔，当时不懂“官话”的华侨倒以为是“标准国语”，学生们就都学她那腔调了。

学校一经筹办就绪，萧子卿老秀才立即把私塾关闭，改行给一家店铺记帐、写信，混一口饭吃去了。

第一年只办到初小四年级。开学那天，埠中侨领自卢

仰山而下全体到齐，都穿上老式西装。有些老辈侨贤还坚持要拜“至圣先师”，一阵争执之后，还是新派得势。只在开学式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合拍了一张纪念照，这照片今天还挂在礼堂里。

学生一大部分是从私塾转来的。编进一年级的学生站起来有的比老师还高，古文早读得滚瓜烂熟，对这“小猫叫，小狗跑……”自不会有多大兴趣。但他们要学“官话”，学用阿拉伯数目字做加减题，学唱“度列咪”，也够新鲜的。女教师一人兼教四班。这班教懂了，就赶忙跑去教别一班了……

当时，华侨是极端尊敬教师的，不但教师的一举一动有人传述，也有人仿效。当教师有事出街，学生们老远看见，就得肃立在路旁，等到教师走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才继续走路。而私塾的传统又在学生们的心里作祟，逢年过节，佳肴络绎不绝地送到学校里来，使这位女教师拼命吃也吃不完。

头一年底，四年级生就算毕业了。毕业典礼是埠中少有的盛事，不但全埠侨领侨贤如数到齐，学校也张灯结彩，还请来一队洋吹助兴。而领到一张文凭的学生，连忙捧回家镶上玻璃框挂在厅堂正中。有个侨生还特地给他刚毕业的儿子开筵请客，在筵席上，这侨生还发挥卓见，说是科举制度废除了，以后小学毕业就是秀才，中学毕业就是举人老爷，而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及第状元公了。

头一年的学生都快成人了，而且十分景仰新学制，因而并没有给女教师带来多大的麻烦。第二年以后，补充上去的学生就越来年龄越小，一个人怎样应付得了四班？于

是性子一起，“体罚”、关学等尽用上了。“这教师顶严！”侨众这样评价她。严，也就是好。俞素秋就这样独当一面地干了好几年。

学生越来越多了。侨众和董事们也都认为有开办高小的必要，于是到大埠头加聘教师，甚至提议到唐山聘请。从大埠也曾聘到两位，一个跟校长合不来，一个嫌珂埠小地方，都走了。于是向唐山聘请教师之议越响，可商业不景气，限于经费，未能实现。

到去年，才由校长再聘到一位女教师。这女教师的丈夫是校长以前的同事，因积劳成疾，上一年去世了。他的太太是他以前的学生，也曾跟他一起教过书。为了安慰这位年轻丧偶的女教师，也为了给自己找个顺从的助手，而改换一下环境，对那女教师也有好处。经校长一议，董事部觉得这样的人选，比较能向校长“服小”，留得久些，也就同意了。一去信接洽，叶碧如就到珂埠来了。

叶碧如看来才三十左右岁，浙江人，人长得高高白白地，性子很文静。因才受过丧偶的打击，又是俞校长介绍她来的，便事事遵从俞校长的意见，默默地教她的书。

然而只多一位教师还是应付不了的。这时，卢仰山已经告老辞职了。国民党在海外正当得势，“党”要魏伯皋四出钻营，倒给他当上校董主席了。魏伯皋为了展示一下自己对学校的“建树”，提出加聘男教师，说学校里至少要有一个男教师，好应付对外事务。并且为了坚固自己的势力，推荐他从国内南来不久的侄儿魏国栋充任。

各董事对于加聘男教师都表赞同，问题在于人选。卢健中由于觉得魏国栋这人很有问题，认为聘请教师的事，属

于校长的职权，应该归校长聘请；但又有人顾虑到“独身主义”的女校长没有相识的男教师。于是魏伯皋表示，只要取得校长的同意，也等于是校长聘请的。其他的董事不置可否，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原来魏伯皋就是霸占了吴阿贵的田地的魏伯周的堂兄，国栋是伯皋的一个亲兄弟的儿子。这个亲兄弟在家乡是一个地痞，后来投靠军阀干杀人放火的勾当，早已死在乱枪底下了。魏国栋在家乡时，靠着魏老爹和魏伯周的财势，到上海等地鬼混了一个时候，名目上却是到上海念书。魏伯皋也知道国栋在上海干些什么，叫他回乡又不愿意，倒不如把他叫到海外来，就由伯皋当作儿子领他上了岸。到海外后的这些时，国栋还是无所事事，整天吃饱了饭唉叹没地方玩，伯皋早想替他安插一个位置。

俞校长是女人家，一向听从董事的话惯了。她认定董事就是自己的上司，办学校，董事的赞好比学生和家长的赞好重要得多。况且她也不知道魏国栋的底细，经这位董事部现任主席一吹嘘，把国栋说成上海什么学校毕业生，也就同意了。

魏国栋看来有二十六七岁，教师履历表上却填二十二岁。叫他教好学生功课，实在是奢望；但叫他打球，倒有两手，正好学校没有体育教师，就让他充任。不久，他又提出组织童子军，校长也同意了。于是他整天带着学生满山跑，尤其是喜欢“辅导”女学生；不参加都不行，要扣分数，要记大过。而他的“武术”也很在行，组织童子军不到一个月，就打瘸了一个姓丘的学生的腿；这姓丘的学生的父亲又是有钱的董事，立即赶到学校问罪，害得校长连连



赔不是。

魏国栋的不学无术、鲁莽、不正派传到侨众耳朵里，大家啧有烦言。卢健中几个董事私下里交换意见，觉得只有不惜经费到国内聘请一个能力强的教师来。这事在董事部会议上提出，丘联福因儿子吃过魏国栋的亏，立即赞成。这最有钱的董事一赞成，魏伯皋也不得不同意了。只是大家都在海外经商，怎能介绍得出国内教育人才？于是卢健中找校长想办法，而校长也出洋已久，跟国内的教育界已很隔膜。因而只有由她亲自到吧城去走一趟，请大城市的华侨教育界介绍了。校长到吧城找了许多关系，还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后来找到往日曾见过一面的徐长培，倒说出他有一个侄辈在国内，才刚大学毕业。校长来信征求董事部意见，听说是大学毕业，董事部立即表示同意；而徐群也就应聘到坤埠来了。

### 三

到学校两个星期以来，徐群渐渐熟悉了这间海外的华侨学校的一些情况。

学校的自然环境不坏。校舍尽是用木材建筑的，四边颇宽敞。看来原先是一片荒野，开辟后还留下一棵大榕树和一些不知名的高大热带树，一片阴凉。礼堂筑在正中，教室分开在两边，前面还留着很宽的空地，必要时教室可以再扩建两排，成个“同”字壳。教员宿舍在礼堂背后，已筑成的只有两个套间；有卧室也有吃饭休息的地方，是准备容纳教员的小小家庭的。在先，俞校长和叶碧如各据一间，

魏国栋在他叔父家住宿。而今得腾出一间给徐群，叶善如只好搬去跟校长同住了。

宿舍的旁边都有树木，地方很幽静；学校背后是一大片球场，早晚要散步、运动也很方便。屋里摆设虽然简单朴素，但在他一个穷学生看来，是够安适了。至于饭食，由于校长她们只吃惯中国菜，就由一个住在附近的学生家庭包理，三餐送到学校来。洗衣和打扫，另有一个当地女佣人，也就是校役的妻子，他俩住在一间工人房里。

徐群觉得，华侨学生有个特点：大多数性格上都比较率，教师叫他们做的事都乐意听从，这可能跟生活环境和跟当地人接近有关。由于学校才开办这些年，华侨学生入学又较迟，因而年龄也比较国内学生大一些。但理解力也就高一些，学习程度也不算低，又有不少勤奋用功的学生。在学生里头，引起徐群注意的有几个。

谭志明带着一副广东籍铁工、木工所特有的性格：沉静，肯干，成绩也不错。在班里，他起着带头的作用。谭志明也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十七岁了；他的处事，也处处显得象一个大人了。他的父亲谭炳，哥哥谭志刚，都在干木匠活。他们一家住在郊区的茅棚里。志明之能够上学，可以说是学校当局尽量照顾贫苦华侨子弟的优良传统的结果：不收学费，当他成绩优异时，还给予奖学金。志明自入学以来，即受到学校的重视，在学生的活动方面，在协助学校的事务方面，他都是最先被提名的人物。

朱桃英也是校里的活动分子之一，而当时女生参加活动的还不多。她的父亲朱云彬是埠里头一个颇有声望的人物，他的小百货商店已开上二三十年了。后来由于生意上

发生问题，只好让桃英的姐姐梅英嫁给吧城富商去了。于是他对桃英也特别宠爱，对桃英的参加学校活动也比较放任。而朱桃英又长得结实，活泼，尤其喜欢文娱活动，校中和埠里的什么庆祝会都少不了她。而这个好动的女生，一经上了徐群的课，也改变了先前要捉弄这位乡土气很重的新教师的“坏主意”，而崇敬起他来了。

还有邓英才，他全班最小，还不到十四岁，身材也小巧，却聪明伶俐，样样功课分数都很高。周慎修老才副的儿子周子俊，一个俊秀有风度的少年，成绩也不错，只是文弱些。而李敏华等，也是接近徐群的学生。

至于校里的三位同事呢？俞校长带着独身妇女的冷淡和孤僻。在她的心坎里，从来不曾掀起过轻松欢乐的感情的波澜，只有冰冷的命令和沉重的工作。她是一校之长，她的意见大家只有执行的份儿，没有商榷的余地。如果不照她的意志行事，她会当面指责说：“这学校是我向董事部负责的！”她全心全意遵照董事部的意见办校，别方面的意见她都可以充耳不闻。而目前抬着董事部招牌、处处以自己的喜恶干预校政的，就是魏伯皋一个人。她仿佛只是一名商店的经理，处处体现着头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位以教好全埠华侨子弟为自己光荣使命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她对自己的工作成绩非常自满，经常提到当日自己一个人怎样管教四个班，认为别人这时是“坐享其成”。至于她的“教学法”，依然是打骂的老一套。仿佛一位多子的母亲，当大儿吵小儿哭的时候，她就使起性子大骂大打一通，把混乱的局面镇压下去。久而久之，就觉得带孩子只有这个唯一的好办法，早忘掉她当初做母亲时的美好憧憬了。而且，她

有着好猜疑的性格，又有对于保卫这自己打下来的天下的过分敏感，看到一点什么，听到一句什么，都会引起她的猜疑和提防。因而，跟她很难谈改革，也难赤心相向。

叶碧如呢，看来她有把学生教好、为华侨的教育事业献出一份力量的愿望，也有改变那套陈旧的教学办法的理想。只是她仿佛一个依人过活的孤女，只有看着“寄主”的颜色行事，而把自己的美好的理想深藏在内心的最底层了。她那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经常带着顺从的、淡淡忧苦的，和怯懦的神色。当徐群和校长谈到教学办法的改进时，徐群的一两句大胆的建议，都引起叶碧如那眼神的一跳，犹似惊鸿的一瞥，反映她内心深处一阵颤动，但随即又为那怯懦忧苦的神色所掩蔽。当她初到学校时，也曾偷偷向校长提出改进的建议，但立即遭到校长坚决的反对，和长久地以冷漠对待，有如严重地跨越了校长的职权和损害了校长的尊严似的，叶碧如也就不敢再提了。

至于魏国栋，他有的只是一身牛般的“劲”，说话时眼球和颈上的大青筋都突出来。这种人，一眼就能把他看个清清楚楚，他的脑里、胴体里仿佛都是密密实地，没有空隙，不能翻动，也打不透似的。他这人还有个“特色”，就是开口“三民主义”，闭口“党国”……

在徐群上课的头一天，魏国栋就给他出了“考题”。那时徐群刚踏进办公室，校长忙给他们介绍。在握手客套之后，魏国栋就想一“杀威棒”打垮对方。

“听说徐老师是大学毕业生？”魏国栋冷冷地问。

徐群随口回答：“大学倒曾读过，但还不算就毕业……”

“徐老师既然是大学生，对‘党国’的政治一定很有研究。

试问，孙国父要在什么地方开辟南方大港和北方大港？”

徐群愕然。俞校长忧心忡忡地看着魏国栋，又看看徐群。叶碧如则满腔鄙视气愤地瞥了魏国栋一眼，就把头低下去了。

“这个，魏老师一定比我更知道。”徐群觉得这人浅薄、庸俗得岂有此理。

魏国栋自己也感觉到这是刚才从小学常识课本上看到的题目，用它“考”大学生实在不够“高明”，于是随即改换另一课题：

“那么，咱们蒋委员长最近对于清党防共，有什么重要指示？”

徐群强捺住性子，轻蔑地说：“这些事我一向不曾留意！”

魏国栋如获至宝，洋洋得意，随即把脸转向俞校长：“嘿嘿，徐老师是大学生，对党国这样的大事都不注意，那真是太……”他本来要说太幼稚无知了，但终于手下留情地改为“太说不过去了！”

徐群不再回答，眼神里带着轻蔑的冷淡。俞校长皱着眉头，谁也不看。叶碧如充满同情地用眼角看了徐群一眼，就默默地改起卷子来。

自此，魏国栋处处向徐群挑战，因为他的“哲学”是：两雄不并立。

在同一段时间里，徐群在教学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

上课时，每遇上课文太沉闷，学生们的注意力逐渐松弛了，徐群立即从课文伸引到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上面去。学生们这一下又活跃起来了，有发问，也有笑声，一堂课

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下课后还兴趣浓郁地谈论着刚才的问题。于是，学生们学习的兴趣提高了，逢到徐老师的课，大家都先高兴地叫跳起来。下课了，学生们到操场玩，徐老师也到操场来，并没有枯坐在办公室里。放学后，学生打球，徐老师也打球。学校里大扫除，徐老师也下手，干得挺欢，也做得挺好，大家欢笑成一团。于是，学生们渐渐忘掉了他是会打人骂人的老师。

星期天和晚上，徐群叫学生们尽管到他宿舍玩。开初，大家怕校长，不敢去；徐老师却给他们任务做，约好到他宿舍。一经有人来过，大家就陆续跟着来。于是，他的宿舍里就成为学生们聚会的场所了。

一旦跟学生们接触多了，徐群捉摸到学生的需要，于是作了一些改进。

在先，流水帐似的，今天教的课文明天背诵，背过的由老师在书眉上签名；至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则没人过问了。背不出的就罚站，打手心，关学。于是，教师的签名，就是家长查验子弟成绩的“通行证”；而学生给关学了，也就是成绩低劣的铁证。家长、学生、校长、教师，四方面都“上下两清”。在家长看来，俞校长办学的成绩斐然。徐群减少了背诵的次数，让学生多对课文发言讨论，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欢迎。他们从每天沉重的负荷中给解救出来，让思路在辽阔的空中驰骋，理解力也迅速提高了。于是大家交换感想：“这教师好！”

徐群受学生欢迎的另一个改进是讲解时事。正课教完后，提出问题，让学生们回家去想，以至跟同学或家里人交换意见：“我们中国为什么弱？”“荷印政府怎样压迫华侨？”

次日提上来的答案有一大堆：从“中国人不能团结”直到最近的“清党”都提到了。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徐群又讲述了他在国内的见闻作补充，学生们象突然睁开了眼睛，明白了许多事，认清了许多道理。这是以前的教师所不懂和不敢说的。这种讨论每每直谈到群情激动，满腔义愤，许多学生眼里噙着热泪，放学了还不想离开教室……

徐群还个别跟学生们倾谈，解答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例如求学问题，从业问题，甚至当日的华侨学生都不敢提的问题：恋爱问题。

从此，在学生们的学校生活中，滋生了一股活跃的、学习兴趣浓重的气氛，不似先前那么呆板和沉闷了。

在经过了多时的观察之后，叶碧如的心突破了对校长等方面的种种顾忌，渐渐活动起来了。她满怀羞怯，也十分客气地向徐群请教：他是怎样取得这些成绩的？在教学上应该怎样改进？徐群把他到校后的观察所得和作了一些试验性的改进，详尽地讲给她听。叶碧如脸上呈露着微笑，睁着清澈的眼睛倾听着，象一只才钻出窟窿，看到这新奇世界的小兔子。徐群请她提供意见，她连忙解释：说自己学识和教学经验都很低，很差，“什么也不懂！”于是又十分客气地告辞，才带着得来的“收获”，和自己不敢说出口的意见揉和在一起，回宿舍细细琢磨去了。徐群望着她离去的身影，突然感到，在这间学校里，也有一颗高尚纯洁的心，愿为华侨教育作出贡献。象看到一颗晶莹的星，他的眼前陡然一亮。

叶碧如在偷偷搞“试验”。她又怕校长知道，又怕见笑于徐群。只是，她不时找徐群谈，提出各种问题向徐群请教，

而后把“收获”象鸟儿衔着一株草似的带回自己的窝里去。

但叶老师的“秘密”终于大家都知道了。她教的低年级学生泄漏了这“秘密”，她的经常与徐老师交谈大家也都看到了。在学校里所有的人的心目中，把他们两人当作“同一战线”了。

于是，一大堆纠结在一起的问题随之发生了。

在俞校长方面，对于徐群的擅自改革，心中早存着极大的不满。这学校是她一手创办的，教学办法是她多年的教学经验取得的；她是一校之长，她要向董事部负责，而徐群不过是刚到校几天的新教员，便贸然改革旧制，实在狂妄和目无尊长。徐群对于他的改变教学上的办法，和改变后取得的成果，虽然也经常跟她谈起，可事前没有先征求她的同意，事后也没有经过她认可，这实在有损于她的“面子”。同时，徐群的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拥护，也削弱了她校长的“地位”，这简直是“哗众取宠”。而徐群的跟学生们搞在一起，也影响了学校教师的“尊严”，以后教师的话学生都不听，学校怎么维持？何况，背过的课文，徐群也不签名，学习的成绩无法使学生的家长一目了然；有的家长倒以为是自己的子弟退步了，连学生自身也弄得有口难辩。而最严重的是，徐群向学生们讲述爱国的道理，又大谈他在国内的所见所闻，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旦传开去，让“党部”的那些大人物知道了，她做校长的怎么交代？董事部不责怪她才怪哩！而这事，在当地政府方面，也是不容许的，不仅是徐群本人，连她校长以及整个学校，都会受到牵连。更何况徐群明目张胆地要学生讨论“荷印政府怎样压迫华



侨？”那简直准备让整个学校给封闭，而大家都坐牢了。

同时，俞校长也开始对叶碧如不满。她认为，叶碧如是她一手引荐的，照理应该是她的亲信，而今竟“背叛”了她，实在使她痛心。同时，她又以独身女子特有的、对男女关系的敏感来猜疑碧如。碧如离开她到那边宿舍谈话，她就浑身不舒服，在她的耳朵里，仿佛听见一阵阵吃吃的笑声，其实什么也没有。有一次她真忍不住了，站了起来，想到窗口去窥个究竟，踌躇了好一阵，终于自尊心战胜，她又颓然坐倒在椅子上。徐群到这边来跟她们两人研究问题，她也不热心，总想看出两个人脸上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她又曾经给叶碧如一些“暗示”：“徐老师在履历表上填的才只二十七岁哩……”“徐老师对低年级的教学问题也挺关心的！”等等。但俞校长并不承认自己感情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是一校之长，什么事她都有权知道，都要负责，因而更觉得这也是她分内的“职务”。

魏国栋就更不必说了。他第一天就把徐群认定为敌手：徐群的一切作为，无论大小好坏，他都要反对到底！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都不如徐群，更加强了他这种敌视的态度。而学生的大多数敬重徐群，也使他索然无味。于是，徐群的改变教学办法，他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大有摩拳擦掌之势。在校长面前，他便大事兴风作浪了。而一些成绩差、品行劣的学生，也受了他的怂恿，说那些跟徐群接近的学生得到徐群的特别帮助，暗示考题，或多给分数，作为拥护他的交换条件，于是也引起他们对徐群的不满。更进一步，他还在魏伯皋面前搬弄是非，更惹起了这“党要”对徐群的猜忌。

而另一方面，朱桃英的“走徐群路线”和徐群对她的推重，也是横在魏国栋心头的大事。魏国栋对这位他心目中的“校花”朱桃英表示“好感”，是从他进学校后看到桃英的文艺表演开始的。他利用教习童子军的机会下功夫：教打绳子，他要手挨手地亲自教桃英；打旗语，他要桃英跟他爬到最高处；带队的是桃英，而受夸奖的也是桃英。但桃英却给他一百个不理睬。在魏国栋的心目中，这笔债今天也应该一并记到徐群帐上去。

董事部新主席魏伯皋呢？聘请徐群本来是他的侄儿教学无能所引起的，当时提出再聘请教师的并不是他。今天，这教师到校许久了，却不曾来拜访这位董事部主席；就是通过他侄儿、儿子问候一声都没有，连问到魏家宝是谁的儿子时都不曾使他重视。而今又专跟魏国栋作对，还把魏家宝的分数打得很低，有几次甚至不及格；而校长当级任时就不同了。又有一次，新教师还在魏家宝的作文簿上批着：“程度太差，又不用功，请贵家长注意！”“我董事部主席还要你这小子来‘教训’吗？”早已一肚子火。于是，他脑壳里一转：“他不来，我找他去！”便大模大样地到学校“视察”，吓得校长赶忙跟在屁股后，带他到各教室查看。并且怒气着力地给徐群介绍：

“这位，是学校董事部主席，魏伯皋先生！”

说完，校长瞪着眼睛看着徐群，急得掌心都一把汗，如果能代徐群说话，俞校长愿意把最恭维的话都说出来。可徐群却只象对待一般参观者那样，恳挚而不奉承。这，在魏伯皋和俞校长都是不快的，连坐在课室里的魏家宝也由开初的无上傲慢变为满腹气愤。魏伯皋真想提出最尖锐的

问题来泄泄气，思索了半晌，终于给他抓到了：

“班里有没有上‘党义’课？”他把眼光投向徐群。

“校里的课程都由校长先生安排，请您问校长先生。”徐群泰然地回答。

两个人摸着鼻子走了。但魏伯皋肚里却在盘算：这人倨傲不驯，不事修饰，又戴眼镜，“看来不是好东西！”他在国内家乡也曾跟知识青年打过交道，“经验”丰富。因而，他在盘算着、盘算着，但愿能为“党国”再获得一次效忠的机会……

等到魏国栋、家宝在他面前一搬弄，魏伯皋简直暴跳如雷了。

学生方面，最不满意徐群的自然还是魏家宝。但他除了向他父亲学舌之外，只能在他堂兄的支使下，弄一些小花样捣蛋而已。然而坏学生到底不多，他们敌不过众多的爱戴徐老师的学生。要魏家宝指出徐群教学上的缺点，又是他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于是，他把打击的对象转到女教师叶碧如身上，专从她与徐群的“关系”下手。

一天，叶碧如走进低年级教室上课，赫然看见黑板上一排字：

徐 群  
叶碧如 两位老师结婚志喜

碧如怔住了。这，低年级学生是写不出来的，看字迹，也大体上知道是谁。她没有向自己班的学生查问追究，就用黑板刷擦掉了。而她所教导爱护的低年级学生，也没有给她更多的难堪。但这打击，对这位失去侣伴的年轻女教

师却是沉重的。她回到宿舍后，有些落魄失魂的样子，她必须把那书写的人，以至他的同伙，直到全校全埠的谣传都估计在内。因而，当天晚上，她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第二天，又有一个她班里最可爱的小女孩带着一张纸条跑来问她：

“老师：这两个什么字？”

她接过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再醮”！

叶碧如并没有追问是谁叫她问的，她只轻轻地抚摩着小女孩的头，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不懂得……”但两眼盈盈，泪水快要夺眶而出了！

自此，这位还不够坚强的女教师失去了大半的锐气，她不敢再跟徐群太接近。对改进教学法的热情也冷淡得多了。徐群不知底细，以为是她没能及时做出成绩而松弛下来了，因而仍继续找她谈，并多方鼓励她……

这些事，是在继后的几个星期里面陆续发生的。

## 四

一天晚上，徐群改完了课卷，觉得有些累了，就走到球场上散步。刚踏出宿舍，才注意到一地月光；一抬头，一轮明月正掠过一片薄纱般的浮云。四周很静，草丛里到处是热带昆虫的唧唧声，越听就越响，也更衬托出夜的寂静来。徐群兴奋地挥动几下手臂，深深吸进几口沁凉的夜气，加快脚步地来回踱着，附近的虫声也随着他的脚步突然止住，又随着他的走开而重新高歌……

“来到海外两个月啦！”徐群抬头看一看月亮，对自己说。

这两个月来的种种经历感受，一个接一个涌上他心头，他把它们细细咀嚼着、体味着……这时，他的心境很开朗，没有一丝黯晦的情绪。他觉得，他选择出洋的道路并没有错。华侨学生也没有使他失望。他的工作才是一个开端，就显出一点微小的成绩来了。这使他的心兴奋地跃动着。他愿意教好他们，花最大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认识。他也重新评估自己的行动，觉得并没有做错的地方。他下定决心必须继续为华侨教育事业干下去，把进步的种子种植在海外。……

越想，他的脚步跨得越高远、快速。他很想把自己所取得的结论向一个最亲近的人倾吐，让对方倾听，也让对方提意见，即使对方把自己的论点完全否定了，他也是高兴的。然而，不但眼前没有这个人，他在海外接触的人里边，也还没有这个人。他想到徐长培，到垆埠后，还没有写信给他。接着，国内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的音容笑貌突然在他脑里出现：高瘦带病、但却象钢一般坚强的柯志雄，结实活泼，梳着两条粗短辫子的姚华，还有老彭、小宋他们……

他于是大步回到宿舍，抽出信笺，用批改课卷的钢笔杆，蘸上蓝墨水，沙沙地写着。在他给柯志雄的信里，有着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海外华侨都是热爱祖国文化教育的。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能够接受好的、新的事物。虽然，在工作上，总不免要碰上阻力和困难。但这在事物的发展规律上，是一定免不了的。目前才刚发现矛盾，预料以后还会继续发展、深化。但我深信，华侨教育事业还是大有可为的。我有把握做好我分内应做的工作。……”

徐群继续写着、写着，夜已经很深了。

## 第 六 章

### 一

让我们先描述一下这小山埠“珂达·班岱”的粗略轮廓。

珂埠，要算这条临海的“中国人大街”最热闹了。“福昌”号在它的西段，它的西端就是码头；“中华学校”则在东端尽头。

福昌号这一段集中着许多古老的店铺，大多是土产郊（行）和咸鱼干郊。它们收购当地的产品，如椰干、胡椒、藤条、木材之类，输往爪哇岛各大城市，一部分上等货再由洋行转输到欧美各国；同时，这些店铺也从大埠头运进本埠各种必需品，如布匹、碗盘、铁器、药材等等，并且转销到山区穷乡僻壤去。因而，这儿是全埠的商业中心。

全街首屈一指的要推丘联福的“联盛英哥”了，它在爪哇岛的泗水、三宝垄都有分行。店名不用“公司”，而要按照英荷文“……公司”的语音译成“英哥”，真是洋派头十足，在众“唐山伯”商人中间，就显得很“不凡”。此外如“协和号”“庆和发”等等，也是大行郊。福昌只是后起之辈，顶了别人的老铺，资力有限，经营重点放在本埠，偶尔看中好时机才寄一两批土产到大埠去，跟那些经常搜购土产寄外水（埠）的大行郊是无法抗衡的。

在这大街上，跟福昌比较接近的有两三家。一家是隔邻的“新潮丰栈”，专门收购咸鱼干寄往大城市，店东潮州人

洪德财近年来经常在大埠头活动，剩下他的“家长”黄世撰叔还经常到福昌聊天。另一家是斜对面的老字号“土库八打威”，林显臣的次子林添禄跟李熙昌也很有交情。此外就是跟熙昌一样开小土产郊的黄坤山了，只是他是新铺，在离这旧铺区远些的东端。

这条“中国人大街”好象是从这中心区逐渐向两端扩建开去的，两端的店铺就比较混杂。往东走，有朱桃英的父亲朱云彬的小百货商店，黄文样的哥哥黄文福的“鑫记”杂货铺，又有邓英才的父亲邓砚田的中药铺。西头则是韩二哥的“海南咖啡店”；一家华人理发师的“高等理发室”，一家门前挂着齿槽的招牌的湖北籍镶牙店，以及拳师罗占魁的“三代祖传，专医接骨”的膏药铺，等等。

至于冯石坚的父亲冯侃的“广珍”菜馆，须从大街转弯，在靠近“巴刹”菜市的横街上，那儿另有街名。谭志明一家的木作铺就更远了，在郊区，要拐两三条路才到达这华人大街。

大街上那间相当宽敞，刷白的木板平屋是“中华会馆”，它离开“中华学校”不远，是珂埠华侨的最高组织。附近还有一间供闲人玩乐的“消闲社”，和一间国民党党部。

“中华学校”则在这街的尽头，当日那儿还是一片荒地。

这条珂埠的“唐人街”，当地人都叫它“北支那安”，意即支那人聚居之处。荷印各埠都有这街名，就是阿拉伯人聚居处也有其专名。但正式的街名却是那块竖在街口的荷文街名：“秦那斯·霍夫·史特勒”（中国人大街）。

然而这条街也并非清一色的中国人。其中有一家专卖布料的印度商，店主络腮胡子，戴着一顶橄榄形的头巾帽

子，他见人走过就连声招徕，几乎要把路人都拉进去选购衣料。又有一家阿拉伯人的店铺，专卖当地峇泽(花裙)，地上铺着竹席，整天甘文烟气味浓郁，墙壁都熏得乌黑，店主老是盘膝坐在席上，象木头人。还有一间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兼卖些日本便宜货，窗櫺嵌着大玻璃，颇有些“洋”味。此外也有两三家当地人开的小店铺，有的卖当地手工艺品，如藤席之类，有的则经营钻石……

从“唐人街”转过码头那一边，便是荷兰人政府机关区了：县政府、警察局、税务局、法庭……直到银行、洋行、船务公司，全设在那儿。那儿虽然也是木板屋子，可刨得细，接得密，有的还雕花，板壁都刷上石灰，屋前留有庭院，种上树木，显得宽敞整齐。

荷兰官员及各洋行西人的住宅区也在这一带。一幢幢的荷兰式房子，隐藏在树荫丛里，面向着辽阔的海；虽然也是木材建筑的，却被大海和绿荫陪衬得那么幽静、雅洁、舒适。在这儿，还设有只准西人参加的、豪华的俱乐部和海滨游泳场……

至于没有店铺的华侨以至当地居民，则聚居在荷兰区以外，“中国人大街”背后各横街、小巷，直到郊区乡村等处，那里尽是板寮和茅屋。他们是华侨中的绝大多数。

再说我们这条“中国人大街”。那些挤在这条街的侨商似正代表着福建、广东以至各县区的“成功者”。南洋各地的侨商似多少都有这种习惯，喜欢在他们的招牌上标示着他们的籍贯，福建人就用“福”字当头：“福昌”“福兴栈”“福全盛”……广东人则又是“广珍”“广和隆”“广泰行”……这也见得出人头地的并不多，不但可以耀祖光宗，而且可



以耀县耀省了。范围小些的，潮州人就又用“潮”，如“新潮丰栈”；泉州人用“泉”，“泉源”“泉发”；永春人用“永”，“永隆”“永记”；余类推。而这，也可以显示店东的“类别”。在当日，商业关系大抵以同“性质”者为限，福建人跟广东人“交关”联络的绝少，闽南人跟福清人互相“光顾”的也并不多，主要似在于语言和交往范围的关系。而某一种行业，如土产、布疋(类)、咸鱼干等等，也大抵由“同一色人”包办，“别色人”是不容易插脚的。

当日之看待招牌，极其隆重神圣。大店铺的招牌，要特地到新加坡订制。挥毫者应该是福寿双全、名气很响的人物；店名和落款都凹刻，黑底金字，还用小狮子之类镇着，衬上红绫，才择吉张挂的。有的更配上“零件”：八卦牌，虎头牌，小镜子，或者“泰山石敢当”之类，一并挂在大门前。有沾惹了对方的招牌，或打破了对方的玻璃框子的，就要结成世仇。而所选店号，更不外兴、昌、盛、隆、泰、丰，等等一二十个“好字眼”，翻来转去地用上。在珂埠，“海南咖啡店”的闲人们就曾经把全埠的招牌品评一通，首推“广珍”两字选得好，又标出籍贯，又切合本行的“广珍罗列”之意；而“鑫记”聚上三个“金”，也使商人们称许。若生意倒闭了再爬上来，或者顶上了别人的旧字号，为了表示“重新作人”或划清彼此，则多数在原店名前加上一个“新”字，如“新潮丰栈”。

在这年代，珂埠华侨商业街还是一片浓郁的祖国气氛，有似唐山的一个小市镇。店铺是一色的旧连柜，排板门，货物摆在靠壁的木架上，挂在帘前，直到把一筐筐一包包堆到门外来，显得杂乱拥挤；而其中以唐山货最惹眼，从碗

篾直到各种干料、海味都是。街上来往的多是唐装或只穿内衣裤的侨商，用中国南方方言在大声交谈着，间或插一两句当地话。所用的文字也是汉文，招牌春联而外，有新到的货色，或者有需要传告大家的事，就用红纸写上汉字，贴在门框边或者插在货物上，这也就是当日的广告了。

街旁劳苦大众里头，也有不少中国人。那个敲着笃笃的空木铎、推着车子卖面食的就是华侨老汉，那个挑着一担青菜从市外到这儿售卖的就是华侨菜农，沿街兜卖自己磨制的豆腐的有中年华妇，坐在街边给人家补鞋子的有华侨老皮匠，在街边卖香烟的是华童，摆番薯汤档的是老华妇，甚至乞丐都有中国人……

生活，重重地压迫着全珂埠的居民，殖民者层层地搜刮盘剥，“不景气”又周期性地侵袭，使这条“唐人街”呈现着一片灰暗、破旧、杂乱、纷忙的景象。为了节省，一块木板不是烂到完全不能用是不肯丢掉的，几十年剥落熏黑的店面非逢上大喜事是不会轻易粉刷上漆的。一间不大的屋宇，又当店铺，又当家眷住宅，职员宿舍，货仓，工场……直到要闪躲转身都没地方！至于工作时间，从天亮到深夜，星期天也从来不休息。华商们自己作着解释：“放礼拜天是官厅洋人的事，并非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的，只有一年一度的阴历元旦，华侨店铺才一律关店，而且要关到初五过后。只有这时，“中国人大街”才顿呈一片喜气！

在这个时候，珂埠已经有了电灯了，自来水也正在敷设。但这并不是殖民政府的“德政”，而是得到山区美、荷合资的煤矿工场的“余荫”。这矿场为了自身的需要，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电力厂，顺带也把电流供应到这煤炭出口岸的珂

埠来，主要是供给驻在珂埠的该公司洋人高级人员和他们的家庭的，同时也供应荷印政府机关和整个洋人住宅区的需要。电杆也架设过这条“中国人大街”，稀疏的几盏街灯并不能照亮街道。中国人店铺要安装也可以，只是收费奇昂，绝大多数华侨宁愿在煤油灯下干活。入夜，这条大街依然处处显得昏沉沉。……

珂埠的华侨，就这样坚苦地工作着，进行着他们的“华侨社会”生活。

在这个“社会”里，华侨有他们独特的品德标准和生活守则。他们用这广泛地衡量着华商与华商之间、头家与伙计之间、侨胞与侨胞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为每个侨民行为的评价。这些美德是：热爱祖国家乡，团结互助，勤劳俭朴，遵守信用……

于是，象别地的华侨一样，全珂埠直到全荷属东印度的华侨有了一致的生活目标、习惯、风尚……他们每年把大量的侨汇寄回祖国。他们有足够的蓄积时就回乡省亲。他们在海外隆重地纪念着每一个民族节日。他们终身奉行着祖国的风尚习惯。他们念念不忘于祖国的风光、物产、气候等等，回忆着在家乡时的生活经历。他们向下一辈讲述祖国家乡种种事迹。他们资助祖国家乡每一件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和建设。他们在海外发展祖国的文化教育。……

同时，他们提供新来的华侨在海外生活的立足点。他们让患难的侨胞免费食宿，供给亲戚、同乡，甚至同侨以一定的帮助。他们用赊货的办法让诚实的职员、亲近的人建立新的商业据点……不然，在荷殖重重统制压迫下，只身来到异域的新客们怎么生活得下去？怎么建立今天这么

广大欣荣的华侨社会？

自然，已有经济基础的侨胞这些行为也是带着私人的目的的，但他们也遵奉当日“华侨社会”的道德准则：“中国人应帮中国人”等等。这些道德准则和华侨自身的生活美德正是用以抗拒殖民统治者的、以至一切外来的道德标准。他们也用这些美德合力抗拒着外来的压迫！

荷兰殖民者耻笑华侨：“你们都是穷得带着一条麻袋，从唐山逃出来的；然后用它（麻袋）到南洋的监光（亦作甘光，星马作甘榜，即平民区或乡村）里收买废铜烂铁玻璃缸起家的！”

不错，我们穷，但我们还“带”着一双勤劳的手，“带”着一身俭朴和不怕艰苦的精神，“带”着诚实和友善的美德！但我们却没有带着你们那样的舰队和大炮！也没有用它们来屠杀别族，和进行掳掠搜刮，并进行残酷的统治！

我们华侨就用团结互助的美德，在世界各地聚居而形成“唐人街”。垆埠自然也没有例外。虽然，华侨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对立、矛盾、斗争、冲突、分化、腐败、堕落……但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们团结成一道洪流，正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前进！……

## 二

就这样，我们的熟人吴阿贵和李少华在垆埠的“华侨社会”生活了两个多月了。

他们已经渐渐学会了华侨的生活习惯：清晨一醒来，天才蒙蒙亮，爬下床，尽管脚步还有点踉跄，自自然然会把

浴巾往肩上一甩，向浴室走去。往头顶上连续淋了几勺冷水之后，脑子才真正清醒过来；听见沙沙的水声落在海面上，心坎里也分外舒畅。要是没上“这一课”，整天象睡眠不足那么昏沉沉，浑身没有劲。

当地话他们也听得懂几成了，尤其是生活上、买卖上的简单对话。学外语靠观察对方的表情、动作和当时的情景，就容易猜出对方的话意，掌握那言语。年轻人记性好，不怕羞。敢说，少华进步就快得多了。但尽管少年舌头灵，语音还是发不准。菜市叫“巴沙尔”，他们也象一般新客，说成“巴刹”。那尾音“尔”，尤其是“颤舌音”，在说惯中国话的人的确是一个“死症”。语法也成问题，例如复合词“绿豆”，当地话应该说成“豆——绿”（豆——绿的），衣橱也要说成“橱——衣”，如果象中国话转过来，也象中国话倒转过去一样使人莫名其妙。“为什么恰恰跟咱们中国话相反呢？”少华曾因此苦恼。但回答的人却说：“这本来是‘番话’嘛！”

业务知识呢？从带领他们的捷华的评价，是“还不错”。李熙昌说出一种货物的名称，无论用中国话、当地话，阿贵少华都能明白那是什么，做什么用的，堆放在哪儿，存货有多少……什么样的货物应该拣，应该晒，心里都已经有个底子了。“阿贵：抬一包咖啡粒到店前来！”“阿贵：那些花生要再筛一次！”在这些命令中，就有着这样的内在含义：店前零卖的只用次等货，过选的是为了寄外水等等，这些是不用再提的了。自己看出问题的，还可以向头家或捷华提意见：“这些梘棒枳（枳：果核）该晒一晒了……”对方点头称是，也见得自己的能力提高了。至于工作，更不必人家再交代，每天醒来，一件接一件地赶下去，到晚上上床

才放开手。

华侨店铺的情况，也粗略摸到了一个底。什么是土产郊、九八行。怎样收购土产，怎样寄到外水。附近有几个山埠，各出产些什么。福昌的几个常客，如清泉叔他们，人面也渐渐熟起来了。外水的埠名，泗水、三宝垄、棉兰……也渐渐说上了口。今天，才知道南洋究竟有多大，华侨在海外的情况是怎样的。离开唐山前自己的想法，实在太无知可笑了……

同事们的性格也渐渐摸熟了。

长庚叔，这个被吆喝惯了的人，自身的脾气早已给磨得光光了。他完全不懂得向别人使性子，有的只是可怜的讨好和奉命唯谨的回答“嘍嘍嘍……”他对什么人都卑躬屈节。他最大的抗拒、也是最使人厌烦的毛病是唠叨。但他却是个最善良友爱的人！阿贵来到福昌没几天，就因受了热，病倒了。在昏昏糊糊中，是长庚叔一会儿给他送汤，一会儿给他熬粥。晚上疲乏极了，还替他刮痧，一面又唠叨着：“外洋没亲没故，不比在咱唐山……”“大家是唐人嘛，总会有个三灾两难的……”昏沉中，阿贵没能听得真。但当长庚叔用厚被子给他蒙身发汗时，阿贵热辣辣的眼泪却和汗水一齐滚流出来了。

天佑叔却比较“能干”，他不但懂得博取头家的欢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推卸责任，他有时还会给同事一些损失。记得那天，他为了自己一件什么事，匆匆忙忙没把花生拣好，又给头家碰上了。他慌忙搪塞说：“我给捷华叫去送货，是阿贵在拣的……”这话又给阿贵偶然听到了。但天佑叔也并没有昧了良心，这一天，他处处帮助阿贵，讨

好阿贵，象是要掩盖他心中的内疚似的。同时，天佑叔在商场上滚了大半生，落得今天这处境，他也知道伙计的难处，有事还是站在伙计们一边的。他经常暗中指点阿贵要怎么干，听到什么“情报”也告诉他。

才副伯可是一个有涵养的大好人，他从来不骂伙计，更不在头家面前说谁的坏话。如果看到伙计工作不对头，他会小声告诉你，叫你改正，但在头家面前，他却不提。自然，他是绝对拥护头家的利益的，决不容许伙计故意损害头家的一分一毫。对阿贵的正直和认真干活，他多次在头家面前称许阿贵：说这“少年家”（青年人）忠直、肯干，将来会有出息的。言外之意，也在奉承头家：花那笔钱领阿贵上岸是值得的。才副伯还经常屈尊来找阿贵聊天，慢条斯理地告诉阿贵一些“做人的道理”，也见得他的善良心肠了。

在这旧式的店铺干活，职司是没有划分清楚的，任何工作，谁有空就要谁干。但伙计们却能不互相推诿、敌视、抬杠，而能不分彼此地工作着，每天直做到精疲力尽。作为一个“新客”，一个没有权势可依靠的人，一个在家乡受尽欺凌的人，他，阿贵，不能不感到衷心的欣慰：“大家伙计都好！”他这样对自己说。

然而。近日来阿贵却感觉到，他跟头家的关系，渐渐有些异样了。

在先，李熙昌领他上岸，阿贵满腔感激，他把对方看成恩人。熙昌在他面前，他有时依稀觉得对方有似他的亲叔父，他带着子侄辈的感情想为他“效劳”：“我会拼命干活来报答您的恩情的！”他恨不得获得表达他这心情的机会。而今，他也就的确这样做了。但不知怎样一来，他觉得自己

这感恩的心思却逐日在减退，把对方当作长辈的感情也自然而然淡下去了。他发现彼此之间是另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李熙昌感染给他的。对方的态度、言语，都带着一种对待外人的察看、冷漠，甚至对立的情绪。这，怎能提得起阿贵把他当作亲人的感情呢？直到那天扫帐房以钱“试”他的事件后，阿贵才发现李熙昌跟他的关系是：猜忌的和敌对的。也不仅是他阿贵，所有的店员跟头家的关系都很异样。当大伙在一起卖力工作，有说有笑；一旦头家静静地站到背后来，大家立即闭紧嘴巴，只狠命地把筛子什么的弄得劈啪响。在回答头家的问话时，每个人都是带着只想应付过去的态度。而彼此的交谈，不外是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发现了什么错失之类，此外一点稍能引起伙计们兴趣的话，是不会出于头家的口的。当头家不在眼前，伙计们每每显得很草率浪费，不再顾及头家的利益了。

头家的过分防护自己的利益，过分严厉督责伙计，和极力建立自己的威严，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效果。虽然熙昌曾经堂皇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把职员“教导成器”。而店前的坐客，象清泉叔，黄坤山他们，也每每夸赞李熙昌是全埠最没有架子的头家，最能体贴“下人”的头家，是全埠有名的好人。

他家里人跟他又怎样呢？捷华象一只穿上鼻子的牛，拉他向东就向东，往西就往西，但怨恨和抗拒之情也时时显露出来。当熙昌的命令或指责太不合理时，他会突然大声声辩：“我不是都做好了吗？”“我一个身子，怎么分得开？”甚至说：“我不干了，你叫别人吧！”然而一旦他父亲更严厉地施以威压，他又垂头丧气地默默去办或承受了。有时，他



却又毫不反抗，糊里糊涂地听从摆布，使人猜不透他这人是怎样子的。其实，这是被鞭策久了，习惯和麻木在作祟。

熙昌婶却另有对付“办法”，这是旧式老妇人的拿手功夫：夫妇的关系不同于父子，当丈夫的命令她不高兴执行时，她也不必哭闹，只是不理不睬。熙昌当面说过她几遍了，严厉指责，甚至挥手顿足，直到凶气都使尽了，总无法叫木头人活动一下，于是只好拿她没有法子。这种“韧性战术”颇有成效，熙昌又不好惊动四邻损及家誉，只好不了了之。

玉华呢，被责骂得太难受了，就眼泪两颗两颗地滴。骂完了，滴完了，也就完事了。敏华是他宠爱的幼子，被呵责的时候少，倒是他纠缠时，熙昌听从他的多。至于少华，他是等而次之，地位摆在捷华之下，阿贵之上，只是他刚来不久，熙昌对他还存些“客气”，不曾受过严厉的呵斥；但反过来说，也就是还没有把他当作亲侄儿看待。

因此，李熙昌是一家一店之王，他要使全家全店都怕他，绝对服从他的命令。但这结果是可悲的，他被孤立起来了，亲人们对他回避掩饰，伙计们对他敷衍搪塞，他只为了守住自己和一家的既得利益挣扎着。……

但李熙昌的手腕并不一味严和凶，他还有更“高明”的一手。在严厉的督责之外，一时正需要利用对方，他却又会一下子转过来大施小惠，甚至使用称赞和讨好的策略，直到使人觉得太生硬肉麻，而身受者也并没有真正感到舒服。当他正在疯狂地斥骂伙计或家人时，一旦有商人进来，他会突然转化为满脸笑容，立即纵声大笑，聊起天来。于是外人赞他脾气好，作为身受者或见证者的伙计或家人却有

莫名其妙之感，觉得熙昌虚伪、滑稽，失去敬畏。李熙昌对商人一向是毫无脾气的，但即使往来最密切的商人损害了他的利益时，他也会立即吵嚷起来，凶相十足。等到对方不禁吓让步了，他又立即作第三次大转变，依然嘻哈谈笑自若。于是，在李熙昌身上，构成了一副“十全十美”的商人性格！

吴阿贵先是畏惧，接着是吃惊，等到有了认识之后，就有些厌恶了。他觉得这种商人的性格是跟他的性子很不相投的。

但阿贵还是照样工作着，从清晨到深夜，又从清晨到深夜。顾不得抬头，忘了时间，也并不爱惜自己的气力。在家乡，他曾经给地主干活，并不比今天在海外好些，何况在这被迫走投无路之后。然而在经过继后发生的几件小事之后，却不能不使他进一步放弃当日美好的想象，对这新的工作更感到“失意”了。

首先是，那个欺生选走了两包上等咖啡，致使阿贵和大家都挨骂的客户又来了。阿贵觉得这是“人赃俱在”，哪肯放过表白自己的机会？就从货仓跑出来：

“头家，你那天选错了两包头等咖啡啦！”阿贵甚至准备跟他发誓对质。

“哈哈哈哈哈……”那客户不但不声辩，更不脸红，只是一阵纵声大笑。仿佛一切不正派的手段都会给笑声掩盖掉了。笑得阿贵失去了主意。

“阿贵，你出来讲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做什么？进去！”熙昌大声责斥。

这回挨骂的还是他吴阿贵！阿贵晕头转向地往里面走，

听见外面响起一阵阵的笑声，有那客户的，也有头家的，他们还在高声谈他些什么，只是阿贵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是阿贵防护头家的利益反而错了？是阿贵没有资格说话？都不是的。为了头家的利益，阿贵的出面是许可的。但阿贵怎样能够懂得，这一趟，头家从这客户货物上赚到更多的钱，那咖啡的损失，只当作让给对方的食饵和甜头罢了。李熙昌根本无意提起这事，而阿贵竟破坏了他的深谋远虑，于是狠狠的责斥又落到阿贵头上！

后来，阿贵跟天佑叔谈起这件事，并迸发出他心中急切的疑问：

“那么，那天咱们大家平白挨骂是为了什么？！……”

还有一件小事发生在前天。阿贵和长庚他们赶了几天的夜工，总算把一大堆要寄到外埠的胡椒都选理好了。大家看着叠成小山的胡椒，拖着疲乏的身子坐下来，深深地吁出一口气。这时正有一个外埠客要采购胡椒，跟熙昌在外面讲着价钱。

客人一走，熙昌就跑进货仓来，对着那些刚坐下来的伙计们，命令着：

“把这些胡椒再一包包打开来！把那筛出来的秕粒再掺进去，角落里那几包坏了的也混进去。要掺得匀，赶快再装好，赶明早要用！”

伙计们都面面相觑，对着自己花尽气力打理好的胡椒发呆。现在又要花气力把分开来的秕粒和烂货都混进去，这时间和精力浪费是为了什么呢？

阿贵想：“还不如种田，种田总是生产粮食的……”

原来那人是个生疏客，熙昌并不希望他成为长久的主

顾，只要有利可图，商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

还有的是：熙昌要阿贵在秤货时耍花样，甚至欺骗那些一天只有两仙半工钱的当地劳苦人……

有一回，少华偷偷问阿贵：“贵哥：你对于在这南洋做工觉得怎样？”

“这样的工作不合我的口胃……”阿贵率直地说。

“我也是的……”

少华呢，他每天工作时，总会想到他父亲。他父亲就在这个货仓，就象今天的阿贵那么抬着“包头”，年复一年，只剩下一身纱衫短裤。他也曾跟熙昌顶过硬，终于摔下肩膀上的货包，回到唐山，而死在唐山了。少华因而发生疑问：自己这一辈子是不是还应该走上一辈人的老路？有没有更符合他的理想的道路呢？被训练成为商人，走从商的道路，跟他在萌芽中的志愿很有所抵触。到今天，他还没有产生佩服头家的感情，因而也不想要自己也当头家，虽然他也不知道日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从他跟阿贵哥上船之后，这个人的许多苦难遭遇使他印象很深，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是一个刚离开家庭的少年，缺乏生活经验。从贵哥的经历，使他不能不考虑到生活和做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自此，在他纯洁的心灵上，开始滋生着对受苦人的同情。他象亲哥哥那样尊重阿贵。他以为阿贵在受过许多苦难之后，对今天的生活一定很满足，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阿贵呢，他以为少华的地位跟自己不同：少华是被叫出洋学习做生意当头家的，总该对这种生活感兴趣，而且要处处维护头家的利益才对，为什么他也这样想？……

这两三个月来在海外的生活，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又有了变化，这该不是他们始料所及的。

那么，李熙昌，一个华侨头家，就没有值得同情之处了？不，遇上另外一些情况，却又使阿贵和店伙们都十分同情他，甚至可怜他，因而工作得更卖力。这真是矛盾呀！

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阿贵到后不久。一天上午，生意正热闹，大家都在忙，店前坐着不少熟客在谈生意。突然一个荷兰官全身武装带着两个当地人手下凶神恶煞似地闯进店里来。两个手下马上把住门口……

“不许动！”荷官用荷语喝道，并且做了一个手势。客人们也就愕然坐着不动。

“谁是头家？”这回荷官用不纯熟的当地话问，把手指伸到每个人的鼻尖。

“我就是……”李熙昌站了起来。虽然他脸上还挂着笑，可脸色都发黄了，因为他知道又要遭殃了。“有什么事？……”虽然他已猜出是怎么回事，还是问；坐客们由于自身的经验，也猜透七八分。

“你们店里在酿私酒，要搜查！”

问他证据在哪儿？荷官只淡淡地说：“有人告发……”

于是，把手下人一挥，就一齐东窜西闯。看样子可全不象在搜查，遇上什么东西，就随手翻倒了，打烂了，摔碎了，一路破坏过去……

原来这个就是埠里头的荷兰警长。在荷印和马来亚，华侨把荷兰或英国警长都叫做“大狗”。这的确是很生动贴切的名称，阿贵也已听熟他的“大名”了。这“大狗”是经常派

手下人到店里来的，要拿什么就拿什么，只给一张便单就行了。这种便单照荷文音译叫做“问”，用便纸写上一个“问”字，再写上什么东西或多少钱，注上日期签个名就成。这种“问单”给他积存起来，到月初他领薪金，便摊还百分之几。但再拿去的更多，永远还不清。一旦调走了，你“问”谁去要呢？这“狗”往常看见头家，都摆头摇尾的，今天为什么装着不认识，行起这场凶来啦？

看看“搜”到里边，李熙昌忍痛一把把他拉住。叽哩咕噜两三句之后，问题就解决了。那“狗”一出来，凶相全失，他只把手一挥：“没有私酒！”就出去了。这句话与其说是通知手下，倒不如说是在给自己搬梯子下台。于搜不出私酒之余，那家伙却把客户寄放的一打荷兰人啤酒厂出品的“公”酒，顺手牵羊地叫手下抬走了！

李熙昌用瘫软的脚步送走凶神，座上客人问他花了多少，他也不说，看他脸上，象喉里含着一把盐似的。于是追查根源，才知道那天要来拿一麻袋的上等米，捷华只给他半麻袋，佯说店里刚好没有好米，却不料就酿成这土产店酿私酒的公案了。

几天之后，又有一件使头家愁眉苦脸的事发生了。每年“巴页”（税务）单发下来，在华商都是一个生死关头。那天打开刚送来的巴页单，李熙昌叫了一声“惨”，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坐客们都议论纷纷了，有的极力主张请律师交涉，但熙昌只是摇头。根据别人的经验，这是无效的，反而多花律师费。还呢？一整年惨淡经营的收获全送给“荷兰鬼”也不够。不还呢？连椅桌都会被没收拍卖。华商做生意都是摆门面的，靠手腕的灵活，拖来扯去，外表好看而

已，谁有真本钱？还了税不能周转，只好倒闭了。坐客们还讲述宣告破产者的遭遇：身上衣服的价钱，“公班衙”都有规定，超过所限定的价钱就要还税，还不起税就要坐牢；因而，有许多华侨……例子多着哪，宁可不还税，逃回唐山去，店让它封闭。以后有机会再改姓换名到别的埠头谋生云。今年福昌这税单，不但头家坐立不安，连才副伯也眉头深锁，捷华更尽量避开他父亲，怕无端挨骂……

阿贵深深体会到：华商象鱼鹰一样，一口口辛苦啄来的食物，却被卡住喉咙，连吞进口里的也要掏出来！税务有一定的期限，超过该期限官厅才采取步骤，后来李熙昌怎样解决这问题，他们没有提，阿贵也不知道。

到上期船，又发生了一件事。前两期的货到得很多，一部分是吧城主顾加配的背市货，原说货款可以慢慢才付还的。李熙昌用尽心思，伙计们苦于硬拼，才把货物都打发出去。然而到了这期船，采办的当销货却没有到，只发下许多催索欠帐的信件，都说荷兰五大洋行最近突然按货不动，而前欠已到期，希望贵号从速汇款应急云云。大家猜测，可能是荷兰洋行又在耍奸，要搞垮华商，否则就是“不景气”又要袭来了。于是全埠华商都骚动了。可上两期的货才放出去，帐款即时是收不回来的。加以一两家嫉妒福昌这两年生意有进展的华商在外面散布谣言，说福昌周转不灵，快要倒闭了。捷华到山顶区收帐，各客户不但肯提前通融，连到期的帐都赖下来，虽说银根短绌，其实也希望福昌真的倒了，给自己捞下一笔。捷华只好空手回来。

李熙昌这回真似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帐房的两扇“蝴蝶门”碰得劈啪响。可在店前客户面

前，他还是象往常笑嘻嘻地，高谈阔论，有如摆空城计的孔明。才副伯则整天关在帐房里，挖空心思回信，想用他的一支秃笔，把债主抵挡一阵；一面又劈劈啪啪地把算盘拨个不停，帐簿从头翻到底，又从底翻到头，还是找不到一笔可收的帐，算不出一条对策来。“家长”呢，他仍然逍遥自在，烟榻一躺，双脚一缩，天高皇帝远去了。店伙们则有如暴风雨前的昆虫，连大气都不敢出，正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的事发生。……

到得第三天，李熙昌才下定决心。他突然站了起来，叫了一声“慎修兄”，自己走进帐房去。由于熙昌的动作和声调都有些异样，店里人都不觉抬起头来。周慎修已连忙跟在头家屁股后进去了。从背面的窗偷偷一瞥，只见头家正凑在才副耳边咕唧着，才副不住地点头。稍顷，头家就走出帐房，径向内宅走去，于是又听见他在里头找头家娘。里边响起一阵紧张的低声交谈，只听到钥匙什么的；不久，就又听见移动家具的响声。好一阵过后，头家才从里面出来。他一到店前，就叫捷华喊马车。这时，才副伯倒装着无事人似的坐在店前；头家向他以目示意，就带着捷华走了。他们出去了大半天，两个人才回来，衣袋里倒装得鼓鼓地。一到，二话没说，双双走进帐房，才副伯也跟了进去。不久，就听见头家在吩咐捷华：明天一早把钱汇到吧城去……

看了这出哑剧，阿贵不明究竟；倒是天佑叔机灵，当天晚上，他偷偷告诉阿贵：“头家若不是变卖头家娘的首饰，就是押契据借贷……”

阿贵这才恍然。他也曾经押过地契，这使他更容易同情华商处境。



暴风雨过去了，店里又恢复生机。只是从此干活就更勤苦了。……

### 三

又过了两个星期，等到第六趟轮船到达，少华阿贵才同时接到唐山的回信。

少华母亲的信是写给他叔父的。她再三地感激熙昌带引和教导少华的手足之情，说是他已死的哥哥兴昌在天有灵也会感念他的。在少华身上，寄托着她们一家人的希望，因此她更严厉地督责少华。末了才是顺带转达少华的，要他勤心学习做生意，千万不要想念唐山，切切要听他叔父的教训，日后才能出人头地，为他没能建业发财的父亲争光，等等。

阿贵一接到信，手都发抖了，赶忙请才副伯代看。才副伯也很能体会阿贵这时的心情，连忙进帐房拿老花眼镜。他教阿贵先坐下，待他细心地拆开了信，看了半天，才说，这信是阿贵的母亲写给他的，说是：

“她们婆媳两人都平安，只是已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有时唯有打捞海菜充饥。幸媳妇贤慧，整日劳苦，并无怨尤。她经此惨变后，日夜想子念孙，身体日益衰弱，‘恐不久于人世’。巧女已多方向人打听，唯无人路过该镇，故尚未有音讯。……”

说到这里，才副伯又停上半天，使阿贵十分焦急。许久，才副伯才又啜嚅地说：

“你母亲老人家的意思是：如果你能积一点钱，要你赶

快寄回去，以济她们‘燃眉之急’……”

才副伯自然知道阿贵一个钱也没有，因而使他大费踌躇，终于还是说出来了。这信又不知道是托乡里哪个不高明的人写的，使他看了半天才猜得出原意。

阿贵把信接回来，呆住了。由于工作忙而暂时忘掉了的亲人，这时忽地浮现在他眼前，他仿佛又置身在她们中间，那苦难焦迫之情，紧紧箍住他，再也无法摆脱……

自此之后的一个长日子里，这信一直在折磨、煎熬着吴阿贵的身心，影响着他的思想感情。

## 四

终于，少华找到空闲向他叔父提出要同阿贵去找徐群；熙昌也觉得很应该，同意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这期船货少，暴风雨又过去了，正是时候。找徐群这事他们两个每天都在找机会，焦急得不得了，只是工作忙时提不出来，店里发生事故也不好提。

阿贵心中，登时翻腾着许多问题：故乡亲人的情景，海外个人的生活，从打扫帐房所受的侮辱直到前些时倒店的风波，他都想听听别人的意见，象徐群在水途中给他解答疑难一样。

他们沿着同一条街往东走就到“中华学校”。徐群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一边按住少华的肩膀，一边拉住阿贵的手，连声问他们这两三个月过得怎样？在店里干些什么？是不是过得惯？有什么意见和感想？……一连串热情的关怀询问，使他们不知从何说起。

少华回答说“好，一切都好”；阿贵也跟着说“好”。倒是

少华先向徐群解释他们不能早日来看他的原因，请他不要见怪。阿贵想到当日在船上和上岸前所受到徐群的帮助，这时很想说几句表达自己心中感激的话，但却怎么样也说不出来。他觉得自己太笨拙了，又觉得是他跟徐先生有些疏远了。徐群却还象在船上那么招呼他们，关心他们。阿贵心中翻腾着问题，而今在徐先生面前，一想开口，却陡然觉得那些问题变得那么毫无意义，再也不值得打扰徐先生了。于是他只默默地谦恭地坐在一边。

把房间略一打量：一架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橱，书架上放着书。书很多，大本小本都有。少华想起船上徐先生带着两个竹箱，可能就装着这些书。壁上还挂着两个好似从书刊上裁下来的画像，两个都是外国人，一个大胡子，一个秃头顶。少华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此外什么也没有，看来徐先生在国内的家境并不好，在这儿教书，生活似也很清苦。

徐先生亲自倒茶招待他们，喝过茶又提议请他们参观学校。礼堂、教室、校园都走了一匝，少华很感兴趣，问这问那，阿贵则默默地跟着。

徐群问少华为什么不继续读书，少华低着头，失意地转述了李熙昌对读书的看法。

出意外地，徐先生并没有说什么，只默默地思索。直到少华把话都说完了，他才说：“这也不要紧。你在店里有没有继续看书读报？”

“店里工作赶不完，也没有书报……”少华把声音放得很低。

“每天能抽空看一小段都是好的。书嘛，到这儿来拿，

待会儿先选几本带回去。要是没空来，你就托敏华；有不懂的，可以问敏华。要是敏华也不懂，就叫他来问我。”

少华感激地看了徐先生一眼，只回答一个“是……”

“我正打算跟大家商量，试办两班夜校补习班。”徐群按住少华的肩膀说：“要是办成了，你也来参加。”

“那可好啦！”少华一下子高兴起来了。

“我已经跟黄文祥、冯石坚说了，他们都很高兴。”

“文祥、石坚都来找过徐先生啦？……”少华觉得自己这么久才来，也没能去找文祥他们，心中十分不安。

“石坚上岸后第二天就来了，过几天文祥也来，他们两人都经常来。他们也想去找你，只怕你工作忙。下次他们来，我叫他们去找你。”

“我实在没有时间去找他们！”少华非常惆怅、歉仄。

“那也不要紧。以后有了夜校，大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他们走累了，在球场边的一个土墩上坐下来聊天。太阳已经偏西了，球场上还有几个学生在投篮球。

“你们对海外的生活过得惯吗？”徐先生望着两人问。

“开初不习惯，现在都习惯了。”少华答。

“店里头的工作很吃重吗？”

“我不算重，是忙。贵哥比我重得多。”

“阿贵哥干这工作觉得比种田怎样？”

阿贵没料到徐先生会问到这方面来，正想打理一下脑子里杂乱的问题。少华抢先代回答了：“贵哥对这样的工作不喜欢，我也一样……”

“是怎么样的‘不喜欢’，可以说来听听吗？”徐群很有兴致地直接问阿贵。

阿贵又陡然觉得自己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一经谈开了，他对徐群的生疏感又渐渐消失了，便把他的经历和意见全部说了出来，并不讳忌头家的侄儿也在旁边。

少华觉得很意外，贵哥对工作竟有这样不寻常的看法。而一些事，象用钱试贵哥的忠实程度，却是他所不知道的。这使少华也向徐群讲起自己对生活道路的意见来。

在徐群，任何有关华侨的事都是完全新鲜的，华侨社会生活种种，他还是一无所知。这些叙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华侨生活的图景，使他有似突然睁开眼睛。他贪婪地听着，心中涌起迫切的想望：“我必须深入华侨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对于阿贵和少华，他觉得，他并不配给他们解决问题，因他现在所有的知识，不一定符合华侨社会实际。

听到他们讲述性格跟商人不调协，徐群只能赞扬他们的正直，要他们在自己有了工作能力之后，找寻合于自己理想的生活道路。此外，徐群只能给他们描述店东跟职员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利益冲突，以及往日封建的店铺上下属的关系，同时，又给他们描述殖民主义对华侨的压迫，包括华侨有产者，等等。他尽量给他们讲得通俗，就用比喻，用描述，使他们更明确地领悟到这一层道理。

等到他们明白了，徐群又说：“……‘反对殖民主义’并不是叫我们去憎恨所有的荷兰人，找事情去跟他们敌对。我们所要反对的是他们的制度：他们派军舰架大炮到别人的土地上来，他们把当地人的土地强占了，把当地的财物都抢走了，还要当地人永远给他们做奴隶。因此，不仅仅华侨受到殖民主义的压迫，当地人更受到压迫。我们和当地

人应该反对的是这种殖民主义！”……

回家之前，徐群要少华到他宿舍选几本少年读物，才一直送他们到校门口。当要告辞时，少华偷偷地问徐先生：学校里的事近日来发展得怎样了？因为他听到外面在谣传，说是魏伯皋正在布置，就要有不利于徐群的事发生。

但徐先生却象无事人似的，很泰然，很有信心。他笑着安慰少华，说不要为这事担心。虽然近日来又发生了一些小事，但一切事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取得解决的。

## 五

然而，才过几天，少华却从放学回来的敏华，从店前闲谈的坐客，从前天相约来找他的冯石坚、黄文祥，听到许多关于学校的故事：

徐群仍然照自己的办法教课，也仍然向学生们讲解时事。对各方面的反应，徐老师好象毫无所知，或者全不放在心上似的。这是敏华说的。

六年级学生的学习情绪有了显著的提高，学生的成绩和认识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使那些关心子弟学业的家长不再斤斤要求教师在课本上签名了。黄世镛叔就在店前高兴地说：他查看过他女儿，那瘦弱胆小的黄嫩英的作文簿，“以前不知写些什么，看也看不懂，一面作文纸都写不满，错别字更不少，可当老师的校长没给改正，倒评上‘甲下’！才不过这两三个月，文章眉目条理都清楚得多，作文簿翻过页也写得满满地，新教师不仅细细给改了，还加上按语，才评上‘乙’哩！可见这教师教学认真，要求高，学生给他

教准没有差错！”郑水源也接着说，他的儿子郑自立，往常回家就唧唧呀呀地念书，什么事也不管，叫得他急了，就大嚷，说背不出来会被校长关学。他每每担心这孩子读昏了头脑。现在可不同了，“前天还走来跟我讲国事，说什么日本又在出兵山东了！这孩子生长在海外，倒会讲咱唐山哩！什么山东福建的，地理比我都熟，讲国事更是头头是道，怎能不使我这老的听了乐在心头呢？……”少华听了这些，更为徐先生高兴。

可学生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魏家宝和几个坏学生都不参加时事座谈，上徐群的课捣乱得更厉害了。魏家宝是有人叫他滋事的，饶亚勇、章长贵等几个留级生，却是给家宝撮弄起来的。徐群不是没有教导他们，个别找他们谈过几次话，只是还没能收效。他们一捣乱，就跟班长谭志明他们冲突了。徐群也不是没有制止他们，可魏家宝一口咬定徐群袒护谭志明一派。便去告诉校长，说徐老师唆使同学们排斥他们几个，于是相约不再上徐群的课。这也是敏华说的。

但有些事却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事件发展到这一步，校长认为“事态严重”，乘这机会想一手制服徐群，便登时找徐群谈话。然而事实明摆着，众多的学生都是见证，校长也无法加诬。于是，校长又进一步搬出学校董事长来，然而徐群早打听清楚魏伯皋的行径作为，从他侄儿和儿子也领教过，就更不为权势所慑服了。何况一些事实侨众和有认识的董事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决不是魏伯皋能够一手遮天的。

终于，俞校长使出最后的法宝：“徐老师也该替我们的

学校想想：我们的上头还有‘党部’，是容易应付的吗？何况上面还有‘荷印政府’，它不来干涉校政、封闭学校才怪哩！”女校长虽然极力保持语调平静，但可以看得出她气得牙关都在抖。

“俞校长：给学生们讲的时事都有事实根据的，‘党部’和‘荷印政府’也不能抹煞事实呵……”徐群心平气和地解释。

“徐老师说是事实，对方却说不是事实。事情闹起来了，有事都找我这校长来！我这个校长还当得了？！”俞校长几乎动气了。

为了承担责任，徐群不能不说：“如果真的有意外事，本人是不能也不会逃避这责任的。”

“这样，校长的职务只有让给徐先生了！”俞素秋却毫不讲理，简直要把事态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说完猛然站起来。

对于校长，徐群一向很尊重她；她的一些古老的观点，徐群也不是没有从旁提供意见。只是她把一些不健全的感情渗进学校问题里头，变得不可理喻了。为了避免使她走极端，同时也觉得在这社会基础和条件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公然讲荷兰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是不恰当的，因而深切地觉得自己工作上有了偏差。

“俞校长面对着的困难，本人是十分清楚的。”为了缓和空气，徐群说得那么轻松有致。“本人在工作上也的确有问题，幸亏俞校长提醒。刚才我才想到，为了避免遭受无谓的压迫，对于‘荷印政府’，还是不要公然提到它的好。这点俞校长的意见很对！只是一般的时事，我以为，还是可以讲的，家长和侨众反应良好。……”



这次的谈话没有结果。

这之后，魏伯皋却亲自来找校长了。他做出非常关心学校的样子，仿佛关心到寝食不安，才不得不过来似的。对于魏家宝不再上徐群的课，校长表示万分不安；但伯皋却把手一挥，说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可以牺牲，为了表示“公平”，还说：“家宝也实在太不成器了！”而他这一来却是“为了整个学校，为了全埠华侨子弟的教育的”！校长只好承认自己的无能和失职。能够奉承魏伯皋的话都说尽了，能够加罪于徐群的坏话也说完了，只差点没有俯伏下去。

但魏伯皋却说：“校长先生，我这董事长可是容易当的呵？党部和荷印政府有事，你我都脱不了责任！”

这的确打中校长的要害，她只有把跟徐群的争论全说了出来，表示她已心穷力尽，只好看他们上司了。结果是：校长同意魏伯皋的要求，代他留意徐群的一举一动，至于对付徐群的更有效的办法，要待他魏伯皋去部署了。

魏伯皋也在家里对侄儿和儿子大发脾气：“你们都是饭桶！全不中用！咱们在学校的势力这样坚固，却斗不过一个新来的小子！还让学生们都给他拉过去了，家长们也同情他了！今后，我这董事长怎样站得住？！”拍案打凳骂过之后，他要国栋、家宝两人跟定徐群，打探他的一切活动，回来报告给他。他还要国栋详尽地抄下徐群的履历表，因他“已发觉徐群这人很可疑”，并且已经在“党部”会上提出来了，决定以“党支部”名义行函给吧城总支部，再由吧方请求上海当局调查徐群的历史及其一切活动。

“如果我猜得不错，”魏伯皋把双脚架在桌子上，摇得旋椅嘎嘎响。“哼，就可以向当地政府来这么一手！（他咬牙切切

齿地做一个捏拳的动作)一举击灭那姓徐的小子,出出这口鸟气!”他猛力向天空喷吐一口浓烟。

这,不但可以坚固自己日后的势力,而更重要的,是为“党国”再立下一大功!这有多么荣耀啊!今后,他将会得到提拔,步步上升!……魏伯皋一挺身仰靠在旋椅上,为自己超人的洞察力而自豪。他用教训的口气把这“计划”告诉他们两个,显得他们的更不如自己。

自此,魏国栋魏家宝更是有恃无恐,好似徐群不过是他们手里的“囚徒”。于是嚣张疯狂,到处造谣破坏。学校整天有事情发生,学生们卷到纷争里去。徐群也曾向校长提出这问题;校长反而说这一切都是徐群造成的,“是他来了之后才破坏了学校的安定,完全要由徐群负责。”并且警告他:应该立即停止一切“鼓动学生的活动”!

叶碧如呢,她早已远远避开这“漩涡”,不但不敢向徐群请教,而且避开每一个同事,避开了学生们。只见她每天默默地带着课本上课,又默默地带着课本下课,此外就没有她的影子了。徐群也找过她谈话,但她那么惊惶,那么客气,看她那眼神,有似关在笼里的小鸟,千方百计总想破笼飞去。跟她谈问题时,她口里总是一连串的自己幼稚、不懂、搞不好等等,直到客客气气地把徐群送走了。徐群自然充分了解学校的情况;也就不想再打扰她。

纠纷发展到学校董事会上了。

原来,学校董事会上个星期六在“中华会馆”议事厅召开每月例会,到会的有魏伯皋、卢健中、丘联福等几个。李熙昌是从来不出席的,他只于会后执行会上要他做的事,算

是完成了自己做董事的责任。珂埠是小市镇，虽然也分设着“中华会馆”“中华学校董事部”，以至各种部门，还有各同乡会、同姓互助会等等，但主其事者都不外那几个“侨领”。魏伯皋是“党要”，也是学校董事长，又是中华会馆总务主任。卢健中和丘联福都是董事，前者又是中华会馆秘书，后者则是财政。其他的董事也都身兼数职。

在这次董事部会议上，魏伯皋历数新聘教师徐群的“不是”，要求“以董事部名义发函警告徐群：如果他再不服从校长的领导和教学方针，董事部有权解聘他。”他口沫横飞地说：“顶多照聘约的期限，发给他空薪，叫他滚蛋！”

可卢健中不同意。他认为学校的发生争纷，是因为校长太保守，并且严正地指出：“更是因为有某些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蓄意排斥新教师而引起的。”最充分的理由和凭据是：学生大多数拥护徐群，家长对徐群的教导他们的子弟大都感到满意，侨众对这位教师的评价也是良好的。至于向学生们讲解座谈时事，学生们都听到，只是教导学生爱国，并不象魏伯皋所说的“污蔑党国”和“反对荷印政府”。因而，“董事部没有理由提出警告，否则反而大大地损害了董事部的信誉！”

由于提出向国内聘请教师，是卢健中看不惯魏国栋的学识作为才一手鼓动起来的。在魏伯皋看来，卢健中的袒护徐群，是蓄意跟他作对，也是打击自己的势力和面子。于是不顾一切，不讲道理地吵嚷起来，还指着卢健中的鼻子说：“你是董事长，还是我是董事长？你负责还是我负责？”硬要会议通过他的提案。

然而卢健中是埠里头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他以前在

大城市的华侨报馆工作，由于他父亲，中华会馆前任主席卢仰山年老，他不得不回垵埠承管他父亲的米较业（即碾米厂），但仍然担任该报驻垵埠的特约记者。只是他不善于经营，大半的顾客给别家新兴的米较拉走了，顿呈半停工状态；为了增加收入，他便搞起替保险公司招收保户、代理报纸等副业。在董事里头，他算是最穷的。只是华侨社团中，每也给有知识或声望的人以一定的位置，如秘书或顾问之类，主席一职，就一定要由出得起大笔钱的人担任了。

在董事里头说话算数的自然是丘联福，他钱多，学校的事没有他哼声是办不成的。他这人的体态、性格和他的钱也很相称：肚皮挺起来象水缸，五个手指象香蕉，似很难合得拢，下颌和颈背都堆叠成好几层。他有个脍炙人口的好比喻：“学校就是商店，教员就是伙计。”因此，校长就是经理，学生也就是顾客了。学校要怎样办，请谁当“伙计”，就要听他“头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出钱！”而他又有一句给侨众当作他的标志而取笑的口头禅：有人使他不满意，他动不动就轻蔑地嚷：“他比得上我一个鸟！”

争论至此，丘联福才如从入定中醒来，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在吵些什么？”大家就把双方的意见对他说了。他才慢腾腾地说：

“这有什么好争的？才三个月，再看一个时期吧……”

他的儿子丘长财就在徐群班里，作为一个董事，为了了解学校的情况，他也曾问过他儿子，“学校新聘来的那个教员怎么样？”丘长财跟魏国栋闹过事，对徐群还没有好恶。这孩子是他父亲的翻版：要他读书，脑袋不够灵活，遇事却有他父亲的一股蛮劲。徐群不必背书，在他有如释重负；

至于谈时事，他只要坐着不发言，也就不必费心，倒乐得这样更好。于是回答他父亲道：“没有什么……”丘联福也就根据这一点决定自己在会上的态度了。至于政治和党派利益，丘联福是不管的，他关心的是钱！

经丘联福这样一说，魏伯皋也只好不作声了，顺势暂时下台，且待自己搞搞那暗中的一手再说。卢健中已经达到阻止魏伯皋妄为的目的，也就不再说什么。其他董事本来同情卢健中，只是又觉得不好太得罪这“党要”，正在两难，至此，都同意了。丘联福也因为非常有面子而高兴。

说起魏伯皋，埠里人都知道他是怎么个货色，并且给这种人起了个专号，叫做“社会蛇”。就是靠着在华侨社会，更正确地说，是“社团”里活动混饭吃的，犹似国内家乡的地主称为“地头蛇”一样。他这人生得矮矮，可也肥壮，大块头，麻脸，又学他们的“蒋委员长”剃光头；而他最突出的是有着一个石榴般的酒糟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叫他“魏赤鼻”。魏赤鼻在坨埠的历史并不长，传说中他是从邻近的一个小埠搬来的。他在那小埠干什么？有的说他的家族本来很有钱，是开金矿的，证据是他家里还留着一块古老的金字招牌“金山宝库”；有的则说他在那儿不过是跟人合伙，包办荷兰人某矿场工人的伙食，由于克扣太多，引起工人的骚动，荷兰人要追缉他，他才逃到坨埠来的。有关他过去的事，魏赤鼻很少提，他一到坨埠，就钻进“党部”去了，也不见他搞出什么大“事业”（指企业之类）来。只有他的老婆在屋前卖些香烛纸箔什么的。然而魏伯皋经常来往于坨埠和吧城之间，还一两年就回一次唐山，他这样来来去去干些什么？他也一句不露。只是他去吧城之

前，也向埠里人收一些寄唐山的银信，从唐山来也带些唐山货，但说他“侨信局”不象侨信局，“水客”不象水客。他怎样维持来去的费用和阔绰的开支呢？没有一个人知道。似乎为了减少侨众的怀疑，他故意透露，说某店他投过资，某店也有他的股分，但侨众不肯相信，倒传说他曾吞食了人家的侨汇，还曾通过他在家乡亲族的恶势力，威胁某侨商在家乡的眷属，敲了该侨商的一笔钱。至于他在家乡亲族的种种作恶，南来的同乡说得很多，侨众都听说过。

因此，魏赤鼻唯一的“职业”是在社团里钻，搞他的党派势力。只是他的财力究竟是薄弱的，在一些事上面，就不能不看丘联福的颜色。

侨众对魏伯皋的行径那么熟悉，对学校的争纷就更容易判断了。徐群的教学法使学生大有进步，是博得侨众称许的关键。至于讲国事，讲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压迫，正道出了侨众的心事，也是侨众最关心的大事，谁会不赞成？因而，店铺前，家庭里，以至各侨众聚集的场所的谈论，同情大都归到徐群一边。

李熙昌对魏伯皋的作风早就很不满，这也是促使他不想出席会议的原因之一，他曾说，听到魏赤鼻强词夺理的话就气愤，他自然不会同情魏赤鼻的。周慎修经常听他的儿子子俊讲述学校里的事，也能正确地分析全部事件的前因后果。黄坤山、清泉叔的意见也很一致。最突出的要推邓砚田，他自从认识了徐群教学的优点后，逐日观察英才的成绩，对徐群真是夸扬备至。因而，他逢人就骂魏赤鼻，气得一部疏落的花白胡子抖个不停。

埠里头还有两位对学校有贡献的耆老在关心学校纠纷的发展。卢仰山听到卢健中讲述董事会上的争执后，摇头久之，才对他的儿子说：“你们当时就不该让魏伯皋爬上董事长的位子上去！”卢仰山当日是追随孙中山的老党员，但看到后来“党要们”的作为，曾发誓一步也不踏进党部的大门，到今天他还守着这誓言！

另一个是萧子卿，他多少年一直在关心着学校的事。学校聘到国内大学生，他十分高兴，只是还不放心。待到徐群到校一个多月了，他才借到六年级学生的作文簿，带回家细细研究。可他又说自己不懂得白话文，就用古文的眼光推敲那徐群改过的地方和评语。于是他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自己的论断：

“通！这位教师通！”

“通”，就是这老秀才的最高评价了。侨众都很重视这位华侨教育事业老前辈、建校功臣的评价。

但也有很不利于徐群的一面。魏国栋、家宝的大事渲染、编造、传扬徐群与叶碧如的关系，正起了冲淡学校斗争的实质、转移视线、打击徐群的作用。一些闲人们对这方面倒更有兴致。当日在这海外，在这小山埠，一般中老年的侨众的思想意识是可以想见的。因而，在“消闲社”，在海南咖啡店，这件新鲜事就成为鸦片客、咖啡客的好谈资：女教师再醮：女的比男的岁数大；一个大学生，一个才是初中生；以至魏国栋、家宝编造出来的、闲人们加油加酱推论、附会开去的“事实”，真是满埠艳传，仿佛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丑事。守旧的老头子甚至说：“这种人怎能为人师表！”

.....

埠中的谣传既然这么多，关心学校事件的侨众也就越多，大家都不免把注意力转到事件的中心人物徐群身上来，其中包括顶关心徐先生的少华他们：

“那么，徐群呢？他将怎样应付这局面？……”



## 第七章

### 一

徐群么，他正在思考、掌握学校纠纷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注视着它的发展，并且做着 he 应该做的事。

自从学校发生事故，无论大事小事，每天都有爱护他的学生跑来告诉他。徐群的一间宿舍，早成为学生们聚会的地点了。放学后，尽管校长经常“坐镇”在对面宿舍，甚至双手插腰、怒目而视地站在宿舍的廊道上，有似一只白鹤，可三三两两的学生还是很有礼貌地深深向她鞠了一躬，然后走进徐老师的房间。于是，徐群房间里响起讨论的谈话声、笑声和歌声。从校长那一边看来，尽管天黑了，电灯亮了，吃晚饭的时间到了，甚至是就寝的时候了，玻璃窗上还是映着一屋子的人头。

自然，埠中侨众对学校事件的看法怎样？学校以至董事会复杂的人事关系怎样？徐群还很难从学生们了解得清楚。魏伯皋在布置什么阴谋，他也无从知道。

就在少华和阿贵来找他的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徐群一面在记日记，一面在思索着：

“……学校的纠纷，决不应该当作意外事件看待。这只是工作上必然要遇到的阻力和障碍。问题在于：怎样战胜这些阻力？突破这些障碍？使工作继续发展。……”

他站起来，焦灼地踱着：“什么是我当前急切需要做

的事？”

“跟侨众打交道去！”他终于惊喜地找到了答案。有如一个昏睡的人，一旦醒来，才吃惊地意识到自己竟睡在泥地上似的。这时，徐群才十分惊奇，何以在这么长的日子里，自己竟遵循着当日海外教育工作者一向自以为“清高”的习性，无期徒刑似的，把自己禁锢在校园里，跟校长她们一样呢？就算要买一柄牙刷，也喜欢叫校役代劳……

只是怎样去跟侨众建立关系呢？无事无故地……

“从访问学生家庭着手。”徐群作出决定。这样，名目上顺当，减少社会人士的误解，避免挑衅者的阻挠，然后逐渐扩大关系面，深入地理解侨众的生活和需要。

首先访问的应该是成绩差和经常缺课的学生。可是问题又来了，街道不熟，言语不通。当日华侨多只能讲家乡方言和当地话，徐群只能说普通话和上海话，看来只有约好学生，由他们带路，并且充当临时的翻译了。

第二天下午，放学的钟声刚敲过，学生们乱纷纷地往校外跑，往球场跑，叫嚷着……徐群一手捂住一个姓房的男生的肩膀：

“炎生：我很想到你家坐坐，我们一同走吧……”

这个比较顽皮的学生愕然，骇然，嗒然，联想到自己的成绩和缺点，终于意识到“大祸临头”了。

“什么？……”他下意识地挣扎着。

“到你家里去坐坐……”徐群的声调那么温和，无可抗拒；何况当时的学生还认为，老师的话只有服从。于是硬着头皮带着他走，只等待着那不可知的“命运”的摆布。

“你的家住得很远吗？”“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一路上只听见徐老师俯下头来问他，一只手掌还搭在他肩上，热烘烘地，炎生心头很烦躁。他在整理思绪，估计能碰上的难题，准备应付的对策；但老师的问话噪聒不停。可是不久，对方那轻松愉快的语调却使炎生的思想戒备渐渐解除武装，终于忘掉一切地跟老师谈扯开来了。

道路是要经过大街的。在先他们走出校门时，炎生正当紧张万状，四周同学们惊奇的眼光和吱吱喳喳的交谈，他耳不闻目不见；待到这街上，才恢复了“知觉”，渐渐听见街旁的谈话：

“看！这位就是学校的新老师！”

“你们快来看新教师啊！”

“听说是大学生哩。原来大学生是这样子的！”……

可是，偶然也有一两句刺耳的话从背后飘过来：“听说学校里的事就是他搞出来的……”“那个女教员怎么没有跟出来？……”

徐群不懂方言和当地话，毫无反应，他仍然东看西看，如入无人之境地往前走。

但更多的人看到他俩人走过，总是笑呵呵地，在街道上，在店铺前，恭敬地向徐老师行礼；老师也笑呵呵地，一路不住地点头回礼……

炎生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他记得那次给邻居秉德哥当男傣相，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有这种感觉。然而不久，他又陡然想起课本上“狐假虎威”的寓言，狐狸带着老虎上路……他于是又觉得自己不配分享这分光荣，就很想跟老师拉开一段距离，但那手臂挽得紧紧地，不能够。

幸好不久就转进小巷，他的家也到了。

要是身旁这个人不是老师，也无论是老虎或者新郎，他老远就要大声叫喊：“你们看我把谁带来啦？”让父母亲和姐姐都吓上一大跳才好；只是这时他怎么也喊不出口。等到想起这老师是为了自己成绩差而来的，突然心头往下坠，连给他父亲介绍的气力都没有了。

等到他父亲知道这“不速之客”是谁，全家人登时忙成一团。他家从来没有接待过一位老师，实在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先是惊愕失措，继而万分惊喜，终于转化为十分客气、十分敬意和感激了……

过后他们送徐群出门，全家人已是一片欢笑和依恋了。炎生的父母心中充满当时欢愉的情景：老师一到就象他家里人似的，不嫌穷嫌脏，跟大家聊天，又帮他们工作，还留下来吃饭。……炎生呢，他等待不到老师严厉的训责，也没有在他父母亲面前揭他的短，更没有对他的学业前途宣判“死刑”；有的只是深入的了解和同情，并想法替他解决了不少困难。

一待徐群走远，全家人就兴高采烈地谈开了。炎生立即给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仿佛他做了一件不平凡的大事。炎生呢，他不但感受着“重大危机”安然渡过后的轻松和舒坦，更有被家里人当作“中心人物”的殊荣，于是指手划脚地把“经历”谈得更起劲了。

一家人围绕着这“事件”的谈话持续了好几天。徐群的每一句话，都被家里人无数次地重述着、引用着：这一件事，徐老师是怎么说的；那一件事，徐老师又是怎么说的。重述、引用得不够确切的，就要由炎生本人来纠正，于是，

炎生就成为在家里传述徐群意见的“权威”。自此，徐老师的言行逐渐在这学生身上生了根，也改变了他的某些缺点。……

这意外的效果是徐群所想象不到的。由于当日华侨的极度敬重教师，也使徐群的工作做得非常顺利，他因而不禁兴奋地对自己说：“这一步走对啦！”

徐群不久又约上另一个学生到他的家，这回他们一直往郊外走去。

两旁的绿树越走越多，香蕉树的阔叶在金澄澄的夕阳中轻漾，映得满眼金碧青翠；各种果树和不知名的热带树，远远近近地掩遮在道路两旁，更构成一幅徐群很少看到的、层绿渲染的画面。这时，炎阳的烈威正在渐渐消退，空气里慢慢渗透出清凉来。看脚下，终于走出碎石的山径来了。

“你的家就在这一带？”徐群问身边的黄水土。

“在前面。还有一小段路……”

黄水土是一个好学生，正直，肯干，体格也好；成绩则只属中等，却经常有迟到现象。听说他父亲是一个码头工人，子女很多，生活苦。徐群觉得这应该是访问的一个重点，就来到他家。

他们又走了一段泥路。路上，不少当地人放工回家了，有挑着担子的，有牵着水牛的。徐群注意到：他们全默默地走着，弓着身，赤着脚，幽灵般没有声响；深褐色的皮肤跟树皮一样，干枯皱裂、纹丝不动的脸孔有如枯木的雕像；一式深色的筒裙，深色的头巾或帕巾，个个枯瘦伶仃。尽管四周的空气那么清新，翠色摇曳，但在他们木然呆滞的脸上，擦不起一丝欢愉的神情。生活的重负，使他们变成水牛般一身焦褐、泥污、沉默；也象烂木桩般干枯、瘦

弱和迟钝……

在那浓绿丛里，有着东一间西一间的小茅屋。尽是用竹竿插在泥地上支架起来的，篾板的墙，茅草的屋顶，湫隘、破烂。待留神一看，才看见一个围着破筒裙、上身只穿乳罩、垂着干瘪的乳房的妇人倚坐在一家门的框地上；另有一个四五岁的男童，全身赤裸、焦黑，蹲在地上玩，跟泥土的颜色没两样！这些给徐群留下很深的印象。

就在这郊野当地劳苦大众居住的“监光”里，徐群找到了他学生的住宅。这屋子跟四近的茅屋很不同。墙壁是用货箱的木板拼钉起来的，大块接小块，上面还残留着洋文的商标和商号，一猜就知道是学生的家长从码头洋人仓库捡回来的；屋顶则盖上破旧的洋铁皮。屋前有着较宽的一片空地，也种上香蕉树之类。

徐群一走近，就听见猪群在嗥嗥叫，一个中年妇人正提着一桶猪食从里面出来。她眯着眼睛直瞄，猜不透跟在儿子后面的是谁。

黄水土撇下老师跑上前，低声在他母亲耳边说句什么。妇人登时乱了手足，下意识地放下猪食，双手慌乱地在围巾上揩，却又慌忙提起猪食，三步作两步地往里面走……

不久，就有一个中年男子从里面迎了出来，他自然是水土的父亲黄松根了。徐群看他一身铁骨铮铮，又瘦又结实。黄松根到底是跑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态度开朗轻快，满脸豪爽的笑容，他十分客气地招呼着徐群。就在这时，那妇人也出现在门口，她的身子同时“带”出来了一大群穿着破烂、畏缩在母亲背后的“小把戏”。

徐群给让进屋里了，他才看清这屋子的内部。一片没

有间隔的场地，地上和壁上，尽是破烂家什，层叠交错，绕屋搁置。磨豆腐的石磨和蒸豆腐、煮猪食的大锅大灶各据一方，空隙塞满缸盆罐桶，蒸笼箩筐则升挂到壁上去。剩下的地方正好塞上一张破桌，这该是全家吃饭和水土温习功课的地方了。在这层峦叠峰中间，曲曲折折地“让”出了一条通路。烂菜叶和磨、煮、洗溅出来的污水，跟泥地上的污泥混在一起，布满在这路面。壁上熏得挂满乌烟，靠大灶的木板已焦裂成炭。唯独屋后的一角，用半面旧布帘遮蔽着，布帘烂处早补上麻袋片。看得见里边架着一张旧式大铁床，还有一座旧衣橱，这该是全家唯一的卧室了。即使这“卧室”，地面上也是泥土的。

为了接待这从未有过的“贵宾”，一家人赶忙腾挪开路，终于腾出一条通往饭桌的“蹊径”；接着又搬空了桌面的一角，再从桌下掏出一张较象样的椅子，措了又措，才千让百让地让徐群坐下了。又费了大半天工夫，水土的母亲才又张罗到半杯热茶。……

但徐群却坐不住，从全家的生活来源到豆腐的制作过程，他都要了解。于是松根哥给他讲解开了。他要学推磨，也学提猪食，直让松根哥他们跟在后面连声叫嚷：“先生！脏、脏！……”的确，徐群穿着洁白的夏威夷装校服，实在太不相称了。

在回校的路上，徐群的脑海里展开一幅幅的图景：

黄松根穿短裤打赤膊，一副棕褐色的铁骨架，跟着其他中国人和当地人的码头工人，埋头抵住大木车，把一车车的货包从码头推出来，然后一麻袋一麻袋地从店前背进“福昌”的货仓，背进“联盛英哥”的货仓……汗珠一颗迫

一颗地从他的胸脯沟滚落下来，在阳光下一闪亮，滚进当地的土壤里去了！抬完一大车，他喘着粗气，用垫肩巾扇了几下凉，喜开脸就跟同伴开一两句玩笑，或唱几句小调，才又推着空车上码头去了。逢上船到，他每天就这样，从凌晨干到天黑，甚至干到夜半！要是雨季，或者货物少，他又将怎么办呢？……

他仿佛看见松根嫂半夜就起身，映着油灯在收拾豆腐；天还黑黝黝地，她就挑着豆腐担冒着冷风急步出门了。在市区的菜市场上，天才亮就有松根嫂在；直到近正午买客走光了，她才捡拾菜贩丢得满地的烂菜叶、烂瓜果等等，带回家去。要是豆腐卖不完，她还得沿街叫卖。头上是毒烈的太阳，但她的心更加火燎燎。待她急步往家里奔，早已过午了。她仿佛听见猪群饿得嗷嗷直叫。到家后，她还要切猪菜、煮猪食；她要磨豆腐、蒸豆腐；她还要照顾一群孩子。而那些幼小的孩子，也得帮忙烧火、打水、洗涤用具……

他更好象亲眼看到：坐在自己课室里的黄水土，正在替他病倒了的母亲磨豆腐，正在替他忙不过来的母亲到四近砍取香蕉树的茎，补充不够的猪食，或者从市场把一大袋黄豆背回家来。……他更清楚地“看到”：黄水土正坐在那张唯一的桌边，衬着油灯在做他给的习题，热带郊野的蚊子成群围攻着他，他刚磨完豆腐的身子和脑袋再也不听使唤了……

熟悉了这些情况之后，徐群觉得，再向家长提出学生的学习情况等等是多余的。他感到，几个月来，仿佛只有今天他才第一次逼拢来看清了这学生的口鼻容貌，因而也



更理解他的性格。同时，从今天起，他跟黄水土的关系，也不再限于教室里授课和听课的关系。跟他在感情上发生关系的，在他的心坎里占据着一定位置的，应该是这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他应该关心的是这个家庭，许多华侨家庭中的一个！

“这样勤苦俭朴的华侨家庭不知有多少！”徐群边走边想。“在我那班里，就有木匠、码头工人、菜农、理发匠等等劳动华侨的子弟……”

徐群的心境十分舒畅开阔，他舒开胸腔深深吸了几口清凉的空气。夜色渐渐罩拢来了。树丛逐渐转化为灰绿、墨绿……空间的亮光象水一样一层层地被抽掉了。青灰色的阴影有如粉末一般撒在空中，逐渐地在加浓、加浓……白色的衣裳上，看得出迅速地黯淡下去。热带的夜幕已经四合了。

徐群快步走着，在想：“我怎样才能学会闽粤方言和当地话？我怎样才能学到华侨的生活习惯？这身‘高洁’的衣服也应该换掉！”……

这时，学校里则是另一番情景。从前天起，当校长一再抬头注意对面的宿舍，窗上再也看不到一堆人影，有时天黑了好久连电灯也不亮。

“又出去了，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来！”校长对自己说。“不知他每天在外面捣什么鬼？……”

徐群准备访问学生的家庭，事前也曾经通知校长，还说这工作很有意义，希望校长号召别的教师也进行。但校长只淡淡地回答：“如果徐老师高兴，就自己去吧。”

在校长心中，访问不过是借口，实际上却在进行抢夺学校、搞掉她校长位置的活动。她很想借“巡查校园”的理由，到徐群的宿舍查看一下，希望能发现什么重大的秘密，好向董事长告密。但她又踌躇起来：“可能徐群这时就要回来了。要是正打开他的抽屉，他突然跨进房来，这场面怎么收拾！……”“何况碧如又不肯合作，要是她看到了，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她就这样每天“自我斗争”好几次，直到徐群真的回来，电灯扑落地亮了，她才精疲力尽地死了这个心。

校长这心事，徐群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这几天，他更全心沉浸在欢乐里：他找到了接近侨众的好办法了。那天，他在一家擀面的学生家庭访问，偶尔谈到目前祖国家乡的光景，老阿伯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封磨得皱损不堪的唐山信，满脸期望的笑容，郑重恭敬地双手递到徐群跟前：

“先生：这信敢烦您代看看……”

徐群触电般立即得到启示：这是他最能胜任的工作，先前竟迟钝得想不到这一层！于是他连忙接过信来，通过学生的传述，尽量详尽地把内容转达给阿伯听。徐群很清楚，这信不知收到多久了，内容早成为“陈迹”，也不知托了多少人看过了。而今，阿伯又这样郑重地请教他。内中带着对孩子的老师多少信任和敬重啊！

“伯伯是不是想回信？”徐群已懂得自己应该做的事，采取主动了；也不待对方回答，就抽出自来水笔来……

徐群的“新法门”越推越广，终于发展到给人家拟文件，选对联，写牌匾了。在先还是他访问过的学生家长，随后一般的侨众也来求他帮助；开始时还是文字上的协助，后

来又扩展到向他打听国内的情势，等等。珂埠是小市镇，一下子传开了，有人赞赏他的作风，有人欣赏他的文墨。终于，有侨胞来请求他代想办法处理唐山家族间的房产纠纷，又有侨胞来请教他家庭问题、儿女婚事。自然，也有侨胞随手带来礼品作见面礼的。更有一个远道来的同侨，带上礼品红帖，援引塾师的老例，要请徐“先生”给他择日诶吉！……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 二

在少华他们找过徐先生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徐群独个儿来到“福昌”店前，这是他访问了几家学生家庭之后的事。

这时是上午，市上正热闹。华侨店铺是不歇礼拜日的，店前正坐着一桌子的客人。这“不速之客”的出现，使全店的人都愕然地站了起来，虽然大家都知道他这几天的行径，预料也会到这儿来的。

上前招呼的自然是李熙昌，他笑呵呵地给徐群让坐。

“李董事别来好吗？”徐群两只手紧紧地把熙昌的手攥住，使对方抽不出手来，以致有点尴尬。

“好！好！很好！徐先生也好？”商人自然很懂得应酬。

桌边还默默地站着好几个客人，熙昌只得先给介绍：

“这位是王清泉老先生，他家住在‘山顶’。”“这位是郑水源先生，就是郑自立的父亲。”“这位……”

“您好！您好！……”徐群热烈地跟他们握手。

坐定之后，倒一时没话说了。主客坐在中间，伙计远远地站在旁边看；各人都在考虑怎样开谈，“学校的纠纷……”

大家一齐想到它，却又不好一齐开口。

“去把少华他们叫出来！”熙昌首先想到这一着。长庚应声进去了。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出来了三个：少华、敏华和阿贵。还有跟在后面的长庚。

徐群热烈跟他们问过好，他们三个还站着。

“把饭厅的凳子带几块出来！”熙昌把面孔旋向长庚。

这回被使唤的不再是阿贵，而且有头家叫人替他拿椅子的“光荣”。于是，三个人被“赐坐”在旁边，顶上半个主人，招待这“贵客”。

阿贵坐在这里非常非常的不安。他从来没有坐过这个地方，何况前面是头家和客户，背后站在他经常站着的地方，是替他拿椅子的长庚叔。

“李董事近来生意好吗？”徐群先开口，他已懂得这商场套语。

“吓吓，差不多！差不多！”

“李董事专门经营农产品？”徐群回头四边瞧。

“吓吓，是的。是的……”

“这些是什么？”徐群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走到放“办头”的架子前，拿下了两三个玻璃罐，端详着。

熙昌随即跟了过去：“这是有谷香，这是……”

熙昌把办头和徐群“带”回座位上来。生意人是机灵的，他知道徐群此行并非有要事而来，就跟他扯“生意经”好了。同时又想，这个人又“活跃”又“公然”，不象教书匠的迂气，要是肯学生意，倒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坐客们都静静坐着看；有的想：学校搞到这地步，他

倒有这闲心……

熙昌把办头倒在桌上指给徐群看：“就说徐先生所熟悉的花生仁吧，这儿就有好几种……”

徐群很有兴致地把花生捧在掌上，凑近眼镜端详。

徐群在先已积累一套“处世哲学经验”，他深知要跟别人接近，使别人也喜欢跟自己接近，就要从对方所喜欢的事物、问题下手。何况他又认为：对于一切事物和生活现象的认识，都是有好处的。因而，也就认真地“研究”起花生仁来了。

他这态度逗起了熙昌的兴头，很想“捉弄”他一下：

“徐先生，你也‘考一考’：这几种花生，有什么不同？”

徐群果然凑上去端详又端详，比较又比较，脱下眼镜看，又戴上眼镜看，可就是答不出来。

旁边的坐客们看得乐了，早把开初那股生疏客气的成分忘掉，便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告诉徐群：这堆花生仁不够干，这堆烂粒多，这堆含油量差、榨油厂不喜欢，等等。

接下去轮到熙昌卖弄了。他把所有花生仁办头都搬出来，每一样倒在他掌心，看一看，捏一捏，又倒回罐里去。徐群瞪着眼睛看他那手势，有似赌徒耍牌那么纯熟；再看他那神态，真有乐此不疲之概。

于是熙昌开起“课”来了：花生的好坏，品种、产地、色泽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他们商人，只要把花生仁放在掌心看一看，簸一簸，就能断定：这货色是附近山区哪一乡镇出产的，是早造或晚造，生长在沙地或红土地，用人手剥壳的或用摔打脱壳的，等等。

同时，只要经过他们一估计，就能准确地断定这批花生过筛后小粒者占多少巴仙(百分比)，过选后坏粒占多少巴仙，其误差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一二。经他们握在手心捏一捏，也能准确地断定，这批货物过晒后，消水率达多少巴仙，也一样不能误差太多。

李熙昌告诉吃惊的徐群：“华商们要是没有这工夫，就要招致亏本！”

他更能如数家珍地告诉徐群：山区某乡出产些什么，某乡又出产什么；某种产品某乡年产量多少，哪一个月令开始上场，何时收梢。还要留心这一年旱季、雨季的迟早，某区的雨量多少，这对某种产品有何影响。还要了解这一年村民的经济情况，这对收购产品和销售货物都有重大关系。更要懂得外地哪一带适合销售哪种品质的土产，是供什么用途的，每年消费量多少，何时开始畅销，等等。真是了如指掌！

徐群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从这里认识到华侨商人的生活概况；并且暗中估计：华商这种种经验非积累半辈子是无从办到的！

“王先生和郑先生想来都有这种功夫的吧？”徐群真会拉扯，客商的情况他也想知道。

“清泉兄大半辈子在山顶‘摸’土产，经验比我丰富多了；水源兄可是咸鱼干专家……”熙昌笑着代他们回答。

“两位在山区的生活情况怎样？”

在场的人都感到，这位学校教师很有一些“本领”：他那无拘无束的态度，有时纵声大笑，很能感染旁人，使大家都消除局促、拘谨和客气的心理戒备。他那事事认真的

态度，和那注意倾听人家谈话的能耐，使人家高兴跟他聊天，把一些情况都告诉他。同时，他那寻根究底、旁拉侧扯的追问，也不容人家不把事情告诉他。于是，在座的人都喜欢起他来了。

“山区的生活还有个容易的？在荷兰鬼的统治下，到处都一样……”这回是清泉叔回答。

“咱们华侨形容得好：红毛鬼（指英殖民者）是钻，荷兰鬼是刨！”郑水源插嘴说。

“怎么样是刨？怎么样又是钻？”徐群立即兴致高涨，把身子趋向郑水源，摆好姿势，大有准备“洗耳恭听”之概。

熙昌笑着代说明：“统治马来亚、缅甸等地的红毛鬼，专找有钱的下手，有如钻，一钻到底，但有重点；荷兰鬼则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地压下去，刨得又光又干净！”

“‘荷兰鬼’对华侨商人怎么个刨法呢？李董事和两位先生能谈谈吗？”徐群两眼发着亮光，看这个又看那个。

在座的人都相视而笑，觉得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这件事说来话可长哪……”熙昌感慨深长地说：“咱们华侨商人，没有一天不在‘过五关’……”

“‘过五关’？是哪五关？”

“第一关是荷兰五大洋行；第二关是荷兰皇家轮船公司——奎卑音船局；第三关是海关；第四关是警察局；第五关是税务局！”

“他们是怎样压迫我们华侨商人的？”徐群有似采访记者，只差没有把纸笔拿出来。

“让我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吧，”熙昌说。“你知道，控制全荷属东印度的商业的有五间荷兰大洋行，有的叫‘小公’，有

的叫鹿特丹、艺卫里等等。这五间大洋行不仅全荷印大小各埠都有分行，南洋许多地方直到欧洲也有分行。全荷印没有一种货物，它们没有经营；也没有一种货物，它们不想操纵！它们有许多手下人员，大多数是受过荷兰奴化教育的侨生，他们被派到华侨商业区来，招售洋行货物，也打探华商的动静。上头控制洋行的则只是几个荷兰人。”

“就拿去年面粉的事来说，”熙昌看着清泉叔他们说，因为他们也熟知这件事。“当时洋行向国外采购的面粉不知什么缘故还没到，市上货缺，华商手上存货倒不少，正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想不到那几家洋行坏心肠，把堆积在仓底的烂货每包泻价两角半抛出！市面上经此打击，价钱再也提不起来了。华商谁象洋行大本钱？不得不忍痛售卖。等到洋行新货到，华商的存货快要卖完了，洋行就抬起价钱来！”

“那次的面粉你存多少包？”清泉叔问。

“大约一百多包，来去差了一大笔！”熙昌还无限痛惜地回答。又继续说：“如果洋行‘照管’不到，还有奎卑音船局！看到某种货物输到外埠比较能‘和盘’（合算），华商正要采寄了，船局马上抬高运费！于是，原先估计能取得的一点利润，尽落到船局荷兰人的荷包里了！洋行货物的运费则照旧，看你怎样去跟他们竞争？！……”

“华侨商人不能联合起来自己创办轮船公司吗？”徐群问。

“不行！”熙昌非常坚决地一摆手。“他们不仅资本大，还有他们的政府做后盾嘛！不但华商搞不起来，当地人船户还这样给荷兰人扼死了！你知道，当地人的生活程度是很低的，又有世代相传的航海本领，他们每种种族都有独特



式样的帆船。他们就用帆船替华商运货；他们里头有少量本钱的，还可以先交给华商作为抵押金，待货物到达后才向买主索回。运费既便宜，货物又担保没有损失，华商谁不乐得雇用他们的船只呢?!……

“一知道哪个港口有帆船在川行，轮船公司马上大量降低运费。他们资本大，是不怕损失这么一点点的！同时又用别的办法压迫华商：只有把货物交给荷兰船局付运的华商，洋行才肯卖货给他！

“可荷兰鬼哪肯长期亏本？他们是要大量搜刮的！于是，由他们海关订出最卑鄙的条例：帆船非在限定的期间不能靠岸！比如一天到达的，就给限定三天！没有到三天，只好泊在港外等待！商人是分秒必争的，有时直弄到货物在船上烂了！进到关口后的刁难更不必说啦！这样，又有谁肯付寄帆船呢?!……”

“竟有这样的事！”徐群吃惊得坐不住。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竞争”，原来是这样的！荷兰各托拉斯的巨大财富就是这样得来的！

“等到当地船户挨不下去了，荷兰奎卑音才出廉价收买，把他们的帆船收买过来，然后在港口外凿沉！”

“啊！”听的人都叫出声来。

“于是奎卑音的运费马上大起价！起得比原先高得多！”熙昌激动地说。

在座的没有人想说话。

“货物运到了，还有海关这道鬼门关。大权操在他们手里，还能不听他们摆布?! 第三关过去了，还有任意搜查、随时加诬、给华商带来种种麻烦和损失的警察局‘大狗’；就

算你到年底还能剩一点钱，第五关税务局更非把你刮得精光不可！”

徐群曾经从什么书上看到过，有个日本人说华侨是野草，什么地方都能够生长。就说是“野草”吧，也是大石块重压下的“野草”。为了生存，只好曲曲折折地往上生长，历尽艰苦，才能露出地面吸取一线阳光！华侨商人，是华侨中的上层，还受到这种种压迫；那么，那处在最低层，最大多数，又直接受到殖民者剥削、压迫的华侨劳动大众又怎样呢？

然而，尽管迫害何等惨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的华侨还是不屈不挠地生长着、生长着……这种情况决不是那些生长在温室里的花草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们应该为华侨的这种生命力歌赞！华侨，尤其是华侨劳动者的非凡生命力是举世皆知的。如果说我们是“野草”，我们有着野草的朴实无华，也象野草那样绿化了五大洲，尤其是南洋群岛光秃秃的土地！

“这么说，华侨劳工所受到‘荷兰鬼’的压迫就更惨重了！……”徐群充满关心地说。

“那是必然的。”清泉叔回答。

“珂埠有没有给荷兰人厂矿做工的华侨劳工？”徐群问。

“埠里头没有荷兰人的工厂，山顶有。”李熙昌回答说。“若说全荷属东印度群岛，许多矿场、农园还都是咱们华侨劳工在替他们做工。”

“珂埠山区哪些地方有华侨劳工？”徐群急切地问。

“卡汶加烈的橡胶园就有不少华工。斯达干的煤矿区就更多了，据说一大半是华工。他们还多是‘猪仔’呢……”

“‘猪仔’？就是‘契约华工’？”

“就是契约华工。”

“那两个地方在哪儿？”

“橡胶园离我住的古嶂村才三公里多路，”清泉叔说，“可我们村要从这里坐四小时的汽艇逆河而上才能到达。这座种植园是荷兰人的；煤矿场则是荷兰人跟美国人合办的。煤矿场远哪，离我们村三十多公里的山路，要盘过一座山。不过从海路去，倒可以靠拢矿场码头……”

“那边华工的情况，王老先生知道吗？”

“荷兰鬼和美国鬼守得很严，闲人不准随便进去，很难知道得清楚……”

徐群的心中更掀起了强烈的渴望，他计划在日后有机会时去探访那些华侨劳工，那些苦难的“猪仔”！……

店前的阳光已渐渐移到跟屋檐齐了。时间已经是晌午。

就这样，徐群在到处做着他的“家庭访问”。不仅为了跟家长交换学生学习问题的意见，也不仅为了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他活象三岁的小孩，那么好奇，那么有兴致，那么喜欢寻根究底。才副伯从帐房走出来三遍了，谈话还是没个完，他想：“做教师的问那些做什么呢？兴致可真高！”郑水源坐在一边也想：“学校的事，外面风风雨雨一大片，他倒象无事人似的，这个人可真难理解！”

徐群呢，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如何，他好象浑然不觉、全不计及似的。有谁想到，在他心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急待着他去做！学校的事并不是他的天底下唯一的大事，他认为这事是一定会完满地解决的。这时，他认为首先应该提高自己对华侨各方面的生活的认识；经过这些天来的访

问，在他的心胸间，一幅华侨生活的图景渐渐在其间形成！他觉得，只有先了解华侨的情况和需要，今后他才能更好地为“华侨社会”做事，配称一位华侨的教师！

“啊！少华、阿贵哥、敏华，”这一刻，徐群才如突然发现他们坐在一边似的，叫了起来。“我们进到里面看看你们的工作去！”他对阿贵、少华说。

少华他们早已坐得背脊发麻，阿贵更象给人捆绑了手足，苦不堪言，听到这“大赦令”才深深吁出一口长气，手足也蠕动起来了。

徐群自己提出要到里边看看，也不必待主人陪送，就跟着少华他们进去了。主人和坐客对着他的背影，不约而同地作着会心的微笑。

等到徐群充分地了解了阿贵和少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进一步理解他们前几天提出的各问题的成因之后，再走回店前来，饭厅上已摆好饭菜。

“徐先生，就在这里吃便饭吧！”熙昌客气地招呼。

徐群却毫不客气，叫吃饭就吃饭。对方的爽快倒使熙昌有些忙乱，赶忙叫清泉叔他们作陪客。阿贵少华花掉了大半天，必须留在里边赶工作了。

吃过饭，徐群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表的问题：

“李董事：我想发动我们的学校创办夜校补习班，您有什么意见？”

李熙昌嘴里象还含着一口饭，一时回答不出来。如今，“日校”都闹出这许多乱子解决不了，还搞什么“夜校”！这事校长通得过吗？董事部通得过吗？熙昌恨不得当面告诉他：“徐群呀，你太想入非非啦！”郑水源更是纳罕：这个人

还在计划这许多! 清泉叔也觉得, 这人的想法和处事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什么他都往好的方面想, 什么他都想干……

看见大家在沉吟, 徐群又补充说: “我问过少华了, 他很愿意再读书; 还有几个少年人, 也都很赞成。我想, 从珂埠华侨的利益考虑, 这工作是值得做的。……”

李熙昌只好支吾地说: “那么, 徐先生看着办吧……不过, 学校当局呢……”

“问题自然会有有的。只要取得侨众和学员的支持, 其他都不成问题了。这件事, 想来李董事和各位先生都会赞成和支持的。……”

最后, 徐群还是那样兴致勃勃, 蛮有信心地自己做决定: “那么, 让我先来筹备吧!”

### 三

徐群回到学校, 把筹办夜校的事计划了一夜。想不到第二天星期一, 学校里的乱子闹得更严重了。

上课时, 谭志明脑盖上连耳朵裹着一大圈绷带, 脸色苍白地走进教室。问他时, 才说是星期六监督值日生打扫好教室才回家, 天快黑了, 在离家不远的巷口给人用大石块从背后打中的, 流血很多, 晕过去了, 幸给路人救了回家。谁打的? 他说不知道。但根据路人描述那行凶者的相貌, 准是魏家宝, 只是给他逃脱了。朱桃英已经两天没有来上课, 说是病了。但约她上学的女同学却说, 大前天她回家时, 有几个当地流氓青年跟在背后戏弄她; 她眼尖, 隐约看见魏家宝藏在一棵树背后指挥他们。好在她家近, 没

有出过事。……

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了。一个学生还偷偷告诉徐老师，魏家宝曾对他扬言：一定要“收拾”徐群。可能是还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徐群虽然会打篮球，不一定打不过家宝，只是眼睛不行，对方又有魏国栋等同谋，“还是提防些的好，何况近来徐老师又经常出去……”

这几天来，学校里的乱子还不止这一些。魏家宝还是每天到学校来，只是不上徐群的课，可徐群是级任，大半的课是他的，于是家宝便在校园里游荡。校长是奈何他不得的，也不想劝他上课，倒想利用这件事来加罪徐群。因而，大家上课时家宝就大有可为，校门外写满“打倒徐群”的标语，成包的粪便从窗口丢进徐群的房间……下课后，跟拥护徐群的学生三言两语不合，就打起架来。为了防止家宝作恶，班长他们简直要布岗守卫了。

何况还有魏国栋从旁策划，教唆家宝，从旁左右校长的视听。要是在办公室里，国栋看见徐群，双臂就象待斗的公鸡把翅膀往外展，盯着死眼，说些不三不四的呆话，专找岔子。只是徐群不理不睬，他也就搞不起来了，倒省却许多问题。

不过今天谭志明他们的事就更严重了。若说魏家宝不上徐群的课，徐群早劝告过他，警告过他，只是这是由他父亲撑腰的，自然不会有效果。那么，就让他象这样越搞越凶吗？

徐群于是去找校长，把情况交代过后，说：“俞校长：我看这件事您再也不能不处理了。”

“我没有权，也没有能力处理！……”校长冷冷地回答。

“那么谁才有权？”

“这事是徐老师引出来的，应该由徐老师来处理才对呀……”校长用讽刺的口吻说。

徐群不理睬她的讽刺，还是平和地说：“照我们的校规，魏家宝无故缺课，屡戒不听，就应该记大过；照他的学业成绩，照他的品行，就应该开除了。”

“开除？”校长把侧坐着的身子旋过来对着徐群，看得很清楚，她的两片薄嘴唇气得微颤，苍白萎缩的脸皮上，带着一种冷酷的、缺乏感情的神色。“我看，应该被开除的不是魏家宝！”

“那么是谁应该被开除？”

“是那惹是生非、破坏学校制度、存心霸占学校的人！”她把这话吐到徐群脸上。

“那是谁？”徐群觉得这人已经完全是意气用事。

“有这种存心的人他自己知道……”校长又把身子旋去。

“俞先生的意思是不是指我？……”徐群不得不这样追问。

“我没有权力这样说……”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在离开之前，徐群不能不再说一声：“那么，俞校长的本意是：魏家宝这些破坏学校秩序、危害学生安全的行为，学校当局不准备采取步骤了。”

“谁证明这些都是魏家宝干的？”

“谭志明的事有路人看到，朱桃英她本人看到，学校里的事有同学们看到。我们学校当局可以进一步调查、

追究……”

“当地有法律，谁犯罪谁就要受到制裁！”

“俞校长的意思是要把这事提交当地政府？”

“哼，提交当地政府，首先应该受到制裁的是那污蔑自己政府和危害当地的人！”

徐群只好“摸着鼻子”离开。在他的感觉上，有似才从精神病院探望病人出来似的，脑里充满一些离谱的对话和质难。

但徐群也可真非常的“不识趣”，当天放学前，他又找校长谈话了，而且是在办公室里：

“俞校长：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学校应该开办夜校补习班，让失学的少年再取得上学的机会。根据我访问学生家庭的感想：这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大力去办；而埠中失学的少年，也普遍有再读书的要求……”

不待徐群说完，有如火上浇油，校长早已按捺不住，她疯狂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脸色死白，眼里冒火光，声音尖锐刺耳：“哎呀！徐老师：我不明白你这人是怎样子的？！为了你，今天的学校已搞到这地步了，你还提出这提出那！你不把学校搞垮不肯罢休吗？”她挥手投足，连珠炮似的嚷：“我没有权！我没有权！我承担不了！请你找学校董事部去！找董事长去！”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魏国栋简直乐得手舞足蹈，很想也插几句讥讽徐群的话，只是脑袋不够灵活，想了半天，才说：“倒不如让徐老师当校长好啦！”说完，又作鬼脸，又纵声大笑。叶碧如于是把头垂得更低、更低了……

徐群却仍然“浑然不觉”似的，脸上还是那么平静，没



有激动，也不答话。

第二天，徐群已经独自在着手筹办夜校了。

任何意见和打击似乎对他都不发生影响，他的作风和态度还是那么热烈积极。他只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侨众需要夜校吗？失学的少年愿意学习吗？”只要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就必须开办夜校！

他又想到那天访问学生家庭的遭遇：半路上，一个少年从背后追上来，在他面前鞠了一躬，然后呈上一张纸条：“先生！这几个是什么字？……”看他那表情：惶恐，期望，感激……综错交替！他也想起那些请他写信、拟文件的老侨胞的态度。那递信时因激动而颤抖的双手，那充满感激而不住点头的身姿；他们又怎样在外面传告、赞扬自己的这一行动。……他们多么需要文化，而他们更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着自己和子弟的前途！

现在，迫切需要发动众人的帮助。徐群一提出，他班里的学生都高兴得跳起来；就这样，当天放学后，第一次“夜校筹备会议”就在徐群宿舍里“闹开”了。

徐群提出三个问题：教材问题、招生问题和课室问题。教材自然由徐群自己编，学生们承担代抄蜡纸和油印。学生们都是“地老鼠”，哪处不熟？即使校长把学校的油印机锁起来，他们也能到外面想办法的。招生更不成问题，小小的坳埠，两句半话就传开了，何况学生们顶会钻，更会拉。成问题的是教室，要是校长和董事部不答应，在哪里开办呢？

讨论热烈地低声进行着。少年们性子激，都主张索性不去找那些人，自己想办法。但哪里去找那样大的地方，还

有桌椅呢？

“还是先找我的爸爸商量吧。”提议的是个女同学，她叫卢玉婵，是卢健中的独生女；母亲早年去世，她父亲也不再续娶。她人生得娇小结实，聪明活泼，而且很有见地和气魄，是她父亲一手把她当作男孩子培养成的。

这提议没有人反对，于是由徐群出面。徐群早从学生听说这位贤明的董事曾经在会上替自己说过话，而且他也还没有访问过这位家长，因而次日下午就动身了。

卢健中从学校董事部，从他女儿的讲述里，徐群的事他知道得还少？是他的提议才从国内聘请徐群的。由于一向关注徐群的事，在他脑里早塑成一个徐群的形象；而今见面，则有如“似曾相识”的旧交了。

在徐群眼里，这位卢董事则是那么清癯、高雅。瘦长的身子，穿着白色卷袖夏威夷衬衣，瘦而雅洁的臂上露出青筋，瘦长而清癯的脸上架着眼镜，两眼含笑地闪动着。他道地是当日知识分子型人物，徐群对这类人物是很熟悉的。

卢健中很温文，很客气，也很热烈地接待了徐群。他不待徐群道出来意，就说玉婵早告诉他了，“本来由玉婵传达就够了，何必徐先生亲自前来呢？”但又说，能够跟徐先生见面畅谈非常高兴。于是，他又对徐群的不辞苦辛，为华侨教育着想，表示十分赞同、钦佩。

“借用教室嘛，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我们坵埠华侨社团里头，还有不少恶劣现象，以致真正替侨众做事的，倒受到不应有的阻挠。”他摇头嗟叹了许久。“不过，这件事本人当尽全力去办，请徐先生放心……”

于是，卢健中大谈其社团中的种种坏现象，谈到愤慨

处，竟说：“要是当真不许使用学校的课室，徐先生可以到我们米较厂来开办！我们那地方空着，还算宽敞……”

徐群也为卢健中的正义感所感动，这是他提出开办夜校第一次取得社会人士的全力支持！

剩下的是师资问题。照徐群的计划，如果叶碧如肯合作，就开办两班，不然只能先办一班了。于是，他又“不揣冒昧”地“越界”到对面宿舍找叶碧如了。

校长霍地一下站起来，走掉了。

剩下走不掉的叶碧如，她象做了什么当场出丑的事那么尴尬，又象给什么追逐急了又甩不掉那么不安，于是她只好硬着头皮，低下头来对着徐群。

当徐群说明来意之后，她的态度再也不是尴尬不安，也不是惊惶、客气和回避。她的神态变得那么凄惻，那么可怜，那么孤苦无可告语！使徐群大大的吃惊，原先准备鼓励她的一套话都飞掉了，一点也不敢勉强她，倒还问她是身体不舒服吗？

但徐群他哪里知道，叶碧如那凄苦的眼神里含着一段无声的心语：“要是你徐先生的再三鼓励和帮助不是单纯为了要我帮忙的话，我叶碧如刀山也敢上，何况是为了我所喜欢、所赞同的工作……否则，那些疯狂的谣言和恶作剧，象我这样身世的苦女子，又怎受得了！”……

从此，徐群整夜埋头编纂夜校教材，访问学生家庭的工作也并没有放弃，因而，编写的工作都推到深夜了。校长在对面宿舍时刻察看着徐群的动静，她除了负有向魏伯皋报告的义务，更由于她的多疑和心胸狭隘，弄得心绪十分纷乱痛苦。徐群的一举一动都引起她的猜疑，学生们不

断前来找徐群使她生气，甚至徐群的笑声在她听来都是那么刺耳！这日日夜夜的精神折磨使她疲塌、憔悴下去了。叶碧如呢，她虽然象木雕泥塑似地整天默默在宿舍里改卷子，看书，但她的心神却往门外飞驰，那边窗上的亮光、人影和笑声，都那么引诱着她。她每晚注意着对面宿舍几时才熄灯，她注意到徐群很快地瘦下去了。她充满憧憬地对自己说：“我要是能分担他的工作有多好！……”

夜校开课的日期确定了。

徐群叫敏华通知少华，又告诉黄文祥他们，要他们招呼朋友前来学习。照海外侨界办夜校的惯例，学员是不收学费的。由于还得不到董事部的支持，徐群不但不支薪，倒还自己掏腰包作讲义费。只望日后办得有成绩，能得到社会人士的赞助。

少华入学的问题于是在“福昌”店前谈开了。

办夜校已经不是徐群的“想入非非”，而是眼前的现实了，李熙昌怎好阻止少华呢？这是正正当当的事，不花钱，也并不妨碍工作；何况熙昌身为董事，徐群事前还征求过他的意见，那就更说不出口了。

问题在于玉华。那些“不识趣”的坐客不知谁提出“时代不同了，女孩子也要让她读书”的论调，郑水源就力举玉华。敏华本来是他老师的“传声筒”，正担心自己介绍不出人来，就进里边极力撺掇玉华。玉华也心动了，第一次跟她父亲造起反来。

但熙昌还是不答应。理由是：晚上经常要煮“半夜粥”，她母亲近来身体总不大好，不能再让她熬夜；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女孩子家，晚上出去，怕“出事”！

一提到“出事”，也就没有人敢负担这非轻的、道义上的责任。连见解比较开明的才副伯也连连点头。

捷华自然没有份，他自己也不敢梦想。但熙昌似乎也很能“体会”这儿子的心情，就在这时，他嘱咐才副伯以后有空，要多多教捷华记帐，和写商业信札。

今天，最兴奋的自然还是少华了。他拉住敏华问个不休：课程编些什么？已经有多少人报名？尤其是开学那天要做怎样的准备？但反过来，他又担心起自己的程度太差来。

这一夜，少华想得很多。他把这事当作一个起点，把自己的前途用想象作了一番美好的安排。他觉得，从此，自己将会找到“幸福”的。于是他又无端想到同船来的贵哥，觉得他比自己可怜；他又想到自己的母亲，应该写信去告诉她……一直想到睡着了。

开办夜校在珂埠算得上一件大事。到处在热烈地谈论着它，许多人同意把子弟送进夜校，但也有一部分人考虑到，学校的纠纷还没有解决，夜校是不是能顺利办下去？会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件？因而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

## 四

而这几天正在得意洋洋的却是魏伯皋！

女校长给他带来的报告，在魏伯皋看来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毫无用处。而她倒诉说了一大堆自己在学校里受“冷落”的苦情，一心只想护住自己这“校长”的位子和面子，希望他魏伯皋快快替自己铲除异己。“这种人真没用！”魏伯皋忿忿地从背后骂俞素秋。

国栋抄来的徐群的履历表更加气人：“徐群、二十七岁、江苏上海人、曾在上海××大学肄业……”这些谁不知道！至于徐群在国内的行踪，却一点线索也找不到。国栋倒以为获得了瑰宝，在他面前猴手猴脚地，十分得意。他于是当面给国栋狠狠一阵训斥，才稍稍压下心中这口闷气……

但是，国内的回示终于来了！还是上司胡同志小峰从吧城亲自带来的！单看那来头就够魏伯皋心花怒放了：什么“驻巴达维亚总领事馆”转，什么“巴达维亚党部”收，而后是转达“魏伯皋同志”！那就是说，不但吧城党部诸上司知道我魏伯皋，知道我魏伯皋干了这件大事！总领事馆党国诸长官也知道我魏伯皋！连上海市党国要员也知道我魏伯皋！这件大事甚至已经转呈南京“蒋委员长”了！

因而，吧城诸上司更非重视我魏伯皋不可了，他们才派胡小峰来的。于是胡同志才客气地把我带到党部密室里斟酌，称我“魏同志”！

“我魏伯皋这次真是一鸣惊人！下次我再到吧城，党部诸人一定会围拢来，对我恭维，把我推到上席，再也不象以往教我卑屈地跟在背后了！届时我也将直接去找总领事，他一定会开宴欢迎我，亲自下阶牵住我的手，连声说：‘魏同志：干得好！干得好！’的。今后，在垓埠，在吧城，在国内，我魏伯皋将到处吃得开了！”

“我魏伯皋这次为党国立下的功劳更是不小！或许，不久中央就会颁下嘉许的奖状！或许，中央将招我回国，授以在海外活动的更高的秘密使命！我，魏伯皋，将从此步步高升了！”

他兴奋地掏出向胡小峰借来的公函，先看信封上的字，

那几行“上海市……”的仿宋体官署名称越看越可爱，接下去的“总领事馆”“党部”的字体也写得十分端正可喜。它们就是他飞黄腾达的保证！他轻轻地抽出信笺，那红格笺上一行行写得分明：

“……徐某行踪，业经查悉……民国十五年，曾自上海潜往广州，翌年随军北上。……在粤沪所为何事，尚未查出。……其所交往，俱系激进青年、左翼文人。……”

魏伯皋早把这公函读得烂熟了，但还是逐个字低声念着，细细推敲，每到最后两句，他都止不住心花怒放，拍案叫绝：

“喝！谁及得上我魏伯皋料事如神！料、事、如、神！”

公函末了还写着：继后若再查到“徐某”的历史，将再行函海外。并且要吧方诸同志“协力调查此人。若属学匪之徒，漏网逃往海外者，务须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为党国除害。”云云。

在魏伯皋看来，这时的徐群，不过是他脚旁的一只虫蚁。徐群的访问学生家庭，出全力办夜校，不过象那虫蚁兴冲冲地在搬运食物、造窝。只要他一举脚，就可以令对方粉身碎骨！

“哼！”他觉得对手徐群那么幼稚，那么脆弱，真不堪一击！因而只好嗤之以鼻了，徐群的一切活动，在他都是不屑一顾的。

他把自己的惊人业绩告诉国栋和家宝，为的是让他们

也高兴高兴，同时用来作为告诫他们不中用的具体例证。至于详细的情况，在不需要他们帮助时，他并不想告诉他们。他觉得他们还参与不了大事。

对于校长，他也不肯明告。他把上海的公函拿在手里，晃了几晃，让校长看清信封上的官署名称和收件人的机关名号。至于内容，他说这是党务，要保密，不能告诉党外人士。这样，显得更神秘、严重。这手法果然使校长十分敬畏，也十分安心了。

那么……

“应该采用怎么样的辣手，才能一下子击垮徐某，教他再也爬不起来呢？”

“应该运用什么高强的手段，才能深深地出这口鸟气，大振我魏伯皋的威风呢？”

“应该使用哪样的铁腕，才能使学校、董事部直到全埠侨众都慑服我魏伯皋呢？”……

魏伯皋疯狂地想了一夜，终于定出了许多“方案”，他把这些“方案”分别写在纸条上：

“以国内此复函为凭证，借吧城我国家机关名义，着令校长本人并学校董事会派代表若干人，由董事长率领，强行冲入徐某宿舍，搜查其函件、书籍；如有污蔑党国或属于左派的文字、书籍者，立即由董事部将之开除。”

“设若因其他意外而无法搜查，或查后无所获者，则以党名义行函吧城我国家机关，由我国家机关勒令珂埠中华会馆及董事部，将徐某开除。”

“向当地政府告发，指徐某为赤党，正从事鼓动反当地政府活动，请当地政府将之逮捕。”



“由吧城我国家代表机构以外交手续转达当地政府，指徐某为国内政治逃犯，要求递解归国。”

“由星洲召募打手，在途中击毙徐某。”

……

夜校开课的日子终于盼到了。

这时是阳历十月初，当地的旱季快要收梢了，雨季不久就要降临。为了让学员们多学到一点东西，徐群决定在这个时候开课，不必待到下学期了。

少华已经紧张了好几天了。他叔父似也算通达人情，叫裁缝给他做了两套学生装，还叫敏华给他买了几件文具。

地点就在中华学校。卢健中大力担当，据理力争，魏伯皋心窝里藏着他那一番“大作为”，倒不斤斤计较这小节目；校长则唯董事长的马首是瞻。于是很快地两方面都默许了。卢健中借到了六年级教室。

今晚敏华被指派到夜校帮忙，正好带着少华同去。熙昌破例叫少华跟敏华先吃饭。先吃饭使少华觉得很习惯，换上一身学生装之后，更觉得浑身局促不安，仿佛四周的眼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来了。待到他们要动身，店里的伙计们都跟到门口来；长庚叔还提醒少华笔墨有没有带齐，贵哥则含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

这个时节的天气是明朗而又闷热的，刚吃饱饭，穿上衣服，汗又滚出来了。好在太阳已下山，户外的热气在逐渐消退了。上课的时间是七时到九时。估计今晚可能有什么仪式，敏华又须事前帮忙，才提前动身的。

紧张的心情使少华不曾注意到街上的景物，一直走到

校门口。一抬头，就看见里边一盏打气灯，在黄昏的天宇下迸射着诱人的亮光；灯光底下一排排的桌椅，已经聚集着一大堆的人了。看到这景象，少华心中一阵激动，也分辨不出是喜欢还是担心。

场地布置得很热闹：一大帮五六年级的学生，把什么都弄来了：门前钉着椰叶的“垂帘”，室里饰满彩带、小旗帜和纸球，五彩缤纷。

“徐老师！”挤进人群里去，少华终于发现徐群。他第一次改口叫老师，声音里带着柔情的轻颤。

“少华，你来啦！”徐老师正在忙他的。

少华拿眼睛再搜寻黄文祥和冯石坚。他们两个不但已经来了，石坚还爬到上面钉彩带，文祥在下面帮他拿东西。少华觉得自己不但来迟了，还应该帮些什么才是。

等到无可再帮的，三个人就一步不离地拉在一起了。

“人数可真不少，也有上了年纪的……”少华把四周打量了一通，说。

“那些成年人都是送学员来的。看，老阿伯阿姆就不少！到徐老师这里报名的学员，有七十多人。由于没有别的老师肯协助，只好先办一班。人数太多，教室容纳不下，好多天前早停止招生了……”石坚回答。

“你经常找徐老师谈天？”少华虽然也从敏华打听到一些情况，但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了。

“自从徐老师决定办夜校，文祥和我每天都到这儿帮忙。”

少华觉得很愧怍：“我没法离开店铺……”

“这个我们知道，徐老师也知道，他还说曾经到你店里看你工作哩……”

冯石坚提议到处看看，于是拉着少华的手四处闯。他到坭埠才三个月，已经认识不少人了。

“他叫蔡国兴。”他给少华介绍。

站在少华前面的是个高瘦的少年，有十六七岁了，手粗足大，剪平头，很有些“土气”。

到今天，少华才认识第一个朋友！他们就这样谈开了……

场上一片腾腾喜气。少年人挤在一起，还能沉得住？何况坭埠是小市镇，大家早都相识了：“你也来上学？”“××人怎么没有来？”到处在互相探问，打招呼，低声交谈……

天全黑了。来的人更多了，教室内外都挤得满满地。谭志明他们搬来许多椅子，请家长们都坐到外面走廊上来。

“卢董事来了！”有个学生跑来告诉徐群。

今晚的夜校开办典礼，没有“侨领”莅临，更没有邀请外宾，这许多家长都是关心自己子弟的学业才来的。往常学校一个班级开游艺晚会，都要请“侨领”主持，请“侨领”演讲，请“侨领”颁奖的。那么，校长呢，这时她可能已经“两耳不闻窗外事”，早关门熄灯睡大觉去了。而卢健中，这时却不请自来！

帮徐群忙的学生们送上茶来，每人一玻璃杯清茶水。就这样，这夜校的“开学大典”就在一百多人的掌声中“开幕”了！

……

就在这个晚上，就在这一个时刻，在离开学校没有几家的一间大屋子里面，也点上光亮亮的电灯。

一个中老年矮胖的男子从另一边走过来。到门前，突

然止住脚步。他张望一下学校那边的灯光，学校前那棵大榕树也照得枝叶分明，四近的屋宇都映着亮光，气氛好似很热闹。这时，正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远远听去，有如炸米豆。

这人给刺痛似地猛然扭过头去。他低低地咒骂一声，又喃喃地说：“哼！没有准字（即向官厅申请的许可证，当日办学、开会都要事前请准），还神气！只要告诉‘大狗’一声……”就跨大步走进屋里去了。

稍停，又有两三个男子，陆陆续续从不同的方向走来，也走进屋里去。

这屋子前面有一个大屏风把整个大门挡住。蓝色的屏风上，画着一个有一人高的白色大齿轮，十二个“利齿”开向四边，使人看了有些毛骨悚然。

屏风后是一间大厅。中间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上面搁着几叠用木夹子夹起来的中文报纸，电灯白白地亮着，除了一个年老的杂役呆坐在屏风旁边看守着，却阒无一人。那些进来的人到哪里去了？

一直进到屋子后面，原来那间密室的门关得紧紧地，那几个人正坐在一张小长桌边。据在上首的是一个戴着金框眼镜的中年人，中等身材，看来颇为“斯文”，这人就是胡小峰。坐在他左侧的是魏伯皋。在这两人的面前桌上摊着几张纸条。

看来他们已经对谈了好一会儿了。魏伯皋把脸孔尽量伸向胡小峰，还低声在对他说些什么。其余两三个人都远远地坐着，似乎并没有参与他们两个的密议。下首坐着一个瘦瘦的青年，正在埋头写些什么，他是党部雇用的驻会办

事员丁建生。

魏伯皋把一张纸条恭敬地递到胡小峰跟前：“我看，就采用这办法吧……”他满脸急切等待着对方回答的神色。

胡小峰把纸条接过来，一字一字地念：“向、当地、政府、告……”他没有再念下去，只侧着头做出沉思的样子。

魏伯皋急了。“那么，就采用这一条吧！……”他把另一张纸条递过去。

但胡小峰连看都没看，还在“思索”他的。

“总领事说过……”许久，胡小峰开口了。

“总领事说些什么？”魏伯皋急迫地问。

但胡小峰又不言语了。又许久，才看见他把手慢慢地伸到面前的小茶盅，端起来喝了一口：

“呸！这茶怎样喝得下！”茶盅重重地摔在桌面上。

魏伯皋马上站起来，大声喊“阿九！阿九！……”便去开门，等到那守门的老人出现在门口，他马上厉声喝道：

“快快泡一壶上好的龙井茶来！”

“建生！刚才的决议案都抄下来啦？”胡小峰又转移目标。

“都抄上了……”

“拿过来看！”

丁建生把记录簿呈在胡小峰面前。

“怎么没有把上海的回示抄上去？”

“等会儿才抄……”

“现在抄！”小峰大声喝道。

“是……”丁建生满腔气愤。

“胡同志！”魏伯皋凑上去，脸上带着谄媚的笑，低声说：“请您决定一条可行的对策吧，鄙人是忘不了您的。”他用巧

笑代替未说完的话。

胡小峰把头似点非点地微微一动，代替回答。于是他掏出香烟来，魏伯皋赶忙给他划火柴。

“同时，也请您在上司面前，替我……”魏伯皋又是一阵巧笑。

胡小峰一动不动，优闲地吸着烟。好一会，他才慢慢地把眼睛转到纸条上来……

于是，一个重大的阴谋决定下来了！

……

这时，在学校那一边，开学仪式早已结束了。

卢健中被请到台上讲话。“诸位阿伯阿姆和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夜校是怎样创办起来的？”他就这样开头，把徐群办夜校的经过全讲出来了，最后说：“夜校今后还会碰上什么困难？是我们所料想不到的！从今天起，这夜校是我们在座诸人所共有的了。应该怎么样来爱护它、支持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一阵惊诧、激动的嘎嘎声和交谈登时在全场响起来了。竟有这样的事！这是在座许多人所料想不到的。激动的交谈一直在扩大，大家好似全忘掉了这是在夜校开学典礼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越谈就越响。一直到徐群宣布开课，交谈声才渐渐平息下去。

徐群把印好的教材分发给各学员，第一课是：“华侨在国外的分布状况。”

两小时的课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大群欢跳的少年从学校门口倾泻出来，他们一路上交谈着、辩论着，少华也跟着大家在谈论。热带之夜的空气是那么清爽，他们的

心格外兴奋，脚步也分外轻快。一阵劈劈啪啪的响声打破这夜的寂静，从那家还亮着电灯的屋子前面经过……

那间屋子里的人也正好把会议结束。魏伯皋的心里头装满着一番“惊人的大计划”，他就要大有作为了。虽然他心中也有些怏怏地，他觉得自己在会上吃了亏，暗中骂胡小峰是只狐狸，但嘴里却连连向他致谢。他们谈定的是：这事交由魏伯皋全盘去进行，党不露脸，但魏伯皋要待胡小峰回吧城请示后才可以行事……

杂沓的脚步声还是不断地响过去。

“待那些人走过去了才出去！”胡小峰命令着。

那几个人静静地缩在屏风后。许久，脚步声渐渐疏落下来了。直到脚步声停下来很久，这些人才一个个象老鼠似地闪出门，消失在黑暗中。

## 第八章

### 一

夜校开课已经两星期了。

这两个星期，垌埠人们的生活仍象往日一样，市面上也随着轮船的到来顿呈热闹，又随着轮船的启航而归于寂静。而那热带旱季的天气，也还是那么闷热干燥。可是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天际的一角每每涌现一片乌云，只是在澄碧无际的晴空中，它还显得那么孤零无力。偶尔也传来沉闷的雷声，尽管那么微弱遥远，隆隆隆……有似铁链在楼板上轻轻拖过去，但人们的脊柱骨却立即感到一丝凉意，心坎深处也漾上一点欣喜。它，预告着爽凉的雨季就要到来了。

可这“一期船”的期间，在李少华生活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天，他又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学校去，天边不时传来了隐约的雷声，他毫不理会，只是大步地走着。

“少华来了！”他一走近教室，就有几个声音响起来，接着许多脸孔都转向他。这时离开上课还有一个多钟头，可学员们早聚集了半教室。

“少华，今晚这一课你觉得怎样？”黄文祥似乎很兴奋，抢着问。他们显然已经谈了一些时候了。

“你想当‘聪明人’还是‘傻子’？”少华还不及回答，不知



谁就这么一嚷。

“我想当‘傻子’！”许多学员嚷着、笑着。

“我也想当‘傻子’！”蔡国兴高过大家半个头，他从人丛里伸出剪平头的圆脸，待大家静下来了他才跟着说。

他的有点“傻气”使大家轻松地笑起来了。

“咱们海外许多头家和侨领就是太缺少‘傻子’那种精神了！”冯石坚愤慨地说。

“这一课真好！写得好，选得也好！”李少华接着说，“浅白好懂，意思又深……”他们今晚要学习的新课是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徐老师昨晚发了讲义叫他们在家里先自己看一遍。

“少华，一下子徐老师就要发问了，你先讲讲你的感想吧！……”黄文祥照样央求少华。

由于少华的勤奋学习，理解力也比较强，徐老师又经常指名叫他回答问题，学员们不期然地把他看成“权威”了。

“我吗？……”李少华并不推辞，他沉默了片刻，打理着思绪。……

他们每天就这样聚在这儿谈论着、学习着。这些海外的少年凭借他们的认识来理解祖国的文艺作品，热烈地学习着祖国的文字，六七十人围成几个谈论的中心。

他们谈课文，也谈时事。他们关心着华侨的问题，也关心着祖国的近状。他们谈论着徐老师所讲述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向中国步步进迫的局势……

终于，他们渐渐转到学校的问题上来了。

“……外面传说魏赤鼻那一伙人早布置好对付徐老师的办法，可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有动静……”一个学员说。

“友信，你听到他们是怎么样布置的？”黄文祥关心地问。

“那是一个顾客偶然在我们店里谈起的，他也是间接听来的，听说还是党里头透露出来的……我没有再问他。”

“这是关系到咱们大家的事，你应该打听清楚！”冯石坚急切地告诉友信。

“明天我再问问看……”

“大家还听到什么没有？”少华问。

“这几天外面的谣言似乎反而少了……”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在外头打听，听到的大家在这里交换意见，然后转告徐老师！”突然响起一个女性的嗓音。

男学员都出意外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女学员站在女生们前面，身子矮些，可很结实。她穿着细格子的斜襟唐装，梳着一条粗黑的发辫，正抬起头向男学员们望过来，苹果型的脸上带着果敢的神色。大家都认得她是蔡国兴的妹妹蔡菊花。

学员中间虽然有十来个女的，然而在当日海外还很保守的风气下，她们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小集团。当男生们在谈论课文或时事时，她们大都远远地绕在外围，尖着耳朵，羞怯而又佩服地“偷”听着，或者就在自己群里噼噼喳喳地谈开了。她们很少插在男生里头，也很少参与男生的谈论；男生们似也存着一种“心理”，碍难去跟女生们交谈。因而蔡菊花的搭腔使大家感到意外，一时竟没有人回话。这使蔡菊花有些难为情了，可她还是勇敢地站在那儿，把脸庞对着男同学。她这举动使两三个畏羞的女同学闪躲到她们一伙背后去了。

“对！咱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协助徐老师！”冷场了好一会之后，少华第一个答话。他第一次注意到这女同学的勇敢和有主见。他的话虽然是支持蔡菊花的，却不好意思地把脸孔对着男同学们。

“对！对！咱们应该想办法尽力来支援徐老师！……”男同学们和女同学们都热烈地谈论起这个问题来了。……

待到日校的学生陆续离开了徐群的宿舍，徐群连忙吃了晚饭，赶到夜校来。

在上课时间到来之前，徐老师每每喜欢坐在教室前的草地上，学员们也随之围拢在他的周围，学习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又绕着徐群谈开了。于是，一片热烈愉快的谈论声夹杂着轻松的笑声传响在黄昏的天宇底下，扩散在旷场上，直到夜幕把整个大地罩笼，他们才走进汽灯明亮的课室里来。

新的一课，新的生活知识，又展开在他们面前了。……

就这样，这一群坷埠的青少年，再也跟夜校分不开了。他们把夜校当作学习和交往的场所，把在夜校的时间视为生活上最愉快的时刻。

而李少华就是跟夜校关系最密切的一个。

他从一个完全没有跟外界接触的少年新客，在这儿认识第一个朋友开始，而今，他已经是班里头的积极分子、活跃分子了。他的纯良朴实，他的努力学习和成绩优异，他的早已跟徐群认识，和徐老师对他的关怀，使他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得更突出。

记得开学那一晚，少华选择一张靠角落的书桌坐下来，心中一边高兴，一边又担心着自己程度太差，他暗中希望

没有人注意到他，连老师也不要发现自己，让他在这角落里“安身立命”直到下课。偏偏徐老师第一眼就看见他，第一个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也是他：“李少华！”他不相信这是叫他，仍然坐着不动，似乎要证明自己的不存在。直到徐老师眼睛望着他，再叫第二遍的时候，他才下意识地站起来，做梦似的回答了老师的问题。老师的赞许和同学们全回过头来望着他，他都不觉得。今天，他偶尔想起这事，脸孔还是热辣辣地。

这之后，徐老师叫他的次数比别的同学都多。有需要学生们解答的问题，同学们心中都会不期然地响起一个名字：“李少华”，而大半也果如所料；少华心里头也有着这个准备，于是听讲时就不致“走神”，问题也都答得上来。

就这样，不上几天，少华在同学们当中就建立了“声誉”，上课前，下课后，有不少同学来亲近他，请教他。这，在纯朴的少华只能是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们，能做到的都代做到了。反过来，这又促使少华更努力学习，促使更多的同学来请求他协助。

夜校组织级会了，最繁重的“学习股长”一缺自自然然落到李少华身上。怎样组织同学们学习？又要搜集学习资料，又要评定和展出成绩，这使这个认真负责的少年人忙得不亦乐乎。……

自此，在李少华的精神生活中，学校的生活比重逐渐在扩大，商店的生活被越挤越小了。虽然他白天还是照样勤奋地给店里打杂，没有松弛，也没有出错。可在他的感觉上，白天有似黑夜，只有黄昏的到来，他一天快乐的生活才开始。

他跟贵哥的话题也改变了。商店工作上的问题似已引不起他的兴趣，只有讲到学校里的大小事，才能使他眉宇间显现飞舞的神色。他甚至娓娓不倦地试向贵哥讲解国事，使阿贵只瞪着眼睛望着他，仿佛眼前不是少华，是另外一个“学生哥”。

李熙昌更敏感地看出少华“变了”。他虽然找不出少华在工作上的差错，但从对方的神色和话题，他深深感到少华放在生意上的心思已是那么微薄，连学习当地话的热情也减退了。他在这方面的“投资”似乎没有多大希望。他很清楚这里头的因由后果。

少华本人呢，他也惊奇着自己的想法和行动跟不久前竟有着这样的不同。不久前，他的生活范围只从店前到货仓，又从货仓到店前，认识的人只是头家、伙计到顾客。而今，他的生活突然飞速地在扩展开来，闭目一想，珂埠的每条街巷都有跟他的生活相关联的人了！他所拥有的知识不再只是货物的品质，连国家大事也在他关注的范围内；他要学习的已不再只是从商的门道，连文学也已跟他的学习和志趣相关联；他的前途已不再限于就商，广阔的、无从预先揣拟的生活前程正摆在他面前！

他也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少年，足不出户的小伙计了。不时有夜校的学员到“福昌”来找他，不管是黄文祥或者冯石坚，也不论是新近才认识的，尽管李熙昌心里头那么不乐意，也不得不告诉他们“少华在里边”；即使工作再忙，也总得让少华有个跟学友们略谈的机会。至于学友们约少华出去做什么事，只要少华告诉他叔父一声，熙昌也只能说“快去快回来”，而答应了。若是徐老师有什么任务要少华

去做，就算店务腾不开，熙昌也得叫别的伙计先顶替着，让少华到校里去。……

少华取得了这机会，渐渐能跟得上冯石坚、黄文祥他们的活动了。

这三个同船出洋的少年，而今真正结成一块儿了。黄文祥的资质比少华差些，在学习上显得有点迟钝，可他有着超人的勤奋，还是象在船上那样，整天抱着课文，碰见谁他都肯问字，他哥哥文福店里的的工作不多，倒可以让他把课文直读到烂熟，成绩也就很不错。他性子和顺，没有自己强烈的意志愿望，就显得有些平庸了。

冯石坚则很不同，性子强，有时近乎烈躁，凡事都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主张。他仍然那么爱活动，有事就有他的份儿，班里选他当级长。只是他对课文的学习有点“满不在乎”，成绩就不很突出了。

他们三个的关系分外密切，跟徐老师又有着“同船”这一点渊源，在班里就显得更“特殊”了。

还有蔡国兴，这个少华新认识的同学住在离市区好几公里的一个村庄。他父亲蔡世标是个华侨菜农，种出来的卷心菜、芥菜等“唐山蔬菜”都挑到珂埠市区卖。国兴在家里也帮他父亲种菜。世标人很开明，一听说办夜校就同意子女都去报名，蔡国兴就这样每天用脚踏车载着蔡菊花经过昏暗的郊野到校上课。他兄妹成绩都只中等，课外活动则很肯干。

此外还有陈来福和古德明等人，也是夜校里的积极分子。来福可已经是青年了，他在朱云彬的小百货商店当店员，经济自立了，自觉地想多识几个字，学习就很认真；他

人也机灵，年纪又大一些，很能帮徐老师做些事。德明早没了父亲，母亲给人洗衣过日子，本人也给介绍到“高等理发室”当学徒；他身子瘦弱，性格沉静，资质可很高，有了这个学习的机会，他表现得很认真和勤快。……

有了这些学习和活动上的积极分子，夜校的事务，如誊抄和印刷课文等等，就不必日校的同学代劳了。而夜校学员，又大都已在社会上做事，他们的活动能力和范围比日校学生强得多也广阔得多了。

徐群创办的夜校，经过这些日子的考验，不但日校的同学早把它看成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在侨众的心目中，珂埠也确切地存在着夜校了。……

这一个下午，上课之前会聚在教室里的夜校级会干事和学员们正热烈地讨论着他们面临着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学员要退学了。

这个学员姓詹，这时正给同学们围绕在核心。看他人长得高高瘦瘦地，有十七八岁了，一身唐装布衣，裤管拉得高高地，露出一副大手大脚，也是一个“土气”还很重的华侨少年。

“长顺，你为什么要退学？”当詹长顺嗫嚅地说出本意，同学们都惊愕地问他。

“阿爸不让我上学……”这少年眼睛看定自己的大手掌，呆了好一会，才好似讲给自己听似的慢慢说出来。

“他为什么不让你上学？”同学们迫一步追问。

长顺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他那神态，好似他正注意到自己的衣服太窄，或者感到手足没有地方放置似的：“他说，识

字也不能当饭吃，还是多干工的好……”

“这是老古董的想法！”不知谁愤愤地说。

“那你就顺着他要退学了？”冯石坚露出他的激性子。

“长顺，你自己是不是也不想再读书了？”黄文祥则显得很关切。

“你怎么不想法说服你父亲呢？”问的是少华。……

四周尽是焦灼期待的眼光，但詹长顺全没有回答。大家注意到他身子一直微微扭动着，好象什么地方发痒，又抓不着似的。

“长顺：你家里是不是需要你晚上也干工？”有的替他考虑到家境问题。

“长顺：你要多想想自己的前途啊！”有的想从长远的利害来打动他的心。……

“我……”长顺好似被“审问”得发急了，他用焦迫欲哭的声调说出了这一个字，再也没有说下去。于是他张开两掌，使劲地把十个长指头反复地交叉着、揉搓着，似乎想靠这个来发泄他惶恐的情绪。

“长顺的家庭情况我最清楚。”蔡国兴一边挤拢来，一边说：“长顺他父亲那性子，真倔得吓人。长顺给压制惯了，他是不敢顶撞他父亲的……”

原来，长顺他家跟蔡国兴的家都在那个离市区好几公里，叫做“礼沙”的村庄。长顺家一向专靠制作豆酵饼（一种当地人的佐膳食品）生活的，销路不错，生活也过得去。他父亲才五十左右岁，身强力壮，母亲也是干活的好手，还非一定要长顺挣钱来养家。只是他父亲凭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得出自己的“理论”，认为只有守住自己当前觅食的



这一份营生，才是最实益的；此外的事都是虚夸不实际的。因而他硬迫自己的儿子也象他要一辈子搞这一行，连读书识字都是跟干活不相容的……

“那么，怎么办呢？”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了。

就这样让詹长顺退了学吗？不能。这不但关系到长顺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夜校的前途！

“要是有人上了几天课就退学了，”陈来福考虑得很深远，“那些对夜校没有信心的侨胞，尤其是那一伙想破坏夜校的人，就更有话说了，外面一定又是谣言纷纷！这，对咱们学员本身，对咱们学员的家长的看法，都多少会有影响的……”

“对！咱们应该想办法争取长顺再读下去。”

“那么，长顺本人肯继续读书吗？”

“长顺本人是没有问题的。”长顺还没有答腔，就有人代回答了。“我看他学得顶认真哩！”

大伙于是又转向长顺：

“长顺，你有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

听到大家这许多意见和对他的关怀，这回长顺开口了：“阿爸他会打人，我不敢对他说。阿母也怕他……”

“那么，咱们该怎样帮助长顺呢？”级长提出这问题。这是摆在学员们面前的难题，要说服这样的一个家长，的确不容易。

“咱们全体同学都到长顺家去，无论如何要他父亲让他读下去！”有人提出这偏激的办法。

“那怎么行？这可不变成威胁人家了！”大家都反对。

“那么，告诉徐老师吧，看他该怎么办才好……”

“徐老师太忙了，能解决的还是咱们自己解决的好。”许多同学还是不同意。

会议的结果是：由同学们推选几个代表到詹长顺家去说服他父亲；要是仍不见效，才告诉徐老师。

可是第二天，代表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家长，对他儿子的前途一点也不考虑！”冯石坚愤愤地说。

“尽管咱们说烂了嘴，他还是不理不睬，这就拿他没办法！咱们还不懂得跟这样的人办交涉。”少华说。

“在我看来，他本就把咱们跟他儿子一样看待，根本不请听你的，哪还谈些什么！”蔡国兴也很苦恼，但他又说：“我父亲跟长顺的父亲很熟，他也许会听他的，明天我就教父亲去跟他说说看……”

学员们又纷纷讨论起来了，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徐老师来了！”等到大家看见徐群，他已经站在课室门口。他们不知不觉谈到上课时间都到了，各人连忙回到自己的座位。

徐老师用眼睛巡视教室，学员们的眼睛也跟着他转，终于一齐停留在一个座位上：詹长顺的座位空着。

“詹长顺没有来上课？”徐老师关切地问。

学员们没有立即回答，他们互相用眼睛推举着代表。终于由级长站了起来：“詹长顺的父亲不让他上学……”

“为什么？”

于是由蔡国兴主述，冯石坚李少华补充，学员们把詹长顺的家庭情况跟级会曾经有过的努力全告诉了徐老师。由于他们对这一家了解得那么透彻，使徐群很容易地掌握到

具体情况。

“你们做得很对，也做得很好！”徐老师平静而专注地听完同学们的讲述，才这么说。

略加思索之后，徐老师又对同学们说：“现在咱们先上课。这件事以后再想办法解决，我想，詹长顺同学是会再来上课的……”

学员们都高兴起来了。

下课后，徐群叫住蔡国兴，问他詹长顺的父亲什么时候在家？国兴本人下午两点钟有没有空？

“徐老师是要自己去找长顺的父亲！”国兴心里想，“这可不好，路那么远，徐老师又那么忙……”他很想用这理由阻止徐老师，可不知为什么终于没有开口。

第二天一到学校，蔡国兴就告诉大家：昨天徐老师来到他家，要他带他到长顺家去……

“可那个牛脾气的人却不出来会见徐老师，他只教他的小女儿回话说：‘人不在！’但我就听出那在里边说话的就是他！我气得直想往里面闯，可徐老师挡住了我，叫我回家，他自己也独个儿回学校里来了……”

国兴还说：他也请他父亲去跟长顺的父亲说了，可是长顺的父亲还是不听从！

同学们都气炸了。“索性不要詹长顺吧！花这样大的心血干吗？！”只是上课时徐老师只字不提，学员们都不敢问他。……

可是第四天，詹长顺却出现在教室门口了。他羞怯得象一个大姑娘，踌躇着不敢跨进教室来，一瞥见他，同学们都快活地叫起来了。

然而在徐群，这回的“家庭访问”却是他备受艰辛的一次。第二天，他独个儿再到长顺家，长顺的父亲还是“不在”。这回他有了准备，学校的事也作了交代。“等待！”他一直等待到上课的时间快到了，还是不能不赶回学校去。

第三天，他还是去了！这回长顺父子正在前庭簸黄豆。或许，长顺的父亲以为尝了两天“闭门羹”，徐群一定不来了，就大模大样不再防避了。

一看见徐老师，长顺登时慌了手足。他父亲却连一眼也不看徐群，倒大声叱起他儿子来：

“快把工作赶好！”

徐群立即温和地告诉长顺：“是的。应该听你父亲的话，先把工作做好……”

三个人都没有话说了。徐群独自在一边等着；长顺有气无力地，簸一阵停一阵；独有长顺的父亲狠命地把簸箕打得劈啪响，听起来那么刺耳，有似赌气的泼妇在厨房里磕碰碗碟似的。

然而随着时间一分钟一点钟地消逝，徐群听得出来，那簸箕的响声缓下来了，轻下来了；终于簸箕声变得零乱了，还不时停顿下来……

突然，徐群看见那“硬汉”放下簸箕，激动地来到他跟前：

“徐先生！您完全是为了我的孩子好！我真太对不住您啦！……”

这件事就这样地解决了。

可是，才过了一天，又有一件事提到徐群面前来了。

这天，徐群一到夜校，友信就老跟在他后面，许久，友

信终于嗫嚅地开口了：

“徐老师：我有一个邻居，他很想进夜校，可他……”

经过徐群的了解，才知道这人是个“骨痨”患者，有二十一二岁了。五六年前他读完初小。那时还没有办高小，就停学了。不料不久突然染上这恶疾，幸亏送到泗水医治，算把这条命保留到今天。可从此他的下身完全不能动弹，大小便都要家人抱他起来，下身的肌肉也随之消瘦到剩下皮包骨头。可这青年还有一颗雄心，曾经一再向邻近的学员们打听夜校的情况……

“昨天，”友信继续说，“他又特地叫我到他家，恳求我代问问徐老师：有什么办法让他也参加补习？而且，他也很想见到徐老师一面……”

“能！”徐群好象很受感动，他简捷坚决地回答。稍停又说：“他住在哪一家？我明天就到他家去。”

友信和在旁听着的学员们都愕然了：“徐老师，您……”

“这件事很容易解决。”徐群笑着安慰大家：“让我去教他一个时候；日后如果有必要，才让你们住得近的分别去辅导他。”

学员们都释然了。倒各自在考虑着有没有条件当辅导……

当第二天徐群找到这一家的时候，他被那家里的人一直让进里间，送到卧室。

等到定神一看，徐群才看见床上坐着一个“奇异”的人。尽管这人的脸部和上身都已象一个青年，可他的下身却短了一截，有似埋进褥子里，因而又使他的身型变得象一个小童。这时，徐群的心里有多么激动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求能会见他一面，要求能参加他们的夜校！

“徐老师！”徐群分明听见这叫声是从那“奇形”的门口里发出来的。

徐群分辨不出对方这声音里的咸酸苦辣，也分辨不出这时自己的心头是悲是喜……

但徐群终于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坚决的心意：

“我每天一定到你家来给你上课……”

## 二

可是，这之后不久，学校里又有了“新情况”：徐老师病了！

这些时以来，无论夜校日校的学生们，都看到徐老师从唐山来时那白皙的皮肤逐渐变得枯皱、焦褐色，有似当地的侨生。同时，他的眼圈也出现了淡淡的黑晕，讲书的声音也低哑得多了。到前天，徐老师患上了重伤风，他还是用手帕缠着喉咙上课，可他讲课的声音不时给咳嗽呛断了。学生们都用担心的神色望着他，课文的内容便渐渐地离开了他们的注意力，而老师的咳嗽声却越听越刺耳，每一声都使他们的心头一悸……

“徐老师，您休息一下，让我们自己温习吧……”不知是哪一位同学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

“是呀！是呀！……”大家立即高声地附和着，桌椅间掀起了一阵挪动的沙沙声。

可徐老师却笑着说：“只是一点点感冒，不碍事的……”

同学们只好默默地“祝祷”着那咳嗽声不再响起来，但没能如愿。每每就这样一直挨到下课……

可是今天，徐老师却真的病倒了！当他走出六年级教室，眼前一阵昏眩，连忙扶住走廊，才没有倒下去。一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他的身躯有似迸散了，再也挪不动。就这样，他昏睡不醒，发着高热，说着呓语，呓语中还瓮着声在讲解他的课文。……

“徐老师病了！”消息随即传了开去。

日校的课由校长暂代，魏家宝扬扬得意地回到课室，双手插腰走过谭志明他们桌边。夜校则暂时停了课。

然而夜校的学员们还是络绎地到学校里来，探望老师成为他们每天必修的“课程”。他们和日校学生，给老师送来了各种食物、饼干、果子……徐群的宿舍，学生们的形影不曾间断过；茶水和食品，更是准备得样样周全；有需要的用具，马上从谁家里带来了。日夜校的学生们，胜最友爱的弟妹，最尽职的护士！……

闻讯的侨胞也来了：有学生的家长，有请教过徐群和得到他协助的侨众。他们用华侨的热情来探问这位教师，他们以侨界交往的标准带来了慰问品。虽然徐群躺在床上一再辞谢，然而糕饼果品还是堆满了半个房间。而陆续进到学校来的人竟至那么多，致引起一位当地人警员的疑心，跑进学校来查问个究竟。

更有几个“不懂事”的老侨胞，他们竟至于“误入歧途”，一直跑进学校办公室来。一看到向来所熟悉的女校长，他们就用家乡方言，夹上了当地话，在其他教师面前，向校长述明了来意，于是啦啦地夸奖着她们学校里那位姓徐的

教师是怎么样的好表现，然后把带来的礼品直搁在校长的办公桌上。当他们看到校长那似笑似哭的神色，还担心她听不懂，于是又一径地往校长眼前晃着大拇指，才走了。

还有一件徐群从不会想到的事在暗中进行着：一些热心的侨胞正在发动赞助徐群的募捐。

当夜校开学那一晚，学员们一听说讲义费还是徐老师自己掏腰包的，就私下里捐聚了一笔钱。到目前，夜校的杂用费已全由学员们自己承担了，只是还不曾缴交学费。

然而热心的侨胞要捐集的，却是徐群教师的医药费和保健费。

“热心捐”纷纷由闻讯的侨胞送来了，开明的商家欣然拿出五十盾、二十五盾来，穷苦的侨胞也掏出两盾半或一盾的银币。不到两天，一共筹得八百多盾，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抵得上一个穷教员的一年多薪给。于是推李熙昌为代表，要他连记下“乐捐者芳名”的蓝皮簿一齐交给徐群。

可徐群无论如何一个钱也不收。李熙昌用尽了商人的辩才、董事的名望，历举了华侨的风气和先例，结果还是把钱带回去。

这倒难为了热心家们，只好又自己来处理善后了。交给董事部么，何必去给魏伯皋“扮金身”；发还给捐助者么，也的确太煞风景。商议的结果，只好交给学校当局代保管，以备徐群不时之需，或者就充当教师们的保健费。于是，校长又用她那似哭似笑的神色，替惹是生非的徐群承接这份够她麻烦的“财产”，还得连声向热心家们称谢哩。

徐群的这一病，还有够校长“消受”的？这么多关心徐群的侨胞！这么多赞扬徐群的话！这一切，象一撮蚂蚁在



她心坎上爬个不停。魏国栋先是幸灾乐祸，十分得意，等到他见证了今天这一串场景，相形之下，终于转化为失意、嗒丧，直到不敢再看下去、听下去，推说自己身上也不舒服，跑回家“避难”去了。但内心波动、抗争得最厉害的，却是叶碧如。

“他更瘦了。他更黑了。……”多少日子以来，徐群身上的每一丝变化，都逃不出叶碧如女性精细的心和“有情人”的关怀。她对他不辞辛劳为侨众培育人才的精神衷心地敬佩，她又为了他的工作过度而担心，而今，她更因他的病倒而张皇！然而，对这一个“他”，她又怎能为力呢？！

这一天，在宿舍里，她用渴望的、深情的眼光从窗口望见一群群的学生、一起起的学生家长和侨胞们，络绎地走到对面的宿舍来。她注意地听着那边传来的每一句话，看着每个人的活动，这一切在她都变得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诱惑力！在办公室里，她就坐在校长身边。因看到侨胞们爱护自己子弟的好老师的行动，使她激动得全身微颤；因听到称赞徐老师的话，使她高兴得要流泪。然而，除了作为一个同事，当校长由于“礼节”上的需要走过去探问徐群的时候，她也随着校长过去问候一声之外，又能为她所敬重的同事做些什么呢？

她深深地自质：在表达自己所赞同和所反对的这方面，她所做的，不及一个普通的侨胞！

“为什么要把私事跟公事混在一起考虑呢？为什么这样敏感地防护着个人的利益呢？为什么不敢公然表达自己心中所赞同的事物呢？为什么要畏惧、屈服于那些卑鄙的谣传呢？我应该象他那样全心全意为侨众做事，坚持正义的

事业，参与正当的活动，把他当作范样！”

“走了过去，象那些同学、那些侨胞那样地关心他，替他做些什么……”“另一个”叶碧如在挣扎、呼号。

可是当她在现实中清醒过来，她还是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她还是只能遥远地、通过旁人的传述来了解、关心他的病况。而她的耳朵也因此变得特别灵敏，好似学校里每个人的谈话都跟徐群的病有关似的。

徐群的病终于好多了，他终于能够自己步行，能够坐在走廊的躺椅上了。

“徐老师，您好多啦！……”

叶碧如从另一边的走廊上高声问候。不知怎的，一阵高兴，眼眶里感到热辣辣地，她连忙低下头来。

徐群爽朗地笑了，大声地回答了叶碧如的问候。

叶碧如渴望着这时能够置身在那边走廊，从那些赠品中拿出一两样来，给他调一杯腾热的牛乳可可，让他佐着饼干受用一下，然后好好地休息一番。而自己就坐在他旁边。……但她立即驱走了这幻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走进夜色苍茫的宿舍里。……

徐群终于痊愈了。

看见他的人都吃惊地说：“徐老师，您瘦多啦！”

“瘦多了吗？”徐群豪爽地笑着回答。“养了几天，可是更结实了！”

摆在眼前的是：他这病后孱弱的身子怎样承担得起日夜校的繁重工作？

最替他焦急的是叶碧如。焦虑使她的一颗心象提上来

堵在喉咙里：她应该用怎样的话来劝告他、打动他的心呢？她能使用怎样的身分，有什么权力来阻挡他呢？

她陷在徬徨无主里……

“徐老师：我可以协助您教一教夜校吗？……”当徐群踏进办公室时，她“不能自主”地走上去，挡在徐群面前，说了这么一句话。

徐群略一错愕，但立即咧开了豪爽的笑容：

“叶老师：欢迎，欢迎！无任欢迎！……”

碧如抬起头来，才看清徐群消瘦的口颊边，平添了两条皱纹，使他的笑容显得更坚毅。

这时，徐群竟爽坦地伸出手来，大有“一言为定”之概；可碧如并没有跟他握手，倒把头垂了下来，害得徐群又不好意思地把手缩了回去……

事情象梦一样地过去了，完满地解决了，接下去是心境十分舒畅的片刻沉默。就在这时，叶碧如突然如同从梦中惊醒过来，先前的一切顾虑又立即一齐向她袭来，她的心头登时紧缩。她不知道刚才那句话是怎样说出来的，一股什么力量鼓起她说出这句话的无限勇气，而且是当着校长和魏国栋的面前说出来的！她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可是不久，她起伏的情绪又一转，感到非常泰然了；并且觉得十分庆幸！若是让她细细考虑，她怎么也难于开口。可而今，这句心里话总算说出来了！无可挽回地说出来了！还让大家都听到了！今后，只有一条路可走：勇往直前，再也没有退缩的余地了！从此可以安心，不必再尝受内心折磨的痛苦了！

于是，她又突然变得那么勇敢，她望着徐群：“徐老师！

您赶快给我分配工作吧……”她稍稍支起脚跟，身子微微趋向前，脸上充满着渴望和憧憬，有似望着窗橱里的洋娃娃的小女孩。

可是一转眼之间，她因激动而呈现着桃红色的脸庞又渐渐退了潮，化为一片柔和、白净和真挚：“只是我的能力太差了……”

她说这些话的声调和神态是那么异于寻常，她的心情是那么专注，仿佛校长并没有瞠目结舌地坐在旁边，而魏国栋也不曾在一旁装出各种鬼脸似的。徐群这时的反应和感想怎样？她也没能分心留神观察，只知道他也回答得那么豪爽、真诚，笑得那么热烈。至于校长和魏国栋会有什么感想？今后会怎样看待她？甚至董事部会对她采取怎样的步骤？在这时的叶碧如，只觉得这些人和事，都突然离开她很远很远，他们的作为全不足轻重，甚至跟她毫不相干似的；即使外面恶毒的谣言，此时在她也觉得不值得一顾！……

这一天下课后，徐群就和叶碧如在一起谈论着夜校目前的情况，也谈论着日后的计划：为了满足侨胞子弟迫切的学习要求，怎样再商借教室，增办一班，怎样从程度上划分学员，再行招收一部分新学员，课文怎样选编……

“课文嘛，只能全归您编，都由我来抄……”叶碧如温柔而略带羞涩地说。

“可不能畏畏缩缩只想当个帮手啊！……”徐群半取笑地说，舒畅地笑了。

他们的谈论充满着美好的计划，充满着美好的想象和理想，一直谈到夜校上课的时间到了。

叶碧如跟在徐群后面踏进夜校课室。她教过十年的书，不知怎的，这一回竟紧张到心跳，连学员们的脸孔都不敢正眼望一望，好似学员们都知道她心里的事似的。

徐群的介绍很简单：“叶碧如老师愿意为咱们夜校贡献她的力量，让咱们热烈地欢迎她！”

由徐群带头的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叶碧如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安详地拿起课文，用清晰而柔和的声调把课文先读了一遍……

第二天，关于女教师的“大新闻”就在珂埠传开了。

### 三

徐群回课室上课已经两三天了。学生们从校长沉闷的教学中“苏醒”过来，又呈现着一片活跃了。魏家宝又早溜出教室去了。

这一天，徐群病后的身体仍然略觉得疲倦，他教完一课课文之后，正在把昨晚粗略整理出来的一些材料抄在黑板上，准备恢复往日的课余补充学习。

学生们全神望着黑板上出现的题目。教室里静悄悄地，只粉笔发出沙沙声……

突然，教室外响起一阵杂沓急促的脚步声，学生们不由回过头来。大家立即认出走在最前面、气势汹汹的是魏伯皋，校长急步紧跟在他后面，他们一边在争谈着什么；背后还有两个面生的男子。……

“又要发生什么事啦！”学生们都紧张起来。

那一起人果然停在六年级教室门口。魏伯皋威风十足

地站在中央，那两个男子一字儿摆开站在他两旁。

校长铁青着脸走进教室来：“徐老师：董事长要搜查六年级教室……”

“为什么要搜查六年级的教室？”徐群立即严正地质问，他今天突然显得有些“不好惹”。

对待校长个人，徐群是从不跟她计较的，他知道她的私心重，性情偏狭，认识不足，因而对他采取敌对态度。可学校事件发展到今天，从各方面来考察，尤其是根据日夜校的学生们给他提供的资料，徐群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决不是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是一般学校问题的争执，这是政治斗争！是华侨进步力量跟反动势力的斗争！他又怎可以向敌人示弱呢？

“你问魏董事长好了！”校长还是铁青着脸。

这时，魏伯皋三个人已跨进教室，正拿眼睛四下里搜寻……

“这是什么？！”魏伯皋突然趋到黑板前。黑板上正好写着：

中国人民苦难的真正原因

国民党破坏合作，排斥异己，实行一党专政，  
招致帝国主义的侵略……

魏伯皋如获至宝：“校长先生：你亲自看一看吧！”

其余两个也赶忙转到黑板前。一个看来比较“斯文”的瘦子咧着嘴角一直在冷笑，看得出这人心地非常残酷；另一个臂上生毛的大汉则一掌叉腰，摆出一副流氓架式。

女校长才看一个开头，登时显得那么惊慌失措，嘴唇一直在抖动。她虽然早知道徐群在讲国事，痛述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却没想到他表达得这么“露骨”，还写在黑板上。

魏伯皋对准校长的脸，厉声说：“我早已警告过你：这人是危险分子！赤色分子！……”

校长只瞪大眼睛，一句话没说，身子微微晃荡着，象没有气力站得稳。

“魏先生怎样随便加诬别人？！”徐群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严厉地抗议，声调里带着不可侮的威力。

“随便加诬？”魏伯皋咬牙切齿，猛指着黑板：“这就是罪证！”

徐群把脸孔对着全教室的人，略略抬起手臂，并提高声音严正地说：“这黑板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根据事实写成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有同样的看法！”

“完全是一派胡说！”魏伯皋吼叫着。

“对着这些铁的事实，任凭谁也无法抵赖！”

“你是赤党！你毁谤‘党国’，应该依法治罪！我们完全有权把你辞退，叫你马上滚蛋！”魏伯皋象一头被刺伤了的野兽，登时爆发出一连串的狂叫，他细小的眼睛布满血丝，鼻子挤成一个红石榴。

校长也挣扎起来了：“徐群！你、你……”

“俞先生，你不要给那些党棍利用。他们想霸占华侨教育机关、毒害华侨，是办不到的！”

“别让他再胡说。先搜查他！”那瘦子对他们两个说。

那流氓大汉就要上前夺取徐群手里的笔记本。

“住手！”徐群叱道。

“不准动手！”班里有人叫着，登时全班学生纷纷响应，一齐站了起来。

那大汉没料到这一着，愣住了手，回头察看主子的意旨。

魏伯皋急了，立即摆出最凶暴的脸孔向学生们吆喝道：“全坐下来！谁敢反对校长、反对董事长，立即开除！”他想一出手先把学生们压倒，免得妨碍了他干“要事”。

可学生们反而走出座位：“我们不怕恫吓！”“我们拥护徐老师！”“不许党棍干涉学校！”……叫喊声此起彼落，嚷成一片。

校长从没想到自己学校的学生敢这样做，一时没了主张。

魏伯皋更是暴怒如狂，他使尽气力吼叫着：“姓徐的是个反对荷兰政府的赤党，谁敢支持他，我就通知‘大狗’抓他！”

说完，他猛向那大汉一挥手：“怕什么？给我搜！”又往校长背后捅了一指：“你也作一点主张吧！……”

学生们愤怒的情绪越发高涨，他们驳斥着、指责着魏“赤鼻”，声音此呼彼应。

“都过来，跟他论理！”谭志明大声说。

学生们全拥了上来！……

说到学校的纠纷，自从那次谭志明给打伤、朱桃英给流氓跟踪之后，两星期来已经没再发生大事故，今天的事就显得有点突然了。谭志明家里人没有再追查行凶的人；徐群第二天就去访问朱桃英家，了解了她的情况，又向她



父亲述说了学校的问题后，桃英也高高兴兴地上学了。魏家宝这些时仍然到处捣乱破坏，只因魏伯皋一心在等待胡小峰的回示，想干他“一举灭敌”的惊人“事业”，不很重视家宝的作为了，家宝也就搞不出新花样来；至于扬言要打徐群，也因徐群病倒了，来不及实行。……

只有魏国栋在这段时间却颇有些“表现”。国栋认定徐群经他叔父这一击一定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正是他夸示胜利者的“雄姿”的时候，于是乘机如醉如狂地向朱桃英进攻。做别的事他没有才干，搞这一套则颇拿手，他整天穿上童子军制服，把徽章什么的都挂上了，绕着朱桃英团团转。虽然面目可憎，可也颇为“神气”。只是朱桃英却不肯“合作”，气得他把这事提到校长眼前，说朱桃英不重视“军事训练”，实在违背了“委员长”的精神。校长正待依靠魏家，只好婉言劝慰，心中却一直在“摇头”。……

魏伯皋则忙着在暗中部署，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只要吧城方面的“批示”一到，他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在“一鸣惊人”之前，这段潜伏的日子在他是难挨的。直到上一天，上峰的指示总算发下来了，准是准了，只是还“不放心”，派了一个人来“协助”他。伯皋心中直骂胡小峰混蛋，处处扯他的后腿。但他也知道小事不忍会乱“大谋”，则只好待到他干成了“大事”才计较了。

在魏伯皋的原定计划里，今天这开旗的第一遭，应该拉几个董事陪场，才显得“我魏某”的威严声势，这在掩遮侨众耳目上是绝不可少的。可他找过几个平日庸碌随和的董事，都推说有事，怎么也不肯同来。他心一横，便把上峰派来的人拉了去，让他也“见见世面”，知道“我魏某”不

是虚报邀功之徒，虽然他也知道这种“暴露”很不利。这人就是那瘦子，其人似也是好出风头之辈，并不坚决反对，就跟着走了。另一个则是洪门会的打手。魏伯皋原就是会里的一名头目，有危险的事都叫这人跟班保护。而在行事方面，他则只有驱使校长为前驱了。

魏伯皋深知校长最怕“有来头”的人物。当他带着那两个家伙来到学校，就煞有介事地对校长说：“这一位是吧城‘上峰’特地派来的！”校长不问情由，就带着他们去搜查徐群的教室了。

按照伯皋的安排，他们三四个对付一个徐群并不难。一个董事长，一个校长，在别的人早已吓得不知所措了。为了防备万一，还配上一名打手，算是考虑周详了。没料到最顺服最怕校长的华侨学生，才几个月，就给徐群调唆得这样“横蛮”了。

而徐群呢，今天的情况使他看得更清楚了。为了对付他一个人，整个反动势力都投入了这场斗争，他们阴险的政治目的和狰狞的面目尽暴露出来了！他，徐群，面对着敌人，还能存在着一点退让的念头吗？

徐群和学生们的强硬态度使魏伯皋慌乱起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快回到座位上去！”魏伯皋更向拥上来的学生们嚷道，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他连忙暗中碰了打手一下，要他赶快挡住来势，可退路已给挤得严严实实的学生堵住了。

“我们警告你：我们全体同学一致拥护徐老师，决不能容许你要辞就辞退他！”倒是朱桃英一马当先。

“学校是侨众出钱创办的，不是你姓魏的私人的！全垵埠的侨胞和我们全校学生能让你任意霸占、破坏？”谭志明接下去对准魏伯皋大声说。

“你还敢自己称为‘董事长’？！你可曾替学校办过一件好事？”是周子俊的声音。

“魏赤鼻，你那不可告人的底细，你搞过些什么罪恶勾当，真不怕我们给揭发出来？……”一个男同学从后面高声嚷。

“就是这次学校的事，你们‘党’在背后怎样兴风作浪，搞些什么阴谋诡计，侨胞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看，站在他背后那一个，我昨天亲眼看见他走下船来，准是外埠派来的党棍头目！”

“就是他侄儿魏国栋，儿子魏家宝，也是一样的货色。都是他驱使他们捣乱学校，树立魏家的势力的。”……

六年级的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地抨击魏赤鼻，其中有黄水土、邓英才、何国亮他们几个。

“他要是敢蛮干，咱们就罢课！”不知谁先这么大声一嚷。

“对！罢课！罢课！……”

同学们都附和着，声音更响了。

人多口众，词锋锐利，知道得多又打得准，这些学生的揭露竟使对方难于招架。魏伯皋和那瘦子都给当众揭了底，又处在学生们的包围中，挫了骄横之气，一时无话可答。校长听到自己的学生这样义正词严地抗击强暴，捍卫自己敬重的老师，而自己却成为学生们攻击的对象，不觉也有些嗒然若失了。……

这时，别班的学生早已闻声离开课堂，全围拢在六年

级教室外面了。魏国栋登时蛮性子勃发，拨开学生们，冲了进来；魏家宝也跟在后面进来了。叶碧如则在门外关心地张望着。

魏国栋一进来，便把自己穿童子军制服的胸脯挺得老高，两臂象母鸡的翅膀往外展。他先向徐群耀武扬威地比划了一通拳脚，又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算是显示了自己的上场；于是又拿眼睛左望右望，神气十足……

终于，魏国栋看到了朱桃英：“还有她！是这个女的在带头捣乱！”他指着朱桃英，看看他的叔父，没有反应；看看那瘦子，那大汉，也看看校长，都没有反应。他只好象斗败的公鸡，没趣地拖拉着“翅膀”。

“都回教室上课去！”在许久不开口之后，魏伯皋说话了，对着门内外的学生们发命令。这时，他的态度突然一变，变得那么安详，那么超然，完全不象是寻事的人，倒象个审判官，正合乎高高在上的董事长的身分。魏伯皋自己知道，学生们的指责全是事实，他完全无法反驳。他的狡辩将引起学生们挖出他更多的隐私来。他只好改变策略，摆出“大人物”的宽宏大量和不屑置答的风度来。对于那些还没有见证他刚才的凶相的学生，他的“戏”就做得更象了。

“都回教室上课去！”校长看见魏伯皋在向她使眼色，也应声命令着。可是只有一部分年幼的学生散了开去。

为了缓和学生们的情绪，瓦解他们的抗拒意识，魏伯皋接着又摆出一副非常“庄严平和”的神态：

“同学们，刚才的事，请你们多多谅解！”他不住地向四边点头，乘机观察学生们的态度。“现在，本人说穿了吧：这完全不干本人的事，更不是本人的心意。这是咱们祖国

国民政府、驻荷属东印度、最高机关的命令！”他把“国民政府”等字眼三字一顿地大声说出来，仿佛无比神圣、无限庄严似的。说完他随即掏出一个大信封，上面有“……驻巴达维亚总领事馆”等字眼。他活象街边打拳卖膏药的，把信封向四周观众晃了一转，接着才说：“本人只是执行国家的命令罢了……”

魏伯皋的身价似乎登时高起来了。在珂埠这小市镇的华侨的心目中，祖国的代表机构还有一定的分量，这是他们热爱国家、尊重祖国派来的官员的结果。许多学生给搞糊涂了，一时听不到指斥魏伯皋的话了。

魏伯皋非常得意，他一边“谦恭有礼”地向四周摊开双手：“同学们，请让开！请让开！……”一边用眼色向他们一伙人示意，口里却说：“咱们执行国家的命令去……”于是相续退出教室，由魏伯皋带头，径向徐群的宿舍走去。……

学生们这才渐渐觉得不妙，一部分冲过去挡住他们的去路：“你们要干什么？”

“不是说要执行国家的命令吗？”魏伯皋说。

“不行！不能受他们的欺骗，什么‘国家的命令’，总领事馆跟党部是一伙！”有认识的学生首先喊叫起来。

“不许他们随意搜查徐老师的宿舍！”

“同学们，坚持下去！”

别班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六年级的队伍，学生们的声势更加浩大了。

魏伯皋可真急疯了。他知道机会只有这一次，要是不能当场进行搜查，徐群就会把所有左派的书籍和有关系的信件转移或毁掉。要是抓不到有力的证据，在虚构徐群的

罪状方面，在向荷兰殖民者告发方面，在压服侨众方面，在向上峰邀功方面，都会棘手得多了！

魏伯皋必须疯狂地作最后一番挣扎。

“你们想反对祖国中央政府?!”他的面目又突然一变，睁圆血红的眼睛，把红鼻子一直伸到学生们跟前。“你们想叛国？你们想成为赤党分子？这罪状可不小！我叫‘大狗’把你们通通抓起来！叫总领事馆把你们配回中国治罪！”这一套是魏伯皋恫吓侨胞的话，其中也包括着要对他们在侨乡的眷属进行迫害，这伎俩使他讹诈到好几笔钱财。

但用它来恫吓少年学生，却毫无作用。学生们更被激怒了，又发出了更强烈的责斥魏赤鼻的喊声。

魏伯皋两眼冒凶光。他左右的三员“虎将”都摆好打架的姿势，准备厮拼了。

校长这时正是骑虎难下。她是害怕徐群损害了她的“尊严”和“地位”才跟徐群敌对的，后来更进一步又害怕徐群的行为危害了她的学校和安全。可她并不愿意以一校之长，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听从别人的支使，甚至遭到呵斥。她更不想在自己的学校里，搞出象今天这样的大乱子、大打斗！这结局又将怎样收拾?！徐群到底是她到吧城聘请来的，替她分担着不少工作，她即使迷了心窍，也还不忍看到他被打、被赶出校门，投入监牢，或被驱逐出境，在国内遭受迫害！

学生们则仍然挤得紧紧地，挡住去路。

“不怕他们硬干，咱们人多！”他们此呼彼应地在互相鼓励着。

双方面就这样胶住了。

徐群并没有站在学生们的前列，他反而退守在一边。这时，他心中的感觉却那么“异样”：他曾经参加过国内的学生运动，那时他的感情是很激动的；而现在，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事主”而挂心或紧张，他的心境还是那么安定、泰然，只有反动势力的猖狂使他愤怒，学生们的行动使他感动……

叶碧如则挺身站在学生们的行列里，愤怒和激动使她丰满白皙的脸孔变得那么庄严冰冷。魏伯皋一瞥见那突出在学生群里的叶碧如，心中不觉一震。想起当初叶碧如来到垵埠任教，魏伯皋早作好“安排”。怎样利用董事长的权势把这个新寡的女教师弄上手，另用“金屋”蓄之。象当年他在另一个埠头搞“华侨教育事业”那样，至今那个被“收藏”起来的女教员还是他在×埠的“外室”。可而今，眼前这个叶碧如竟是投向他的敌手来反对他的。魏伯皋的心头又自不免增添了一分“不是滋味”，不觉多盯了叶碧如一眼。

“都给我滚开去！”魏伯皋向学生们吼叫着，挡在前面的叶碧如更增加了他的暴躁，不觉又把眼睛盯了叶碧如一下。

“不许党棍干预校政！”

“把他们赶出学校！”

……

学生们的愤怒更加被撩拨起来了，斥骂魏伯皋和互相鼓励的话使他们越发激昂，他们于是并排着一步步迫上前……

那流氓打手耐不住了，他伸出手来，抓住一个挺胸站在最前面的女学生的手臂，一把把她推到一边去，那

女学生给摔倒在地上了。她是卢健中董事的女儿卢玉婵。

愤怒极了的学生们叫嚷起来了，骚动起来了！一场打斗就要爆发了……

“同学们：不要激动！……”徐群怕学生们吃亏，劝阻了他们。

魏伯皋浑身狂躁：“我堂堂魏伯皋，什么辣手没有用过？怎能败在这群毛小子手里！……”他想到这一点，眼里冒火星，就要不顾一切地挥手叫“虎将”们冲过去：“你们，快给我……”

“什么事？什么事？……”魏伯皋话还没有说完，陡然觉得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叫嚷声，赶忙缩了口，先回头一瞧，赫然看见背后已经聚拢了一堆外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华侨，是听到争闹声跑来的，还是有学生去动员他们，就不可知了。

“原来是你，魏赤鼻！”

“你要干什么？还带着洪门会的打手！”

“早听说他要赶掉姓徐的教师，好向上头邀功。”

“可能就为了这事，才惹得跟学生们吵起来了！”

赶来的侨胞越来越多，魏伯皋他们背后已“绕”上了几层的人头，有学生家长，有一般侨众。珂埠是小镇，一下子全“中国人大街”都传开了，涌向学校的人有似那次校庆十周年开运动大会。

到这一步，魏伯皋碰上了一个死症。面对着这一大帮熟知他的“行径”的侨众，他再奸猾、凶暴，欺骗恫吓，用计动武，全腾挪不得了！他只有默默站在那里，任凭侨众的指摘。……



## 第九章

### 一

第二天，学校董事部在中华会馆议事厅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是魏伯皋打的主意，利用“董事长”的职权“依法”召集的。议程是：“董事长提议：以学校董事部名义解聘中华学校教员徐群”。

全体十一名董事有九个人出席，这是少有的现象。只有李熙昌还碍难突破自己的定规，没有出席；丘联福则到外埠办商务去了。

上一天，魏伯皋是受尽了侨众的指摘才空着手退出学校的，这在他真是“奇耻大辱”。他辗转反侧地筹思了一整夜，觉得只有拼最后这帖烈药了：立即召开董事部会议，强行通过自己的提案。终于，还给他想出了一条“妙计”：拉俞校长出席会议。这样，他可以推俞素秋打前锋，自己暂且殿后督战。校长是自己的传声筒，说话还会走板？她身为一校之长，生活在学校里，有谁比她跟学校的关系更密切，更熟悉学校的情况呢？她反映出来的“事实”，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商人董事们怎么反驳？何况校长是女人，是独身老女，又是“读书人”，性格怪僻得可以，只要她一耍“女人脾气”，呱啦一阵，甚至哭闹一通，那些大老粗男董事们真要弄得手足无措、退避三舍了，谁还敢跟她“顶牛”？

结果，“提案得以顺利地通过了，我魏伯皋岂不落得一身干净利落！”他想到这一步，又从沮丧中振作起来，深深地赞赏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有似古时候的诸葛孔明。

宣布了开会的目的之后，魏伯皋就装着一副骄视自若的神态，仿佛提案的通过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让这些人来追认一下“合法的手续”罢了。他一句事由也不说，只是那么恬淡悠闲地向校长略一示意，才向会众说：“就请校长给大家讲述学校里的真实情况吧……”

校长先是一怔，发呆了好一刻，脸色一阵阵苍白，看得出她内心在搏斗；终于，她站起来了，神色那么沮丧：

“我今天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要向董事部呈请辞职……”

与会者都感到十分意外；魏伯皋几乎不相信这话出于校长的口，他睁大眼睛望着她，一时竟无法打理自己慌乱的思绪，更无从重新安排他的计策了。

“俞校长，这是为什么呢？”吃惊过后，卢健中先开口了。

“俞先生担任校长不是做得很有成绩吗？”另一个董事接着说。

于是，董事们纷纷发言了：有的从校长掌校的悠久、成绩的卓越来挽留，有的则以全埠华侨子弟学业的前途来规劝；有的关心她有什么困难，有的又问她有什么意见……

校长的情绪象一盆炽炭往上腾，越说越急。她说了自己没有能力领导学校，才闹出今天这乱子，很觉惭愧，于是只好辞职；又说学生、教师以致社会人士都已不信任她，她无颜再留下来；更说她无法做到使董事们满意，有负董事部的嘱托，只有请他们另聘贤能了。

魏伯皋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空子，振振有词地说：

“俞校长为什么要辞职？全因那姓徐的教员处处跟她作对！要是不立即解聘姓徐的，俞校长绝对难再留下来了！”于是他转向校长：“校长先生，请你把徐群违反学校规则的种种活动都说出来吧！”

不料校长却说：

“我自己没有能力领导学校，我不能说那是徐先生的错……”这是由于，自从徐群生病以来，尤其是魏伯皋搜查学校的事件，一连串的事实对校长来说，都是当头棒喝，不能不使她清醒得多，甚至“怀疑”起自己来了。

魏伯皋登时头脑发胀，没有声响了。于是又轮到董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慰、挽留校长了。

校长却大发其“女人癖性”，缠得真够瘾。她先说自己感到办学没有成绩，对教育工作已失去信心，不想再干下去；接着又说她另有理想，想干别的事业去；终于说她厌倦了海外的生活，想告老回国……

挽留的人于是更踊跃了。

“俞校长为珂埠华侨子弟花费了十多年的光阴，从一个人担当全校直到创立今天这规模，这正是校长先生的建树！”

“说实在的，珂埠中华学校决不能没有俞校长。一听说校长要辞职，全埠学生家长都会前来挽留您的！”

“教育是神圣的事业。”一个又说，“希望俞先生能坚持下去，侨胞们会永远感念着俞先生的。”

“俞校长正当为社会办事的时候。”另一个也说，“日后俞校长需要回国，全埠华侨一定会替您安排，热烈欢送您

归国养老的。”

……

这一来，校长颇觉得受用，她仿佛今天才被“恢复”了校长的地位，这些日子以来，她已经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位校长了……

而劝的人还是那么使气着力，竟忘了开会的“使命”，倒把解聘徐群的会议变成挽留校长的集会了。

魏伯皋早从“新形势”的慌乱中布置好对策了。他在一旁听着众人对校长的劝说，直听得两耳起喻，胸腔发胀，终于发作了：

“请大家回到今天的议题上来！校长的问题只是临时动议，放到后面才去谈吧！”

于是八双眼睛撇开校长，集中到魏伯皋身上来了。

魏伯皋而今只能亲自上阵了。他历数徐群的“十大罪状”：是奸党赤匪，是左翼文人，是青年学生领袖，又是在国内反对中央政府的不法分子，是被国内政府追缉才逃到海外的罪犯。而今徐群来到海外，又复从事鼓动华侨学生，诋毁祖国政府，反对荷印当局，排斥校长董事，制造学校纠纷，破坏学校制度，企图侵占学校，不懂教学方法，从事非法宣传，骗取侨众同情，广植自己势力，以及乱搞男女关系等等，云云。

魏伯皋的编排才完毕，卢健中就回敬第一炮：

“为了赶走一位自己所敌视的教师，尽管你做董事长的列出了这一大堆的‘罪状’，但到底举不出一件具体的事实来。本人反对这提案！”

魏伯皋只能摆出盛气迫人的架子，而含糊其辞地回答：

“还举什么事实？我所说的每一件都是十足的事实！”

其他的人尽管同情卢健中的多，可还有顾虑，暂时作“壁上观”，都一声不吭。

“请问你董事长，请问全体董事，直到今天，徐群可曾做过一件不利于中华学校、不利于珂埠侨众的事？”卢健中慷慨陈词。

稍停片刻之后，一个董事终于秉直发言了：“我觉得，徐先生的确给学校做了许多事……”

“徐教师其实并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就这样把他解聘实在不公平……”另一个董事也说。

“目前聘请教员也的确不容易。单那花掉的路费就很不合算！”有的则从经费着眼。身为商人，又是负责筹集学校经费的董事们，这一说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是呀！是呀！……”董事们想起议论了这么多年才从国内聘来这位大学生，解聘后不但路费白花了，还要照聘约发给空薪，而今后，又哪里去找教员，还要花多少钱呢？于是都热烈地应和了。

魏伯皋大急，嚷着说今天学校的纷争，都是徐群一手搞出来的；卢健中也步步对抗，说侨众谁不清楚，学校的事都是魏伯皋布置的阴谋。魏伯皋说徐群讲解国事是诽谤祖国政府；卢健中则说那是教学生们爱国，只有卖国的人才反对他。魏伯皋说徐群是在学校里勾搭寡妇，伤风败俗；卢健中便说目今婚姻自由，男婚女嫁，只要两厢情愿，谁也管不着……

这样针锋相对地争持了好一阵，还是难分难解。而今只有听取其他董事的公论了，于是余人交头接耳地嘁嘁喳喳

噙了好一阵。

“我看，还是再观看一个时期的好。根据我所知道的，外头的侨胞对徐群的印象还不错，很少有人说他坏话。现在用这些理由解聘他，恐不能使侨众信服吧……”

“是的。他的创办夜校，使侨众都赞赏他，说他干了一件好事！”

“还有，学生们也都拥护他。担心的是解聘了他，学校里的乱子恐怕会闹得更大……”

卢健中最后说：“大家的意见都很对！咱们董事部决不能做这件违背侨众和学生们的意志的坏事！”

魏伯皋看看控制不住，立即推出他的“王牌”：

“哼！说得多么好听！”他把两封信件掷在会议桌中央：“你们看看这个吧！”

董事们把眼光缩拢在桌子中央，赫然一封是上海市党部的公函，一封是驻巴达维亚总领事馆的函件。

看过信的董事大部分动摇了，他们再也无法辨别是非，不知该跟着哪一边走才对？他们虽然很清楚这些吃党饭的人在海外的拆烂污，可对于那些代表国家的官员多少还存着敬意，觉得他们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办事总会公正些。国家机构的公函既然都公然地写着，他们就不能不疑信参半了。

而更重要的是：魏赤鼻既然能上达上海党部，跟总领馆打交道，他的“神通”可不算小，那就更不能得罪他了。魏赤鼻是专会下毒手报复的，他总是通过在家乡的恶势力迫害国内的侨眷的，埠里头就有几个侨胞吃过他这亏，还被他刮去了大笔钱财。这更使董事们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了。

可卢健中还是坚决反对，他极端沉痛、愤慨地说：

“凭这样的函件就可以加诬一个人了么？那些吃党饭的人，为了讨好上司，爬上去，东嗅西咬，抓到一点什么，就去向上面报功。上头那些昏庸无能之辈，就捕风捉影，信口附会，互相混骗利用，只要对自己有好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多陷害一个人，他们还会嫌多？这个时候，国内正在大举杀害左派，杀害青年学生，用的尽是这个罪名！而今海外那些吃党饭的，也想学样了！这种鬼把戏，瞒得了谁？要是让他们这样一搞，咱们学校、咱们华侨社会，还有宁日？什么人都可以给加上这罪名，任他们摆布、肆虐了！……”卢健中昂然地站着，气愤得说不下去。

“你胡说什么？！”魏伯皋暴跳如雷，“还怕你一个人反对？！表决！”

表决的结果却大出魏伯皋意外：两票赞成，一票反对，其余的都弃权。得不到半数票，还是不能通过！许多董事虽然同情徐群，却又怕魏赤鼻报复，只好采取这“逃路”了。

魏伯皋火性一起，先前的流氓本相就显现出来了。他把身子斜靠在椅子上，一拳支颐，一拳插腰，脖子拗向一边，咬牙切齿地嚷道：

“不通过我也要干！”他猛然撕开上衣。

“手枪！”董事们在心里头叫了起来，只见魏赤鼻腰间插着一支手枪。在荷兰统治年代，只要向当局讨得“准字”，是允许私人购备手枪的。那天搜查学校，魏伯皋由于“轻敌”，倒忘了这件法宝，事后后悔得狠拍大腿不迭了。

而今，魏伯皋使出这一着，已经是到了穷途末路了。事情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为了他对徐群的仇视，也不仅仅为了顾全他日后在珂埠的“地位”和“威信”，或者邀功爬

上去。而今，他对徐群的栽诬已经呈到上峰，又转达到国内去了。要是搞不出名堂来，他怎么交代？日后国内追查下来，连上头都有责任，他魏伯皋更受不了！何况还有胡小峰正待在一边专想咬他一块肥肉；就是前天那个瘦子，从学校回来后就跟他吵了一场，说他故意暴露了“吾党”，违背了跟小峰谈好的原则，赌着气第二天就坐原船回去了。那人看到他当众出乖露丑，经他一报告，上面对他将会是个怎么的想法？！他日后的“前程”岂不全完了？……一想到这事，魏伯皋更是浑身暴躁，不知日后怎样收拾好！……

“你以为手枪就能吓倒人？……”卢健中有着知识分子的硬直性子。这一来，更气得他清癯的脸色越发青白，脸上骨棱子尽显露出来；他巍然坐在那里，拼死也不示弱。

“看我不敢收拾你？！”魏伯皋迅速拔出手枪。

董事们慌了，大家七手八脚、七嘴八舌地劝退双方，开会变成了劝架。

魏伯皋这才砰地一声把枪拍在会议桌上。

“这就是所谓‘党国’要人！所谓‘委员长’的忠实同志！”卢健中冷笑着说，只因魏赤鼻开口“党国”，闭口“委员长”。

“×你老母！”魏伯皋从桌上端起一杯热茶，倏地往坐在对面的卢健中脸上泼去。好在坐在旁边的人眼快，伸手一挡，茶全泼在桌上了。溅得各董事都站了起来。

俞校长看见这情景，登时凑起热闹来，哀求似地叫着：“我不想当校长了，请董事部允许我辞职吧！……”

一片纷乱，正不知这会议将怎样收场！……

“谁来啦！”正在难分难解之时，有人这么一喊。



争嚷的人以为是荷兰“大狗”来了，悚然地回过头去，才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抖着白胡子，颤巍巍地站在会议室门口。

“啊！卢老先生！”大家一时愕然，稍顷，才有人惊叫起来。

“听说你们、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我特地、赶来。可不可以、让我旁听？……”老人的气力显然很弱，说几个字就得停一停。

“卢老先生：欢迎！欢迎！”正在充当和事佬的董事们如获救星。

“我不会、妨碍你们吧？”卢仰山说着，一步一顿地走了进来。

“卢老先生：您一个人来的？”“卢老先生：您慢慢走！”“卢老先生：您在这儿坐。”……当和事佬的董事们觉得这“任务”比劝架轻松得多，大家趋之若鹜，有的扶持，有的让坐。

卢健中很觉得意外，他不知道老父亲此行的目的，事前他老人家一个字不提。自从老人得了风湿病，一两年来很少出门了，一出门就要孙女玉婵跟着，今天的行动更显得不寻常了。但他深知老人的脾气，也不敢问他。

“我在旁边、坐坐就好，你们谈、你们的吧……”老人很不乐意让人家麻烦照料，他挥着手，挣扎着。

众人回到茶水斑渍的会议桌，却都如木雕泥塑，没有人开口。

“怎么不、讨论啦？我妨碍了、你们吧？”老人催促着。还是没人吭声。

有个“好心地”的董事不得不勉为其难了，他把会议争

风的经过和校长提出辞职的事，简略地讲给卢仰山听。

老人脸上仍如枯木的雕像，看不出是喜是怒；他渐渐把脸转向魏赤鼻：“伯皋：你要解聘、徐先生？”

“他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不配当教师。董事部一定要解聘他！”对方怒气腾腾地说。

“徐先生、了、些什么、‘坏事’，大家、全知道；你魏伯皋，做了些、什么‘好事’，大家也、都知道！”老人喘息着，说的话显得更短促，他用那忧苦深重的眼光迫视着魏伯皋。

魏伯皋黑着脸没有回话。

“这枪，你要、用它、吓谁？！”卢仰山这才注意到桌上的手枪，他慢慢地伸出颤动的手指，指指枪，又指指敞开胸膛的魏伯皋。

魏伯皋把他那老鼠般的红眼睛愤怒地撇向一边，还是一言不发。其他的人也没人想说话，这局面是难于开口的，他们更愿意坐在一边静观其发展。

卢仰山支撑着站起来，身子抖得象秋风里的枯叶：“魏伯皋，你说：你这次是、要象那一年、诈了陈财和、一笔钱？还是象、另一次、陷害张志良，为了向上、邀功？”所提的是魏伯皋的两件大丑事，其本末卢仰山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当年就是他以中华会馆主席的职权阻遏了魏伯皋的罪恶活动的。而今，尽管老人病得这个样子，可性子还是那么烈，这事使他怒不可遏，遂至直截了当地揭发了对方的痛脚，犹似当年他看到不合理的现象那样。

说起卢仰山，他虽然退休了，但这位中华学校创办人和前任董事长，在全埠侨领和侨众中间，威望还是极高的。

他的严正不阿，不畏强暴，他的办事认真，和对珂埠华侨社会的建树使每个侨胞都敬重他。他足足当了十来年的中华会馆主席，直到最后几年，他总是坚决不接受，但每届还是由全埠有声望的侨贤“联袂”把他劝住了。然而大家也体谅他年老力衰，只让他领头挂个名，实际的工作由大家分担了。直到前两年，他病倒在床上，才改换人选，可还给他挂上个“荣誉顾问”的衔头，有要事就请他到会商酌，甚至到他家请教。因而，他的参与中华会馆及董事部会议是大家公认的“特权”，只是他近来病弱更甚，就很少出门了。

对于这位连年历任中华会馆主席的侨界元老，侨众至今还喜欢引为谈资的，是他那年发动募捐救济邻近矿区华工村子大火灾的事。当时矿区洋人当局声称那个村不在矿区负责的范围，不加救济，让华工家属流离失所。是卢仰山倡议向同侨发动募捐的，他二话没说，打开捐册，第一个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可他财力有限，结果把自己货仓的存米折成现金抵偿，几乎弄到他的米较工场关门。经他这样一来，埠中掀起了一阵空前的救济华工的热潮，那成绩突破了珂埠任何一次的募捐数目。

魏伯皋爬上了中华会馆理事的位子之后，在卢仰山的手下任职多年；他的好几件阴险事就是败在卢仰山手里的，他怎能不知道这老头子的脾气和手劲。似乎也就是当时受到卢仰山正直的作风所慑服，魏伯皋至今对他还不自觉地存着戒忌，纵使他在心里头直骂卢仰山“老废物”。另一方面，就党里的资格说，卢仰山当年参加过兴中会，追随过孙中山，这也是那些新贵们所不能企及的。虽然后来卢仰山看到党内的腐败，发誓不再踏进党部的大门，现在他已是没权没

势的人了，但他往日的威望还在，这也是魏伯皋不期然地不敢对他太放肆的原因。

老人的盛怒并没有减退，他继续申斥这个狂妄之徒：

“……你这是、什么‘董事长’?! 你还配称、‘总理信徒’! ……”

魏伯皋似乎觉得，在这个场合，在这个问题上，跟卢仰山这个“老顽固”争论是得不到好处的，上头的公函对这个极端痛恨“党国”政府近年来窃权辱国、倒行逆施的政策的老党员也是起不了作用的。他只好采用“高骄超越”和“不屑跟老废物计较”的态度来表示对抗了。

董事们看得出魏赤鼻其实是那么烦躁不安，但却还不见他正面回驳，因而觉得有些茫然了。

“那些所谓、‘国民公仆’、干些什么事，我看得、够了! 诸位贤明的、董事，千万不能、再受骗了! ……”卢仰山转向众人，再三郑重地说。

“不是现任董事的，没有权利在会上发言。”魏伯皋终于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发言”了。他的态度装得那么“冷静庄重”，但可以看出他在极力控制着自己，以显示自己的颇有“海量”，实际上却是他已没有什么好办法再来一番疯狂的挣扎，以挽回颓势了。

“我没权? 全体侨胞、全国国民，都有权、制止、你们作恶! ……”

卢仰山终于站了起来，他颤巍巍地走到校长跟前：“俞先生：您别辞! 咱们、在一块工作、多少年了! 我、知道您，侨胞、知道您! ……”

当年，卢仰山倡办中华学校，他聘来的第一任教师兼

校长就是她俞素秋。卢仰山是怎样的尊重教育工作者，使她一直留任到今天。多少往事感动着这位老校长的心，使她不禁低下头来……

到这一步，卢仰山似乎觉得自己的事已经完了，他又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撇下会场里的人，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去……

这次的会议又怎样开得下去呢？

## 二

魏伯皋搜查学校的事件已经渐渐从谈资中消失了。这几天以来，学校又恢复了它往日的平静。校园里、运动场上，学生们一群群在游戏、打球，在交谈、笑嚷；随着清脆和谐的上課钟声，学生们鱼贯地走进教室……

这几天魏家宝一步也不再到学校来了。魏国栋则变得那么驯服，每天“偷偷摸摸”地上课，有似一头被打怕了的狗，老夹着尾巴，恐怖的眼睛四边溜。当日跟学生们敌对的“虎将”，而今只剩他一个人还留在学校里！

这一天，上午班的学生正在教室里上课，幼年级的教室不时响起了齐声跟随着教师诵读的声音。校园里则一片宁静，白亮亮的阳光照在绿树上，麻雀们都飞下地来吱吱喳喳地叫着……

突然，校长神态困扰、举止惶遽地出现在六年级教室门口：

“徐老师：荷兰警长要来搜查咱们学校了！……让学生们都留在教室里……”她一边说着，一边脚不停步地到另一

班去了。

学生们都紧张起来了，担心着更大的风暴就要袭拢来；他们低声交谈着，纷纷往外张望……

大门外，好多个带枪的当地人警员已经冲进校园来，立即分开来把守着各角落。接着，红脸孔的“大狗”带着两个当地人警员也大踏步冲了进来。校长来不及通知好各班，就又赶忙拐回来跟定在“大狗”他们后面；各班的学生眼望着他们一群人直往六年级课室走去……

“你叫做‘施奇、恩’？”一踏进六年级教室，“大狗”一手按枪，一手直指着徐群的心窝，用当地话问。

“我就是徐群。”徐老师坦然地用中国话回答，走前一步。

“带我们到你的住宿处去！”“大狗”把执枪的手一抬，下巴一翘。

徐群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宿舍。

一个跟班立即转过来看押着徐群，“大狗”和另一个就要冲进徐群的宿舍。

“你们要干什么？”徐群用英语质问。

这荷人“大狗”虽然不懂英语，却知道这是他们白人统治者的语言，也了解这质问的用意，就回转身来，态度一下子放缓和得多了。他把一张文件递到徐群跟前，又用荷语说了些什么。

徐群懂得他是在表示自己只是在执行公事，也就不再作声了。

“搜查”进行得还算“客气”，抽屉箱子什么的都叫徐群自己打开来，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是这两个搜查者都

不懂中国文字，只能翻看书中的插图什么的，看到有“嫌疑”的就搁到一边，准备带回警署交给有关的人员审阅。好在那天魏伯皋到学校闹事后，徐群早作了准备，把“有问题”的书籍都整理出来，交给谭志明带到他家，藏在木作坊里；连壁上的两幅画像也早已“坚壁”了。“大狗”因而也就搜不到什么了。

这“搜不到什么”使“大狗”很失意、很气愤。他到华侨店铺去搜查，尽管大部分也搜不到什么“违禁品”，可“不违禁”的货物总是有的，一样可以施施然“满载而归”。跟学校打交道在他还是头一遭，瘦巴巴的校长跟只有桌椅和粉笔屑的学校一样没有油水。而且她又完全不懂得华侨商场和荷人官场的通例，只跟他白眼空舌地相对办交涉，这更使“大狗”怒火中烧了。他于是只好“公事公办”，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原来珂埠警厅接获人家告密，说中华学校藏匿着一个叫徐群的赤色分子。因而，这是一宗政治案子！荷印当局是决不能轻易放过这类“危害荷属东印度的安全”的案件的。所以，他们警厅必须追究到底！

这也是确确实实的，荷印政府一向最怕“赤”字当头，这已是“誉”满全球的了！在往日，在今天，都有许多事件可供佐证。

那么，“大狗”的办法呢？大举搜查全校！

这个荷兰人的头脑也着实“简单”，他竟不懂得划分开魏董事长、俞校长和徐群，也不懂得分清学校本身和徐群的宿舍，象那布置这阴谋的人所希冀的那样。

搜查一直进行到中午。学生和教师尽被堵在教室里干

焦急，只让校长跟着他们团团转，顾此失彼。办公室、教室直到校丁住宿处全给搜遍了。

“大狗”对搜查的结果还是不能满意，他以白种人那种非常“严肃认真”的“办事精神”指着校长的心窝，对她说：

“你，校长和他，施奇恩，都必须跟我到‘霍·必鲁’（警察局）去！以便作进一步查究审讯。”

于是不由分说，立即象捉鸡似的，一手抓住校长的胳膊，就迈开大步走向六年级课室去。……

这一下，使校长真个呆若木鸡了。

这时，学校门口早已聚拢着半条街的华侨。当早上警察局的“囚车”开到校门口，看到的侨胞早已目瞪口呆、奔走相告了。不到半小时，全“中国人大街”的华侨都轰动了。

“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狗怎么会带警察冲进咱们华侨的学校里去？”“怎么这样久了还不见出来？”……

“看，还带着囚车，事情挺严重哩！”“把门的警察谁也不让进去，问他们也都不肯说！”“学生们还全关在里头呢！”“不会又是魏赤鼻搞的鬼吧！”……

侨胞们在校门外拉长脖子，围成十多重。一直挨到过午，才看见“大狗”押着校长和徐先生出来了，却立即被驱上“囚车”，绝尘而去。侨胞们被挡得远远地，什么也探问不到。

稍后，学生们就象潮水般涌出来了。他们立即成为热门的人物，侨胞们全把他们包围起来；可他们还是说不出一个究竟来。……

全坳埠华侨社会立即鼎沸了！



“海南咖啡店”在谈论这事，“消闲社”在谈论这事，“高等理发室”在谈论这事，“福昌”店前的客座上在谈论这事，全街各店铺都在谈论这事，回到家里的学生们也立即在家中谈起这件事来……

“大狗”为什么突然搜查从不曾发生过事故的华侨学校呢？为什么会一径就找上徐群，并且先搜查他的宿舍呢？这件事为什么正发生在魏赤鼻要搜查徐群的宿舍不能实现，而董事部开会要解聘徐群又没有结果之后才数天呢？

全埠侨众结论一致：背后有鬼！

眼睛雪亮的侨胞们立即找到这“鬼”，一切指摘和愤怒都集中到这“鬼”身上了！

这“鬼”竟至于卑鄙到去勾结荷兰殖民统治者！自己带着不相干的外人来搜查坤埠华侨的学校已经是十分可恶，而今竟还妄图利用荷殖势力来干预、破坏全埠华侨神圣的教育事业，使荷殖对我们的教育机构下这样的毒手！

由于此故，这件事，决不是限于个人之间的私事，决不是象搜查一间店铺那样的小事，也决不只是关涉到一所学校的事件。它是牵涉到全埠所有华侨的大事件，是关系到全体侨胞的尊严，以及他们今后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的大问题！对这，哪一个侨胞又能充耳不闻或袖手旁观呢？……

没有校长和高年级教师，学校大半停顿了；没有徐老师，叶老师又怎样应付得了夜校繁重的工作呢？

日夜校的学生们立即展开了活动。由谭志明、朱桃英他们带头的日校学生，由冯石坚、李少华他们带头的夜校学生，都汇聚到学校里来了。他们协助叶老师处理学校的事务，维持秩序，防止魏国栋作恶；他们跟外面侨胞取得

联系，把学校事件的真相传告给侨胞们，跟侨胞们筹谋营救徐老师的具体办法；他们组织指挥处，设立联络站，准备在必要时发动一致的行动！……

当天深夜，校长被释放回校了。这消息是第二天早上才由学生们传到侨众中去的。据说，她一直被审问到夜晚，可能还因为她是女性，不便拘留过夜才放回来的。校长一到，就惶急不安地告诉驻校的学生们：徐老师被解送到拘留所去了！听到这消息的侨众更加愤激，议论纷纷了。

稍后，埠中侨众又都在传述着学校被搜查后的情况：第二天，学生们帮助校长整理被捣乱了的学校用品，才发现一架侨众捐助的显微镜被打碎了，风琴键一部分损坏了，历届学生们手制的动植物标本给捣毁了，壁上的学生成绩表也撕掉了；图书馆的书籍，则破散满地；连礼堂中央挂着的学校创办时的全体照的玻璃也给砸破了！这引起了侨众更大的愤怒。

不久，学生们又把学校事件的发展传告侨众：学校当局已经接到警方的命令，夜校被勒令即日停办。由于没有事前申请到官厅的准字，徐老师的罪名成立了！

那还了得！在珂埠华侨的生活史上，不曾遭受到对他们的教育机关和人员这样的侮辱！于是，各华侨社团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件事。各同乡会在开会，各同姓宗祠会也在开会，学校董事部在“董事长”魏伯皋“缺席”的情况下，也由董事卢健中召集了临时会议。

弄巧反拙的魏伯皋整天躲在家里，找他的人都由他老婆推说不在。他怎能料到他动用荷殖“大狗”这着拿手本领，竟召来了全埠沸腾腾的公愤：魏伯皋是通敌的汉奸！魏伯

皋是出卖咱唐人的民族败类！魏伯皋是破坏华侨道德守则、不齿于华侨社会的渣滓！在华侨社会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罪状了！纵使营私作弊、吞食别人钱财，甚至杀人纵火，都比不上这跟全体华侨为敌的罪愆。这是华侨社会铁定不移的道德准则！往常，在自己这道德法则无法伸张，而群情愤激的情况下，南洋的华侨习惯采用一个老办法：打！把公敌痛打一顿！魏伯皋很熟悉这类“侨情”，早已害怕饱餐这顿老拳了。……

各社团的会议一经取得决议，侨众立即行动起来。他们自自然然地形成一个崇高而单纯的行动纲领：保卫学校，营救教师。他们作了宣传和准备。咱们珂埠华侨，决不准荷兰当局再对咱们华校进行第二次的挑衅！如再有意外事故，全埠华侨应该采取一致的对抗行动，甚至不惜酿成罢市！同时，热心的侨胞们又纷纷捐款备购学校里被捣毁了的图书、仪器，收到的款额竟超过被破坏的原值数倍！一方面，探望徐群的侨众带着食物和日用品，挤集在拘留所前面，非直接交给徐群不散，使“大狗厝”（警局或拘留所）的人员手忙足乱，如临大敌。另一方面，埠中侨众又到处在议论纷纷，除了申斥魏伯皋的通敌害侨，也一并挖他的丑史，终于使他的丑闻恶事传遍了全埠。而在议论纷纷中，又造成一股舆论，力促那些侨领，尤其是中华会馆“衮衮诸公”，从速想法营救徐群。……

在热心的侨众头里，有一个飘着花白胡子、留着长指甲的老者，他带着一个布褙连，游方道士似的，到处游说劝捐。他就是萧子卿！这老人早已足不出户了，今天却激于大义，挺身而出：

“列位侨胞：我珂埠侨校，仅此一间！千辛万苦，始得办成今天之规模，方始聘到一位好教师！则我辈能不为子弟前途设想？学校能任人捣毁么？教师能任官府无理拘捕么？此可忍，孰不可忍！……”

他抖着胡子，挺着瘦骨棱棱的身子，指手画脚，一字一板地到处劝说，犹似古时候慷慨激昂之士人。劝捐图书仪器他站在头里，到拘留所探望徐群他站在头里，多少侨胞为这位大义凛然的教育界老前辈所感动，相率卷进了这保卫学校和教师的热潮里。

跟萧子卿配成好搭当的是邓英才的父亲、老中医邓砚田。这位教育热心家还到处指摘那些模棱两可、不能及时主持正义，采取行动保卫学校和教师的侨领们，说他们的正义感不及钱财多，很使一些人如芒刺背。就是码头工人张亚枚和黄松根，也发动了一件感人的义举：全体码头工人兄弟为学校捐出了该期船运货工资的半数！……

于是，支援学校的浪潮淹卷了全珂埠。

在侨众的督促下，中华会馆终于召开了理、监事紧急会议。外头侨情汹涌，使这次的会议免却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和无意义的争执，一致同意以下的论点和步骤：

一、……荷印官方既知中华学校为中华会馆属下学校董事部所创办，则搜查时理应通知本会派人到场监查，否则即系对珂埠华侨总机构之藐视，本会应即向荷印官方提出抗议。至于毁坏校中图书用具，本会更应要求其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以中华会馆名义保释徐群在外候审，并由中

华会馆代为聘请律师辩护，及代为支付一切费用。……

这决议案自然交由中华会馆的主席去执行。这一任主席杨公勉，是个好好先生，因他“年高德劭”而当了选。前年卢仰山退职之后，垵埠的福建帮和广府帮争主席的位子争得很烈，福建帮人数多，主席让给福建人，广府人当了副主席。这杨公勉并不是福建帮最有财力者，本不合华侨社会当主席的通则。福建帮算丘联福最有钱，可大家看他太不过眼，才从“年”“德”举出杨公勉顶缺。杨公勉是个老“新客”，向荷兰人办交涉实在难于胜任。因此，照华侨社团一向的办法，就另派一个懂荷兰文的侨生界理事或者会里跑官厅的干事协助他。

荷兰官厅似乎也早已获悉华侨群情激昂，便同意中华会馆遵照官厅手续暂行保释。这些官员深知中华会馆在华侨中的地位，要刮钱比徐群个人大有油水，又不怕它赖帐或逃逸，倒更乐得卖这分人情。一提到破坏校具等事，荷方马上打起官腔来，说是先要调查，追究责任才能决定。华侨更是早知道荷兰官方的狡猾，这一拖决不会有结果，也就不再大事交涉了。

杨公勉在荷兰文件上签了字，盖上“中华会馆”的大图章之后，徐群就由他领了出来，送到学校里去了。

热烈迎接徐群的是全校的学生。

叶碧如站在学生群里，她只说了一句：“徐老师，您出来了！……”陡然觉得心房跳得厉害，余话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了。但在她脸上，却依然停留着深挚的微笑……

徐群回答着。可是随着他不经意的一瞥，却突然看见

叶碧如原先有点苍白的脸上，映着一片红彤彤的朝霞！他的内心深处不由激荡起一阵涟漪。两人的眼光才一接触，叶碧如的眼光立即闪电般地“辟易”了。

在这眼光的一触中，叶碧如觉得对方的眼神里，有着一一种渴望、一种祈求，如果把它译成口头上的言语，那眼神好似在问她：“这几天夜校怎么样啦？”她的内心也相应地涌起一阵渴望，她想一口气把夜校被勒令停课后的情况全告诉他。这想望那么强烈急切，是她一生所不曾尝受过的……

这一回，流露着非常微妙的心情的却是俞校长：“徐老师：您到底出来了！您为咱们学校受了多大的冤屈，让我们全校同学来欢迎您！”从她显得有点失措的举动，看得出她的内心正翻腾着感情的大波浪！停了一会，校长又说道：“我那天晚上就回来了，倒没受到什么。不知道徐老师可受过他们的迫害？”她似乎想在“同患难”这一点上博取徐群的“谅解”和“共鸣”。

终于，校长又笑指着叶碧如告诉徐群：“徐老师可知道：叶老师不知为了夜校的停课操过多少心哪！……”

等到说出了这一句话，凭谁都能感觉到，能够说的“好话”，校长都说尽了。这正反映着她内心活动的实际情况啊！……

徐群呢？他还是那么爽朗、那么振奋，仿佛才从某一胜地旅行回来，备受大自然惠风美景的沐浴，胸怀舒畅、精神百倍似的。他毫不存芥蒂地回答着校长的话，热烈地向她问好，也热烈地向欢迎的人问好。……

徐群给保释出来了，魏伯皋销声匿迹了。可是，这件

关系到全体侨众的事件，却仍然是全埠华侨社会的当前课题、议论中心。渐渐地，这些舆论终于归结到一个问题，汇成一个声音：惩罚败类！

就在这时，由于一个青年的义愤行动，更使全埠侨情沸滚起来了！这人是丁建生。

学校的纠纷经过，教师徐群的遭受迫害，以及侨众的种种义举，尽看在丁建生眼里；埠中到处在传述着魏伯皋的丑史，也尽听进了丁建生的耳朵里；而魏伯皋的一件重大罪愆，则藏在他的心中！丁建生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

丁建生当上党部干事才一年多。他不是本埠人，就住宿在党部里头，向“广珍菜馆”包上一客饭食。除了每天两餐出外吃饭，他跟外头的接触并不多，更多的是躲在宿舍里看书、练习毛笔字。他到珂埠是他叔父推荐的，当时他在邻埠，刚初中毕业，是个穷苦勤奋的高材生，由他叔父供应他上学的。他叔父也是一条党棍，一心想巴结魏伯皋，听说珂埠党部需要一个干事，就推荐了他。魏伯皋一划算，用外埠人不容易泄漏党里秘密，况且有他叔父这条关系可掌握，就答应了。

丁建生不仅做事勤谨，“文墨”也还不错，尤其是他几乎不闻外事，也不见得关心国事，很显得“老成可靠”，这颇取得魏伯皋的信任。魏伯皋先是叫他代抄一些文件书信，终于连党里的机密会议也让他担任记录一类的工作。

然而魏伯皋却象一般“干大事业”的人物那样，并不重视这类只知谨守厥职、没有野心的青年的。于是，在指使他做事时，稍不称意，或者正碰上他心烦，总是找丁建生的“不是”来发泄。这使这个谨慎自守、颇有自尊心甚至自

负的青年很反感。

当后来接触到那些不公开的文件，党的丑恶面目、种种阴谋活动，尽暴露在这个初踏上社会、带着美好的理想和具有正义感的青年的面前了。这使他触目惊心，使他战栗，使他愤慨……

那次魏伯皋跟胡小峰商酌陷害徐群的会议，就是沉重地刺激着丁建生的一件事！从那一天起，这个瘦弱孤独的青年对生活上的种种活动都索然无味，做事也提不起劲了。占据在他脑里、迫着他不断考虑的，总是那次会上所引起的新问题。这件事仿佛堵住了丁建生的呼吸，使他不不停地挣扎着，想突破它的闭塞，为生活打开一个新的窗户……

等到董事长和“大狗”搜查学校的事相继发生了，丁建生在饭馆里听到的，无非是关于学校的议论。这些资料跟他肚子里藏着的党部的秘密相印证，使他不安到要发狂了……

丁建生也替自己打算过：要是他失去了这份职业，到哪里找生活呢？跟垆埠侨众的关系那么少，在邻埠的叔父又是最怕魏伯皋的。同时，他也从文件里知道那些人对付异己的毒辣手段，看过魏伯皋手下的打手，他这把瘦骨怎堪那些人一捏！但正直的性格终于使这位华侨青年作了最后的决定：他写了一封辞职书搁在魏伯皋桌上，就这样，他带着高昂而又沉重的心绪走出了党部的大门！他并且找到了卢健中米较工场的地址，希望能会见他景仰的老党员卢仰山……

丁建生带出来的是：那天开会后他偷偷收藏起来的、魏伯皋亲笔写的、迫害徐群的计策的纸条！这骇人听闻的铁



证，立即使全垆埠华侨的怒火，象着了油似的轰地一声腾烧起来了！抱着见义勇为、自我牺牲的心情来做这义举的丁建生，却取得了他在先筹划不到的效果：他并没有因此失业，也没有遭到魏伯皋他们的残酷报复；侨众全力保护了他，到处在谈论他、赞扬他；有几个华侨社团还立即要请他去当干事。……

接着，又有一个老侨胞跟着丁建生后面起来揭发魏伯皋的罪行了：“魏赤鼻欺凌了我多少年啦！”老侨胞歇斯底里地到处向人诉说，“他骗去了我两百五十盾！他的叔父占去了我唐山五亩田地！还把我的亲弟弟拉去当壮丁送了命！……”

原来，这人叫做李亚顺，他国内家乡跟魏伯皋同一县份。亚顺亲族间争产，“强房”占了他们“弱房”的土地。亚顺长久住在海外，怎受过这等不平事？就发誓即使弄到破产也要争回这口气。魏赤鼻那时还在邻埠，从家乡来信知道这事，他就托了一个同乡找上李亚顺来，说大家是同乡，要是托他魏伯皋去办，只要花上一百盾钱，他敢包赢云。亚顺早气昏了头脑，又知道他叔父魏永宁在家乡那股恶势力，就信了他。一百盾钱拿去后，不久，伯皋又叫人来告诉他说，内情复杂，使费浩繁，非再五十盾莫办，过后又作第三四次的敲诈。就这样，先后给敲去了两百五十盾，弄得李亚顺的小店铺几乎没法开门。结果，五亩地总算索回来了。可不久，亚顺就接到他在家乡最小的弟弟的信，说那五亩地只好卖给魏家，以抵偿官厅方面的使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亚顺真如五雷贯顶，立即去信追查。但家人的回信使他昏倒了：他的幼弟已给乡长拉去当壮丁了！……

当时魏伯皋正当得势，在唐山在南洋都是他们在当道。李亚顺虽然身在海外，可唐山还有家小，一想到魏家在故乡欺凌乡里那毒辣手段，李亚顺就不能不忍气吞声了。而今看到魏赤鼻给众人攻击得不敢露面，才乘机吐吐这口气。

“竟有这样的事！”听到他讲述的侨胞不能不吃惊了。魏赤鼻的奸险可鄙，在小小的垓埠更是议论纷纷了。……

继后，又有两个侨胞揭露了魏伯皋的罪恶，他们都是曾经被他强迫入党的。无论是对待有钱的侨商或一般侨众，魏伯皋为了给自己树立势力，为了骗取他们的钱财，为了利用他们的人事关系，或商业关系，甚至由于他的某一件坏事给人家知道了，要堵住对方的口，当这样的人有事去求他时，比如托他向国内或领馆证明些什么，他就迫使对方入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利用党的关系支使这些人了！这就是魏伯皋这些“党老爷”的鬼把戏！

终于，连魏伯皋往日在外埠的行径也传扬开了。大家才知道他本来是洪门会之类的一员头目。他们贩卖鸦片，进行勒索，蓄养着一群打手供人雇用。好似南洋各地一样，这类私会党派系很多，其中最大的两派经常酿成械斗。可不知怎样一来，跟魏伯皋他们作对的那一派的大头目，突然给荷印当局抓进牢里，不久就给驱逐出境了；那一派的势力登时垮了大半截。据内中人透露，这是魏伯皋向荷印当局告密的结果。在那些专讲义气、憎恨洋人的私会党徒看来，这是最卑鄙的行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魏伯皋早已有借荷兰殖民势力下毒手的“习惯”。后来又不知怎样一来，魏伯皋也疏远了该私会党，倒搞进国民党里去了。当时魏伯皋在该私会党里还不是“大哥”，顶多是“二哥”之流，是

他借着芟除敌对派有功，觊觎“大哥”的位置，却因不孚众望而被踢开呢？还是他看出私会党没有多大前途，而当时国民党正在得势，便投机转移了地盘呢？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的人怎能当上珂埠华侨教育机构的董事部董事长呢？

全珂埠的华侨哗然了！

于是，学校董事部不能不再开会了。这次还是在“董事长”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董事们再三密酌之后，终于拟成了一个很“得体”的通告：

“……本部现任董事长魏伯皋先生因故未能到会执行职务，为使本部部务不致遭受阻碍，兹经本部第×次部务会议议决，暂行停止魏伯皋先生董事长之职务。……”

学校的事件到这里算是有了个收场了。

### 三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俞校长早已打消了辞职的念头，而且学会了“适应潮流”了。在这次学校事件的风暴中，她见证的种种事实，真够她大彻大悟了；她尝受的屈辱，也够她幡然悔过了；而魏伯皋和他们的党所暴露出来的无比丑恶狰狞的面目，更是教她触目惊心！因而，当日的妄事计较和从中作梗，以及后来以退为进式的嚷着要辞职，在她这时想来，都已成为“不可思议”的事了。犹似一个不安分的小孩，吵着要索这个、讨那

个，终于教大人痛打了一顿；打过之后，这小孩虽然还是毫无所得，却反而感到暴风雨过后的平静，因而泰然了，而剧痛过后热辣辣的身上，也感到非常安适了。何况到这时，她也深知徐群没有占有她校长位置的“野心”；她更知道侨众看得透，徐群又已取得侨众的同情，她又怎敢再惹是非呢？至于她逐渐对徐群的作法和活动，滋生由衷的同感和钦服，对叶碧如的行动也深加谅解，那是在过了好一段日子，她的心境完全平和了和再经过事实的教育之后。

魏国栋则更是尽反故态。现在是徐群说什么，他第一个就表示赞成；甚至徐群的意见还没有说出口，他早已准备好一个“赞成”等在那里。说过“赞成”之后，他就用他那带着蠢相的眼神和阿谀的笑脸四处找人称赏，直使人背脊起鸡皮疙瘩。

魏家宝再也不到学校来了。他失去“董事长”和校长的靠山，又知道自己读下去也还是不及格，索性退学了。可他在外头遇到旧同学，却说是由于珂埠华校水平低，程度差，在珂埠读书是“自误前途”，所以他父亲决定带他到大城市进初中去，云。

学生间的敌对现象随之消失了。几个附和魏家宝捣乱的坏学生象饶亚勇等人都安静下来了。谭志明他们学生会干事在徐群的授意下展开了一些活动，如举行时事测验比赛之类，提高了一些成绩差的学生的兴趣，校园里充满自动的、积极的学习情绪。暂时不敢公开活动的是夜校学员，只因徐群的案件还没有了结，夜校也还没有准字。……

但在中华会馆办事人员尽力的“疏通”下，徐群的案件终于了结了。“大狗屠”的档案上批出这场搜查“徐群是否赤

色分子”的结果是：“查无实据”。被拿走的书籍信件也交由会馆人员带还徐群。可徐群的另一宗罪案却成立了：“没有准字擅自开办夜校”。在会馆人员的“打点”之后，这一案也改判了罚款。罚款随即由会馆代付还了。罚款一到手，官方也就同意会馆“依照正式手续”申请夜校准字了。直到准字发出，这些“关关节节”一总花了好几百盾钱。

独对这一件，徐群很引以为疚。虽然事件是由于魏伯皋告发引起的，但自己没有先熟悉当地特殊情况，贸然从事，被抓着这把柄，浪费了侨众这笔钱。这实在是不应有的过失！徐群曾表示愿意自己承担，可会馆“衮衮诸公”考虑到穷教员的实际情况，依然认为还是挂在会馆帐上的好。

而今，轮到学校董事部来讨论正式兼办夜校的这问题了。准字既然以会馆名义讨取，夜校的事董事部就不能不管了。魏伯皋去职后，董事们再三商酌，董事长一职还是非让“钱”字出头不可，于是就抬出了丘联福这位大老板来。

“那么，夜校教员不就要再发一倍的薪水了？”丘联福本来很不乐意再搅搅夜校这桩麻烦事，这时他从静坐养神中睁开眼睛，以商人特有的本能和敏感，立即想到这“最关紧要”的问题，于是急不及待地问。

董事们笑着向他解释，说夜校教师都是义务的，不另支薪。

丘联福脸上的红潮退了不少：“那么，经常费呢？”

董事们又说，夜校除了讲义等，不需要多少费用，要是继续取得侨众的支援，大体上还可以自给自足。

丘联福又恢复他静坐养神的姿态：“那么，就办了吧……”

董事部接办夜校的消息传开后，教师、学员和侨众都欣跃了。

徐群和叶碧如欢天喜地地计划着怎样扩大夜校的教学范围，和招收新学员。夜校已经是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教室自不成问题，创办时面临着的一些难题都不再存在了。而今的问题只是：怎样把华侨子弟教好？

“想起你当日创办夜校的种种困难，我今天可以说是坐享其成……”叶碧如充满深情和温柔地说。在她揉合着各种情怀的话语里，似乎更着重于对当初未能答应他要求协助一点表示歉意。

“也不能这么说，今后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就要看咱们怎样更好地去完成它了！”徐群显得粗心大意，似乎并没有听出她弦外之音，因而颇见认真地鼓励着她说。

“我一定努力去做，只要你告诉我怎样做……”她抬起流露着稚气的光辉的眼睛望着他。

“可不能依赖，要自己想法子！”徐群假装板着脸孔说。

“听你的……”叶碧如先自红了脸，带笑地低下头来，让眼光收拢在草案上。

他们继续研究着今后的工作计划……

侨众对徐群他们的计划的反应迅速而热烈：报名入学的人数已不是两个班所能容纳的了。徐群他们的计划立即落后于现实了！学校这次的事件使侨众认识得更清楚，他们用行动来表示对夜校的支持，而一些原先有所顾虑的侨众，也因董事部的接办夜校，和讨到正式准字而放心了。而更重要的，侨众认识了学习对自身的好处。

埠中到处在谈论夜校招生的事，连一些上了年纪的商

人也引起了再学习的兴致。为什么呢？“连一封唐山家信都得东托人看、西托人念，实在枉了这一生！”这风气对一些老脑筋颇有影响，因而，李熙昌也学会“顺应潮流”，自动在店前对熟客们宣布：“要是下学期夜校还有空额，也让玉华去多识几个字吧！……”

在热烈的响应当中，侨众更提出了新的要求：夜校还应该增设成人识字班。这使徐群他们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是那么微小，实在力不从心；而侨众的要求又是那么恰当急迫，那么切合需要！

“海外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是那么多，那么紧要！”徐群他们完全给兴奋包围着。他突然幻想着出现奇迹：每天的时间拉长一倍，手足和脑子都可以适应需要增加，人的身子也可以分开来同时做几件事……

徐群又颇为欣慰地想：“学校的事件总算取得了结果了。”到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应该好好地问一问自己：“这次的争斗取得了些什么收获？”

最使他感动的，是侨众的种种热烈的、感人的行动，他非常惊诧华侨的热情和正直。他认为，完全是侨众的积极参与这场抗拒恶势力的争斗，才能使它迅速地取得良好的结果。他思考着，心中跃动着无限的欣喜，许多感想在翻腾滚涌，他真想开怀向亲近的人倾谈。……这次呵，跟他初到南洋时不同了，他除了写信向远在国内和吧城的同志、朋友们讲述外，近前还有着叶碧如，能全心一意地倾听他的意见！……

正当夜校扩大工作完成，侨众准备送子弟上学的时候，

张亚枚传出消息说，他们在码头上看见魏赤鼻偷偷地搭上这期船出埠去了。这新闻立即传遍了全埠。

魏伯皋要到哪儿去？他到吧城去。

一路上，仇恨咬啮着魏伯皋的心，使他不停地筹思着怎样收拾这局面？怎样卷土重来？魏伯皋并不承认这次是失败了，更没有准备从此死了心。他顶多认为这是暂时的退却，是受到埠中那些被徐群唆使起来寻事的愚众所滋扰，才暂时避其锋的。他恨恨地回头对着大海低吼：“你们等着吧！看我魏伯皋还能响当地在坨埠站住足不？”他并且安慰自己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横亘在他面前必须立即想好应付办法的却是跟吧城诸“同志”会面怎么说？向那“国家代表”们怎么交代？国内的追查又怎样回复？他知道那些“忠实同志”恨他噬人自肥的手段恨得透骨，这样的好机会他们还肯错过？“国家驻外长官们”在那些人包围下，还能不追究他的责任？而国内呢，对于这类“赤”字出头的案件，他们怎肯轻易放过？那么，这一去，我魏伯皋将受到怎样的待遇？将得到怎样的处分？则我日后的前程岂不完了！想到这里，魏伯皋浑身焦躁得如同日曝火燎，不知如何是好……

但他还不曾知道，吧城的党部曾经为他的事开了一个会。那个跟着他搜查学校的瘦子在会上作了事件经过的报告，并指出了魏伯皋在徐群和学生们面前故意暴露了“吾党”和“我政府机关”！

这事使胡小峰暴跳如雷了：“魏伯皋这等不遵守上峰指示，诚为党内败类。吾党应即加以整肃！”他虽然满口保卫“吾党”的利益，心底里却暗自高兴。这回姓魏的可真倒定



了，看我再狠狠地踩上他一脚！

但对付徐群的失败却又使与会的党老爷、少爷们狂怒了。对付不了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吾党”怎样在海外建立威信？因而，这岂止是“我党员”魏伯皋一人之辱，也是“我全党”之辱！是“我国家机关”之辱！是“我中央政府”之辱！凡“我同志”，岂可就此罢休？！

巴达维亚党部立即电召魏伯皋前来。他们深知这次愤怒的侨情的不可侮，他们必须小心地制定下一个步骤，他们还必须向上峰请示，必须等候时机。……至于他们日后将会采用怎样的手段来对付徐群，那已经是“后话”了。

# 第十章

## 一

赤道的雨季降临了。

一个多月以来，珂埠几乎每天都得下一两阵雨；尤其是午后，乌云一下子便把天空罩笼，大雨就哗哗啦啦地落下来了。那气势，有似千军万马横扫而至，直下得马路上水流横溢、盈沟充壑。地面上万物也随之合奏起交响乐来，尤其是锌片的屋顶，轰轰隆隆震耳欲聋，对面高声说话都听不清。大雨停后，天空还是冷云凝冻，棉絮般堆积在头上，擦也擦不开；地面上则到处湿漉漉地，屋角板壁都发霉了。在这时候，再也看不到热带高旷的万里碧空，和晒得热气蒸腾的地面。

这几天来，雨更是整天连夜地下着。一阵滂沱大雨到来了，真是“泼瓢倾盆”；不知多久才缓和下来，于是转化为雨的垂帘，淅淅沥沥地下个不休。终于，雨帘也渐渐稀薄了，可还留着雨脚，雨丝，雨雾。那飘在天空象粉末似的雨雾沾在行人脸上、臂上，凉丝丝地，整天受酷热煎熬的人们，顿觉另有一番情趣。然而随即又是乌云滚涌，雷电交加，大雨又哗啦啦地滚落下来了，街上行人都走避不及……

而今，这条“中国人大街”正笼罩在雨幕里，远远近近绽开着黑色的、棕色的雨伞花，当地劳动者则割下一片香蕉叶当雨伞，在雨珠里油绿得可爱。马车不时响着叮当声，

划破街上积水，溅起水花，有些没有带伞的行人，则撩起裤管在屋檐下潜行，或三步一跳地避开水洼横过街面；而当地挑贩们，更是并排蹲在店铺檐下避雨。两旁店铺也都空闲下来了，伙计们坐着的、站着的，呆呆地望着街上的雨景，盯着水洼上雨点留下的小圈圈……

临海的那一边，大大小小的船只正挤满半边海面，在风雨中不停地磕碰着，湿漉漉的篷盖尽沤成深褐色；船户都躲到船舱深处去了，全看不到一丝半缕炊烟。唯独半海的风雨在肆虐，整天紧一阵慢一阵的沙沙响。海的远处则更是烟雨腾腾，分不出天和海的界线……

“福昌”的工作也减少许多了；店前买客寥寥，店后货仓拣好的货物也没法曝晒。李熙昌整天跟熟客们埋怨今年这天气，说是“天时反常”，往年要迫近“新正”（即阴历元旦）才大雨淋漓，现在离“新正”还有几个月，就下成这样子，眼看着这帮货物都要沤烂了。要是迟半个月，货物就可以打点登仓，新正前后正是空闲之时，任它下雨不成问题。李少华和吴阿贵对这样的天气则还没有什么“成见”，这还是他们头一回经历雨季。只是整天给雨困在屋子里，面对着单调的雨景，耳中充满单调的声响，到处嗅到发霉的气息，很觉得困郁、烦闷。然而清凉的雨季空气，则又使他们从炎热中解脱出来，感到筋骨轻松。尤其是少华，对外的活动减少了，更是跃跃想动……

“到南洋半年多了，上夜校也三个多月了……”少华从店背后的门望着海面上蒙蒙的雨雾，对自己说。从他刚到福昌那天看到这海景，他每当纳闷或工作太疲累时，总喜欢望一回这海外的特殊景色。

这半年的时间变化有多大啊！现在，他仍然在店里打杂，可眼前的生活状况跟当初大大不同了。目前埠里头到处是他的朋友，年轻人不断地来找他；店里的伙伴有要解决的事，总先找他商量，向他要办法；他对阿贵他们讲解时事更是经常的生活课程。渐渐地，伙伴们把他当作“学生哥”看待了。

少华也感觉到，连他当头家的叔父也正在改变对他的“待遇”：往日，换水烟筒、带椅子这一类差使，他开口必喊少华；现在呢，即使眼前没有别的伙计，他也高声往里头喊人，只让少华“自觉自动”地去干。或许，在李熙昌看来，目前的少华跟他所需要的少华已经是“相去日远”了，他那“大头家要从倒痰盂做起”和“伙计要受严厉的督责才能成器”的“理论”，也越来越无法实现了。可他怎么会不自觉地对少华客气起来，是他对自己的信念动摇了，还是已把少华看成“不可雕的朽木”，就不得而知了。

同时，少华近来也渐渐感到，要实现母亲的期望，是日见其渺茫了。他母亲就象侨乡的老妇人那样，以为把儿子送到南洋是最有希望的“投资”，这之后，就是日夜等待着儿子发财，寄大笔钱回来了。这时，少华略一回想，自从他出洋之后，母亲只给叔父回了一封信，顺带告诉他要听叔父的话，“努力学生意为汝先父争光”。他也曾经两三次捎带在叔父的家信里，把自己在海外的情况写给母亲知道，却得不到回信。

“母亲和家里人这时不知怎样啦？”一想到这，少华心头不觉一阵紧缩，眼里也有些暗淡了。平日里店中事忙，学校的事忙，分不开心。而今在这“雨闲”中，面对着异乡景

色，他不能不思绪波动了，虽然从叔父家乡的回信，他也知道母亲健康还算良好……

吴阿贵心头的担负就沉重、繁杂得多多了！这些日子以来，横搁在他胸腔里的，是两个重大问题：

“老母和招治俩活得下去不？巧女而今是生是死？”

象触电一般，这问题一闯进他脑里来，立即使他浑身一阵颤抖，筋骨象迸散了似的提不起一点劲。要是正在工作，他会突然垂下双手，站着或坐着地发起呆来，连头家的话他都没能听进去；要是正在睡梦中，他会突然嚎啕起来，直到伙伴把他摇醒，他便爬起来，呆呆地坐在床上，有时就一直坐到天亮。他曾经梦见老母饿死在路旁，剩下一把枯骨，还在叫唤他；他又梦见招治披头散发往井里跳，他猛拉住她，可她象石块那么沉，拉不动滚进井里去了；他也梦见巧女被切成几大块，主人把血淋淋的一块硬塞在他怀里……因而，这几个月来，他多少次焦迫万状，真想托才副伯写一封信回去探问。只是他怎么好开口呢？他连邮资也付不起！何况当日珂埠寄唐山信，一般是指附着侨汇的银信，他阿贵更是哪来这钱？夹在头家的家信里吧，又有谁能代他带到深山壑？他终于按捺住自己的欲望直到今天……

今天，经过了这几个月，所见所闻和亲身所受的，使阿贵的想法、看法跟先前全盘改观了。南洋的生活，并没有象他在唐山所想象的那么顺遂，那么不受欺压，更没能象他母亲所羡慕的“吕宋客、安南帮”那么可以夸耀乡里。巧女卖掉了，钱光了，半年多过去了，眼看着她俩想从饥饿、死亡里争回一条命都不能够了，而他却不能寄回一个铜板，

给她们添一口饭，甚至连再寄回一点信息都不能够！然而，人家却说，在这海外华侨店铺帮工，就可以学到本事，日后有成为大头家的希望；可是一旦目睹身受，懂得了这一行的一些内情勾当之后，却激起他越来越深的鄙视和憎恶，他不敢想象自己也能够搞来那么多钱财，遂至可以富夸故里。他今天根本卑弃这念头了。

在福昌的这几个月当中，独有一件小事，给阿贵不时带来了一点希望和快慰，也在他的思想中激起了一阵微波：阿贵交上了第一个好朋友了，给福昌搬运货物的张亚枚成了他的好朋友。只有张亚枚他们一群码头工人来到福昌起货卸货，才能使阿贵有说有笑，跟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起心里话来，阿贵多么渴望着结交跟他“同等级”的朋友啊！李熙昌跟他的距离那么远，在阿贵的感觉上，自己是一匹马，头家可是老虎，自己的命运也就操在对方喜怒之间；店伙一个人一个心思，性格心志各别，利害也不完全一致，总有些损及别人眉眼的事发生，有似鸡鸭鹅的不调协。阿贵又觉得徐先生高出他很多，交朋友有点攀不上；少华年纪太轻，阿贵的问题也不是他所能完全理解的。只有张亚枚，跟他的性格气质更能相投；他尤其佩服亚枚豪放的举止，乐观的作风，羡慕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因而，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了。

渐渐地，在阿贵的心目中，形成了他目前最美好的生活憧憬：一群性格境遇相近似的劳苦兄弟合在一起，一同欢欢喜喜地干活，没有勾心斗角，没有驱使压迫，互相扶持，苦乐与共。看着张亚枚他们一起挥汗如雨地做工，也看见他们在一起快快乐乐地休息、开玩笑，阿贵羡慕极了。

可是，在拖欠“恩情”方面，他又怎样能够提出要离开福昌呢？

就这样，日子随着阿贵所熟悉的节气过去了。祭鬼敬神的七月节过去了，象征团圆的中秋节过去了，终于，冬至这紧要的节气快到了。这些时候，一有空，阿贵就默默地在想：这时唐山进入了什么节气？要是还在家乡，该准备赶哪些农活了？“老母和招治，在这个时候，她们又能找到什么吃的？田里还能挖到些什么人家剩落的？山里还能拾到些什么烧的？海里还能摸到些什么海货？”一想到这里，冰冻的海水仿佛立即刺进他的小腿骨，一直凉透到他的背脊骨髓，钻进他的心，他不由一阵战栗。“啊，她们的破棉袄经受得住冬寒？那两间破屋子没有男人上去修补，又挡得住北风吗？……”

冬至终于过去了。每年的几个大季节，珂埠的华侨店铺都按照老规矩，摆上好饭菜“犒劳”伙计们，五月节，七月半，冬至什么的都有一顿；除了除夕，最丰盛的要算冬至了。尽管桌上好鱼好肉，可阿贵怎么也吃不下。“冬至过十天就是荷兰新年（即阳历元旦），年年不差！”老年人都这么告诉大家。只是这个年除了官厅洋行放假一天外，全华人区还是照平日的样子忙碌着；然而“荷兰年”一过，也就意味着，唐人新正快到了。

“新正真的要到了？”单凭感觉，少华和阿贵都不会相信的。除了当前霪雨绵绵外，海外的天然环境还是先前那样子，完全感受不到往年新正即将到来前的氛围。气温虽然不似旱季那么燥热，然而一经雨水滋润，原先浓绿的树木

更抽出嫩芽来，绿茵盖地，越发满眼青苍翠绿了。绝不见秋后的落叶和肃杀的景象，也没有强劲的北风，怎么会使人相信新正要到来呢？往日在家乡，不但田野的景色尽变了，连田野的气息都不同了，到处弥漫着作物的干枯的香气；这香气多少日子之前被带进屋里来，它，正与秋收的喜悦关联着啊！……这一切，生长在大自然底下的吴阿贵尤其熟悉，感受得尤其深切。而今，面对着海外这一望碧绿、豪雨连绵，怎能使人相信新正要到来呢？

然而新正终于真的要到来了。店里的每一件活动，无不与新正有关：这期船运到的货物，已是糯米白糖一类做糕饼的原料了，若是“甘味店”，则香菇、木耳、金针、粉丝，一应唐山食品，以至香、烛等等，早大批上市了；店里头的工作，头家也作了安排，说是正好在除夕前赶完，新正一到，就要封仓停工多天了；头家娘她们则更紧张了，给一家大小做新衣的议论早已进行多少天了，而今也已付诸行动，叫捷华向头家拿钱买布去了。这个时候，好象每一场谈论，都多少跟新正有关；每一件可高兴的事，也都跟新正有关似的……

又终于，新正前的一件大事，在福昌店里腾闹开了。

这天一早，水客何培基就跨进店里来了，他曾跟少华他们同船出洋，只是他又回过两趟唐山，也来过垵埠几回了。这人灵活轻快，一跨过门，挺着高鼻梁，略为突出的眼球左右一闪，马上找到熙昌头家，他嘴巴也登时笑咧开了，一步趋过去，声音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熙昌兄！今年大发财了！”

熙昌对这类“吉利话”颇见得开心，马上也笑脸相迎：



“吓吓！培基兄也发大财了！坐坐！几时来的？”

“刚到。一到就来看望熙昌兄。发了大财，唐山信可要多寄呀！‘番邦钱，唐山福’嘛！”这句侨界的成语是：华侨在海外挣来的钱，该带到唐山去享用，或寄供故乡亲人受用。

何培基回答着，一面把眼球四下里一轮，笑咧咧的嘴巴跟着四边一迎，全店的人，从才副伯直到坐客，他都点头打了招呼了，这才把带来的半面粉袋什么搁在茶几上，自己也爽利悠闲地坐下来。水客这职业，使他颇有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本领。

“吓吓。”李熙昌用吓吓代替回答。

何培基随即把茶几上的东西往熙昌面前一推：“这是一些番薯干和一包海菜，都是唐山刚上场的新货……”

李熙昌立即笑逐颜开了，他伸出双手把面粉袋抱过来：“好、好。让你特地带过这么一趟水途！吓吓吓……”这里的吓吓吓是用来代替道谢的。

“咱唐山只有这么些粗俗货，知道熙昌兄喜欢，特地选了带来……”何培基讨好地说，眼角扫过熙昌脸上，察看他的反应。

熙昌并没有察觉，他打开袋口，掏出一把番薯干，凑到鼻子跟前狠嗅一下，深深吸进一口气，好似有着无上的享受，然后把薯干放回袋里；客座四周登时弥漫着一阵香甜味儿。

“捷华：把它带到你阿母房里，放好！”熙昌命令着。

何培基显得颇为满意，他今年的生意又做定了。他是熙昌的老顾客，每年年底他在福昌出现，就意味着寄“唐山批（信）”的时候到了！

所谓“唐山批”，在那时的垆埠，不言而喻，就是指附着侨汇的银信；这类信都是托水客或侨汇局汇寄回国的。这信通常在唐山式的红信封的左上端，写着“外付大洋若干元”；“外付”者，就是指明钱非套入信封里，收信人要另外向水客或侨汇局领取那“若干元”之意。侨汇局之类还在原信封背后加贴一个棉纸糊的小信封，内中夹好一张薄纸，收信人就用这纸复了信，交回侨汇局之类免费寄回南洋作为凭据。当时通过邮政寄信到国内的还不多。

“你们可知道？”颇有讨人喜欢本领的何培基，灵机一动，立即找到熙昌的“笑话”，于是对着站在旁边听的伙计们大声说：“你们的头家呀，有个‘很古怪’的脾气：他把大白米堆在货仓里，却把唐山的番薯干锁在头家娘房间的铁柜里哩！他呀，是把番薯干汤当作人参汤用的！”

这一半也是实情。华侨中的有钱人、老年人，只有当他们胃口不开或者生病的时候，才煮些唐山的薯干汤喝。因为他们都有着“思乡病”啊！而能够藏着这“珍品”的，又有几个？新客们把它远迢迢带到南洋来，是当作贵重的礼物送给海外的亲人的。

听到这话，熙昌不置可否地吓吓笑着；伙计们又都不便插话，只用无声的笑代替了回答，处在这样的地位，他们一向采取这不致损及头家面子而又不致扫了头家的客人的兴头的好办法。

“唐山的景况怎样？”熙昌这才想起，便把身子凑拢来，关切地问。

何培基并不立即回答，他以职业中练就的习惯，先扫视一下四周的人，才决定应该说什么话，免得有人“不中听”。

“哎，也还是那个老样子……”何培基终于摇着头，由衷地说。“只是，穷苦人更苦了！官、兵、匪……迫捐、拉丁、抢劫……”他于是把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通。

听的人心境越来越沉重了……

看看谈得差不多了，何培基这才告辞，并且重述来意：再两天他就要搭原船回吧城，随即转驳这期渣华轮船公司的轮船“芝沙丹尼”号赶回唐山，准予腊月二十日到达家乡，希望店里的唐山信都能交他带去。

水客一离开，伙计们立即私下里热烈谈开了，并且计算着今年能付寄多少唐山信，分给哪些人。有父母或妻室的，自然大半寄给父母家室；兄弟姊妹或伯叔姑娘当中走动较亲密的，或是孤苦穷困的，在这一年一度的大节日，也应该寄一些探望，那“通例”一般是两块大洋。

“慎修兄：你给伙计们把帐都算一算……”头家对老才副说，随着也进帐房去了。

当日珂埠干粗工的伙计，薪金一般从两盾半开始，两盾半，五盾，七盾半，十盾，十七盾半至二十盾的“极品”都是干了许多年、缺他不可的老伙计。自然，家长、才副就不同了，可到四五十盾以上。照老店铺惯例，薪金一年算一次，就在这新正寄唐山信时结算。原先两盾半的，头家可以根据其人这一年的工作表现或实际的需要，酌情提高到五盾。这一刻，李熙昌就是准备作这种决定，然后由才副结算的。至于伙计们平日缺钱用的，可以说明因由按额先“借”，所借就挂在本人帐上，待年底才扣除。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店里都有供应，饭食住宿等等而外，要抽烟店前备有烟丝和水烟筒，要理发每个月发一次“理发钱”，这

钱也照老例由店方开支，自然，那数目只够到大榕树下给当地人“削芋头”，上不得“高等理发室”的。此外，除了一年买两件背心短裤，只有意外事如生大病才须花钱，否则什么也不必花了。余下的薪金除了寄唐山信，便积存在店里，供“日后自己开亚弄店”之需。这种严格的“家长制”，除了可使伙计蓄积资本外，据说，也可以防止嫖赌变歹。

才副伯在里边不停地滴滴答答打着算盘，伙计们在外头又高兴又紧张地等待着。一直挨到两个人走出帐房，并且由才副伯当众宣布了。有剩二十多盾的，也有剩四五十盾的；剩多的满心欣跃，剩少的自不免怅然了。天佑叔照例没有薪金，对结算自然不会有兴趣，就独个儿坐在货仓角落里“悠闲地”抽烟；吴阿贵更不必说了。捷华断无发薪之理；就是少华，也以“自己人”看待，不发薪，待日后酌情处理了。

有剩钱的，头家便亲自问他要寄多少唐山信？每年如此。寄得多的，头家就点头表示赞许；兼能寄给亲戚探年的，头家就更加点头表示赞许。在唐山没有亲人的，或寄后尚有剩余的，头家又问他余款怎样安排？若说愿意留存在店里，供“日后创业之需”的，则头家更是乐呵呵地大大加以点头赞许不置了！随即嘱咐才副给他开户口，转帐登册去了。

若是剩款少呢，头家便诘问他钱用到哪里去？医病的，接济亲友急需的，都情有可原；说不出用途的，就要受到警戒了。在垵埤这小镇，也没有地方好花钱，可供花钱的不外嫖、赌、抽鸦片，否则就是秘密养当地人小老婆了。不想多寄唐山信的，也受到劝告，由头家才副配搭着讲述那

一套大家知晓的道理，如说爱国爱乡是华侨的优良传统，出洋人的辛苦是为了唐山亲人的安乐，和只有不忘家乡的人才能受到侨众的敬重和信任，日后才能发财，等等。

“你们看看慎修伯吧。”于是头家回过头来举眼前的老才副为例：“他在南洋已经四十年了，可一天也没有忘记咱们唐山！他不是每年或按节才寄唐山信，而是每月寄一次唐山信！寄的日子不是每个月的初一，就是初二，从来不曾迟过初五的！他的薪金，八成都寄了唐山信了，自己身边只留几盾零用钱。他不但养了在唐山的家眷，连一大家庭的同堂伯叔子侄，也多靠他生活；他的大侄儿是他寄钱培养到大学毕业的，侄女的嫁妆也是他备办的。他一回到家乡，亲朋戚友都来看望他，大家都十分敬重他！你们就该学学才副伯的好榜样！”才副伯也在一旁谦虚和蔼地微笑着，似表示所言不差。听着的伙计都肃然动容、翕然景从了。至于才副伯怎么没有发财？头家则没有提……

能够寄唐山信的都由才副伯代写好了信。

而今年，福昌能寄唐山信的只有熙昌本人、才副伯和长庚了，家长则全看不到踪影。前两者不必别人关照，早“自动自觉”了；长庚也照往年的数目寄了信，不必待头家发挥“卓见”了。于是，熙昌叫长庚把天佑叔从货仓叫了出来，天佑有点郎当地拖着双臂笑嘻嘻地站在一边。熙昌对天佑的态度只当没看见，他当众对天佑说：“你虽然只在这里弄帮，可你也帮了店里的忙。一年一节，由店里赏你十五盾，让你也去做几件衣服吧……”于是又说，如他愿意，叫他也寄几块钱给唐山的妻子。“不能一出洋就是一二十年，音讯全无。让一个读书识字的好女子，在家乡给你守活寡……”尽

管熙昌“苦口婆心”，天佑却只是苦笑，一言不发，似有难言之隐；不知道天佑历史的人都愕然了。熙昌深知天佑是头“老鸡”，决不是几句话说得动的，也就随他了。

轮到吴阿贵了。阿贵新来乍到，工作不能说全懂了，又花过头家一大笔钱，实在不应有薪金或年赏。只是念他老实勤快，唐山的老母妻子又穷得快饿死了，因而使这位“全垆埠最好的头家”煞费考虑，终于破例由店里代他寄了两块大洋给他母亲，信仍托才副伯代写了。熙昌还加以“解释”说：“这只当作好彩头取个吉利，过番头一年，可不能不寄！”同时，这位很能“体贴下人”的头家又想得挺周到，阿贵新正的衣服，由头家娘代做一套赏他。接着他又告诫阿贵，要他格外勤快，一面还许下诺言：“要是今后你工作得更好，来年新正，说不定我会发给你每个月两盾半的薪金的！”熙昌说完，立即回头看着才副伯，好似说：“我这样待他不错吧？”老才副自然很懂得头家的心思，立即一面微笑着，一面不住地点头。听众似乎也都心悦诚服，替阿贵高兴着了。唯独阿贵突然觉得两耳发嗡，四周的事物再也感触不到了……

少华呢？他叔父另有高明的办法：在工作方面，跟阿贵取齐；在待遇方面，即归到捷华的一伙。也就是说，象外人一样干活，薪给则不作“明文的规定”。只是他母亲是自己的嫂嫂，往年都要寄钱的，今年更不能不寄了。于是照阿贵的例，用少华的名义寄两块大洋给他母亲，说是少华孝敬她老人家的；为了免得店伙们感到不公平，另用熙昌的名义寄了四元，往年则只有熙昌寄给她两元而已。

这位全垆传扬的头家“周到妥善”地安排完了；众伙计都没有话说，唯有一齐在心灵“合十赞颂”，然后一哄而散地

都各自干活去了。

## 二

这一天深夜，吴阿贵躺上床，浑身痠痛，却不能象往日一躺就睡着；他瞪大烧灼干裂的眼睛，迫视着屋顶，眼神渐渐木然、僵化了……

他分明醒着，却又似在做梦；他身子分明在南洋，却又好似回到唐山；他眼前的一切都是事实，却又疑心不过是幻觉。他直想伸出手来把它们从眼前抹掉，用眼里的烈火把它们灼穿、盯透……

每个季节的到临，都曾经教阿贵心神不宁，吃不下，睡不着。季节的好饭菜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而是悲苦；一想到唐山她们，他手里的筷子有似千斤重，他每每就用茶水冲了饭，狠狠扒进几口走开了。然而却不曾象这年关大节的临近那么使他彷徨万状，也没有象今天寄唐山信此情此景那么使他心潮起伏……

这时，在他僵化了的眼神前面，渐渐出现了一场早失掉了的景象。那是他熟悉的深山壩的景物，是他去年除夕的经历。啊啊，那时老父吴土扒还在，尽管他不能下地了，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可在这团圆之夕，面对着一家五口，他还是抖着稀疏的胡子，咧开嘴笑了。巧女也还在身边，尽管瘦仃仃地，老是用舌尖卷着鼻涕，可那双眼睛活灵灵，非常懂事，她大半天帮她母亲剥花生什么的，饿了也不敢讨要吃！……当时家境虽然苦下来了，可除夕还焖得起一顿米饭，那米饭腾腾的热气，烘得老少脸上有了血

色和笑容。一家人就这样在暖和的气氛里，抵住了门外的北风！大人虽然穿得破烂，可还能给巧女做了一件红袄，这红艳的一团使全家人的笑眼跟着它转……这是他们一家过最后一个除夕了！

阿贵猛睁着眼睛，象是要用锐利的眼光把时间钉住。他又下意识地伸着双手，象是要把当日这景象抓住，不让它幻灭，更不让往后那悲惨的遭遇掩盖上来似的……

然而另一场景象，阿贵却再也无从看到了！

……

这时，在两千多海里之外，隔着大洋和无数高山，阿贵长上翅膀也飞不回去的地方，在那间他所熟悉的、生长过他的破屋里，她们婆媳俩已经吃了许多日子的浮萍了！要是看到他老母那浮肿的脸，阿贵会吓得叫不出声来；要是看见招治那阴惨惨的眼睛，阿贵会倒退三步！而今，他的家再也没有生人的气息了……

这些日子以来，招治日日上山扒干草，下海摸蚌蛤，舍命支撑了一个时候。可地霸连山野的东西都占去了，招治多少次遭驱赶，终于被殴打。而今，她们只能捞浮萍了……

当日接到阿贵那封报平安的信，曾使她们仿佛天上掉下月亮来，抱着个美满的希望，婆媳俩欢谈了好多日子。老的也强打精神坚持要上山下海，她们一直干到昏黑，换来的粮食煲了半锅稀糊。媳妇要婆婆多喝，说是保重身子好待儿子寄钱来，过几天安乐的晚景；婆婆则让给媳妇，无言中希望阿贵能快快积点钱回来，生一个半个男孩传宗接代。尽管日子难挨，心窝里还是一片甜丝丝地，总是有说有笑……

一天挨过一天，一节紧接一节，她们热盼中的银信还



是杳然。这件热盼中的“大喜事”土扒婶羡慕了三十年了：当日，乡里的“吕宋肥婆”把一封信举得高高地，刮啦啦向四邻尽嚷：“阿宝的爹又寄钱回来啦！”便大摇大摆带着一颗印章上市镇去，领回来的是一堆白花花的银子！乡里人都羡慕不置了。于是老一辈就以严肃殷切的口气告诫下辈：“做人，就要象‘吕宋客’那样子！”这慕情留在土扒婶脑里那么深，以致她首先提出“过番”这条出路……

可是，她们热盼中的银信还是杳然。每天，土扒婶都呆望着村口，每个走近深山奥的陌生人都会使她心头一跳，希望那人会突然问到“吴土扒”三个字，并且掏出一封信来，那么……啊啊，千盼望万盼望的奇迹当真出现啦！她们当前的境况就如同来了一番天翻地转，所有的苦难从此一去不返啦……

可是，她们热盼中的银信还是杳然。土扒婶只得凑足了四个铜板，叫住过路的算命先生卜一卦：“银信到底几时可到？”这瞎子拿出一本“画册”，叫土扒婶随意翻开其中的一页，他便摸着页角的记号，说这课是《犀牛望月》，可算命先生却说：西（犀）方“金”也，牛属于“水”，所以，银信在水途中，这个“月”月中可到。婆媳俩欢喜了好多天，直到月半已过，月杪已到，可是热盼中的银信还是杳然。于是她们又思虑商量了好几天，还是拿不出办法，然而却也取得“一致的结论”：冥冥中有阻挠在。吴土扒墓前自然早祷过多少回了，现在觉得非更虔诚不足以动天地，便走了十多里路到小镇城隍庙里去发宏愿，许以最大的代价：只要银信一到，立即带上猪蹄大烛前来还愿！接着便把倾家荡产的两角银子交给庙祝，求取四句“真言”；那“签诗”的最后一句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然而庙祝却解说为：弟子

吴阿贵已经发了大财，正在为家人辛苦和忙，钱是早晚要寄回来给你们享受的。跟算命先生的话一印证，婆媳俩更是欢喜了许多时候。

可是，她们热盼中的银信还是杳然。这时，她们已经是辗转反侧，有如枯辙之鱼了，最后一着，只有去请教“过来人”打听“南洋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自然也得备带礼品了。这个过了时的“番客”抽够了鸦片，依然沉吟不语，直等待得土扒婶心乱如麻，料定必是凶多吉少了；招治更是急得心肝欲裂，直想纵声大哭了。至此，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才咳了两声，清出喉里的一块浓痰，然后缓缓地、十分郑重地说道：“你们阿贵吗，准是吃了番婆的榴槿啦！”于是解释说，“番地”有一种果子叫榴槿，新客不小心，一吃上就“留连忘返”了！然后决然截然地下论断：“这完全是番婆使的计！看见新客老实可靠，就拿着一颗榴槿诱他，一吃，什么唐山都立刻忘掉了！于是给拉去当夫婿去了……”为了表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番客”，那人又说了几句“番话”。土扒婶登时觉得心儿扑通往下落，有似风筝突然断了线，这回是无可挽救地全完了，包括自己的独生子和全部“投资”。招治则只能怨自己命苦，怨阿贵没良心，忘了在家乡时的苦况，也忘了苦命的巧女了。并且仿佛看见那“短命的”正被一个“番婆”拉住吃“榴槿”，说着她不懂的“番话”。然而回家一想，世上似不会有这样的事；次日心气平顺了又一想，阿贵可不是那样的人，也就渐渐释然了。

终于，挨到冬至了。这时候，土扒婶已是那么衰弱，再也不能帮着找生活了。这冬节的晚上，独剩下一碗番薯干汤了。自然，这碗番薯干汤跟阿贵的东家李熙昌同一晚上

在海外喝的那一碗“人参汤”又很不同了，她们只老老实实当作“续命汤”喝！

招治把番薯汤捧到婆婆床前：“阿母，喝这碗汤吧……”

土扒婶知道自己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坚决地推却着：“我不饿，你吃了吧……”

婆媳俩谁也不再说话。许久，土扒婶把身子转向床后，突然，她用凄厉颤抖的声音叫唤着：“阿……贵……呀……”

……

这时，吴阿贵在两千多海里外的南洋，并没有听到，但他却又好似听得清清楚楚：这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叫唤着他。它早已不在在他的意料之中，同时也是他自己在叫唤自己：“你，阿贵呀！”

阿贵睁大眼睛呆望着屋顶。一切惨遇无法阻挡地映现在他眼前，他喃喃地叫唤着：“啊，你们，阿母！招治！巧女！”

“啊，巧女！巧女她又怎样啦？怎样啦啊？……”阿贵心灵深处掀起一阵更猛烈的呼号。

巧女，她就是穿着除夕那件红袄被卖到吕正廷家的。自此，再没人知道她怎样了。在两千多海里外的固然不知道，在百来里的她们也没法知道。招治她们曾一再央求人家打听，只有村里的一个老挑夫给带回消息说：姓吕的那家早搬了，搬到哪里，邻居们都不知道，只说那人是个小官僚，可能犯事逃开了。婆媳俩哭了一通之后，终归觉得巧女总是女的，早晚也得属别人家，只是念她命太苦；然又想转来，目前连吃的都没有，也就顾不得她了。

阿贵的精神担负却沉重得多了。巧女是他手里卖的，钱

是他用掉的，这责任和内疚一生一世也无法摆脱！尤其是当他看到包袱底那几个铜板，他就会全身一阵烘热，一阵冷战，精神意识整个儿给扭扯着、撕裂着，思绪纠结纷乱，有如进入疯狂状态了……

在先，阿贵原希望自己挨一些苦，三两年后争得一口气，返回唐山。他要向“地头蛇”报仇雪恨，他要取回自己的田地，他要在家乡做一个象样的人。则巧女还有赎回的希望，一家人也还有团聚的一天！心里有了这些强烈的企望和如意的安排，才横了心做出这件出卖亲骨肉的事。可是，出洋以来，冷酷的遭遇使他的梦幻破灭了。现在，不仅赎回巧女的可能性日见其渺茫；他许下三年后做乞丐也要爬回去的诺言，恐也难予实现了。就是从海外接济她们一点口粮，而今也成为不可能了！特别是今天这场“宣判”，使他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

“都完啦！才一年，死的死，散的散，一家四口可能将永远分隔在三地啦……”阿贵脑里深处有个干枯的声音在呼号，使他的头盖骨也痛得轧轧作响，耳朵里嗡嗡直叫……

“明年一年，她们又怎样活得下去呢？！……”突然，另一个念头又闪电般袭击他，使他惊吓得从床上直跳起来。照今天的“判决”，要到下一年新正，他才有“希望”获得那“每个月两盾半”，而在今后三百多天的日夜辛苦工作，他再也取不到一个铜仙了！……

“那两块大洋又将造成怎样的结果？！……”又是一个问题。在一般新客，第一次寄唐山信将引起多大的喜慰，甚至自豪，视为未来“创业发财”的开端。可今天，这并没有给阿贵带来一丁点的喜悦，他只有悲苦，只有担心，甚至

使他张皇万状，不能不作最恶劣的揣测了……

他仿佛看到这样一场景象：婆媳俩握住那两块大洋，欣跃若狂，以为他阿贵发了财了。于是，抱着更大的希望等下去，盼下去……那么，明年呢？一长年的日月，使她们终于盼疯了！饿死了！……

阿贵瞪大着恐怖的眼睛。

又仿佛是另一场情景：她们一点也不重视那两块大洋，阿母的手狂抖着，当啷一声把它猛摔到屋角去，她随即纵声大哭，晕倒过去了。大半天救转来，她就在床上打滚，声嘶力竭地叫着阿贵，说她受骗了！从此不吃不喝，剩下一把瘦骨……

阿贵睁大着张皇无告的眼睛。

除夕终于到了。破屋里听不见碗筷声……突然，他阿母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解开了先前他留下的一条牛绳，悬挂在梁上。……阿贵挣扎着，想伸手解救她，但不能够。……接着，他熟悉的那两扇破门砰地打开了，一股北风猛扫进来，一个乞妇棉衣破裂，挎着篮子，拄着竹杖，跨进门来。她脸孔浮肿，失神的眼睛塌成三角形，她是招治！……

阿贵睁大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第二天，吴阿贵的眼睛绕着两圈黑晕，有气无力地、默默地干活……

### 三

新正终于当真要到了。在众人欢欣的谈话里、忙碌的筹办中，在吴阿贵触景生情、心事重重的时候，日近一日

地到来了。

唐山信尽交水客带去了，水客也早起程了，可有关唐山信的谈论并没停止，本店的，邻店的，相识的人碰在一起，第一件就谈起唐山信。先是互相探询寄了多少，接着推测几时可到家乡，然后揣拟家人收到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啊，你今年可比去年多寄了四元啦！”“这期船正合时，送到咱乡要买年料可不会太迟。”“乡里人早盼晚盼就盼这唐山信，你家人收到后不知怎样高兴！”“明年干得更勤苦些，唐山家眷就过得舒坦些了。”各人更在盘算自己的：“阿狗或慧因该可以做一套新衫裤啦！”“女人家管理家事可以松一口气啦！”“老阿母或许还可以留一些吃滋补的……”就在众人欢谈筹算中，在迎接新正的轻松舒快的心境里，新正逐渐到来了……

新正更临近了，它融和在购备年料礼品的纷忙而又欢乐的气氛里。这是件干系店誉的大事，得由头家亲自全盘筹谋擘画，由才副逐件录下来，然后由伙计们分头筹办去。年节照例该送礼该应酬的都想到了，除了亲朋戚友主顾客户而外，上头有关系的荷兰官员，海关、税局之类，得循例体现中国人的“礼节”；下边当地人役吏，警探、传差之流，也得让他们尝尝小甜头。如有这两类人撞上门拜年的，招待用的威士忌和咖啡、糕饼更不可少了。全店成员呢，都得准备吃喝到大年初五过后，在这一年一度的大节日，供应应该“裕如”，吃得不好的，伙计可以“有意见”。供应不足的，同业可以说闲话。在初六开市前出外购买必需品的，更是有损店誉。因而，筹办过年就需如大军临阵，全力以赴了。哪处有新的唐山货到，总得买来尝尝新，水客们带来

的“奇货”，也络绎上门招徕，栗子、荸荠、鱿鱼，笋干什么的都有。取吉利用的红纸、鞭炮，断不可缺。祭祖敬神用的香烛纸箔，更得购备。于是，筹办的店员进进出出，观赏品评的笑语不断，头家笑着指挥，才副忙着点算，把新正欢乐的气氛烘托得十分火热。

新正又更临近了，它体现在大扫除和蒸糕做糰的纷忙而又欢乐的气氛里。这几天，店里的货物都按照头家原定计划精简，准备放过年的打点上仓，该付运的也寄出去了。挤迫混乱的“牛垄”登时宽敞起来，使整天沤在货物堆里的伙计们感到“异样”的不习惯。原先忙不过来的双手这时也挂在身子两旁，象两把香蕉，很有些赘累。于是，一声大扫除，个个如龙似虎，在嘻哈谈笑声中，扫把跟鸡毛帚齐舞，椰棕刷与抹布并举，让梁上积了三百多天的老尘，墙角看熟了的层层蛛网，登时搬了位置；黏在地板上的积污，也随着水声淙淙滚进大海。在住惯这地方的人看来，又是“异样的不舒服”，可它却处处在暗示：新正快到了。

内宅里的熙昌婶和玉华更是忙了几天几夜了。先是赶制各人的新衣，阿贵的也在内，当时缝衣机还很希罕，她俩只有晚上空暇后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缝了。白天则赶着准备糕糰的原料，一筐筐浸透了的糯米要慢慢地挨磨，做成糕、糰，还要放在大蒸笼里烧上大半天，一面又照样得煮店饭。接下去还要准备年夜饭，鸡早买来养着，鱼翅、海参之类也拿出来泡在水里了，而新正过后直到初五的菜肴还得同时预备！这使玉华她们一躺上床，四肢动弹不得。尽管年关在她母女是场磨断骨头的苦差使，可在全店的人看来，从把搁在杂物堆里的蒸笼什么的拿出来洗晒之后，她

们的这一连串活动，在在显示着：新正快到了。

接下去就是贴春联了。这件事全盘划归才副伯的职司，他也早默默筹思了好几天了，有时独自点头推敲，有时又埋首在那本薄薄发黄的《联对大全》里。他所选取的，也不外“财源广进、福禄寿全、如意吉祥”之类；甚至“春色宜人、岁寒三友……”也照样写了上去。至于热带的旱季雨季与春色并不配称，椰子、榴槿、芒果跟桃李梅也颇径庭，怎样自创切合南洋景物的新联，则非才副伯的才学所能胜任的。头家呢，他所要求的只是四处贴得红艳艳，取个吉利，明年生意不致触霉头，而又有他所喜欢的“财、富、兴、旺”等字眼就行了。于是，一待才副伯想妥写好，伙计们便分头贴上去。这一来，熏黑破旧的福昌老铺更是焕然一新了，李熙昌也笑得满脸红光。

最后的一道“程序”是发理发钱。新正，中国人理发照例价目加倍，而且照例不挖耳。领了理发钱的伙计自然走向“大榕树下”，削过“芋头”后自己从颈后往前一抹，有些舒服，又有些尴尬；溜回店里，大家嘻着脸开起玩笑来了。

阿贵也被卷在四周欢乐的浪涛里，不由自主地随着它浮沉。可这欢乐的气氛、新鲜的生活并没能渗进他的心境里，他跟它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玻璃，令他完全触摸不到。这不由自己的随波浮沉更使他苦恼，空闲下来也越发使他受不了，他更愿意象往日那么狠命干活，忘掉一切。可四周的景物却不断招惹他，尤其是那些唐山货，那些家乡的风尚仪式，让阿贵的精神受尽了酷刑……

少华则完全不同了，他只感到新鲜和快乐。对自己前途充满美好的憧憬使他更容易感受这欢乐的气氛，对母亲



的怀念也每每被欢乐的情绪盖掉了。

“利用这几天假期，该先赶做哪些事好？……”少华又望着海面上的雨景，兴奋地想。他觉得值得做的事是那么多，越发兴奋起来了。于是拟好计划，除了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展开活动，他觉得更紧要的还是先找徐老师谈新正过后的学习问题，并且向他借些书在新正期间阅读。

“徐老师他们在学校里怎样过年？”少华突然想到。“同学们都会送他过年的菜肴，使他象冬节那么吃也吃不完的，只好向同学们告饶了……”他独自微微一笑。

“想不到学校的一场争斗，反而使教育事业欣欣向荣起来，这真是我当初猜想不到的！……”这时，少华的心境非常舒畅。

自从学校的抗争胜利结束后，夜校的活动蓬勃展开了，侨众也给予夜校以充分的支持。在这段期间，少华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从徐老师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徐群的关系也更密切了；徐群还经常到福昌找他谈事。……

这时，远处传来了鞭炮声，才几下就不响了。少华静待了好一回，心里想，该是哪个急不可待的孩子偷偷地燃放吧？可是鞭炮沾了雨水响不起来了？他嘴边不觉又挂着一丝笑意。不久，霏霏的细雨中又传来锣鼓声，那么遥远轻淡，似乎还夹着铜钹的响声，该是三保公庙或者观音亭又在祭祀什么了吧？之后，空间又沁出一派线香的清香来，调和在雨后清凉的空气里，透人心肺，少华不觉深深吸了一口气，稍一追寻，嗅出是从内宅传出来的。这节日所特有的渗透着清香的雨后空气在暗示：新正快到了。

少华这时陡然想起了几年前在唐山时的情景：就在这

样的清香里，他曾经从母亲手里接到好吃的糕饼，还在门外买到一个吹嘟嘟的玩具；长大后，他又曾经跟同伴跑到市场去看喧闹的年市景象，回家后还帮母亲剥蒜切笋，等待着吃那顿盼望已久的年夜饭了。……在怀念中，少华那颗少年人盼望新正的童稚的心，又在胸腔里欢欣地跃动起来！……

可众人盼望中的大年夜还是没到，今天才腊月二十八。

办货的山顶客全回家过年去了，买卖早停下来，货物大半带进货仓里去，打扫过的店前显得宽敞空荡。再也没有客人来了，头家则整天守在帐房里等待着结帐，闲着无事的伙计们便渐渐坐拢在店前客人的椅上聊天；邻店的伙计看到的也走过来，闲谈就更热闹了。

还是从寄唐山信谈起，渐渐地，谈唐山新正的种种景象、风尚礼节，谈当日在唐山过新正时的往事趣闻，一直谈到唐山特有的各种食物、果子……这样的高论，只能让年纪大的发言，待大家陆续走了之后，剩下世饅叔还在跟天佑叔唱对台戏。他们一个是弄帮客，不算伙计，一个是邻店家长，在“身分上”还可以平等地谈论辩驳。长庚虽然年纪不少，却只能从旁插嘴；少华尽管才从唐山来，论经验还是没有开口的余地。待到住在附近的拳头师傅罗占魁蹙了进来，谈话又更热烈了。

“南洋的香蕉算什么‘香蕉’，一点香气都没有！”罗占魁嗓音怪响，“咱们唐山的香蕉才算香蕉哪，房里藏一枚香蕉，不但踏进厅里的人能嗅到香气，连路过门口的都能嗅得到！就是路上丢着一朵香蕉皮，也会芬香扑鼻哩！”他那郑重其

事的口气和带着夸张的描述，使大家都呵呵地笑起来了。

“对。”世饕叔首先表示赞同。“咱们唐山的香蕉可是要埋在米瓮的米里头的，让它慢慢地熟透；吃起来不只是香甜甘滑，还有一股冰凉的感觉！南洋的香蕉会是这样的么？”

“那埋过香蕉的米瓮啊，经过多久你打开来，还是有股清香直透进你的鼻孔！”罗占魁抢着说，还耸着鼻子仿佛正嗅到清香。

听众脸上都挂着微笑，不觉欣然向往了。

“不错！可你们知道咱们唐山的香蕉为什么会这样香？”天佑接口问。他咧着嘴、歪着头等待着回答，似乎要考考大家的见识。

“唐山的气候分四季嘛……”世饕叔显出有些不屑置答的神色。

这是侨众公认的成因，大家都听熟了，谁也答得上来；天佑自然也没有别的见解，就默认了。于是大家把兴趣转到果子跟四季的关系，并且认为关键就在于有个冬天，这冬天不但使果子添了味道，也使人们的胃口起了变化。大家又都一致同意这见解。话题便又渐渐转到唐山的果子，什么时候出产桃子李子，什么地方出产荔枝龙眼；终于更讲究起果子来，桃子要月白色、带粉歪嘴的才好，荔枝却又要乌叶肉厚子小的才好云。直讲得大家咽口水。

少华才从唐山来，在唐山也吃过香蕉、桃子，当时并不觉得怎样特别可口，到南洋也曾吃过香蕉什么的，也并不特别留心它的味道；可经他们这样一说，倒仿佛也觉得唐山的香蕉什么的都香甜无比，于是也跟着大家一齐倒咽口水。

阿贵可什么也不想，他已经做到听而不闻，只默默站在角落里发呆。

至于南洋的果子，最给这些新客们贬低的是榴莲，它不但不能使唐人“留连忘返”，而是说它带着“臭屎味”。世骥叔决然地说：“我到南洋三十多年，连尝一尝榴莲也不敢！”少华想，这也是确实的，他也曾闻到那气味而却步，于是也跟着大家油然滋生思乡之情了……

至此，座中人谈兴似犹未尽。

“唐山的蔬菜那么好吃，还不是也跟分四季有关！”罗占魁首先“发难”。

“啊啊，田里自己摘的‘芥菜’乌油油，入口就脆，风干的包心白菜甜得透骨，还有那葱、蒜、冬笋……”世骥叔完全沉溺在回忆里了。

“这时候什么菜当令啦？……”不知谁低声问，好象在问他自己。

“啊，北蒜，这么大的蒜瓣白雪雪，滚油一炸，那股香味啊……”世骥叔无限神往地说，“可不知道这一生还能回去赶上吃到它不？……”

“还有冬笋，又细又柔，就是不必炒肉，也好吃极了……”天佑也在思念他的。

“芹菜也挺香……”长庚也说。

于是，闲谈又热闹起来了，唐山什么月令出什么菜，什么时候收梢，什么菜该怎样煮法，配什么料，用怎样的火候……越谈就越细微，讲究也越深，仿佛大家尽是唐山的高手厨师似的。

少华愕然了。这些半辈子在海外的“老番”男子汉，竟

会对唐山的东西那么熟悉，那么有研究；而且听他们的谈吐，并不象在夸耀自己的见识，倒更象把这些说出来，在自己是一种享受似的。少华默默在想着：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啊？……

这时，话题已经转到唐山的气候去了。

“唐山好就好在分成四季。”世骥叔说，“有夏天又有冬天，使人筋骨也紧束一下，干活也更勤快；这南洋整年热腾腾，不但使人懒散，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

“人家喜欢春天，我可更喜欢秋天，身体分外爽利，精神畅旺。”罗占魁说。

“夏天也有它的特点。这热带就不象咱们唐山的夏天，闷热得慌，又没有蝉啻。”天佑充满怀念地说。“记得小时候，我总喜欢躺在草地上听蝉啻，一声‘知……’不但暑气尽散，连人们心头的万念都消了，仿佛头上的天空也特别高旷、渺远！我到垆埠这些年，却不曾听到一声蝉啻……”不知是哪一件往事勾起了天佑的无限思念。

少华在一边继续听着，心中想：看来天佑叔也是那么想念着唐山！可他为什么不想寄唐山信呢？

“冬天也不错，冷有冷的味儿。比如……”

“世骥兄：你返唐山几趟啦？”突然响亮的声音把众人一吓，一抬头，才看见头家已走出帐房来了。

众伙计登时局促起来，原坐着的站了起来，原来站着的早溜走了。

“我只回过两趟，”世骥叔充满怀念地回答，“一趟是回去娶亲，一趟是老父去世；两趟在唐山都没住上几个月。熙昌兄，你呢？”

“吓吓。我回过四趟。”

“做头家就是好。”罗占魁说。“才副伯，你也回过唐山？”原来周慎修也跟着出来了。

“我回过两趟。”才副伯和藹带笑地回答。

“我可比不上你啦，才副伯！我出外三十年，一趟也没能回去……”罗占魁深为怅然。

这些话触动了天佑的心事，他默然走开；阿贵更是早退走了，少华则还站在外围听。

回一趟唐山，在当时多么不容易！当伙计的一辈子也不必想回一趟唐山。多少华侨把能回一趟唐山视为一生的大幸事。在唐山的生活，过了许多年还有着追忆不完的情趣，也有着向人讲述不完的资料。询问对方回过几趟唐山，一向是侨胞见面的好话题。

这时，熙昌已大模大样地坐到他经常坐着的椅子上，话匣子一开，不知怎的就拉到往日在唐山过新正的回忆了。

“小时候在唐山过新正才算真正是新正哪！在南洋即使怎样铺排，总没有唐山那环境，那冬末的天气，那新正特有的气氛……”熙昌颇为怀念地说。

“还有，那时的新正，到处都是锣鼓声，鞭炮声；到处都有戏看，高甲戏、京调、猴子戏、变戏法，什么都有；街上卖着各种玩具，糯米人、万花炮、滚地铃……吃的更是样样都齐，全非常可口！我们做孩子的，一直玩到元宵过后！”世骥叔更是无尽地向往。

“记得我才五六岁时，去给长辈拜年，还穿黑马褂哩；得来的红包钱用绳子串着，挂在胸前买零食。那时，两个铜钱就可以买一块这么大的年糕……”李熙昌比划着，纵声

笑开了。他这笑似充满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同时也在给大家逗乐；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刻，伙计们也可以笑出声来的，于是大家都乐开了。

“我小时候才一个铜钱一块哩！”才副伯说。

“有钱我可不买年糕，只买鞭炮！”罗占魁更是声大兴高。“有一次，我把鞭炮按在牛粪上，鞭炮一响，弹了我一脸的牛粪！”

伙计们更是笑开了。……

奇怪，为什么在这时候，大家都在追述着可怀恋的往昔，连有年纪的人也变年轻，说起自己的趣事来啦？而今天的话题，又老是离不开唐山呢？

除夕，终于到临了。头家一早就通知阿贵，今天不必开店门板了。

闲下来的伙计突然变成赘疣，这儿站站，那儿坐坐，总是碍手碍脚的。伙计们自己也觉得很无聊，便聚在一起聊天。“这几天外头过节的景象怎么样？”这便是好话题。据说最热闹要算“巴刹麻览”（夜市）了。“……已经一连开了三晚了，就在咱们街转角那个菜市。”出过门的伙伴说，“当地人什么蔬菜鱼虾都送进市场，卖给唐人过节。场上摆满地摊，每个地摊都点着明晃晃的汽灯；四近的小店铺也都开市，应节的东西什么都有！买的、瞧着玩的挤到不能转身，可热闹哪！就一直开到深夜……”说得新客们都心头痒痒地，想看一看这晚上开市的南洋景象和情调。话题渐渐转到“大家当前的课题”上来了，于是，老伙计又告诉少华他们说：“咱们坵埠尽管小地方，唐人风气可好啦。从明天初一起，一直到元宵过后，咱们唐人见面交谈，无论相识不相识，都

得先‘恭喜’哩！埠中谁不曾见过一两回面？因而，全埠唐人都贺起年来啦！……”这的确又是一番景象啊！最后，又向“新来的”描述一通：今晚是怎样吃除夕的，明天又会碰上些什么事，尤其是该怎样向头家拜年，直说得少华他们又有趣又紧张。末后，便集中兴致谈论这几天假日想去找谁、到哪儿去玩了，并且一直谈到赌钱。一谈到赌钱，大家立即兴奋起来了，纷纷议论着上一年的输赢得失，今年怎样大显身手，直谈得神畅气昂、摩掌擦拳……

唯独才副伯没有这闲空，帐房里传出来一串滴滴答答的算盘声听得使人发烦。头家更是全神贯注地守在帐房里，不断地向才副发问：“还有谁帐未还清？共欠多少？什么时候取的货？”等等；老才副更是不停地翻着帐簿，拨着算盘，回答着头家的问题……

今年的帐收了七七八八，看来景况比去年还差些。

捷华出外收帐还没回来，今年营业的盈亏还没能全盘揭晓。尽管头家还是笑呵呵地跟人家谈天，热烈筹办着过年，可他内心的紧张正与时俱增。同时，他还得考虑许多问题：怎么今年这客户不能按照商场通例在年终把帐还清？是不是有不稳现象？会不会新正一过，突然跑了人、倒了店？明年对这客户放帐该采取怎样的步骤？等等。

他还得设法打听，今年同行哪一家赚钱？哪一家亏本？以便决定明年本店的经营方针。……

这几天，经常有熟客象世饅叔他们跑来找熙昌，唧唧喳喳一阵，就走了。那秘密消息是：“听说某店头家跑到吧城去了，今年的帐都不能还！”“有人说某店存货全空了，只摆些空箱空盒装门面，可能要宣布倒闭了！”……跟自己



往来的，熙昌慌忙叫才副查帐；与自己无关的，熙昌则当作闲事谈扯开了。……

许久不曾到店的“家长”，今天一早就来了。他换上一身颇见整齐的衣服，乱蓬蓬的头发也梳理过了，神色也不那么疲塌，当是有计划地吸足了鸦片，准备象往年坚持一整天和来一番大争吵的。他一跨进店门，熙昌只似笑非笑、象点头又不象点头地望了这位“天赐舅”一眼，便低头干自己的了。天赐也装着泰然自若地坐下来，一边察看对方颜色，一边搜尽枯肠找话题，才说了半句：“听说今年联盛大赚钱……”看看熙昌并不动心，便停下来，只是使出烟霞客的耐性索然枯坐着。那边伙计们正谈得热烈，天赐很想凑过去，却又怕失去“家长”的身分。然而他又不甘“冷落”，便装模样儿地站起来，四处察看了一通，指着门前说打扫得不够干净，大声叫长庚又扫了一遍；于是又说店前待客的桌椅摆得不够大方，自己端详研究起来，动手挪移了一通。熙昌在一边气得脑胀，霍地站了起来，走进帐房“避难”去了。天赐没趣地退回原处，仍然采用他们独有的“坐功”毫无生人气地坐着了。

天赐这一来是有目的的，他要以“家长”的职权，“问鼎”福昌今年赚了多少钱，好向熙昌讨取一笔家长的红利；同时，他也要以“家长”的身分出席年夜宴，争取自己的尊严。……

直待到中午，捷华终于回来了。早已坐立不安的李熙昌立即紧张起来。

“怎样啦？”他急切严厉地低声问。

捷华显得惶惑不安：“新合记只还了八十二盾半，林瑞美还五十盾三打厘，成丰栈……”

“到里边去……”才副伯轻声告诉捷华。

于是三个人避开店伙的耳目，走向帐房去了。

天赐立即站起来，跟了过去；熙昌把身子横在帐房门口好一刻，见天赐没有退开之意，只得也让他进去。

只听见里边熙昌和捷华忽高忽低地对谈着，接着才是银盾和角子倒在桌上的声响。约一顿饭工夫，捷华从帐房出来了，遇赦似地深深吁出一口大气。不久，熙昌也出来了，天赐也跟在背后出来了。看熙昌的表情，没有分外高兴，也不见得深为忧戚。这该是今年收帐情况的风雨表了。

老才副再也没有走出帐房，算盘声一直滴滴答答地响着。算盘声响到下午，熙昌也紧张到下午，有如孤注一掷的赌徒正等待着骰子的揭开。他进进出出帐房越来越频繁了，两扇“蝴蝶门”扇个不停。似乎是神经绷得太疲累了，熙昌才想坐下来，不料这时老才副正探出头来，一声“熙昌兄”，头家又蹦了起来，三步作两步地奔向帐房；天赐又紧跟在后面进去了。许久，里边一点声响也没有。

终于，头家出来了，脸上仍是不喜不忧。今年苦干了一年虽然没赚到钱，可也不致太亏到血本，想到今年年中一度要“破产”，这也算差强人意了。

天赐最后才踱了出来，有点懒洋洋地坐回原来的椅子。

然而熙昌到底是头家，是“高瞻远瞩、能看得开”的人物，他怎能因这一年的“没赚钱”而忧头苦脸使这年关大节失去喜气呢？又怎能因这“商”家常事的失利而在伙计面前失去头家的威望呢？于是，熙昌立即把一切思虑暂时置之脑后，又恢复他那兴高气旺的神色，断然地对老才副说：

“即使亏掉血本也得照往年的样子过年!”

于是，熙昌亲自指挥着安排年夜宴，而年夜宴也终于在天黑之后摆上了。

才是下午，内宅已是一片沸腾。熙昌婶她们煮了一整天的大菜，都摆上去敬祖宗、祀天地了。在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中，李熙昌父子叩过了响头，又火腾腾地烧了一大堆纸箔。登时，全店弥漫着一股又芬香又枯焦的气味，这是节日所特有的气味，是童年所熟悉的大节日气氛，宅内外的人都给撩得有些兴奋了。

年夜宴到底跟常日不同。常日吃饭须待头家、家长、才副霸据一方先吃了。今晚则不知从哪儿弄出来一张大圆桌，碗筷酒杯都先摆上了，象一面大罗盘。自然，伙计们帮着布置好这些之后，又远远地退开了。

待到内宅菜肴都准备好了，时间也到了，李熙昌早进出内宅多少遍，他大声地追问熙昌婶这个弄好了没有，那个预备了没有，让玉华母女赶得手忙脚乱团团转。看看无可指摘的了，他这才笑嘻嘻地走出来，主持开年夜宴了。

头家首先招呼的自然是一家长、才副，前者是“长辈”，即使再看不起他也得先“尊”他一声，对后者则出于真心的敬重。除夕，照老例都该回家团圆，只是“家长”没有家眷，大半的日子睡在鸦片烟馆；才副虽然有个儿子在珂埠读书，可寄住在亲戚家，往年还没把儿子接出洋，老才副总是在福昌吃年饭，近年来经头家坚留，叫他把儿子也带到福昌来，老才副客气，让儿子在亲戚家过节，自己仍在福昌吃了。

这“三结义”坐下了，熙昌才大喝一声：

“你们都来吃年夜饭啊！”

这“你们”，照通例包括他的儿子和所有的伙计。这时，无所事事的伙计尽退聚在一处“等待”着了。于是由天佑充临时代表应了一声，走在前头，众伙计畏畏缩缩跟在后面，阿贵自然排在最后；捷华他们也从内宅出来了，于是很有些“人满之患”，阿贵长庚等不自觉地挨挨擦擦都退到后面去了。这一来，头家便出手指挥，逐个叫名坐下去，在这里头，却无形中显出头家对伙计们的“轻重”来了。今年多了少华阿贵，委实坐不下了，头家便又叫大家往后退，再挤紧一些，就这样，各人坐得离开桌沿有尺把远。

尽管今晚是团圆宴，但熙昌婶和玉华例不入席。熙昌深知“内外有别”，也就顾不得团圆这彩头了。何况她们正忙得蓬头垢面，大气直吹，没有她们煮东西，怎宴得成？因而只好等待吃后进到内宅，才再“团圆”一下了。

第一道菜送上来了，照例是一大盘鸡肉炒粉丝。由玉华送到内门边，再由捷华端来放在桌子中央。

“哇！”与宴者都在心里头叫了一声，只觉得喉咙有些痒痒地，连忙咽下口水镇住。

可坐在上首的并不立即举箸。于是知礼识趣的老才副随即照老例叫捷华倒酒，“家长”也在一边唱和着。酒首先倒在他父亲的杯子里，熙昌欣然承受了；于是余人互相推让着，也把酒倒好了。

老才副满脸笑容、风趣盎然地举杯站了起来，要大家给头家祝福。众人都哗啦啦地慌忙站起来；阿贵根本听而不闻，待注意到大家都站起来，才意识到这事跟自己有关，也赶忙站了起来。

于是又由老才副代表全体伙计举杯向头家敬酒，嘴里还说着“生意兴旺、财源广进”一类的话，直笑得李熙昌合不拢嘴。

待到该吃菜了，熙昌顾左右而举箸，一声“请！”家长和头家的两双筷子并进。天赐觉得不这样，无以显出他当舅舅和家长的地位来。谦逊的老才副却要头家一再“礼让”之后，才夹了一小口。这之后，再也看不见筷子伸出来，就这样，一大圈人默默地守着一盘炒粉丝足足达十多秒钟之久。头家察觉了，便谁也不看地叫着：“吃呀！吃呀！”于是由捷华肇其始，众人依次夹了一些，待轮到阿贵，盘里只剩几条粉丝了。然而阿贵却还在那儿发呆，猛然间听见一声“阿贵！”阿贵才如大梦初醒，赶忙把剩下的粉丝扫进肚里，却不知什么滋味。

撤下空盘，又端上鱼翅、海参、全鸡、炖肉等等，全是华侨式的“唐山大菜”。一大盘一大碗就这样在头家等人的高谈阔论中，和余人的恭聆中吃剩骨头残羹了。

殿后的是一盘大鱼。这个“富而有余”的家伙一上台盘，上首那几张涨红的脸就用醉眼瞅着它，话匣子再也收不住了。头家首先讲述这鱼的象征意义，说这是“咱们唐人的习俗，为了取得好兆头”云，生意的盈亏无常使熙昌很相信“兆头”。老才副也颇有醉意了，他夹了一口鱼肉，又呷了一口酒，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告诉你们一段故事。”他用教导后辈的口吻说：“当五百年前三保大人坐着木船下西洋时，船行走了许多昼夜，已经经过‘七洲洋’，到达咱们这南洋了。当地的土王听到了，慌忙带着随从到海滨迎接，并且就在临时的亭馆摆起盛宴来。在那些山珍海味里头，有着这么

一条大鱼……”老才副伸长脖子，慎重地用筷子指指桌上那条几乎剩下骨头的鱼。“三保大人吃着这海鲜，觉得非常甘旨可口。吃着吃着，突然，他心中一动：‘在唐山的父母百姓，可能吃到这东西?!’于是他随即站起身，把吃剩半边的鱼带到海边，放在水里，教它游回唐山给家乡的亲人吃去！这鱼就听话地游回去了！从此，这鱼就叫做‘三保公鱼’（注：即比目鱼之属）。这种鱼咱们唐山多着哪，一边黑，一边白，那黑的一边，就是三保大人吃剩的！”

尽管这故事已有许多人说过，可在这场合，听的人都动容了。

“所以咱们华侨，都要学三保大人的榜样，把省吃俭用的钱寄回唐山给亲人！”才副伯利用这时机，谆谆地规劝着后一辈。

这话陡然勾起了大家的遐思：“今夕，唐山的亲人怎么过？”心情都有些沉重了。

阿贵听到“唐山”两字，也集中心思细听。他的确是想念唐山的，也想把省吃俭用的钱寄回去，只是他没有“三保大人”的本领，也没有李熙昌的“财源广进”，只好没有法子想。

年夜宴就这样结束了。阿贵早准备好手足，想快快避开这受酷刑之地。……

可头家叫大家暂时留下，他于是从袋里掏出一叠大大小小的“红包”（利是封），从家长才副而下，每人发了一个，并且打着“客套”说：“大家为店里忙了一年，这点小意思不过给大家新正当零用钱罢了……”这是当日海外华侨店铺的通例，除非倒了店，一年一度的年夜宴和赏钱，是伙计的权利，熙昌自然懂得这规矩的。于是，接到赏钱的都称谢了，

有得吃又有得拿，也颇觉得“心满意足”，至于包里多少赏钱，彼此互不知道，或许还会以为自己最受“青睐”了。这正是头家们手段的高妙处。

独有“家长”并不“心满意足”。每年这一天他都准备好干一场大争吵的。宴会结束了，才副告辞回去了，他立即把自己的“外甥”拉进帐房里。一阵低低的争执声持续了许久，“家长”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响，还听得清他嚷道：“我今晚就准备吵到天亮！明天新正还要坐在店里向客人揭你的不是！……”也听见熙昌在咆哮：“今年店都快倒闭了！你这不是存心敲诈么？……”这样地吵了一个多钟头，终于听见开铁柜的响声。稍顷，天赐走了出来，到了门口还回头说：“熙昌：我明天再来招待客人……”就耸着瘦肩头喜滋滋地走了。熙昌连哼也不哼，径进内宅去了。……

这时，大年夜已经深了。淅淅沥沥的雨点疏一阵、密一阵地下着。远远近近不时响起一阵鞭炮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偶尔还有一两株烟火叭地一声划破夜空，泻下了几穗青澄澄的光。这期间，也不时传来阵阵锣鼓声……啊！今晚这夜色饱和着平和和欢乐！在它底下，垵埠的华侨，吃过年夜饭，一家家正团聚在明亮的灯光下守岁，度过这祝福的大年夜。……

## 四

太阳还在地球的那一面，垵埠还罩在黑夜里，埠中的华侨却都起身了，或许，他们本就很少人睡觉，彻夜的鞭炮声就是明证。福昌的伙计们才一合眼，就给四周先先后

后猛响起来的鞭炮声震醒了。接着内宅也响应似的劈里啪啦起来，在凌晨的空气里，更是分外刺耳。

“敬天地啦！”天佑叔说，连忙爬起身，阿贵也迷迷糊糊地跟着爬起来。既然已是新正了，伙计们见面便先行互相“恭喜”拜起年来了，阿贵也只得昏着头脑随大家打恭作揖。拜揖一过，便又都赶忙洗澡去，于是换上新衣服，彼此又开起玩笑来。阿贵穿上头家娘代做的唐装，只好望着身上苦笑了。

厅上的摆设，天亮前头家亲自指挥布置好了，这时，伙计们可以把头家娘做的糕粿以至瓜子什么的都端出来了，摆在唐山大红绣金的桌巾上。此外又摆上上好的烟丝和洗擦干净的水烟筒，泡细茶用的唐山茶具和锡罐的“铁观音”，还有祖国佳酿；为防一两个荷兰人上门来，啤酒、外国盒装饼干和“吕宋烟”也预备着。特出的是，照当日珂埠一些华侨商店的作法，还扛来一大坛绍兴酒，搁在店门边，外置瓷碗，凡过路的当地穷苦人，都可以舀酒喝。喝光了头家更高兴，这是一年一度的喜庆啊！

头家夫妇俩在内宅让子女们拜过年了。子女由父亲每人发给一个红包，各自欢天喜地拿着开看去了；照熙昌的定例，捷华敏华数目一样，以示对儿子同仁看待，玉华女孩子数目最少。今年多了个少华，是不是跟自己的儿子一样，只有熙昌自己知道了。做母亲的自然没钱发红包，却又能得到夫君一年一度的赏封，这笔钱她要怎样处理，头家再也不能过问。熙昌婶年年光是下定决心，藏起来作为自己的私蓄，可后来或因缺钱用，或想到需要给最宠爱的幼子添些什么，渐渐拿了出来，不久就光了。



内宅的事办完后，头家步出店前来，伙计们便照例趋前拜年。天佑叔抢在先，善祝善祷，说了许多好话，阿贵轮到最后，心拙口笨，一揖了事。幸喜今天头家不分彼此，一样笑呵呵地回礼。红包昨晚发过了，今天只叫大家用茶点：

“到里边拿一面糕，切开来大家吃！”“好酒打开一瓶，大家随意喝！……”头家不断招呼着。接着就又跟伙计们聊起天来了，各人的事他都“关心”，问天佑昨晚有没有喝醉了，也问阿贵是否想唐山……不知怎的，今天，他的头家派势突然不见了，似很有意“与众同乐”起来。熙昌的手法确乎高明，常日的“勒”和今日的“纵”相结合，颇使一些“受宠若惊”的伙计“感动”了，登时忘了三百六十多天的督责，倒仿佛头家天天好得出奇似的。

天刚亮，才副伯就来了，背后还带着个少年。一踏进店门，老才副浑身的骨架子仿佛都轻松跳动起来了，他三步两跳地上前，笑容可掬地朝着头家拱手长揖：“熙昌兄，恭喜，恭喜！新春恭喜！”接着又是一串典雅的颂词。熙昌也立即趋前接迎，真诚相待，回礼不迭了。

“子俊，快给熙昌叔拜年！”老才副随即回头对少年说。这少年长得挺文雅，看那眼神嘴态，显得颇灵敏聪颖，只是瘦弱些。他不待父亲说完，早已叫起“熙昌叔”来，参拜恭喜了。熙昌满心喜欢地望着老才副的这个幼子，不住点头赞赏，一迭声地叫切糕开饼，一边又关心地问长问短。许久，他才大声叫敏华，要他出来陪伴这个高他一班的同学友，自己然后跟老才副“执手欢谈”去了。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今天天气真好哇！昨晚淅淅沥沥的雨点，不知什么时候停得干干净净，冲洗过的马路

上只留着湿痕和浅浅的水洼。明丽的阳光从房屋树木的空隙照在路面上，水洼里映照着彩色的倒影，树叶上的雨珠也照得颗颗晶莹……

啊，一夜之间，这条“中国人大街”，尽铺上一堆堆鞭炮的红纸屑，象绽着朵朵红花，给人们心坎里带来了跃跃想动的喜悦！

今天这街面几乎认不出来了。往日天未亮就敞开的店门板，今日关得密密地，只开着让人进出的大门。往日直摆到马路边、杂乱的货物全不见了，往日打赤膊忙个不停的商人和伙计，今日全穿得整整齐齐，悠闲地在打转转……家家大门里全摆设得花红叶绿，人影晃动，一片喜腾腾气象！

街面上也越来越热闹了。象报春的燕子似的，穿着各种颜色新衣的男童女童三五成群地穿织来去，叫唤着，笑嚷着，新皮鞋跑得橐橐响。当地小贩也应节来了，一担担花花绿绿的玩具点缀着这新正的街景，接着果子担、冰水担也出现了。玩具叫子的唧唧声，远远近近的锣鼓声，一串半串的鞭炮声，使空间回绕着欢乐的气浪……

随着太阳的升高，出外拜年的男子也多起来了。大都是唐装，只是平日穿纱衫的加上新上衣，穿短裤的改为长裤，着木屐拖鞋的也穿上皮鞋了。有几个“头面人物”准备接待洋人的，就都穿上合领西装。侨生界则一律仿效洋人穿合领西装，螺壳做的钮扣，钉得硬邦邦的领子，高耸的软木帽，拉得高高的裤管，再穿上皮鞋，讲派头的还口咬雪茄，手握洋杖，配着那矮胖的身子，煞是可笑。至于少女和妇人，则一个也看不到，当日南洋风气未开，快成

年的少女照例已是足不出户了。

“恭喜！大赚钱啦，熙昌兄！”有人闯进店里来，大嗓音随即在张望着街景的伙计们的背后响起来。

“恭喜，恭喜！世镛兄也大赚、发财啦！”头家和才副立即趋前回礼。殷勤的招待过后，彼此又似常日闲聊起来了。看厌了街景的伙计们也渐渐给吸引过来。

“今年看起来还会比去年差些，昨晚的鞭炮就比不上去年……”世镛叔大有今不如昔之叹。

“这一年生意大不如前，哪来这许多闲钱？……”熙昌联想到昨晚结算盈亏的结果，犹有余痛地说。

“昨晚鞭炮声响了大半夜，耳朵都听聋了。往年又怎样呢？……”少华想。

“要是往年，从黄昏一直响到天大亮！”才副伯插嘴说，也很有今昔之感。今天，连帐房都关得紧紧地，非初五过后，是不许打开的，否则冲走了“财神”非同小可。老才副也“赋闲”起来，“改行”在这儿陪客了。

“我刚到垆埠那年，几家大行郊，象对面的‘土库八打威’那时还在林显臣手里哩！店前的鞭炮纸屑都堆得成尺高！现在……”熙昌说。

“砰砰！劈里啪啦！……”象有意示威般的，一连串鞭炮声登时响起来，打断了熙昌的话。大家都跑到店门外张望。

“是庆和发在燃放。今年庆和发大赚！”世镛叔回到座位后说。

在座的都带着羡慕之色，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庆和发”怎样会大赚的问题上来，而且议论着这一年谁家赚得最多，更是说得口液津津了。

“停了。看看放了有一刻钟吧？”天佑在旁边插嘴，拿眼睛望着座上诸人。

但没人回答他。

许久，世饕叔才开口：“要是石叻坡，更是不得了，一串鞭炮有几层楼高的。若不是这样，据说就迎不到财神爷，而同行也会卑笑的……”

“早年还有过这么一桩事。”老才副回忆着说，“石叻某条街面对面有两家大行郊，谁也不想输给谁。那年除夕，不知哪个人恶作剧，燃了一枚鞭炮，丢在这一家，‘砰！’不久，又燃了一枚，丢到那一家，‘砰！’这样好几次。这家的头家想：‘准是那家作怪，在这年关大节，想坏我彩头。我得争这口气！’那家也想……”

“熙昌兄，赚大钱哪！”同行黄坤山出现在门口，迈着方步慢慢踱进来。

熙昌立即笑呵呵地站起来，回礼，让坐，倒酒，敬烟，递茶点，直到对方撮了一握瓜子嗑起来，才安定下来。

“后来呢？才副伯……”世饕叔还有小孩听故事的脾气。

“后来，这家燃上一串，那家也回报一串。这家开一箱，那家也开一箱。最后，由两店的头家亲自指挥，把全货仓的鞭炮都推出来燃放！……”才副伯似有意给大家逗乐，讲得绘声绘影。

全店的人都给吸住了，静待着那结果的揭晓。

“最后，弄到警察出面干涉……”

“咱们坵埠也有这样的情况。”黄坤山也说，“有的鞭炮放得少的，自己觉得小气，半夜偷偷起来，把邻近的红纸屑扫到自己的门前来……”

大家都为海外新正的这些逸闻奇事笑开了。

“这样做都走偏了。”才副伯说。“咱们华侨过新正，主要在使自己和后辈不忘故国，不忘家乡，保持咱们唐人的习俗，并不在虚文……”

“若论保持唐山习俗，倒该数侨生哩！”黄坤山很有兴致地转到这方面来。“说奇也奇怪，那些住在海外好几代的侨生，别说不懂中文，连中国话也不会说。问他们家乡在哪儿都不知道，可他们把祭祖宗、敬天地、拜年……看得比什么都重，那礼数比新客都强！长大了的姑娘要向长辈拜年，还要蹲下来给对方‘暖脚’哩！咱们唐山来的可有么？”

“不说别的，”熙昌说，“对面林添禄，当年他父亲在，新正这天，一家大小都得穿长衫马褂，照前清官家的办法跪拜。那时，咱们唐山已经换民国，废掉了……”

“这么说来，孔子公也应该‘乘桴浮于海’了。”老才副这句文绉绉的话，商人们都听不懂，无从回答。

暂时没有新话题。熙昌随即改口招呼客人：“请呀！请呀！世鏊兄，你尝一尝这糕！坤山兄，这饼你吃一块！……”

大家于是一面受用，一面客套地称赞起头家娘的好手艺来。年节，正是当日妇女展示蒸糕做粿本事的好机会，这也会使男人颇为得意的，于是熙昌更积极地请大家享用了。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一望门外，全街尽是拜年的华侨，少数坐着马车，更多的是步行。一静下来，才又听出远远近近都是响锵锵的锣鼓声。有的是各同乡会馆在舞龙舞狮，有的是孩童在打着玩，又有当地穷汉弹着吉他、拉着洋琴讨赏，满街热闹极了。

“家长”这时才蹙了进来。昨晚他得了手，烟饱酒足，精神畅旺，一进门连忙跟大家道喜。只是见他“外甥”那么冷淡，客人也就不热烈。天赐只好自己拉一张圆凳，索然坐在“外围”了。

“嗨啊！今年咱们珂埠可要大热闹啦！”两个客人接踵走进来，其中一个不管别人在谈什么，一进门放开粗喉咙就嚷，他是罗占魁。“大伯公（三保公）庙要做三天三夜的好事（指喜庆等事），还由唐山请来了布袋戏，也要演三天三夜！”他把三个指头伸到各人的鼻尖。

珂埠只有一间小小的电影院，放映西片。当时还是默片，新客们哪里看得懂？除了上咖啡馆、鸦片馆，到同乡会馆，就没有去处了。难得有戏看，何况是唐山来的戏，在座的人都兴奋了，伙计们更是议论开了。

“唐山哪里请来的戏？”“什么时候开场？”“在什么地方？”“就在大伯公庙吧？”……

罗占魁一律不答。他什么都不要，只索酒，而且要“大火酒”（威士忌）；熙昌连忙叫人给他开酒，倒满了一杯，看他脸孔红通通地，已有几分醉意了。

“我们山东会馆还要出动龙狮队，跟湖北同乡会比一个高低！这回还是由小弟抬龙头，也要由小弟表演国术！”他答非所问地说，一边兴高采烈、擦拳顿脚地比划了一通。

“这回可有得看哪！”“我就喜欢看舞龙狮！”“国术表演也不错。”……

“元宵还要放灯！还要抬大伯公出巡！”罗占魁如同报告天大好消息，眉飞色舞了。

众人更是议论纷纷了。

同时进来的另一个就是林添禄。四十出岁，平和圆胖的脸，眼神也那么平顺没有威棱。象一般侨生那样，他一向出门也穿着细条纹的热带睡衣，趿着拖鞋，可今天也换上合领西装了。他一坐在靠背椅上，就习惯地想把双脚缩上来，才记得自己穿皮鞋，又重新把脚放好。

“哥添禄，你昨天买了几条海鲢送给你的丈母娘？”黄坤山有点讨厌罗占魁，对拳术和放灯也不感兴趣，认为这些都是闲汉的玩艺，他唯一关心的正事是做生意赚钱，于是很想把话题拉开，便逗起林添禄来。

“我没有买……”林添禄有着侨生的老实。

世鏢叔对放灯则很有兴致：“灯放几晚？”

“三晚。”罗占魁答道。“还要比赛，由各同乡会评比，头三名有奖！”

“那可好啦，我想扎一把鲤鱼灯……”世鏢叔很兴奋。

“哎呀！你没有买？昨晚你不就跟你那胖‘娘惹’（夫人）吵架啦？！”李熙昌怕冷落了黄坤山，有意给他帮腔。

熙昌这一声笑嚷，有些听众给吸引过来了。依照侨生的习俗，除夕是要买海鲢鱼送给岳家的，否则夫妇来年就会不睦云。什么典故呢，就不知道了。

“放灯照理也要出诗谜……”老才副归到那一边。

“这，我就不知道啦……”罗占魁说。

在这时候添禄正在认真地否认：“我们从来没有吵架过……”

“你怕老婆嘛！”黄坤山大声说。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了。

“端端！史拉末·搭恩·峇如！（当地话：先生们！新年

平安)”一个高瘦的人影突然在门口出现，说话象乌鸦叫。大家立即止住笑，栗然回过头，只见那人一身“缟素”：白衣白裤，戴着刷过白粉的软木帽。哪来狂妄之徒，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犯上这大忌讳！待到看清那脸孔，大家却不觉都站了起来。那人也三步两跨已经站在大家面前，还伸出一只大手……

“船局二手！”熙昌低声叫出来，象在通知大家，又象在对自己说。他随即满脸笑呵呵地，趋前握住那大手。

在熙昌极尽殷勤的招待下，这高个子坐下来了，背靠着椅背，两条长腿象双桨架得远远地；熙昌立即叫伙计们出动，有的开雪茄，有的倒啤酒。在座诸人则有的把椅子挪远些，坐下了，有的却还站着。

高个子发言了，说的是当地话，却又象荷兰话，大家都听不懂。

然而大家又好象都听懂了。世鐸叔无师自通地充当临时翻译，他对熙昌说：“船局二手是说，希望福昌以后有货都寄他们的船，不要付帆船，船局自会照顾咱们唐人的。今天，二手特地来向熙昌兄贺年！”

这是荷兰皇家轮船公司的老手法，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于世鐸叔的传述，“二手”在一边哼着，似乎表示没有走板。于是熙昌一面不住点头答应了，一面又对他的亲自前来贺年表示非常非常地感谢。

吸了雪茄，喝了啤酒，二手告辞走了。他一走，众人又兴高采烈地谈开了。这回谈的是二手的事，而且颇为不敬了。有的讲述这二手手段的毒辣，有的则道出船局的种种可恶。然而他的亲自来贺年，却使熙昌颇引为荣，连众



人似也“与有荣焉”了。独有阿贵，一见这样的人，却勾起旧恨来，心头犹阵阵隐痛。至于诸人为什么“前恭后倨”，却是阿贵永远不能理解的。

客人才走了一两个，却又一窝蜂地涌进一大群，这回更加闹哄哄了：恭喜啊！大赚啊！混成一片，声震屋梁，也不知是谁对谁说的，好在大家都适用，也没有人会拒绝“大赚”的。熙昌则登时大声笑着，谈着，指挥着：“再拿几张椅子出来！”“快开两瓶酒！”“酒杯还缺三只！”“把粿都切开来！”伙计们登时忙成一团，在人丛里钻来转去。阿贵搞昏了头脑，连来人是谁也没看清……

“篷拆、篷篷拆……”正当里头难分难解之际，外面突然鼓声和歌声并作，一个涂大花脸的当地女人出现在门口，一边引吭高歌，一边扭着腰身狂舞；一个扎头巾的男子在一边打腰鼓，似是她的丈夫。

全店充满各种气浪，高声谈话也失去效用。熙昌连忙指使长庚从柜台上早预备着的一叠铜仙拿出一个，连一块糕递给他们。那男的看见店前一桶酒，熟悉地舀了一碗，灌将下去，道一声谢，转到邻店卖唱去了……

于是纷杂的谈话声和笑声又复统治全店。今天，以及今后若干天，是不谈生意的，因而完全没有争执，没有脸红脖子粗，有的只是恭维，劝酒，聊天，说笑，保持着一团和气和瑞祥气氛……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阿贵才听到一声“我要走了！”接着，“我也要走了”也纷纷响起来，于是连黄坤山、罗占魁、黄世饷他们一齐登时走光了。……

整个上午，在客来客去中过去了。熙昌头家一直在店

中坐镇，老才副照样奉陪，“家长”随着客人走了，可能这时已经浑身舒适地躺在烟榻上。伙计们则仍然待在一边听差。

待到吃午饭，又恢复了老办法，大圆桌撤了，仍由头家他们先吃，只是饭菜丰盛多了。

午后，客人稀疏下来了，头家便出外拜年去了，老才副也回去休息了。于是伙计们登时活跃起来，吃着剩下的茶点，说着、笑着，直至挥手动足，互相捉弄笑闹，但不久，便又“言归正传”，凑成一局，打起“四色牌”来。少华只能观战，阿贵更没有资格落水。余人就这样一直打到头家回来，打到掌灯，打到深夜。新正赌钱是特许的，头家也不能禁止。……

阿贵觉得很沉闷，自个儿闷好店门，想：“这一年就这样过去啦……”他一看，店前只留下东一张西一张的椅子，满桌子的脏杯盘，和一地的瓜子壳……

大家盼望了许久，筹办了许久的新正，已经过去了。夜，已经深了。在漆黑的夜空底下，还剩一两颗星星在闪烁，乌云似已盖住大半边天空，今晚或许会有一场豪雨吧……这一天，除了下午洒过一阵小雨，阳光老是那么明丽，使拜年的人更活跃了。直到这深夜，四周的鞭炮声犹疏疏落落地响着，但听起来已是那么空虚无力，它似乎想尽力冲破黑夜挽留新正，却留不住了。……

## 五

元月初二在拜年、闲谈、玩牌、吃喝和没事做当中过去了，初五也在拜年、闲谈、玩牌、吃喝和没事做当中过

去了；初六就要隆重开市，象往日那么硬拼苦干了。

这几天假期，少华出外访友，找徐老师，同学们也到福昌找他。当张亚枚来给头家拜年，也特地找阿贵聊天，他们谈得挺亲密；自从寄唐山信事件以来，这该是阿贵最快乐的时刻了。

初六一大早，在香烛的氤氲中，在纸箔的腾烧中，在鞭炮的劈劈啪啪声中，而且在头家的亲自指挥下，那“大吉大利市”的店门板打开了，那“货如轮转”的仓库打开了，那“一本万利”的帐房打开了，那“招财进宝”的铁柜打开了。于是，全店又是一片纷忙。店前的货物需要重新摆出来，仓库的货物要查看，过晒过拣，连老才副也得弹扫尘封的帐柜桌，准备新的帐簿了。

山顶客也都下埠办货来了，清泉叔、郑水源他们一到，又是闹哄哄地恭喜拜年了。

拜年后就是谈生意，去年因帐务须待清理不敢赊帐的，而今可以放胆采货了。于是，伙计们较之新正前更加忙碌了。……

然而，新正又似乎还没有过去。鞭炮声还到处在响，招待客人的烟酒糕饼还照样摆在店前，初见面的人，在元宵之前，还得照样恭喜拜年。而在谈话中，更是离不开新正：谈去年生意上的得失，谈新正期间赌钱的输赢，尤其是赌钱这一症候，更是谈得眉飞色舞、沸反盈天了。

而更与新正分不开的是：元宵节快到了。

就在元宵那晚，捷华敏华取得他们父亲的同意，便带着少华出去逛一逛，见见海外元宵夜的特殊景象。在少华再三怂恿下，阿贵勉强也跟着去了。

他们的目标是三保公庙。一走上“中国人大街”，许多店铺前都挂着彩灯：走马灯、金瓜灯、薄饼灯……在黑绒般的夜里，发出柔和的光彩。孩童提灯来去，到处响着轻亮的笑语声……啊，这有似唐山儿时的情景！

他们在远远近近雾团般的、浮动着的灯光中拐过几条街，便听见远处一阵咚咚喤喤的锣鼓声，他们的脚步也融合在人群杂沓的脚步声里了。擦身过的熟人在问捷华：“看热闹来啊？”

一抬头，才看见一座古老的庙宇，被好多盏白亮亮的汽灯烘托着，远远看去，有似一座神仙宫殿，浮现在地平线上，分外庄严神秘。庙里烟火弥漫，能摆的地方都摆满了祭品什么的，几十对手臂粗的大红烛，只好摆到门外燃点着……

“三保公”，少华他们跟他已经“混熟”了。船过了七洲洋，曾争看过他“撑船遗下的竹竿”；在年夜宴上，也吃过他“留下的鱼”，想不到他就在这里备受荣耀！少华曾听人说，华侨之间，如有大纠纷，还要来到他面前斩鸡头起誓哩！

龙狮正在庙前的空场上舞得烟尘滚滚，四周围上十多重黑压压的人墙。这不就是家乡夏夜赛会的情景吗！少华他们的心，也随着那锣鼓声加速跳动起来了……

四近当地人的食品担也挺热闹，捷华买了一些请大家吃，可不是家乡戏台边的卤味、咸粥。而是当地的炸香蕉、冰水。他们玩了好一会，生怕迟了给头家骂，便匆匆回店。这时，热带又大又圆的月亮已经爬到头顶上，正在深蓝的夜空和白云间飞驰，好似伸手就能摸触到它白净的脸庞似的，四周顿成一片银色世界！……

至于侨生界怎样“闹十五冥”，他们可没能再去看，但有关的传述却听得多了。据说，从十三晚起，一连三晚，近荷兰区那大桥边的空场上可热闹哪！那儿到处在卖玩具、汽球……到那儿的人都化了装，戴上假面具，带着藤条的手杖，拿着玩具什么的，当街唱歌舞蹈，也当街喝酒，一直闹到夜半过后。

也就在这一夜，那些未出嫁的侨生女，平日绝对足不出户，今晚也得在广众中露露脸，而且还要走过一道桥。据说，否则，就交不到好运，找不到好夫婿了。这不就是受到故国某些传奇小说、戏剧有关元宵节爱情艳事的影响了？因而，那些早过了桃李年华的侨生女，也就不得不寄望于这习俗了。富家女贵重些，要待下半夜人大半散了，才在家人的保护下，跟这“外界的空气”略一接触，了却心愿。小家碧玉为防覬觐，则带着防身利器：绣花针或者锥子……

这些传述更增加了元宵夜的浪漫色彩。

过了这一天，新正的欢乐已是完全收梢了，而当地的雨季也快要过去了。这些天来，海外的侨胞，正一年一度地置身、沉浸在他们自己搬到海外来的“唐山的环境”里呀！

元宵才过了几天，唐山的回信就转到了。阿贵还是请才副伯代看，这回他的心情反而不似前次那么紧张，他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噩耗。然而信中只说：“望汝火速将款寄来，否则恐无见面之日矣！”这“不生不死”的局面，更使阿贵彷徨无计了。少华和熙昌也同时接到家乡的回信，熙昌的家信更是历述着家乡的近况：“……官府盘剥。捐税如麻。捉人拉丁。强盗蜂起。洗劫四乡。绑票派黑单。对侨

眷勒索特甚。已是民疲财尽。设非南洋大笔接济。将无以为生矣。……”熙昌心境十分沉重，他把信递给老才副看：“咱们唐山到底怎样啦？”

是的，这可是华侨所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的、美好的唐山吗？……

# 第十一章

## 一

在珂埠生活了这大半年之后，少华他们不但渐渐熟悉了店里头的种种情况，知道了侨胞们的生活、风尚、习惯等等，也听到不少邻近各店的旧事新闻，使他们对各种华侨人物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福昌”店前的客座就是这类新闻的来源。商人们讲完生意经之后，坐得太无聊了，便聊起同行、朋友的闲事来。邻店“新潮丰栈”的家长黄世镬最喜欢讲述他的东家洪德财的“内幕新闻”，李熙昌则专讲他的老朋友、对面“土库八打威”林添禄一家的掌故逸事。少华他们一听多了，联系到自己看到的，便渐渐在脑里凑拼、形成这两家的具体生活图景……

说起洪德财，他不仅是珂埠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也是新客侨商中颇为常见的一个类型。他的人看来近六十了，矮矮胖胖的，可还很壮健。在“五短”之中，他又有着一对鼠眼，块根型的鼻子，蛤蟆嘴，短项颈，尤其是那一张麻脸，和那臃肿不平的脸上肌肉，再配上那剪得贴头皮的平头，更显得象侨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了。然而引人推崇的却是他那“虎颈”。颈背的肌肉特别发达，使中间挤成一凹，有似老虎的颈背。旁人在背后论议，说洪德财桀黠的性格，奸险的行径，和有发大财的“资格”，就由于长着这虎颈。除了外

形象一个新客头家，洪德财的服装也一样，尽管他是混世界和“干大事”的能手，却永远一件布唐装，会见荷兰大官员和进监牢都穿这一套。并且还以此自夸，说最重要的是口袋饱不饱的问题，若是口袋饱，他还是“年轻英俊的男子”云。

近年来，洪德财很少住在珂埠了。他把“没有大出息”的咸鱼业交给黄世镛去料理，自己到吧城、星洲跟那些大商巨贾干他的“大事业”去了。可是他又不时“来不通知、去不告辞”地在“新潮丰栈”出现，凭他经常诈别人钱财的习性来察看黄世镛有没有藏奸。他一到珂埠，总到福昌来。往日他跟李熙昌交情不错，一个猖狂，一个圆滑，倒使这两个邻店的店东，象童话上的老虎和狐狸，具备结交的条件了。

最使少华“铭心刻骨”的，是他第一回碰上洪德财时的遭受。那时他才到南洋不久，德财也才从吧城回来。他一看到少华就问熙昌：“这就是你唐山来的侄儿啦？”便用带藐视的细眼睛瞅着少华好一回。熙昌答应着，就要少华叫他“德财伯”……

但这位“伯辈”当众大声问少华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懂得嫖妓吗？”

熙昌这一吓非小，连忙示意制止德财。才副伯更是痛心疾首，把头摇得象拨浪鼓。全店的闲客先是一呆，接着便爆发出哄堂大笑。而少华只能把脸孔胀得象猪肝，呆在那里了！

但德财这老头却不当作一回事，他十分顶真地对少华叫嚷着：“你要嫖妓，我带你去！”



几个老成之辈太听不进去了，也为了顾全熙昌的体面，才做好做歹地把德财阻遏住了。

德财便转移方针，放开喉咙当众大“传”其“道”，说少年人不会嫖妓，不会赌钱，长大了一定没有用！一定不会赚钱！接着便当众“自我介绍”他几岁开始嫖妓，怎么个嫖法，讲得有声有色，毫不含糊，博得全店阵阵哄笑。德财于是十分得意了，他不时瞟着少华，看他“受感动”了没有。若说他存着坏心肠，却也未必然，因他原认为“教育”少年人，应该是这样的。

“你们没有听到过这句华侨成语：‘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么！”最后，德财挑战似地当众宣扬他的人生哲学：“我一生最看不起那种不嫖不赌的青年！那些不敢去闯世界、只知死守一辈子的人！那些头脑冬烘的读书人！他们就是给我抬脚，我也不要！我宁可养一头狗！至于那些能嫖会赌的，即使他们会堕落成盗贼、流氓，甚至乞丐，即使他们混骗过我，吞掉我的钱，拐走我的女儿，我还是要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种！’如果他们一天没有沉没，就一天会有发财出人头地的时候！可那些忠厚人、老实人、书呆子，能么？”

这些在南洋“华侨社会”混了大半生的听众，尽管心里头很反对德财的胡说，但也不能不默默承认他这说法更切近这社会的实际情况；连读书人才副伯也嗒然若失了。

于是德财越发得意了；他更加猖狂地走了过去，扳住少华的肩膀：“走！我这就带你去找女人！钱由我出！”

老成之辈连熙昌本人更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又把德财撩拨开了。

然而德财还是兴头十足地告减少华：“要是你连嫖妓也

不敢，我决不会把女儿嫁给你的！”

一想到他确有一个窈窕作态的侨生女，还有不知多少个的土生女儿，坐客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弄得少华羞愧不堪……

从此，少华便很注意听取有关这人的谈论，才渐渐知道了他的几件“大事迹”。

原来洪德财年轻时就到南洋来了，搞过不少行业。当店铺伙夫，挑过货郎担，下乡收过土产……只是他日日夜夜想干“一番大事业出人头地”，总不能安心工作，不是给辞退了，就是自己抛弃了。就因他那么会替自己打算，三搞两搞之后，倒给他搞到了一笔小小的本钱。

三十左右岁，德财就能够回唐山娶老婆去了。或许就运用他选行业的精明干练吧，倒给他选到了一位大家闺秀，她不仅深受旧家教的教养，性情贤淑善良，还带来了不少陪嫁，包括一个叫银花的小丫头。

结婚才一个多月，德财便带她出洋了，并且呕心沥血地部署了一件超绝无伦的“大杰作”。

在轮船上，德财强迫她装成一个爱菊如命的女才子，一早就捧着几盆种满盛开的名菊的花盆到甲板上去，一边让菊花承受甘露，一边独自徘徊留连，赏玩吟咏，直让搭客们都啧啧赞叹起来。然而，花盆的泥土里，却埋着洪德财发大财的美梦：一包包的鸦片烟土！

当辑私的洋人带枪把守各通道，雷厉风行地搜查全船时，德财嫂脸色死白，手足发抖，差点把花盆碰跌个粉碎。德财恨不得一脚就把她踢死在甲板上！

尽管驱使这活工具使洪德财发了一笔横财，但他却从

此看不起她，认为她懦弱不中用，不足作为他这枭雄的搭当和佳偶。陪嫁已归他所有了，德财便渐渐下定了“剔除”她的决心。于是讥讪责骂随之而起，接着更加以殴打，并且把她才十几岁的陪嫁丫头也弄上了手；德财嫂内心的悲苦是可以想见的。

到南洋不到两年，德财嫂终于坠井死了。依照德财在外头宣称，是她娇嫩不惯于操作，又患头晕症，一时晕眩跌进井里失救的；可外头在偷偷传说，是德财从背后把她推进井里淹死的！只是没有真凭实据，德财嫂又没有亲人在海外，也就没人给她伸冤了。

在先，德财嫂已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叫洪承志，这时才周岁，德财便把他交给银花去抚养，而银花也公然被“收”为偏房了。只是银花出身劳苦人家，心地正直，看到她主母的苦状和惨死，很同情她，便尽心代为抚养这个长大后被视为懦弱无能的洪承志了。银花也给德财生了一个酷肖乃父的“虎子”，叫洪承业。

不久，德财又娶上一个侨生寡妇。这人足足大上德财两三岁，而且又丑又瘦；她的“加峇耶”（当地妇女的上衣）胸前也没有一串惹德财眼馋的金元钮饰，为什么德财会看上她呢？这真大大出于朋友们的意外。据世撰叔他们的结论，“准是给她做了‘贡头’（巫术，亦作降头）啦！”这种法术侨生妇最在行，能够使恩爱夫妻翻眼成仇人，也能够使丑妇在“情人”眼里出西施，还能使人发疯、死亡云云。然而可以确知的是，这侨生寡妇颇有“御夫”之术，把德财“伺候”得贴贴服服，可能就因此迷恋着她了。这妇人进门时，已腆着个大肚子，不久就生下一个女娃。德财承认是自己的

“种子”。于是埠里人传开了，说是德财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这原先住在邻埠的女家本是有名望的家族，是女家的人拿着刀子迫着德财娶她的。从德财的行为看来，这事是很有可能。这女孩由她母亲起了个侨生式的小名，叫“曼尔利”，她父亲就给写成洪曼利；在受荷兰教育后，这个在珂埠被看成浪漫的侨生女，又把自己的名字拼成“曼尔利·洪”。

可洪德财并没有从此洗手收盘，他的“婚姻事业”正跟他的“发财大计”一样，还在方兴未艾哩。然而洪德财并不把妾侍、养妇在珂埠集中发展。象商人开分行一样，在他商务上需要“驻节”的地方，象吧城、星洲等地，都有他的宝眷在。其中有侨生妇，有当地妇女，也有荷人土生女子。他对于“分行”人选，是不很计较的。待到商务已毕，德财需要到别埠去了，能开“亚弄店”的，他就搁下一百、八十盾，叫她自谋生计去。能干“别样营生”的，他也“悉听尊便”。一旦“天假以缘”，他又来到该埠头，还可以用夫君的资格住进这“免费的客栈”，而且有现成的女人侍候。要是他一时手头紧，从她的抽屉里拿一点钱来花，也不过分。那一百、八十盾，不就是他的母钱么？若是生意上不需要再到该埠了，也象分行收盘，夫妻的关系也收盘了。试想，不是洪德财这样“能干”的商人，谁能打得这样如意的算盘？！然而，德财又为什么不再“明媒正娶”找一门正配呢？有的说是他“良心发现”，愧对那坠井而死的夫人，特给她留着虚位。有的说是他认为这样更可以无拘无束地胡为。有的更说是他的“美誉”已经远扬，有女儿的对他都“敬鬼神而远之”了。洪德财曾经到处对人宣扬：他视为一生最大的享受，是广置妾侍！而找不到这泉雄德配人选，也没有第二个肯出

一大批的陪嫁，则也是事实。

对待子嗣，洪德财的观点也很特出，他一向就以能有一百个儿子、一千个孙子、一万个曾孙余类推为荣，仿佛要让全世界都有他洪德财的品种似的。到得老年，他每每喜欢向人家夸耀：“我的子孙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数不清哩！”尽管人家暗中笑话他，甚至当面讥讽他说：“德财兄，你可真会给当地添丁啊！”或者是：“德财兄，你生了子女又未必你养活，可以再多生一些啊！”他也满不在乎。看到子孙里头有比较象样的，他就从孩子的母亲要了来，送回唐山去。于是，他家乡的家庭成员里头，就有着棕皮肤的“番仔”，也有着碧眼的“荷兰团”，尽在家乡起哄了。

谈到洪德财的“发财大计”，就更“不同凡响”了。他走私鸦片得到一笔横财后，就开起“潮丰栈”来了，经营咸鱼干。垵埠尽管面临大海，咸鱼干的主要来源则多是河里的淡水鱼，虽然海鱼的产量也不少。逆河而上直到“山顶”各处百数十英里，支流交错。雨季河水陡涨，河面上幼鱼象无数蜂群穿织遨游，一旦旱季水落，几千吨的咸鱼干就从山顶各乡陆续运到垵埠来了。用汽船拖着舢舨到各乡收购咸鱼干的是“鱼客”，郑水源就干这一行；承购鱼客们运下来的咸鱼干，过晒过选，然后寄到吧城等处发售的，就是“潮丰栈”这些咸鱼郊了。

只是洪德财不耐烦象熙昌两角三仙地积攒，他要抄捷径，因而由咸鱼干兼营土产，由土产兼营日用百货。洪德财所奉行的“商业哲学”正是商场冒险家们的“格言”：“买十卖七，还三赚四。”赊帐时是十成，然后以七成亏本卖出，赖了帐只还货主三成，手后倒赚了四成！结果是弄得信用扫

地，潮丰栈僵得动弹不得了。后来经洪德财四出求情，小埠侨商更讲情面，各债户便不为已甚，收了他几成货款，还继续跟他往来。德财手里虽然不一定倒赚了四成，但外头传说，还是给他捞到一笔的。为了表示“觉今是而昨非”，不再干这类勾当了，德财便照侨商通用办法，在店号前面加个“新”字，以“划清界线”。这“新潮丰栈”一直支持到今天。

然而洪德财还是不安分经营。名目上还是咸鱼郊，可咸鱼有一期没一期地挨着，一时橡胶好价就收橡胶，当地妇女花裙有出路他就趸花裙，山猪(野猪)肉脯他曾经营，中药材他也想插手。待到侨汇有利可图，他又收起唐山信来了。朋友们笑他，德财只差棺材铺没有搞过！最后勾结上星洲侨商干投机生意，便把新潮丰栈的资金尽调到吧城去了，让世鏊叔守着空铺当冷庙祝。

但洪德财在“商战”中的策略手法却的确的确是出类拔萃的，垵埠的侨商都佩服他的巧心计，一旦他有所“创作发明”，大家就争着仿效了。

在荷兰殖民当局和皇家轮船公司的严酷操纵下，侨商们要博取“蝇头微利”已是大不容易了。垵埠装咸鱼干的藤笼都编成一定的大小，荷人船公司为了省便，只按笼计算重量。洪德财便在笼口缝上一块麻布头盖顶，这样就多装进了几公斤“免费”的咸鱼干。从荷人手里偷取了这么一点点可怜又可笑的好处，在侨商就可以多喘一口气了。于是各咸鱼郊争着仿效，麻袋头越缝越大，荷兰船局发觉了，立即给堵死了这个通气孔。

又是一件小事：荷兰的啤酒厂把中间商微小的利润也算进自己的铁柜里，自然就没有侨商肯代售他们的货了。厂

方于是订出“新办法”：凡在运输途中打破的，只要瓶盖原封如故，可以带着断瓶颈向厂方换回啤酒。厂方觉得这办法非常“科学”，当时侨商是没有封瓶机的。但德财从瓶颈敲破了，啤酒倒出来请客，瓶颈又换回一瓶啤酒！尽管这“斗争”办法是多么可笑，但在荷商万分刻薄的统制下，倒也能博得大家的快意，并且佩服他的巧智了。

终于，德财又有了新花样了。他向吧城采办火柴，却向星洲采办香烟。各同行大惑不解，洪德财可不是疯了？照当时税率、运费等计算，只有倒转过来才合算。但终于，德财的货运到了，火柴和香烟各十箱，价钱竟卖得特别便宜，且赚到不少钱，立即又办第二批去了。各同行合谋追索，终于找到这谜底：货物的数量一样，也要两地的货主做同样的唛头（货物箱上的印记），还得付同一条船；只是在落货报关时，报香烟的却要寄方装火柴，报火柴的则装香烟。等到货物一齐运到珂埠关口开验，“两符无误”，可不知已调了包。于是，关税和运费就都“偷”了“荷兰鬼”他们的！

可洪德财并不以搞这些小玩意儿为满足，发大财的美梦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胸口抓搔着。人熟户晓的小小珂埠哪有给他“用武之地”？因而，德财大半的日子都在吧城星洲之间钻来转去，有时又听说回唐山去了。他到底在干什么勾当？珂埠就没有人知道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有一天，世鏊叔诡秘地告诉熙昌：

“我的东家象是在‘做’假钞票！”

原来最近新加坡发生了一桩大案件：一家有声誉的大商号在月底的一个星期六中午把大量票面小的钞票存入某官方银行，周六银行照例办公到十二点，存款的人又多，银

行职员来不及逐张点算。由于该行一向认为这大商家殷实可靠，便先算了叠数，签了领讫的单据。过后查验，内中赫然夹着大量假钞！尽管明知这批钞票是该商号的，但已签了存款单，在这“法治”的地方却无“法”加罪于他了。不过搜捕假钞的警探则四出活动，雷厉风行。不久，就听说德财又跑回唐山去了。说他德财制造假钞是不合理的，他还没有这财势、没有这种“业务”的知识和人事关系。但充当那大商家的爪牙却大有可能。后来当是打听到案件并没牵涉到自己身上，德财才又回吧城来了。

洪德财这半辈子不仅逃回唐山是常事，进入荷兰殖民地监牢也是家常便饭。逃了税，荷殖官方要捉他，就跑回唐山去了。官方要查封他的店铺，拍卖他的货物、家具，可店铺什么的都挂上他妻妾、儿子的名字，真也奈何他不得！德财在唐山住上一个时候，又改姓换名南来了，先在别的城市活动，渐渐又回到原地；即使再被追究，他也有办法了案的。若是走私鸦片之类失手，他就坦然坐他的牢；在牢里他有办法不受苦，刑期未滿他也有办法出狱。

自从潮丰栈加上“新”字之后，德财确乎不再倒坳埠侨商的帐了，而是专找荷兰殖民者捣蛋，侨众也就消除了对他的不良印象。大家都知道，在荷殖严酷的压制下，不找“偏途”是无法跟荷殖对抗的；不过他这样专为个人打算，不肯与侨众同甘共苦，踏实地干，只是野心勃勃，狼窜豕突，是决不值得效法的。至于他丑恶的行径、品德，更受到侨众的指摘。于是，侨众渐渐给他起了绰号，有的暗中叫他“猪哥(公)财仔”，有的公然叫他“走路财仔”。“走路”是闽南方言，指卷逃或犯了事溜之大吉，含有指责他专干险事，



不肯踏实扎根，时时准备脚底抹油之意。

到得近十来年，老德财想再自己用“婚姻手段”博取“商业利益”已是难乎其难了。但他到底心计过人，左右逢源，婚姻的算盘便打到儿子身上去。只是长子洪承志竟大大违背他一生的素志，生成“老实头子”。德财为了“挽救”他这嫡亲长子，还不惜工本，送他回唐山“见识世面”。只是承志书读不来，从商又没心计，要不念他是长子，而德财年纪越老，心头也越空虚，早一脚把他踢开了。左思右想，便想到“废物利用”这上头来。

在吧城，有个德财经常向他赊帐的大主公（指财主、商业关系的上头放帐者），这店财力充实，店誉昭著，生意路广阔。只是店东是个继承父业的，不善经营，空有着这些有利条件实在可惜，德财很想“附骥”而无由。终于，被这“有心人”打听到了，这店东原来还有个妹妹，三十多了，刁蛮，泼辣，又胖又丑，正如他们商场中的“滞销货”，故问鼎乏人。德财一知这事，不觉喜出望外。

他把承志叫到跟前，赐恩施惠地把他的“伟大计划”讲出来，认为一定能博得儿子“衷诚合作”的。因他想，“免费”给他娶老婆，对他有利无损。男子嘛，有什么损失的？本来挨光棍，而今有人奉陪，还不是有利？哪有不同意的！

承志才二十来岁，五官体格，也颇生得“一表人材”。尽管他父亲骂他老实不中用，可他心地却是纯诚明白的，对他父亲的“新创作”，便未敢“苟同”。

“这是你老子给你娶的亲，不是你自己去赚钱来娶的，还容得你同意不同意？！”洪德财终于暴跳如雷了。“要是你有本事，自己会赚钱，你要娶谁再由你出主意？可这回你

不答应也得答应！”他力竭声嘶地嚷着。

然而这“没主见”的青年人还是不肯点头。

“老子”无计可施，于是改用软绳套，现身说法了：“承志，你听阿爹的话，娶了她吧！只要咱们通过这关系赚到了钱，阿爹答应你把她弃掉！听见吗？弃掉！你是男子汉，权在你手里嘛，你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到那时，咱们有了钱，阿爹一定再给你娶一个年轻漂亮的！……若是日后你自己会赚钱，那就更不用说了，你要再娶三妻五妾，象阿爹一样，阿爹还会更高兴哩！……”德财“教子有方”，一项一项地诱劝着。

然而这被压制惯了的老实人还是面有难色。

“你不娶！我娶！”等待了许久之后，德财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突然拍着自己的胸膛，把满口唾沫星子喷溅到儿子脸上：“到那时候，看你叫不叫她‘阿娘’？！”

这件事，德财并没有危言耸听，侨界早有过议论纷纷的事例在。有个富商扬言要为儿子娶媳妇，托人四出物色人选，但在婚礼堂上出现的却是年逾花甲的富商本人！女家的父母被大批的银弹镇压住了，可怜的女孩子自然有冤无处诉。但那被自己的父亲霸占了媳妇的懦弱青年，终于因刺激过度，疯了！

然而这依靠父亲过活的可怜虫似乎还不想把“阿娘”要回来。

这回可轮到做父亲的“疯了”，洪德财象一头凶兽似地跳了起来，就势抄起一只凳子：

“你这畜生！立即给我滚出去！从这一刻起，你别想再吃我一口饭，别想得到我一个铜仙！我明天就到官厅做字，

永远脱离父子关系！……”

在德财拍桌摔碗，恫吓威胁，吵得整个家都翻转来之下，第三天，承志的神经抵受不住，只得俯首听命了……

洪德财从这桩婚姻交易中得到多少利益，外人不得而知。但德财本人却是颇为得意的，他的“商业观点”已经成功地运用到子孙身上了。他是一家之王，子孙的利益就该服从他最高的商业利益！

而事实也果然“合理发展”，德财这观点的确在他的家庭中得到了“最具体的反映”。

次子洪承业是他的衣钵真传，当德财许久不回垵埠，他就跑到新潮丰栈，向家长黄世镛索取铁柜的钥匙：“店是我父亲的，他不在，我有权承管！”于是银项往来都要经过他手，承业也登时阔起来了。

承志没有魄力跟他弟弟吵架、抄菜刀，但他那个出身富豪人家的太太则颇有这一门经验，她叫骂、哭号、摔碗盘、演全武行都来得。“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生的嫡亲长子倒没权，反而让你这个丫头撒的野种霸占去了！”这使颇有乃父风的洪承业也渐渐在家里屈居下风了。但“你这个不长志气的孱男子”洪承志却不能在店里跟“野种”厮拼，也实在使她无法可想。原来德财的住宅另在一条横街，店的后部分只作为晒鱼埕(场)和伙计宿舍，不象熙昌让家眷住在店后部。

银花穷苦人，并不看重钱财，便极力劝阻自己的儿子，要他别跟那“泼妇”吵闹，于是母子之间也有一番争执。

曼莉的母亲则采取“不介入”政策，她有时怂恿“泼妇”，有时又撻掇“野种”，搞得挺火热。“曼尔莉·洪”却十分需

要钱花，她不但交上许多有钱的侨生朋友，也交上一两个荷兰人，还在荷兰人的家庭舞会跳过舞哩。她自然马上投身到混战团里去了……

于是，洪德财的家庭里，爆发了一场铁柜钥匙的大争夺战！

交战的三方面随即向外发展，争取“有生力量”。“老君”（巫师）便成为他们家的座上贵宾。这一边要使那一边立即发狂，那一边也要使这一边当场死亡，这个要“老君”使洪德财看到对方无名火起三丈，那个又要“老君”使洪德财看到自己娇若天仙。于是银花煮的菜“泼妇”一口不敢沾惹，“泼妇”的用物曼莉母女避之若蛇蝎。洪德财的家里从此每天甘文烟腾烧，花瓣撒得遍地。遂至这里发现埋着一枚针，说是用来作法要她的命的；那里又出现一撮头发，说是用来系他的灵魂的，于是随即又是一场大争吵大决斗……

好在其他的儿女都在别处，不能“参与其盛”。送回唐山的“番仔”更是千里迢迢，只好“望洋兴叹”。否则，这类争夺战的详情，连世鏊叔也没法讲述得清的。

洪德财终于回到珂埠来了。他毕竟是“一家之王”，一家子登时“熙熙和和”，奉承侍候，没人敢再哼一声。曼莉的母亲自是媚夫能手，总不免在德财耳朵边唧唧啾啾起来，说得情意俱到，声泪俱下，仿佛独她们母女最可怜。曼莉也登时娇憨起来，挨擦着她爸要他做一张“挂沙字”（承继字据）给她母女俩，日后才有依靠云。老儿媳虽然一言不发，只是不时使性子撒泼，盆盆罐罐碰得砰砰响，德财对这个“你不娶、我娶”的角色，也渐渐望而生畏了。承业有他父亲的牛脾气，在对家里人的关系上自不免显露出横蛮来。于

是直气得德财发起狂来：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臭小子！你们这些娼妇！老子还没有死，你们就想挖老子的骨头！现在告诉你们：钱全是老子的！老子即使死了，钱也要带进棺材去！一个仙也不留给你们这些臭货！你们再敢梦想老子一个铜板，老子立即通通把你们赶出去！……”

洪德财看待承志承业虽然喜恶有别，对妾妇之间的争纷也有所偏袒，怎奈他们而今侵犯了他的“最高利益”，不能不一应骂尽杀绝了。从他的“商业哲学”看待问题，老婆儿子都是自己的所有物和使用工具，应该为本人的“最高利益”服务。需要时固然加以利用，一旦跟自己的最高利益有所抵触，就应该断然丢弃！人尽可“妇”，儿女制造更容易。这份财产则费了他一生之力，舍命才挣来的呀！

德财把一家子骂得狗血淋头之后，立即跑到新潮丰栈查点银项帐目去了；并且警告黄世饴说：“今后要是没有我的命令，家里任何人都不能让他们参与店务，更不许他们拿店里一个仙！”随即便又大气直吹地跑到福昌店里来：

“我那一家子老小，尽是婊子、孽畜！我要把他们全赶到街边做乞丐去！哪个丫头生的还敢花掉我的钱，我明天就要去报告‘大狗’，把他先抓去坐牢再说！……”德财一踏进门，就大声嚷着。

“到底怎么回事？坐下来谈吧……”熙昌招呼着老朋友。

德财把家里的事讲述给大家听，颇引起众人的叹息，自不免顺口加以解劝。待德财的心火稍为平息了，便渐渐发挥起自己的“卓见”来。

“……我对他们一家老小说：钱么，全在老子手里，谁

孝顺我我才给谁！媳妇弓着腰给我捧茶，我给半盾；儿子给我扇扇子，我也给五角；女儿给我装水烟袋，我也照给！否则我通通带进棺材！看他们谁敢不服从我？！”德财从咬紧的牙关逐句逐字地拼出这些话来，看得出他满腔交织着敌意和怨恨，也充满着报复的冷酷和快意。

“也不必做到这一步。儿女们长大了，总会明白过来的……”熙昌听得心头发麻，不得不作婉转的解劝。

“你们不知道！一家人都希望我快死掉，好分掉我的财产！我现在就只剩下手上这些钱能够制服、役使他们了！我得好好利用这一点！……”想不到洪德财竟当众剖开自己血淋淋的内心，其中只剩下悲哀、恐惧、孤寂、猜忌和仇恨，使人想到一头受伤的老狼！

听的人都感到可悲，没有人再说什么。看他洪德财，尽管充满气愤，却说得那么坦然，那么顶真，仿佛家庭至亲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

少华想：“这人夫妻、父子之间，只剩下一条系带还牵扯着，那就是：钱！”

洪德财离开后，大家都摇头叹息，议论开了。渐渐地，从他的家庭问题谈到他的为人：

“德财兄这人本来挺巧智，就是想发大财的心太重，他总是千方百计，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他个人这目的。可荷兰鬼在上头层层统辖得那么严紧，政府和洋行扣在一起，对付咱们唐人，他们什么辣手没使出来！这可是他德财一个人能抗得住、冲得破的么？结果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的居多……”李熙昌慨乎言之地说。

“象德财这种人的做法，即使给他一时得手，也是‘没

有底’的!”清泉叔说。“要象咱们熙昌兄那么踏实苦干，才有底!你们看德财他们一家，今天已经吵到这地步;等到老的一死，不都完啦?这就是没有底!象他干这种无底缺德的事，更是怎能出得了好子孙!”

“清泉兄说得极对!”老才副连连点头称是。“咱们华侨固有美德，就在于认真苦干，克勤克俭。今天华侨能在海外立足，不都靠这一点?大家看看，有没有象德财兄那样的人而建立大家业的?即使一时给他发了一笔横财，又焉能长久!”

“吓吓。”熙昌对清泉叔的赞扬颇觉舒服。“德财兄的做人我最知道。正如世饬兄常说的，他这人一生只奉行一个信条：‘一边监牢，一边洋楼!’要他安心住在自己的板寮屋里是办不到的!”李熙昌给他的老朋友下一个概括的评语。

这时，林添禄也颇有感触地说：“象哥德财这样的人，我看过好几个，都是唐山来的。若是我们侨生界，就很少这样的人……”

这也是实情。不过，林添禄他们侨生又是怎样的呢?

## 二

若论林添禄他们“土库八打威”，这家颇有代表性的侨生家庭，就应该从他们的父亲林显臣说起。

曾经富甲一时的林显臣，在垵埠华侨中是“有口皆碑”的特号人物。至今比较有年纪的华侨讲述往事，总会提到他：“垵埠这三十年来，论生意该推土库八打威坐第一把交椅啦!”“当日连荷兰土库都要看他林显臣的脸色哩!公班衙

也顾忌他，才给他‘封’上了甲必丹的……”而珂埠的“甲必丹”前后的确只他一个。就是李熙昌也屡次提起：“我一生看到的最盛大的婚礼，是林显臣的长子林添福结婚那次。乐队都是唐山聘来的，司仪和一应服装用物更不必说了。他们一家大小全按古礼打扮，一切仪式也全按古礼行事，足足闹了成十天……”

这个被称为“淡巴菰王”的林显臣是怎样起家的？是“抄捷径”还是“善于经营”？连跟林添禄很要好的李熙昌都讲不清楚，只是当时珂埠还有许多“实业”正待开办，是还有给他发财的条件的。据添禄说，他祖父本来很穷，似是给荷兰人看管烟草园的，从小就住在珂埠。可到得林显臣“发达”起来，自己的烟草园就不下十来座，荷印各大城市都有他的店铺和代理。他那用自己的肖像作为唛头（这里指商标）的烟丝销售到荷兰本土和西欧一些国家，许多人都熟悉这个戴瓜皮帽，拖着辫子，却留着两撇翘起的大胡子的人物。待到家道中落，烟草园相继割归荷兰农园主去了。而今，他家独剩一处烟草园，勉强还维持得住那座就在福昌斜对面的大第宅兼店铺的门面和家费。终于，不知从什么时候，店前还另辟一处摆起装烟丝的玻璃罐来，连一仙、两仙半的零售生意也得勉强“拾掇”了。只是那块请前清举人挥毫、凹刻着“土库八打威”五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连同落款图章的黑漆金字招牌，还由熏黑的红绫和狮座衬托着，堂皇庄严地挂在那里……

林显臣有三个儿子。长子林添福就根据显臣的心意塑造。而显臣的生活和教育方针，则是全盘向“故国文明”看齐的。在那年代，那些久离故国的华侨，尤其是那些富有



的、完全不懂故国文字和语言的侨生，象林显臣这种作法的并不少。因为远离使他们对故国的一切都向往，对故国的文明尤其引为骄傲。于是，林显臣不但聘来萧子卿老秀才教添福四书五经，而且后来还专诚把添福送回唐山造就。或许，显臣也因为钱多了，滋生了官瘾，便想在长子身上下功夫吧。然而，显臣的教育方针显然失败了，添福除了满口之乎者也、摇头摆脑之外，不但不能做官，连继承他的业务也不能够。添福弄成这样子，不只显臣看不过眼，也决不是原先教了他、有识有为的萧子卿“之所愿也”，因而也促使这老秀才后来热烈促办起新学来了。当时林显臣觉得不行了，便断然急流勇退，次子添禄就不让他再读古书，而是带他进商场，作为继承他业务的准备。而那时，他兴旺的“运气”已开始衰退了，在经营上总敌不过荷兰烟草园托拉斯。而不久，添福的媳妇因头胎难产去世了；添福又染上痲症，送回唐山医治，结果也死在唐山了。

添禄跟他父亲在商场上混了一些时候，显臣就发现添禄不但也不能使他的“大家业”锦上添花，甚至“守成”也颇成问题了。添禄就是生成一副当日侨生常有的性格：顺良，没有心计，没有气魄，做事不积极，甚至近于懒散，确不是好料子，然也无药可治。就是直到今天，林添禄还象一般侨生那样，喜欢穿着热带睡衣，趿着拖鞋，到处聊天过日子。只是当日显臣管束得严，还没有让他学上一些侨生的样，整天抱着一只雄鸡，到处斗鸡赌钱，跟赌友讲鸡经而已。然而，添禄正生长在当时林家的“书香”氛围里，虽然没读上几年书，耳濡目染，却也粗略看得懂中文。同时由于从小在商场上混，接触的多是唐山来的侨商，更能说

上一口流利的闽南方言。至于新客们的生活习惯，也由于受到他父亲和家庭的影响，象拜祖先、信神佛什么的，也样样学上了手。所以，尽管添禄有着不少侨生的癖性，就大体趋向说，却是侨生中接近“唐山新客”的一类。

当添禄二十出岁，他父亲的“大家业”衰退得更厉害，几处大烟草园不得不转移到荷兰托拉斯商人手里去了。挨到某一年，更因一场严重的“不景气”从西欧侵袭到作为它们殖民地的南洋。国外烟草价格暴落，荷兰托拉斯商人乘机打击华商，荷兰政府又提高各种税则向殖民地加紧搜刮，更加上那年年成不好，烟草收成锐减，“土库八打威”几乎被荷商农园团索债清算，逼它破产。在“商运”和“家况”逆境的双重打击下，显臣终于忧虑成疾，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这时，幼子添寿才十来岁。

荷商的“优越性”在显臣一家留下很深的影响。添福读古书弄到这地步，尤其是一生主张绝对“面向唐山”的林显臣之死，使他们一家的想法看法起了重大的变化，加以当时侨生界崇荷的风气正盛，便由老娘惹显臣作了主张，让添寿进荷兰学校读荷文去。添寿是“甲必丹”之子，受荷兰教育是有其“便利”的，何况其时荷印当局也已“开明”起来，在珂埠另外设立了一间荷文学校，专收“有色人种”。自然，殖民者的用意是想跟当时开办不久的“中华学校”对立，夺取华侨子弟的。而进荷校一事，在这位颇有卓见的老妇人想来，不过是让她的幼子学到一些荷兰人的“功夫”，好跟荷兰人分庭抗礼，以便重振家业。却不料这一着，遂导致日后家庭中“华化”跟“荷化”的严重分歧了。

添寿不仅没读过中文，连中国话也听不上三两句，一

且进入这了不起的、荷兰人的学校，得受“高等人种”的教化，不觉就“靡然景从”了，正如当日国内小城市才读上三课英文的小学生，便在街上用英语骂人一样。添寿不但飘飘然地跟同学讲荷语，在家里也大讲其荷语，以发泄他的不满，而家人的听不懂，更衬出自己的高出全家一等。再进一步，添寿又把碧眼教师教给他“文明先进”的生活习惯在家里应用起来。碗筷固然该改为盘子叉匙，而炖猪脚也得换上牛肉扒，炒杂菜则更代以马铃薯和红萝卜了。自此，他的老母亲只好忙着对付荷兰话，煮荷兰菜，顾不上学荷兰人的“功夫”和重振自己的家业了。

珂埠荷文小学毕业后，添寿就到吧城升荷兰中学，只有假期才回到珂埠来。这个时期，他的“知识”又有了长进，开始称荷兰本土为“祖家”（意即祖国）；荷语更是不离口，即使对母亲哥哥讲话，也得插进几个荷语字眼，然后再自己解释，仿佛只有这种语言最精密，才能表达他的思维境界似的。并且信起上帝来，礼拜日就跑到那一边荷兰区的教堂去了。至此，这个家庭，这家庭里的亲人，亲人们的生活习惯、风尚和道德观念，在添寿便渐渐看不过眼，厌烦起来。家族的观念也迅速淡漠下去，代之以个人的梦想：修完中学，能够到荷兰去深造，或读医科，或读工科，毕业后回来就是一名了不起的、在当日还少有的华人西医，或者工程师了！这样，不但有了高出于一般“愚昧落后”的华侨的社会地位，可以跟“上流社会”的荷兰人交往，享受华人中“最高的荣誉”。就是要娶一位跟他同种类的漂亮小姐，住一间舒适的荷兰厝（荷兰式小洋房），也不难了！至于他母亲的梦想，重振家业什么的，则不包括在添寿个人的梦想

里头。……

直到如今，还多少保持着他父亲的传统，并且跟“唐山新客”有交往的，只有添禄了。

添禄现在掌管着土库八打威的店务。据李熙昌说，显臣去世前已照侨生习惯在官厅立了遗嘱，他老妻分到若干，两个儿子各得若干，各各折成股票，土库八打威也改为合股公司了。而店务指定由添禄掌管，等添寿到了法定年龄，他有权处理自己的份额。添寿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今就取给于他的股份。

尽管添禄也会照样做生意，看货色，论价钱，又有他的娘惹帮助，业务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大波浪。然而，添禄可不是他父亲那种“大有作为”的角色，生活在他更可说是浑浑噩噩，随其所之，只能守住多大的饭碗，老牛破车似地一步一顿地拖下去，得过且过。一旦空闲下来，他就老病复发，四处找人讲古(聊天)，于是讲古便成为他唯一的嗜好、享受和娱乐了。缩起双脚盘坐在椅子上，一面讲古，一面用手掌抚着平滑的脚板。古往今来，直到琐闻、偶遇，也不论错的对的，他都可以讲得味道津津，也听得味道津津，说说笑笑，一讲就是大半天，尽让精神遨游“极乐世界”，一切“俗务”自然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而这个患上轻度糖尿病的添禄的外表跟他的秉性也很相称，矮矮胖胖，熙熙和和，低眉顺眼。象一般“吃”祖业的侨生一样，往日的富裕环境，和能干而又“管束”得严的太太，使他只能是安于现状了。埧埠又没有地方好玩，有些去处又被娘惹划入“禁区”，因而，只好从讲古发展出一点“人生乐趣”了。

然而添禄的“古”也实在不少，“知识”也颇渊博。家里《三

国演义》《征东》《征西》什么都有，他便一个字挨一个字地看，看了又看，可就是只猜得懂一大半，便又不死心地找一些译成当地文字的小册子来重看，终于取得了其中的全部“知识”。就这样，他不但记熟了关公、张飞、刘备、孔明的名字，而且能讲述他们的事迹，更进一步还能引作“经验教训”。洪德财搞出了混过荷兰海关的新花样，添禄听了，很是佩服，便在福昌店前赞叹说：“哥德财真是赛诸葛孔明！”等到德财的冒险行径失手了，添禄又对坐客援引书例说：“这回哥德财好似关公走麦城：败于轻敌！”有女性生得标致，他就说她真象“王昭君”；有男子长得壮硕有力，他又称赞他是“薛仁贵”。若是“有情人”或“恩爱夫妻”，他能运用的典故就更多了：“昨天结婚的那对新人配得好，真象山伯英台！”“你们夫妇总舍不得分离，嘿，陈三五娘！”……无论什么事，他都能从书中找到例证。他把这些故事记得牢固，以为它们就是祖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了。尽管有些可笑，然而添禄和一般世代居住在海外、少有接触故国文化机会的侨生，正是这样，也只能这样从故国文化取得他们的精神给养的啊！

正因为这样，添禄也象大多数的侨生，对唐山的习俗礼节，出于至诚地奉行着。祭祖先、敬天地以至拜年、扫墓直到婚嫁仪式礼节，较之“唐山新客”，更是郑重繁缛得多了。他们世代把它保持下来而不废弛，该是它支持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他们还成为中国人的缘故吧！……

而今，林添禄他们一家人，包括他的娘惹、子女们和他的老母亲，就住在他父亲遗留的这座唐山式“三进五落”的大第宅里，添寿则还在外头读书。

这座唐山工匠修造的屋宇，许多材料当日还是专程从

唐山运来的，遂至筑成了画栋雕梁，朱漆大门，兽环和石狮子，窗棂上门扇上刻着象征福禄寿的蝙蝠、梅花鹿、寿星公以至河图洛书什么的，屋脊上则用彩色瓷片嵌着各种古老的故事：苏秦封六国相、孟母教子……然而尽管一切按唐山规格行事，怎奈珂埠是“滥芭地”，受不住砖石的重压，于是匠心独到地用上许多木材，也就显得有点别致了。而更别致的却是厅上的摆设。

厅正中是一张大“长案桌”，镂花椅子，烛台香炉什么的一应俱全。壁上挂着名贵的古画，门框上贴着大红对联，头上则“甲司第”（注：甲指“甲必丹”）的牌匾高张。尽管这些都是林显臣旧物，也还是他喜欢的摆法，且已熏黑破旧了，却仍不失当日豪华气象。然而，当中供奉的却不是木主，而是椭圆形的林显臣的大像，正是作为烟草商标的那一帧。只是从这大像片，他那旧式西装胸前的螺壳钮扣，左上方衣袋口的金表链，更是看得分明。其人挺胸翘须，真是气派十足。两旁厅壁高处，则又仿效当地荷兰人厅堂的装饰，把中国的青花纹盘子侧挂起来，仿佛壁上开了几朵大青花。而客座旁边，则更是挂着两个当地独特的鹿头装饰，丫丫杈杈的鹿角供客人挂衣帽。此外，厅角还盘着一只仰首张口的鳄鱼“死景”，椅背上则饰着鳞纹斑斓的蟒蛇皮，高几架上，摆着脸盘儿一样大的螺壳，厅边一侧，又养着一大玻璃座的热带鱼，而在唐山放盆松的地方，则摆着几盆棕榈叶似的热带盆景！……这真是广治中、西、“番”于一炉了。

最别致的却要推那幅“合家欢”了。林显臣穿上前清官服，他捐过什么官，或者荷兰人的“甲必丹”等于满清的几

品官儿，都无从查考了，而娘惹显臣则穿着侨生妇的“加峇耶”和“纱笼（筒裙）”。添福一生长衫马褂，他新婚的妻子则穿长裙、阔袖女衣、梳髻。十来岁的添禄穿唐装，而七八岁的添寿则着洋服。合上四周的贵重家具、古玩、盆景、挂钟、茶具、水烟筒以至痰盂，一并拍成了这张中外大全的“大观图”！而这图又正拍于林家最可怀恋的全盛年代！在这图旁边，还围着一大片的小像框，有添禄娶亲的，有添寿出埠升学的，象一般侨生的客厅那样，挂满了一大片墙壁。

照熙昌说的，老娘惹显臣这位“大实业家”的贤内助，而今已完全不问外事了。夫亡子丧和家道中落，使她变得迟钝、沉默，肥嫩的中年侨生妇也变成干瘪的老婆子了。她自动把前面大房让给添禄一家，自己搬到后落的一间小房间去。这房间更是摆满了她亡夫生前的用物、像片，一似他生时。她就生活在这中间，追忆着已逝的“幸福”岁月，了此余生……

至于娘惹添禄，看来也是有“福分”之辈。她生得高大肥白，身段象油桶，四方的脸孔更颇有“佛祖”的相貌。比起略见矮矬的添禄来，她显得更高大，仪态威势也显得凌驾在丈夫之上。而事实也确乎如此，她不但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实权，也掌管着店中的财政大权。卖烟草的货款，店中的开支，懒散的添禄总是左忘右失，应付乏方，她又从旁监视得紧，怕他手中有了钱，“惹是生非”。若交她掌管，则一切太平，何况她对于钱财，决不会给别人长去半个铜仙的，实属省便两利。于是不作明文规定地私相转移了掌柜大权。添禄无“钱”一身轻，仍然摆着一双空手聊他的天

去了。

于是，她的侨生妇式“加峇耶”上衣胸前，排着一连串金闪闪的金元钮饰；她的腰间，则挂着一大串钥匙，有店里铁柜的钥匙，也有房里首饰盒的钥匙，有中厅大门的大钥匙，也有食物橱的小钥匙。前者用来管束丈夫，后者则用以对付“峇务”（当地人女佣）。

她从娘家带来了多少钱，似乎连添禄也打探不出一个确数，单知道“男女都有财产权”的荷印法律使她分到一笔遗产，挂在自己名下，并由这法律给她保护着。然而，娘惹添禄却并不以此为终极目的，她还需要更多的首饰。于是，除了管理店务家事外，她也象一般侨生妇那样，卖气力地蒸糕作粿，叫“峇务”顶在头上沿街叫卖，在一个铜仙一块的各种糕粿点心中，都有着她的利润在！

“节省”也是她的生活法则，“峇务”的饭食要过量，以一盘为准，余下的锁进食物橱。添禄口袋里的零用钱，一向只够喝一杯咖啡和吃两片烘面包。用完了，当天夜里娘惹自然会“关心”地给他照数放在口袋里。添禄也颇能“知足常乐”，而且颇以有贤内助为得意了。

他俩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品”是女娃，算来今年当有二十多岁了。幼小时添禄曾抱她出外玩，熙昌还记得她叫玉娘，生得胖胖的，她母亲老是给她涂上一脸的水粉，据侨生妇女的习惯，这样长大了皮肤才会又白又嫩云。但到了十来岁，玉娘却“不见了”，现在长成什么模样，没有人知道；自然更没有上学了。有客人到添禄家去，只见外门内门都垂着竹帘。尽管帘子微动，笑语吃吃，却看不到玉娘的影子。至于元宵夜有没有出来溜达溜达，交交好运，却



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似也没有“交上好运”，因为至今没有人“讨”。闲客们老是捉弄老实的添禄：“哥添禄，你要把女儿养到发牙吗？”养到老了发牙的是猪公。

“还没有人讨哩……”添禄据实回答。女儿竟可以“讨”，而且要待人来“讨”，也可以看出这“物件”的性质了。

“你就告诉娘惹添禄吧，招一名女婿在家好了，免得利权外溢！”在侨生界，女婿住到丈人家是很普遍的，但在唐山新客却认为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人以此笑话添禄了。

李熙昌则出于真诚地规劝他：“哥添禄，现在时代不同了，让玉娘也出来走动走动吧！人关久了，会巴头瘟脑的……”

对于这问题，添禄不是没跟娘惹争执过，只是娘惹坚持老例，认为把女儿送出门供人看“货色”，实在有损“门风”。“要是她的‘姻缘’到了，就会有人来讨的！我当日也没有出门，不是也给你讨来啦？……”添禄只好没有话说。

添禄还有个儿子叫金山，才十来岁，一家人“权衡轻重”，还是认为荷兰学校有“前途”，刚送进荷文学校去。此外，只有店里的一个“羊兀厮”（当地语男仆）和家里的一个“峇务”了。

“峇务”向来只有当地人。贫穷的农民妻女，从农村来到市镇，给人家当女仆，日夜操作，还要受叱骂；除了一天两餐，工钱还不够自己做一身衣服。老娘惹多少年独住一室，她的起居饮食，就由这个“峇务”侍候着。……

然而，添寿终于回来了！而且是从荷兰“祖家”回来的！而且还是从荷兰某一间经济学院毕业回来的！

这不仅是林家的一件大事，也是珂埠一桩不小的新闻。谈论的闲人都作了预测：“林家该可以重整家声了！”

而且，添寿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更是带着一个黄发碧眼的未婚妻回来的！于是，这在古老偏小的珂埠，便一下子变成轰动全埠的特号新闻了，到处都在传述着这件新鲜事。可是，不久，埠中的“灵通人士”便不知从哪里得来诡秘的情报，私下里议论着了：那洋妇在荷兰原来是一名下等舞女！

添寿一到，林家大第宅里自然更是大不寻常了。添禄抱着一个没有把握的巨大希望来迎接他的弟弟。包揽财权的娘惹添禄面临这新局势，不免慌忙考虑应付办法。憨乎乎的玉娘则高兴可以不必隔着门帘看人，大开眼界了。老娘惹显臣则以她夫君死后从未曾有的大高兴，欢天喜地地赶了出来。或许，她确信不疑，昔日的荣耀又将跟着幼子回来了！

离别了好几年的添寿就站在她面前。他没有变，中等身材，瘦瘦地，一张普通青年侨生的脸孔，对这久别重逢，添寿并不见得热烈，他只用高深莫测的神情对待诸人。他的“未婚妻”高过他半个头，浓妆重抹并不能掩掉她脸上的皱纹和眼边的黑圈，衬着脸上的黄汗毛，近看时斑驳陆离，这该是“职业病”之故吧。她用疑虑的眼光不断打量着四周的景物……

老娘惹无愧是协助过“创建大事业者”的人物，她并不把媳妇的人种看成严重的问题，她关心的是她是不是儿子的有力助手。于高兴和关怀之余，老娘惹也没有忘掉习俗，照侨生的传统，她把花瓣米粒什么的撒在这对初见长辈的

“璧人”身上，并且为祝祷什么而熏起甘文烟来……

一声啁啾似鸟鸣，洋媳妇耸着鼻子，皱着眉心，不知对她的“利华令（荷语爱人）”说些什么，并且赶忙用手帕掩住鼻子。于是，添寿登时挥手顿脚地叫他母亲赶快把这些“野蛮人”的捞什子撤掉！并且掏出手帕替他的“爱人”弹去身上的花瓣……

老娘惹象突然失掉了什么紧要的东西却又想不起来似的呆在那儿了。许久，她才重新鼓起勇气：

“添寿：你终于学成回来了！而且快要成家了！来，你们两个快快来拜见你父亲吧！让他也高兴高兴！……”

然而添寿铁铸似地站在那里。能够使他低头祷告的只有洋上帝！

“他是你的父亲呀，添寿！”他母亲的手簌簌颤抖起来了。他，林显臣，是她最敬重的夫君，是她十多年来日夜悼念的人，也是他添寿的父亲呀！而今，添寿，他、他……

但更严重的争执在第二天就发生了，添寿指手划脚地要把屋里所有“野蛮的”“偶像崇拜的”“不雅观的”摆设和用物全部搬掉，其中包括挂在厅堂正中的林显臣的大肖像！代之以“西方文明的”“优秀民族的”“高尚信仰的”装饰品和用物，其中包括裸体画和十字架！

不上几天，添寿更提出了“坚决的要求”：这屋子必须全盘改造，除掉那些红绿彩金的“庸俗恐怖”的图案，除掉那些“落后民族”的人物、典故、风俗的雕刻，除掉那些涂在门框上、窗棂上不通行的文字，改掉那些“不合科学”的建筑方式，代之以“先进民族的”“合乎科学的”“摩登的”色彩、图案，和建筑式样！

但更应该革除，更可憎的却是人！住在这屋子里的那些人！

于是，添寿跟添禄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可调协地展开了，使顺善的添禄也不能不跑到福昌诉苦了：

“添寿看不起我们一家人，看不起他的老母亲！一样看不起他已去世的父亲！他也看不起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唐山阿叔阿婶，说中国话，读中国书，守着唐山风俗礼仪的他最看不起！他一样看不起咱们中国！他说中国人野蛮、愚昧、肮脏、贪钱、没有礼貌……中国落后、衰弱、贫穷、混乱……谁想得到荷兰人就是这样教给添寿的！而今，添寿全不象我们家里的人，也全不象唐人啦！他热爱的祖家是荷兰，他所赞仰的高等人种是荷兰人，他所喜爱的语言是荷兰话，而他所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太太！他把她奉上半天空，什么都听她的，整天尽在家里胡闹！……”

年近古稀的老娘惹更是失望了。她所敬重的夫君喜爱的用物，他所督造的屋宇，他生前安排的一切，他俩共同度过的生活方式，他的遗志，这些就是她的生命啊！她更怎能让林显臣的大肖像被撤下去，不再奉祀呢？于是，首先死命反对添寿的作为的正是送他进荷兰学校的老母亲！

对于店务，这位荷兰“经济学士”自然也会立即注意到，这店是他的经济来源，又有他的股份在。他自然更会立即发现许多问题，并且提出了振振有词的指摘：“荷兰人就不是这样子的！”再追查下去，便是娘惹添禄独掌铁柜和没有按照荷兰土库设立簿书单据的弊病了。用从欧美学来的“眼光”看待金钱，看待家族关系，添寿狂怒了，扬言即将提出控诉。于是，跟添禄夫妇的一场更剧烈的冲突展开了。并

且闹出拆股、变卖这座大第宅来。控告尚待进行，拆伙也未谈成，唯有无休止的争吵闹个不停……

全家的连续的大争吵，使余人心焦如焚，可在外表仍象往日那么“平凡良善”的添寿竟不当作一回事，不免使他们吃惊了，猜不透他而今换上怎么的一副心肠。而且在这个时候，添寿也还有好兴致开了一个颇为盛大的跳舞晚会。

于是，珂埠侨生界同种类的人物都到场了。牧师、公证人，洋行卖手、银行职员等等，以及各贵妇们。有穿合领西装、面如朽木、要靠年轻得多的太太扶持着的老头，有胖得项颈不能转动的大老板，有穿洋人夜礼服、涂脂抹粉、瘦骨如柴的半老徐娘，有穿“加峇耶”的风流少妇，有当洋人女秘书的侨生老处女，以至那些摩登的青年男女。他们唯一可夸人的共同点，是都会讲荷兰话，而且认为讲这种话是无上光荣！即使彼此懂得本族语言，也要讲荷语，尤其是在公共场所，更是出口必荷语，否则他们的身价就会不值一文似的。于是，一屋子登时“啁啾晨鸟鸣”了。然而，遗憾的是，独缺这语言的主人：荷兰人一个也没有请到！

因此，碧眼黄发的女主人便成为唯一可夸耀的荷兰人了！贵宾们的眼睛都围着她转，低声议论起来了。林添寿而今使用在荷兰时的名字，叫“彼得·林”。此时他高兴得热泪盈眶！这次的舞会就是为了夸示她的呀！

洋吹洋琴齐鸣猛奏，舞会闹了一个通宵；屋里余人也就一宵不眠。从此，这座古老的第宅失去了它往日的安谧，在各种对立中，更有着“语言的对立”。一种刺耳的语言，穿插在全家人讲熟了的语言当中，随时都使余人感到迫压和敌对……

但“彼得林”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他陶醉在“最高荣誉”里，他什么都高人一等了，包括语言和太太！

唯独一件事使他稍有余憾，他还没有取得“同权”。原来，当日的殖民统治者有着这样的“恩典”：“低等人种”的当地人或中国人里头，受过荷兰人培植的知识分子，拥有巨资的商人，当地封建贵族官儿什么的，都有资格向荷印总督“入字”（递呈申请书）要求跟荷兰人以至所有“高等民族”的白种人“同权”。取得“同权”之后，犯法不必到“土人法庭”受枉屈，可以提上审判“高等民族”的法院受荷印法律裁判了。而子女也可以自由进入荷人学校了。在彼得林，这也就是完全脱离“贱胚”而挤入“高等人种”之林了！从语言到太太，从“信仰”到行动，有谁比彼得林更瞧不起自己的“低等人种”呢？有谁比彼得林更有资格成为“高贵”的荷兰皇家的臣民呢？

可是，添寿他却完全忘记了，在荷兰读书时，他受到怎样的待遇？他这“智能差”“体力弱”“狭眼睛、塌鼻子”的“劣等民族”，没有人想跟他做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同学们都避开他，嘲笑他，歧视他，捉弄他，因而他只能找到这个干下贱职业的妻子！然而，一旦回到自己的家，他却以“高等人种”自居，用身受过的一套来反对自己的亲人了！

于是，对于那些“不信上帝”“不配跟白种人受同等待遇”的“低等民族”，彼得林越发跟他们势不两立了，而林家的争纷也越发炽热了。

老娘惹受了这沉重的一击，完全憔悴疲塌下去，似乎连生趣都没有了。添禄也显得那么彷徨、懊丧、又那么愤慨，他到处跟人家谈家里的问题：

“为什么送添寿到荷兰读书反而学成这样子？”“我们学自己父亲的榜样做一个唐人反而是错了吗？”

侨众同样关心、谈论着林家的问题，其中就有林家聘来的老秀才萧子卿。论者或嗟叹“大实业家”林显臣的苦心孤诣，竟出了这样的儿子。或斥骂林添寿的忘祖背国；或指摘荷兰学校的毒害华侨子弟，或竟讨论起华侨的生活方式，和教育子弟的大问题来……

感慨最深的是李熙昌，从显臣手，他跟林家就有往来。想起身为侨生、为荷兰人“甲必丹”的林显臣却能对唐山生活习惯和本族教育那么重视。又想到显臣的生意在吃了荷兰托拉斯商人的大亏而失败之后，希望他重振家声的幼子却因崇荷受荷兰教育反而沦为背离本族、依附荷殖的丑角！

于是，摆在大家眼前的是个大问题：侨生界何去何从？

坐客们便又赞扬起熙昌来，认为只有克勤克俭的经营方式，教导后辈努力干活，才是华侨生活的正统，对子孙才是更正确的教导方法，才能培育更深厚的根基云。

象大家一样，少华也颇注意林家的事，关心着侨生界的大问题。至于林家的争端会有怎样一个结局？则有待于事态本身的发展，“下回”再行分解了……

### 三

唐山新客中的投机商人洪德财和他的一家，侨生界里头的大富商林显臣他们一家，都给少华他们这些生活在“华侨社会”不久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荷兰殖民者重压下，这几类华侨商人怎样挣扎、发展、败挫，以至存在着些什

么问题，少华很想都告诉徐老师，老师一定有正确的分析，他们夜校正讨论着华侨的生活问题啊。正巧在几天之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他又得亲眼见证另一类华侨小商人的生活。这人就是福昌往日的老伙计，开亚弄店的黄茂生。

茂生离开福昌近十年了，只因他经常到福昌“补货”（办货），少华跟他也很熟。他人四十左右了，整年累月老是一身纱衫短裤。生活更使他练成一身焦褐色的“铁骨”，又瘦又硬的肌肉仿佛长在骨头里。平头剪得那么短，露出微有棱角的头颅，衬着脸上的高颧骨，更显得骨棱棱。他一到福昌，总是把锈成铁架子、后座分挂着两个竹筐的破脚踏车支在门外，人悄悄地走了进来，微驼地站在一边。不是熙昌头家先问他要什么货，他半天也不敢开口，更不必说坐到客座上去了。然而一看见店前伙计们在忙，无论是筛花生、捡葱头、抬货包，他总是立即凑上前帮忙。他干得那么出色，有说有笑，伙计们并不觉得身边多了个外人；他本人也似乎“忘了”自己的事，过了老半天，直到熙昌发现他，叫他，他才霍然惊醒似地走过去，嗫嚅地讲出自己要“补”的货……

少华听伙伴们讲述，才知道茂生哥正是走过当日一般新客“必经”的道路的人。他十来岁就跟人“过番”来了。不知是熟人推荐，或者有别的关系，他一来就进福昌。自然，他也从扫地、倒痰盂、没有酬劳做起，十五六年磨骨头的工夫，直做到月薪十七盾半的“极品”，而他年龄也满三十了。他唐山只有个老母，不上几年也去世了。他自己省吃俭用的结果，倒也给他存了一笔钱在店里。

照一般新客的道路走下去，已经是“自己当头家”的时



候了。茂生哥也怀着这种“有出息”的人的壮志，只是不便向东家开口罢了。十多年受他“教养”的“深恩”，他又怎能“无情无义”地只替自己打算呢？这是当时做头家的经常讲给伙计听的“道德观念”啊！然而，积了一笔钱之后，出来自己“当头家”，却也是当日侨界公认的、伙计们该走的道路的！因而，在一番“自我斗争”之后，茂生哥终于请求一位长一辈的人出来“说情”了。

李熙昌起承转合地发挥了他这个“好头家”两面光的意见，他先是对茂生的老成肯干表示重视，接着更对他想自己创业的志气深为嘉许；可转回来又对店中缺乏得力帮手表示担心，说如茂生愿意再留些时，他要“破例”给他提升到二十盾；最后又把话说回去，只恐因此误了茂生的前程，若是茂生不肯再留，他熙昌也非常惋惜地表示同意。

下一步棋要看茂生怎么着了。他“斗争”的结果，终于亲自出面“谢恩”了，对头家的“栽培”说是终生难忘，加薪则怕工作上无以为报，还是让他自谋生计的好云。

面对着这侨界通则，熙昌立即“慨然”答应了，并且对着众伙计大大地夸赞了茂生一通，说他“胸怀大志”，不是“久居人下”的人，还“预约”他日后一定能够“发达”当大头家！又希望众伙计以黄茂生为榜样，熬上十五六年苦工夫，就可以象他那样修成“正果”了！

熙昌于是又非常“慷慨重义”地对着黄茂生、当着众伙计宣称：“茂生：你日后缺少什么货，尽管到店里先来拿！只要你能好好经营，我一定助成你创建大事业（指大企业之类）！”

黄茂生一脸感激涕零，仿佛“大事业”已经创建在他面

前了。众伙计也肃然动容了，仿佛茂生正享受着“大头家”的尊荣。

李熙昌见这“手法”已生效，颇为得意，立即吩咐老才副：“慎修兄：你把茂生的存款算一算！”

算一算的结果是：黄茂生一共存着三百八十五盾五角！才副伯笑容可掬，用十分嘉许的口吻宣布了这项“惊人的消息”。

“嗨！……”眼前叠着三百多个白花花、响锵锵的银盾，众伙计全触目动心，羡慕不置了！于是黄茂生便成为他们心目中成功的最高典范；至于茂生怎样从少年熬成中年，把白嫩的手磨成粗硬生茧的手，则没有人注意到。而从此，李熙昌这位“好头家”的声誉也越发传扬开去了……

同时，那个向熙昌“说过情”的长一辈还替茂生想得挺周到：“茂生：你一个人怎么开得成亚弄店？又要出外办货，又要在家看店，总得有一个帮手才行呀！你年纪也大了，该讨一头亲了……”

茂生长到三十出岁，这是人家头一趟向他提出这问题，也是他自己头一趟考虑到这问题。

“阿叔，你说我该怎么办好？……”茂生一碰触到这“新鲜”事，不期然滋生一股奇异的感觉，直教他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我替你出个主意吧，茂生。”那阿叔说。“象你这样的条件，该找个侨生女才是。当地话会说，又会做生意，才能帮你看亚弄！唐山来的娘儿，能么？”

“这也是啊！”茂生想，他还不曾考虑到这层哩。

“我来给你介绍一个！‘礼沙’村有间侨生亚弄店，资本

短缺。老的养着姊弟两个，她弟弟不务正业，流浪去了，独剩她跟老父亲管店。这女的年纪跟你差不多了，说不定还会大你一两岁。可你是只想赚一口吃的的人，又不是公子哥儿，总该找个住家人才合适，年龄相貌可以不计论了！难得她看管了这么多年的亚弄店，店事、地头、人头（指地方、客户人面），还能不熟？这样合你的条件的还哪儿去找？！你手头又有一笔钱，把亚弄承顶过来，养活那老的，岂不是一举两得？！‘礼沙’离这里才几英里路，听说荷兰人打算开公路经过那里，日后市面会热闹，开亚弄很有前途……”

这位阿叔讲了一大篇，听进茂生耳里的，只有开亚弄店合适又现成这一点。至于那个女的情况，反而“有如东风射马耳”，并没有捕捉到多少。等到那阿叔说完了，茂生只毫不在意地说：

“阿叔，你代我看着办吧！……”

这“看着办”的阿叔就这样代茂生“办”下来了！而今，这个“年纪相貌可以不计论”的侨生妇，已经做了黄茂生近十年的娘惹了。她在家的侨生式小名叫“美娜”，父亲姓蔡，侨生的习惯总喜欢在女性名字后面加一个“娘”字，于是她正式的名字就叫做“蔡美娜娘”。他俩并且生下了好几个子女，最大的男孩叫兴隆，已七八岁，早能帮他母亲看店了。小的则有的在爬，有的在抱，有的还在肚子里，颇为洋洋大观。而那个“老的”则前几年已去世了。

她也果然是黄茂生的“住家人好帮手”，亚弄店的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清晨四点钟爬起来，点上煤油灯，就开始做市了，因为乡下人总是在这时上市或下田的。他俩忙了一阵之后，太阳升高了，茂生便踏着破脚踏车到镇上

办货去了。于是她拖着、抱着幼小的应付顾客。包货、收钱，也拖着、抱着幼小的打水、煮饭、洗衣，……一直到晚上十一时，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亚弄店还开着，撑着一盏油灯，夫妇俩仍在簸米筛豆，把木炭装成小包，把咸鱼切成小块，还要糊放东西的纸袋！待到做完应做的工作，关上店门，也就等于一并关上家门、房门，也就是睡觉的时候了！然而，即使在深更半夜，一阵急骤的打门声，当地人要买一包头痛粉，甚至一枚鸡蛋、一小把木柴，都得披衣起来开门。……

象当日华侨旧东家在道义上应给予的支持那样，熙昌兑现了他的诺言，让茂生到店里赊货。自然，熙昌也因此得了个可靠的销货客户。于是，茂生两三天来一趟，白糖半包，或者面粉一袋、葱头两篓地都挂在帐上，可价钱总是比别家贵一些！自然，茂生哼都不敢哼一声。这些货物，茂生就装在那架破脚踏车后座，载回礼沙村去。茂生也不敢怠慢，两三天里头卖得的钱，酌量先归还福昌，才敢再取货。而熙昌也并没有象他的外表那么熙熙和和，闭上眼睛，他正暗中瞪着一只冷酷的“眼睛”看住茂生哩！每当茂生载货的破脚踏车一踏离店前，他登时就问老才副：“茂生一共欠了多少？”直到老才副回答说：“还是欠了一百多盾……”熙昌这才在心中点了点头，“两只眼睛”都闭上了。经过这么一两年的“考验”，熙昌终于给茂生帮了一个“口头上”的大忙：“黄茂生在我店里十多年，人挺可靠，生意法也学上了手。你们尽可以放他的帐，有短了你们的，问我熙昌好啦！”这的确有效，茂生想向别家赊货就容易得多了。茂生对旧东家更是感激涕零了，他“无以为报”，便象

刚嫁出去的丫头那样，一回到“娘家”，不觉就操起当日的旧活计来了。而熙昌的“令誉”也因此更加远扬了。“啧啧，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东家，肯替旧伙计承担这么重的责任！”自然，熙昌的“神算”早已算到茂生肚子里，他是决不会吃这亏的。……

这一天，茂生哥又到福昌来了。他一边帮忙，一边跟少华闲聊，终于谈到他们亚弄店的种种情况来。少华想起夜校里正讨论华侨生活问题，亚弄商的生活也是一个重点，就很想去看看；何况他的同学蔡国兴兄妹也住在这村里，早想去找他们。正好这天下午店里工作不多，便告诉他叔父，说是学校的需要。熙昌对学校的活动一向“不便”反对，少华便兴致勃勃地跟着茂生哥走了。

茂生车后座挂着两大筐，尽是肥皂、酱油、食盐、蚊香什么的，筐上还横搁着向福昌拿来的一包面粉，和土库八打威的一小篓烟草，旧轮胎压得都快爆裂了。少华独个儿骑着店里的脚踏车，抢着想帮他带一些，可茂生坚持不肯，说再重他也载过，便让车子压得嘎嘎响地上路了。

他们并肩踏出郊区。眼前一片开阔，少华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景致。头上是高旷的蓝天，四周尽是稻田，有的已是一片翠绿，有的还是一滩褐色的泥浆。远处则是椰林、果树，和藏在树丛里的村落。溪里几头黑灰色的水牛，只露出鼻孔和半个脑袋，一动不动地让溪流从身上流过去。还有几个赤裸的棕色孩童，正在溪沙上玩……

再往前走，已是崎岖的泥路了。头上太阳正热，尽管郊野清风习习，少华已觉得背上汗津津了。茂生则更显得

吃力，他喘着粗气，辗过一凹一凸的路面；山路也渐渐陡峭起来，他不得不时常跳下车来，握着车把往前推，纱衫早给汗水湿透了。

他们终于进入礼沙村了。村里尽是亚答屋（当地茅顶小屋）和板寮。在一条大街巷的转角处，茂生的脚踏车停下来了。“到啦！”他回头招呼少华，自己跳下车，双手握紧车把。就有一个男孩从一间板屋“弹”出来，直“滚”到茂生哥车后，动手帮他卸下车上的货物。少华想，这当是他的大孩子阿隆了吧。

少华一看那间“店铺”，完全看不到店号什么的，只是一间村民陋屋。木板的壁，旧锌片盖顶，狭小破旧，伸手就能摸着屋檐。再一留神，才看清店前一个中年侨生妇，也穿着加峇耶和纱笼，却瘦得干瘪瘪，不象看惯了的那种胸前一排金元、胖嘟嘟的侨生贵妇类型。她腆着个大肚子，腰边还用当地披巾兜着个幼童，那幼童便斜跨在她腰际，她就可以腾出双手称东西、包东西了……

这店正好在“巴刹”旁边。这时，已近晌午。市场快散尽了，地上满目疮痍，尽是香蕉叶、玉蜀黍壳、烂菜瓣、果皮，和几只啄着、嗅着的鸡、狗。独有几个东西卖不完的小贩，还蹲在照不到太阳的角落等待着，希望再有一两个顾客……

茂生父子把货物抬进店里，少华也跟了进去。少华这才看清娘惹茂生的脸色那么憔悴苍老，只是她的手足和一身骨架子还是那么灵活轻快，仪态大方，招待殷勤，确是亚弄这一行练出来的好角色。

但使少华吃惊的是：他一踏进店里，立即发觉自己无

容“足”之地，左碰右撞，站立不住。原来他已“陷”在杂物堆里了！从他的脚跟起，直到墙壁、门框，尽堆满、挂满重重叠叠的杂货，而且伸张、扩展到户外去了。除了一张小桌当钱柜，和一只凳子而外，绝无容客的地方。一旦有人买东西，夫妇俩忙着四处翻找出需要的物件来，由于全屋子只有一条通得过人的“蹊径”，少华只好退到货物堆缝里，“安身立命”去了。

待到手足两闲，少华才能细看四周，不免更吃惊了：米、玉蜀黍、花生、绿豆、白糖、咖啡、面粉、薯粉、面干、米粉……全食粮部门的货物，或装在麻袋里，或放在空炼奶木箱里，应有尽有。椰油、酱油、醋、酒、汽水等等，则或装桶，或装玻璃瓶，搁在高处。一应厨房用物，从锅、盘、锌盆、煎匙直到磨刀石、当地人用的石磨盘、洗锅用的“浮石”具备。有化妆品：廉价的发蜡、香粉、牙刷、牙膏……有文具：蓝皮簿、铅笔、信封、墨水……有针、线、花边，直到背心、短裤，也有薄荷冰、头痛粉、眼药水，以至当地草药材。至于茶、香烟、火柴、棕绳、铅线、铁钉、扫把、石灰，直到刷灰墙的稻草束……更是摆满架上，挂满墙壁、门框、木柱，堆满地上。再细看，才又知道木炭是装在纸袋里，大小块配搭得匀，用麻草扎成一小袋一小袋，挂在门框旁。木柴劈成小片，用箴条扎成一小束，堆在店前显眼之处。而巴掌大的咸鱼干，也全切成小块……

“麻雀不但五脏俱全，而且精巧无伦！”少华不由滋生这样的感想。而这许多东西，都是茂生哥每天用那架破脚车从老远载回来的，象鸟雀造巢，日久而成。因而，茂生哥他们只好以店门为界了，东西只要“噙”进“巢里”，店门一

关，就算万事大吉了。至于整理货物，洗扫屋宇，计算盈亏，在这里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忙和经营特点，使他们也只能这样了。

“这么一屋子混杂的东西，怎样记得清呢？”少华又想。“记得住哪种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立即找出来，更要记得每一件不同的价钱，随口回答买客的询问，全不能弄错！这真是了不起……”

“辣椒、峇煎、葱头，半仙。”一个稚气的声音用当地话说，少华才看见一个当地人小女孩已站在门口。

娘惹茂生立即纯熟地拿了三枚辣椒，两粒红葱，另用香蕉叶刮了一小块峇煎（当地的一种佐膳物，用烂鱼虾等制成），合在一起，再用香蕉叶一包，椰叶梗的扞子一别，已递给小女孩了。而那“半仙”也随手丢进桌缝里。当时荷印辅币最小单位是铜仙，一盾一百个仙，由于当地人民生活低，铜仙之下另有“半仙”。而半仙能买三样，则更是“奇闻”了！

问茂生哥，才知道香烟一包十支，要拆开来，一支两支地卖，连“发冷丸”（金鸡纳霜药丸）也得按粒卖……

“当地人太穷啦！”茂生哥象沉重的苦难就压在自己身上。“就说那些给荷兰人筑路的工人吧。你知道，公路快要修到我们这儿来啦！有的一天工钱才一角多，还有老婆孩子哩！买半公升米，一小束柴或一小袋木炭，刚够煮一餐，或者用一天。半个仙的峇煎和辣椒研在一起，也就是菜肴了。木柴木炭不这样弄，他们买不起，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少华才知道，那些东西大半是他们夫妇利用下午闷热顾客稀少的时刻，和夜晚、凌晨的空闲加工的。



“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工人每天都能有工做，都买得起十来个铜仙的东西的。”稍停，茂生哥又说。“一旦没有工做，肚子可不能等待啊！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请求亚弄店先给赊欠了，说是明天领到工钱才还清。要是明天还没有工做呢？即算有工做，还不是仍挣到那十来个铜仙？因而，积欠亚弄店的就越多。一个熟客，一个劳苦人，看他没米下锅，你能不赊给他？可一旦他病倒了，失业了，甚至亡故了，亚弄店就要遭受这损失！而当地工人，又有哪个不是等着当天的工钱买米下锅的？！……”

那么，亚弄店是怎样经营的呢？

“难哪！难……”茂生哥好似满口又苦又咸难于开口。“上头荷兰人更是压得挺死，还有让你喘气的？！就说白糖吧，从荷兰人糖铺（糖厂）买出来，批发价加上运费，正好是零售价！荷兰鬼专会精心打算，一个仙也不让你赚上手！若是把秤不够平稳多称了一点点，还得亏本！每支罗多卖半个仙吧，别家一角二，你卖一角两仙半，谁还买你的？不卖吧，白糖是‘当销货’，缺了这一门，常客们一跑到别家去，还会倒转来买你的别样货物？但咱们华侨一向是‘针头削铁’苦挣着的，装糖的麻袋不算价，卖完了一袋就可以剩一条‘二遍袋’，也值一角钱左右，算也‘不错’了。可装糖的纸袋也得花几仙钱，到头来也还是白做了！不过，为了配合别的货，亏本也还得卖的……”

“亚弄店还有许多难处哩！随便举个例子：有些当地小贩，有了三几盾本钱，向亚弄店贩些日用品，挑到山芭野地去卖。一回生，两回熟，往后他要求先拿点什么，各亚弄店都会答应的。经过一个时期，不管由于什么事故，一

且该小贩不再出现，亚弄店就要蒙受这笔损失！……”

尽管这样，这一店的货物不都是他茂生的？也还“不错”吧……

然而，少华就在福昌，知道得很清楚。亚弄店的货大半是赊欠的，茂生哥更不能是例外，他一样被编织在华侨的“商业网”里头了。没有放帐，上盘的生意就无法下达亚弄商，他们资本短缺啊。于是，“信用”便在华侨商业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历史清白，没有跑掉过别人的钱，没有不良嗜好，如赌钱抽大烟。诚实肯干，有埋头工作的决心和经商能力，都是取得“信任”的条件。这是当日华商经营方式的惯例和守则。

但“信任”却有限度：“象我这样的小亚弄，一般只能信得过咱五十盾，多则七十五盾，超过这数目就要停货付帐了。同时，放帐还有一定的期限，‘呆销货’以一个月为期，‘当销货’就更短了。于是亚弄商还了多少帐，也一样要再拿多少货，不然就要‘吃亏’了。就这样，互相制约，轮转不息。而上盘商对亚弄商的捏紧或放松，全看他还帐的快慢、存货的多少。一旦帐缓货少，上头就纷纷停货索帐！本来有些还能支持的亚弄店，就这样给拉垮了！”茂生哥慨乎言之。

“可话又得说转来，咱们华商又是互相支持的。只要不是经营不得法，或好吃懒做任它倒掉，无论是意外事故花空了，还是给税务迫得收盘，只要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上盘侨商还可以谅解，不追索前欠，并且再给他赊帐建立新业的机会。这虽说是咱们华侨一向的相帮互助，可也是大商们为自己多发展一个客户着想啊……”

少华觉得很意外，这个一到店里就埋头给东家干活、不敢哼一声的老成旧伙计，却有着这样深的认识和感慨。

“那么，又为什么要经营得这样繁杂呢？”

“我们开亚弄的华侨有一句成语：‘任补不全，任卖不完’。”茂生哥扫视了一下四边的货物。“这些东西全是村里人需要的。即使再补得齐全些，还总有一些什么店里没有，非上埠头去买不可。这，顾客是会抱怨的，我们也觉得歉然。可一样货品买来了，什么时候卖得完，就不一定了，有的别说几年，十来年也还搁在那儿！要把这一店的东西全卖光，就更不可能了。……”

少华终于有机会看到茂生哥他们的生活。从店面进去就是一架老式铁床，这一间跟店前只隔着一道板壁，没有门，也不成为房间。这铁床就“长”在尘封的、卖不出去的杂物堆里，床架子都锈成烂铁骨了。它可能还是蔡美娜娘的父亲的遗物，娶妻、生子，甚至断气都少不了它。而今，茂生哥结了婚又生了几个儿子，还是用着它！而它来日的用场可能还多着哪……

再进去是一片空地。泥的地面，三边用竹篱围起来。一口井，井边放着盆子盘子，另一边用烂锌片盖顶，搁着一个火炉，还有一个角落用货箱木板拦起来，放着个水桶。这就是茂生哥家里的天井、厨房、浴室和厕所了。地面上则横七竖八尽是烂砖头，当是落雨时垫脚用的，而今雨季已过，还充满腐湿气味。而这三“进”，也就是茂生哥亚弄店的“全部内容”了。

茂生哥一家人的生活，自然更该“精打细算”了。

穿着么，整年背心短裤、一双木屐；饭食么，象当地

人一样，熏一块咸鱼干，或用一块豆腐干蘸辣椒。全家大小尽投入无休止的操作里，自然不必也不可能考虑孩子的读书问题。开店的时间更是“马拉松”式地卖尽气力往下拉。因而吃饭也盛在盘里，带到柜桌边吃，作“自由餐”了。……

在这短暂的逗留里，少华还见证了一件难忘的事。

他们到后不久，就有一个当地人男子摆着老生架子踱了进来。看他把纱笼卷在腰围，臂上象西洋水手刺着一只蝎子，还套上一只用什么树根做成的黑色“手镯”，头上洋毡帽戴得低低地，就知道并非善类了。他一进来，看看没地方坐，就登上货包去了。这时，看得出茂生哥他俩对这类“贵客”非常厌恶。

“香烟在哪儿？”那人龙蟠虎踞地蹲在货包上，叫着。

这时，他嘴角正叼着一根香烟，望空吐雾，怎么还嚷着要香烟？原来这种人所指的香烟是“香烟钱”——贿赂。

茂生俩交换了一下眼色，便由娘惹出面了：

“端，（先生）我们从早上卖到现在，才卖到一盾多钱哩……”

但那人并不走开，他贼眼四下溜，正在找寻可以当作借口的事端，或者他所需要的货色。凭往日的经验，这意味着将有更使他们吃不消的事发生。

“这半盾钱你拿去吧！我们今天实在没有生意做呀……”娘惹不能不忍痛打发他了。

“至少要一盾！”那人不但不走，还跳下货包，到处乱翻了。

娘惹尽力与之周旋，相持了许久，直到最后，还是不能不再加上两角半，他才大摇大摆地滚出去了。

“这人是谁？”少华问。

“暗探，荷兰鬼的走狗！”茂生哥回答。“每天都给这种人搞得无法做生意，不给他吗？马上生事端；给吗？卖货的钱也不够应付这些人……”

于是茂生哥气愤地讲开了，不但当地人暗探多得象苍蝇，四出敲诈“看头钱”，警察也公然到处找外快，就是那巡查经过的荷兰人头子，也想到华侨店铺找便宜。更可恶的是那条“地头蛇”村长，那个地主“哈夷”（到过麦加的回教徒之称）的走卒，动不动就说荷兰人有命令，要这样，要那样，搞得大家鸡犬不宁！……

“而最教人头痛的却是税务稽查员那个荷兰鬼！”茂生哥最后说：“若照他打的税还政府，这亚弄店卖掉也不够！查帐啦，点货啦，成天派单来叫人，于是只好行贿了，可他吃的是大笔钱！……”

这就是华侨亚弄商的实际处境了。

“意外”的是，黄茂生也并没有象李熙昌所宣称的“胸怀大志”，更没有象他所“预约”的可以成为大头家。他的性格和这些年来在荷兰殖民统治重压下所经受的生活磨难，使他不敢象洪德财想发横财，自然他也没有洪德财的“胆识”。在今天，他只希望守住这一碗饭，直到老死！并且还要儿子们承继自己的业务，使他们也能照自己的样生活下去。

因而，尽管茂生是唐山新客，可他的娘惹是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侨生，为了生活，他们所接触的又多是当地人，他又怎能教她们也学自己保持故国的语言习惯呢？所以他只好跟娘惹和孩子们讲当地话了。他也没有回唐山的打算，因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一样没有准备给儿子读中文，只

要兴隆他们日后能看懂当地文字，自己讨生活就行了。

黄茂生就这样在这村庄生活了近十年了，附近的当地居民都认识他，他也认识他们许多人。尽管他是中国人，可他们彼此的生活已是那么接近，关系又是那么密切。当地人有什么急事，茂生就赶去帮忙想办法。茂生需要人手，邻居们也乐得出力。在这里，显明的民族界线渐渐地消失了。

也就这样，华侨亚弄商这一行业使不少华侨生活在市镇平民聚居处，生活在各乡村，直到穷乡僻壤。他们以惨淡经营和辛勤操作，使附近的居民取得了极大的便利。他们以最简朴的生活，生活在当地人中间。终于，他们的生活习惯渐渐地跟当地人融合在一起了。象茂生一家，等到黄兴隆他们长大后，他们就跟当地人无异了。可以说，一些富有的侨生趋向荷化是一端，生活在当地劳苦人中间的穷苦华侨趋向当地化，又是另一端。……

单是这“礼沙”村，象黄茂生这样的亚弄店就有好几家。离他不远的一家，男的叫陈顺发，也是一个唐山新客，却还娶上一个爪哇妇人！尽管男的当地话说不上几句，却也能跟她“配搭”得来，办货看店，生男育女，“琴瑟”颇为和谐哩。此外，住在这村的华侨也不少，有一家老木匠，一家养猪的，另有几家干手艺活的，而更多的则是菜农。跟少华要好的同学友蔡国兴兄妹的家就是菜农。

可惜已来不及了，少华必须赶回店里工作，不能再去访问蔡国兴他们，只有待日后的机会了。在回家的路上，少华很兴奋，他这行收获不少。“茂生哥他们亚弄商可说是各等华侨商人的最下层了。”少华想。在夜校讨论会上，他很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告诉徐老师他们。……

## 第十二章

### 一

那么，这些日子，大家最关心的中华学校，又有些什么新情况？

学校平静无事。俞校长而今竟有点象胆小的“寄居蟹”，静静地躲在她当校长的外壳里，任何事她都跟徐群商量，听从徐群的意见，并且十分托重地、非常恳挚地委给徐群去干。徐群则又从不推辞，象一头骡子，额上摆动着鬃毛似的头发，浑身热带的臭汗，默默地把重负拖曳下去，干得十分出色。可又从不居功，做出来的成绩，又尽挂到领导人校长的帐上，这颇能合乎校长的口胃，彼此颇见相得益彰。俞校长想起当日那段纠纷，倒自己羞愧起来。而在徐群，则只要看到给“华侨社会”搞出成绩来，早什么也忘掉了。

侨众的评价是正确公平的，学生的认识和学业的提高是摆在大家眼前的事实，埠中“舆论界”都以聘到徐群为坭埠华侨教育庆幸了。在获得绝对信任之后，徐群的一切活动就得到侨众衷诚的合作和支持。学习时事固然顺利地进行，组织学生深入侨界当中，认识各阶层侨众的生活也在开展中。李少华他们夜校学生也是在各个活动环节中认识了亚弄商等阶层的生活的。这种认识使学生们表现踏实起来了，许多学生都更切实地协助家里解决生活问题，

很少有子弟再向家里作过分的要求了。这使家长们用惊奇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子弟，称赞他们的懂事，和惊喜他们的迅速成熟起来，于是自然而然归功于学校的教育来。就是几个原先的坏学生，象饶亚勇他们，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也渐渐学起好来了。尽管埠里头还有一些党棍子继续对徐群造谣破坏，已起不了大作用了。

叶碧如成为徐群的得力帮手，学校里的工作都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完成。这在她，也是一场切实的锻炼，眼界看得更高更广阔，认识和办事的能力也迅速提高了。学生们需要请教徐老师的问题，从叶老师也能取得同样满意的解答，大家也渐渐给予她同样的信任和敬重。而叶碧如沉静的性格，和凝重的神态，也从此有了改变。她眼前出现了新的希望和曙光，使她也能无所顾忌地跟大家交谈，和有了忘情开怀纵笑的时刻。在她的表情里，偶尔还会出现少女般的惊喜，和稚气的神态！这一同抗斗中建立起来的情谊，由于互相接近和了解的机会多起来了，自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在这件事当中，他们只有纯洁真诚和更高的情操，可没有时下言情小说铺排的“动人”情节，这里也就一笔带过去了。

就因为这事表现得深挚而又平淡，即算是孤癖多疑的女校长，在叶碧如到对面宿舍跟徐群谈工作的时候，也早没有了“飞象过河”之感。俞素秋也确乎是敢于“面对现实”的英雄，她在无能为力之后，早已承认了这“既成事实”。至于那些顽皮的学生，在学生中间的对立解决之后，“耳濡目染”之余，对这件坳埠的新鲜事，也渐渐地“见怪不怪”了。原先是新鲜的话题，现在讲出来已经没有人要听了。自此，



在跟这两位老师的接触中，全校的学生都把他們当作“一对兒”看待了。这又无形中促近了他們两人的关系。

可在守旧的坵埠老輩侨众当中，还是有问题的。最触目的是“出街事件”。徐群和叶碧如有事要一同出街，怎么办呢？当时坵埠只有马车，但一般都骑脚踏车，尤其是教师，很少高坐在马车上的，路近的则步行。那么，并肩前进呢，还是一前一后？在当日的坵埠，老夫妻一同出街的已属少有，何况并肩而行，更何况是教师，更何况是未婚者，复何况一个又是“文君新寡”！于是，两旁店铺处处伸出惊奇的头来；本来走在路中间的，也“礼让”地退到一边去了。尽管大家还是那么敬重徐老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却又不免带着“异样”的表情。这使原先羞怯的叶碧如渐渐掉在背后，成为一前一后了。须徐群不时停下来，才得“并肩前进”。于是，消闲社和海南咖啡店的闲人们又有了新话题，党徒们也到处在造谣中伤……

然而，更多的侨众还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他们生活在国外，外国人的生活习尚是看惯了的，因而也觉得唐人一些不合潮流的忌讳太迂，反而掀起一股反丑俗的舆论。何况徐群的教学成绩那么特出，为人更是十分正派，大家都很敬佩，就不致在这件事上多所议论他。渐渐地，在许多侨众心中，便认定这是新派教师的新作风，默许他们有这“特殊”的权利了。而一些受到当日人权、人道、男女平等之类新思潮的影响的人，象卢健中他们，一想到叶碧如的境遇，对于徐群的不致看不起她，以及不怕侨众的议论讥笑，反而肃然起敬了。因而，徐叶两人的关系，在坵埠守旧的华侨社会中，倒是起了催化的作用。

这段时间，最“不得志”的是魏国栋。徐群并没有因而歧视他，反而多方想法帮他进步。只是他怕徐群如蛇蝎，只知一味讨好逢迎，真是无药可治。当日学校董事部对魏国栋并没有作出任何交代，校长也只能是“维持现状”了。魏国栋则一副可怜相，诚惶诚恐地教他的“童子军”。对于他心目中的“校花”朱桃英，自然早已缩手了。然而反对却来自学生方面，“魏国栋不学无术”“魏国栋人格卑下”，认识大为提高了的学生们不断地向校长反映。校长则唯有表示：待学期结束后才提交董事部处理了。

董事部在卢健中主持安排下，校中有意义的活动，都给予大力的鼓励和支持。这些活动，对外都挂上董事部的名义；这避免了荷兰殖民当局不少阻挠和限制，使活动得以顺利展开。丘联福所关心的只是钱，只要不必支用董事部的经费，他都可以不哼声，这也使工作减少了阻力。

然而侨众还在替学校担着心：那个被撤了职的“董事长”魏伯皋不知还在酝酿什么不利于学校、不利于徐群的阴谋？

魏赤鼻自从学校事件惨败离埠后，出意外地再也看不到踪影。照这个人的牛性子估计，他决不会知难而退，就此罢休的。是他暂时不敢再动公愤，须再蛰伏一个时候才敢蠢动呢？还是他找到别的生财捷径，正忙他的，一时无暇顾及了？因为这种人表面上为党，骨子里却为钱，而他的行凶无赖，争夺权势，归根结底还是为钱！有的还猜想可能是他们党里起了大倾轧，魏赤鼻给轧掉了，使他无法反噬。可众多的侨胞却一致认为，即使魏赤鼻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党也不会就此罢休的。何况这时国内正在疯狂地掀起

反左派逆流，更何况他们还可以构成别的“罪名”去动用荷兰殖民势力。可能是一件重大的阴谋还在部署中！因而，学校也终有再发生事故的一天！所幸侨众认识得更清楚了，当不会在恶势力面前退却的。……

至于学生们呢，在这段安谧宁静的日子里，他们在学业上和认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今，学期快结束了，他们正面临新的课题。大考，而六年级还是毕业考。

毕业后就是就业的问题。垵埭没有初中，想升学的必须到大城市，因而只有极少数才有这幸运。

正课教完了，剩下的时间是温习。当大家捧着课本念得疲倦了，不免聚在一起互道心事。

最幸运的要算邓英才了。他成绩全班最好，年纪最轻，人又生得巧小，俊秀的脸孔，灵活的眼睛，眼里仿佛永远含着幸福和欢乐似的。他的前途在他还没踏进学校就排定了：回国升学。

“我一定要把英才培养到大学毕业！”他的父亲邓砚田老早就在埭里头对大家讲开了。

“英才，你什么时候回国？”同学们都围着他问，他已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下期船就走！”英才眼里闪动着无限的欣幸，也充满着对来日的憧憬。“我的母亲已经在给我赶制冬天的衣服了！”

“你要在哪儿念书？”谭志明问。

“厦门。我的父亲说：‘先到厦门吧，那儿邻近家乡，又有几个亲戚，要回乡、要照应都方便。’待我读完高中，他才

要送我到上海升大学!……”

另一个不必担忧出路的是丘长财。这个大老板丘联福的“公子”除了长得又圆又胖，双颊把嘴巴挤成圆筒状，和一身蛮劲而外，成绩每每刚刚及格，可他的“富贵前程”却早排定了。

“我的父亲要我留在坵埠当‘挂沙’!”他这样向同学们夸耀。“挂沙”是当地语，这里指店务的受权委托人。

“联盛英哥”是全坵埠最大的店铺，伙计就有二十几个，店前的连柜桌又高又堂皇，长日里有几个伙计守在那儿侍候。再进去还有一间“闲人勿进”的经理室，正中一架大旋椅，丘联福整天堆坐在旋椅上，不是在吆喝伙计，就是在打瞌睡。而今丘联福想把业务扩展到星洲去了，自己坐镇星洲，而把这交椅让给他刚毕业的儿子坐。自然，长财当“挂沙”不过挂个名，自有能干的“幕僚”在抽线。同学们一想到这个在课室里只会瞪圆眼睛、答不出老师的问题的“胖呆子”，却要坐在那架还嫌太大的大旋椅上，指挥一大帮老伙计，不免感到有点滑稽。

“长财，你当上挂沙之后，要是我去买米，你可要算便宜些!我帮你做过算术习题哩!”一个同学捉弄他。

“我们店里不零卖。五大包十大包你买得起么?!”长财有些不屑回答的样子，把嘴巴“嘟”得更圆了。

“喔喔!长财才要做‘挂沙’，对我们老同学就不卖帐啦!”

同学们都哧笑起来了。……

还没有确定走哪条路的是谭志明。在志明的心理头，最理想的是当教师。他佩服徐群，觉得教师这工作很切合他

的志趣，也挺有意义。他学业成绩不错，又当上班长和学生会主席，具有带领同学的能力，被选拔为助教是有这条件的。因为徐老师曾宣布：董事部及校长都同意他的计划，从应届毕业生当中选取两三名，培养成教师，做到“就地取材”，克服眼前的教师荒，问谁肯担任这工作，可以提出来供考虑。在谭志明想来，这还可以接近徐老师，即使不能再升学，也能继续取得进步。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志明更认为，当教师在名义上工作上也更清高，总比跟父亲、哥哥干木匠活好得多。此外，还有一个藏在他心头的大问题。为了他跟朱桃英的友谊……

谭志明由于年纪大些，又具有广府人大胆、肯干的性格，他从低年级就是班里的拔尖人物，教师们都看中他，有事叫他做，选他当班长。到高小，朱桃英插进这一班来；她在女生里头，也是个活跃分子，人又生得好看伶俐，教师们也总选她当女生代表。于是，在学生活动方面，她总跟谭志明在一块儿工作。渐渐地，谭志明有事总想到找她当帮手，在朱桃英心中，也渐渐认定志明是她不可缺少的人。然而，尽管两个人都有着这段“心理过程”，可在当日垵埠的华侨社会，是没有恋爱这回事的。有之，是从徐群、叶碧如开始。

朱桃英的家境好得多了。她父亲开一爿小百货商店，不需要她出外做事，毕业后她就得呆在家里“待嫁”了。而当日的垵埠，除了当教师，也完全没有女孩子做事的机会。尽管两位老师的“自由恋爱”给他们两个很大的鼓励，可籍贯不同。桃英闽南人，家境各别，都是横搁在他们中间的大问题。毕业后连见面的机会都失掉了，不免使他们彷徨

起来……

于是，谭志明暗暗向朱桃英表示：“毕业后咱们一起当教师！”

可谭志明的父亲年老了，哥哥志刚一个人赶不来，作坊里非常需要他当帮手。他要干别的工作，看他父亲那硬性子，准不会答应的。那么，怎么办呢？……

至于周子俊，他跟一生当才副的父亲早对这问题筹划、商谈过许多时候了。

“阿叔：我想过了，我要当教师……”这一天，周慎修从福昌回来，正坐下休息，子俊就轻轻走到他跟前，低声说。原来老才副仍照家乡习惯，让儿子叫他“阿叔”，而不采用洋化的“爸爸”。

老慎修抬起头来，从眼镜上方望着这个最小的儿子，也是他唯一带出洋来、留在自己身边的亲人。这时，老人脸上似喜似愁，慈爱和忧苦在他的眉心和嘴角交织着。但这表情片刻便消散了，登时转化为一派同情和鼓励。他眼角散发着层层慈爱的光辉，声调坚决而豪爽，断然作出一个父亲的决定：

“好。子俊，阿叔赞同。你根据自己的志向，选定你一生要走的路吧！”

周子俊眼里弥漫着对父亲的“知遇”的感激。他希望能象小时候，伏在父亲膝头上，他又想找一句表达他这时心坎深处的体受的话，来报答老人家的慨诺。可他却什么也没有做，只默默地坐在他父亲跟前。

子俊温文得象女孩子，同学们都叫他“秀才子”。他一向考试都在五名之内，天资也颇聪颖，使用文字的能力则

得力于他父亲的教督，冠于全班。

“子俊，学校当局可同意聘用你？……”还是老人先开口。

“我想先得到阿叔的同意，才去找徐老师谈谈看……”

老慎修对儿子这话很赞许，不断微微点着头……

这之后，就是老慎修一连串代儿子周详的考虑和打算了。他从容不迫地一件件给子俊解说：教育工作的意义和责任，教师的生活境遇，直到做人处世之道，逐项想得周全，要儿子记住。这竟是自己选定这一行的小伙子所大半没有想到的！

“阿叔为什么不勉强你学记帐当才副呢？……哎！”老才副终于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似乎是一生的境遇陡然涌上心来，塞住他的喉头，使他只能轻轻地摇着头、摇着头，感喟着，叹息着，终于没有说下去……

老父亲的一生，子俊还会不明白吗？他知道，父亲不想自己走他的老路，是希望下一代能找到新的生活道路！

父子俩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子俊就喜孜孜地找徐老师去了。

当子俊已获得徐老师同意的消息在班里传开后，另有一个引起同学们注意的，是一向沉静文弱的丁仲元。看来，仲元近日来越发沉默寡欢了。

“仲元，毕业后你想干什么？”同学们都关心着他。

丁仲元也是班里的高材生，邓英才第一名，他一定考第二名，不即不离，象是这名次早由他们包下来了。只是仲元的父亲是个下级伙计，家境不好。他毕业后的职业就是个问题。

“我想教书。可我父亲一定要我进商场，他已经托人给我介绍到商店当学徒打杂……”

“介绍到哪一间？”

“联盛英哥……”

联盛英哥，今年不是要由丘长财当“挂沙”吗？他们两个，一个高材生，一个每每只能考到及格。在课堂里，老师们称赞的，是他丁仲元！在指责丘长财时，举出来的好榜样，也是他丁仲元！于是，在同学们心目中，丘长财万万比不上丁仲元！长财每每要偷看这个全班算术最好的丁仲元的习题，仲元不给。有一回闹到给老师知道了，长财受到责备，他恨死了仲元，而仲元也瞧不起他。可而今……

“呀！……”同学们都吃惊了，没话好说。他们第一次感到，课室里对一个学生的评价，和他在华侨社会中的生活地位，有着多大的不同呀！……

其余的同学呢？黄水土的父亲是码头搬运工人，何国亮的父亲当水客，郑自立的父亲到山区收购咸鱼……他们都承继或协助他们父亲的业务吗？这些还都是各人心头的大问题。而几个成绩差的，如饶亚勇、章长贵，更是担心着能不能毕业的问题了。

毕业考试终于结束了。学生们没事做总聚在一起谈考场的得失，又都攒到徐群周围打听分数。可徐老师却“没事人”似的，也不马上把卷子全改好，这直教一些“关心自己前途”的学生急得心头发痒。徐老师似乎早猜透同学们这心理，便兴高采烈地给大家提出一个“散心”的好办法：

“咱们来一次旅行吧！”



这一下可直轰起来了，连“最关心自己的命运”的学生也谈笑开了。

那么，到哪儿旅行呢？要看些什么好风光？

然而徐老师的建议却是进入乡村，看看当地人的生活！并且希望非毕业班的同学，以及夜校的学生也参加。

不久之前，徐老师不就曾经要夜校的学生讨论华侨生活的问题吗？同样的课题也在日校讨论过。而今，他又要学生们认识当地人的生活，这，正是在给毕业班上“最后的一课”！

问题在学生群里热烈讨论开了。什么地方学生们会不知道？讨论的结果认为礼沙村再进去那一带有着不少当地人村落，跟外界比较隔阂，华侨住在那里的很少，目前荷兰人正在那一带开公路，对当地人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影响，到那儿观看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于是列举熟悉那一带情况的同学，都认为找夜校的蔡国兴最理想。旅行队先到他家，他家是菜农，跟当地人以及附近各乡总会有些联系，否则由他找人带路也方便。这些意见，徐老师都同意了。

旅行的日期选定在第三天，李少华他们夜校学生也参加了。

这时雨季早已过去，最干旱闷热的日子还没到来，正是旅行的好时刻。照当时华校的习惯，旅行也颇隆重的。于是，以“珂埠中华学校”的校旗为前导，全队几十人都穿上白色校服，男生短西装裤，女生衣裙。有的男生更戴软木帽，扎腿带，背水壶，带手杖，于是欢蹦浩荡地出发了。徐群也不例外，他跟大家这么一打扮，也是道地的“南洋客”了。

早晨的阳光分外明丽，白亮亮地照在操场的一角，大家的精神也格外兴奋，脚步格外轻快。为了给学校“壮观瞻”，他们照一向旅行的习惯，排出整齐划一的队伍，还由一个领队吹着哨子校正步伐。只差大家反对魏国栋的“童子军”，徐群也不赞成铺排，因而没有佩带什么，也没有吹喇叭打鼓。就这样，他们让在街旁驻足而观的侨众和当地人一直“目送”到郊外。

从郊外再走到礼沙村，太阳已经升得颇高了。大家走得汗津津，脚步越来越杂沓，队伍终于折成几段，溃不成形了。为了观瞻，便由纠察员重整队伍，这才“开”进村里去。

这地方李少华是熟悉的，远远就看到茂生哥的亚弄店了。这群不速之客的光临，似乎立即轰动了这缺乏新鲜事的小村庄；于是娘惹黄茂生，她身边站着阿隆，手里牵着一个，腰边兜着一个，肚里腆着一个，包括正要买东西的顾客们，直到所有的街坊人众，都回过身来，或跑了拢来，一齐站在街边观看。独不见茂生哥，他一定又到镇上“补货”去了。少华“使命”在身，不能离开队伍，只能对着娘惹茂生点点头，笑一笑，就过去了。他也看到陈顺发的一家，然后让队伍一直开到蔡国兴兄妹家的农园里去。

这菜农的家，徐群是来过的。他曾经到这儿找蔡国兴，一同到詹长顺的家去，争取给长顺上学。而今，长顺还在班里学习，从没缺过课。

“要是还有时间，咱们也到詹长顺的家去看看。”徐群告诉蔡国兴。

至于李少华，他一踏进这个同学的家，更是另有一番

颇为微妙的感觉。他在班里跟蔡国兴兄妹很要好，对于蔡菊花的“印象”尤其不错。后来又听他的叔父提起，才知道原来蔡国兴的父亲蔡世标，就是他父亲李兴昌在垵埠时的好友，那时蔡世标还没搬到“礼沙”去。这使他们的友谊又加深一层了。少华许多次想到这好同学的家，并拜访这位父执，只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前次为了学校的需要访问茂生哥，却又怕太迟了匆匆赶回去……

“你终于到我们家来啦！这样的家，你看不惯吧？”蔡菊花偷偷拉了少华一把，低声说。

“哪里！你们这儿地方多宽敞啊！风光也好……”少华回答着，一面回头看看四周。

这是一间普通当地村民的篾板屋，不过茅顶已换上瓦片，板壁地基也弄得更结实了；由于打扫得清洁，布置得整齐，看来也颇舒适。屋前还有一大片空地，种着香蕉和木瓜树；地上一早就打扫过了，土面上还留着椰叶梗扫帚一爪一爪的痕迹……

“在这儿看书又安静，空气又清新！”少华实在象个书呆子。

“你喜欢就常到这儿来……”蔡菊花瞟了少华一眼，一甩大辫子，就溜进里间张罗去了。

浩荡的队伍早惊动了屋后面菜园里的一个老农，他放下手里的农活，也跟家人一起张罗起来。不一会，蔡国兴兄妹就捧着一大桶茶水出来了。

没有这么多的茶杯和椅子，同学们就轮流着喝，三三五五退到树荫下纳凉去了。

“爹！这个就是李伯伯的儿子……”在忙碌中，菊花并

没有忘记给少华介绍。

“噢，你就是兴昌哥的孩子啦！……”老农攥住少华的手，竟问起他父亲在唐山去世的情况来……

这时，徐群他们则正在跟蔡国兴商谈怎样进行访问。

“村里的许多当地人我都认识，可以带同学们到各家去访问。”蔡国兴说。“我们住在这地方十多年了，他们的情况我父亲知道得很多，也可以请他跟大家讲讲。至于再去的几个小村落，路我是知道，可人面不熟。不过离这儿才六公里的那个小村‘丹那烈’，倒有个跟我父亲很熟的人，叫‘卡迪尔·陈’，我也认识他。咱们可以先到那儿求他，想来他会同意带咱们访问一些人的……”

徐群他们这一行也真运气，从蔡世标打听到不少该村当地人的生活情况，也走访了好几家蔡国兴认识的当地人。终于还找到了卡迪尔·陈，卡迪尔又带大家走了两三个村落。把看到的、听到的归纳起来，就是一幅当地人简略的生活图景了……

## 二

一抹平川的田亩，象穷人身上的补丁似的，一块接一块地缀在大地身上，一直伸到天边。它衬托着那耸立在地平线上、随风摇曳的椰树，那一丛丛浓绿的果林，那藏在香蕉、芒果树丛里的褐色村庄，那绕着田亩潺湲流淌的溪流，一齐构成这热带田野的基调。再配上那青碧透明的远山，这火山所喷吐出来的烟雾使它经常绕着朵朵白云，映衬在那空旷万里的蓝天底下，这就是南洋典型的田园图了。

只是这儿得天独厚，使它到处青苍翠绿，包孕着无穷尽的生机和力量……

但在这些肥沃的田亩上，却蠕动着灰褐色的动物，分不清是农民还是水牛。他们和它们一样满身泥污，整天在田里拼命挣扎着、挣扎着……

走拢了去，才看清当中有妇女，有老头，也有孩童。男的全只剩一条短内裤，身上焦褐色的肌肤干瘪皱缩得象枯干了的香蕉叶；腿胫全深深插进泥浆里，有如他们就生根在泥土里似的！你看，疲累和无可名状的渴望使他们不时搁下手里的短柄锄头，半挺着腰喘气，并且侧抬着头，茫茫然地望着天边，好似在等待着什么，又好似在发问：“为什么老是这一片天！”

看他们那眉心，永远带着颦蹙，他们那眼角重叠的皱纹，纠结着多少苦难啊！而那哑然的嘴巴，好象永远不准备说话，也不会说话似的，那柔厚的嘴唇，则老是松弛着，为疲乏不堪的喘息而抖动！他们从生下来不久被他们的母亲兜在腰背间，就在这片田地的烈日下长大，他们又将死在这田地上！一条短裤就是他们一生的衣裳，而带进坟墓的也将是一条短裤！他们善良、纯厚、苦难而又“麻木”！

当大家到他们家里访问，他们却都显现着满脸疑惧的神色，似乎立即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象被围困在栏里的麋鹿闪躲着、踢踏着，他们随时准备摆脱那可怕的故事加到自己身上！啊，受欺凌逼迫到无路可走的人们啊！

妇女呢，她们一样承担着田里的重活。穿的是跟泥浆一般的烂上衣和纱笼，头发打髻，赤脚。在田垅上，在村道上，你还可以看见她们腰间总是兜着一大筐摘下来的农

作物，沉重的荷负使她们的脸孔俯得跟地面平行，上半身倾前好几十度。她们永远默默地、轻飘飘地走着，脚步没有一点声响，有似幽灵。要是在茅屋里，她们连烂上衣也舍不得穿，只着乳罩，垂着干瘪的乳房。当夜色苍茫时分，你又会看到蓬着满头白发、一把瘦骨的老妇，在茅屋边用砖块架起土罐在煮东西……

年轻的妇女哪里去了？她们再也活不下去，大半到镇上给人家当“峇务”去了，有的还是抛下喂奶的婴儿走的！在这地方，多少当地妇女干“峇务”这一行。年轻的，以至中年的，甚至十来岁的女童！她们从凌晨到黑夜，给人家洗衣、煮饭、涤碗盘、擦地板、抱孩子，甚至上市场买菜。承担一应的家庭繁重事务，必要时连夜半也得起床！而一天的折磨，只能换到两餐剩饭残羹！有时，还要受到叱骂，甚至殴打，有的更遭受到男主人的侮辱！而最能干、能承顶全部家务兼管家的，每个月薪水最高才一盾两角半！

而田边那些执着香蕉叶梗的小童呢？他们在看管水牛。水牛自家的？地主的。你看他们浑身赤条条，只有一两个套上一条大人的烂背心，当上衣也当裤子地一直套到膝盖。他们正跟水牛在泥里打滚，在溪中洗澡。象青蛙的保护色，他们的肤色跟泥土一般，赤裸裸也象青蛙。他们仿佛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而他们中有一部分，怎么肚子胀得那么大，肚脐也突出来，四肢却瘦得剩下骨头，因而脑袋也显得特别大，眼球却活象玻璃珠子，而嫩柔的眉心已“塑”上不相称的顰蹙呢？……呀，可怕的寄生虫病！

然而他们还是侥幸者，他们活着！他们哪个没有十个八个兄弟姊妹？除了一两个，尽埋进村边那坟堆里去了！……

他们一家家就住在丛荫下那些茅屋里。屋子是男人削竹竿，编篾板，盖上棕榈叶，自己搭起来的。几平方公尺的面积，住着一家男女老少。能有一张竹榻当睡床，就够“阔气”了。他们又怎能经常吃到自己种的大米呢？玉蜀黍是农村的基本食粮。还有木薯，蒸熟了就可以充饥。椰壳、香蕉叶和五根指头是现成的食具。而辣椒和盐是唯一的佐膳物，能有一小块“峇煎”和一条小咸鱼，已是不可多得的佳肴！……

于是，热带可怕的疟疾紧紧缠住他们，还有肺癆！许多年轻力壮的农民干瘪下去了，死掉了！少数买得起裹尸布，大多数就用破纱笼之类裹着，用伊斯兰教的仪式送进村边的坟场，插上一个木槌子了事！而怕人的麻疯病，也在威胁着他们，生不生、死不死地，断指烂脸当乞丐……

他们世代就这样生活着，养儿子，死亡！直到今天，他们所奉行遵守的，还是祖先世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们所信奉、求助的是巫师“老君”，他们所获得的唯一“知识”，是古老的哇影戏（当地一种演述古代传奇故事的傀儡戏）的故事情节！而他们所“懂得”的只是：“管辖”这地方的一向是荷兰人“端勿杀”！

深重的苦难更使善良的当地居民变得迟钝了。他们很少人能够确切记住自己的年龄，“我‘大约大约’四十岁……”一个老人对访问的同学们说，可他已老得直不起腰来了。一个妇人则说：“我只记得我七八岁时，荷兰人正开辟‘卡汶加烈’那座橡树园……”“我那孩子么，他出生时种下门前这棵树，而今这树可一人多高啦！”……

“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有多么惨酷啊！……”徐老师

告诉同学们。

那么，善良的当地居民，尤其是“无知”的农民，他们经受这长期间残酷的压迫，变得怎样啦？且听蔡世标伯和村里一些上年纪的华侨居民对当地人一般情况感慨的描述吧。

“……因而，当地村民畏惧退缩了。他们什么都怕。不但怕荷兰官员，也怕一切西洋人。最怕的是他们口头上那句骂人的话：‘恶弗弄！’这恶语的原义本来只是‘上帝责罚’，但实际上什么灾难都能在这句‘口头禅’之后发生！于是，当地人立即预感到他们将要大祸临头了！同时，当地人也怕洋人的狼犬，怕洋人的皮鞋和手里的拐杖！他们自然更怕警察，不管荷人警官或当地土警！怕他们的监牢，皮鞭，和罚做苦工！他们也怕同族人的‘卑阿依’（封建贵族），怕他们抽回耕种的土地！他们也怕会念可兰经的‘哈夷’，因为‘真主’永远在哈夷一边，会立即降祸给活该受苦难的村民！他们一样怕村里的‘监光头’（村长），最怕被他拉去‘盖手印’，一经盖上那莫名其妙的手印，他们就会被当作‘恶人’，一切灾祸都可以在这之下发生！于是，当地村民任由这些人蹂躏、欺凌、搜刮……”

“我只举出一些大家看得到的日常生活的事实。当地村民在路上看到上面说的那几种人走过来，尤其是洋人，也无论有没有官位，甚至是西妇和孩子，他们都得赶忙退到路边，蹲下去，戴帽子的更应该把帽子脱下来，然后让那些人趾高气扬地走过去！否则，洋犬、手杖、皮鞋就立即向你‘扑’过来！若是要走过那些人面前，不管距离多远，他们都得侧俯着身子，蹑着脚，一手垂地，仿佛大气都不能



出，才可以走过去！

“至于那些在洋人屋里当‘羊兀厮’和‘峇务’的，一听到主人叫唤，他们就要佝偻着趋近前，远远地蹲在地上听吩咐，若只站着，会被叱骂！送茶点到主人跟前的茶几上，则必须跪着！当地人有事要进到有洋人办公的官署，就是比较体面、穿得起鞋子的，也要把鞋子脱在门外，才可以进去……”

“而这些‘奴隶们’在听取‘主人’的吩咐、甚至呵斥时，他们只能回答一句话：‘沙耶，端！’（主人，对！）说出自己的意见是不许可的，何况反驳！……”

“于是，荷兰官方得意极了，他们夸耀自己的‘功绩’说：‘荷属东印度的土人是全世界最懦弱最容易统治的种族！他们每个人只要两个半铜仙就能活过一天！’”

“但这罪恶的统治却会很快就结束的。”徐老师对学生们说。“自从1926年以来，这几年里头，全‘荷印’各地暴动和工潮汹涌澎湃，荷兰统治者正慌得手忙足乱！这事待咱们回校后才慢慢讨论吧。现在让咱们搜集更多的材料……”

究竟谁直接管辖着当地农村呢？这是大家要了解的另一个问题。

荷兰人吗？荷兰人数少，又都住在城市，只有“大狗”偶然有事下乡巡视一通，打人捉人后又走了。那么，是谁在执行荷兰殖民者的命令，在村里施威作福呢？蔡国兴回答说：在礼沙村是监光头和哈夷。

哈夷名叫加山，只因村里只他一个哈夷，大家就管他叫“哈夷”。哈夷有着全村一半以上的田地，一半以上的村

民也就是他的佃户了。他实际上是这个村的土皇帝。

哈夷有着全村唯一的、半砖石筑成的大住宅。地基和半截壁是砖石的，厅上铺着大理石，壁的上半部还是木材的，可全是上好的柚木，天花板还雕着西洋古装饰图案。这座屋子看来有数十年历史了，听说还是哈夷父亲手里筑成的。除了地质的关系，可能这就是当时最豪华的样式了。

而今，哈夷不但承继了他父亲的遗业，而且“发扬光大”了。他的田地和妾侍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而他“信教”的程度，也越加“虔诚”了。

这个四十开外的哈夷，长日里都戴着哈夷的白色帽子，穿着白西装上衣，项上绕着绣上淡黄色花纹的绸巾，下身穿着方格子的男性筒裙，脚上趿着阿拉伯式拖鞋。由于“真主降福”，生活得太写意了。加以嗜食羊肉，又少走动，哈夷真“发福”得挪动身子都困难了。疲懒和纵欲，使他颊上松弛的肉渐渐下垂，眼睛底下的肉也坠成弧形，眼神显得斜视，神态也变得呆滞了。他老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厅上，仿佛在打瞌睡，也仿佛昏昏沉沉地在诵经……

哈夷那种“虔诚”的程度使善良、正直而信教的村民吃惊了。在那铺着阿拉伯地毯的厅上，对着壁上那块打角挂着、绣上阿拉伯文的方巾，他膜拜、诵经，再膜拜、再诵经……一昼夜要祷告四五回。于是，除了吃饭睡觉，在哈夷剩下的只有祷告了。有同道来访，他们盘膝坐在地毯上交谈，佃户有事找他，他也坐在地毯上接见。

由于哈夷非常非常的“虔诚”，也非常非常的“渊博”，于是在接见佃户时，他会突然闭上眼睛，让精神与“真主”沟通，请求那“无上的权威”给以指示。接着他会突然说出满

口教义，满口浓语，说得那么庄严不可触犯。真正虔诚信教的佃户们吓慌了，登时手足无措，以为这就是神的意旨，无可违背，连忙溜回田里，狠命挖他的泥巴去了。

“虔诚”的哈夷只有一种“嗜好”：广蓄妾侍。听说，根据教义，一把茶壶可以有四只茶杯。但哈夷在这方面并不死守教条，他曾表示：“若是客人多，何妨添第五、第六只茶杯呢！”于是，离异、遗弃的不算，哈夷在今年就“备置”了第五只“茶杯”！这个才十六七岁的当地少女，还是从遥远的大城市“选购”回来的，最美丽，也最受宠爱。至于佃户和村民的女儿，在哈夷早已厌烦透了，因为再也没有上选的“货色”。于是在他那座大屋子里，一个妻妾住一间房间，各有一个村妇给她当“峇务”。……

“虔诚”的哈夷自然更另有一种“嗜好”：广收田地。向来替他办理这业务的是村长。这个“监光头”早成为哈夷的经纪人，一应田契都出于他的手。契约誊写在“公班衙”的印花纸上，已取得荷印法律的保障。又是在这个法令的执行者，监光头的面前按手印的，则更是双料的保障，直不怕村民反上天了！在哈夷，这真是简便稳当之至！就是跟佃户订立承租合约，也是照这手续办的。

“端哈夷这地是‘封建领地’！”监光头把承租合约推到走头无路的农民跟前，要他按手印。租种这样的地的佃户跟地主的的关系另有一套办法，那是从封建小王朝还没被殖民者覆灭时传下来的老规矩。

这地本是“王”（苏丹）的地，是“苏丹”赐给哈夷的先人，据说是大贵族的地，因而这是“封建领地”。哈夷承继了他先人这地，已得到荷兰“公班衙”的承认，也就是说，“法律”

也承认“苏丹”这地归哈夷了。而今，你种了哈夷这地，而你又是当日“苏丹”的臣民或其后代，从关系和道义上说，你也就是种了“苏丹”的地。因而，这是“苏丹”对你的一项大恩典！所以，你应该对“苏丹”无尽地感恩！你应该对“苏丹”无比的忠诚、绝对的服从！

今后，你既然是在为“苏丹”效劳，你也就是“苏丹”的“咸巴”（奴隶）了！而今，替“苏丹”执行命令的，正是端哈夷！……

这穷乡僻壤的农民见到监光头，早已六神无主，何况又是哈夷，又是苏丹，又是荷兰公班衙！待到被威吓按下手指印之后，一阵心惊胆战，手指竟抖得弯不过来……

于是，哈夷代替“苏丹”来行使他的“权力”了。他可以驱使佃户替他做各种无偿的劳役，可以随意命令佃户供应任何东西，可以殴打佃户，可以作践佃户的妻女，可以任意夺取田里的收成，也可以任意收回耕地，甚至可以监禁、杀害佃户！而这一切，都是“苏丹”的意旨！

有佃户不服吗？“苏丹”就自己出来“说话”了！然而，它却只能通过演哇影戏者的嘴巴“说话”！这种戏，除了演绎古神话，在这一带乡村，还用来招请“神灵”。“先王”的“灵魂”，就依附在那些皮傀儡身上。

“某一个‘咸巴’竟敢不服从我‘苏丹’的命令！我‘苏丹’就要降下大灾祸到他身上！到他全家人身上！也降到全村居民身上！……”演戏者用那种村民似懂不懂的古宫廷语汇和口气呵叱着。被“招请”来看戏的村民仿佛果然是老“苏丹”出现了，不觉大家一齐毛骨悚然起来……

惹了这场灾祸怎么办？众人都怪责那“不安分”的佃户，

致使全村都要遭殃。直弄得其人也惶急不安，百口难辩了。

然而禳解的办法是早已有了，向来的老例是做“史拉末丹(平安醮)”。自然，杀的羊，制黄姜饭的米什么的，都该由那个惹出是非的佃户拿出来！没有钱吗？“仁厚”的哈夷可以先借给他，只是利息到收成时，一只羊得赔一头水牛！于是仍得由哈夷和教徒们诵经祷祝，吃喝一顿，哄然而散了……

哈夷加山的先人不但得到“苏丹”的赏赐，也得到荷兰“公班衙”的赏赐。据哈夷向人夸耀，他家里藏着一支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赐给他父亲的手杖，杖头还是镶金的！可就是从来没人见过。然而，哈夷厅上古董般摆着两把当日荷兰官家用的雕花高背椅子，却是事实。不管它们从哪儿来的，都证明哈夷家跟目今的统治者也颇有一些渊源关系。这自然更可以吓唬村民和佃户了。

由于有着这可骄人的关系，荷兰人喜欢的哈夷也喜欢。当日荷兰人坐双马车，哈夷也买了一架双马车，下午就坐马车沿村绕一匝；荷兰人养狼犬，哈夷也养狼犬，虽然教徒们本最憎恶狗。于是养狼犬便成为哈夷收蓄妾侍之外的另一种爱好。而村民也因此增加了一怕，怕哈夷的狼犬！

学生们就曾经因此访问了一家哈夷的佃户。在一间茅屋里，他们会见了一个“老农”，这人还有一个才两三岁的孩子。看他老得双颊陷成深窝，牙齿大半脱掉了，肋骨活象洗衣板，不会相信他还是个中年人！这时正中午，他可能回家找点什么吃的，可他家里只剩下一只竹榻和一堆破筐子之类，四下里就只有烂篾板壁了。

他的故事很“平凡”，正是一般农民的遭遇。他的大儿子成十岁了，照教规早该举行“割礼”，这关系到孩子“灵魂的纯洁”，是万万不能免掉的。为了完成这桩心事，他只好通过监光头向哈夷借了一点钱……

村里年年收获过后，都得做“史拉末丹”，由全村农民出钱，交哈夷他们主持，感谢上天的赐与，并祈求来年好收成，和家家大小平安。这老例绝不能免。有谁不害怕天灾和死亡?! 有谁敢得罪哈夷?!

这一年收成不好，可哈夷传下话来了，这是“端阿拉”（真主）在发怒，这一回必须大举做“史拉末丹”，费用加倍征收！否则，“端阿拉”就要降下“马哈北搭加”（大灾难），世界末日“奇阿末”就要到来了！啊，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老农”，只有再向哈夷借钱了……

到得这季插秧，他可没有了苗秧了！也是村里的通例：由别人供给苗秧的，只要田地是自己的，收成只跟那人对分，这叫“马鲁”制。于是他安心地在哈夷的合约上按了指印……可收成后，哈夷却要夺取他的田地！合约由监光头拿出来一念，赫然他的田地和黄牛都是哈夷的，以抵还前借的一点钱；收成则一人一半！合约分明写在官方的印花纸上，又按上了指印，控告到总督衙门也是徒劳！

于是，这农户沦为“封建领地”的“咸巴”了。他举行过“割礼”的儿子也给哈夷放水牛！给人放牛，若仍照村里的通例，只给吃的，每年“赏”一件旧衣服。要是三年里头不曾发生事故，他父母也不曾向东家借过钱，可以得到一条小牛犊，否则就以牛犊作抵。他孩子不曾出过事故，可他头一年就向哈夷借过钱买木薯！……

当佃户将有怎样的结局？这“老农”知道得很清楚。到现在，没有被折磨而死的只有一个老阿末。

阿末还是小伙子时就是哈夷加山的父亲的“咸巴”，阿末扶过举行“割礼”时的小加山上马游街……可而今，阿末已经没有妻女可供哈夷践踏！阿末也没有气力再代替哈夷的水牛！五个老婆的哈夷更不需要阿末扶着他许多举行“割礼”的儿子上马游街！于是，死不掉的老阿末只有在街上做乞丐！……

要是“苏丹”还在呢？有学生提出这问题。

各处的土侯小国是不是都给荷兰殖民者覆灭了？不，在别的地区，殖民者还留着不少“苏丹”和他们的“贵族”。国灭了，但“主权”还在。他们还在管理着他们的“咸巴”，使荷兰殖民当局非常省力称便！

从田地到未开发的森林，莫非王土！“苏丹”的办法简单得多了。通例，收成他都要征收七十五巴仙！哪个“咸巴”敢不照交？有枪炮的荷兰人都站在他的一边哩！

另有一项更是哈夷加山无法办到的：征税。一个曾经住在“苏丹”统辖区的老农告诉大家：“……上山拾柴一次缴税两角半，带多了也不行，只能一个人挑回来；放牧牛马，每头每天一仙！每个成年人得还‘人头税’一盾，茅屋一间五角，牛马每头一盾，猪五角，羊两角半，鸡五仙！服劳役，无偿，还要自己带干粮！”……

至于我们的这位“监光头”，他治理村民的“政绩”一样昭著。黄茂生向少华提起的就是他！他抬着的已不是“苏丹”，而是荷印政府的“牌号”。于是，“荷兰端勿杀要这样！荷兰端勿杀要那样！”都由他传达、执行。他还代政府征收

各种税收。农户榨不出油，哈夷是他的东家，因而他“专诚”找到华侨亚弄商和菜农身上来了。政府明文征收的各种繁杂捐税固然分文不短，而地方捐更是他分内的收入了。路税、市场税、垃圾捐、村公署办事费，都名正言顺。庆祝荷兰女皇诞辰，各宗教节日特别捐，村中演哇影戏……名目上也讲得去。至于他本人家里生孩子，孩子夭折，老婆生病，丈母娘去世……也事事找到华侨身上来。为了免得留下祸根，大家只好“慷慨解囊”了。奇怪的是：他的父母什么的，竟都有好几个，总是死个不完！

监光头尽管只是殖民者治下的小卒，他在村里的权力可不小。荷兰“端勿杀”信任的是他，村民最害怕的也是他。没有他的“良民证”，到处都会被官警当作匪类看待。他可以说黑道白，让得罪他的人去吃荷兰人的苦头。他更是人熟地熟，成为荷兰当局在村里的好耳目，村里有什么动静，哪个是反对荷兰的“歹人”，独他最知道！就是这次荷兰人开公路招募民工，也是通过各村监光头征集的。应征者都得在文件上按指印，使民工们心里有所畏惧，不敢有“越轨”行动！……

除了十来家华侨，礼沙村还有两家阿拉伯侨民。由于“同教”的关系，他们跟哈夷在“教门”上又有些交往，受监光头“光临”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他们其中一家是饲羊的，老的是道地的阿拉伯人，走路时一手老缩在胸前，一脚高一脚低地侧着身子走，整天昏头昏脑，诵经文似的总是在叨念着什么。另一家贩卖当地筒裙，臂上挂着几条廉价的筒裙，逢人就兜售。他们不象华侨，比较容易“同化”，年轻的一辈就完全跟当地人一样，也把自己当作道地的当地人了。



为了了解筑路民工的生活，徐群他们还特地赶到工地去“参观”。

爬过一座山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工地。远远看去，一簇簇的褐色“动物”，正在“啃”着山头。这山非常险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劳工们使用的尽是原始工具。鹤嘴锄、铁锹、畚箕和扁担。伐树开莽则用斧头、锯子和绳索。一片敲击山壁石块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着，偶尔大树倒下的砰然巨响更使人心头一沉……宛然一幅古代奴隶被驱打劳役的图景！

一看到一群“异类”走了来，荷兰人监工马上冲了过来。这人活象一头大狗熊，笨大呆滞，挺着个屎缸般的肚子。他腰间别着手枪，手里还握紧一根粗大的柱杖，穿着浅土色的夏威夷上衣，短西装裤，头戴软木帽，脚下是足球队似的厚袜和牛皮鞋。正是那些在非洲杀戮黑人、掠夺象牙的殖民者的类型。

这时，他把那给大量酒精烧得象猪肝般的脸孔，直伸到徐群面前，更如打斗的公鸡似的，往徐群脸上瞪着一对疯子般浑浊得吓人的老鼠眼，一面不住挥动着手里的柱杖，嘴里则不知在嚷些什么……

几个当地人工头也随后赶到，他们都抓紧皮鞭，排开架势，跟监工一起挡住去路。

荷兰监工还是狂叫着，当地工头代传达了：

“你们看见‘端勿杀’为什么不脱帽行礼?! 为什么不蹲下去?!”说着，手里的皮鞭就要抽打过来。

几个学生不自觉地摸触着自己的帽子，女生们则往后

退；但徐群只安详地一笑，当作听不懂对方的话。

看到对方的举止神态，尤其是那充满自信的一笑，似乎很发生了一些效力，荷兰监工改变了比划的姿势，但还在叫嚷着些什么。

“端勿杀问你们到这儿想干什么？”工头仍用当地话代翻译。

徐群安详地用刚学会的当地话告诉他：“我们是珂达·班岱中华学校的旅行队，想到这工地参观，看看工人的工作情况……”

“呐呐呐呐呐……!!!”荷人监工登时拉长嘴巴，吼叫着，竟至于暴跳如雷；他于是挥手投足要学生们立即“滚开”。待疯狂发作过后，见大家还是不动，他于是用柱杖凭空在彼此之间划一道界线，然后用毛茸茸的手抽出屁股后的手枪，一边叫嚷着，仿佛是说：

“谁敢跨过这一边来，我就开枪！”

近处的工人似乎感到身边的工头跑开了，有些不平凡，便停下活，回过头张望，只是没人敢走拢来……

“里头有几个是中国人！”学生们眼尖，有看到的就低声告诉大家。

徐群远远看去，一个赤膊穿短裤的，正眯着眼睛往这边瞧，看他那较为扁平的脸，剃光头，确是咱们华工，而且已有相当年纪了。“对。是自己的侨胞。”徐老师说。

看看没法子通过了，徐群便带领学生们退到一个山坡上坐下来。

“荷兰殖民当局为什么要在这时开辟这条公路？”徐群问学生们。

“为了日后运送石油嘛，大家都这么说。”冯石坚首先回答。“荷兰人最近把那边的石油开采权都卖给美国人了……”

“听说开路的钱也是向美国人借的。”谭志明说。

“这些都是事实。”徐群对学生们能注意当地问题，有这样的认识颇为高兴。“公众的议论是有确凿的论据的。”

蔡国兴接着说：“我们村里的人都说，这条公路十多年前早勘测过了，就要动工。世界大战搁下来了，战后荷兰穷得再也顾不上，就一直拖到现在……”

不错，当日这条公路是为了斯达干煤矿区的需要而勘测的。位于山那一边的煤矿，是荷兰人跟美国人合办的。煤要输送到海边，由小船驳到珂埠出口，矿方很觉不合算，早计划着开这条公路。直到前几年，在那边森林地带又发现石油资源，也由美国人包了。双方才达成协议，动工开辟。

“可荷兰当局为什么要在这时借款开辟这公路呢？”徐老师象在考问大家，但终于自己说了出来：“荷兰当局为了挽救他们本国的经济衰退，因此加紧向殖民地搜刮，让他们的吸血管更深入穷乡僻壤。这公路正是在这目的下动工的。”

公路开成后，对这一带居民的生活将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也是大家所讨论的问题。

他们仿佛看见当地丰盛的资源不断地往外运，趾高气扬的殖民者纷纷到这儿建立他们的“安乐窝”。当日农村长期保持着的局面完全破坏了，新的统治给居民带来新的痛苦。越发穷困的农民都涌到矿区当工人，而工人队伍也渐渐壮大起来了……

这时，远处一声尖锐的呼叫，但见工人纷纷放下工作跑拢去，在一处斜坡上围成一堆。几个工头也马上赶了去，皮鞭抽得劈啪响，许多工人滚倒了，一阵骚动之后，工人终于给赶散了。接着便看见两个工人抬着一个人往山坡下走去。离得远，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同学们心里头不好过，老记挂着那工人出了什么事故，死活如何？再呆下去已是兴致索然，便决定离开这地方。在往回走的路上，他们无意中走进了一个来时不曾发现的山村。

原来那些筑路工人目前就在这村里过宿。从礼沙村来的一些当地人挑贩，便集中在这儿，他们从黄茂生等亚弄店赊来了一些廉价香烟，头痛粉，鸡纳药丸之类，准备卖给工人。本来，待在这村里访问工人很便当，只是工人们要摸黑才回来，同学们赶回垵埠已来不及，只得放弃这个好机会了。可他们从村民口里，却听到一桩惨绝的事。

天黑了，筑路工人回来了。累得站立不稳使他们匆匆填下一盘糙米饭，一缩进茅寮就睡倒了，直睡得“不省人事”。荷人监工可不同了，他什么也不必干，白天守在山野一整天已“闷得够慌”，晚上还要呆在这“倒霉的小山村”。于是，教人发指的事就发生了……

深夜，一柄手电筒沿着村民的茅屋乱照。走在前面带路的是本村的监光头，他后面才是插着手枪的那个荷人监工，有时当地人工头也跟着。

“鬼来啦！”村民们都吓得发抖，在竹榻上缩成一团。有女儿或年轻妇女的，赶忙用破纱笼把她盖往，让她缩到屋角里去……

手电筒的亮光和皮鞋声终于从门前过去了，一个老农

深深吐出一口气：“真主呀，今晚又平安过去了……”

但皮鞋声陡然倒转来，竹板门“啊”地一声给扳开了，手电筒的强光正照在这老农脸上。拿着手电筒的，正是他平日最害怕的监光头！

老农抖成一团，牙齿碰得橐橐响。村长出来逐家查夜，是常有的事，谁敢喷声？！

然而手电筒终于从他脸上移开了，全屋照射一通之后，直落在屋角的破纱笼上！

监光头走了过去，把破纱笼一掀，少女的脸孔暴露在白光下。

荷人监工奔了过去，伸手抓住少女的臂膀，整个人给提上来了。“咕！”荷人监工狞笑着，两只野兽要吃人般的凶眼正盯着她的脸！

“救命！”少女尖声惨叫。

但老农竟至于没有气力爬起来，甚至哼不出声来……荷兰人和监光头的积威已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

少女扳住门框，强扭了一阵之后，终于被拖出去了。老农还听得见远处那一声凄厉的叫喊：“爸……”这叫声象把尖刀，直戳进老农的心窝深处……

少女第二天清早给放回来了，象一具僵尸一般！

第二天晚上，手电筒又一家家照过去……殖民者的统治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古代奴隶制时的“勋业”！

### 三

当同学们正在用激动的心情“读”着这“最后一课”时，徐

老师要大家也同时注意“这一课”的附带部分。在这些山村野地的少数华侨和华裔的生活状况。

在遇到的一些中国人当中，首先引起学生们注意的就是卡迪尔·陈。

尽管从这个中年人的穿着、言语、习惯以至神态表情，都已经是道地的当地人了。连肤色也因传了好几代，和跟当地人的血缘关系，以及山村的生活环境，变得跟当地人无异了。就是名字也已当地化，可独独在名字后面，还留存着一个“陈”字！

同学们猜不出这用意。是他父亲的深意，还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家规，要从这一点上，使子孙不致完全忘掉其本族呢？或竟是他本人的愿望，才没有把这“陈”字删掉呢？然而待到一走近他的家门，不由使师生们更觉意外了。

这是一座跟其他的村屋完全不同的、古老破旧的木屋，蛀蚀了的木材都是非常粗大坚实的。而经过几代人居住之后，门框上还依稀分辨得出红漆的门联！待进到厅上，正中更赫然摆着一张长案桌和一架锡制的唐山香炉！卡迪尔仍然跟着他的祖先信神拜佛！

同学们问他先辈的事迹，卡迪尔可已说不清了，但他却知道他先辈的坟墓就在郊外，年年清明他都上坟。这引动了师生们的兴致，登时央求卡迪尔带他们出村去。

一座唐山式的古坟。它跟垆埠西山那座明末义民的墓冢又自不同。这墓墓碑墓桌俱在，石人石马还剩下一股半截，只是碑上的字迹已剥落斑驳。经徐群细细辨认，除了看清名讳籍贯而外，一样刻着“大明、□□、□年”等字样，尽管这坟墓分明是清朝才建造的。

问卡迪尔，他只说，听村里的人在传述，这山村和附近的田园都是这墓里的人开辟的。于是，村民都把这墓当作祈求平安的“圣地”。

“这里头可能正体现着一段当日华侨出洋的史迹。”于是，徐老师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华侨出洋的史实讲给学生们听。同学们面对着这座古坟，脑里不由形成了一幅往昔的图景来。

……异族到处在烧杀掳掠，祖国的农民纷纷举起长矛。他们虽然英勇奋战，可是队伍纷乱，群龙无首，终于给官兵逐个击溃了。折戈断剑的农民战士相继向南方退却，最后被迫退身到海边……

面前是大海，背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因而，他们只有回头望了故国万里河山一眼，噙着满眶热泪，断然跨上前面的木船……

这之后，他们日夜跟海洋搏斗。海洋象一群烈马，摇着满头浪花的白鬃毛，跃起来高过一座山，窜过去又似落进深谷。他们就这样紧紧跨住海洋的背脊，穿度过记不清的多少白天和黑夜。有的木船迸裂了，有的一口给卷进万丈海底，有的同伴精疲力竭死掉了，有的饿得再也不曾爬起来……独有他，卡迪尔·陈的祖辈，仍然紧紧握住船舵不放，有似勒紧这降服海洋的缰绳……

终于，在一天的黎明，海洋屈服了!它已经力尽气喘，胸脯一起一伏地，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化为一片片的白沫，瘫倒在这异邦平静而又荒凉的沙滩上……

但卡迪尔的先人并不气馁，他立即抽出腰间的板刀，一路斩荆开山，猛进数十里，直达这片荒野。看到土肥林茂，

他于是站住了，着手筑起这田园和山村来……

等到他的气力已为这片土地消耗净尽，他便把自己的身躯也躺倒在这片土地上，直到今天！

而且不仅他自己，他也把子孙献给这土地，让他们在这儿发芽生长，永远为这土地效劳。他只在子孙的名字背后，留下一点标志：“陈”。此外，再也无所索求。于是，中国人的子孙，就跟这土地和它的居民结下万世不解的姻缘了！……

后来，当卡迪尔·陈带他们深入另一个山村，师生们竟又在那儿遇到一个“难忘”的侨胞。

这人是个老者，同学们在当地人群里发现了她，只因独她穿着布唐装，头上还盘着一根辫子！

同学们非常惊奇地问他是哪里人。

“祖上福建泉州人氏。”那老者看见来的都是同胞，竟用纯正的闽南方言回答。

连徐群都感到十分意外：听对方所使用的字眼，和说话时的语气、姿态，这老者还是一个深读古书的人！

经过师生们客气地向他打听，特别是从旁人的讲述，才渐渐了解这老人的生活经历。

原来他是个祖传的中医，出洋后住在垵埭。只因他看到当地人那么穷困，有病也没得医，多少可以救治的病人白白死掉了，便弃商行医。在当日，垵埭只有一间小医院，和一个专给洋人看病的西医。不要说当地人怕他，没钱请他，即使请得起他，他也不一定会给你们有色人种好好医治的。就是华侨，即使治病办法都想尽了，也没有人去跟西医和医院打交道。找巫师吗，这些“老君”许多只会使神



弄鬼，断送人命。这老人看到有病的，不分种族，他都施药，于是许多当地人来向他求医。唐山带来的药用完了，他独个儿跑到山里去采；渐渐地，便搬到山里去住了。一住下，竟不想再离开这山村。

只要病看得准，药下得对。在高明的中医，并不需要花多少钱，买一两个铜仙的什么，或者到野地里找几味草药，倒把久缠的病治好了。于是，当地人那么感激他，种田的，芋头竹笋什么的都带来送他。下海的，则经常送他鱼虾，推也推不掉。

自然，“老君”们马上对他起了敌意，可“法术”和中伤都不曾发生效力。这不只因他不要钱，也因为许多病人的确在他手里治好了。

而今，他已是这一带百几十方里内唯一的医生了。每逢时疫流行，从四乡络绎而来的病人挤满了一屋。老人一把瘦骨，还整天爬山越岭采药，又动员一家人和邻居们煎药、照料，有时一直忙到深夜！

这老人看来那么高雅、风趣。看到这许多华侨学生，他多么高兴啊。因而问长问短，关心起大家的学业来了。而自己的事则看得那么平淡，不想多谈，倒是旁人尽在替他介绍着。

徐老师问他行医的动机是什么，他只说了四个字：“救人济世。”

“他真是一位少有的好中医，是华侨的好榜样！”在告辞之后，徐老师这么对同学们说。

“他为什么要在这穷乡山村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呢？又为什么能够跟当地人那么融洽呢？特别是他为什么一直保

持着故国的生活习惯呢?……”同学们也一直在讨论着那老者的问题。

在回家的路上，旅行队还遇上几个教人同情的华工。

在一片山地，有三个光头赤脚的人佝偻着身子在打理一片作物。同学们走了拢去，才看清是三个老人，从衣着和脸孔，更看出他们是自己的同胞。

那三个老人看见这许多人，兀自吃了一惊，便全低着头干起活来。同学们用当地话问他们是哪一省的人，都摇头装作听不懂，不肯回答。

这倒为难了师生们。只得采取“新战略”了，闽南籍的、广府籍的同学各各用家乡话试跟他们交谈，想勾起他们的乡情，同时多方证明自己的身分，表示绝不致危害到他们。

这办法果然有效，谭志明的家乡话引起一个较年轻的抬起头来：“你是台山人吧？”

一搭上钩，才渐渐勾出一段苦史来：

原来他们三个都是“猪仔”，是被荷兰鬼骗出洋来的。做了多少年的牛马工，再也受不住了，便立誓同生共死，豁了命逃出来。就隐在这山地种植胡椒，三十年不曾离开这村子一步！……

这还用得着问下去吗？谁还体会不出他们刚才疑虑的心境?!……

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学纷纷讲述这一带华工的情况：要是从垵埗逆河而上，由古嶂村再上去三几公里，那座叫卡汶加烈的橡胶园，就全是咱们华工。再越过山的斯达干煤矿，也一半是咱们华工。……

此外，在各村，师生们也遇上另外一些华侨和华裔。他

们有的是宁愿自己脱离“华侨社会”，深入内地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娶当地人作老婆，改信伊斯兰教，被华侨叫做“入番”的。有的则数代之后，除了脸孔上还有些中国人的特征之外，已完全当地化了的。……

太阳已经偏西了。在满怀兴奋中，旅行队不得不加速步伐往回走。师生们一边走着，一边还热烈地讲述着所见所闻。他们除了讨论当地人的生活情况，也讨论穷苦的华侨生活在当地人中间的情况。渐渐地，便归结到两民族的关系上面来，并且取得了各自的观感。

“……没想到，少数住在那些山村的中国人竟是那样生活着的。他们生活在众多的当地人中间，彼此那么和好，没有一点争端……”邓英才和周子俊很少离开垵埠，这一点使他们两个印象很深。

“在穷苦人当中，从来不分种族，也不会互相歧视的！中国人跟当地人象兄弟一样在一起辛勤工作，谁也不会去计较他是哪一族的人。他们一样为当地出力流汗！……”谭志明住在郊区，他根据他们那儿的情况，以及他们木工跟当地人的关系，作出这样的论断。

“我们礼沙村也一样，华侨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从来不曾发生过种族的纠纷。”这是蔡国兴的意见。“相反的，他们大家都是好邻居。许多年，甚至几代人同住在一个村，使他们熟悉对方的情况，有似熟悉自己家里的事一样。彼此的传统节日，或是婚嫁丧事，大家都尽自己的所有送礼，请客，到对方家帮忙。一旦有灾害，无论是水灾、火灾，他们都互相照顾、救援，粮食衣物互相供应。要是严重的

压迫，他们也联合起来抗拒，无论是对付监光头或者对付荷兰人……”

“若更进一步考察，华侨与当地民族的血统，早已混在一起，再也难分清了。象卡迪尔·陈，象那老中医的下一代，以至许多侨生，都是实例。这使华侨跟当地民族之间的‘血统之树’，千杈万丫、枝叶并茂地分布开来了！……”

最后，大家一致的结论是：穷苦的山村华侨和华裔跟当地人一样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也一样受当地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的生活也跟当地人一样艰苦。……

## 四

六年级上完这“最后一课”不久，毕业榜就张贴出来了。除了一两个特别差的，都得以毕业，头一二名还是邓英才和丁仲元。

这时刻，同学们心头都另有一番“滋味”。大家快分散了！尤其是那些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学生干事，特别是已滋生着“更深一层”的感情的谭志明和朱桃英，更觉难受。同时，大家也舍不得离开徐老师……

但补救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谭志明高兴地嚷着：

“咱们为什么不组织校友会，仍在徐老师的周围活动！”

大家轰地一声欢叫起来了，没有异议！本来，大埠头的华校毕业生，早组织过校友会，坳埠地方小，见面容易，又只一间华校，倒还没有这种组织。谭志明偶然想到这办法，颇为自得了，他深意地望了朱桃英一眼，对方也立即报以深长的微笑……

大伙儿立即讨论起组织办法来了。接着，又更进一步，照往日的老办法。提出开辟“成绩展览会”，毕业班“游艺晚会”，及发起为学校募捐等活动来。至于象后来大埠头华校的出版“毕业纪念刊”，四出招请商家登广告赞助学校经费的办法，则当时还没人“创举”，垵埠条件又差，就想不到这一层了。

学生们的提议当即取得校长和徐老师的赞同。

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更是垵埠少有的盛大日子。学校的礼堂早由学生们布置好了，纸旗彩带缤纷，用椰叶装饰礼堂、教室的窗门，更是当日海外少不了的装饰法，只是没有象一般喜庆事请“洋吹”助兴。

照往年通例，中华会馆侨领们，学校董事们，各侨贤侨要，各社团代表，所有学校捐款赞助人，以至较体面的侨商，全在发帖邀请之列。今年则连毕业班的家长们也被邀请列席。这一来，可真难为了许多“未见过世面”的家长，于是紧张地互相打听商议起来了。去不去呢？不去的后果怎样？去时穿什么衣服，一定要着西装结领带么？如果当场逐个请演说又怎么办？……这之中，志明的父亲木匠谭炳，水土的父亲码头搬运工黄松根等几个，或坚持一生不曾到过这样的场面，或表示从来只穿纱衫短裤，都抵死不肯去。经过自己子弟的“开导说服”，学校也传告不为难他们，才勉强凑上了七七八八。

侨领、侨要都端坐在讲台上，赞助人、家长则列坐在台下前排，后面才是大大小小的学生。看来女校长今天也特别高兴，白布袍也换上阴丹士林的新蓝布袍了。袍也做得长些，盖住白袜，不再老是白鹭鹭似的。她不住地招待

各侨领、侨要就座，颇显得是一校之长了。

在摇铃开会、行礼如仪之后，便由校长本人作简短的致词。她提到学校之有今日，自不免感谢侨领、侨要们的大力支持。教学方面的成绩，则尽归功于徐群身上，直把自己说成“何德何能”了。她说得那么恳切，也见得学校事件后校长的心境了。

接下去便是照往年的礼数逐个请侨领、侨要们演说了。这个“程序”也忒麻烦，一个没请到，或请得不够着力，便被看成小觑了我。坚请之后，却是这边催了半天，那边辞了半天，台下把掌都鼓得生痛了，对方才慢腾腾地站起来。于是让他想了一通，说了好几句“兄弟、兄弟，这个、这个……”之后，才说出一两句象样的话来。挨到一个说完了，按格式说过“兄弟讲得不好，请诸位原谅”之后，在应酬的热烈掌声中坐下去了，才请第二个。因而，在这讲台上，国语，直到厦门话、广府话、客家话、潮州话、当地话，各尽其用。好在除了校长和徐群，华侨都是语言专家，并不被难住。只是个个都讲那一套，腻得发慌。开初全礼堂鸦雀无声，之后便是沙沙之声四起，“如坐针毡”了。毕业生急着领文凭，则更是“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才挨到台上要员们都讲过了，于礼数上、面子上无亏了。最后，才由校长请台下家长的代表演讲……

“哗！”前排登时骚动了。学校当局竟不守诺言，设这圈套，悔不该到这儿来出丑！催的越急，辞的也就越着力。老才副周慎修只会打算盘，不会讲国语；船商郑水源只会分辨咸鱼干的好坏，可从来不曾学过演讲！推让的结果，才由中医邓砚田老先生勉为其难，被推上台了。邓老先生从

圆框眼镜上端往台下一望，赫然一片人头，便赶忙收住心猿意马，发起狠来，不文不白地讲了几句，匆匆跑下台来，这总算“聊以塞责”了。于是台下报以一片救苦解危的、最热烈的掌声！

领发文凭和奖品的仪式开始了，台下登时一片欢跃。将得到文凭、奖状、锦旗的，早准备好一带回家，立即嵌上镜框挂在厅堂正中。而这时，最得意的要算邓老先生了。儿子年纪全班最轻，又考第一名，校长在台上介绍的第一个是他，台下大家讨论的是他，第一个上台领文凭的是他，领奖品的也是他！老中医所计划、所盼望了多少年的心愿实现了！他得意地不时往儿子那边瞧，以目示意，好象在向大家显示，他有这样的儿子多么得意！他更渴望着四近的人提到他的儿子，尤其是问到他送儿子回国升学这件事，他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给对方听了。

但考第二名的丁仲元的父亲却没有到场。他不重视儿子成绩的优良，他只希望仲元立即去工作，挣回几盾钱，贴家用。自己作为一个小店员，他目前迫切希望于仲元的，是这一件。

文凭发完了，只有章长贵一个没有及格，人也没有来。这时有个同学突然想到长贵当日的“好友”：“魏家宝现在在哪儿？”

“跟他父亲到吧城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旁边的同学回答。

接下去，便进入一向开会的“最后一道程序”：离座拍全体照了。但卢健中董事要大家再坐下来，他要通知大家一件不幸的消息：

“咱们学校的倡办人之一：萧子卿老先生今天早上去世啦！”他沉重地说。

“啊！”同学们都惊得叫出声来，场上一阵激动的骚动，久久不能平息……

“想到萧老先生以一位前清的秀才，竟那么不计及个人得失，热心倡办新学，使同学们今天能得到这读书的机会，能在这儿举行毕业典礼！……萧先辈永远是咱们的好榜样！我提议大家在这儿给萧子卿先生致悼……”

同学和来宾们都默默地站起来……

过后，卢董事又告诉大家：

“萧老先生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咱们学校呢！他没有子嗣，也没有财产，他把他唯一的‘财富’，年轻时从国内带出来的一箱线装古书，全部捐给咱们学校！”

同学们感动极了，又是一阵骚动，纷纷讨论着全校师生怎样去给萧子卿吊丧和治丧……

等到大家情绪平静下去了，校长才请大家拍照。于是，以中华会馆衮衮诸公居中，旁及全体来宾，直到大小学生，在校门外排搭起来，连同门上的“珂埠中华学校”的牌子，一应拍摄进去。请来的照相师在黑布里排比了半天，这才咔嚓一声拍下来。此外还拍了一张毕业班全体师生的照片。这些照片都要照相师在下缘写上一排“珂埠中华学校第×届毕业典礼全体来宾及师生留影志盛”并年、月、日之类的黑底白字，以便高挂在礼堂上。至此，毕业典礼才算大功告成。

这之后，又是治丧，又是举行成绩展览会、游艺会，又是募捐，师生们真忙得不亦乐乎。往年，成绩展览会开幕



之前，早已函请诸侨领、商翁前来“捧场”。大人物到齐之后，学生的手工成品也可以拍卖。一束纸花，一只小木马，争价到好几百盾。诸“商翁”表面上“义举可风”，骨子里面子更重要。哪可在大庭广众中输给商场上的对手，留下全埠的谈资？！于是越争越高，余人又从旁兴风作浪，直弄得双方脸红耳赤，结果是学校收到一笔经费，莘莘学子皆大欢喜了！可今年募捐不采取这套“心理战术”，展览会也就不举行“义卖”了。

今年的筹款方式是由学生出面募捐。由于提出秉承萧子卿遗志这一层，学生们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募捐是各地华侨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之一。为华侨教育事业捐款更是侨胞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对那些侨商，他有多少财力，他为华侨社会出过多少钱，正是衡量这个侨商的重要标准。“某人热心公益！某人只知死守钱财！”在华侨社会是一道铁案般的公判，这使富而多金的“商翁”们也不能不勉为其难了。

一向的募捐都得请有地位、有钱财、交游广的侨领、侨要出面。或者先由本人在捐册上写下一个特大数目，或者先跟某一个素敦众望的侨贤疏通，由他捐上一笔带头，余人就不得不“按彼此财力的比例”跟上去了。然而这次却要由学生出面，声望和人事关系等于零，尽管学生们很有“缠性”，可是能否捐到大笔钱，倒是个疑问……

然而出意外的，由于这一年来的学生成绩和表现已在侨众当中留下好成果，再经学生们从中一酝酿，这群新手还没上阵，商场上早谈开了，而且形成了一股“竞赛”之风。

这“风”是从家长方面卷起来的。邓砚田老先生很感念

学校的大德，无以为报，便对人说：“要是学生们捐到我家，我捐五百盾！”哇！一个老中医捐五百盾，实在非同小可！何国亮的父亲何培基颇有些“硬气”，他刚回垵埠，便在福昌店前大声说：“他儿子考上第一名，五百盾很值得。我儿子考到二十几名，我也捐五百盾！”有人就问周慎修捐多少？谦和的才副伯笑着说：“我捐三个月的薪水吧……”

这一下可闹开了：“伙计捐一百，头家应该捐一千！”“小店捐一千，则大店应该捐一万！”“身任董事长、又是联盛大老板、而其子又得以毕业的丘联福捐多少?!”……

学生们终于带着盖上董事部印章的捐册，五六人一组，分头出发了。没有人推说头家不在，也不必待学生们施行“韧性战术”，侨商们都乐于接待，李熙昌自然也不例外。他拿出一叠钞票，由学生们在捐册上写着：

福昌大宝号 乐捐 荷币 壹仟盾正

才副伯也向东家先支三个月薪水，但他却坚持要用“无名氏”，于是捐册上又写着：

无名氏 乐捐 荷币 壹佰贰拾盾正

捐集的成绩超过往日由大侨领出面……

至此，毕业班的活动已近尾声，剩下的是各人安排自己的出路了。

邓英才下期船就动程到吧城，转驳芝字班轮船回国去。

尚未分散的同学们还来得及送他到码头上。英才非常自得，他向同学们保证说：

“我一定要学成一项专长才回珂埠来！我要为咱们的母校、甚至为咱们珂埠华侨争一分光彩！”还说他一定不会忘记全班同学，也一定会时常来信给他们报告他在国内学习的情况的。

这教一些同学羡慕得流口水了。

邓老先生也非常自得。他多年的计划逐步兑现了。他替儿子想得十分周到、齐全，除了香港和国内买得到的，必备的行李就有两大皮箱。至于水途中和到国内后的事，他更是叮嘱了三天三夜，但还是不放心，终于决定亲自送到吧城，亲自叮嘱何培基一通，亲手把儿子交给哥培基直带到厦门。于是，邓老先生也破天荒随船远征吧城去了。

砚田姆则留在码头上一把涕一把泪地糊满了自己的衣角……

从码头上回来后，同学们都爽然若失了。他们仿佛看到邓英才已进入高中，升上大学，出洋留学，得到博士学位……那距离跟自己越来越远，那艘轮船也仿佛已驶进云端里去了。……

还在职业歧途上的是谭志明。

在家里，志明父子早争持了一些时候了。老谭柄拗着性子，一句也不要听志明的。他认定世界上最美好最高尚的职业，就是干木匠活。他家已好几代人当木匠，是他家乡一带的名匠。哥哥志刚一个人也的确干不来。志明也实在不想太伤了他父亲的心，对木匠活他也有兴趣，可这关系到他一生的前程和跟女友的交情啊！

他于是只能请教徐老师了。老师关心着大家的就业问题，一再问起，谭志明不得不把自己的苦闷说出来。

“你想当教师，我和学校自然非常欢迎。可你目前须先解决的是家里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你认识上职业高下的问题。这问题要慢慢地讨论才能解决……”徐群深切地说。这时，在徐群脑里，陡然涌现他当日作家庭访问会见谭炳的情景：站在他前面的老汉，那豪爽乐观的性格，那坚强耿直的气魄，那对待劳动，尤其是对待木匠活的认真和自豪的态度，曾处处使徐群感佩。而今，要他代作决定的正是这人的儿子。

在作了长谈之后，当志明离开老师的宿舍，这回他借到的是关于工人运动的书。同时，在他脑里也装着许多徐老师提出来的问题。这之后，在校友会的活动中，志明偷偷地对朱桃英说：

“看来徐老师并不鼓励我当助教！没料到徐老师对木匠的工作也很看重哩……”

本来，谭志明是希望着：一旦徐老师说，以他的能力应该教书更合宜，否则“学非所用”，或者说，学校需要助教。那么，他的大事马上解决了，跟父亲反上天他也有理由了。

而今，志明在考虑这问题时，反而须增加新的内容，即徐老师所提出的那些意见。而“徐老师并不鼓励我当助教”这一件，更是堵住了他通往新职业的道路，使他不能不重新评价那条老路了。

在几次向徐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虑问题，并且获得解答之后，谭志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告诉朱桃英说：

“我想，我还是帮我爸工作好。至少，这在我是一种

锻炼!……”

其他的同学呢?何国亮想到吧城找他父亲,在那儿考初中。黄水土则暂时协助家里的工作,等待着实现他的理想,当海员的机会。而朱桃英的父亲坚决不许她教书,争持的结果,只许她参加校友会的活动……

唯独考第二名的丁仲元,他的“境遇”非常的不如意。

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仲元就给带进“联盛英哥”去了。丘联福只映了一映眼睛,连问一声都不问,便有人带仲元去站在柜台边了。仲元站了半天,没有人给他分配工作,也没人跟他谈一句什么。大店铺的气派本来是这样的,人情冷冰冰,也不在乎一个人闲着。于是,仲元觉得四周尽是异样的、漠视的,甚至是带讪笑的脸孔和眼光!他这才深深感受到站着受酷刑的惨烈,和举目无亲的苦况了!

丘长财呢?他唯一认识的是长财。可长财一直钻在经理室里,有时走了出来,也装作很忙的样子,匆匆走了过去,当作没看见他仲元。……

这时,仲元陡然想起前两天还在课室里,心头不禁涌上一股无限的向往和留恋。一门门的功课于是又回到他脑际,尤其是算术一科。他竟凭空在设想,要是这时丘长财要再偷看他的算术习题,他多么乐意给他看,可现在,丘长财什么习题也不需要了!他只是大声地跟上手伙计在谈扯,谈店里的事,也谈到学校。一听到学校,仲元不自由主地竖起耳朵,却只听见丘长财在信口诋毁徐老师,说他有所偏袒,而教学又太严,功课太重。于是就听见老伙计在奉承他,说他在这样的条件下而能考得毕业,实在非常非常不容易,有似当日考上了秀才,要花多少心血和工夫

呀！并且说，今后他只要把这“才学”用到做生意上面，就可以发更大的财，真是老头家日后的好倚靠！说得丘长财越发得意地高谈起来，也听得丁仲元嗒然若失了……

可是不久，仲元终于听见长财在叫他了：

“仲元！你把这笔帐给我算一算！”这自然不是偷看习题时的口气，而是头家在命令小伙计了。

为了生活，仲元哪能顾到这一点，他立即拿起纸笔，趋上前，并且想，算术是他的擅长，现在算用上了。

长财把一张单据揉在他面前，然而仲元竟至于不知道怎么算法！商场上的苏州码他是看得懂的，可这样的单据他还没算过，于是他只好怯怯地向新上司求教了……

“你连这个也不懂？！”长财简直是在吆喝了。“把这些‘仞’全加起来，看多少支罗？每支罗价钱十二仙半，看多少钱！”

仲元于是施展从学校学来的功夫，在纸上沙沙地算起来了。

“你这是在做什么工？！这么慢，还没有算好！你不会用算盘吗？！”长财在吼叫着。

仲元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在学校，算术都用笔算，虽然也学过珠算，但实际应用起来，他还不能比笔算快。这，长财不是不知道，可 he 现在是“上司”，仲元的父亲早告诫他，对上司是不能反驳的！……

丁仲元这时感到心乱如麻。许久，从这堆乱麻中，他终于理出头绪来。他要向“华侨社会”办教育的人提出疑问：

“为什么在你们学校里，被称赞的是我丁仲元，而不是他丘长财？！”

接着，仲元心头涌上一股强烈的渴望。他想把自己头

一天的遭遇，告诉他敬重的、教给学生许多新知识的徐老师。徐老师一定会给他作一个完满的、使他信服的分析 and 解答，作为他今后努力的方向。……

学校方面的情节本来到这儿早结束了，只是还有两件小事必须交代。

到了下学期开学的前几天，林添禄忽然在福昌店前对大家宣布：

“我已经把金山从荷兰学校叫出来了！一待中华学校开学，我决定送他进中华学校！”

这决定着实“惊人”。添禄唯一的儿子林金山进荷文学校三年了，当初他祖母和父母亲都极力主张给他读荷文。而今，使这孩子又须从头学起中文来。这，自然是林添寿受奴化教育使他们触目心惊的结果。

这之后，又轮到李熙昌“采取行动”了。这一夜，他有些焦急不安地想了好一会，终于决然地对熙昌婶说：

“再几天夜校招生，叫敏华赶快给玉华报个名吧，再把她关在屋里总不是办法……”

## 第十三章

### 一

统治着这赤道群岛的是荷兰王国。

王国“尊贵”的皇族是“奥伦治”家族。它的最高代表是威赫明娜“女王”。它的国旗是红白蓝三色旗。它的国徽是两只狮子之类的怪兽捧着皇冠什么的。它最隆重的庆祝日是八月三十一日威赫明娜的生日。

“尼德兰·印地”荷兰王国这样称呼它统治下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代表女王管辖这“东印度”的是驻在巴达维亚首府的“总督”。

这“尼德兰·印地”是由一串千万个大小岛屿组成的，横列在“七洲洋”外的赤道线上。在高旷万里的蓝天的掩映下，在碧波万顷的海洋的烘托中，它伸展在热带光灿灿的太阳光下，有似配衬在绿绒上，在强烈的灯光下射出耀眼的光芒的宝石一样。于是有个荷兰人非常赏识称许，把它比作地球胸前的翡翠带。

这“翡翠带”被西方来的海盗紧紧攥在手里已经三百多年了！

1596年6月，荷兰王国的远航船队第一次靠拢爪哇岛万丹的港口。就从那一天，群岛二百万平方公里、千百万居民延续了十几代人、历尽了三个半世纪的灾难开始了！那个穿着海军大将服装，披着假发的莽汉，名叫柯尔涅里斯·



霍曼的船队头子，率领着四艘挂上三色旗、樯桅林立、梯绳交织的大帆船，成年累月地横渡重洋，终于在狂喜中找到了这群海岛。他们是从千万里外的西欧嗅到了香料的芬香而来的。因而，眼前的奇货使他们惊喜的眼里立即闪烁着贪婪的蓝光，攫夺巨额利润的欲望更使他们的心腔猛涨，而这儿富饶的土地和物产越发使他们欣喜若狂……于是，霍曼便成为荷兰殖民者征服这群岛的开路先锋。从此，商船和舰队，就象蚂蚁般一串串沿着他的脚迹涌到这地方。征购，劫掠，烧杀，占领，统治，一直延续到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就从那一天起，群岛原先平静的海面，挤满了海盗的船只。恶浪掀涌，炮声震天，原先安谧的海岛，而今深深地践满了殖民者的脚印，插遍了征服者的旗帜。原先安居乐业的村落，而今弥漫着呵叱声、鞭打声、杀戮声和哭号、惨叫声……自此，那迎风摇曳、高耸入云的椰林底下，再也看不到果菜满摊、喧闹拥挤的市集，那月光如清水的海滩上，再也听不到缭绕的歌声、构成节拍的嘭嘭鼓声，看不到当地各种族的优美舞姿和翩翩倩影了……

暴富使荷兰王国的商贾们举国如狂。垄断和独占群岛的物产和财富的野心使他们组织起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罪恶的“东印度公司”。于是，炮舰开过来了，大炮抬上来了，商馆建立起来了，堡垒也筑造起来了。并且征募军队，发行钱币，任命起地方官来了……又于是，“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行使政府权力的群岛实际统治者了，并且终于转化为今天的荷印殖民政府！而这群当日由土侯苏丹割据的海岛，也沦为“尼德兰·印地”了！因而，直到这时，华侨和当地人，

还用“东印度公司”的最后一个字：“公司”，来称呼今天的荷印政府。叫它做“公班衙”，也见得这公司“业绩”影响的深远了！而荷兰，这个以马车见称的国度，也“荣获”了一个“雅号”：“海上马车夫”。的确，在向海外发展殖民地的“伟业”上，荷兰给欧美殖民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为王前驱”了……

从此，东南亚的海面上，恶浪滔天，浊流滚涌！海上强盗们的殖民地大争夺战的结果，英帝国霸占了马来亚、缅甸、锡兰等地。法国占了安南。西班牙和美国先后占了菲律宾。德国占了新几内亚东部。败退了的葡萄牙也占了一些小地方。而荷兰独吞下了东印度群岛这块肥肉！

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手腕最“高超”，政绩也最“昭著”……

当地居民手种的香料，只能扫数贱价“卖”给这个带枪炮的新闯入者，让强盗攫取数十倍、每年几万万荷盾的巨利。谁敢再卖给原顾主，就要遭受严惩。纵火烧光全村，把种植园捣成平地！千万英里外的西欧香料落价，这群岛的丁香豆蔻树给派兵砍光了。一旦西欧涨价，又派兵强迫栽种！为了镇压反抗、深入掠夺，“公班衙”又加紧修造作为吸血管的铁路。于是当地居民在军队的枪尖和管工的皮鞭底下，在日炙雨淋中，用无偿的劳动开辟原始森林、荒山峻岭。蚊蚋蛇蝎向他们赤膊露体的血肉之躯猛攻，疟疾疫疠栖息在他们的体腔，他们一批接一批，几千人又几千人地死光了！骨骼，终于填平了那沼泽地带，让殖民者架起了枕木！除了财物，殖民者也想从人的肉体榨取财富，男女成批被俘去当奴隶了。奴隶可以给主人做苦工，服役，享受，驱使，杀戮，也可以贩卖。于是统治者们家家有奴隶，人人有奴

隶。直到奴隶酿成名垂史册的大暴动，殖民者惊慌万状，随即掀起一场疯狂的大屠杀，成批的“奴隶”给杀光了！此外，荷兰殖民者还创造了那史无前例的“强迫种植制度”。为了给由于战乱而垂危的荷兰本土大量输血，万英里外的壮年农民都得自己带上粮食，离开田亩村庄，给驱赶到遥远的农园，充当几个月的农奴，种植那些供输出的农产品。因此，稻田荒芜了，爪哇的不少地区，几千人、几万人地饿死在自家肥沃的土地上！……

兽角从此到处吹起来了，皮鼓从此到处打响了，群岛居民的反抗起义跟被统治的日子一般久长！那森林、沼地、山峦、海湾，成为殖民者的坟场；猛兽、疫疠、气候、水土，都是统治者的敌人；而长矛、竹枪、短剑、梭标，都在找寻着殖民者的咽喉！

然而，荷兰殖民者“聪明”起来了。他们利用平民跟贵族之间的矛盾，利用各土侯苏丹之间的纠纷，他们更挑拨、唆使、扩大这矛盾和纠纷。当被残害的群岛居民群起抵制，不卖香料给殖民者之时。他们就重利引诱“苏丹”替“公司”采购，也利用“苏丹”给他们购买充当矿工的奴隶。接着又要求这与民为敌的“苏丹”让他们建立商馆和堡垒。待到“苏丹”已沦为“公司”经纪人，人民的不满使他的政权摇摇欲坠之时，荷兰殖民者便以枪械援助他，让他受自己的“保护”。那交换的条件是：取得收购该地区居民农产品的“专利权”。于是，受“保护”的苏丹“强大”骄横起来了。殖民者更让他去向别的苏丹挑衅，让他更残酷地镇压、奴役人民。等到这“苏丹”已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他再也摆脱不了荷兰人了！他只有献出自己的土地，献出自己的主权。他

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人民！而荷兰殖民者就这样吞食了一个又一个的“苏丹”！

至于那些敢于反抗的，荷兰殖民者另有办法。捉到活的，他们用烧红的铁钳夹出他身上的肉，然后切手，断足，剥皮，开腔，取出心脏，然后斩首，又然后再切成一块块，最后才是挂起来示众！就是那些战死、老死的，他们也要找到他的尸首，用竹竿撑起来，让他的家人和亲友来“相认”，强迫全村居民来“观赏”！而最后还不得不采用村村连保，一村出了“叛乱分子”，连邻村一起烧掉、杀绝！

因此，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家给这统治作了一个昭示千古的宣判：“荷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本国家）的殖民地经营历史展示了一幅背信弃义、贿赂、虐杀和卑劣的图画。”

荷兰殖民者又怎样对待华侨呢？

当霍曼第一足踏上这群岛，他吃惊地看到：岛上已有着不少中国人！那时，华侨来到这群岛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贩卖唐山带来的丝绸、茶叶、瓷器……他们做木工，做泥水匠，他们当渔夫，当裁缝……他们用自己的手、自己的文明建造起砖石的屋子住。使“文明先进”的殖民者也不能不称赞、佩服、羡慕起中国人来了。但殖民者却从来不会明白前已讲过的道理。中国人只带着手艺技术，并没有象他们带着舰队枪炮。中国人只带着智慧和劳力，并没有象他们带着强权和野心。中国人只有勤劳、友善与和平，可并没有象他们殖民者劫掠别人的物产，奴役和统治当地居民，和侵占别族土地的罪恶！

当殖民统治者已经侵占到几个立足点，他们的一个总

督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适合于承担开发巴达维亚的艰巨工作了。”因此，他们不准华侨离开他们管辖的地方。他们还摧毁别处华侨的居家、船只，强迫他们移居到巴达维亚来。他们更计划着派战舰趁季候风到中国海岸绑架男女和孩童到这儿定居，好替他们开发，甚至表示为了这事不惜跟中国发生战争！

然而，等到殖民者不再需要中国人的劳动力了，他们就强迫华侨必须购买“居留准字”。于是更使用各种野蛮手段敲榨迫害华侨。他们无缘无故地把华侨关进牢里迫索赎金！他们把买不起“居留准字”的华侨驱逐出境！他们捉了大批华侨运到锡兰当农奴！他们把运到半途的华侨抛进海里！他们把巴达维亚监牢里、医院里的全部华侨杀死、活活打死！他们更纵火焚烧华侨的住屋，抢夺华侨的财物！他们终于派兵妄图屠尽所有的华侨！而酿成了“红溪惨案”！

但在这三百多年的统治中，荷兰殖民者更“高超”的统治艺术，却是“分而治之”。

最“文明先进”、具有“文化智识”的“高等人种”，自然是白种人了。驻巴达维亚总督而下，一应大小的荷兰官员，是最高等的了。洋行、船局、农园、矿场等的荷兰人，自然也非常高等。至于居住在这群岛的别国白种人，包括犹太商人，也同样的高等。就算那些在其本国做流氓当无赖的，一旦跑到这儿来，做起欺压有色人种工人的管工，也按肤色归到“高等”里头去。

被统治的是“落后”“野蛮”的有色人种。在这些“劣等人种”当中，有中国人，当地人，和东方地区的侨民。

当统治者需要中国人供他们劳役时，他们曾“赞扬”中

国人是最刻苦耐劳、最勤快、俭朴、善良的民族。当他们想利用华商深入穷乡僻壤替他们收集当地产品时，他们“称赞”中国人很有经商的才干，是最守信用的商人。等到不需要华侨时，他们又诽谤“支那人”是“吸血鬼”，来时双手空空，带着一条麻袋进出监光陋巷收购玻璃樽，发了财就席卷回唐山去。为了开脱自己的罪状，殖民者还硬指当地人的贫穷是因为经济、商业操在“支那人”手里。他们同时极力宣扬“支那人”的“劣迹”，说“支那人”贪钱、肮脏、无礼貌、喧闹、不守秩序……

但统治者也一样看不起当地人。他们把当地人统称为“印兰勒”（内陆土人），用以显示对手是“野蛮未开化”的部落种族，需要让他们“先进文明”的人种管辖。他们也大力宣扬当地人的“劣迹”，说当地“土人”懒惰、不顾信用、贪小利……

荷兰殖民统治者更需要这些“劣等民族”彼此互相宣扬对方的“劣绩”。他们需要各被统治的民族间互相歧视，互相仇视、敌视，造成彼此间的隔阂、对垒，甚至酿成民族间的争端，以利于他们的统治。自然，他们还需要这些“劣等民族”盲目地承认白种人的“优越性”，崇拜白种人，畏惧白种人，服从白种人。

对咱们华侨，公班衙把那些在当地出生的侨生归入“荷兰籍民”，给他们更大的活动自由。为了取得跟白种人更接近的地位，日后的生活能够更“舒适”，许多侨生更高兴称荷兰为“祖家”，进荷文学校，以讲荷兰话为荣了，并且也象荷兰人一样看不起自己的种族，他们就是林添寿之流了。但唐山新客也看不起“峇峇”。他们这样称呼侨生，说他们

是忘祖的“半唐番”，也就是供洋人驱使的货色而已。于是，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的阴谋得逞了。

在当地居民中间，殖民者除了利用平民和贵族、苏丹之间的矛盾，就是在种族方面，他们又从群岛许多种族当中看上了安汶人。这个因出产香料而被蹂躏过的、肤色黝黑的少数民族，而今被“提拔”出来了。他们跟白种人“平等”了。他们一些人得受到较高深的荷兰教育，跟着荷兰人到各岛去当小官员，在洋行任职，做医生、教师……而更多地当警察、士兵。于是，安汶兵在各地替殖民者镇压着自己同患难的兄弟。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阴谋又得逞了。

这就是荷兰殖民者的一小部分“杰作”。供白种人享用的游泳池、俱乐部，最“体面”的有色人种也不准加入。供荷童读书的学校，有色人种的子弟不许就读！各大小官署、机关、洋行的头子，轮船的船长，都只能是白种人。才干大大超越白人头子的有色人种高级职员，终其身只能充当“二手”！同样的工作，白种人员的薪金超过一两倍。同样的供膳，白种人员享用牛排马铃薯，有色人种职员吞糙米饭咸鱼！早年，殖民者更有这样的法令：“支那人”必须住在指定的监光里，不准跟当地人共处！官方发出开设赌馆的许可证，从中抽重税，洋人和当地人都不准入内，独让中国人赌博！当地人学童，即使在庆祝荷兰女王诞辰的游行队伍里，也得赤着脚！做乞丐也要有“证明书”，而这种“证明书”只发给当地人！……

唯独对待日本侨民，由于“看重”他们背后的枪炮，荷兰官员每每把他们提上“高等”来，只是他们人数少，不能当作一个方面看待。至于印度侨民、阿拉伯侨民，则一律

“下等”对待了。

那么，在当日，咱们熟悉的珂埠，荷兰殖民地统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古往的事已经无从知道，可今天埠里头的老年人，还能告诉你一件他们当日非常平凡的“小事”……

那时，埠中只有一个荷兰官，华侨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官位。于是大家都叫他“端勿杀”（新、马亦作段勿杀），一提端勿杀也就是他了；可又有人叫他“管路的”（按即Controleur，当日荷兰地方官官名）。这译名的由来，可能是他今天早晚都要经过同一段路，在路上作福作威吧？这“管路的”老穿着白色合领旧式西装，戴着软木帽，留着翘起的大胡子，挺胸缩项，开路神似地端坐在一匹大白马背上。一个当地人仆役跟在他的马屁股后面，替他拿着公事包和手杖，一路急急地跑着腿。马前面则是两头狼狗，都受过特殊训练。看见马跑过来的路人，无论是当地人还是中国人，走避不及的，都得蹲在地上！否则……否则狗立即向你扑过去！咬得鲜血淋漓……

## 二

可而今已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了。

珂埠早住上许多荷兰人和其他白种人，他们独自形成一个“区”，各政府机关和“荷兰厝”都在那儿。自然，他们再也不必骑白马“管路”了，他们已有了好几部汽车。华侨跟他们打上了交道，也渐渐叫得出他们的官名：“大杯”“二杯”（何义不详）“驳面（码头，此指海关）头手、二手”“奎卑



音头手、二手”“慕娘土库(荷兰五大洋行之一)头手……”等等。而这时，他们也“文明”起来了，不再叫狗替他们开道。于是碰上的路人也不必再蹲下去，只是让路“回避”还是不能免的。“有礼貌”的则更退到路边，脱帽鞠躬，带笑恭立。至于有事须进到官厅、洋行，则一般华侨还是必须穿西装、着皮鞋，不能穿唐装，否则被视为“没有礼貌”，或不接见，或故意刁难。自然，穿上西装也还是一样受歧视、遭侮辱的。因而，华侨还是把跟荷兰官厅打交道视为畏途，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老办法，能够避免就不去惹他们，只守住自己的“华侨社会”。至于当地“土人”，尤其是“无知”的村民，别说有事进到官厅，就是在路上碰到，也无不照“传统”蹲下去的……

若论这个时候，荷兰三百多年的抢劫、残杀、高压的殖民统治早已“大功告成”了，外围岛屿的“军事行动”也早已完全“胜利”结束了。占群岛居民总数千分之四的荷兰统治层，正统治着比他们本国面积大五十六倍的东印度群岛！

严密的统治网早已形成了。以“爪哇银行”为首的几家荷兰银行控制、操纵着全“荷属东印度”的金融。荷兰五大洋行控制、操纵着全群岛的产品和商业，而荷兰皇家轮船公司则控制、操纵着全群岛的海运。这些托拉斯的千百个大小分行和办事处分布在全群岛大小各埠，垆埠自然也不例外。此外，荷兰和其他殖民国家还控制着全群岛所有的石油场、锡矿、种植园……于是，群岛丰富的物产，千船万船地源源运往欧美，使荷兰这个“宗主国”变成西欧富有的国家！

于是，西装革履的“优秀人种”得意忘形了，他们在上

头尽量奢华地享受、疯狂地纵欲。“内地土人”这时则进入“两仙半就能度过一天”的“伟大年代”。而大多数华侨身为劳工、职员、手工业者，胼手胝足，但求一饱；少数华商在洋行等操纵控制下，干些白种人做不到和不屑干的商业活动，如到山乡僻壤收集土产，和充当洋行商品的零售商之类……

可是，最残酷的统治并没有制服这“最容易统治的民族”。最近几年，在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勇的斗争更是从群岛统治者的心脏：首府巴达维亚。从统治者的腹地：爪哇。爆发开来了！工人到处在大罢工，农民到处在暴动。火车工人大罢工，农园工人罢工，农民发动游击战，进攻警察署、电话局、监狱……焚毁农园和烟草工场，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砍倒电灯柱，割断电话线，在交通线上放置障碍物……斗争迅速往外围岛屿蔓延开去了！为了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统治者调集了所有的力量，国库耗空了，因而统制，搜刮也就越发变本加厉……

待到一九二八年年底，一件外来的严重事故又更进一步影响到居民当前已很艰辛的生计。美国华尔街又在发生金融风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恐慌又到来了！

这项使人心惶惶的消息是从吧城传到珂埠来的。首先给珂埠华侨报导这件事的是吧城的华文报。它连篇描述着当前美国失业人数已有多少，多少产品已经堆积起来，销售不去，而经济恐慌的局面还在“方兴未艾”云。并且说，这一次的恐慌会比往昔任何一次都严重。接着，又报导风潮已经扩展到西欧，而且立即会波及它们的殖民地！全珂埠只有三四份华文报，大家争看的结果，认为这次的情况确

很严重，就是不知道华尔街在美国什么地方，又为什么那条街会发生金融风潮，竟也连累到这小小的珂埠来！

尽管绝大多数珂埠华侨不知道华尔街在哪里，经济恐慌的经历却是丰富的，一提到这大名如雷灌耳的“不景气”，住上一些年的华侨立即谈虎色变了。

当年的景况还历历在眼前。那时刻，珂埠主要的经济来源，山区各乡丰盛的土产，咖啡、胡椒、椰干、藤条、树脂、咸鱼……包括南洋最重要的物产：橡胶，尽变成泥沙，再也没有商人肯上山收购。产品一期期堆积起来，资金用完了，连工资都无法支付。当地小生产者不得不亲自运到埠里来，千求万恳要华商购买，只要能度过眼前的难关，价钱多少全不计较，直诉说得情到容动，有的甚至赖着不走。运来的货物就堆在店门口，尽是精选的上等货，看了使人从心里头冒出喜欢来，可就是没有一个商人敢下手。钱源枯竭，即使是自己长年的顾客也爱莫能助！至此，山区各产品，业主们也“懒”得花工钱叫人采摘，白白看着大好成果在原枝上烂坏，树棵本身得不到照料，种植园都荒芜了。至于华商各土产铺，更是叠二连三地接到吧城、泗水等地顾主的急件：“货物千祈勿再付运，堆积在海口未能提领，实属自误。”以及“前该货项，务请如数交来人带下，以应燃眉之急。”千封一式，使头家拆信的手都发抖了。至此，内河和海港码头清冷得吓人，船舶尽“缩”在一块儿不动了，珂埠顿呈一片死市！

到了这个时候，各店头家纷纷实行再降低伙计已极微薄的薪水，店中开支更是极力节省。能干的旧客在这时节都找不到工作，何况刚到的新客，就是提供一个“弄帮”的

机会，连最慷慨的头家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于是，华侨失业者尽“涇”在同乡会馆、公所里，靠东一餐西一餐地过日子。当地村民的生活就更不用提了，连耕牛都牵进埠里屠场，而一头大牛，才值几盾钱！……在这样的时刻，仿佛生命都僵住了，时间也停滞了！

而眼前这场才在开始的“不景气”，看来还会比往昔严重得多！

更使华商们担心的是，最近这一两期船，“荷兰区”的动向显得有些异于寻常。象前已介绍过的，这位于珂埠码头那一边、以“高贵”雅洁、安适、宁静见称的荷兰区，集中着各政府机关和住宅。有县政府公署、警察局、税务局……还有各银行、各洋行土库、船公司、矿场办事处……此外还有只收洋人会员的俱乐部、海滨游泳场、旅馆，等等。这儿的屋宇，一座座尽是朝向青碧的海面、独立式的“荷兰盾”，屋前都留着广阔的庭院，围上铁栅栏，种着树木，铺上草地，环境舒适优美极了。它跟破旧、挤迫、杂乱的唐人区，形成强烈的对比。

华商们都是在海关、船局和洋行的控制下讨生活的，自不能不注意这荷兰区的动静。而今，来到这政府机关区的华商，却看不到往日那模样，一些“大头”们悠闲地坐在大旋椅上咬雪茄烟。就是有要事想找他所认识的“头手”，出来接见的却是“二手”，于是敏感的华商立即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终于，张亚枚他们从码头传出消息说：“驳面头手”，这个他们码头工人最熟悉的港口荷人头子，上期船穿着一身白西装，提着手皮包，坐着头等舱走了。在印证这件事的

确实性时，亚枚向华商们力言他们看得真切：“……当时他那洋妇和两个孩子，还送他到码头上哩。待到船上的机器响了，他才吻着他的太太，又抱起孩子来亲，然后走上船梯去；在头等舱栏杆边，他还一直招着手！看来他这趟是有事被召到吧城去的……”

接着又传来消息：小公银行、奎卑音船局、慕娘土库、耶谷逊土库等的荷人头手，都先后坐着轮船走了。

于是垵埠的华侨，尤其是华商们都担心地互相传告：“当前不景气这么严重，荷兰鬼不知又想搞什么新花样啦?!……”

是的，那些殖民“鬼”正在布置他们的鬼把戏。华侨称他们为“鬼”是确切的。华侨在南洋碰到的白种人，就是这些以劫掠杀戮别族为生的殖民“鬼”！因而，“鬼”只是指殖民者，并不是指所有白种人。华侨最痛恨的就是这些鬼！

而今，这些“鬼”都集中到巴达维亚来了。操纵着华商“命运”的垵埠“驳面头手”海关主，正跟各埠的同僚们坐在海关总局的会议席上，听取上司的指示。

一个油桶般的秃顶老头已经讲了好多时候了，他讲述了荷兰本土所面临的经济难关，并且列举着具体的数字。不知是他心境紧张、烦躁，还是一身肥肉里在厚西装里，而又“焯”在这热带的平屋里，使他讲得那么吃力，直逼出一身油汗。尽管面前正摆着一杯结着水珠、发出嘶嘶冷气的啤酒，天花板上的几把电风扇也卷得会议室里尽是飒飒的声响，他还是不断掏出手帕，从狮子鼻抹到秃顶，连项颈折叠里的汗渍都抹拭一通。

但咱们那“海关主”却很悠闲。他坐在藤椅上舒舒服服地架着二郎腿，不时随手把自己面前的啤酒端到口边，漫不经心地呷一两口。这人虽然四十多了，却还“英俊”得可以，他个子高高地，体格结实配称，不象一些中年洋人的扛着大屎肚，或高瘦得象活无常。这可能归功于他的网球吧。午后下班一到家，他便换上短裤、球鞋，在自家的旷场上打起网球来了。此外，他还有一副“学者”的风度，前额微秃，架着金边眼镜，一坐下便搭起二郎腿，摆出“优美”的姿势。在“交际”场中，他是一般洋妇心目中已奠定社会地位，又有仪表风度的标准男子。

而今，这“标准男子”并不在谛听那“重要”的演讲。从那冗长的讲述中，他只抓到一点模糊的概念，知道他们的本土穷下去了。这时，他眼前陡然涌现幼年时在家乡的景象，仿佛看到他乡里那几架风车，已经破破落落，再也无力转动了。挤牛奶的胖妈子们则尽变成瘦婆子了，花头帕又脏又破，她们拿着奶桶挤奶，可牛的乳房再也流不出一滴乳来……

“要钱！……”他突然又抓住了上司所讲的另一个要点。

双眼呆盯着壁上那幅“荷属东印度”地图，渐渐地，咱们的海关主仿佛看见大批的钱从这群岛上逼出来、绞出来，象海浪似地滚滚流到荷兰本土去。于是，他村里的那些破风车，又渐渐地转动起来，终于猛卷起来，并且发出飒飒的声音。他这才意识到是头上的电风扇在转动。不久，那些挤奶的瘦婆子也渐渐胖起来，终于胖得胸脯象垫起两个大皮球，皮球上还绕上一大串的珠项链。同时，她们头上也戴起宝珠结成的皇冠来了！他赶忙一澄神，才看清那是挂在壁上的威赫明娜的肖像！

“……在接到尊贵的女王陛下的懿旨之后，高贵的总督大人随即作出决策：提高税则和加强税收……”

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们海关主的脑子里不再懒洋洋充满幻觉了，它也象风车似地猛转起来。他在盘算着这一新步骤严厉执行之后，他的袋里能装下多少钱！

“只要手段再辣狠些，严加挑剔，支那商人的钱就会……”

这是立即就会出现在眼前的事实，一点也不是幻想。他已经有很多“经验”，每次他一下辣手，就会有“支那”商人“笑嘻嘻”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送到他家里来。对于这类的事，荷兰官员都很熟悉，不过彼此“碍难言宣”罢了。就说他这次到珂埠上任吧，一屋子的新家具，还不是“支那”商人送来的！而上一任的海关局长调职，更是照当地荷兰官员的老办法，把家具用具交拍卖行拍卖，然后由拍卖行发通知书给各跟海关有关系的华商。谁敢不来送行仪？！一副用过的餐桌叉匙“拍卖”到好几百盾，他小女儿的一个洋娃娃，“卖”到金铸似的价钱，抽水马桶更比得上名贵的古董！他本人可以不必到场，买者的名单拍卖行自然会给他送来。而上任对各华商的“好恶”也就“关照”在自己身上，那些不懂“礼貌”的“支那”商人的货物便在他手里倒了霉了！这使“支那”商人对自己更不敢“怠慢”。荷兰官员的手法多么高超、干净啊！身上一点腥味儿不沾，仍然十分“清高”“廉洁”！不愧是统治着“下等种族”的“高等人种”！在认识上，咱们的海关主因而把“支那”商人比成一块湿毛巾，一拧，汗水就流出来了！……

邻座的一个胖子用手肘连连碰了他几下，显示着其人心中按捺不住的狂喜。这人是海关主在海牙读书时的同学，

自从到某埠当上海关局长，袋子颇为“充盈”了。可咱们珂埠海关主还想保持“高矜”“超脱”的绅士风度，他不屑于表露这种轻浮的举动，于是整一整自己的二郎腿，不去理睬对方。……

咱们珂埠海关主就这样取得了执行荷印总督新措施的“基本精神”！

然而，这一趟来到巴达维亚，使咱们珂埠海关主十分称心快意的，却是当天晚上，他又得以参加巴达维亚那闻名的“哈尔摩尼”荷人俱乐部的舞会了。

那座他熟悉的豪华大厦就建造在填起一公尺多高的地基上面。走下汽车，步上石阶，眼前就是那铺着暗红色名贵地毯的大厅了。大厅的天花板正中依旧挂着那一大座雕花的玻璃大吊灯，一二十盏电灯泡正发出晶莹明亮的光辉，墙壁和支柱上又装上许多小型灯盏，让乳白色的、柔和的光辉互相掩映，使整个大厅宛如沉浸在光海的波影里。在这波影中，照见四周深褐色的柚木镂花家具：柜橱、桌椅，各种用具，以至挂着、摆着的名画，裸体雕像……而围绕、保护着这一切的，则是挂在四周落地的大百叶窗上厚厚的绒幔，它使这屋子更显得秘密、安全、和热烘烘了。

拥挤在这大厅上的，是清一色的“高等人种”。有红脸孔的“绅士”，在电灯下秃顶照得见人影的，扛着笨重的大肚子的，但也有年轻英俊的。有穿着露肩晚礼服的“淑女”，枯槁的老婆子，身段象卷着的褥子般的中年妇女，直到充满青春活力的浪漫女郎。这当中有各官署的大小官员，各洋行的大商贾，也有才从荷舰上岸的军官，以及他们的“宝眷”、情妇……



自然，这儿也不免要出现“下等人”的，当地人“羊兀厮”就有一大群。他们一式儿的洋人仆役打扮。袖口和裤管都镶上仆役制服花纹的白布西服，头缠爪哇巾，却赤着脚。他们并不是可以言笑的人，他们是受过特殊训练、听得懂简单的荷语的机械！他们唯一可以活动的器官是耳朵和手脚，眼睛则尽望着地面，一声呼唤传进耳朵，手脚立即动起来，影子般无声无息地绕着壁角飘来转去，畏缩着，佝偻着，躬着身，鞠着躬，蹲下去，递上来，把各种饮料食品送到“高贵的人种”跟前。此外，在这批“绅士淑女”看不到的地方，当然还有不少当地妇女在供劳役，甚至可能还有中国人的厨司。而看守着大门的，还有一个扎大头巾、翘着大胡子、魁梧的印度人，即所谓“望加里仔”。

典雅的舞会开始了。乐声悠扬，一对对一双双应声起舞，挨着，搂着，十分销魂，无限陶醉。在这时，他们那“可敬”的“绅士风度”仍然保持着，还是那么温柔、雅秀、彬彬有礼，一举一动都合乎西欧“上流社会”的习惯……

美酒佳肴送上来了。香槟、威士忌……牛排、炸鸡……高脚杯很有礼貌地举起来，彼此致意，然后放到唇边啜一口；肉块轻轻地在盘中切开，用叉子插上一块，放进口里，闭上唇慢慢地咀嚼，无声地咽下去。一切都合乎礼式、合乎“绅士”的仪态举止……

然而戏演完了，猴子终于要脱掉衣服的。妙舞和醇酒终于使他们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热燥起来，绅士的“灵魂”再也关不住了。于是，个个脸孔涨成紫血色了，浊眼发出贪欲的、搜索的锐光。又于是，一杯杯的烈酒索性直着喉咙灌将下去，而一声声的叫嚷、咆哮也就从喉底里迸发出来。

至此，手脚也终于摆脱了“文明”和“礼仪”的控制！……好在四周都围上厚绒幔，外头的“低等人种”是看不到什么的。

缺陷唯独在于声音无法隔断。乐器彻夜猛敲狂奏的轰鸣，通过夜空寂静的空气传得老远，还有那杯盘摔破、桌椅推倒的声响，那疯狂的笑嚷声、恐怖的尖叫声……使附近的居民耳朵都听麻了，路人则更是赶快走避，他们有谁不害怕发了狂的荷兰人？！

天亮之前，“绅士淑女”们陆续出来了。他们的仪态风度还是那么“雍容”“高雅”“卓越”，使路上早起的“下等人”都“敬畏”地，甚至“自惭形秽”地避开了。他们又是那么彬彬有礼，互道着再见，跨上车子，绝尘而去，影踪无存了……

这一夜，玩得最痛快淋漓、回味无穷的却是咱们珂埠的海关主。他跳过舞，喝过酒，玩过弹子球，也打过扑克。而且深悉俱乐部里头还有着神秘的去处，和为这秘事的需要而“服务”的人物角色……

然而咱们珂埠的海关主毕竟是“高尚”的绅士，一切有损于他和他们作为“高贵”人种的事物，他都“深恶痛绝”。他只把这类事隐藏在自己的心底，供他自己自个儿回味。因此，咱们这些“低等”人种就无从窥知他们当中的秘奥了，自然更不好替咱们的海关主宣扬，致有损于他的“美誉”，因而这里也就不便再写下去了。……

到了下一期船，海关主就回珂埠来了。别的“头手”们也陆续回来了。

咱们这海关主气势虎虎地一跨进大门，全办公室的空气登时凝结住了。办事员即刻一齐埋头拼命赶写起来，工

作做完了的也连忙把旧文件重新拿出来“整理”。全室十多个人静得象一座坟场，连活人的呼吸似乎都被极力抑制着。独有邻室一架老式打字机，在死寂的空气里，发出急促、单调、枯涩的响声，更使人感到难于忍受的重压。咱们的海关主“目中无人”地穿过一排坟墓似的桌子旁边，他向外展的臂膀在那些墓碑似的办事员的脊梁上卷起一阵刺骨的寒风。这些办事员当中，一半是当地安汶人，一半则是中国人侨生。

海关主返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召集手下训话。而今，他一点也不“悠闲”，早收了他那有名的二郎腿，改为正襟危坐了。他那鹰似的眼光反复地往全体人员脸上扫射，话语则逐字逐音地从他那抑制着的、低沉的喉底里“弹”出来，直打得人员们的神经都刺痛起来了。人员们诚惶诚恐地恭聆了他这郑重其事的新训令，却还是离不开“提高工作效率”的一套，只是这回特别严厉着令那些查关人员要从严，绝不许有一丝一毫的通融。同时着重申述处罚办法：降薪、撤职、处分，要全体人员“凛之”。

接着便是公布、张贴新税则了。

却不料在这当场，便发生了一件使全体人员悚然的事。海关主各事一交代完毕，随即亲自下场巡查办事人员的工作情况。而需要由“大头”处理、签署的文件，也陆续由各人员送了上去。不知是那个标致健美的华籍侨生女职员“命途多舛”呢，还是她有所恃而疏忽，或竟是海关主突然“认真”起来，恰恰就在她呈上去的一张“光申”（出口货准证）上，给他找到错处。一边写着三十箱，另一处却写成三十袋。尽管数量、重量都相符合，在税收上并没有损失，但

咱们的海关主还是大发雷霆。他把这个“露茜·王”喊到跟前，三角眼和薄嘴唇直伸到她嫩脸上，指手划足地大骂一通，连“恶弗弄”都应用上去了。这位无告的弱女子先是吓得脸色苍白，身子直抖，几乎站立不住。终于被无理痛骂到脸孔涨得通红，眼泪滚滚而下了。然而咱们这位有“教养”的“绅士”似乎还“兴犹未尽”，很有侮辱她到底的劲头……

王莲娘是任职多年的得力人员，一向不曾出错，更不曾被叱骂。她跟林添寿是老同学，只是她没钱出国留学，不得不回珂埠做事。由于她懂荷文，经济能独立，外表也很出众，年纪还不小，而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上司的赏识，因而自视颇高，哪受得住这当众的侮辱！同时咱们这位海关主一向又颇有“绅士”风度，“女士第一”，他对女性总是另眼看待、“爱护”有加的，因而每每当众赞扬露茜·王的工作表现。而这位荷兰人最高上司的一再邀她到他家里参加舞会，尤其使她引为无上荣幸。却不料今天就在这件小事上遭了难，她哪有脸再在同事面前工作下去？！

这事故使其他职员，特别是男职员都栗然、竦然了。他们十分清楚，这不过是海关主特意找出来的岔子，使用“杀鸡告诫猴子”的老手法，可他们还是一齐低着头忍受，充耳不闻，没人敢作出一点同情同事的表示，更不必说合力抗议了，因而办公室仍旧静得象一座坟场。他们都战战兢兢怕失去这份差事！附荷的侨生的地位确乎同样的可悲，他们深知荷兰上司不但看不起当地人职员，也一样看不起中国人侨生职员。尽管在自己同胞面前，这类侨生一向自以接近荷兰人为荣，并且象荷兰人一样瞧不起“唐山新客”，可荷兰人心目中，又把他们看成怎样的角色，他们自己也知

道得很清楚……

一到第二天，海关主更是“身先士卒”地出现在“驳面”上了。

关口的气氛登时紧张起来，查关的安汶人员顿时一齐失去往日的“气势”，他们只顾不断回头察看着海关主的颜色，一边畏畏缩缩地一直想往后退。于是，在海关主的“颐指”之下，付运和提领的货物都得一件件在他面前打开来。开了还不够，还要往里面掏；掏了仍通不过，有的还要整箱整袋翻倒出来检查。因而，本来在箱子里逐条叠好了的咸鱼干，倒得一地横七竖八，草草装回箱子就高出大半箱来，没法钉上盖子。火柴则要逐箱抽出一两盒，数一数根数，超过一定根数的就把全批货物按更高的税则计算。而咖啡粒之类，更是硬把次等货当作头等货打税。同时还要逐包过秤，重量超过出口准证所载数目的，即使一支罗半支罗也不放过……

面对着这光景，货主们的脸膛黑了一大半，哭都哭不出泪来。一旦被查出“问题”来的，一罚款就是一大笔，不能当场缴纳的便把货物扣留下来，而不管这种货赶不上付运是否会变坏之类……

若是往日，只要不是有意偷关漏税，总是可以通融的。当时海关主只叠腿坐在办公室里抽雪茄、喝啤酒，当地关员就比较容易说话了，大不了给他一些“咖啡钱”。凭商人的经验，遇事总不喜欢闹到“大头”那儿去，一样的花钱，荷兰人可是“大牲口”，要吃“大草料”的。至于今天这情况，则连他手下的关员也觉得关主搞得太不象样了，完全是有意寻事刁难。只是当地关员身不由己，关主喝令他们严厉检

查，稍不称他的意，就当场被叱骂，于是当地关员也只好迎合上司，尽量挑剔了。

突然碰上这样的事，连张亚枚他们码头工人也累得满头大汗。往常，他们一天能运出或领来二三十辆大车的货物，而今要一件件开给他看，等着他验，又要再装回去；要是有问题，还得跑回店里把货主拉到关口去解决，因而一天也运不上三四趟的货。货物两头搁着，领也不是，送也不是，不但货主焦急，他们码头工人也焦急不堪。在烈日底下，大家的脸孔都红得跟“关帝爷”一般，用中国话把海关主的十八代祖宗都拖出来痛骂。

然而，下班的时间还没到，海关主却早已“失了踪”。可能他一旦离开电风扇和大旋椅，头一遭这样卖力地“工作”，的确非常厌烦疲累了，也可能他故意半途而废，把货物搁在空场上过夜，估计“支那人”货主就不得不跑到他家里找他“解决”去的。……

果然，咱们的海关主已经跑回家里了。他换上运动衣，拿起球拍就打起网球来了。打过球就跟太太和孩子们亲热玩闹了一通，玩后就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洗过澡便拿着报纸，坐在屋前庭园的树荫下阅读起来了……

这儿是荷兰人住宅区，一幢幢尽是荷兰式单层洋房。这种洋房不是四方棱正的高大建筑物，它更象是几个房间被捏在一块儿，因而三四面都有窗，有的还有烟囱。在高大的热带树木掩蔽下，中间隔着草地，“荷兰厝”一间间各自独立着，远远看去，颇为玲珑安适，很适合小家庭。

白天，这一带通常很寂静。男人上“干刀”去了，孩子

上学，妇女们多留在屋里安排家务。一家家的大门尽都关着，屋围的栅栏也扣上门闩，全不见一个活人影子。唯独有时这家或那家，前庭出现孤零零的一个园丁，在轻轻地推着剪草机，或者偶尔从某一家传出一阵钢琴声，才显得里边住着人。

尽管这一带有似坟场，可只要哪一家的栅栏一碰响，立即就会惊动里头的活物，只是那出来应门的可不是人，而是从不知什么地方窜出一头甚至一群大狼狗来。它们吠个不休，隔着栅栏直往来人身上猛搏。这一带的狗儿们似乎也具备这种“文化知识”：除了跟主人交往的洋人，上门来的别的人种一律是“小偷”！

这“别的人种”自然是中国人和当地人。除了有要事，这些“下等人”是不到这儿来的。但“寄居”在这儿的当地人可不少，只是他（她）们都是荷兰盾的附属物，并不能自由出门。他们是峇务和羊兀厮，这儿每一家都有好几个男女仆役。要在这儿当仆妇还要有“特殊本领”。他们要能够长日里毫无声息地活着，几乎与外界隔绝了，成为蹲在屋角里只会干活的工具。同时他们还要有把屋子用物洗扫得一尘不染的本领，地板倒映着阳光都看不到一点印迹。只是他们本身无事却不准经过这些主人的厅堂和起居间。此外，他们还要具备非凡的小心，打破用具要赔偿，而他们一年的薪水也抵不上一件较值钱的器皿。再则他们还要学会侍候狼狗的本领，这里的狗是吃牛肉喝牛乳的，跟他们自己的儿子填木薯长大的就很不同！

另外还有极少数的当地人在这儿当上半个“主人”。当地“贵族”卑里阿依的千金小姐，以至生在“苏丹”宫庭里的

“公主”，而今成为“端勿杀”的养妇了。这种“卑阿拉安”（蓄养——指妾侍）制度在荷兰人里头很盛行，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都从荷兰带着“宝眷”来的，何况这种“就地取材”的“货色”更贴服，还可以“挥之即去”，确实是最方便的上乘办法。咱们的警察局长“大狗”端勿杀，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他把一个“卑里阿依”弄进这荷兰区来，很显得他是粗人。若那些“高贵”的文官们，则大多在别处另营“金屋”，就更能保住他们统治层的“体统”和“尊严”了。

住在这一带的华侨则几乎没有，尽管这儿跟唐人区相接邻。去年，珂埠华侨就传述着这样的一件事：

有个穷苦的华妇，洗熨西装非常拿手，倒揽上两三家荷兰人的活。她每天把洗好的衣服带到荷兰区去，狼狗一吠，自有峇务出来接应，荷兰人是不准她进到屋里的！有时，她也带着才五六岁的女儿同去，帮着拿回脏衣服。其中的一家也有个女孩，一样五六岁。偶尔，这洋女孩也从屋里探出身子来，跟洗衣妇的女孩阿妹扮个鬼脸。她的确生得可爱，白里透红的皮肤，淡黄色的长发，声音象银铃一般。渐渐地，阿妹就跟她混熟了，有时还趁她母亲到河边洗衣，独个儿跑到这儿来玩。开先，她俩只隔着栅栏招手，笑着、叫着，后来洋女孩开了栅栏，她们就在草场上采着花儿草儿，捉着迷藏，追逐着……

有一天，可能是星期天吧，她俩正玩得高兴，笑嚷得挺响，突然大门开了，一个洋男人出现在门口：

“玛尼：不要跟支那人的孩子玩！脏！”那洋人高声叫着，硬把玛尼拉进厅里去了，一边又回过头来极其厌烦地向阿妹连连挥手顿脚，叫嚷着……



然而阿妹竟被吓呆在当地，双脚忘了挪动。在她幼稚的心灵里，似乎还无法对当前突如其来的情势立即作出正确的判断。

忽然，大门里一声呼狗的哨声，一头大狼狗立即冲出门来，张口呲牙地扑到阿妹身上！……

这之后的情况怎样，许多华侨都不忍再讲下去，更不想讲给自己的孩子听。但从此，珂埠华侨互相告诫，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到荷兰区去！

“咱们华侨是不是这样脏？”愤慨议论之余，竟有人提出这疑问。无可否认的，咱们华侨没能从关口上轻易地刮到那么多钱，也没有海关主他们那样的好住宅，更没有许多仆役供驱使，则只好承认“脏”了。可奇怪的是：“脏”洗衣妇所洗的衣服，却被最“清洁”的人认为洗得最干净，而且穿到最体面的去处：办公厅和宴会上！

但有个跟荷兰人做过邻居的广府侨胞却把自己的遭受告诉大家。他说：“荷兰人屋里尽管很清洁，可他们经常把脏东西从窗口丢到中国人屋顶上！在门前碰上了，他们不但不跟你打招呼，而且远远就避开了，自然是嫌咱们‘下贱’！可一旦有什么需要，他们就叫羊兀厮来找中国人邻居了，或者替他修一个门闩，搬运一件贵重的家具，甚至半夜有事替他去找需要的人，或是义务替他找寻那些他们自己无法从当地人买到的东西！……”

只是，到底是荷兰区的哪一个放狗咬了阿妹？又是哪一个把脏东西掷到中国人屋顶上？咱们珂埠“愚昧”的“支那人”可就没能讲清楚，单知道是他们荷兰人。但这样的事，有谁会相信跟咱们“可敬”的海关主有关呢？……

这一刻，咱们的海关主还安详地坐在树荫下看报。他

的姿态那么高尚优雅，那么有教养，任谁看到他那神气，就会越发相信他是一位绝不会干出一丝损人利己的事的“正人君子”。

这时，白灼灼的热带太阳已经看不到了，连余晖也由它一丝一丝地抽回去，而灰暗则乘机一层层盖上这荷兰区的屋顶、树梢、马路，连对过的海面也给染上一层深似一层的蓝色。鸟雀们一群群争先恐后地飞回来了，它们掠过灰蓝色的天空，在荷兰区那些高大的、浓叶如巨盖的热带树上吱喳个不停，许久之后，才渐渐安静下来，似都找到理想的枝丫，安稳地睡着了。

灰蓝色的天空渐渐地托出一钩新月来，它薄得象水里的一片冰。不久，各住宅前也一盏两盏地亮上了浅黄色的电灯来，终于化为盏盏点点，在墨蓝的天宇底下，发出强烈的、金澄澄的、诱人的光辉……

咱们海关主前庭的灯光尤为明亮莹晶。一支齐肩的灯座竖在草地上，上面罩着粉红色的绸灯罩。它正好在海关主手里的报纸上、他旁边的小桌几，和桌上的一杯饮料，投下一圈亮光。而四周的景物，那粗大的树干，那沿着栅栏编种的、一人多高的花丛，那专为草地而设的藤椅和布躺椅，则尽溶浑在灯罩粉红色的雾光中。咱们的海关主就穿着热带有条纹的睡衣，半躺靠在这中间……

凉风偷偷地趁着大白天腾腾热气的空隙，一丝丝地从海那一边渗透进来，终于弥漫在这空间，使今天干了一番“大事”、这时又刚洗过澡的海关主，在身心上感到一阵阵的快意。

街道上寂静极了。各住宅的主人这时大半留在他们“美

满”的家庭里准备用晚餐，并享受家庭的乐趣。街上一点车辆的响声也听不到，只有行人道上，偶尔响起一阵独行人空寂匆促的皮鞋声，橐橐橐，渐渐远去了。这，更显得夜的安谧和宁静来。这寂静保持了许久，才又突然从不知哪一丛浓叶里，响起了一阵蛤蚧之类清脆而又幽邃的叫声：“得给！……得给！……”五六声之后，便又一切归于寂静。然而那余音却好象留存在夜空里渐渐地荡散，教人耳际似犹长久地回绕着那音波。待到侧耳细听，则更听出那海涛正不住地发出和谐的轻响，有似酣睡的人在打鼾……啊，环境舒适安宁极了。

但咱们的海关主并没有去注意四周的景色，他一边吸着烟，一边继续在看报。少顷，他背后大厅的纱窗映上一个跳动的人影，随即一个洋妇出现在门口。她轻巧地“跳”下阶来，双手在他肩上微微一按，是用晚餐的时候了。男的随即站起来，回报她一个轻吻，扶着她的腰肢进去了。

接着就有一个峇务从侧门“飘”过来，撤去几上的饮料杯子，换掉烟灰罐，整理好桌椅，又“飘”开了。

半小时之后，屋里才响起一阵笑嚷声，首先跑出来的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成十岁，女的也有六七岁了。两个人跳着、叫着，在草地上闹起来、吵起来了；那稚气的声音清亮悦耳，似银铃。

他们的父、母也出来了，各自坐在一张藤椅上看着孩子们玩，跟他们讲些什么。于是夫妻孩子一起笑着、玩着、闹着……

时钟敲了八响，又有一个峇务无声无息地从侧门“飘”了过来，伛偻着，膝行着趋近小几，把四杯牛奶捧到桌上，又伛偻着“飘”开了。一切象机械那么井然、准确。

喝过了，玩够了，女的随手拿起毛线，一边织着，一边仍看着孩子们在玩；男的也拿起报纸，翻看着……多么美好的一幅“高等人种”“幸福”家庭的图景啊！

只是这一夜，男的并不能很专心读报，他今番布置的这场大计谋不时闯进他的脑里来，使他压制不住内心的高兴。他很想把巴达维亚上级的指示和他白天在关口上的作为告诉自己最亲爱的人，因而不期然地瞟了她一眼，见她只低着头安详地在织着毛线，便又打消了原意。其实，他是从来不把职务上的事告诉他太太的，他绝对不需要她知道自己的事，她只要给他主持“幸福的家庭”就够了。而她也没有兴致知道他职务上的事，她需要的是他带回来更多的钱，不管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另外有件“小事”也使男的心神不能落实，他不时下意识地抬头望一望大路上。照他的“经验”，在今天这情况下，一两个平日跟他有“交情”的“支那”商人一定会在他屋前出现。他们总是那么笑呵呵地，说是“恰恰经过”，顺便进来问候他，于是送一纸封的“什么”给他的孩子，或者送一小盒的“什么”给他的太太，又笑呵呵地走了。可今天竟没有！……

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到了。就又有一个人最“高级”、忠心的老峇务伧偻着走过来，哄他们进里间去。

“晚安，菲立！晚安，玛尼！”他们的父母亲了亲他们。

“晚安，爸比！晚安，妈咪！”孩子们一边说着，一边缠住老峇务，扯住她，扭着她，打她，爬到她背上，抓她的头发，摇撼着，发出“骑士”胜利的呼啸，终于扭扭扯扯地进去了。

夫妻俩“幸福”地相对微笑，便都站了起来，男的扶着女的腰肢，也进去了。不久，他俩已换上一身夜礼服出来，男的还是扶住女的腰肢，一同跨上汽车而去……

在荷人俱乐部里，迎接他俩的是银行、洋行、船局、税局等等的“头二手”夫妇们。

他们这次会聚的心绪是振奋的。巴达维亚总督的新决策，他们“执行”后的反应，自己对这新步骤的办法，都是他们必须互相交换意见的重要话题。于是，彼此得意的“杰作”尽在交谈中表露出来，使手段“还不够辣”的人得到“启示”，接受“教导”，从而筹思着自己怎样也来一手！

欢谈和哗笑声此起彼落。狂热的气氛弥漫着这次的舞会。他们正在各自为自己即将到来的“好机会”得意，因而个个越发忘形地纵饮和狂舞起来，乱作一团……这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这是个宁静而又爽凉的热带之夜。月弯儿早已不见了，头上只剩一天星星。大地睡得正香，街道空荡荡灰茫茫地摊着，树木耸起一团团的黑影护住各荷兰盾，远方的海水继续发出低沉均匀的鼾声，空气中仿佛正弥漫着平和，使人油然滋生“幸福”的感觉。然而就在这“优美宁谧”的夜色底下，这市镇的那一边，却有着不少低矮的板屋、茅屋还透出微弱的灯光来，多少人还未能入睡。他们有的正焦灼地思索着，明天的生活怎么办？有的则还忙碌地准备着家什、货物，天未亮就得出门干营生去了……

唐人区有不少店铺亮着油灯。福昌“牛垅”里的灯也亮着，屋里烟尘杂乱，满地尽是货包。阿贵、长庚、天佑他

们都还在拼命干活。他们从一大早赶到这时刻，都累得上气接不着下气了，汗水沿着脸颊淌下来，顺着项背滴下来。他们浑身象泥牛一样。实在累得不行了，便站着把头伏在货包上定一定神，又继续干活……可是，必须在今晚干好的工作却还是那么多，看来非干到天亮不可。而明天的工作又堆上来了！

这是因为，这一期船的货，直到今早才赶完，正待张亚枚他们运上码头去。却不料海关主一随船回来，就弄出今天这事故，于是待运的货物大半搁了下来，而轮船明天可就要开走了！由于不能不适应今天这新条例、新情况，希望能减少对方的挑剔，争取明天能随船运出一部分，则留下来的货物必须重行挑选、改装……

在这种情况下，头家也不能安睡。正碰上这不景气，生意已经十分难做，而提高税则和海关主的故意刁难，则更似火上浇油，直烧得他心头劈啪作响。同时还必须估计这严重情况的后果，要是货物不能依期付运出去，买方就更有了口实不认帐，货物搁下来也会变坏，而市价损失等等则更是无从在这时计算的。……

至于在荷兰区背后那些茅屋里，又另有一番景象。这儿一片黑暗，当地穷苦人连油灯也点不起。在这“幸福”、宁静而又爽凉的热带之夜，他们并没有在酣睡。明天，那更苦难的生活重担啊，正象这四周重重的黑暗，紧紧地挤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透不过气来。……

这当中，更有着这么一家。男的是个散工，往日在二十多里外的荷兰人农园找工作，可这几个月来，那里连固定的工人都大批给裁掉了，他只好空着双手回老家来。他

的女人原先在荷兰人家里当峇务，只因孩子生病，请了几天的假，就给辞退了。

而今，他们最小的儿子病得越发沉重了。这一两天来，他一直在他母亲怀里扭着，小手不停地抓着他母亲干瘪的乳房，可她一点乳浆也没有了……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死寂。这时，就在这这时，远处正传来了悠扬的乐声，轻松得飘飘欲仙，狂热得好似浑身毛骨都在跳动。这永不停息的音响老是在他俩烦躁的心头抓挠着，顽强地挑弄着他们快要急疯了了的神经。夫妇俩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只剩下两双白灼灼的眼睛，瞪大在黑暗中！

过了许久，孩子不再扭动了。夫妇俩觉得有些异样，燃了柴火一照：孩子断气了！……

啊，“幸福”、安静而又爽凉的热带之夜！

### 三

第二天，垵埠华侨社会便开始掀起重大的不安。这不安的漩涡中心在商业区的“中国人大街”，各种使侨众惶惶然的坏消息就陆续从这儿传开了……

“奎卑音船局的载运费，从这期船开始，全部提高！”这是替华商办理付运手续的侨生人员带回来的恶耗。商业区一下子传开了，华商们一听，个个登时一颗心往下掉！待到问清是按不同的货物，分别提高十至二十巴仙之后，更是一连串的顾虑攻上心来。昨晚死挣活拼，原望能减轻损失，而今就算一部分货物能过关付运，还不一样落进“荷兰

鬼”的虎口！那些还没付运的货物呢，又不知将落到怎样的地步！付寄当地人的帆船吧，别说一时找不到帆船，若再象当年给“荷兰鬼”限制进入码头的日期，更将“全本无归”了！

上洋行打交道的华商回来后，更是逢人诉说、怨声载道：“今后谁想再经售洋行的农园产品，得‘缚’条件：不准再向别处咱们中国商人采办同类的货，想向洋行‘拿’多少当销洋货的，则必须也向他们购买多少陈年老货！要不同意，他们就要立即停止供货，同时催索帐款啦……”华商们心头又是一大串挂虑：大家的资本都是靠周转的，一旦停货索帐，没有货，自己放出去的帐还收得回来？何况在这不景气之时！就算能继续维持吧，又哪来这大笔钱还洋行的帐？兼取烂货呢，销不出去就要压死自己的一部分本钱，正是饮鸩止渴！……然而一旦果真给他们停货索帐，则唯有卷铺盖回唐山，店子听洋行拍卖一途了！因之，只好伸长脖子，要杀要剐听凭“荷兰鬼”去了。可洋行却说得够“漂亮”。他们奉行的原则还是“自由竞争”，华商们都是“愿者上钩”的！

这之后，又在谣传说：洋行准备好下手抢夺华商的生意了！有几门往日洋行“不屑”经营、或没有经营能力的产品，而今又想试图垄断了。其中之一是当地人重要必需品的咸鱼干、以及虾膏等海货。这些东西易烂，又臭，成色全凭经验判断，没有一定的“科学”规格。鱼的种类和产地，盛产季节及天时条件，怎样进行收购，怎样进行加工，各埠销售的不同口胃，华商全靠世代经营，摸索、掌握到一套知识，这些都曾教“荷兰鬼”大感头痛。洋行曾经几次拨



出大批财力人力，以垄断的方式下手，试行包揽全埠产品，结果都以大亏本而收场。而今，他们却想利用优厚的酬报，拉一两个该种行业华侨店铺的“家长”，或有经验而资本短缺的侨商，过来给他们殖民者当“军师”。这不免使侨商轰动了。而那些首当其冲的行业，更是惶急不安。

于是，整个华侨商业区立即处在失常和纷扰的状态下。这次“荷兰鬼”一连串的压迫如此凌厉，使侨商没人再存奢望，幻想还能象往常通过“私人交情”，而令他们对自己独抬“贵手”了。因而，过分敏感的华商便纷纷凭着自己的看法和猜测来作非常的准备，以应付各种估计得到的、“荷兰鬼”突如其来的辣手。然而，见仁见智，有的断然一律停止收购新货，有的则纷纷把“看歹”的货物抛售，市场一片纷乱，直到没有人承手……

在这个时候，税务局的人员也越发“勤劳”起来了。他们有如过江之鲫，夹着公事包，络绎上门来，这边要查帐，那边要催税。在当日，官方正式文字是荷兰文，帐簿自然也得用荷文。然为了应付“无知”而又“狡猾”的“支那”商人，达到“取之尽锱铢”，殖民政府也特地“培养”出识中文、懂得华侨商人记帐法的荷人“人才”。而今，正是这类人才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们“忠心耿耿”地为穷透了的荷兰皇家增加税收，同时也替自己的腰包“兼收”外快。华商们尽管咬牙切齿，满肚子酸辛，但外表上还是不能不摆笑脸，赔小心，送烟递茶，使出十八般解数，跟对方周旋，斗法斗智。可那些人员赖得象死蛇一条，结果还是没有钱撵不走他们！

然而最使华商心惊胆寒的是：公差或邮差突然送来了一封荷文公函！这件事，华商们是颇“富有经验”的。这类

信照例只盖个邮戳，不贴邮票，拿到这信的人立即在心底里喊一声苦，接到它就等于接到讣闻、噩耗！于是这种信被统归一类，催税的，传人的，警告将没收动产或不动产的，甚至封闭店铺、宣告破产的，总称之为：“荷文信”。而今，接到荷文信的华商特别多，请教懂荷兰文的侨生看信实属多此一举，因为大家“心里有数”。于是，华商见面多了一种“问候话”：“你有没有收到荷文信？”

这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新变故，使以商业区为中心的华侨社会浮动起来了。

各店铺座上，商人碰到一处，整天谈论不完的，正是大家当前的处境这一大课题。从目前华侨该怎样度过这难关，直推论、预测到日后华侨的境况，以至求生存之道。海南咖啡店满座的常客，此呼彼应、慷慨发言谈论的是它，消闲社的各等闲人聚满一屋子，喧闹嘈杂谈论的也是它，就是“高等理发室”的理发师，也一边屈起一只脚为顾客挖耳，一边跟顾客谈论这问题。各社团、同乡会、会馆，会众尽在议论这问题，连学校里学生之间、校友会成员之间，甚至师生之间，无不在讨论着这问题。

在南洋这“华侨社会”，似乎没有哪一行跟商业无关。华商本身一家人而外，人数众多的是伙计，商业的荣枯，跟他们正有着切身关系。码头华工大半是替华商运货的，商场的景况跟他们的生活关系重大，就算“自由职业”吧，中医、镶牙匠、裁缝、水客等等，他们业务的兴旺也需要市面上的繁荣。就连制豆腐、养猪、种菜、培豆芽的，他们的销售对象也还是华侨。即使是被视为“神圣”的教育事业，不但学生家庭大半是商人和跟商业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便

是学校本身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也正是靠华商捐助支持的。就是那些远在山区的华人，甚至当地人，他们跟埠中华商在货物的供应和销售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群对当前情况的深入分析使学生们、校友们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们不但知道华尔街在哪里，聚在这“街”的是些什么角色，它的影响力何以这样巨大。同时也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什么是经济恐慌，和为什么会有周期性的恐慌现象。此外，他们还知道荷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它本国的经济概况，它跟各殖民地的关系。以及荷印殖民政府采取这一系列手段的目的，本埠官员在执行政策时的施为，等等。同时也谈到华侨在这情况下应该采取的对策……

这些论点一经学生们带回家里、店里讲述，便渐渐地在埠中传开了。侨众听了，先是颇觉得奇异新鲜，待后细细思索，彼此讨论，并引证身受的事实，倒不断点起头来了。于是，不少侨众的眼睛陡然睁得更大、看得更远了！他们从埠中那些“荷兰鬼”的疯狂步骤背后，看出一层层更高更大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魔障；在考虑珂埠华商和华侨的命运时，也估计到全荷印、以至全南洋各殖民地华侨的处境和前途了。

这又连带引起了珂埠识字的侨胞读报的兴致。先从学生群里发其端，波及他们的家庭，终于扩展到全商场。在先，珂埠只有几份中文报，中华学校的一份在学生群里传阅，有些“不揣冒昧”的侨胞也来借看，早弄得破损不堪。于是有人“打”卢健中的“主意”，他家里的一份也不能“幸免”。这，且不说是关怀全侨大局，至少，在为自己决定应付处

境的办法，和跟别人谈论当前问题时，能找到更多的资料和论据。

看不到报的侨众纷纷托人向吧城订报去。尽管珂埠两星期才有一只船，报纸一到就是一大束，在别处，新闻早成为“明日黄花”，在珂埠却还挺新鲜。而报上的报导，特别是有关吧城华侨生活的特写，大家一字不遗地读着，议论着，犹似发生在自己埠中的事。

“……自从市场不景气，而当局复颁布种种条例限制商业活动后，华商处境有如涸辙之鱼，去年年底以来，华侨店铺倒闭者日多，即使数十年老铺亦难幸免……迨近数期船，我侨生活无着，而举家返国者日众，据渣华轮船公司办事员语记者，连期统舱船票俱售卖一空……”

“……吧城华侨中心区班芝兰一带小店铺，有竟日无客上门者，所卖货款尚不足以供自家膳食费，小食摊往日座客常满，今则门可罗雀，鱼虾放至发臭……”

“……近吧城我侨店铺之能勉强维持者，普遍实行降薪，伙计薪金一般降低二十至三十巴仙之谱，店伙之家庭人口众多者，几至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街头不少学龄华童，四处兜售荷印大彩票，借以协助家计，华妇作裸沿街叫卖者更不乏人……”

“有一李姓青年新客，梅县人，南来投靠其近亲某，适其亲因生活困难，徒往小埠，地址不明，其人得同乡帮助，暂寓同乡会所，每日四出觅事，俱无头绪，困蹶已有年余，近见市场不景，觅职更无望，每生厌世之念，不图前晚竟在会所澡房投环自尽，昨晨会所干事发现，已返魂乏术矣。”……

珂埠侨众于触目惊心之余，更是纷纷议论着自救之道。他们尤为一家吧城华侨进步人士所创办的《侨声报》的语重心长的社论所感动、所激发。其中一些言论尤为侨众所赞赏、所引述：

……此番美国经济大恐慌。为势之烈。牵涉之广。诚为前此所未曾有。观其趋势。犹在方兴未艾。究将扩展至何境地。各国金融专家。尚难预测。……由此观之。荷印之不景气。亦难望其早日恢复旧观也。……今当局复趁此时。颁布种种苛刻条例。一面又严行征税。以期挽救其本国经济危机。复排斥我侨商业地位。其谋良深。其计良毒。……故望我各地侨胞。务须作最恶劣之准备。不畏横暴。团结一体。力争生存权利。……更进一步。复望我侨发扬互助之传统美德。安插无业新客。供食供职。资助贫侨返国。扶病济危。共度时艰。……

不久，珂埠侨商更让连接而来的事故弄得全街轰动，终日惶惶了。

遭殃的首先是几家跟荷兰洋行“缚”上条件的华商。他们偶尔暗中向山顶的华商采购少量同类的货，竟至立即就有耳目去报告洋行，于是随之就有好几家华商被洋行停止供货，并派员迫讨全部欠帐。而那些答应替洋行销售因不景气而堆满仓库的“呆货”的，也给呆货“呃”得透不过气来，眼巴巴望着自己的业务陷入绝境，几至非关门不可……

“同盛号东给洋行迫得快上吊啦！”“永泰祥怕也要宣告

破产啦！”恶耗接连地传到福昌等各店来，头家们立即聚拢来打听是怎么回事，李熙昌他们更不免纷纷谈论研究起来，于愤慨、同情之余，更是替自己提着一颗心，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而税局雷厉风行地追查历年税务这一着，更是一件华商人人有份的灾殃。查帐簿的税局官员把税务一年年追究上去，一经发现“弊窦”，税款立即被提高数倍作为“处罚”。未能克日缴清的，店主立即被传令亲自上税务局，所得是一连串的恫吓。标封、没收、坐牢，以至无端的侮辱！直教一些新客头家吃尽了苦头……

于是，街上传闻接二叠三而来：“今天协和号一屋子尽是税局人员，从一大早直查到这晌午还没离开！门前还有警察把守着，出入都要受盘查！”“合成号的头家给叫到荷兰区问话去了。一直‘磨’到下午才放回来，哭丧着一张脸，问他只是摇头。看来问题可不小！”“庆和发今年生意做得多些，荷兰鬼哪肯放过他？！该店头家好象避到外埠去了，税务局正到处找不到人！”……各种虚实参杂的消息不胫而走，华商们用紧张的心情讲着，也用紧张的心情听着，各各谈“税”色变了。

于是，华商们尽成为惊弓之鸟，他们把一切坏消息都接受下来，哪一家又发生了什么事了！“荷兰鬼”又出了什么新条例了！因而又忧心忡忡地议论着，核计着。要是认为新情况跟自己的营业有关联，则更是提心吊胆，忙着考虑对策，作相应的准备了……

然而，一件更严重的事发生乎发生了：土产店和兴号的头家已给关进“大狗厝”里了！他的店铺也给公班衙贴上

封条了！

侨众涌到和兴号前查看，紧闭的门窗果然贴上几张荷文印戳的纸张，而他住宅的人也的确一早就到荷兰区监牢去送饭。可那原委经过，传述就很有出入。罗占魁在咖啡店向座客大声说：是和兴号欠了洋行的帐未能还清，洋行叫公班衙标封他的产业的。可黄坤山在福昌店前则低声告诉熙昌，是税局查出他帐簿作弊，大笔钱又拿不出来，税局头手着了恼，便下此毒手。最后还是张亚枚带来了第一手的消息，他替和兴号运货，跟该店家长等都挺熟。

原来和兴号东是个唐山新客，为人老实，衣着随便，就荷兰人看来，确是“土头土脑”的“支那人”。荷兰话和他们的条例，和兴头家自然一窍不通。就是当地话，也只能“因尼·依都”地用“市场土话”兼靠手势跟当地乡人讲价钱，断难运用“高级巫来由”跟官方对质的。前天，税务局发传票着该店的“挂沙”上税局。和兴头家一想，自己并没有欠政府的税，便不再托人，第二天亲自去了。

不巧正碰上荷兰大头情绪不好，劈头就遭到一阵吆喝。然而和兴头家觉得自己并没有欠上对方的道理，态度便很泰然，把税单摊在大头跟前，说明自己历年的税务都还清了，本年的则还没有到期。并且说，你们公班衙是准许分期摊还的。说完后便收了税单，准备抬脚走了。

可能因为和兴头家没有卑躬惶悚，口称“端勿杀”的吧，这“大模大样”“粗声粗气”更使大头恼上加恼，便喝令不准他离开。和兴头家一交涉，大头竟至于拍案打凳，咆哮起来。

这样一直拖到下午，和兴头家心一横，干脆不想花钱

买好他，便索性枯坐，看对方要怎样。想不到办公的时间到了，还是不肯放他。他一再大力交涉，大头竟至于叫税警把他扣押起来，而且被送到“大狗厝”去！

万料不到外头还封了他的店！……

埧埠整个华侨社会震动了！在一阵张惶议论之后，侨胞们立即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荷兰鬼蓄意在制造事故，威吓、陷诬咱们华侨，以便达到他们公班衙和大头们自身榨取华侨钱财的目的。”咖啡店、消闲社以至福昌店前的坐客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华侨社团应该出面了！这是侨众一致的要求。于是各同乡会开会讨论这事，连中华会馆也开会讨论这事。“这例一开端，公班衙就可以无缘无故地拘捕华侨、封闭店铺了！”与会者没有人持异议。会议的决议案是：“本会应全力支持和兴号东，会同各侨团合力向荷印当局交涉，直到其人被释放、店铺启封为止。”

中华会馆懂荷语的代表派出去了，找了几个荷兰官署，都互相推诿，不得要领，连其人犯了什么法，都查不出来！

第三天，或许荷兰公班衙也听到华侨的反应吧，和兴头家给偷偷放出来了，店铺也启了封。埠中华侨松了一口气。但今后华侨应该怎样应付这随时能发生事故的场面，怎样使侨众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怎样向荷兰殖民者争取生存的权利，等等，却还是摆在大家眼前的大问题。



## 第十四章

### 一

在这时刻，在这景况之下，全垌埠居民的生活，已经宛如一潭死水了！眼看着这水在渐渐停止流动，渐渐变浊、发臭，到处使人感到闷热、窒息。并且眼看着这水在渐渐枯干下去，原先不显眼的问题也渐渐象烂泥滩似地呈露出来，横在眼前，而生活在这里头的居民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狭小湫隘了……

变化最大的是这条“中国人大街”。

往日，太阳还没露脸，街上已尽是赶早市的人群，他们用喧闹把太阳“迫”上来；可而今，全街尽是白亮亮的阳光，却照不到几个行人。下午四五点，太阳的炎威开始消退，在先正是人们活跃的时刻。而今好似害怕头上的太阳追逐似的，路人早逃回家里去了，独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街道和洞开的店铺！

在这样的日子里，店铺的伙计们每天仍须把积存下来的货物过晒、过拣，仍须随着“荷兰鬼”无穷无尽的新条例、和头家根据市上的谣传而作出来的决策来把货物改装、搬运。门市的货品也仍须每早抬出来摆好，只是晚上大半还须照样抬进去！待到头家也弄不出新花样应付了，伙计们便渐渐遭到更难于忍受的空闲：整日呆呆地望着死沉沉的街景，使他们反而如同大旱望甘霖似地盼望着突然会有一

个顾客出现……

“橐! 橐! 橐! ……”在一片沉寂空荡里，唯独街上那个卖面食的唐人老者一阵紧似一阵的木叩子的声响，教两旁店铺的人们直听得烦躁不堪。敲声那么顽强，那么急骤，象沙漠里无望的呼救声，使人越听就越响，越听就越心烦。它不仅一声声敲在人们耳鼓上，更象敲在人们心头上，痛得大家的神经抵受不住。然而七仙半一大碗的虾面，竟没人敢买。瘦弱的老人挑着担子，停停走走地绕了大街好几圈了，但他还希冀挤出最后的力气，能挽回这一天的厄运，收回一点血本，于是越发拼命地挣扎着、挣扎着……

再往街上看，那些呆在市场里、街道旁的补鞋匠、理发匠、焊锡的、修理钟表的，以至摆旧货摊的，无论是华侨或当地人，绝少看见他们接到活儿或在招待顾客。他们长日里呆蹲在当场，木雕石凿似的。

还有那些挑着蔬菜、果子、鸡鸭、鱼虾上市的当地人，他们先是聚集在“巴刹”市场里，早市散后便改为沿着大街小巷叫卖。太阳偏西了，更是泻价挨家逐户兜售，他们把整个垵埠绕了多少遍了，直到太阳落了山，还是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沉重的心情，和沉重的担子，没入昏黑的村道。……

在这样的时刻，街上最“活跃”的，却要算那些市场收税员、警员、和进出各店铺的税局人员了……

看! 巴刹前，当地人果菜贩都得掏出几个铜仙，让手里拿着一叠红绿纸票和糨糊的市场收税员给他在箩筐边贴上一张小票，才许放行。可村民袋子里掏不出半个铜仙! 他们的草帽沿能夹上一小撮烟草和几张包粟的软壳，筐底里

能塞着一包当作全日一餐的蒸木薯，已算顶阔气的了。两个半铜仙是他们一天的生活费！这筐果菜即使卖得完，又能收到几个的“几个铜仙”？于是，一边是哀求和忍辱，一边是驱赶和欺凌。吃亏的自然是“愚昧”的村民，他们是“活该”受侮辱、遭作践的！

同样的灾难和恐怖，也掩盖着“中国大街”。

这一天，街旁那个唐人老补鞋匠，在热日底下挨上了大半天了。他刚接到一件活儿，正捏紧着颤抖的粗指头棒，埋头狠命地把鞋底纳着、纳着。看他那失血的脸色，惨白得吓人，虚汗渗出在他的白鬓边、在他头上那交织的皱纹上，微点点地在阳光下闪动着……

突然，税局人员找上他来了！他要审查老人的“营业”情况，要查看他的纳税单！照常理，街旁穷补鞋匠哪还要纳税？可税员在这局势下偏要查他的税！这确是无理取闹。因而，老人只能用简单的当地话跟他讲理，可就是没钱给他塞进口袋里。正是“秀才遇着兵”，于是税员越发疯狂了，他指着坐在矮凳上的老人直叫嚷、咆哮……

店铺和街旁的人们随着围拢来了，大家关心地互相探问着是怎么回事。

“砰！哗啦啦！”为了乘机当众扬威，税员把老人的鞋担子踢翻在街心。他一面又“警告”说，如补鞋匠再不把税务缴清，就不许他在这街旁“营业”！接着，税员还叉起腰来，朝四周的中国人直嚷：

“谁敢不缴清荷兰皇家的税务，就立即把他递配出境，让你们都饿死在那穷得没饭吃的支那！”

当观众中愤怒的哼声四起，税员早已拔脚扬长而去……

到得当天午后，迫害又落在街边那打拳卖伤药的老师傅身上了。

当时，这唐人老者已敲了半天锣，玩了几套拳术，胸脯用铁条砸了几条凝血的伤痕。路人渐渐被吸拢来了，他正想卖几个钱的膏药……

土警就在这时冲过来了，他加予老者的“罪名”是：“不合法”的营业，没有向官方讨取“准字”和纳税，而且“妨碍”了交通和公共秩序。

看客登时给驱开了。可土警还不甘心，他还想打烂老者的道具，“没收”他的膏药。

两方面对峙着。警员土头土脑，猖狂叫嚣，以为挥几下警棍就可吓退老者；老者可有他的一套拳脚，便摆好架步，冷冷地看着对方，要是被欺凌太甚，拼着进“大狗厝”，他也要给对方一场教训。

结局是四周的唐人为顾全大局过来劝开老师傅，他才愤慨地收拾道具走了。……

“荷兰鬼疯狂到这地步，是存心要打击咱们唐人，直不想让咱们活下去啦！这是在排华！”见证了同一天里好几起事故的侨众，都在心头发发出惊呼，并且在全街、全华侨社会传遍了。可就是大家都猜不透，为什么税员和土警突然惹出这横蛮无理的事端来，是荷兰上司指使他们干的，还是个别坏人从中作祟，蓄意挑衅呢？

在这全街惶惶之际，独有一个唐人不曾获得皇家的“关注”，他是因破产发了疯、睡在巴刹垃圾堆上的老乞丐！这个曾经是个大头家的败落者，可能就因为他是被荷兰政府弄破产发了疯的，皇家才不曾想到也向他分“一杯羹”。……

此外，那些当伙计，和靠工钱过活的阶层呢？

这方面，咱们的荷印政府也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到公平”，近来则更是派员四出到各店铺严厉追查收讨去了。你流血汗得来一盾钱，皇家抽你五个臭铜仙。这钱得由雇主抽存，按月缴到税务局，叫做“雇佣税”。前些年，还收四个铜仙，似乎是给乞丐的一个铜仙，对豪华“尊贵”的荷兰皇家也大有用场，便又增加了这么一仙。同时还规定在缴税时，税款尾数在四仙以下的，得调整为五仙，九仙以下的，得还皇家十仙，由此更见得荷兰立法的大官们筹思之精、计算之巧了。

就说福昌吧。在这里头才副伯周慎修的薪金最高，每月四十盾，于是每个月得抽出两个白花花的银盾归咱们的“公班衙”。这代价在老才副不知要眯着老花眼、弓着背写上多少个字！长庚的薪金才七盾半，五五二十五，七五三十五，是三角七仙半，可咱们的公班衙不收，要四角整！天佑是弄帮的，没有薪给。阿贵包袱底里只有十二个唐山大铜板，连一个荷兰铜仙也还不曾拈到手，到哪儿拿钱缴税？捷华他们则是自家人，照“支那人”的习惯，父亲是不发薪金给儿子的。

可“荷兰鬼”并不认这种帐。吃的呢？住的呢？穿的用的呢？都得逐项按条例报上一定的数目，好让皇家也抽五个铜仙。于是，吴阿贵不曾拈着分文，却要由头家替他缴税，长庚食宿在店里，才副伯吃了一顿中饭，都尽加到入息里头……

然而才副伯的酬劳也实在太丰了：四十盾。皇家怎能轻易放过？何况他又没有妻室在海外（在国内的，荷兰不认

帐),花不了这么多。于是,每年收入总数超过一定数目的,尤其是直系家庭成员不多的,公班衙每年另发税单抽他一笔可观的数目,别立名目叫“入息税”。

若是才副伯的“财产”能累积到一定的数目,还得另缴“殷富税”,只是老才副没有这分“福气”,也就免了他了。

张亚枚他们可是码头苦力,有的只是一身汗臭啊!不忙,当他们运完了一批货物,跟店东算工资时,店方也得从他们汗臭的工钱里,每盾抽掉五仙交公班衙。于是咱们的“粗人”每每一边算着工钱,一边把“总督”“女王”直至他们的列祖列宗,沿街挨户地拖出来痛骂!

至于学校里的穷教员,则独剩一身瘦骨和满脸粉笔灰,可咱们公班衙并不重文轻武,也还是要他们交出五个“干涩”的铜仙,到年另征“入息税”……

至此,荷兰皇家诸勋贵大官的“功德”算是完满了。不分贫富,“广庇”劳工,“惠及”孤苦了。“荷兰刨”的美誉也人人知晓、个个身受。它的确刨得又光又平,连一枚小刺儿都不剩!

其实,荷印殖民政府的“德政”早已闻名全球,昭彰史册了。

“……荷印政府从东印度群岛搜刮回其本国的金钱,每年约为三万万二千万盾。……”

“……荷印的经济金字塔是建筑在极广阔的底层上,这底层便是当地原住民,金字塔逐渐升起,中间部分是亚洲人,及至塔顶亚洲各国人也渐形减少,由欧洲人完成这塔的尖顶。……”

历史家们研究这一“公案”,更不能不惊叹荷兰“公班

衙”的税目的“奇”了。

人要有头，人头有“人头税”，脚要走路，走路有“路税”，房屋有房屋税，鸡狗有鸡狗税……创立税则的大官们早已搜尽枯肠，再也无缝可插了。待注意到会议桌上的蜡烛，他们的“灵机”一动，于是，史册上留有“威名”的“蜡烛税”便成立了。的确，“高贵”的荷兰皇族、大官，可以在蜡烛下跳舞，“劣等人种”就活该过着混沌黑暗的原始生活，何况“支那人”拜奉偶像要燃烛，这税款又何等可观！

史册上的记载还不止此。“高贵”的荷兰人的子女留在家交奴隶、峇务照料。“低劣”的当地人的婴儿则兜在妇女腰边，上山下田，出外做买卖。于是，荷兰人的“婴儿路关税”成立了！怎么个征法？以“货物”论！这“杰作”立奏神效，殖民者从她们身上，迫出了最后一个铜仙！

“屁股钱！”手无寸铁的当地居民，在受尽剥削迫害之后，唯有采用蔑视的策略了。他们把殖民者的百十种税，统称之为“屁股钱”。的确，把屁股往对方一翘，以示轻蔑，正是当地人的表情习惯！

可而今，已是“文明”时代了，许多不够“雅观”的税则已经废止，可对于“愚昧”的当地劳苦大众，身上留着几个铜仙也还是“犯法”的。因为根据荷兰殖民统治的整个年代具体情况看，荷兰“公班衙”一向只许他们“内陆土人”，男的有一条破内裤，赤着上身，或顶多穿上一条烂背心。女的有一件烂乳罩和一条破纱笼，孩童则只能是全身赤裸！

而今尽管已是“文明”时代了，“婴儿税”早已废止，但对于非“内陆土人”的咱们华侨，“人头税”却还在。

这一种税，曾使少华他们新客留下很深的印象。上岸

不久，一听人家提到“人头税”，顾名思义，兀自吓了一跳。若是还不起税，岂不人头搬家?!关于荷兰人跟“人头”之类的关系，少华他们早从老辈华侨听到很多。荷兰人造桥，要四出砍路人的头奠基。在荷兰人医院里，把人的肠弄出来，一大盆在那儿洗涤……而今跟“人头税”一联想，不觉项背一阵发毛。可闽南籍的老伯们对这税另有名称，叫做“头鬃尾票”。头鬃尾者，发辫也。军警四出追寻，追到了，从背后把发辫一揪，迫他还税，还不起税的把他们的发辫结在一块，拉去监牢。“头鬃尾票”的名称便大家使用开了。当日只有唐人有这“附件”，可见受这税迫害最甚的正是唐人。

这当中，吴阿贵对近日来“华侨社会”的不安尤为关心。一提到“荷兰鬼”的重税，阿贵更是浑身毛发一齐刺痛起来。当日他船一靠岸，“荷兰鬼”就伸手向他要一百五十个银盾。这惨痛的经历他没有一刻忘怀！就是今天他干活得不到分文，不能接济唐山的亲人，也正是“荷兰鬼”税务迫成的。因而，他对“荷兰鬼”任何税务的压迫，比别人都更敏感、更痛恨。

到得最近几天，珂埠的风声更是越传越紧了。由于各种生活活动停滞而空闲下来的时间，和对今后生活的焦迫，使埠中华侨居民，更容易谈论、传布各种“惊人的消息”……

“税单千万要随时带在身上！”这是传得家家知晓、人人心惊，大家一见面就在互相告诫的第一件大事。只因年老的华侨一再向大家讲述着往日的经验：

“……在这样的时刻啊，大狗会随时突击检查咱们华侨的税单！特别是半路上被查出没有税单的，会马上把你押



进大狗厝！关多久吗？可不一定，得随荷兰鬼高兴！关过了还要把你配到别地方做苦工，或者送进海口拘留所，待船驱逐出境！……”

因而，在没有这类经验的年轻新客们的想象中，这幅图景有多么可怕。

……自己偶然有要事出门，半路上突然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一把抓住自己的臂膀！啊，糟了！没有税单！于是被加上手铐、脚镣，“大狗”用枪托敲着自己的背脊，用皮鞋踢着自己的腰身，往自己脸上吐唾沫，一直驱进大狗厝！于是受尽严刑侮辱，于是被推进铁牢里……从此有似落进万丈深坑，死一般跟外界完全隔绝了，连家里人也无法通知一声！……至于大狗厝的恐怖情况，在新客的想象中，只有在唐山听到的十八层地狱的故事可以相比！若说被押去做苦工，则新客们多少知道：当地小偷之类，四五个被用铁链锁成一串，剃光头、赤脚，穿着没有领子、衫连裤、编着号码的灰色囚衣。这些人个个眼窝往里塌，黑瘦得象鬼精灵，被监工鞭着、踢着，驱过“中国人大街”。至于驱到哪儿？干什么苦活？新客们则无从知道。被关到海口去的呢？老辈的讲述更可怖了，据说有的被关上一辈子！就是得被遣送出境，难保中途不再遭迫害，套进麻袋，丢到海里！……

“要是这事也落在自己身上！……”没有税单的新客们听进了满肚子的传述，直急得肠子往里缩，寸步不敢出门。就是有税单的，担心受辱，也觉得少出门的好。于是，市上越发清冷，气氛也越发紧张了。

同时，埠里华侨也在互相告诫：

“……说话要特别小心。这个时刻千万别乱说！更不可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对公班衙的不满来！荷兰鬼在咱们唐人区布满了‘暗探’啊！这些暗探都是听得懂咱们中国话的！当地人多扮成买客、挑贩、甚至乞丐。唐人败类则扮着货郎、山顶客、外埠客！就是咱们熟人里头，也有暗中给荷兰鬼当暗探的！一被这些人听到什么，那就糟了！……”

这也有其事实根据。南洋各地的殖民统治者，最毒辣的统治手段之一正是暗探制度。收买各种族里的流氓无赖，让他们钻进居民当中打探动静，及时镇压居民的不满和反抗，并且迫令这些爪牙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向上司提供情报，有功的重金犒赏，无所获者严加处罚。于是畏罪的暗探伪造情报，陷害无辜，或假造证据，勒索居民，使居民不堪其扰。同时有这些人混杂在里头，也能使居民彼此引起猜疑和恐惧，以利于他们的罪恶统治。

华侨居民因此整天生活在恐怖不安的气氛里，埠里出现一个陌生人，大家就互相传告，暗中戒备。直至连外来的生意人，在这时也无法取得埠中华侨的信任；埠中一些不务正业的，大家也对他们极力提防。若行动被发现可疑的，更是无法立足。有些激烈分子，甚至提议一发现某人可疑，立即合伙痛殴他一顿，以惩败类。而在这时，某店得罪了那老牌安汶人暗探，被“大狗”搜查，某人在咖啡店说了几句不满“荷兰鬼”的话，被唐人败类告密，等等的谣传，更是满城风雨。

传得最凶的，则是荷兰“大狗”就要带同全体警员，大举包抄、搜查全唐人区了！说是凡税务没有还清，和没有适当职业和“入息”的中国人，都要捉起来关在海口拘留所，

遣配出境!

这谣传是从哪儿传来的? 开先说是由一个华商传告给全埠侨胞的, 那人有事到警署, 听见里头的人正在这么议论着。但也有人说是个安汶警员跟一个中国人要好, 偷偷透露给那唐人, 要他作准备, 以报答对方的经常接济他。最后又传述说: 其实是大狗喝醉了失口说出来的, 当时在旁的中国人都听到, 还说出发动的时间是第三天凌晨! 而经过警署的人, 还看见里头在“忙着作准备”云。过后却又传说凌晨中国人都起床了, 容易闻风逃开, 决定改在半夜里下手, 而日期则不详。于是自觉“犯法”的华侨都赶忙各自作着准备, 日以继夜地等待着那可怖的时刻突然到来, 唐人区许多人因此连日常的业务都无心进行了。……

在这时候, 华侨中意外事故又频频传来:

头一件是: 看守消闲社的老人天乞伯给两个警员夹走了!

“大狗为什么要带走这七十开外、贫病交加、瘦得剩一把骨的老人呢?” 侨众都为这件事震惊了。谁都知道, 天乞伯孤苦无依, 大家看他太可怜, 就让他看守消闲社, 扫扫地, 泡泡茶。赌客赢了钱, 赏他一角、五仙。他替鸦片客燎烟泡, 鸦片客也把烟屎给他吞服。

“荷兰鬼”为什么抓这么个老人呢? 迫税吗, 谁也知道他迫不出油水。捉他抽鸦片吗, 消闲社鸦片间是公班衙特许的。大家推论的结果, 认为准是把他当作“无业游民”拘押起来, 关进海口拘留所, 作为对全埠华侨的“警告”。往年“荷兰鬼”排华时, 总是采取这步骤的!

“天乞伯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侨众在替他考虑着: 别

说天乞伯病得颠颠倒倒地，单那烟瘾，在牢里，不上三天一准僵死！一想到他老人家那么善良，埠里谁个不认识他，怎忍看着他落得这下场！因而侨众颇为愤激，筹划着怎样救他，至少也先给他送进食物去……

第二件是：才过几天，又有一个中年侨生被迫得发疯了。

这侨生祖上有些产业，近年来变卖一空了，可公班衙的税还是年年照样催迫。他一再上书陈情，也减轻不了多少。最近催迫得更厉害了，而且接连收到“警告信”，再不还就要抓人上法庭了。这侨生是“富贵人家”，一向胆小，经不起这刺激，竟疯了。他跑到香烛店买了一大堆冥纸，狂笑狂叫，说“我发了大财啦！要到吧城拜会荷印总督！要到荷兰晋见女皇！”其人整天满街跑，满街叫嚷。

大街上唐人个个看得摇头叹息。可“大狗”说他侮辱了荷兰皇家，侮辱了荷印政府，当街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上，拖进疯人院去了……

“荷兰鬼这次的排华连荷兰籍民的侨生都不放过，他们分明要迫到咱们唐人都不能活啦……”触目惊心，整条街的中国人都为这件惨事轰动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三件事又发生了。郊区的一间茅屋半夜里失火，一个独身的广府籍老铁匠烧死在里头。好在那屋没有毗连，不致酿成巨灾。

侨众一推论，铁匠虽老，手脚还利索，何致被烧死？有的说是自杀的，因为前天其人也收到税单，无法缴还，成日里闷声不响，那晚邻居还看见他喝酒。但也有人认为是“荷兰鬼”放火烧死他的，作为对全体唐人的一个警告。那

例证是：当日吧城红溪事件，就是“荷兰鬼”纵火焚烧唐人区的。这正是一个前奏！由于珂埠唐人区尽是板寮、茅屋，大家越发紧张起来了，担心终至演成巨变……

在这时候，“中国人大街”上关于华商出事的传闻就更多了：刚才传述过某店被标封了，这时又在传说着某店已宣告破产了。一下子说某店头家被判入狱，过一会儿又谣传某号东逃回唐山去了。……象投在静潭里的大石块，每一件传述都立即扩展开去，在华商中以至整个华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波动。这，福昌自然也不能例外。

这样的時候，更使大家关心的自然是自己的熟人。他们的生活怎样啦？会不会碰到什么不幸和意外？这，少华、阿贵以至李熙昌他们自然也不例外。

“黄茂生他究竟怎样啦？”的确，最近这段日子，他下埠“补货”的次数渐渐疏下来了。到上两个星期，他忧头苦脸，终于嗫嚅地向老东家求情了。说是生意“迟钝”到这地步，税又迫得那么紧，他一时再也无法还旧帐，也未能再“补”新货，欠福昌的帐项，请求“旧头家”宽待他些时。若日后市况转“苏”，税务较“宽”，他一定更加刻苦地干，设法“理清”……

李熙昌也频“慷慨”，回说目前商场这景况，连他这老手也无法应付，希望茂生好好挨过这难关，等待日后“发达”的机会。并且还放空恩典说：“你目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只要我还做得到，一定帮你的忙！”

于是黄茂生感激涕零地告辞了。然而他这一去，竟至于这么久不曾再到店里一步。

“茂生他究竟怎样啦？……”不但少华他们，连李熙昌

也不时这样提起。

是茂生被别家追帐急了，不敢下埠来？还是他疲累、焦虑得病倒了？他不会是被迫税的抓进牢里去吧？也说不定在他身上发生了意外的惨事？……李熙昌在“关心”茂生之余，偶然也会想到：别是茂生被迫得走投无路，索性一走了之吧？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少华问过同村的蔡国兴，连国兴也说他近来很少碰到茂生，不知他目前怎样？

就是清泉叔和郑水源他们，也好久没有来店坐谈了。清泉叔老了，两个儿子已长大成人，一些店务都由后一辈去安排应付。生意惨淡下去，老的倒可以少下埠来。郑水源则早已“无头路”（失业）了。新潮丰栈的咸鱼业已经停顿下来，川行山区的船只也已停驶，水源只能靠平日的一点蓄积过日子了。

最后一次到福昌小坐，郑水源曾谈到他的“退路”：“……我想把家眷搬回唐山去！老家还有两亩薄田，将就着或许还可以过活。老母还在，又有几门穷亲戚也能互相关照，总比这海外住在山顶，没有近亲好些。我那两个女儿也大了，在家乡找的亲事，终归还是个同乡，久后也还能相往来。而我那小儿子自立，也可以在家乡升初中，乡里读书费用省，又能学些唐山的风尚习惯，免得生长在这海外学了侨生的样，也就算了。看来我是没这财力培养他上大学的！我呢，一带她们到唐山，就得赶回南洋找生活，能有点收入也好寄回去接济她们……”

对郑水源这一安排，熙昌和才副伯都有点黯然；他们无法劝阻他，更无法替他出出别的主意，“也妥当……”他

们只能微微点着头说。“返唐山”也是不景气时华侨的一条“出路”。单是珂埠，就有多少家华侨准备把家眷送回国去，何况水源也是为了子女的前途着想的，更何况他的东家确已准备收盘了。

新潮丰栈收盘的消息是该店家长黄世镛亲自对人说的，世镛叔也正为今后的生活着急。原来洪德财的冒险行径又败在“荷兰鬼”手里，不得不跑到什么地方藏身去了。新潮丰栈的税务，公班衙又催得紧，当家长的只好想法找上头家，要他发落。德财自己露不得脸，身边又没一个钱，不解散也得解散了。于是那块保持了好多年的招牌只好拿下来，晒鱼埕的当地工人尽行解雇，店里余下的几个小职员也给辞退了。只剩下那店屋和一些烂“生财”家具，让他那些嫡出的、庶出的子女们，以及儿媳、妾妇等争夺、打闹成一大团了。

林添禄等侨生近来更是坐吃山空。黄坤山等有基础的侨商也象李熙昌那样一筹莫展。连珂埠资历最雄厚的“联盛英哥”的丘联福，也站不住脚，传说已跑到别埠避税去了。……

至此，不受这景况影响的华侨可说已经没有了。

## 二

而今，摆在珂埠华侨面前的巨大课题，已经是怎样全力对付这场大迫害，怎样使自己能够生活下去了……

数百年无依无靠、寄人篱下的生活经验，使这群“海外孤儿”渐渐地找到了应付这种恶劣环境的、经得起考验的有效办法。在华商当中，经过长时期的抉择之后，这办法便

渐渐剩下一个“韧”字。尽管头上有着无数重的压迫，他们还是毫无声息地在苦钻，找寻可以生活下去的空隙，这是“韧”。一部分同行、同胞惨遭牺牲了，其余的还是照样活下去，这也是“韧”。因而，殖民官员在迫税、在执行“条例”时，可以狂怒，可以威吓，可以侮辱，而华商们则只有求情，只有承受。殖民官员下毒手拘禁、没收、标封，他们也只能服“法”就刑。在他们，其他的办法一向是没有的，他们无所倚恃，又怎样跟统治者硬碰硬呢？在受亏受侮之后，他们只能是巧妙地应付，是买通关节，是想出各种方法闪避。在今天，他们对付苛税的办法还是“拖”，想办法能拖一时算一时，拖到不能再拖了，这才量力“摊还”。然而一旦到了威胁他们的生存时，他们只好使出了“金蝉脱壳”等老办法，使自己能继续生存下去。这每每使殖民者在“扑灭”华侨经济潜力的阴谋，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华侨的经济，经过数世纪的摧残，仍能利用夹缝生存到今天。

然而华侨中的绝大多数，却是劳动者和职工。他们唯一的财富只是一双动劳的手，和忍劳耐苦、坚韧不拔的精神。尽管受尽剥削，但这手，殖民者是夺不去的！而这极可贵的精神，使他们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也能取得生存的权利！尽管个别的迫害是那么疯狂，各种骚扰也层出不穷，无论是欺侮老补鞋匠，还是迫害卖伤药的老师傅。但税务的威胁，各种条例的限制，对华侨小商贩小生产者的威胁毕竟小得多了。谁能从卖面的老人，从培豆芽者，从菜农榨取更多的钱财，而连一口粗饭都不给他们下咽？他们不必行贿，也不必逃避，更不必观看荷兰官员的颜色。把他们尽行关在牢里，或遣配出境吧，殖民者都办不到。而他



们的动荡不安和去留，也将严重影响到整个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基础，殖民者哪敢贸然从事！他们，是华侨社会的磐石！恐惧和彷徨，在他们中间是绝少存在的！……

而在今天，在这一次应付“荷兰鬼”大迫害的过程中，作为咱们珂埠华侨中心区的“中国人大街”，尽管还是一片慌张纷扰、恐惧不安，尽管还在传述着层出不穷的、受欺凌迫害的故事。然而，今非昔比，侨众内心日益滋长的反抗情绪，尤其是那些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并且受到二十年代当地斗争环境影响的年轻一代，再也不同意往昔那委曲求全的办法。他们迫切需要新的东西，是使自己的情绪昂扬的事物！

于是，渐渐地，这街上的听众更喜欢传述有关抗税和具有民族气概的事迹了。在长久的沉闷中，这些事迹使所有侨众都为之扬眉吐气了。

首先把自己的事迹讲给大家听的是邓砚田老先生。这位祖传的中医对待华侨跟当地人，向来一视同仁，许多当地人给巫师治不好的，也来找他。他不但尽心给他们看病，贫苦的分文不收，还施药。而且考虑到当地人没有煎制中药的经验，穷的更连锅儿碗儿都没一只，于是还自己熬好药请他们喝。这使一些当地人也非常感念他。

而今，安汶籍查税人员找上门来了。老先生突然灵机一动，装作耳聋，硬把对方当病人看待，忙不迭地替他望面色、按脉膊。尽管税务员一再“抗议”，可老先生的话正说中了他的宿疾根儿，使他不免骇然、怵然、惶然了，一时忘了自己的“使命”，而关心起本人的性命来了。待到其人最后不得不办起“公事”来时，则老先生更是慷慨了。他

说他所有的财产，只是这一屋子草药，如果有谁需要，尽管来拿。“我们中医行医的目的，自古以来就是救人济世的！”

当税务员被“聋子”医生弄得昏头昏脑，不得不空手离开时，老中医还再三吩咐他：“你先生和他们荷兰端勿杀，要是身心上有什么病症的话，都请到我这儿来吧。本人是专医奇难杂症的！再见，再见……”

邓老先生的描述使听众都从心坎地里笑出声来。小伙子们更是学着老中医的口吻，道着“再见”，把这故事传遍全街了。

另一桩“开心事”则是讲述广府木匠谭炳的。当“霉气”的税务员低着头跨进郊区那间木棚时，他发现在四周直竖横搁的木板木柱当中，几个赤着膊、挥汗如雨的木匠，有老有少，正一齐运斧如飞，劈得木屑四处喷溅。税务员一进门，便以对付华商的姿态傲然地从公事包抽出税单来。可是对方还是运斧如故，一声不吭。税务员觉得有异，一抬头，跟那老木匠的眼光一碰触，他立即浑身如同触电。对方那双威棱严正的眼神里，有着一种他不敢逼视的力量在！

“我是荷印皇家政府的查税员！”来人想挽回颓势。

还是没有回答，更没有殷勤的招待，也没有畏惧张皇的表现，只有那三几个肌肉棱棱的汉子，依然屹立在他的面前，白闪闪的斧头还在不停地挥动着，木屑直弹到他身边来……

做过亏心事的人陡然觉得自己的处境“有些不妙”！那低矮的木门，那横七竖八的木材，正一齐对他采取包抄的姿势，挡住自己的逃路！而眼前的大汉又都执着利斧……

“这儿正是郊区人静地僻之处！……”他猛一想起，背脊骨登时一阵发冷，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退。待他恢复原来的意识，身子已经在木门外老远了……

当侨众赞够了广府木匠的“硬气”，他们更是在津津乐道、赞扬备至地讲述着街边那老补鞋匠的英雄故事。

老鞋匠在街边还是每天受尽税警、暗探们的滋扰。要查看他的税务，实则要向他勒索“地头钱”，因而踢翻了他的鞋担子赶他，威吓着要把他驱逐出境。这一天，老鞋匠再也忍不住了，他猛然收拾好鞋担，拉住税警，在街上众人的围观中，硬要税警带他到税务局去……

一到税局，老鞋匠撇开税警，跨大步径向荷兰税务局长走去，把鞋担橐地一声搁在局长跟前：

“把我送回我们的祖国去！”

老人大义凛然地说完这句话，便紧闭嘴巴，一动不动地站着，有似一尊最庄严的大理石雕像。

荷人局长吃了一吓，不觉停下手里的公事，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税警突然“缩”得象一头被打怕了的狗，他闪动着恐惧的眼神，把经过向头子述说了一遍，而隐瞒了他欺凌、勒索无辜的罪行。

税务局长听着税警的报告，脸色遂转化为高傲、鄙夷、冷漠，嘴角也泛起一丝轻蔑。这轻蔑越来越扩大，终于使他的嘴角往下撇，眼棱眉心间也呈露着一股阴鸷来。他已从吃惊时的失神状态完全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了。

一听完，他立即向老人猛一挥手，极其厌恶地把脸孔旋向另一边，不失“身分”地说道：

“纳税是每一个居住在我们这东印度群岛的居民的  
责任。要离开我们这东印度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荷兰皇  
家政府没有义务遣送你们出境！”

“但你们荷兰人却‘有权’把我载到这地方来！”老鞋匠  
的声调带着苍劲和无尽的悲愤。“你们用五块龙银，把我从  
我们的唐山骗了出来，迫我在你们的橡胶园当上几十年的  
‘猪仔’！待到我的气力为你们耗尽了，你们就把我赶出农  
园！而今，你们连那街边都不让我生活！你们完全有责任，  
把我送回我们的祖国！”

一说完，老鞋匠挑起他的鞋担，微昂着头，眼光望向  
门外，一动不动，在税务局长面前屹立着，宛然一尊神圣  
不可侵犯的大理石雕像！

税务局长一下子垮了。他跌坐在椅上，铁青着脸，一  
句话也答不上来。

跟着老鞋匠而来的侨众聚在门外偷看，至此，不觉都喊  
出声来：“好啊！”这事就这样在侨众当中广泛地传开了……

第二天，老鞋匠还是照样在街边干活。侨众看到他，竟  
不由滋生着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他更高大、壮健、能  
干，也更可亲了，都不自觉对他点起头来，微笑着。从他  
的身上，他们学到了极其重要的智识：“荷兰鬼”是不足怕  
的！……

不料正当珂埠华侨展转热烈地、激动地在传述着令人  
振奋的反压迫事迹时，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珂  
埠华侨社会的传说，使珂埠华侨高涨的情绪又提高了一层。  
这传说就发生在税务局长身上。

税务局长对外透露说，侨众都在这么传述着。荷兰人这一次的迫税，并不仅仅在于政府要增加收入，他们有着更大的目的，要彻底摧毁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基础，不久即将采取更严厉的步骤对付华侨云……

“这是排华！荷兰鬼又想排华啦！”珂埠华侨一下子“轰”起来了。

原来这次荷兰当局在珂埠所采取的一连串“新步骤”，并没有收到荷兰官员们所预期的效果。由于不景气，华商们的确太穷困了，同时由于华侨对“荷兰鬼”的仇恨太深了，谁也不肯再花冤枉钱，因而不但政府刮不到多少税，官员们的袋子里也装不到多少钱。连海关主这肥缺也榨不到多少油水。华商们宁愿忍受被他刁难的损失，蒙受货物上的损失，却不愿去“孝敬”他。因而，这次荷兰官员们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在荷兰人俱乐部里一计议，一些最横蛮露骨的手段都不惜使了出来，这不免更激起了华侨社会的愤激和抗拒……

咱们这位税务局局长的“境遇”和心情也一样。这一天，“不如意”的事故使他满怀懊丧，下午一出办公室，他懒洋洋地把车子驶到他的当地人养妇“惹依”（给荷兰人等蓄养的当地妇女的称谓）那里。

每天下午，他那“惹依”照例早打扮好了在等待着他。她身段苗条，把乌黑的长发盘成一个大扁髻衬在脑后，穿着微露胸脯的上衣，下身名贵的纱笼则缠紧着她那窄腰和丰臀。她一听见汽车声，马上迎出门来，裹住腿部的纱笼随着她那跨不前的步子发出窸窣有致的声响，屁股也随之一扭一扭地，真是婷婷袅袅，婀娜极了。

她把他“拱”进厅里来，让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则伸出屁股歪靠在把手上，随即又伸出手臂绕在他的肩、脖上……

这位端勿杀的懊丧并不因她的献媚而松弛一些，他把身子堆在沙发上，两条长腿就势架在面前的凳子上，象一只死螃蟹。

一个戴头巾、穿西装上衣和花格子纱笼的矮小老头在这位端勿杀背后的门边探头探脑。他是“惹依”的父亲，一个被荷兰殖民者夺走了权势的贵族。而今，他就靠着女儿给荷兰人当“惹依”过活。这几天，他更加迫切地咐嘱着女儿，要她尽力施展浑身解数，让那荷兰人从口袋里掏出受贿所得的一部分钱来。

“端孤(我的先生)，您身上不舒服吗？”惹依把粉脸贴在对方那红得象鸡脖子似的前额，用她身上浓郁的香水气味刺激他的鼻管……

对方还是一声不吭。

“端孤，您生我的气吗？”惹依的身子象蛇一样在扭动，双臂越缠越紧。

这位端勿杀象这才醒过来似的，身子动了一下，张开鼻孔，把香水味深深吸进肺里，然后忿忿地说：

“支那人太可恶啦！他们越来越刁蛮，任凭怎样催迫，他们还是不还税！今天一整天，他们一个也不到‘干刀’来……”

男的感到她的双臂突然松了一下。是的，她一知道他袋里没有一个钱，身子不觉冷了半截。待她勉强再把他缠紧，她的声调已不象刚才那么甜了：

“你们荷兰政府不能想办法惩罚他们吗？……”她的口

气有些悻悻地。

税局头子一肚子怨气终于爆发了：

“我们荷兰政府还会怕那些支那人?! 这次我们荷兰皇家所采取的新步骤，并不仅仅为了增加税收，更严重的一着还没有使出来呢！等着瞧吧，看我们荷兰人怎样一口气把支那人的商业彻底打垮！……”

税局头子只顾发泄自己的鸟气，并没有考虑到这话说出来的后果。待他发泄得差不多了，才感到自己的失言。他对自己这“身边人”并不信任，他只把她当作玩物，玩厌了就抛弃，他从来不曾对她谈到一句他们荷兰人的事，更不必说有关他职务上的机密了。他所需要于她的只是服侍和玩弄。于是，他从她手里接过一杯咖啡，把余话拌着苦甜的咖啡咽进肚里，便闭眼养神，让她象蛇似地缠得自己浑身舒服……

事后，惹依把“端孤”的话告诉她那“卑里阿依”的父亲。她父亲又转告他们“贵族”，并且深为庆幸了。因为荷兰人曾经告诉他们，拯救他们“贵族”的是荷兰人。荷兰人是前来对付“支那人”的，否则，“支那人”的势力早控制着全群岛，“贵族”们就完全失去权势了。而今，多少卑里阿依所倚靠的，借以欺凌当地乡民的，不正是荷兰人吗？否则，他们一些人，又怎能找到这样有钱有势、“高贵”人种的“女婿”，而靠着女儿生活呢？同时，“贵族”们还“希望”着，在荷兰人摧毁了“支那人”的经济后，会分给他们一些好处……

这“好消息”在当地“贵族”阶层传开后，终于传到中国人耳里……

“税局荷兰鬼亲自说的话还会假？荷兰鬼原来早准备再

来一次大规模的排华啦！看来这次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侨众都这么下结论。

“咱们华侨已届生死存亡关头，应该团结一致，合力对付荷兰鬼，不能再象一盘散沙了！”这是当日埠中有识之士所持以号召侨众、人人在传述的论点。

至此，整个珂埠华侨社会沸腾起来了，群情越发激昂！

### 三

这越发激昂的侨情，不知怎样一来，竟不约而同地在全珂埠华侨社会掀起了一个热门的话题，谈论数世纪以来“荷兰鬼”迫害华侨的事实。这热潮竟直扩展到处处在谈、人人在谈。

这事该从咱们的中华学校说起。

若干天之前，徐老师给夜校同学发了一份新课文，标题是《红溪惨案》；这份讲义也给日校六年级作为补充教材。因而，学生们在校内校外都在讨论着这一课的内容。

这篇课文有着惊心动魄的记述……

1740年初，荷兰殖民统治者在巴达维亚掀起大举屠杀华侨、纵火焚烧华侨住宅，和洗劫华侨财物的大惨案，是为“红溪之役”。

据史书记载，我侨迁居至该地区者已有数百年，多以贩卖茶叶、瓷器、丝绸为业。其后荷兰殖民者侵占该地，更力招华工前往开发，并诱致华商船舶至该地通商，甚至训令舰艇至我国沿海掳掠男女以至孩童到该



处定居。且复赞扬“世上没有华侨不能胜任之事”，“华侨为东印度基石”等等。

然其后因“东印度公司”大举搜刮，荷人官吏繁征暴敛，加以年岁不好，商业不景气，社会秩序顿呈纷扰。殖民者以华侨众多为借口，制定居留证法令限制华侨入境。官员乘机抬高居留证费进行敲榨。旋复大举逮捕无居留证华侨，或加以拘禁，或递解出境。被遣送出境者多运到锡兰岛肉桂园充当农奴，有传言中途被投入大海者。其后更变本加厉，无论有无居留证，滥加拘捕，勒索赎金，有产者多至倾家荡产。华侨不堪其虐，多移居城外……

一边读着课文，一边听着徐老师详尽的讲述。李少华、冯石坚、蔡国兴兄妹等夜校学生的眼前脑际，渐渐浮现着一幅幅鲜明的画面：

……吧城唐人区一片凋敝，制糖业酿酒业全停顿了。许多华侨失业，生活潦倒。堡垒和洋楼里，荷兰人在花天酒地，尽量挥霍。官吏到处迫查人头税，街上荷兵横行，华侨躲在家里惊怖万状。靠岸的舢舨挤满新客，缴不出居留证费的不准上岸，新客惶急欲死。原值五盾的居留证，荷官勒索到数十盾，交不出的都被押进监牢。荷兵四出捕捉华侨，有资产的也被硬指为“失业游民”，人被逮捕，家产被洗劫，家人被强奸杀害。交不出赎金的成批被押上贩奴趸船，船至半海，尽给绑住手足，套入麻袋，推向船栏……

“目前荷兰鬼不是也在疯狂地催迫人头税吗？跟当日的情况多么相象！那么，下一步呢，不会也使用当日红溪那

样的手段吧……”夜校学生都为华侨当前的处境惊悸起来了。

……荷兰殖民者更借口城外华侨即将起义，大举搜查城中华侨住宅。十月九日傍晚，荷军遂同时向华人区疯狂进攻，到处纵火，遇华侨即加以杀害。一夜之间，吧城华人区，自大港唇西街、马六甲街，直到碗器街、打铁街，二十多处同时起大火。屠杀和劫掠，通宵达旦。其惨烈恐怖之状，为历史上所仅有。无辜华侨流血于溪，溪水为之变赤，因名“红溪”……

荷印殖民地总督复下令，将狱中被拘禁之华侨尽行杀害；又命令将医院中治病及疗伤之华侨一齐赶至街上，由荷兵暴徒逐个打死。而荷印评政院复作出议案：杀害一名中国人者，赏两块当日之银币……

李敏华、卢玉婵等上下午班六年级学生更仿佛看到：

……二十多处的大火同时腾烧起来了，火光和浓烟把夜空烧成一个通红的烙铁盖，整个唐人区在这火海里腾卷、翻滚……华侨妇女抱着婴儿、扶着老人在火缝里奔突，绊倒了的，往回奔的，呼救和哭嚎之声惨不忍闻……荷兰水兵、步卒、骑兵冲过来了，绝路的妇孺尽被杀死，尸体横在街上，或被抛入溪中……未被烧死杀死的有的上吊，有的投河自尽，被吓疯了的妇女蓬头散发在火堆里钻，喊着丈夫和儿子的名字……一簇簇荷兵一家抢过一家，唐山式衣服、红木箱、木主香炉，扔得满地……荷兵分赃不均，当街打起来了，象一群疯狂的野兽……房屋烧坍的巨响使人

心碎，唐人区整条整条的街道在坍塌声中化为瓦砾，椰树也烧成枯干……映衬着两岸碧绿的香蕉叶的溪流，平日聚着一群妇女在洗衣和谈笑，而今塞满了她们的尸体，溪流尽染红了……

当学生们从地狱般的情景中醒过来，一看见课室窗外一片白亮亮的阳光，一股难于忍受的感觉陡然涌上他们心头，觉得这样的惨事跟这太阳光太不相配称了，他们从来不曾想象殖民者这样野蛮残忍！于是，那愤激之情有似这热带阳光一般永远鲜明地留存在他们的脑子里……

……此役华侨被杀害者达一万多人，华侨房屋被焚毁者六七百间。劫后调查，城内全唐人区华侨，只剩数名老妇及一女孩而已！

……至此，城外华侨纷纷举起义旗。起义军达一两万人，包围勿加泗，攻文登。旋复与爪哇人联合起义，威胁淡目，包围三宝瓏。各地华侨亦纷纷响应，起义事件直扩展至东爪哇各地……

学生们的血液是灼热的，意气是昂扬的。从这有价值的一课，使他们对当前的情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他们热烈的讨论，和他们从徐老师所取得的新认识、新见解，也从学校扩展到华侨社会中去了。

少华和敏华同样为课文里的史实所激动，他们也热烈讨论着，把这话题带到福昌店里来。没想到在店前，他们又听到更多的当日华侨的遭遇。其中使他们印象最深的是

游老伯讲述的一些往事。今天，游老伯的来到福昌，以及他的这场“闲谈”，似乎也是“情势使然”的。

“当日我们在家乡，许多是给荷兰鬼绑架、拐骗出洋的。”游老伯跟头家和才副他们早谈开了。游老伯残废的左手还一直在抖着。“有的人半夜到门外小解，荷兰鬼雇用的无赖汉在黑暗里掩过来，一团烂布塞进你的嘴，硬把你拖下船去。有的人清早下田，荷兰鬼的狗子们就闪在土坟边，从背后一闷棍把你打昏，然后拖下船去。这些人连亲人都没法道一声别，从此一生一世沦落异乡！至于那些用谎言欺骗，诱拐出洋的，就更不必提了……”

“一上船，他们还怕你跳海寻死，有的就用圆木栅把船舱钉起来了，吃的从栅隙递进去，舱里不仅挤得躺不下，大小便和呕吐物也尽搅在一块，更别说洗浴和走动了。船进入热带，病的死的越多，连尸体都无法抬出去！……”游老伯似乎说不下去了。

停了一回，似已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游老伯才又继续说：“船靠岸了，死不去的用枪托皮鞭迫上岸。个个都走不动了，还怕你逃脱，把每两三个人的辫子打结连在一起！然后用粗绳圈绕起来，四周由矿警看押着，工头鞭打着，一直驱到矿区‘新客案’……”

“一到矿区，立即把你的头发剃光，衣服剥光，然后赶进大木笼用硫磺烟薰！直薰到你快窒息了才罢休。接着每人发一条‘矿衣’，活象一口麻袋似的套在你身上！这‘矿衣’上还编着号，另有一排‘豆芽字’（指洋文）。后来听一个懂这种字的人说，才知道那上面写着的是：‘这是荷兰皇家××矿务公司的财产，捉到者请送回！’……”

“哎呀！”少华敏华被这些描述震惊得喊出声来；熙昌和才副伯他们只忧苦着脸；吴阿贵则被这段事勾起了他出洋时的惨痛回忆。

“我和其他的‘猪仔’就是这样过番来的！他们大半在荷兰鬼的手里死去了……”

没有人回话。大家用忧愤同情的脸望着游老伯，似乎想从他身上读出华侨受殖民者迫害的全部史实来。游老伯六十开外了，广东“客家”人。大家都叫他游老伯，而不知道他的本名，独有他的几个老伙伴叫他游七，可据天佑叔的论断，“七”是矿山“猪仔”的编号，并不是他的原名。他被“荷兰鬼”骗到南洋来，在“斯达干”煤矿场做了大半生的苦工，气力耗尽后便给赶了出来。而今，老伯以编织装咸鱼干及各种货物的大藤篓为生，由于业务上的交往，经常到福昌来。他为人乐观，喜欢讲“古”，很受大家欢迎。

“‘六亡三存一回家’！”还是老才副先开口，他感慨系之地说。“往日咱们华侨老前辈的这句成语，实在道尽了华侨千百年来的真实情况！这成语并不是说，华侨留恋海外的富庶，不想回乡。而是说：在荷兰鬼、红毛鬼的劳役压迫下，十成中死了六成！三成就象咱们这样的，一生留在海外，终归也是‘死于斯’了！只有一成，能再回到故乡见亲人……”

大家都为华侨的命运和前途沉默了。近来，清泉叔、郑水源他们久不到店坐谈了，这些日子店伙们又都没有工作做，便尽聚在游老伯周围听他的“古”。

“若是从东印度公司手里到现在，这几百年华侨所受荷兰鬼的欺凌，则更是罄竹难书！罄竹难书！……”许久，才

副伯才又无限沉重地说，一面自己摇着头、摇着头……

“可而今，老一辈都去世了，能知道往日的事的人就少了……”李熙昌近来也颇关心华侨的前途，又因失去了清泉叔等聊天的对手，苦闷外加无聊，便也插嘴。除了客人，只有才副伯的话他才开腔的。

“就是当日我来到矿区，也还不时发生虐杀华侨的惨事……”爱说笑的游老伯，今天的声调却一直那么沉重、激动。“这一件事是我亲自看到的，我们斯达干矿场，两个荷兰鬼出外打山猪，矿附近一家种菜的华侨，有个四五岁的小孩正在自家的篱笆里玩。两个恶鬼玩笑打赌，谁敢开枪？一个说，我敢，立即把那个中国人的孩子打死啦！”

“啊！”听的人连熙昌都不禁叫出声来。少年们更是浑身血液往上涌，他们眼睛睁得挺大，仿佛要透过这几十公里的空间，看到当日的煤矿区。青年的游七等华工暴怒地围拢来，一个华童正躺在血泊里！

“到我来南洋那时，离现在快三十年了！迫害华侨商人的事，在咱们珂埠也还时常发生。”颇受感动的熙昌头家，也心情沉重地讲他所知道的事。“当日珂埠就有一个姓吴的华商，给荷兰鬼弄得跳海惨死。这人在山顶拥有几处咖啡园，不知怎样结交上一个荷兰鬼。那荷兰流氓也不知什么官职，吴姓三天两头地请他酒菜，直让他整天喝得醉醺醺地。有官厅来的事务，吴姓就托他出面办理。谁想到过了一个时期，那荷兰鬼竟要吴姓‘滚出去’！吴姓还以为对方在发酒疯，待到扭进官厅，赫然他的产业已尽换上那荷兰鬼的名字！这不是象强盗一样吗……”一向畏首畏尾、只知防护自己这店铺的李熙昌，竟不怕暗探，公然讲出这事来，知道

他的为人的，不免吃惊他的“破例”。

“这件事我早年也听说过，确有其事！”老才副立即世故地“回敬”东家，接着又感慨地发起议论来了：“就是到今天，咱们华侨受荷兰鬼欺凌的事还是层出不穷。统而言之，这都是咱们的国家弱嘛！‘弱国无外交’！列强不是想把咱们的中国都瓜分吗？！当今的世界是强权的世界，强权就是公理！”今天，连斯文随和的才副伯也说得痛心疾首，他引用的这几句话，正是当日在华侨中间流行的言论。

“清朝是不行，当今不是换了民国了，为什么‘国民政府’还不给咱们交涉呢？”天佑一向喜欢在头家面前插嘴，对于这问题，他也不是不清楚，只是目前环境太恶劣了，使他也象一些华侨，总喜欢说这类早知无望的话。

“满清政府无能，今日的国民政府也一样无能！还能希望它替华侨交涉？当日发生‘红溪惨案’，吧城华侨无缘无故给杀光了，荷兰鬼怕清廷兴师问罪，先行奉书谢过，乾隆却回说，咱们华侨是‘自弃王化’的‘化外顽民’，不加追究。那意思是说，你们杀得好！”老才副摇着脑袋，终于连胡子也抖起来了。“今日的国民政府，还不是一样在向列强屈膝求援，自打内战，他们哪里顾到咱们华侨的死活！”说完，他狠狠地一挥手，有似想把眼前可恶的东西赶掉。

少华心里一动，想：“没料到连才副伯也能讲红溪的史实，而且有着这样的认识。侨众里头原来也有不少高明的人！”心头不觉一阵高兴。阿贵也一样有股莫名的高兴，听大家的谈话，对“荷兰鬼”都有着深刻的仇恨，并不独他一个人仇恨最深；而受“荷兰鬼”欺凌的，也不是他最悲惨。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命运也跟广大的华侨连结在一起的。

“咱们华侨一向自称为‘海外孤儿’！我在南洋快五十年了，于今看来，一点不假。咱们还是无依无靠，任人欺凌！目今之计，只有靠咱们‘发扬互助之传统美德，不畏横暴，团结一体，共度时艰’了！……”才副伯竟还是老怀忧愤深广，为了华侨的前途，极力宣扬正确的论点。

“对。侨声报社论那几句话说得对。”李熙昌也立即赞同。“我想了好几晚，再这样屈辱、忍受下去，将会得到怎样的结局？看来不做些什么给荷兰鬼看看是不行的啦！……”怕事的李熙昌也作出这“激越”的主张，这该可以代表那些一向只知采用圆滑手段应付恶劣环境的华商的新见解了。

这时，少华和敏华越觉心潮掀涌，一片振奋。华侨的事正“大有可为”！只可惜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在这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的“资格”。

“是的，事已至此，应该谋求一妥善解救之道，合力以赴，岂能再象一盘散沙！”才副伯忧心如捣地说。

“荷兰鬼就不该怕他！”游老伯更是豪气纵横。“根据我们几十年在矿场跟他们斗的经验：越怕，荷兰鬼就越狠，扼得越紧。要是你敢回手，他们就松了。这全看咱们能不能团结牢靠！”

少华陡然记得徐老师的话：“我们必须点燃新的火种！”而今，这火种已经在全埠侨胞心头点着了，不久，或许会有新的事迹出现！

“外头侨众早嚷腾腾起来了！都觉得中国人不能老是让荷兰鬼欺凌！”在告辞之前，游老伯又告诉大家。

是的，外头早已沸腾了！

从“高等理发室”到“消闲社”，从“消闲社”到“海南咖啡



店”，到处正展开着炽烈的谈论。

当天黄昏，游老伯竟又到咖啡店参加谈论。他们谈的正是“荷兰鬼足不足怕的问题。”

“荷兰鬼一点也不值得怕！”游老伯气昂声高地说。这时，一屋子六七张方桌早坐上不少人。“只要咱们人多势众，他们也没办法。当年在矿山，我们毁过他的人，烧过他们的仓库！他们查不出谁干的，结果也没事！……”游老伯极力把他们矿山华工的经验传给侨众。

“荷兰鬼还用怕？再大的荷兰官我也捉弄过！”另一个尖话腔接了上去。座客不待回头，也知道是高等理发室瘦癯的理发师说的。“珂埠最高的荷兰官算‘大杯’了。他每星期都要请我到 he 家里理发、刮须，我就乘机捉弄他。要他朝东他就得朝东，要他转西他不敢不转西，直弄得他团团转！他只知道刮钱和欺凌别族，哪里懂得理发！荷兰人连流氓都到这地方来做官，谁还当理发匠？他要剃得好就不能不清咱们中国人。待我把他捉弄个够，他摸着剃得光滑的下巴，还不能不再三向我微笑点头哩！荷兰鬼有什么可怕的？我近着看，这批家伙尽是一脸呆相！”常日里慢条斯理跟顾客谈闲话的理发师，今天改用鄙视的口吻说出这样的事。他那神态，绝不象在夸耀自己，更不象在讲笑话。

座客颇为他的真情所感动，不少人点起头来；有的还忍不住想发泄心中的闷气：“亚志哥，你该多叫他转几下才是！”

“若论巧智和机警，这些荷兰鬼万万及不上咱们中国人！”两颊凹陷，满脸胡须碴子，眼睛却奕奕有神的咖啡店

老板韩二哥，把咖啡端到客人面前，也凑嘴说。“他们就是直肠子，没有个弯曲。就说我做新客到来那时，领我上岸的是我大哥，他差我才十来岁，硬认我作他儿子。长十来岁生得成吗？可荷兰鬼只要我们找两个人证明。那还不容易？！阿叔阿伯马上叫来了三四个！你们看，这些荷兰鬼多么低能，容易骗得过……”韩二哥是个瘦小精悍的中年人，性子快活，爱打趣，很讨人喜欢。在常日里咖啡客的高谈阔论中，他什么事都有兴致，能随时参加他们的谈论。而他这咖啡店，更是垆埠的公众论坛中心，一向“胜客如云”。今天这场重要的论谈，他自然也在认真地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荷兰鬼条例那么苛、那么繁，天有眼让他们这些家伙都生成直肠子！要不，咱们华侨别想活啦！……”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胖子说。

“我看荷兰鬼就是低能……”另一个瘦老头应和着。

“低能。便是荷兰鬼他们的眼睛，看来也很有问题。你们看，浑浊浊地，象个睁眼瞎子！”一个消闲社的闲客说。“常语说，眼明即心灵。我看到那些荷兰官的眼睛就怕，有似野兽的眼睛，有的绿荧荧，有的昏蒙蒙。因而他们性子戾暴，喜怒无常，一碰上什么，立即发起狂来，大跳大嚷，可一下子又软瘫下去了。咱们中国人除了疯子，有谁是那样子的？”

“他们不但生性疯狂，”韩二哥又说，“最可恶的是，开口就尖起薄嘴唇，瞪着眼睛朝中国人大喝：‘呐呐呐呐……’闭口又骂咱们‘恶勿弄’！好象他们的上帝，永远跟在他们屁股后作恶似的！咱们中国人给他们那些传教的欺凌得够

了，还会信他们这鬼把戏?!”

这时，天早已黑了。侨众关了店铺，下了工，吃过了晚饭，一些人就陆续聚集在这咖啡店里。除了他们有在饭后喝一杯咖啡的习惯，更因为近来没生意做，大家又想对当前的处境多多交谈，到的人也就特别多。

邓砚田老先生也歪坐在一把靠背的木椅上，待别人讲过了，他也在一边感触很深似地讲开了：“荷兰鬼表面上好象很高贵，很有教养，很有礼貌，然这些都是摆给人看的!”他象受气似地把咖啡杯往桌上一搁，比划着瘦弱的臂膊，讲解似地说着：“在他们家里，却是伤风、败俗和乱伦的!他们在老辈面前，在子女面前，赤身露体!还公然地搂着、抱着、亲着，教人汗毛都竖起来!他们男的在外头养当地人‘惹依’，女的在家里也跟司机、羊兀厮勾勾搭搭!儿子做了官，他们的老母亲还可以去跟年轻二三十岁的青年结婚!而儿子也可以娶跟他母亲一样岁数的老太婆!至于在他们那俱乐部、游泳池、旅馆里，大家别以为他们整日里彬彬有礼，原来这些荷兰鬼自己人在一块儿，搅的尽是不可告人的事!也就因为怕丑闻外扬，他们才绝对不让咱们‘低等人种’进去!……”

老先生不知从哪儿知道了这许多“内幕”，使满座都怔住了。年长厚道的恍然大悟地点头，接着又不住地摇头;年轻性激的则连连“呸”起“荷兰鬼”的臭唾来了。

刚进来的何培基也发表他作为水客的见闻：“照我看，荷兰鬼更卑鄙的品性还是绝情绝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象猫狗一样，养大了就互不相干，各为自己!”他声音响亮，眼观四方地说。“要是还有点关系，也是为了个‘钱’字!他

们诽谤咱们，说唐人贪钱，其实荷兰鬼才贪钱！咱们华侨店铺给新客、给同乡、给失业的同侨‘弄帮’，吃的、住的谁收过一个钱？可荷兰鬼他们，儿子培养到做了大官，父母在他们家里吃饭也要算钱！儿子住父亲的房子，一样要付房租！你们说，还有比这种人更绝情的吗？！”

许多唐山来的似乎都觉得这样的事太不可思议了，一时没能作出反应。

“不错。是有这样的事的。有些受荷兰教育的侨生也想学样哩……”大家一回头，才看见林添禄也来了，同时立即领悟到他所指的受荷兰教育的侨生是谁。

于是，咖啡座上鄙薄之声四起，年轻性激的按捺不住，甚至猪啊狗啊地骂起来了。

“还有，”何培基又说了，“荷兰鬼是最不讲信用的。这一点，咱们华侨商人可得小心！他们有急用，向咱们借钱，咱们自然借给他。这样的‘人情钱’，咱们中国人还会忘记？就是作牛当马，也要归还人家的！可荷兰鬼就不是这样的！待他有了钱，你向他索讨，他会翻白眼问你：有没有凭据？要是你当时没有向他索欠单，他就可以白赖。因为这在法律上不能控告他啊！他们这种人不懂得人情、信用是什么，一切唯‘法律’为根据。买物、借钱都要有单据，彼此就象盗贼似地防备着对方！……”

发言的人更热烈了，大家都想凭华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看法，把“荷兰鬼”的丑事告诉大家，这咖啡座有似揭发殖民统治者丑恶的集会了。

“更别说荷兰鬼有多么贪生怕死啦！”还没有等待座客对前一事发抒己见，咖啡店的常客张亚枚就又抢着说出另

一件：“就说那大狗吧。你们看他裹腰带、插手枪，挺神气的。可碰上要他捉人，他就不敢自己先进屋里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大狗要捉一个当地人革命党，他先在屋外拔枪挥臂地比划了一通，然后迫着一个土警先往里边探，自己却在门外摆好逃跑的姿势。里边一有响动，他就拔腿逃开了。若是进去的人没出来，他更怕了。必须等待进去的人出来招呼他，他才让手下拥他进去。可一旦捉到了人，那个走在最前头、挺胸阔步、执枪拔剑、一路上把‘犯人’又打又踢的，正是大狗他！”

这边的话才落音，那一桌又有人抢着开腔了：“荷兰鬼的贪污，更是世界闻名！不提别的，只说……”

“给我一杯咖啡乌！”这时，一个大汉跨了进来，大声嚷着。说话的人立即停了嘴，大家愕然一齐回头，才看清是罗占魁。

“再加一块烘面包，我还没吃晚饭哩……”罗占魁一面嚷着，一面挤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来。“你们在讲些什么？”他扫视着四座问。

“讲荷兰鬼的臭事。现在大家都不怕荷兰鬼了……”韩二哥一面用纱套给他滤着咖啡，一面替大家回答。

“到现在了，还怕荷兰鬼个鸟！倒是荷兰鬼该怕咱们！荷兰鬼最怕咱们唐人的拳术！”罗占魁没有忘记他经常夸耀的这件事，一提到拳术，他立即兴奋地猛站起来，走拳弄脚地嚷着：“尽管他们枪炮厉害，可挨近了身他们就没办法。三手两脚，早教他一命归天！打从义和团起，洋鬼子早领教够了咱们这一套！因而，在矿山农园，在唐人聚居的地方，荷兰鬼就禁止咱们‘练拳头’，更怕咱们结社！一旦发

现唐人在秘密结社，他们就想尽办法破坏，抓头子，驱逐出境。可荷兰鬼顶愚蠢，他们又哪里懂得咱们‘排三块茶杯’‘放一把雨伞’是什么意思？所以尽管我们结洪门会，荷兰鬼也找不到人！……”罗占魁是以前的洪门人物。

罗占魁这些意见也同样受到四座的欢迎。在这时候，只要是提高华侨的气概的，都会受到在座者的赞同。而对“荷兰鬼”的每一项轻视，也立即博得大家衷心的快意。没有人会在这时去考虑这些见解里头还有什么问题，更没有人会提出究诘辩难了。

“提到矿山，我才想起荷兰鬼另一可恶处。”这时又响起游老伯的声音。“荷兰鬼自己称为文明人，连对待要杀的鸡鸭都讲人道。可对待唐人，就不把咱们当人！往日华工病了，都不敢让荷兰鬼知道。那些‘矿医’，外表上说要替你治病，给你三弄两弄，没病的都给弄死了！当日我有个要好的兄弟，右手背给煤块砸了一下，出了一个伤口，青肿了一大块。本来么，只要自己群里懂中医的给揉搓几下，青草药贴贴，养几天就没事了。不巧正给巡矿的荷兰大头看到了，他要向华工们展示一下荷兰鬼的‘文明’，硬说非送到矿医处不可。他手下人哪敢不从？倒霉的是我那兄弟，在矿医处并不给他好好地治，直弄到化脓腐烂了，才把他拉去又剔又刮，痛得他几次昏倒过去。伤不但还没治好，倒肿到臂上来了！那狗矿医却说，非送到珂埠医院不可。病人反对也没用。一进医院，就被锯掉一条臂膊！挨到出院回矿山，矿方第一句就是：‘你残废了！’当场把他解雇！他悲愤交加，第二天跳崖死了……”

“啊！”不少座客喊出声来。一股愤怒的气浪随着嘈杂

的交谈声立即在整个咖啡店掀涌起来。

“还有着呢，”游老伯的左手抖得更厉害，声调也更悲愤了：“当日我们华工病了，那矿医恶鬼不能治的，他就向矿方‘讨’：‘这个人给我作实验吧……’于是，人还没断气，就给拖去挖肠剖脑了！有的还给腌起来，装在玻璃罐里！有的则给拖去剔骨！整副的人骨用铜线串起来，摆在屋里头！我们还认得出他是我们哪一个兄弟哩……”

象着了一把火，座上的愤怒点燃起来了。

“荷兰鬼就是没有人性，连死人他们都不放过！”

“象这样的惨事，拼个死也要替自己的兄弟报仇算帐！”

“中国人的血流得过多了，该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时候啦！”……

四座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几个话头同时在响，声音混杂。

“那一年，我们矿山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游老伯又开口了。他的声音渐渐突出在众声之上，终于成为唯一的声响：“荷兰监工无缘无故地把我们一个兄弟打死了。是我们结义的兄弟，我们的大哥必须替他报仇。大家商议的结果是：那监工每礼拜六下午都要到山里打‘山猪’，大家就躲在树丛里，一齐冲出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果然，一人一把鹤嘴锄，登时把那仇人撅成一个大蜂窝！于是，由我们的大哥带头，大家回到死者灵前，一同燃起三炷香，情豪气昂地一齐高声叫道：‘兄弟！你的仇已经报了！’然后全体结义兄弟一起逃进森林里去……”

“好！有种！”不少座上客激动地叫起来。于是又是谈论纷纭了。

“棉兰埠荷兰鬼的一座烟草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张亚枚也在一边说着。“清朝同治年间，有五个当‘猪仔’的工友无缘无故给拷打了，他们便把工头杀了。在荷兰鬼严紧的追查之下，他们怕连累到别的兄弟，便一同去自首。荷官审问是谁杀的，五个人都抢着说：‘是我！’结果荷兰鬼把他们都绞死啦！……为了纪念他们的义气，人们给他们立了庙，叫‘五祖庙’。”……

在咖啡座的一端，山东货郎曹长鹏也急不可待地大声讲着：“……红溪惨案后，咱们唐人都造反啦。其中有个唐人‘头人’叫苏班让的。他生性豪侠，好打不平，练得一身好武功，而且军令严明。撤离勿加酒后，他转战了好些地方，最后直达中、东爪哇。他还跟一个爪哇‘王公’合作，两族合力抗敌，终于教荷兰鬼吃尽了苦头……”想不到有人把这类史实都拉出来讲述了。

“若提起往日反抗荷兰鬼的英雄嘛，就要数咱们的刘义大哥啦！”罗占魁的声音最响。“刘大哥不但精通拳术，还懂法术，刀剑子弹都不能伤害他！他还会变化各种鸟兽，从烈港到槟港，从槟港到文岛，一转眼就到！在唐山，他反过满清。到南洋，他身当‘猪仔’，便到处鼓动‘猪仔’起来造反，反对荷兰鬼！他跟荷兰鬼打了好多年的仗，荷兰鬼还把这叫做‘刘义战争’哩！……”这样的传奇竟也使听者大为神往了。

到这时，话头已转到抗荷的英雄事迹上面，在场的人更是争着发言……

那一边，有个不象咖啡客的青年也在讲，讲来不象聊天，而更象在演说：“不必说到历史上，华侨抗荷英雄就在



眼前！三年前，勿里洞新路矿窑为了响应当地人的起义，华工就干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反对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一名工友还因此牺牲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青年赫然是校友会的谭志明！青年学生到咖啡馆‘聊天’，且当众大讲华侨近年事件，不能不说是埠里少有的现象，显得里头“大有文章”。可在这敌忾同仇的景况下，侨众是不会去考虑这是不是出于预先的安排。

在另一边开腔的有一个竟又是夜校学员黄文祥，夜校今晚好象也没有上课了：“同一年，东婆罗洲的生瓦生瓦埠也发生惨案！麻里巴板埠巴达夫油矿的华工俱乐部庆祝五一节，游行队伍在中途被荷兰殖民军警拦住，用机关枪、冲锋枪迫令华工的队伍解散，并且利用谈判的烟幕，把华工领袖劫走了！第二天，连生瓦生瓦的工会领袖都被逮捕了！华工数千人涌到警察署，要求释放工会的领袖，然而荷军竟用枪托殴打我们华工，企图把他们驱散。愤怒的华工就跟荷兰殖民者打起来了！荷军开枪，我们华工等给打死了十二人，伤了二十多人！事后，工会领袖还被判徒刑，有的死在狱中，刑满后的则还被驱逐出境！……”尽管黄文祥这文弱书生用上不少书面字眼，只是他倾出全部感情把这件事传告给侨众知道，讲得声到情到，使所有听众都动容了。而这事，在当时荷印当局的封锁下，还很少人知道，就更见得讲者这些资料颇有来头了。

“小声些，暗探就藏在外头偷听……”一位年长顺善的一再警告大家。抗荷的事迹，荷兰殖民者是严禁居民交谈的，尤其是这些近事，谈论的人会被当作共产党逮捕。

“到这地步了，还怕他什么暗探！荷兰鬼敢再迫咱们华

侨，咱们就都起来反对他们！”许多血气方刚的都持异议。

“荷兰鬼太可恶啦！”有人拍起桌子来。

“华侨不能再成为‘海外孤儿’，任人欺凌啦！”有人在呼喊。

“咱们不能等待荷兰鬼再来一次惨无人道的排华！”有人在号叫……

“排华！”这是千百年来最使华侨惊心动魄的字眼！内中混和着多少代人的血泪啊！到这一刻，座上的气氛已升到最高潮，谈论越发热烈，声音提得更高，话头也更纷杂了。

“这几年，连当地人都起来跟荷兰鬼斗了！”竟至于有人还进一步讲起当地近状来。“他们所受殖民者的欺凌压迫比咱们华侨更酷烈，他们被压在最低层！而今，他们也挺起身来啦！”

这话立即引起了腾热的反应，而能讲这些被“荷兰鬼”掩盖起来的近事的，自然多是那些青年学生了。

“当地人干得好！七八年前爪哇火车工人大罢工，二万火车工人里头，就有一万三千人参加！……”

“到四五年前，连当地农民也起来了！他们拿起武器，一群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发动游击战！他们进攻警察署，砍倒电线柱，砍倒大树阻拦交通，并且破坏公路、铁路、桥梁！他们甚至用当地式的短剑袭击荷兰官吏！……”

“他们还袭击首都巴达维亚，占据了小南门电话局，进攻监狱！……”

“万丹的农民也起来暴动，打了一个月！……”

“梭罗的农民也起来了！……”

“到第二年，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农民也起义了！……”

终于在座的侨众都忘我地讲着、忘我地听着。他们情绪激昂，争着发言，语声混杂，以至分不清是谁说的。这时，已经是夜晚近十时了，正是往常咖啡店最热闹的时刻。今晚，由于焦迫不安而前来的侨众竟越聚越多，终于座无虚席了。这当中，除了常日的“闲客”，直到头家及各阶层侨众，连近日才成为这家咖啡店座上客的中华学校教师徐群，竟也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注意的角落！

此刻，咱们垆埠的空间仍然弥漫着白天热带旱季的闷热气息。“海南咖啡店”四周“死水”般的华侨社会已是一片寂静、黑暗。生活在这越来越枯干的“池水”里的华侨居民，有似贴在泥污里喘息的生鱼，在死寂停滞中，他们正用愤怒、沉默而又兴奋的心情，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

## 第十五章

### 一

才过三天，珂埠闷热的天空突然打响了一声震动全华侨社会的霹雳。

这期轮船靠岸，来了个新客。来的是个年轻唐山妇女，是她的丈夫到吧城领她来的。她丈夫是个道地的山芭客，很少下埠来，跟珂埠的同侨都不熟。也不知什么缘故，正值这市况萧条、生活困难之时，他才把家眷叫出洋。入境手续他在吧城早给她办好了，到珂埠只待向当地官厅一登记，就准备带她上山芭去了。

可能做丈夫的认为一切手续都合法，不会再有意外问题，便径自带她到荷兰区办理移民证件的官署办理手续去了。不知是办理证件的那个“荷兰鬼”这些时得不到贿赂，迁怒于中国人，存心刁难滋事来打击华侨呢，还是这新客哪一点“惹”了他？对于手下人早登记好的证件，他并不立即签署，而是拿起来颠颠倒倒地看。终于，他旋过那浑浊的死鱼眼，直盯住她的脸孔，嘴角挂着无限轻蔑和冷酷。许久，然后用他那夹杂着荷语、荷语腔调的当地话，大声喝问她：

“你，真是他的妻子？还是，假冒他的妻子，想来混骗，我们荷兰政府！”

看这女新客，她梳着发髻，穿着阔袖女衣，和黑色百

褶裙，还缠着小脚，正是个才离开闽北农村的妇女。她根本听不懂当地话，因而只能是瞪大眼睛，吓呆在当场了……

她的丈夫却又是少经世事，一到南洋就住在山芭的老实伙子，连当地话都不大会说，一碰上这情况，不免有些惶急失措了。不过“荷兰鬼”那几句话，他却是听得懂的；只是他几番想冲上前替她回答，都给“荷兰鬼”喝阻，守卫的警员更是死命把他拦住，于是他只好以目示意，要她坚决认定是夫妻。

这件不曾预先讲定套好的突然事故，使这个一路上受尽惊慌的乡下妇女登时手足无措了。由于一时慌张，她无法体会丈夫的本意，竟至于脸色惨白，浑身发起抖来……

照往常，在吧城海口移民厅对过口供，批准上岸的，到居住的埠头是不再问话的，垵埠也就不设“传译”。可今天这个“荷兰鬼”使出反常的一着，正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因而，一见她没有回答，便立即摆出一副疯犬般的架势：把斗鸡般的红脸孔、木然呆瞪着的浊眼，和那鹰鼻子，一齐随着脖子无限长地伸到她的脸上来。

“说！”他猛拍着桌子。“再不说，就把你拘押起来！”

新客听不懂当地话，这“荷兰鬼”不会不明白；他的当地人手下更是十分清楚。只是在这件事上，谁知道荷兰头子在打着什么主意，手下人哪个肯出头露角，得罪自己的上司呢……

这时，做丈夫的被挡在外头，直急得两眼喷火，血都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了。全官厅的办事员直上官厅的人也尽停下来，往这边瞧。几个在场办手续的中国人，更是关切地走拢来，准备给自己的侨胞以必要的协助。

可走拢来的中国人都被守卫人员挡住了，要求给她充翻译的也遭无理拒绝了。中国人群里发出了不满的低哼声……

看见这情景，那“荷兰鬼”越发得意了。好似为了向在场的中国人示威，也好似为了在下属面前展威风，他竟直指着那女新客，暴跳如雷地嚷道：

“你这个女骗子！你们支那人都是骗子！”

在场的中国人都骚动起来了。这唐山女流哪里见过这样发疯的“荷兰鬼”！哪里经受过这样的场面！不知是她这番出洋，一路上被洋人吓昏了呢，还是她本是个“无智识”的妇女，脑子里还留存着当日家乡乡下人的见解，认为“碰见洋人拦路，只要多给他叩几个响头就行了。”因而她于吓糊涂了之余，竟下意识地冲前一步，拉住那“荷兰鬼”的衣袖，双膝同时跪了下去，一边用家乡方言哀号着：

“荷兰官啊！求你做个好心！放了我們吧！”

于是，她又用求神拜佛的姿态叩起响头来了……

在她这一连串出人意外的动作中，整个官厅的时间，仿佛停了两三秒钟，全场的人都停止动作，也停止思想……

第一个猛然惊醒过来、从座位上暴跳三丈的是那个“荷兰鬼”。他嘴里疯犬似地咆哮着、嗥叫着；一边拂拭着自己那“洁白”的衣袖，一边缩起一脚，用皮鞋底猛力往那个跪在地上、刚抬起头来的唐山娘儿的胸脯蹬过去！

这唐山少妇登时往后仰，完全失却平衡地翻倒在地上。待到这小脚妇女挣扎了好一阵爬起来，官厅里的一些安汶籍手下早已“耐不住”哄地一声笑起来……

至此，这个一路上经受“荷兰鬼”多少番磨难而变成惊

弓之鸟的唐山妇女，而今完全成为失神的疯子了！她这次受到了比死更惨烈更难受的酷刑！于是她嘶声嚎哭，准备一头撞死在官厅上……

这时，她的丈夫也完全气疯了，他数度猛冲过去，都被守卫人员死力拉住……

这时，在场的中国人尽义愤填膺，年轻的更准备好挺身而出，给那“荷兰鬼”一场教训……

而这时，那个当上了官的荷兰流氓却越是兽性勃发了。他装出熊样向那位可怜的妇女扮怪相，向她吐舌头，对着她掩鼻子，他还远远地嘲弄她的丈夫，向他吐唾沫……当他一看到在场的中国人都无比愤怒地对准着他时，他更疯狂地向所有中国人“挑战”了。他挥动着猴子般生毛的长臂膊，指着在场的中国人，用那象猪头般的脸孔狂吠着：

“所有的支那人都愚昧！肮脏！狡猾！猥琐！他们尽是猴子！尽是狗！尽是猪！”

狂怒登时暴发开来！有人往前猛冲，有人在吼叫，全官厅轰然一片声响。守卫人员慌了手足，赶紧拔枪使棍，拼全力控制着这局面……

时间一秒一秒地在争持中过去……

啊，这事件不知将怎样了局？！

## 二

这惊人的事件立即象一阵狂风卷遍了全垆埠华侨社会。

震惊和狂怒使整个华侨社会有如心脏似的突然一紧缩，停了片刻，接着便又突突地猛跳起来、鼓荡起来，让热流

流贯全身，准备来一番生死的搏斗！

于是，愤怒的侨众随即向荷兰区涌去，一重重围满在该官署外面。人潮汹涌腾卷，不断发出哗哗的低吼。要是这时官署里再显现一点点刺激群众的事端，怒潮即将无法控制，任何严重的局面都会马上出现！只是，这时，官署里刚才的事件似已“过去”了，景象又恢复往日官署的一片死寂。该两夫妇似也已离开这官署，连那挑衅滋事的“荷兰鬼”都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

找不到目标的人群转而找寻那受辱的夫妇，他们终于在郊区一家他们同乡家里找到了他俩。那“荷兰鬼”虽然没有当真把她“拘押起来”，但也拒绝签署她的证件，因而，“大权”还操在那“荷兰鬼”手里，她的问题一日不能解决，他们也就回不了山芭！

正在相对如坐愁城的夫妻俩，突然受到这许多人的访问，先以为是什么大祸又临头了，慌得无地可钻。接着便是疑虑交并，手足无措；终于感激涕零，声泪俱下地一遍又一遍讲述着他们的遭遇了……

侨众这种从未曾有的关怀，是他俩在遭害后所万万料想不到的新局面。至此，迫得他们必须集中全副心思一再追忆、讲述那场经历的所有细微情节。细节全讲完了，终于连她出洋前后的经过也引起大家的兴趣。于是，他俩只好以一遍遍地讲述为己任，再也无暇相对忧虑了。可奇怪的是，他们讲着讲着，在苦涩里头，竟渐渐渗出了甜的成分。讲到后来，这甜越来越扩大，直至使他俩滋生一种分辨不出是苦是甜的奇异的感觉来。其中最使他俩从心底里透出高兴来的是：他们再不是孤单单的两个，他们身边突然



尽是同情和支援他们的亲人！象豁然大彻大悟似的，他俩都不禁要喊出来：“从这一刻起，我们再也不怕荷兰鬼了！”

可还有出他俩“意外”的。这不象只是出于侨众偶然对他俩的同情和关怀而来的，因为来访的侨众竟至于那么多，直到络绎不绝了。在先，还只是跑到荷兰官署的各等“爱管闲事”的“闲人”，终于是中华学校的教师们率领着全体高年级学生前来慰问，接着各社团、各同乡会、各行业组织的代表也陆续到来了，最后连中华会馆的侨领们都来了，而侨商、职员，以至各业各等侨众，更是盈门接踵而至了……

他俩更为之“大惑不解”，来访者不仅给他们言语上的慰问和关怀，而且替他们解答当前难题，筹划对付之策，同时还带来了慰劳品。

这些慰劳品并且象小山似地堆积起来了。

同时，他俩也随之变成“闻人”了。于是，出于关怀、慈善，以至想“附骥”的人，都邀请他俩到自己家里住宿，直至使他们只好一概谢绝了……

是的，他俩没有错，全埠侨众这样热烘烘地，不分籍贯、姓氏、亲疏，一同对某一个侨胞关切备至、百般协助，在一向奉行共济互助的固有美德的“华侨社会”，则还是未曾有过的新事！

侨众甚至到处用同情的口气在传述着他俩的经历：该夫妇俩是福清人。男的姓张，自小跟人出洋，在山芭当粗工，一个钱扎紧一个钱地挣扎了二十多年，总算积下了一条“讨老婆的本钱”了，这钱正好给她当路费。原来女的是他父母自小给他“讨”来的童养媳，人没三尺高，就上山下地，干苦活到如今。如今眼看着男的年纪大了，父母硬迫

着送她到南洋来。一双苦人儿盼了半辈子，正自高高兴兴地会了面，打算到山芭才成亲，一同挨穷日子去。想不到耗尽半生的血汗钱，一路上挨过了多少关，却又在这不该出事的地方，再一次备受“荷兰鬼”的无理刁难和欺凌侮辱！……

这段经历越发博得侨众对他俩的同情。

那“荷兰鬼”又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生事呢？侨众的推论完全一致：在这无钱可刮之时，他硬要从她身上榨取一笔“过关费”！

“这一回，该让荷兰鬼瞧个够啦！”愤怒的侨众用这句话来互相表达自己的决心。

不仅该夫妇俩，连那几个在场见证该事件的侨胞，而今也成为愤激的侨众包围的对象了。他们有声有色的讲述，同样处处激起侨众更大的愤怒。郑水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正到官厅办理全家回国的手续。

“那荷兰鬼用脚蹬踏咱们唐山娘儿的胸脯！”

“他还骂咱们‘支那人’都是猴子、是狗、是猪！”

包括郑水源的所有见证者，在全埠的每一场谈论中，也同样在福昌店前，讲述着这些使听众怒火上腾的事实。

至此，新的火种在全埠华侨心中完全点燃起来了！“猪、狗、猴子！”没有人能吞得下这口恶气！

“这不仅是姓张的夫妇的事，而是咱们全体华侨的事！”

“这件事若是任其发展下去，荷兰鬼更将得寸进尺！”

“咱们华侨再不作强硬的表示，今后咱们再也别想在珂埠、在海外立足啦！”

“这是考验咱们华侨能不能团结一致，维护自己的民族

尊严的时候啦！”

……

全垌埠一万多名华侨汇成了一个声音、一种意见。

于是，各阶层成员各个会聚在他们的组织里，商讨对策。

在中华学校，教师们在办公室里正围着徐群研讨这个问题。不但叶碧如、新任的助教周子俊等都认真热切地参与估计这件事所会导致的后果，研讨侨众应采取的对策，就连女校长俞素秋，也热情地参加了。她而今不仅一样关心着华侨的前途，而且提出颇为“激烈”的主张：非给荷兰殖民当局展示一种全侨性的对抗行动不可！

课室里学生们的讨论更是热烈。值此全侨性大问题横置在眼前之时，徐群等教师允许学生们暂时不学习正课，让他们有参与华侨社会大事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关心全侨生活的社会成员。于是，在教师们的辅导下，各项重大问题也一样在他们群里讨论着。在同一个时候，夜校学员、校友会会员，也都分别举行着集会。更广泛的生活，使这些青少年能多方面地反映各阶层华侨的意见，讨论也就更深入。他们并且热烈振奋地筹划着对付“荷兰鬼”的有效办法……

各华侨社团也在开会。福建籍的，广府籍的，江浙、山东、湖北等籍的，以至客家人、潮州人等等，而福建同乡又分成永春同乡会、南安会馆、福州公会等等，直到张姓夫妇的同乡组织“玉融公会”，又有各同姓宗祠会，黄氏互助会、陈姓祠堂等等，以至姓张的“张氏家庙”，都讨论得

热火腾腾，义愤填膺……

还有各行业组织，木匠的“鲁班堂”，中药业的“药王宫”，拳师们的“三教会”，以至土产商、咸鱼商等等的行会，都在广集会众的意见，对当前这件大事，作出关系全埠华侨的决定……

就是张亚枚他们码头搬运工，尽管没有会所、没有组织，也一样聚首在一处，正热烈商讨着这件华侨大事。他们这场讨论一开始，从早已中年的黄松根，直到年轻的江大明，都激昂到摩拳擦掌。为了保卫民族的尊严，“我们全体唐人苦力即使弄到眼前没饭吃，日后全给荷兰鬼赶出码头，也心甘情愿！”

可是，搬运工一部分是当地人怎办？这很使中国人队众为难了。不待大家考虑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却是史拉末他们先作了断然的表示：“咱们这么多年同在一块找生活，命运怎能分得开？彼此就有互相支援的责任！今天，中华人碰上这样的大事故，我们几个爪哇人又怎能各干各的，破坏了中华人兄弟的大事呢？何况荷兰人正是当地人的大敌！谁都知道，近年来各地当地人都起来罢工，就是对付荷兰人的！别处的工人做得到，我们几个爪哇工人就不能学他们的样，跟中华人兄弟，对抗共同的大敌人吗？！”

这事太好了，它显示华侨这次的行动正取得可靠的友军！于是，两族搬运工人以从未曾有的和谐和欣跃的心情，热烈地讨论着这件大事……

没有归属到任何社团、组织的“闲人”，也在海南咖啡店、消闲社发表他们的意见……

全埠华侨的意见集中起来了，从最极端到最温和的都

有。这些意见经过辩论推敲，终于汇成一个呼声最高的“提案”。

“应该先由珂埠华侨的最高机构中华会馆选派干员全力向珂埠荷印当局交涉，要求公开惩办肇事的官员，并保证不再发生侮辱华侨的事件。若交涉无效，始行采取全侨一致的步骤，以资对付。”

侨众这一意见提到中华会馆，于是中华会馆在与各社团同时开过理事会之后，不得不连夜再次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了。

鉴于这问题的重大性，和表示华侨对这问题的重视，中华会馆决定让该会主席杨公勉带头出马，而一应熟悉官厅事务和法律的干事，以及翻译人员，都给他选配齐备。同时为了更能充分反映近年来认识已提高了的侨众的新见解、新看法，还特地推选被目为埠中最有见识的卢健中，和新近也被中华会馆提任为该会教育科副主任的中华学校教师徐群，作为代表团顾问，随团出发。

交涉的内容和提出的要求，也由会议先行拟定。

一、该办理移民证件之荷兰官员，在官厅广众中，以脚蹬踏一名中国人少妇，使她当众倒地。从中国人的风化礼节观之，此事对中国妇女，实属奇耻大辱。我会代表全珂达·班岱华侨，坚决要求荷印当局必须严厉惩办该官员，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珂达·班岱荷印当局，并应严令制止荷兰官员今后再对中国移民作非法的勒索，并即日签发该受辱华妇之证件，俾她得随其夫前往原居留地团聚。

二、该官员复无端侮辱到全体中国人，全珂达·班岱

华侨咸认为此乃对全体华侨一种极其严重之挑衅行为，决不能就此罢休。为消除全体华侨无比愤怒，防止产生严重后果，珂达·班岱荷印当局必须着令该官员在公共场合向全体华侨正式道歉，并由荷印当局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对该官员采取停职并调离珂达·班岱之处分。

代表团于第二天上午前往会见珂埠最高地方官。在这个时候，全珂埠华侨再也无心进行日常的活动，商人停市，学生停课，一齐用紧张的心情等待着交涉的结果……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消息，这消息立即象一阵旋风卷遍了全珂埠华侨社会。

“交涉失败啦！”

全埠华侨到处在传述：“荷兰鬼”的头子拒绝接见咱们华侨的代表团！荷兰“大狗”并且向中华会馆发出“警告”：说警方已接获情报，是华侨方面在鼓励反荷情绪，企图扰乱当地的经济和治安；若华侨再不停止这种“非法活动”，则官方将立即采取严厉步骤对付！并且迫令中华会馆必须指出华侨中的“左派极端分子”，由警方逮捕惩办！

一听到这消息，全华侨社会的活动，又陡然象心脏似地猛一停，接着立即更加猛烈地搏动起来。

“行动！”

“必须立即采取全体华侨团结一致的行动！……”“而今正是全体华侨一致行动的时候啦！……”“凡是唐人，谁能忍受猪狗的侮辱！……”

日夜校的学生和校友会的会员，分头进行宣传和组织的活动。各社团、同乡会、同姓宗祠会等组织，赶忙再度召集会员开会。中华会馆诸执事更是大忙特忙。所有的团

体组织必须充分估计这突如其来的新形势，必须严密地考虑这“一致行动”的后果，必须布置、应付将会发生的种种事故，必须动员、组织全体华侨……

同时，必须为全体华侨订出严厉的“约法”：谁破坏了华侨这统一行动，以汉奸论！将遭受全体华侨的制裁！

至于侨生界呢？鉴及侨生分成几个类型，有的亲近唐山来的，有的受荷兰教育接近“荷兰鬼”，有的则已跟当地人无异，很难使他们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因而，侨众的决策是：凡能争取的，应尽量争取过来。

此外，华侨社会的骨干分子还必须考虑、安排华侨社会以外的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素。

首先是，跟当地人的关系问题。在华侨一致行动之时，怎样取得当地人的谅解？进一步又怎样尽量争取他们跟华侨联合行动？这更需要广泛的宣传和解释，需要注意华侨本身的行动，使之不致损害当地人的利益。

其次，当地还有其他东方地区的侨民：阿拉伯侨民、印度侨民、日本侨民等等。他们还各有其商业活动。怎样使他们同情华侨这一行动？又怎样进一步去谋取跟他们联合行动？同时，还怎样使那些受日本军国政府指使、带侵略性活动的日本侨民不致破坏华侨这一行动呢？

还有，是怎样争取附近各埠，以至吧城、泗水等大城市的华侨的同情和支援？当珂埠华侨的行动坚持下去，各地华侨的支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拟写《告各地侨胞书》，也连夜在进行着。

末了，还必须呈告“国民政府”驻巴达维亚的“领事馆”，并吁请他们尽力为珂埠侨民“交涉”。若是没有这一着，“领

事”们就会以“侨民擅自行动”为借口，跟荷殖当局串同一气，共同破坏华侨这一行动！……

于是，全垵埠的华侨社团干部及埠中的积极分子，十分纷忙、紧张地在全埠暗中活动着，一直活动到深夜，又一直活动到第二天天亮……

### 三

天亮了。这是那唐山娘儿受侮辱的第三天早晨。

太阳经过一整夜的奔腾，升到地平线上来了，它象往日一般先照亮了“中国人大街”的屋角。奇怪，为什么今天各店铺还都紧紧关着，街道上也依然空荡荡地？于是，太阳继续往上闯，照到各店铺的墙壁上了。太阳又照到各店铺的门板上了。太阳终于照到街面上，并且已经把整条街面都照到了。可是，各华侨的店铺依旧紧紧地关着，整条街也还是空荡荡地！

照得人浑身热燥的热带太阳焦灼地直爬到椰树梢上去了。于是，它便独个儿一直留在高处，用惶惑不安的神情探窥着这条“中国人大街”从未曾有的奇异景象……

往日，当太阳才挨近地平线，华侨店铺的店门板就砰砰乓乓地打开来了，货物纷纷往店门外摆，直塞满街道两旁，人们也同时涌到街上来。于是，这条大街上悦耳的晨曲，那一片喧闹声，也随之交响起来了。这才是太阳几百年来所熟悉的垵埠“中国人大街”的街景。可而今，横在眼前的这一大片紧闭的店门板，却那么碍眼，那么奇异，仿佛是新出现的装置。这街面也同时变得那么广阔，看起来



那么陌生，仿佛是条别地方的街道！就是它太阳本身，而今高高地挂在天上，也显得那么突出，那么孤单，那么不配称，而且仿佛连它也不安地摇晃起来了……

是什么严重的事故发生啦？太阳好象在惶惑地问着自己。是我太阳走错了时间啦？还是这条街的居民全部睡着没有醒？

可是不久，头上的太阳似乎也深深“感觉”到了。今天，笼罩着这条街的，已不是往日平和宁谧的气氛，而是一片异乎寻常的沉静！这不平凡的沉默使人立即滋生一种焦灼不安的预感，觉得它里头好似正埋藏着巨大的愤怒！那程度，直似它一碰触到一丁点的火花，都会登时猛烈爆炸开来一般！

这是垺埠华侨社会从来没有过的景象！从来没有过的气氛！

华侨一向是以迂回逃避来摆脱任何迫害见称的。联合起来反抗的例子并不多。而今却是谁教导、促使他们突然采用上了这正面对抗的步骤？而又能够组织、领导他们，使他们确确实实做到万众一心，行动坚决、彻底、划一呢？

这简直是奇迹！

而且还另有更大的奇迹在，华侨这行动并且取得了其他民族的同情和支援！

看，这大街上，那几家当地人的店铺也一样关得紧紧地！一向卖力招徕的印度商布店，以吝惜见称的阿拉伯侨的峇泽店，却都并不趁这机会多做些生意，他们也一样关得紧紧地！这该是荷兰统治者的压迫，教他们也感受到与中国人同一的命运吧！因而他们也乐于跟随中国人一同承

担“反对荷印政府”的罪名及其一切后果！

独有一家日本人的照相馆，一早就打开玻璃窗櫺，开始营业了。可是，太阳升得老高了，全街却还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矮肥的老板于是越来越坐立不安了。虽然他们有本国的政府作后盾，经常靠势生事，可全埠只有两三家日侨，愤怒的华侨却有一万多，他们深怕先吃了眼前亏。当“满洲国”事件后不久，从不知何处飞来的大石头，就曾经“亲吻”过他的大玻璃！于是，这矮老板也栗然、悚然地关起店门来了……

四近的当地人挑贩，以至经营各种小生计的摊商，事前有所闻的，这一天也大半不上市；少数想做买卖的，一考虑到销路和碰上意外等问题，深恐损害到自己的一点血本，也都停市了。

至于从四乡远处挑果菜之类进城的当地人，他们事前无法听到消息，但一踏进这完全变了样的地区，立即心知有异，还没兜上半条街，不安使他们又匆匆挑出城去了。……

于是，珂埠市场中心区顿呈一片死市！

而那在这大街西边的码头区，又“另有”一番景象……

太阳已经升到桅杆上去了。啊，今天正是珂埠定期轮船即将开行的日期！在往日，这日子正是每两星期一次的最忙碌的时刻。太阳还没露脸，一批批的货物早运进来，大山小山般地堆满在码头上，一群群赤膊的搬运工浑身汗淋淋地在挣扎着、搏斗着。全码头就这样无休止地喧腾着、忙碌着，人群和货物混成一片。一直到下午轮船封了舱，汽笛响了，纷乱才渐渐平息下去。……可今天，连那个一向要挨到全码头的人等待得不耐烦了，才“姗姗”出现的“荷兰

头手”，这时也都坐在办公室里了，却还是看不到一个搬运工人！不但华工全部“失了踪”，连当地人搬运工也“影迹无存”！不但华商货物没有运来，连洋行的货物也没人搬运！

更教人惊异的是，偌大的码头区，一个中国人也看不到！往日，那些勤快的华商，总是熙熙和和地进出于海关和船局各办事处，办理手续和照料他们的货物的……

还有更使人惊异的事，海关和船局的一部分侨生办事员，今天也没上工！这些人一向畏“荷兰端勿杀”如虎，没有重大事故是不敢轻易请假的，今天则全不请假，竟敢擅自离职！究竟是什么大义要图使他们生出这斗大的胆，而不计及个人得失、前途呢？……

啊，眼前这空荡死寂的码头有多么难看！那呆泊在码头上的轮船更教荷兰人看了心焦！船开不出去，不但船局蒙受损失，且也搞乱了岛际交通的航程表！洋行的货运不出去，就驳不上外洋货轮，与欧美订的合同就不能履行，这更将招致损失！可是，一时找不到练熟的苦力，又怎样把那大批货物搬运到码头并装叠进舱里去呢？

于是，珂埠唯一的对外交通动脉硬化了！

在大街的另一端呢？这儿是中华学校。常日里，多少小学生踏着光灿灿的朝阳，沐浴着早晨清新的空气，欢蹦喜跳地向这儿会聚，一片欢笑叫嚷声也随着太阳的升高而掀腾起来。可今天不是星期日也不是假日，这地区却一片阒无人迹，学校的大门和窗户都关得紧紧地！……

这时，太阳已经升到中天了。它好似一直吃惊地在往下张望，注视着这“面目全非”的珂埠，并且越发显得惶惑不安了。它照了大半天了，在这“中国人大街”上，除了偶

尔有一个半个有要事的匆匆走过去，再也看不到中国人了！就是当地人，也比往日少得多多了，他们当是不能做买卖，也购不到日用品，就很少到这儿来了……

但头上的太阳却不曾照到。这些时，有好几个中国人不断地在街边活动着。他们都着短装，这儿那儿地不时在街头巷尾出现，随即又隐没了。他们是罗占魁和他的拳术会成员。全体华侨正授予他一项重要的任务，组织巡查纠察队。罗占魁一有了“用武之地”，便带领伙伴，袖里藏着铁器，神扬气畅地担任起这使命来了。配合着他们维持华侨社会秩序的，还有全体码头搬运工，和日夜校的高年级学生，以及校友会的会员们。

那么，一般侨众呢？这时，全体侨众正严阵以待地守卫在店里、家里，十分警惕地注意着外头“荷兰鬼”的任何动静，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

这一天，是全埠华侨从来未曾经历过的最不寻常的一天。

他们，全埠华侨，以充满昂扬的战斗的激情，守卫着各自的据点。在振奋和紧张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每一分一秒尽迥异于往日那平庸忙碌的日子，成为他们生活中极其有意义的时刻！在这可贵的时刻里，他们经受着从未曾有的、共同战斗的，和备受教育的生活！

他们头一遭真的跟“荷兰鬼”斗起来了！他们为自己的拥有这力量而自豪！他们决然守住全侨共同的决议：为全体华侨的利益，誓将坚持到最后一刻！

当局势的发展需要时，他们更将燃点心中更高昂的斗志，不惜牺牲一人一家的任何利益，为全华侨的前途而投

入战斗！

同时，他们还用充满自豪的激情转回来考察全侨的这一新行动。他们有如突然睁开瞎眼尝受着满目美景似的，用狂喜的心来接受全侨的这一新行动。他们在心头欢呼着这学来的新字眼：

“罢市啦！咱们珂埠全体华侨实行罢市、罢工、罢课啦！”

自然，也有极少数“华侨”并不乐意这种由“左派分子”控制的行动，他们是“党部”的“忠实同志”。只是他们也很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去“犯”侨众的狂怒。于是只好也关门闭户地呆在“老窝”里了。

还有一些深恐这行动会招来严重事故、致使华侨长久遭受其祸的胆小者，一看到这项不容于当地“法律”的行动顺利地在进行着，心境也渐渐安定下来，胆子也壮了，甚至开始为华侨自豪起来……

而一些长久在荷殖统治下生活的老头子，则认为华侨抗拒不了拥有军队警察的“荷兰鬼”，不上半天，将会在“大狗”的压迫下纷纷开市的。待挨过了大半天，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看法成问题了。……

这一天，福昌店里也自另有一番光景。

店前的伙计和店后的家眷尽守在紧闭的屋里，独有少华和敏华被分配到别处参加巡查去了。不开店门的异样的感觉，对“荷兰鬼”的愤怒，尤其是面临抗争的紧张，使大家忘了没有事干的沉闷。围绕着“罢市”这一新鲜的事，大家紧张而低声地交换着意见。先是交谈着这几天来直到昨晚一整夜的所见所闻，终于又进一步预测着这次行动的成

败和结局。而这论谈竟又是那么富有吸引力，使今天不开店失去谈话对象的李熙昌，也“屈尊”地来跟伙计们搭土腔。在今天这件事上，似乎也使头家和伙计在利益上和等级关系上，趋于一致和平等了。

在这时，全店上下所渴望知道的，是埠里情况的发展，因而个个提着一颗心等待着外头的任何动静。于是屋子四周的什么现象在他们都变得那么“宝贵”，从门缝里一有所见所闻，即使一个人走过街上，或远处一点响声，都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并且纷纷议论、预测开了。

吴阿贵这回则更是整颗心被这重大事件所吸引。到南洋后，他的心境从没象今天这么开朗过、舒畅过，也没有一件事象今天的事这样能打进他的心。这是摆在他眼前活生生的，不怕“荷兰鬼”“红毛鬼”的具体例子！他心头无端地涌出一种渴望，想怎样使自己也能参与这件事，为这事做出些什么来。当他听到张亚枚他们的活动对整个码头的影响时，他心里越发向往了。……

就这样，时间在全埠华侨严阵以待当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紧张地注视着这局面的太阳也渐渐落到西边去了。

在这头一天里，也曾经出现紧张斗争的时刻。荷兰“大狗”带领手下警员包围“中国人大街”了！他们疯狂地插打着、猛踢着各店铺的门，迫令开店。可华侨遵照事前商定的办法，在被迫到万不得已时，就在屋里打锣传报。于是一家锣声噶噶大作，附近各家也敲锣响应。这办法确很有效，胆小的“大狗”以为华侨正在传递纠众的信号，即将全冲出来向他围攻了，登时吓得拔足飞逃。侨众好几次就使用这办法避免了“大狗”的滋扰。到后来，“大狗”只得采用

大包围的“战略”了，他带领手下远远地围住唐人区，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暗探们这一天则更是倾巢出动，在唐人区四处活动，只是华侨尽下定了敌忾同仇的决心，暗探们也就打探不到华侨这番行动的紧要内情，只好挨他们的头子处罚去了。……

只是在这一天里，华侨里头也发生了一件事前没提防到的事。

一个寄住在“消闲社”、叫章承贵的无赖子，三十来岁，原是富家子弟，染上鸦片瘾，家道衰落后便赖在消闲社，东讨西借过日子。这些天，“闲人们”在消闲社的谈论他很“关心”，也发表了一些“激烈”的主张。可这一天，他却显得有些心神不属，到中午，说是没大烟抽，想去找熟人要一些，便匆匆地出去了。这时，张亚枚正在消闲社，看到他那鬼祟焦躁的猴样子，心里早犯了疑，待他一出门，便叫黄松根暗中盯住他。却不料章某竟一直跑到荷兰区去了！松根一急，赶忙通知巡查人员。没待章某跑进“大狗厝”，早给人员一把抓住，卤莽的罗占魁还“飧”了他一拳。狡猾的章某乘机装着伤了肚子，蹲在地上打滚，表示不能说话，巡查人员只好给舁回消闲社来。这不是明摆着么，由于鸦片瘾，这无赖想出卖全埠华侨的利益！于是章某暂时给看守着，等待日后侨众发落了。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事故发生，就这样一直挨到天黑……

入夜后，珂埠华侨社会的主事层和各社团骨干分子，总结了这“全侨一致行动”第一天的经历，认为这头一天的行动是成功的。华侨已经能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采取同

一的行动，合力对付压迫者，是珂埠华侨所未曾有过的壮举！这对教育全体华侨认识自己的力量，对今后继续团结以对付统治者，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今的问题是：怎样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取得胜利……

在同一天，也还是那唐山娘儿受侮辱的第三天。

清晨，当升上来的太阳正照着“中国人大街”一片空寂的时候，荷兰区的景况则依然象往常一样。这时，珂埠的最高地方官“大杯”，正自悠悠然地躺在弹簧床上。昨天在“山顶”荷兰官员避暑别墅度假日的残景犹依稀出现在他眼前，一幕幕欢乐香艳的场面，更是不断闯进他脑里来，使他感到心头酥绵绵、痒滋滋地。他很想抱着“荷兰婆”（长枕，类似竹夫人），再睡它一觉，只是起床的时间到了，他无可奈何地多伸了一下懒腰，便爬了起来。

一阵莫名的空虚向他袭拢来，使他觉得好似有什么不满足，又有什么太多了，止不住渴望找一个手下人来斥骂一通。待他下意识地伸手到下巴一摸，一脸胡须碴儿更是刺得他心头的烦恼越发火辣辣地。他这才想起，今天礼拜一，该剃须了……

他一向懒得自己动手理这脸的于思胡子。因而，照他订好的时日，当他一起床，跨出走廊，就有一个“支那人”理发匠待在那里。一见他走出来，立即站起来向他鞠一躬，便赶忙打开工具包替他刮胡子了。这“支那人”理发匠确乎高明，他只感到冰凉的肥皂沫从他脸上抹过去，全党不出刃锋来，刮后一摸，光光滑滑一根须碴儿也不剩了。这每每使他不自觉地“摸须”微笑。“支那人”对着他这荷兰大官，



自然不敢“刁蛮”，他又何乐不躺下来享受呢……

而今，他满怀懊恼地大步往走廊走去，待要吆喝理发匠快些，才发现前面那块木凳上空着！这从不曾有过的现象使他一时脑筋转不过来。多少年了，这理发匠从没迟到过一次，何况不来。就是动作慢了一些，自己也急躁地出声催促。可今天，他竟敢不先通知，擅自作出这“越出常轨的行动”，这简直是对最高荷兰官的一种“犯罪行为”！

“恶勿弄！这也就是支那人都可恶的罪证！荷印政府这次的严厉措施一点也不过分！”“大杯”对自己喃喃地说，他竭力想舒松胸中这口乌气。

他于是万般无奈地踱到盥洗室，胡乱地自己刮了刮胡子，洗沐过后便懒洋洋地踱向更衣室……

在那早已给他挂得整整齐齐的衣架上，却少了一件雪白的衬衣！

“峇务！衬衣在哪里！”他立即找到了发泄的对象，咆哮起来了。

赶来的却是他那荷兰肥婆：“亲爱的，不知什么缘故，今早到这个时候啦，那支那人洗衣妇还是没有把衣服送来！您请先穿这一件吧……”她把另一件衬衣递给他。

咱们最高地方官心头的疑问加重了。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接过衬衣来，并且按照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给了她一点“爱情”。

“为什么今天连那个畏怯、顺良、从不敢跨进门一步、捧着脏衣服还在鞠躬的支那人洗衣婆，也敢不把衣服送来呢？……”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已经叫人催她去了。”胖婆子见他还是不搭腔，便

又补充说。“明天那支那婆子来了，我要斥她一顿！同时指责她误了时间，扣掉她洗这批衣服的工钱……”

但咱们的“端勿杀”再也没心情去“体会”他“亲爱的”那套对付“下人”的“精明”手段，他只是很有“礼貌”地围住她的熊腰豹臀，拱着她一同进入餐室。

待他大模大样地端坐下来，正对着他的双眼的，是餐桌上摆着的半熟的鸡蛋、荷兰“祖家”的乳酪，以及黑咖啡……但却不见了往日那一壶鲜牛奶和一盘切好的面包！

于是咱们的“端勿杀”不由张大嘴巴，一手拿餐刀，一手拿叉子，对着眼前的空盘子发起呆来了。

咱们的“大杯娘”又不能不再作说明了。一触到她的“苦情”，话絮竟至于一发不可收拾：“……我早教羊兀厮都去过了。只是那给支那人牛奶棚派牛奶的却说：‘今天头家不挤鲜奶！’面包店的支那老板也说：‘今天没有面包卖！’可羊兀厮看到里头鲜奶、面包都不缺！还有……”

可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却听不下老婆的“还有……”，他心头的疑问早塞到喉头上来了，便胡乱吃下了仅有的早点，赶忙驱车到官署里去……

官署的情况倒还是老样子，只是几个坐位却空着，那正是一部分“支那”后裔办事人员的坐位！

咱们的最高地方官突然大彻大悟似地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啦！他这时反而“镇定”下来，便装作从容自若、目不旁顾地跨着“轻松”的步子，在全官署人员的偷偷睨视中，一直走进他作为最高地方官的个人办公室。仿佛一切关于“支那人”的行动的情报，和制服他们的办法，早都装在他手上的提包里似的。

待他一坐好在“大杯”的位子上，公事便立即把他包围住了。电话一个紧接一个，会客室里则坐满了求见的荷兰人。有各官署的、各洋行的、各银行的、海关的、船局的、税局的……还有“霍·必鲁”的！

“支那人罢市啦！支那人罢市啦！……”众口一声，听得咱们的“大杯”心烦欲裂，耳朵起嗡，头脑发涨。接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五花八门的请求协助，尽呈到咱们“大杯”的跟前来……

在这件事上面，首推咱们熟悉的“大狗”兄处境最尴尬。没料到一盘散沙似的“支那人”，竟能采取这种步骤一致的行动！他巡遍了全唐人区，想破坏这统一行动，竟至于无缝可钻、无懈可击！事前未能取得重要的情报，及早防范，事后也只探到一点毛皮，这直教平日里横行全埠的“大狗”，顿时威风扫地，更无以向上峰交代了！

可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却非常“宽宏镇定”，非常“富有把握”。他“从容不迫”地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告急：“你们安心地等待着吧！这件事就会很快地自行解决的！……”

咱们这位“端勿杀”所倚恃、成为他心中“坚决不移”的自信的，是他们荷兰官方对“支那人”的“理解”，和自己大半生在这殖民地做官的经验。认为“支那人”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因而，不出一两日内，便会由于他们内部的利益冲突，意见不和，或受到财利的引诱，终至各走各的路，自行解体！此时尽管一场热火朝天，到时一切云散烟消！那个时候啊，只有让荷兰当局分别加以惩处，施以更深重的压迫，则他们也只好伸长脖子任受宰割了！……

凭着他这分“自信”，荷兰区各官署在看不到一个中国

人的情况下，办事员冷冷清清、悠悠闲闲地消磨办公时间。他们只等待着“支那人”的自行崩溃和开门屈服……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下班后，各荷兰官员回到各自的家里。闲坐了一天，解决的办法还是茫无头绪，使他们都觉得心头空荡荡地，好似有什么遗落在办公室里，忘了带回来似的……

然而一回到家，他们空荡荡的心头立即给塞进一件难受的东西。

海关主的太太在诉苦，说是今早她亲自上市场，不仅不能象往日那样先赊欠，连带着现钱也买不到东西！相熟的“支那人”店铺非但不象往日那么客气地招待她，连打门都不给开！后来，她只好再叫羊兀厮去买，门是打开了，可一知道是荷兰人的羊兀厮，“支那人”就很客气地向他解释，说他们今天不准备卖东西给荷兰人，请他原谅……“支那人今天为什么都不要钱啦？”她直缠着她丈夫倾诉这一天的全部“委屈”。

咱们的海关主面对着餐桌上缺油少酱的菜肴，只狠狠地说：“再一两天，支那人就会支持不下去啦！他们会鞠躬屈膝地向咱们荷兰人讨饶的！……”

税务局长的“惹依”更是扭着腰，拉长着脸尽向她的“端孤”撒娇，说是她今天吃尽了“支那人”的气。“端孤！那些支那人的店铺都知道我是你的惹依，他们就都不卖东西给我啦！”她把软屁股“弹”在他的手肘上。“就是巴刹里那些卖鱼卖肉的本地人，他们也大都同情支那人，嘲笑我当荷兰人的小老婆！有的不肯卖，有的故意把价钱抬得好高……”

税务局长也没心情去搂她的腰肢，只是咆哮着：“那些

可恶的支那人敢再对我们荷兰政府采取敌对的行动，看我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尽赶出荷属东印度去！……”

小公银行的荷人经理更是十分苦恼。除了他这饕餮者今天不能好好享受三餐，还因为他近来捞到一笔意外的钱，正在大兴土木，又订做了一套上好的柚木家具，叫的都是广府木匠。不料门框装了一半，厅上留下一堆泥沙烂砖头，今天人却不见了……

入夜，满怀懊丧的“高等人种”在俱乐部一会聚，自不免纷纷商谈着今天这局面。于是，想诋毁痛骂“支那人”的尽管骂个够，想乘机发泄闷气的也随他发泄，只是他们却都想不出一个“制裁”“支那人”的好办法来，因而只好看着他们的上峰了……

然而咱们的最高地方官还是那么“泰然自若”。他很有打肿脸孔充胖子的本领，便拼命把大清早以来的种种烦恼尽行往心底里压，外表上却还是那么“优游高雅”地在众僚属的不安和议论中大跳其舞，在佐肴残缺之时大喝其酒。他很想趁这机会在彷徨的僚属面前充当一下“英雄”，在僚属和他们的“宝眷”钦佩的眼光中自我陶醉一番。因为他满怀“自信”，“支那人”只有三分钟热度，热度一退，就会在互相争吵纠缠中一哄而散了！

可是，咱们珂埠这位“尊贵可敬”的最高地方官“高瞻远瞩”的“预见”，在第二天并没有实现！荷兰区各官署、住宅在死寂、不安和用物欠缺的状态下又过了一天。

出乎全区“尊贵”的荷兰官，以至他们的娇妻爱子，直到惹依、羊兀厮、峇务、园丁、司机等等意外的，他们上司这一良好的“愿望”，在第三天还是没有兑现！

但有一件荷兰人梦想不到的事却渐渐显露出来了。他们的羊兀厮、峇务们一部分开始“不稳”了。有的推说干不了这份差事，想告辞。有的托辞留在乡下的父母或儿子病了，想回乡探望。老实的则说自己心绪不宁，怕有意外事故发生，想离开这儿……于是，走的走了，留下来的也心神不属……

啊，那些被认为“愚昧”的“支那人”为什么这样“神通广大”？他们用什么神出鬼没的方法，连荷兰区里的当地人仆役都有办法来“打通”！这番，他们里头究竟是什么人在策划，连在荷兰人羽翼下讨生活的当地人都会听信他们的，就更不必说中国人血统的侨生了！

可荷兰统治者怎会不知道，当地人对“公班衙”的仇恨比“支那人”对“荷兰鬼”的仇恨更深更广啊！

“怕就怕在支那人取得了当地土人的同情和支援！”这是荷兰殖民统治者三百多年最切实最宝贵的统治经验，较之“支那人只有三分钟热度”更切实宝贵得多了！

于是，咱们的最高地方官所赋予全体荷兰官的“信念”，一下子簌簌地摇动起来了！而这位最高荷兰官“卓越”的预见和“领袖”般的信心，也象他办公桌上啤酒里的冰块，一时比一时缩小了。……

到了第四天，咱们这位“端勿杀”只好自动宣告他的“信心”和“忍耐”限度的破产！并且立即收起了他“优游高雅”的风仪度量，随之暴跳如雷地向“大狗”下达命令：

“出动！立即全体出动，迫支那人复市！”

半小时之后，全珂埠唐人区便尽在军警的重重包围中

了。连长日里摆在“大狗厝”门口的那挺仅有的机关枪，也抬出来架在“中国人大街”街口！

“大狗”为了报复这回失了面子的“深仇大恨”，更为了在上峰面前“赎罪”和“立功”，何况这又是最高地方官的命令，使他象长了翅膀的老虎，两臂往外展，在全“中国人大街”腾跳咆哮，一时拔枪，一时抽剑，又是喝令土警，又是强迫安汶兵，非登时把中国人的店铺尽行打开不可！

街上沸腾的声响惊心动魄，捶打店门板的声音震耳欲聋，使全街居民仿佛回复到当年全埠木板屋大火灾的恐怖景象！可是，这回华侨居民不再打锣，他们遵照原定办法尽开了一扇门，全家走出门外，护住店面，等待着采取全街全侨一致的行动……

中华会馆主席杨公勉就在这时拨开了军警的阻拦，他胸飘白须，神态岸然，稳步向“大狗”走去，对他表达了全体华侨的决心：“珂埠当局非接受华侨的条件，华侨决不复市！”

但“大狗”一句也不想听，他趁华侨出到门外，和会馆主席在场，越发嚣张暴虐地把手下集中到某一街段，用枪杆、斧凿强制那一带的华侨店铺非打开店门板不可……

为了避免流血事件，部署这场对抗办法的带领者们，指示那些受包围的侨商暂时打开店门。于是，“大狗”非常得意了，他耀武扬威地把手下带到另一街段，如法炮制……

可是，当那边敲门声砰砰乓乓，这边上门板的响声也砰砰乓乓。那边开了，这边却又关上了！

于是“大狗”只好撑着大肚皮，坐在店门前的石凳上喘粗气……

才刚吐出几口大气，“大狗”却突然猛睁双眼，登时象掉了魂。原来当地人尽围拢上来了！在先，闻讯跑来看究竟的才几十个，“大狗”一赶，就都逃散了。继后满街喧响，闻声赶来的已有几百个，大力驱赶，也只能使他们略后退，随即又围拢上来了。待到一传十、十传百，这时，聚拢来的竟有两三千人！

“若是当地人也参加叛乱，两面夹攻，怎么办?!……”“大狗”登时背脊发冷，双腿抽筋。他慌忙手足并用地站了起来，狂吹哨子匆匆“收兵”。军警即时乱成一窝蜂，拔了机关枪，钻出人群，窜回“大狗盾”，守住荷兰区去了。……

在听了“大狗”出勤实况的报告之后，咱们的最高地方官不能不作新的决策：“硬的不行，软的来！”

于是，各洋行在他的指示下发动“攻势”了。洋行里的附荷侨生和当地人卖手们一齐出动了，他们分别向往日的主顾暗中“疏通”。说是他们洋行里存着某项当销货，由于华商抵制，销售不出去，而今洋行正需要现款供日常开支，急欲脱手，愿打折二十巴仙出售！“山顶”各处这些天没有进货，这批货运上去正合时宜！“在这不景气时节，这是个难逢的机会啊，包你赚钱！你我相识多年，我才暗中先跑来通知你！要是给别家知道，早拿走了……”

利诱！“支那人”谁不贪钱？这是荷兰官方认为对付中国人，尤其是对付华商的“铁定不移”的法则。而那些买下洋行的货的，就不能不想办法出售，不能不进行商业活动了！于是，“支那人”阵营的内哄形成了！“支那人”的罢市行动垮了！荷兰政府的计谋也就大功告成了！

的确，在这谋生不易的日子里，有几个华商被说动了



心了。可是，当全体华侨正敌汽同仇，众目睽睽，你怎样去向洋行领货？怎样运出去？又怎样逃得出码头工人、学生，以至全体侨商的监视呢！这破坏全侨利益、当汉奸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因而，连最贪小利的，也只好“敬谢不敏”了。更有些“党国忠实同志”，也跃跃欲动，可结果也还是没有这“胆量”……

一计不得售，又使出一计来。洋行自己“扩充营业”了，不但批发，也兼零售。而且“不惜血本”地一律把货物降价二十巴仙出售！这先给华侨及全体华侨一个“警告”：你们的资力亏掉了二十巴仙啦！你们的当地人顾客给夺过来啦，你们日后的商业活动将成问题！你们的行动使当地人购物困难，你们已失去当地人的同情，而今他们正取得洋行的“照顾”！然而增设零售，问题却不简单。人员、耐性、熟悉程度、“半仙钱买三味货”、以至赊欠等等问题，直弄得全洋行人员“满头雾水”，公司也亏蚀不少。但华商却还“顽冥”如故，并不受这苦肉计的“感化”！坚持不到几天，洋行便不得不宣告“恢复原来的营业办法”了……

这一着又失灵之后，“谣言”便又从荷兰区传开了：

支那人都是吸血鬼！他们从唐山来时双手空空，而今全大街尽是支那人的店铺！他们的财产全是从当地人身上骗取来的！当地人的贫穷，就因为有着这许多支那人之故！……近来，支那人又滋生更大的野心，妄想靠他们的财势，跟荷兰人对抗，迫倒荷印政府，夺取它的地位，然后象他们昔日在坤甸那样，成立“兰芳共和国”式的政府，“大唐总长”府准备设在中华会馆！……由于支那人早已议定，答应各人届时都发大财，所以他们这次很齐心！……当地人一

旦受支那人统治，将比受文明的荷兰人管辖更悲惨百倍，再也别想活下去！因而，当地人再也不能任由支那人干下去啦！……

煽动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原就是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拿手本领！今天，正是它施展这种毒谋的绝好时刻！这些谣言有着多么恶辣啊！试想，一旦当地人转过来“对付”中国人，那情况将会是怎样的？各村的当地人蜂涌地进入市镇，到处向中国人围攻，对方的财物、住宅，甚至性命，尽处在危险中！则“支那人”还能顾到跟荷兰人对抗吗？！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殖民统治者将乐不可支，他们并且将使出数百年来最“神效”的惯伎：“坐山观斗”“两面撻掇”和“坐收渔利”了。

然而今天的事，并不象他们往昔掠夺香料时那么顺遂如意。当地人竟至于没有“动”！尽管荷兰人的爪牙钻入四乡，传布各项“惊人消息”，还是鼓不起一点风浪！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只好倒吸一口凉气了。是的，尽管当地人跟中国人也有矛盾，可他们数百年十几代人切身体受过的，他们还能分不清谁是仇敌吗？何况这几年来各处当地人的罢工、暴动，留在他们心头的火种也并没有熄灭！

至此，咱们最高地方官的七十二变已经变完，双方便进入苦持的阶段了。……

事至如今，官方不得不连续发电报向巴达维亚请示了。而上峰的催迫和督责，更使咱们这地方官焦急万状。但办法却还是找不出一个，派兵镇压既不行，分化收买又不能生效。……那只有接受华侨条件的一途了！“华侨问题是各

地殖民统治者最感棘手的问题。”咱们的最高地方官不能不承认他们先辈这“卓见”了。

华侨呢，他们这时也正在多方面向外联络，争取同情和支援。航期中断了，电报操在“荷兰鬼”手里，于是，带着中华会馆公函的人员，便坐着小船赴邻近小埠，把函件转发到各埠华侨团体去了。至于侨众里头自行救济那些缺粮少柴的，则在暗中大力进行着……

又是几天就这样地挨过去了。

到得这一天早晨，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已经是拖着沉重无力的步子了，他不顾全官署人员正在焦灼地向他注视，茫然地走进他个人办公室去。……突然，象遭受到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浑身一抖，呆在当场了……

桌上正摊着一张他刚拆开的、巴达维亚打来的急电：“……各城市支那人正积极策动罢市，以声援珂达·班岱支那人的罢市要求……”接着便是一连串催促他解决这件事的责令。

有如一个火盆顶在头上，咱们“大杯”的汗珠扑簌簌地从额上、项上直往外冒，并且由背脊一直流遍全身……

但咱们的“大狗”却又立即给他送来了一帖最“解热”的灵药：据一个能干的暗探报告，四乡的土人“印兰勒”都有“不稳”现象！他们准备配合“支那人”这次的行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全面向珂达·班岱荷兰政府区进攻！而从中策划这场暴动的，正是近几年来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发动罢工和暴动，最近潜入本镇的当地“极端分子”！

这一记耳光更是不轻！咱们的“大杯”随之嘴唇发紫，全身发抖，两眼呆瞪，脑壳轰鸣。象头顶上突然换上一块冰，

热汗顿时变成冷汗，从头上往下淌……

当日，荷兰殖民统治者的害怕××主义，已到达疯狂的地步，这是世界周知的事实。别说该党组织，即使听到有着什么关于该主义的书籍，大规模的狂搜也立即展开了。稍被嫌疑的无辜，也会立即遭到逮捕！即使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幼芽，也非立即加以摧残、芟除不可！多少当地进步人士就这样被放逐到新几内亚的利辜！多少外族先进人士就这样被驱逐出境！何况近几年该党组织的暴动，正教荷兰殖民统治者快要弄到发狂了！

“我的上帝啊，那还了得！”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差点失态喊出声来。

于是，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在“火山上”和“冰谷里”翻腾了一天一夜，终于作出了断送他一生“前程”和视为一生最大“辱耻”的决定……

他把他们荷印政府委任的“唐人头人”召来，要他转达给全埠华侨，最高地方官愿意跟华侨代表谈判，要全体华侨停止敌对行动，即日复市。

料不到这“荣幸”的被接见，对咱们那位“两栖”的老绅士竟是一门束手无策的症候。他一百个没办法，也一百个无奈，迫得不得不万分惶悚屏营地在自己的长官面前“揭”了自己的“脸皮”。说是：“他们华侨一向除了在应付官方的事务时，要头人在证件上签名证明他们的身分之外，是从来也不会相信荷兰政府委任的支那人头人的……”并且不能不坦白地告诉对方：能号召华侨的，只有“中华会馆”！

提到荷印政府委任的华侨“头人”，原有“甲必丹”“雷珍兰”什么的。但在咱们垵埠，却都叫华侨“头人”作“公司”（按

即指雷珍兰)。在往昔, 珂埠华侨“头人”的“威仪”是很可观的。雷珍兰的第宅前竖着大旗杆, 侨胞们经过, 老远就得脱帽, 谁敢不遵行, 给看到了便被叫了过来, 在太阳底下罚站, 站了一天, 第二天还得来站! 华侨间的纠纷都归他管, 他有权凭自己的“法律”判决华侨的案件。由于他能上通荷印政府, 也能远达中国政府, 就犹如统治“华侨社会”的小朝廷! 只是近年来, 华侨的认识提高了, 他们再也不怕“头人”, 而头人也不敢那么专横了。

而今“荣任”华侨头人的, 是个矮小四方头的老儿。他身受荷兰教育, 却会说几种侨乡方言。他父辈是个唐山来的“新客”富商, 自身却成为荷兰臣民。他进出官厅, “晋谒”西装革履的荷兰大官时, 大讲荷兰话, 而他本人却总是穿着对襟唐装衣裤, 礼庆时还要换上长衫马褂! 这也许正是他具备“两栖”的资格, 而独受荷兰当局看中之故吧。但尽管如此, 在侨胞需要他向官厅证明什么时, 他却苛求无厌, 连细枝末节都不肯通融; 更由于他深悉华侨内情, 华侨的一点一滴就全瞒不过他。于是, 侨胞们都形容他说: “比荷兰官更象荷兰官”! 可在华侨社会里头, 他却又处处以“头人”自居, 要大家“尊敬”他; 在路上碰到, 更要向他“行礼如仪”。这正是侨众疏远他和不信任他的原因。

咱们的最高地方官本来不看重这类角色, 听他这么一剖白, 便只用冷笑代替回答。这一“冷”, 竟至于直冷透了咱们“公司”的半截心, 连四肢都冷起来了……

次日, 官函终于递到中华会馆, 要求华侨派代表前去。中华会馆随即召集会议, 并重新推派原先的那代表团。于是仍由主席杨公勉挂名带头, 卢健中、徐群等人为辅, 连

同各专才和翻译人员，志高气昂地出发了。

这一回，咱们的最高地方官再也撑不起高傲的“场面气氛”了。他脸色苍白，不安的眼神里带着疑虑，象个等待判决的罪犯！

华侨代表团力陈办理移民证件的官员的种种可恶表现，还历述近来荷兰官员疯狂迫税及残害华侨的种种事实，并且表达了全体华侨无比的愤怒，要求荷方立即停止这种迫害华侨的罪行，同时接受华侨罢市前拟就的那两项条件！

但垺埠的这荷兰大官却还想挣扎，希冀获得万一的侥幸。他闪烁其词地推诿责任，把迫税时的种种事故，说成是由于“华侨的不合作”。把税项的繁苛推说是巴达维亚总督早订好的税则，他无法更改或减低。连该办理移民证件官员的侮辱华妇事件，他也用“外交辞令”推开，说要待他调查后，才能作出确定的答复。而反过来，却要“华侨先行结束这项与荷印殖民政府敌对的行动”。而“调查”，也就等于无限期的拖延……

但洞悉其奸的华侨代表团毫不让步。他们并且提出若干补充条件。

一、该侮辱华妇的办理移民证件的荷人官员，必须在华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按照华侨习俗所通行的仪式，公开向该夫妇以及全体华侨赔罪；

二、必须在该官员赔罪仪式举行后，全体华侨认为满意，始行复市；

三、荷印当局不得对因参加华侨罢市抗议而不上班之荷方各机关、商行、银行等等之华侨后裔荷兰籍民，以及当地人工役，连同同情华侨之荷兰开明人士，采取任何报

复的步骤，如辞退、扣薪或歧视等等。

谈判几经波折。在作了一番无望的挣扎之后，咱们珂埠的最高荷兰官还是不能不接受华侨代表的全部条件！

## 四

这一天，当太阳还在地平线下奔突，珂埠的“中国人大街”竟有许多窗户已透出亮光来了，人影晃动，喧闹声也随之响了起来。不久，就有好些店铺的门也打开了。接着，灰蒙蒙的街道上，已有不少人在走动了。只是还看不见有人打开店门板，也看不到往日忙碌搬动货物的景象……

待到太阳爬上了屋脊上，它不觉呆住了：满街尽是中国人！他们一家家男女老少一齐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从每一扇门涌到街上，顿时满街五彩辉映……

今天又是“新正”了吗？头上的太阳涨红了脸，好象在问自己。是不是太阳又走错了时间啦？记得新正才过去不久，为什么中国人又在欢度新正呢？若不是大年初一，则中国人世世代代从来都不放假，也从来不空着双手穿上新衣逛街的！这件事，多少世代照着珂埠的太阳最熟悉。

于是，惊奇使太阳放射出分外灿烂的金光来，照得全“中国人大街”的景色更加明丽，人们的脸色和新衣也更加鲜艳了。

只见街上走拢在一起的中国人都欢笑地互相招呼着、交谈着，满街语声喧哗，鞋履杂沓，轻快匆忙地往同一个方向奔去……

“看荷兰鬼向咱们唐人赔罪去！看荷兰鬼向咱们唐人赔

罪去！……”一个大汉兴冲冲地大步跨越过前面的人群，一路上不停地回头向大家嚷着。他是罗占魁。

“我就要看那荷兰鬼这回是不是象猪！象狗！象猴子！”张亚枚也大声对着走在路那一旁的人说。

“我看他这回准会象一头捕鼠机里的大老鼠！”那边一群人回答着，认得出是黄世镗、黄坤山、何培基几个正走在一块儿。

这时，福昌店里也有一群人兴高颜开地走出门来。李熙昌走在最前头象个领队，他有生以来今天第一次不讲严父、头家的身分，带同子女伙计们出外！紧跟在后面的正是捷华、少华、敏华，吴阿贵、长庚、李天佑也穿上一身唐装衣裤，跟头家保持一定距离地独成一个小集团。就是从不曾跟她父亲兄弟们出门的玉华，今天也羞怯地、孤零零地跟在她兄弟背后。看来只留下熙昌婶守住屋子了。

“熙昌兄，你们都要去啦！”有人在背后高声招呼他。

李熙昌不待回头，就笑呵呵地应声了：“清泉叔，有一两个月不见了，你也下来啦！”待他一回头，不由更高兴了：“哦，还有水源兄，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我昨晚才听说，立即包了一条船，半夜里赶了下来……”王清泉答道。

“我罢市那天上去的，昨天下午才听到这好消息。象这样的大好事，咱们华侨多少辈子也碰不到！我觉得怎么样也得赶下来看看！”

“对！想不到咱们唐人也有这么一天！”又有人凑拢到他们身边来。

“是哥添禄！”熙昌首先回过头来。“真的，咱们唐人只



有这一回才敢跟荷兰鬼硬对硬地争，而且争赢了！”

“老实说，我开初还挺担心的。”林添禄兴奋得“笑话”起自己来了。“开初我想，这样自己不做生意，跟荷兰公班衙顶下去，真不知会有怎样的结局！公班衙可是能跟它作对的么？我心里虽然也恨荷兰鬼，可觉得这样干总不是办法！就这样闷了好几天，待到前一天听说公班衙已经接受了咱们华侨的条件了，我还不相信哩……”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怕一旦弄得不好，倒连累了全埠侨胞！荷兰鬼要是发了狠心，咱们日后还怎么样找生活呢……”清泉叔也衷心地笑着说。

“吓吓，这次咱们珂埠华侨总算头一遭开了眼界啦！”熙昌用衷心的高兴道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想不到这倒真是个好办法！侨胞们心头从此有了个底，知道合起来就能斗败荷兰鬼！……”郑水源也满怀高兴地附和着。

“……你说得对！”这时，两个半老的汉子一面谈着话，匆匆跨到他们的面前去了。“学校里的老师早就说过：只要咱们华侨能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荷兰鬼是不足怕的！……”这话正好回答了他们的话题，几个人都会心地微笑起来。一望背影，认得出是广府木匠谭炳和广珍菜馆的冯侃。

又有许多人急匆匆跨越前面的人群赶到前头去了，落在后面的也加速脚步往前赶。路上，鞋履声和笑语声响成一片……

有几位上年纪的渐渐剩落下来，终于走拢在一块儿。

“咱们的中华会馆，这一回算是给全珂埠侨胞办了一件大好事啦！”说话的是游老伯，他步履犹健，走得也快。

老才副周慎修急步追上，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欢慰地不住点着头：“对！对！中华会馆这次用上新人的意见，到底有见地、有见地……”

“象人家徐老师那样有学问、有见识的唐山大学生，他提的办法还会错？！……”老中医邓砚田接着说。

街上的人流全欢腾急促地往前奔行……

太阳升得更高了。它始终在场见证着这场坳埠华侨社会从未曾有的盛事。啊，就是新正、元宵、中秋、三保大人生日，以至什么“迎神赛会”，都没有这样热闹过！太阳仿佛在赞叹着。于是，它红艳艳的脸孔越发和悦欢愉地散发着一层层的光，目送着每一个人前行……

人流里，一个瘦弱的老者这时跨着急步往前走，正引起了几个路人的注意，他就是街旁那补鞋匠！今天他换上一身蓝布唐装，又不挑鞋担，竟认不出来了……还有，那沿街敲木橐卖面的老阿伯也来了！那夜晚在戏院前面摆番薯汤摊的老阿姆，那卖膏药的拳师，那香烟档的华童，和那不给“荷兰鬼”洗衣的华妇，也都挤身在人流里……

人们的脚步终于越走越急促，人也越走越挨拢来了。在先只是一丛一簇，而今变成摩肩接踵，前挤后拥，连成一片了。他们最后一齐聚拢到“中华会馆”来……

啊，偌大的会堂顿时人山人海，千叠万重，万头耸动，哗哗的声响有如涌潮！

赔罪地点定在中华会馆，是经过一番小小的争持的。老辈主张在三保公庙，理由是华侨一向发誓仪式都在那儿举行。而且必须照老例燃点香烛，赔罪的“荷兰鬼”还得下跪叩头，这才符合华侨传统的习俗。而让“神明”高高坐在上

面见证，这宗教的气氛也才会使“荷兰鬼”害怕云。新派则认为这办法近于提倡迷信，而当时正是推行“破除迷信”的年代，何况这次的抗争，全与“神灵”无关。因而主张在华侨的最高社团组织“中华会馆”举行，动员侨胞们到场，让大家受到教育；而赔罪方式也只行礼。……

然这一动员，竟至于出乎原先的估计，中华会馆再大，又怎能容纳得下全埠的侨众呢？因而，后到的只能看到眼前一条条伸长的项背，看到横挡在面前的肩膊了。待到挪动又挪动，踉了又踉，好不容易才得从两条项背的隙缝看到里边的景象。

一对唐山夫妇端坐在里头。女的穿着湖色阔袖的上衣，玄色百褶裙，头发斜掩住半边额头。她好似心坎里泡着一罐蜜，嘴角不时泛起笑意。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又羞怯得象个新娘子似的，眼睛只看定地面，象是在找寻可有容身的隙缝。男的则一身新唐装，容光焕发，却又局促地坐不安稳……

“那两个啊，就是受荷兰鬼凌辱的夫妇，我看到啦！”在喧腾声中，有人高兴地喊着。

于是，四近的人尽支起脚跟，人墙摇动起来了。

然而，更多的人则在找寻那更惹眼的“目标”，并且兴高采烈地全场议论开了：

“看哪！你们看：那个荷兰鬼一直站在一边，惊慌失措地不断向四周的唐人直点头哩！……”

“哼，他就会作恶，却又那么贪生怕死，一副‘可怜相’！”

“什么可怜相，我说是呆相和死相。脸色死灰，两眼失神，松着嘴唇直喘粗气，还不住摇晃着脑袋，活象一

头猪!”……

仪式快举行了，人声嘈杂，人们又纷纷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这时却又缩着项颈，耸起肩膀，脸上疑虑恐惧的神色千般万番，那双老鼠眼不停地往四边溜，正象一只被打怕了的癞痢狗！……”

待到仪式行过后，众人又有另一番“品评”。

“嘿，你们看那‘了不起’的荷兰官缩手缩脚的熊样子！赔过罪了还弓着身不敢站直，可又象要手舞足蹈似的，越看越跟猴子没两样！恰恰是一头又瘦又丑的长臂猿！……”

在回家的路上，侨众更是兴高气畅、异口同声地描述着。

“哈！今天，咱们那荷兰‘端勿杀’直象一头老鼠！是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一只藏在阴沟里的老鼠！……”

自从这不寻常的一天起，这件珂埠华侨的空前大事，便成为全埠华侨兴高采烈、津津乐道的谈资。他们谈上一天、两天。谈上一个月、两个月。谈上一年、两年。直到过了半辈子，还有人提到这件事。侨众引证其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其他事件的论据。就是那后来因而被赶出消闲社的华侨败类章承贵，也被侨众引作出卖华侨利益者的下场，用来告诫自己的子弟……

从此，珂埠的华侨社会，无论在舆论上、行动上，都起了显著的变化。大家心里头仿佛多了一颗心，信心！于是，在全埠华侨团结互助上，有了更良好的表现，在侨界领导者们号召侨众方面，也能迅速获得全埠华侨积极的反应……

同时，经过这事件之后，荷兰殖民统治者似乎害怕再引起华侨一致的对抗行动，迫害华侨的事件便不曾再发生，而疯狂迫税的事也无形中渐渐松弛下去。就是看守消闲社的老人天乞伯，在瘦成一把骨之后，也偷偷给释放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 第十六章

### 一

话说转来。“荷兰鬼”赔了罪的第二天，太阳才挨近地平线，“中国人大街”就在店门板的一片砰砰乓乓声中复市了。这片响声比往日更提早、更划一、更清脆、更响亮，仿佛全埠近百家店铺，在同一分钟内打开来似的！

“开市啦！开市啦！”全埠华侨口里、心头，都在这么叫喊着。

于是，店门一打开，隔着铺面、隔着街面的伙计们、头家们便用响亮的声音、爽朗的笑声互相问候、互相致意。行人和行人、行人和店铺的熟人，也同样用欢快的交谈和笑声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他们并且在街旁、在铺面，三三两两、兴高采烈地搭起话“架子”来了。

所谈自然尽是这件抗荷大事。从酝酿的开始到胜利结束，从主要事故到细枝末节，从自己当日的行动到一切琐闻、传说。在这事情过去之后，当时每件大小事的忆述，反而更引起众人浓郁的兴趣。描述着、欢笑着，讲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无法收梢……

各店伙计们的骨架子，今天也变得特别灵活轻松，好似他们蓄积了这些日子的气力，这时尽使出来了。货仓里的货物，该过筛、过拣、过晒的，在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吭唷声中，都筛好、拣好、晒好，摆到店前来了。他们那

一连串快速动作，使人联想到火灾时抢救财物的景象！待到工作都干完，走到店门前来，头家们和伙计们都踌躇志满了。仿佛自己店面堆叠着的这些纷杂的货物，变得非常好看，一望着它们，心里不由一阵凉快自豪。同时，面对着开市后这条“中国人大街”那杂乱不齐的店铺、货物、纷杂的路人，也越看越开心、顺眼，仿佛这条街道本来就应该如此似的……

“那补皮鞋的唐山阿伯又在街边搭起小篷来啦！”

“各处山顶客都下埠来啦！我刚看见好几个走了过去哩……”

“看，当地人小贩也尽挑着蔬菜果子上市啦！好大的芥菜、好黄的波萝呀！”……

往日街道上熟悉的任何人或物的出现，都会立即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致，传告着，争看着，有如看到了亲人，并且立即谈论开了。其中任何新鲜、可喜或有趣的小事，更会惹起一阵哗笑，好似大家都准备着一肚子欢乐，正等待着熟悉的事物重新在今天出现似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天。

这之后，在充满胜利自豪和欢欣当中，全垵埠华侨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紧张和坚苦……

然而，首要的矛盾斗争解决了，胜利了，另一个重大的生活新课题，便立即摆到全埠华侨的眼前来。怎样在这“不景气”的重压下，谋取最低的生活资料，度过当前的难关。

对抗“荷兰鬼”的胜利将会使全体华侨更以千百倍的信

心和勇气来接受这生活的磨练!

他们从这番切身的体会，懂得了团结起来的力量。他们认识到社团组织的重大作用。他们也没有忘记紧要的一点，这次对抗荷殖之取得胜利，也是由于间接的、甚至直接地获得广大的当地人的同情、支援以至“拱托”所起的巨大作用，并知道怎样继续发展这种跟当地人的良好关系。他们更知道中华会馆里头有“能人”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也将会大力发扬华侨一向互济互助的传统美德!

而今摆在垵埠华侨面前的生活景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一两个月来，生意更是大不如前了。复市的头几天，居民断市已久，相继出来买了些必需品。过后市场便渐渐冷静下去，终至直“冷”到大半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头家们的办法都已想尽，还是一筹莫展，遂至尽黑着脸终日“不苟言笑”了。伙计们更是朝不保夕，人人都默默在为自己日后的生计打算。然而，这“不景气”到底将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步？持续到什么时候？则没有人敢预料……

在这个时候，当工人的再也找不到工作，当伙计的找不到空缺，许多华侨失业了。原先在本埠而没有活干的，“山顶”无法谋生而下埠找工作的，被“荷兰鬼”“红毛鬼”各矿场、农园解雇的，尽“沓”在各同乡会会馆里，使各会馆都有人满之患。旧客都失业了，新客就更不用提了，托上天大的人情，也难找上一个“弄帮”挂单的处所，这直教一些新客望洋痛哭，悔恨欲绝了。……

“我‘无头路’啦！……”这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许多熟人、朋友都会在你面前，突然用低沉的声调对你说出这句话来。因而，渐渐地，“有没有头路？”“还有生活路吗？”便



成为一般华侨互相关怀、彼此打听，和见面时的“问候语”了！

这时，广大的当地人的生活自然更苦了。农产品销售不出去，平日里又无法蓄积，于是，大半的乡民已是衣不蔽体，一天连一块木薯都吃不上了。耕牛早已牵进屠场，鸡鸭也已连种捉尽，在珂埠市上，乡下人把母鸡每五只绑成一束，沿街挨户贱售，竟至于无人过问……

就是他国侨民，阿拉伯侨民，印度侨民，日本侨民，也逃不出同样的“命运”。有的在店前贴出招贴，招人承顶。有的则索性把家具等物交拍卖行拍卖，筹集一笔川资，准备束装回孟买或大阪去了……

独有荷兰区的“公班衙”官员们，各荷兰“土库”的经理，各矿场、农园、洋行的欧美主管们，他们高踞在殖民统治和榨取的宝座上，剥得的分量容或有多寡，私人的生活则全不受影响。家里的享用还是穷奢极欲，大批的仆妇还在供劳役驱使，俱乐部里还是彻夜在狂舞酗酒、尽情纵欲，游泳池、避暑地和大旅馆的种种丑态怪相，和不可告人的秘事，更是有增无减。这些有如在向被统治、压迫的各族居民示威似的！……

若说到这威胁着居民生计的“不景气”，它在咱们的珂埠，以至全南洋群岛，是有着其独特的情况的。

这富庶的南洋各群岛，由于它们尽处在殖民地统治和剥削方式的控制下，它们丰富的物产全成为供养欧美各“宗主国”的鲜血和养分，这“荷属东印度”自然也不例外。它的主要矿产如石油、锡等等，农产品如树胶、椰干、棕油、烟草等等，大半供输往荷兰、欧美之需。其中农产品除了大部分由荷兰、欧美各种植园所控制，也有居民自身“农村

式”的生产。此外还有居民从山林河流所采集的各种产品，如木材、藤条、树脂、咸鱼等等。这些产品生产的范围遍及穷乡僻壤，关系当地民生至为重大。其中特别是橡胶一门，更有着头等的重要意义。在咱们珂埠，所谓“不景气”，正是与胶市价格的下降息息相关的。

其实，也不仅珂埠，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甚至在南洋的大部分地区，胶市的升降已成为繁荣和百业萧条的指针。而这关系着全埠民生的胶市的起落，则又操纵在欧美各大资本家手里！

“前天，石叻坡的树棍（即橡胶）又落了一打厘啦！”珂埠的华商们听到这刚传到本埠的消息，都惊惶骇汗、忧心忡忡地奔走相告了。

因为这意味着价格已不足供生产费及运输费，许多大小胶园即将停止或减少生产，而不少工人因此将再度遭到失业。广大的山区的购买力也将随之低落，山区直到珂埠的商业活动即将受到重大的影响。何况胶市的剧降又将牵制到其他产品。更由于连锁关系，各行各业也将同样感受到沉重的打击。于是，珂埠居民的社会生活，又将进入“不景气”的暗澹岁月了……

往日，一旦胶市低跌和百业萧条，珂埠华侨店铺就得采取一连串的步骤应付了。

头一着，各店铺纷纷降低伙计的薪金，从高级职员起，各降低三数十巴仙。同时，干活也更坚苦了，工作时间更是不分昼夜地拉长了，伙计们都得具备铜铸铁打般挨苦拼坚的本领。要是这时人手不足，当头家的还会说：“当这不景气，哪能再用人？大家均着多做一些吧……”于是守货仓

的兼管店面，管店面的兼跑街送货，连老才副也得走出帐房帮些轻便活，有时连头家娘、大女儿也得动员起来，充当不必在店前抛头露脸的“后勤”工作。在这时，垵埕店铺只用一个半个伙计包办全店工作的也不少。而节省也是一要着。伙计们本来吃的住的都在店里，合起来已省得多了。独身汉和家眷不在海外的，则一张帆布床，从货仓角落到关门后的店前，到处可以仰天一躺。穿的则一件背心一条短内裤足够了。这实在已省到无可再省了，然而还要省，则只有在吃的上面打算了，连下午的一杯苦咖啡，都在节省之列。这时，很少有人袋里能装进一盾钱的，能有几角另用钱已经很阔气了。有许多穷苦的侨胞，更只能靠几个铜仙过一天！这样的时侯，小伙子们又谁敢结婚呢？……

的确，在这样的时侯的华侨店铺，象过冬的树木，正尽可能把分享养料的叶子脱掉；又象杂技表演，把一件难过一件的玩意儿，逐件往伙计们甚至头家自身身上推叠上去，使人直看得透不过气来。至于其他的谋生行当，木匠、菜农、码头搬运工、磨豆腐培豆芽的，以至于补鞋匠等等，他们的生活苦况，就更不必提了。……

## 二

而今，福昌号也正处在“脱掉叶子、准备过冬”的状况下。

这问题，李熙昌筹思了好些日子了。店费能够少开支的早由他开腔省掉了，他的心思近日来尽在伙食费上打转转。于是，每天上巴刹买菜的钱便越发越少。一旦熙昌婶

丢下菜篮提出抗议，熙昌就老声老气地吆喝道：“你鱼、肉不能少买一点吗?!”

熙昌婶本来不是“巧妇”，自然不会作“无米之炊”，何况她也象当日珂埠的头家娘那样，很重视“私蓄”，一年半载，就要从店中的菜里汤里“捞”一对金手镯。于是，桌上的鱼啊、肉啊便渐渐地失了踪，鸡鸭则更剩上年“除夕宴”留下的印象了。因而，挨到阿贵沾上饭桌边，则碟里只剩下几条菜梗了。

店前装烟丝的洋铁盒空了，职务所关，阿贵走上前拿去添了。往常，伙计们“懒惰”，装得压着盖子才盖上，已是“定例”了。可这些日子，头家的眼睛总是“黏”着烟盒转，这已使阿贵如芒刺背。待到阿贵打开烟盒，头家冷冷的哼声就从背后“追”上来：“装上小半盒好啦!”从此，伙计们挨上大半个天的馋，比划了多少番手脚，还是不敢在头家的紧盯下，去开盒卷一支烟抽。

这样地又挨过了好一段日子。到得这一天，熙昌头家的声调神态突然变得那么“柔顺疲弱”，失去了常日里的威严，使人觉得他有些“可怜”。但有着这门经验的伙计立即预感到有些不妙，知道他葫芦里又有了什么“妙药”，准备当众“发售”了。

果然，头家轻声叫伙计们暂时停下工作，都聚拢来，同时亲自到帐房把“慎修兄”也“请”了出来。

老才副立即走出帐房，他步履潇洒清逸，脸色霁和愉快，宛如“料事如神”的孔明，仿佛一切事尽在他的胸廓中，本就该这样似的。

这倒使头家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了。他停了许多，兜了

几个圈子，才从目前店里的困难说起。一谈到苦况，头家的声调和表情骤然变得“楚楚可怜”，他的“表演艺术”已做到声容俱到，臻于“化境”了。这教善良而又忠心的才副伯也愁眉苦脸，不断点起头来；伙计们不自觉地也都同情起头家来了。待到“图穷匕首见”，头家这才用低低的声调提出一个“似乎可行”的办法，说是“按照联盛英哥、庆和发、和兴号、协和号、同盛、永泰祥、合成号、建昌、长胜……等等比福昌更大或较小的店铺都已实行的步骤”，准备酌量降低“同事们”的薪金。并且随即声明，上个月还是照发，降薪从这个月才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论点”，他还历举这次抗荷的事，作为华侨同舟共济的实例，企图利用这件全侨引以为荣的事，使伙计们“心悦诚服”，不致给外人传出话柄。这种“软性战术”，是这位想博取“好头家”美誉，而又想取得实益的李熙昌的独门手法。

老才副首先显现“无所谓”的态度表示赞同。周慎修一辈子干这一行，他什么没有经历过？早年“生意季”冷淡之时，他正当壮年，从开店门板、看店、包货、送货、走“驳面”，到晚上记帐写信，一个人包办全店的工作，薪给也从来不与头家计较，这只因他存着“公道自在人心”的信念。同时，他知道头家这席话正是撞着自己说的，薪金他较高，头家又独对他存着“客气”，他管帐更深知店里的虚实。以老慎修的厚道，他又怎能不慨然赞同呢？至于薪金更高的“家长”，没钱抽大烟就向他“外甥”伸手，直至拍案打凳，赖着不走，薪金早已“透支”过额，降薪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那么，降多少呢？老才副薪金四十盾，头家略事踌躇，就表示要改发给他二十！这是一着贱价压人的商人手腕，可

老才副还是神态自若地表示同意了。至此，熙昌才又自己表示“过意不去”，改为二十二盾半，终于又自动“提升”到二十五盾，才算定局。这种先压后松的惯伎，仿佛对方倒是在施惠似的，它有时会使忠实糊涂的伙计反而感念起东家的“善体”下人来了。“高明”的李熙昌，是深懂得这手法的妙用的。

李天佑是“弄帮”的，捷华、少华都没有薪金，吴阿贵更不必提了，领薪的只剩老长庚一个。

长庚的薪金才七盾半，怎么开刀呢？“老鼠尾巴生疮，出脓也不多”的。熙昌头家比划了好几下刀路，还是没有容刀的余地。最后竟用“快刀”给他“切”剩两盾半！长庚连大气也不敢出……

吴阿贵的心境更是沉重。上年新正前，头家要他“工作格外勤快”，到年底许他“每个月两盾半”，而今拼了近一年，碰上这光景，看来“两盾半”早已飞到“虚无缥缈”间去了。

降薪和节食之后，还要更坚苦干活。于是，直到夜阑人静，街上行人都绝迹了，店铺还依依不肯关门。有客从门前经过，几个伙计同时走拢来，象巴结财神爷似的，又诱又哄，总希望对方不要空手离开。于是堂堂“土产郊”，连零售生意都做了。捷华上山顶收帐，更似勇士上阵，拿不到钱誓不收兵，来回奔波，遂至晒得焦黑，弄得疲塌不堪。老才副写信给外埠雇主，深夜犹在伏案，想凭他一支秃笔，博取顾主的信任，多给东家招来一笔货源。熙昌头家看货色，则更是逐包过查，总希望不出差错，多挣一盾五角；一面复苦心焦索，搜尽枯肠，想筹得巧思、异想，找到奇门、独门，得以出奇制胜……

然而，商场景况依然毫无起色，除了走私、贩鸦片、印假钞票等几项“偏门”生意外，还是一百个没办法！

就在这时，李天佑竟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使全店吃惊的决定。他悄悄地蹑到头家跟前，垂着双手，耸起一肩，斜咧着嘴角，似哭还笑、若悲还喜、一字一顿地低声说：

“熙昌兄……我想……进山芭去……”说完，便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

这些日子以来，天佑确是心事重重，少说笑，也少弄巧。可事前对同伙都没透露一点口气，就是跟他最谈得来的少华，他也支字不提，却不料竟筹出了这一着，连熙昌都吃惊了。

“哥天佑，你这是怎样打算的？……”熙昌一向只叫他天佑，只是他跟一般伙计有点不同，而今又已告辞，关系已归平等，不免存一点“客气”。

“我，我依靠着熙昌兄过了这么多年啦！这时……”天佑的心头似乎突然涌上一股各种感情交错莫辨的滋味，使这个“浪荡子”也不由激动起来了。他说这话，是对熙昌“感恩”，也似是在表示他的失意。但有一点是显明的，在这不景气的时刻，他不想“加重”头家的担负，要自己去碰运气。

熙昌自然听懂天佑这意思，他权衡自身的利害，天佑的去留，在他是无可无不可的。虽然天佑曾给他当了几年不支薪的伙计，但眼前没生意，也是多余的担负，因而也就不积极挽留他。但又怕让天佑走这条路，与他的“美誉”有关，便不得不发挥他那套“两面光”的外交辞令了：

“哥天佑：你我相识这么久了，你又在我店里帮忙了这

些年，我不能资助你一把力，使你站到人前来，心头实在不安……可现在这光景，我也无办法呀！不过，进山芭要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你不妨再留些时，待生意转活了，才另谋出路吧。……可话又得说转来，你若是另有‘好空头’（好机会），这时不便公开，则我就不敢勉强了……”虽然熙昌分明知道天佑没有这种机会。

天佑是“老鸟”，他立即“看”出熙昌的心意，便非常客气、但又很坚决地婉辞了。说是自己进山芭的意向是早已决定，势在必行的。

于是熙昌很“惋惜”地答应了，并且说，值此不景气，未能送他一点川资，实在非常抱歉。

天佑也立即表示“心领”了。第二天，他便提着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告别店人，象流放者就刑上道，一脸悲壮凄凉的神色，走了。

所谓“进山芭”，是当日珂埠走投无路的华侨的一条“退路”。当不景气袭来时，就有一些“自暴自弃”的失意华侨进山芭去了。他们“羞”于在唐人乡亲之间生活，从此离开“华侨社会”，渐渐深入与外界隔绝的内陆。绝大多数都一去死活不明，其中在山野病死或途中遇上祸害丧生的不在少数。那些到达“生番”地区的，有的则跟“生番”生活在一起，甚至娶“生番”妇女，改奉他们的原始宗教。退缩折返“华侨社会”，或发财回来的，可说绝无仅有……

听到老辈这一解说，少华他们都为天佑叔凄惻了好些日子。少华更是深深感到，不景气对华侨影响的重大，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全埠华侨组织起来合力应付这危机的重要性。这问题，正是抗荷斗争胜利后，他们学校师生以至



各华侨社团正在谋求解决的大问题。

不料几天之后，正巧一封唐山寄给天佑的信递到福昌来。这信熙昌一接到手，不觉摇头告诉坐客，说又是天佑的妻室寄来的。往日，天佑接到信，一看便撕得粉碎，有时连拆都不拆，原封丢到货仓背后的海里，随水飘流去了。从来不曾见到他回信，更不必说寄“银信”了。有人问起他唐山的妻室，天佑也只似哭似笑地咧咧嘴巴，从不透露一句。

而今天佑去向不明，也无法替他转递，不合他在福昌这么久，总该替他向唐山作一交代，免得信再寄来。于是熙昌请才副伯代开看，再决定怎样处理了。

老才副眯着老花眼念着来信，不觉手颤鼻酸起来了：

天佑夫君如面。新婚一别、念载于兹。临别之夕、君指烛立誓。三载之后、必将言旋。谁料一去、音讯杳然。每一思之、五内俱摧。君别信儿始结珠胎、今忽忽已长大成人矣。每一询及其父、令人心酸。……愿君念及夫妻恩爱、父子骨肉、早日束装回里。勿以阮囊羞涩、貽笑乡里为意。但愿稀粥糟糠、重叙旧情、聚乐天伦、共度晚年。……

才副伯摇着头，嗟叹着，摇着头，嗟叹着，直至读不下去了。

李熙昌似乎也很受感动，便讲出了天佑在时他从不曾提起的事：

原来天佑本家在原乡也是“小姓”，备受乡里“强房”欺

凌。他是借贷南来的，原期三年两载，发财回去，得以“扬眉吐气”。其时他才成亲四十天，就把新妇丢在唐山了！他媳妇却十分贤慧，又知书识字。当时天佑也属一表人选，原望他日后有所成就，才嫁给他的。天佑南来后，也勤快挣扎，怎奈“时运不济”，又交了坏朋友，抽上大烟，就弄到今天这地步！而他的性子，也随之变得吊儿郎当了。他觉得没脸再回唐山，从此下了狠心，连信都不回了。天佑在福昌的地址，还是她从返回唐山的同乡打听到的……

听的人心头都很沉重。这是许多华侨一到南洋后，从此音讯全无的具体例子之一！

坐客们于是议论纷纷了。

有的说，当日华侨回乡娶妻，欠上一身债，结婚一过四十天，就把新妇抛弃在唐山，独个儿南来，已成定例。“这样的事多着哪！有的到南洋后就再讨‘番婆’，让新妇一生一世在家乡守活寡，也并不奇！”

有的则同情那知书识字的贤女子，说她的境遇和深情，令人悲恻。“准是瞎了眼睛，才嫁给这样的人，误了自己一生！”

有的又责怪天佑不该自暴自弃，出此末策，害人害己。“为什么不求助于侨界，大家也会捐一张船票让他回国团聚的！”

又有论者力言确因为家乡住不下去了，“地头蛇”横行霸道，也难怪天佑宁愿终其身“入番”。“否则，谁又肯背乡离井到南洋来？谁又能不思念故土，宁终生与父母妻子永诀，葬身异域呢？”

但论者们终于都归结到华侨在海外所受殖民者的惨重

压迫上面来。认为华侨应该大力发扬互济互助的传统美德，互相扶持，才是正途，才是解决华侨自身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没料到天佑“入番”才十来天，店伙们还在为他的“命运”叹息，处在不景气荡动不安之下的福昌，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一天上午，正当市上略呈热闹的时刻，店伙们全力在招待着买客，头家李熙昌也一心跟着各主顾在斟盘周旋。突然，店门外一声沙哑的干号：

“熙昌婊团！你不快快把你母舅公的‘福昌’还回来，看我跟你这婊团拼命！……”

随即就是一个人影用脑袋撞开店前的伙计和顾客，直向熙昌摔过来：“熙昌臭婊团！快还你母舅公的店铺来！”

店中的人从错愕中一定神，才看清来人一团破烂污秽，满头蓬发，用鸦片烟屎涂了一脸一身，连一只倒趺着的布鞋也撞脱掉了。他这时挥手投脚，嘶声号叫，向熙昌猛搏。于是，客座上的主顾们有的站起来把他拦住，有的闪躲开了。邻近店铺和过路的人则围拢在店口观看……

熙昌心头登时冷了大半截。今天，他这位“母舅公”不惜使出这绝招，装疯露相公然敲诈，他这番的“心志”可真不小！

但熙昌到底是久经世事的头家，他随即镇定下来，在众外人面前，他不能不保持自己的身分仪态。于是，他赶忙站了起来，目的是为了防备对方扑上身来，但他却摆出十分关切的神情，有如要趋上前扶住他这位“母舅公”似的：

“天赐舅：你怎么样啦?!”

对方立即向他一臂挥打过来：“熙昌臭婊团！你快滚出去，这‘福昌’是你母舅公的！”

“天赐舅：你疯啦?……”对方的全不顾及彼此的体面，使熙昌痛心疾首，于是有意把对方当疯子先压一手。

然而“疯子”可不认帐：“你这霸占别人产业的臭婊团才疯啦！”

“那么，你是装出这种样相来敲诈啦！”熙昌的头一着显然失效了。他恨极天赐当着众人面前口口声声要他的“命根子”：福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和“美誉”，他不能不动气掏穿对方的心肝了。

“你这臭婊团才敲诈！你吞食了你母舅公的店铺！快还我的‘福昌’来！”在顾客和观众面前，天赐装得更凶更狂了，他乱跳干嚷，把吸鸦片剩下的一点气力都挤了出来。只是他这装出来的怪声怪样，反教围观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天公就在头顶上！天赐：你这不是存心吃人吗？”熙昌直给他气得肺胀。

“你霸占我的店铺，还叫你的母舅公的名字，我告你的‘忤逆’去！”

尽管天赐在“鸦片间”早想好了一整套，除了装疯，抬出“母舅公”的牌号，他还决定“猛踏前一步”，把福昌说成是自己的，讨价还价时才有余地。但他到底是庸材，斗不上三句，便左支右绌了，竟口不随心地说出这样的“道理”，教旁观者差点笑出声来。

“哥天赐，熙昌兄既然是你的外甥，有事你就该好好地谈，何必要这一套，看了给人笑话……”明白到底是怎么回

事之后，在旁的人出声了，他们显然是站在熙昌一边的。

天赐感到自己处在劣势，立即猛力反扑，他先声夺人地转向各顾客观众直嚷：“请大家给评评理：这福昌本来是我和他两个人合开的，全唐人大街谁不知道这件事！可而今，帐头帐尾全没有我天赐的名字了！福昌平白变成他李熙昌的！我怎能不跑来跟他算帐？！请你们叫他把店铺割一半还我！”为了加重气势，他狠命地捶胸顿足，拼全力干号起来。

熙昌也立刻申辩：“天赐的股本全由他的鸦片烟管抽光了！他倒过来还欠了店里不少钱！他究竟拿去了多少钱，年年都有帐可查！管帐的就是慎修兄，请他把帐簿全拿出来念给大家听！”于是，在头家的命令下，老才副也把一叠“通美”旧式帐簿尽搬出来了。

天赐的劣迹埠里谁不知道？熙昌是出名的“好头家”，加上老才副这正人君子。天赐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只等待着人家来数他的不是了。

但他今天当众抓破脸皮搞出了这场“声势”，要是捞不到一笔，以后又怎样再敲得动熙昌呢？他怎能失去这最后敲诈的机会！他心头一横：“干脆把自己这半条命也豁出去吧！”

于是他猛然推开众人，往前一扑：“熙昌臭婊团！还我的‘福昌’来！”

“呸！”鸦片鬼的一口浓痰，同时飞过阻劝者肩上的空隙，黏在熙昌头家的脸上！

熙昌气得满脸通红，尴尬万端，众阻劝者则手足无措，乱成一团。正当全场纷扰之际，天赐又猛力往前一冲，然

后向后一缩，挤出鸦片鬼最后一口气，从人缝窜了出来，滚入帐房，并且两臂立即抱住铁柜不放，同时狂号起来：

“我的生命跟这铁柜一样长！今天，不是它破，就是我亡！”

他一面又把脑壳猛摔在铁柜上，摔得铁板砰砰响。

这“拼命三郎”的作法教熙昌和众人都呆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帐房是“重地”，外人是不能进去的，从外面苦劝又无效。只听见天赐在里头一直狠命地摔着，他那瘦猴头竟不至于摔昏，着实教人纳罕；一想到他为几个钱豁命，又委实有点“可怜”。

在这情况下，熙昌本人自然不想自己进帐房去跟准备耍无赖的天赐缠在一起。因而，天赐在里头独个儿直摔得脑袋发肿，挫萎在钱柜下。可他双臂犹抱住钱柜，脑袋还是一晃一摇地，只是已摔不出响声来了……

“这件事将怎么了结？”在外头的李熙昌直急得什么似的。为息事宁人计，看来要把这条“害虫”挑出去，他又得花掉一笔钱了！目前挣钱这么难，使他更加心如刀割。就是他在埠里的“美誉”，经天赐这一搞，也是一个致命伤，难保他的商敌不给他传出什么“丑闻”来。何况天赐又闹到帐房里去，碰撞着钱库，要是冲了神财爷，则“后患”更是不可臆测……

当众人正束手无策、议论纷纷之时，黄坤山正走了进来，他是路过福昌，见店前围着一团人，进来看个究竟的。熙昌一见，登时如获救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讲“实际”的商人李熙昌已算出这场得失。既然非钱赶天赐不出去，不合他又是舅辈，值此闹得全街全埠都将传遍之时，为了保

全自己的声誉，免得给人留下话柄，甚至借此博取更高的美誉，则何不忍痛给他一点钱，当着众人面前了结福昌这段“公案”，永杜后患呢。正所谓“割肉一顿痛”是也。

可在场的尽是买客，就华侨商场的“标准”说，他们那建筑在财力上的名望，还不足以代表他李熙昌，和承担“压服”天赐这“家长”身分的重任。黄坤山有着一间象福昌般的土产郊，身为头家，对天赐说话才会有重量。何况早年天赐在福昌主持买卖，坤山在生意上跟福昌往来密切，与天赐有着一段交情。

于是熙昌亲自把客户、观众暂时劝开了，独请坤山代表自己进帐房跟天赐谈判。

天赐一见有希望了，登时又“活”过来，口口声声“熙昌婊囤”，把头撞得比先前更响了。

尽管临时代表黄坤山把“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晓以大义，动以亲情，喻以利害……结果天赐还是那句话：“今天我要跟这铁柜共存亡！”

铁柜里究竟有多少钱？天赐也毫无把握。在这不景气银根奇紧之时，可能连明天的几角钱菜钱都不剩！但天赐深懂得这象征性斗争的意义和效力，以及霸据这要津对熙昌的威胁和作用。

一直闹到黄坤山快要宣告“技穷”了，天赐看着已是火候，才开出价钱来：

“你告诉李熙昌，要是他要他的母舅公离开这里，快拿出一万盾来！”

这回轮到熙昌“发狂”了。他猛拍桌子，直跳起来：“跟他上法庭‘北加拉’（诉讼）去！看是他王天赐进监牢，还是

我李熙昌破产！就是这店里的破家具尽变成金的，也没法给他一万盾！”

的确，一万盾，在当时的珂埠是个“骇人听闻”的数目！通常的店铺，有一两千盾本钱，生意就可以做得很可观了。恐怕连首屈一指的“联盛英哥”，也调不出一万盾来。

这一吓，鸦片鬼的“万丈雄心”登时缩小了一半，改为五千盾。

熙昌依然暴跳如雷，声震屋梁地喝令捷华快去“大狗盾”报案，叫“大狗”立即带警察到店捉人！说 he 已下定决心，这件事非法律从事不能解决！

穷极无聊之徒的“狠心肠”又软了一大截，这时的身价已泻到三千盾。

一个在帐房里死命抱住铁柜不放，一个坐在店前客座上气喘吁吁，青筋暴胀。“仲介人”黄坤山则两头奔忙，极力对天赐施以诱导、吓唬，终于使价钱又落至二千盾。

“持久战”一直坚持到过了晌午。天赐鸦片瘾上来了，眼角流油屎，连连打呵欠，抱着铁柜的双臂都打颤了。熙昌则因店务全停顿下来，心焦如焚，早忘了吃饭。店伙们只好饿着肚子等待，连调解人也唇敝舌焦，摇头顿脚，直想宣布“辞职”，回店做他自己的买卖去了。

烟瘾一发，“雄心大志”早飞上九霄。这时，天赐坐在铁柜下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不免象过午的鱼虾，自动降价了：一千五百盾。挨到太阳偏西，便又降到“最低点”：一千盾！天赐并且自动声称，愿发誓一步不再踏进福昌来。此价一开出，天赐便兀自“闭目养神”，许久一声不哼，准备一直挨到“枯死”在铁柜之下了。



黄坤山向熙昌一使眼色，熙昌便从座位上直跳起来，大声说：

“给他！一千盾算是我喂了狗啦！叫他立字据画押来，从此与福昌永断关系！他日后敢再踏进福昌一步，我就叫大狗抓他！”

于是老才副忙着拟草字据，字据写明王天赐从此与福昌号及李熙昌断绝一切瓜葛，并辞去福昌家长的职位，不得再有异议，“口说无凭、立此为据”云。要天赐签署。而“荷币壹仟盾整”，则限三日内筹足，由中人转交。并且由中人黄坤山联署作保。“双方有背此约者，天诛雷殛，男盗女娼”云云。

此际，天赐似乎突然感到自己这尽残生之所有，从面子、身价，到日后的活路，才卖得这数目，有些失悔了，便希图再挣扎一下，赖着熙昌打开铁柜先交他一部分现款。可黄坤山拍着胸膛向他担保，骂他“臭屎脸”，没有男子气，于是前拉后推地把天赐“送”出门去了。至于李熙昌在这光景下为什么肯拿出这一千盾？福昌一向跟天赐的纠结关系又怎样？则决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 三

这幕丑剧给店伙们掀开、看到了华侨社会头家、家长之流血淋淋的、赤裸裸的，而又最真实的“亲戚”关系，不能不使吴阿贵和李少华触目惊心了。

少华更是感想很深。全埠华侨联合抗荷的事还占据着他的心胸，使他为华侨自豪，为华侨振奋，而今目睹这样

的事，与他的感情直至于格格不入，仿佛难于在他心中并存似的。但这的确是事实，他不能不正视这些事实，在认识上估入这些事实！是的，在这生活维艰之时，许多华侨不得不各自打算自己的“出路”。有的自暴自弃，有的则狼奔豕突，“灵巧”的铤而走险，善良的坐以待毙。这类可悲的或丑恶的事就不断发生了，而更多的则是劳苦侨胞生活无着的惨事！少华因此更深深认识到，为了全体华侨得以同度难关，学校中正酝酿着的，鼓励、发动全埠华侨组织起来，大力发扬华侨优良的传统，互济互助，是有着多大的必要啊！

吴阿贵的心境则陷入更深的痛苦和矛盾里头。

天佑叔的“出路”，还不是他阿贵这时所想走的路，他还牵念着老母、招治和巧女。虽然他很同情天佑叔的境遇，却不同意他忍心遗弃家乡的妻、子，而谋个人的“出路”。吴阿贵他这时还抱着“希望”！不过，要是当日在家乡，听到象天佑叔这类行为反常的事，每会引起他的愤懑、恼怒。可是，到南洋这一年多来，他竟能多少体会这个在南洋打滚了大半生，而终于决然自暴自弃的华侨“浪荡子”的感情。对于自己感情变化得这样快，使他也不能不感到战栗了。

至于“家长”的作为，阿贵则异常的厌恶的鄙薄！他从来不曾想到有这样的一条“出路”！连要向头家恳求一下，让自己能多少先接济唐山，他也不肯开口，他宁愿家乡的亲人挨苦，自己心头受尽煎熬。但天赐这事对他阿贵也同样有一点好处，他从中清清楚楚地看到华侨社会背光的一面，使他今后在考虑问题时，“天赐熙昌的一幕”不能不做为阴暗部分在他眼前闪现……

那么，横在吴阿贵眼前的是怎么样的一条出路呢？

这连阿贵自己也茫茫然！他到南洋以来，唯一的期望是能够寄一两封银信接济家人，即使数目很小，只要够她们喝番薯汤也行的。其次才是寄钱赎回巧女，再其次才是自己能够回乡重见家人。而这一切，又尽归结到他对魏永宁、魏伯周等人的深仇大恨。他必须报这仇雪这恨！他的卖命干活正是为着这目的。若说学生意和发财，则阿贵连作梦也不会想到它的。可是直到今天，他的第一个希望还是无从实现一丁点，这决不是他出洋前想得到的。这，终至使他违背在家乡时的诺言，连邮信也不曾寄一封。在先，还是由于邮资无着，而今则连写信的念头也消失了！每想到这事，阿贵都会浑身一阵热烘，或者一阵冷颤，但还是鼓不起勇气来实现它。

自从去年新正以来，他有时还会“不能自己”地想到那“每个月两盾半”，觉得到年底也有二十多盾，他自己背心短裤一件不买地全数寄回去，也够她婆媳俩喝一半年粥汤的。待到碰上这不景气，尤其是看到天佑叔不得不凄然一走，“家长”可鄙地拿性命换钱，阿贵的心就完全冰凉，连一丝“幻想”也鼓荡不起来了。

然而现实比人们预料的更严酷，它发展到哪一步，就要在哪个时候爆发开来，决不容你多舒一口气。当阿贵还在筹思着日后怎样才能济助老母她俩时，唐山的信就在这这时递到了。阿贵陡然预感到什么事要发生了，他心惊肉跳，递信给才副伯的手也簌簌抖起来了。

才副伯才一看信，眉心陡然一跳，但随即又归于平静。只是他的眼光却许久、又复许久地停留在一点上，不往下

看。这时，在疲劳的久待中，阿贵的心境却不自觉地反而变得非常平静，仿佛他的血液和思想都停止活动，一切尽冻结在“无我”的境界中似的。

终于，才副伯缓缓抬起头来，他把眼镜移到鼻尖，然后用“无限柔情”的眼光“抚”着阿贵的脸，低声说：

“阿贵：令堂仙游了……”他似乎又觉得不妥，便又改口说：“你的老母不在啦……”然后，他用关怀的神情等待着阿贵对他这句话的反应。

出乎才副伯的意料，也在阿贵本人的意识的控制之外，听了这句话，阿贵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待他渐渐恢复了原有的意识，他的心境反而舒松了一下，从内心深处并且透出一丝“高兴”来。啊，那会来的、会发生的，终于来了、发生了！无可挽回地到来了、发生了！事前的担心焦虑，而今已成定局，担心变成多余的了，心境不觉反而一松。自己既然一点济助她们的办法也没有，与其看着老母继续受苦，不如让她早日辞世，于是又有些“高兴”了。但这只是一刹那的念头，过后他便深为自责了。

阿贵终于不自觉地走回货仓里来了。刚才信里说些什么，他没有听清。才副伯说了些什么宽慰他的话，他也没有听进去。这时，阿贵所需要的，是能让他静一静，想一想。他这并不是一般的“孝思”，他是想从老母这惨遇，给自己找出一条精神上的“出路”，来决定自己今后该怎样做。可是，好心的长庚却在他耳边又问又劝，使他心烦欲裂……

而好心的老才副也立即按规矩通知头家，于是“好心”的头家李熙昌也立即来到货仓，按“通例”不冷不热地问了阿贵几句话：“你老母去世啦？什么病？几时去世的？”等等。

一问完，他便无动于衷地查问起伙计们的工作来了，而且还要阿贵给他干这个做那个。待到伙计们的工作无可再指摘了，头家这才踱回帐房，低声地问才副：“阿贵的老母可已落葬了？”当知道已草草掩埋之后，头家沉吟了好一会，这才又用干涩的、恨恨的口气吩咐老才副：

“寄五元给阿贵的家里吧……”那余音好似在说：这老家伙，早不死，晚不死，偏在这个时候……

是的，这的确费了他一番心思，要是在旺季，熙昌会“慷慨”地寄十元充当贖仪的。可而今不景气，又给天赐敲了一记，熙昌本待一仙不给，却又不能不顾到自己的“美誉”，不得已才采用这折衷办法。这死得“不是时候”，是很教他不痛快的。

待到头家这一决定传到店口，坐客们又有一番称扬。于是咱们头家的心境才略为舒快些。

接下去又是好心的头家娘熙昌婶闻讯之后，赶来找阿贵了。她则十分郑重地告诉阿贵要“戴孝”，要奉行各种禁忌。并且历述“头七”该怎样，四十九日怎样，一百日又该怎样，还要他写信给他的媳妇，逢时按节都得奉祀“敬饭”等等。好心的头家娘把唐山丧事的仪式都想遍、讲遍了，并且一遍遍地复述着，生怕年轻人粗心大意忘了。最后还十分严重地警告阿贵，说只有这样，他老母在“阴间”才会“安乐”云。

可“冥顽不灵”的阿贵并没有备受感化，他甚至没有听清她说些什么。独独有一点，阿贵是很受“感动”的，要“敬饭”，在“阴间”才会“安乐”。当她还在“阳间”时，就是因为没有饭可“敬”，不得已才到“阴间”去的。至于在“阳间”怎

样才有饭“敬”，则好心的头家娘并没有提……

饭的问题，在吴阿贵是颇为紧要的，非仅死的要“敬”饭，活的更要吃饭。

“那么，今后招治一个人怎么过活?!……”这吃饭的念头触动到阿贵另一个更急迫的问题。象触电似的，在“失去知觉”的一刹那过后，他全身立即热气腾腾，汗水从额角直渗出来了……

“还有巧女!……”阿贵的眼神登时由恐怖万状转为迟钝呆滞!

好在阿贵并没有发疯，这一两年来的种种变故，使他经受得住再一次的打击。

这之后，在好一些日子里，阿贵的心头塞满了纷杂的唐山景象，使他直喘不过气来。他竭力想抓住这些景象，理出一个头绪来。在纷杂中，往日家乡的情景是鲜明的，但一揣拟到当前家里的景况，就不免模糊起来了。这一年多来在海外的经历、认识、观点，就每每在这时闯进脑里来，使他不能不再一次为自己想法的改变苦恼和吃惊了。

的确，在别离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之后，任凭阿贵怎样往坏处揣想，他也无法想象到他母亲老人家，是肿成一个死灰色的棉人，连脸孔都认不出来了。那天清晨，是她爬到自己原有的田里，想偷挖一块番薯，跌进水沟，淹死在那里的!阿贵更无法想象，他的招治也变成一个道地的乞婆了!她脚胫肿得象圆筒，挪都挪不动，较之她婆婆，不过多挣扎些时日罢了……

至于巧女，阿贵更是怎么样也无从设想。到这一刻，出现在他眼前的，还是那两扇黑漆大门砰地一响关上了。这

响声每次想到都会使阿贵陡然一惊。至于后来那两扇大门终于洞开着，这一家子逃得无影无踪，还是他从信里才知道的，阿贵至今不肯相信这事。至若从此天南地北，什么事都能够在他的巧女身上发生，则他又从哪儿去揣想呢？“这时，巧女是生是死？……”即使阿贵急疯了，问遍全垵埠的人，也没人能给他解答！

夜晚，阿贵翻开他的包袱，那十二个铜板还在！这是他身边唯一跟巧女有关的东西，也是他“铸下大错”的物证！

除了这十二个铜板，他到南洋这一年多，并没有得到一个铜仙！这就是摆在吴阿贵眼前的现实。他于是十分清楚地看清了这现实的真面目。在经过了几天“挣扎”之后，阿贵也不能不渐渐接受这新的现实。人之于现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而今，在这残酷现实的基础上，阿贵必须考虑、决定他自己的出路！他所需要的出路，是跟店里那些人都不同的道路！

## 四

在这个时候，“福昌”以外的垵埠华侨社会，也到处呈现着一片浮动和不稳定的现象。

“日子还挨得下去吗？你想作怎样的打算？……”

这是华侨劳工、伙计、手艺人、小生产者等等碰面的第一句话。没有活干，没有顾主，削切式的降薪，找不到工作……象时疫似地在华侨社会蔓延着。劳工和各小行当没有活路，不得不另作打算。生活的极度不足，也使店伙不得不另谋“出路”。一旦到得真的无路可走，则什么“路”

都有人闯。于是有人率家进入荒山野地，在那儿开林辟棘，筑屋居住，自耕度日，过着原始式的生活。有的贸然迁往外埠另碰运气，遂至一去不返，流落他处。又有脆弱之辈，自甘堕落，干出各种受人指摘的营生。而更多善良的华侨，家口众多，谋生无路，辗转潦倒，状甚悲惨……

“合成号收盘啦！……”

象这样教人吃惊的消息，更是不时象一阵狂风卷遍了“中国人大街”。大家屈指一算，合成号已是稳当老铺倒闭的第四家了。有关的商家每追问因由，有的是给洋行索帐迫倒了的，有的是受到外埠商号的牵连拉倒了的，有的是支撑不下去，自动收盘的，有的则是乘机瘫倒，一走了之的……无力支持的，大家同情他，转过来也为自己心惊。倒了华商自己的钱的，大家摇头，叹息“人心不古”。若是有一家半家能乘机跑掉洋行的钱的，则大家反而称快，赞他“有种”了。

“渣华代理处的船票，连下个月、再下个月的都给订光了！……”

这又是另一则惊人的消息。生活无着，决定率家归国的华侨是那么多，荷兰渣华输船公司珂埠代理处的分配额则有限，要他们向吧城总行增加额数么，回说各埠的船票尽给华侨订空了！听到这件事，许多侨胞都默默无言。“返唐山！”这给许多生活困苦的侨胞带来了美好的遐思。可是，路费呢？到了唐山又怎么过活？于是更多的筹不出这一大笔路费的华侨，只有望洋兴叹了……

“咱们埠里各社团、会馆，尽‘蹲’满了各山顶下来的和埠里失业的同侨！这情况真不知怎样了局……”



各山区穷乡僻壤的华侨，有的在那儿住上几十年了，而今土产失去销路，生计断绝了，便收拾了日用家什，带着一家老小冒险下埠来。他们多少年不曾到垵埠，以为城镇找生活总容易些，或许还会有同乡可投靠。怎料人事变迁，苦况当前，结果只能是“涖”在同乡会馆里了。这一“涖”，遂至再也无法站得起来。于是垵埠各店铺，常有苦容满脸的陌生老华侨出现，向头家们求乞一角五仙。而一些唐山刚到的新客，或举目无亲的失业者，则更是唯会馆是“赖”了……

垵埠这种种“不平凡”的现象，便成为这时各店铺、咖啡馆、社团以至学校的谈论中心。这是垵埠华侨当前面临着的大问题。

在这样的时候，咱们的熟人当中，许多人的生活也不免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中上层”里头，当过家长的黄世饬最为落魄。“新潮丰栈”收盘后，他早“无头路”了。而今竟要靠着缠过小足的世饬婶炸油条过日子，弱女儿黄嫩茵这毕业生也得下手帮忙。这，在唐山来的是认为极可耻的，遂教“有头有脸”的世饬叔抬不起头来，很少出来见人了。洪德财这些时则不知又翻了多少筋斗，一时平步青云，一时又成为亡命之徒。值此不景气，“荷兰鬼”钉得愈紧，听说“走路财仔”又栽了。至于德财家里，当这穷光景，则更是吵得不亦乐乎。大媳妇、次子，小女儿，三角大混战。家具打烂的打烂，卖掉的卖掉，德财还顾得了？林添禄他家则连仅有的烟草园也停工了，摘下来的烟草，就算卖得出去，也抵不上工钱运费，而今添禄只好靠着他胖娘惹做裸卖了。添寿早已入字

“北加拉”去了，烟园房产的归属还没有判决，而显臣婶则早气得一命上西天。然而添寿本人也很“不如意”，荷兰人不但没有让他“同权”，在工作上、待遇上，仍把他当作扁鼻子的“支那人”看待，使他触了不少霉头……

咱们熟人里头的“下层”，日子更是熬不下去了。张亚枚全街挨店问遍了，也收不到几件货。往日，他走过街道，各店铺争着喊住他，只怕他不能先运载自己的货。不过亚枚还是个光身汉，又住在消闲社，个人生活还好挨。只是他那搬运工队里，有几个是当地人，当地人多数平日里不懂得积蓄，到这样的時候只有找亚枚想办法。斯拉来他们几个都是挺义气的，为唐人兄弟抗荷时吃过苦，张亚枚怎能不优先照顾他们？于是四出找工作来维持队员们的生活。黄松根则一家好几口，抬工没有收入，豆腐又销得少。可猪仔却缺不得吃的，养瘦了比瘦了自己的孩子还心疼，单这一件就弄得黄松根上气不接下气。游老伯没有藤篓编，幸亏他的好儿子游成才在“斯达干”煤矿还有工作，不时给他一点周济，还勉强有一口吃的。这老人可很乐观，有一口没一口都满不在乎，还到处找人家谈论华侨当前的情况。山东货郎曹长鹏走山村的路早断了，又染上疟疾，成日里蹲在海南咖啡店，抱着膝盖直哼哼。……

少华则关心他们穷苦的同学。这里头，蔡菊花兄妹是够苦的。父亲老了，兄妹俩就要多分担工作。国兴卖菜跑遍城镇，菜园的劳作就大半落在菊花身上，学习上就分了心了。少华也特别关心她。其他的同学也为了生活，学习都顾不上了，这使少华这学艺股长急得什么似的，经过徐老师的一再鼓励，许多同学才不致中途辍学。校友会的同

学里头，据了解，谭志明家的景况最成问题。他们木作坊的当地锯木工人，尽管都没有活干了，义气的谭炳还是照样供应他们生活资料。日子一长，存下的一点木材都快要卖吃光了。还有高材生丁仲元，竟被偷看他算术题的同学丘长财乘机辞退了。说是“为人愚钝、不能栽培”，同学们尽替他忿忿不平。日校的同学则有不少因缴不起每个月的学费，决定停学了。就是敏华他们毕业班，准备退学的穷苦同学也不少。可旁人劝告说，就快毕业了，再苦挨几个月吧！这使一些家长不免进退两难了。于是，不少学生家长便跑来找校长，甚至直接到中华会馆找学校董事部，要求减低、以至豁免学费。……

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孤苦、贫病、老弱、失业的侨胞的生活问题。

街边那可敬的老补鞋匠，面容惨白地整天呆在街旁，已经几天收不到分文了。他茅屋里可能已经没有米下锅！对着这位蔑视过荷殖统治者的华侨老劳动者，华侨社会怎样帮助他呢？还有，那摆香烟档的华童，他们一家人更是挨不下去了。前天，他母亲还跑到中华会馆，说他父亲病得严重，要求“福利部”施诊。就是那些“沓”在各同乡会里的失业侨胞，而今他们的少量衣物大都拿进荷兰官办的当铺里去了，一家家七大八小地，当家长的都快急疯了。那么，今后他们的口粮怎么解决？单这一天，又有一大群给荷兰人农园解雇的老华工，几十公里徒步来到垵埠。他们眼花了，背驼了，手足不灵活了，咱们华侨社团能不收容、救济他们吗？劳苦一生，孤苦无依的，谁送他们回国？举目无亲、客死异乡的，谁给他们收埋？……

珂埠华侨的“社会问题”多么严重啊！那么，珂埠以外的四乡，直到其他各地区，华侨，以至当地人的生活境况又是怎样的呢？

黄茂生又到福昌店里来了。他一去这么久消息杳然，大家总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还是坐着那辆剩下铁骨的烂脚踏车来了，只是人变得更黑更瘦，几乎认不出来了。少华高兴极了，他拉住茂生哥问长问短，问他这段日子的境遇，也问他“礼沙”村的景况。虽然他从同学蔡国兴兄妹，也打听到该村的一些近况。

“没有什么……”茂生哥还是那个样子，只苦笑着说。这“没有什么”是表示他没有什么惊人的惨遇。而苦辛的生活，则跟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更酸辛，只是当前人人都有一段苦况，不值得讲述罢了。经过少华的再三查问，才知道他的亚弄店都快开不成了。“这些日子，卖来的几个钱，尽吃光了！米油糖之类的当销货全空了，只剩下那些陈年卖不出去的杂物。可咱们头家和一些店铺的帐，都没能还！……”而他此行也并不是为了“补货”，只想来“看看老头家”。少华知道这“看看”是想向熙昌求情，再宽他些时，还“看看”有没有再让他赊欠的余地……

这就是当前乡村亚弄商的处境了。至于“礼沙”村，茂生哥则形容说：“活象一片废墟啦！当地人的土产没有去路，拿什么来换日用品？当地农民有的缺秧苗，有的怕种了卖不出去，不少田园空废下来了。这样下去，担心明年要闹荒的……”

打听过当日认识的人，包括茂生哥的邻居陈顺发一家

之后，少华陡然想起当日旅行的情景，便迫切地问：“那些筑路工，尤其是那几个华工怎样啦？”

“那些筑路工前些天才起来跟荷兰鬼闹了一场！他们合起来拒绝上工，还把筑路工具推进深山沟里！……可就是教荷兰鬼压了下去了。荷兰鬼还到处在捕捉那些带头的人……”

于是，茂生哥告诉少华一件自己碰上的事：有一天，一个当地人路工竟跑进他店里来，也不打话，就钻进杂物堆里去了。他正在愕然，却瞥见“大狗”在远处追来了，他立即领悟到是怎么回事。“大狗”喝问他有没有看见一个“左派极端分子”跑到这里来？茂生说，看见的，刚才从屋边小巷绕过去了。“大狗”一向认为黄茂生是个诚实的华侨小商人，从不过问当地事，便信以为真地追过去了。茂生赶忙告诉那筑路工出来，让他从相反的方向跑了。这时，茂生才看清那人的脸，虽然是当地人，却有几分中国人的相貌，可能是个传了好几代的华裔。……

少华以少有的深挚的眼光望着茂生哥，仿佛眼前这生活重压下的“小人物”，变得更高大更能干更可亲了。同时，少华陡然心如潮涌，他深知在这景况下，劳工们更是活不下去了！不管华工或当地工人，他们都将起来进行各种反抗斗争！他并且想得很远。想到“卡汶加烈”橡胶园的华工，想到那更远的“斯达干”煤矿区的华工和当地工人，也想到远在山岭那一边的石油矿场的工人们。……

这之后，郑水源到福昌辞行，也谈到他们山顶的光景。他这期船就要带家眷回国去了。

“你这趟要在唐山住多久？”熙昌问。

“把家眷在唐山一安顿下来，我下一期船就要再赶回南洋来了……”

熙昌“明知故问”地说：“为什么不在唐山多住几天？……”

“要是能在唐山多住，谁还不想呢？……”水源叔慨然了。“可这趟，全部家当变卖光了，才够凑上一家人的统舱票。我就怕一路挨到本乡，东要钱，西要钱，连我回南洋的本钱都没了，只好先把我回程的船票也买下来。这次一家大小到唐山，怕留不下一两个月的生活费，自己还敢多住几天吗？……”

“回来后你想怎么打算？”

“若是那时不景气转好一些，有哪一个头家要我再给他川走山顶买咸鱼，那敢情好！要不，我想到山顶帮人家买鱼，甚至当晒鱼工都可以的……”

座上沉默了好一刻，才有人把话题拉开了：“山项目前的景况怎样？”

水源叔于是摇头叹息了：“到处一片死寂！就说我住的那个‘鉴光依干’吧，这村有一两千口，一半华侨和侨生，一半当地人，大多经营渔业。平日里，男人捕鱼，个个身子晒得象油漆过的柚木一样，拉网的手茧子厚得针都刺不透，要用刀子刮削。女人则剖鱼、挖肚，满身鱼血。孩子也全出动晒鱼，四五岁就到晒埕帮忙，哪有书读！满村腥臭难闻，苍蝇腾起来对面的脸孔都看不真。这样的生活够苦了吧，才得一顿半饱！可而今，咸鱼干都销不出去，捕来的生鱼谁还有心思侍弄？就是想加工的，又哪来的钱买盐？鱼虾都堆在村边发臭，那景况教人看了伤心！‘那么，村民的生活怎样，想也想得出来的！怕就怕还会闹出什么痢疾、吐

泻来……”

在座的人都默然无语。

过后，又听到何培基在福昌讲述他在各地的见闻。收不到侨汇信，水客这一行也只好搁了下来，何培基便乘空到垵埠“休养”。

“你们别以为大埠头，生活就好过些。”他拿眼睛扫视四座，加重语气地说：“无论吧城、泗水、三宝垄，最近我都到过。那儿华侨的生活比咱们垵埠还要苦！为什么呢？”培基有意卖弄地停了片刻，“咱们垵埠小地方，生活程度低，将就着还可以挨得过去。大埠头样样贵，什么都要花钱！咱们垵埠人熟户悉，还保留着咱们唐人往昔相帮互助的好风气，有事大家都肯帮衬。大埠头受洋人影响，人情薄，要借没处借，要讨没处讨，那才是真苦！何况埠头越大，穷苦的人就越多，苦得也越透底！经过这一场，好些老弱的沦为乞丐，一些女人则去‘作歹’，行骗行抢的事也时常发生……”

听者都觉得他说得在理，怏然点头无语了。

“这一番不景气啊，也不仅仅咱们这‘荷兰地’！”过后，何培基又说。“我最后一趟回去，在船上，各埠的水客碰面都摇头。石叻坡、槟榔屿、吕宋、仰光……光景到处一样。大家一谈开了，才知道这南洋，各土产，特别是橡胶一无价，各行各业尽受影响，市场便停滞了，失业的日多。华侨苦，当地人更苦！种种苦况，跟咱们垵埠一模一样！”

“大埠头华侨人多智广，可曾找到什么更有效的办法……”老才副首先忧心如捣地向这外来人“问策”了。

“办法早已有了，就是‘合力自救’！”何培基振奋地说。“自从《新声报》登高一呼，一再发表社论鼓吹，要我华侨‘发

扬传统互济互助美德，捐集经费，救助贫苦，共度时艰’之后，各大埠华侨团体便先后动员起来了。学生青年直到侨领，尽行出动，组成募捐队，向各华侨店铺劝捐。确实缺粮的，发给食粮。无头路的，介绍安插到各店铺‘弄帮’。病痛的，设医务部施医赠药。想回唐山的老弱，捐赠船票。未能掩埋的捐棺材。苦学生则发给助学金……我离开那时，那儿的华侨社会正一片热烘烘！”

听的人都活跃起来了。……

在这前后，各大埠华侨实行合力自救的详情，和已取得的初步成绩，也通过报纸的报导和来客的讲述，陆续传到珂埠来了。于是，象激流卷起漩涡，同样的呼声和要求，也在珂埠华侨社会的舆论中掀动起来，鼓荡开了。各社团组织，尽卷入解决当前华侨问题的热潮中。而中华学校，正是这漩涡的中心。

当前华侨“社会事”的急待解决，在每一个侨胞都有切肤之感。因而，不必经过太多的酝酿，中华会馆在有识之士的提议下，便立即召开各同乡社团、同姓宗祠会和中华学校的联合会议。而组织华侨、共度时艰的具体办法，也随即拟定出来了。

## 五

中华会馆及其属下各团体关于组织华侨、共度时艰的具体办法终于拟定出来了。

于是，各社团：永春同乡会、福州公会、广肇会馆、漳属联谊会、金门公所……也立即分别召集会议，拟定工作



重点和活动范围，并且动员、组织会众付之行动。各同姓组织：黄氏互助会、陈姓祠堂、李氏家庙……也立即分别召集会议，拟定工作重点和活动范围，并且动员、组织会众付之行动。各商人行会：土产商公会、咸鱼商公会、杂货商公会……也同时在召集会议，拟定工作计划，并且动员、组织会众付之行动。学校各部分：教师、校友会、日校和夜校各班级学生组织，也同时在召开会议，商定工作计划，并且付之行动。各工各业的成员：谭炳他们“鲁班堂”木工，张亚枚他们码头搬运工……都在召集成员，商定活动步骤……

所有社团组织都依据本身的性质、特点，分担最适当的工作，以收分工合作的最大效果。各同乡会有的是会所，正可以腾出来供收容山顶下来的、无亲可投的同侨，和埠中没有居处的失业者，重点在于照顾他们的食宿。各商家的行会最熟悉各店铺实际状况，则适当地安插失业者到各店“弄帮”，就非他们莫属了。各同姓宗祠会原设有丧事部，专为会员及其家属办理墓地、“鼓吹”，执紼等事宜，而今也正好发挥其擅长。施医赠药，是“药王宫”公会分内的事，发给助学金自然该由学校根据该学生的品行、学业、家境等等来作决定。至于捐助船票供孤苦老弱回国，则因票价高昂，就要由中华会馆本身根据各要求归国者的具体情况，作先后缓急的统筹安排了。……

若论远离故土、深入异域的华侨互济互助的美德，早有着千百年的史实在。华侨的互助，除了他们不忘故土、亲近同族，和其本身的特性等等而外，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国家衰弱未能保护他们，和受到南洋殖民统治者及世界各资

本主义国家压迫的结果。他们若不自救，又有谁来救他们呢？在殖民者等酷烈的压迫下，若不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互助自救的精神，各地华侨又怎能生存到今天！华侨互济互助的传统美德，早已名扬全球！各同乡会、同姓宗祠会的组织，正为了互相扶持。而施医赠药和治丧等等，正是他们基本的活动方式。

就是到今天，这些活动方式也还是华侨社团的使命。同乡、同姓中有意外事故的，由会馆出来协助。急待救济的，由会馆写捐册代向同乡募捐。而沟通乡情、联络亲谊等等，也是这些团体的任务。侨胞每到一人地生疏的地方，第一就是找同乡会。落魄者无家可归，也到同乡会住宿。忠厚可靠的，还能被会馆提拔当干事，甚至被同乡店铺录用。只是这些团体一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同乡、同姓，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被带上邪道，彼此敌视、械斗。……

若说咱们垆埠，由于地方小，又远离大城市，华侨人数不多，更是至今还留存着一种敦厚的“古风”。埠中同侨日日碰面，便都成为“似曾相识”。人情，说正确些是“侨情”，就分外浓郁。新正时，没有交往的同侨在路上相遇也互相贺年，不似大埠头的隔邻不相闻问。在这样的基础上号召，也能取得更良好的效果。

而今，咱们垆埠的社团主事人，就企图在这基础上，和在抗荷胜利的深重影响下，纠集那些社团组织，归中华会馆领导、统筹，分工合作，扩大救济援助的范围和种类，注入新的内容，施及全侨罢了。

可是，在华侨社会，要完成这一类工作，一向少不了头等要着：经费。

这“经费”，历来都由有资力的同侨捐助。这，一向被视为类似华侨先辈所推奉的、古时候扶弱济贫的侠义行为，也是今日有资力的侨胞应尽的责任。它已成为华侨的道德标准之一。自然，这当中也有矛盾。有钱的拿出钱来，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为了荣誉，为了地位，为了在这“道德标准”下不能不这样做等等。但办华侨“社会事”的，又不能缺少这经费。罹灾病苦的，更需要这笔钱的济援，于是相对、相依、相制、相成地互相“利用”了。

今天，各社团组织的募捐队，就这样志昂气旺地分头出发了。

事前，中华会馆理监事与各社团理事深入研讨后，认为这次的行动应该跟抗荷时采取不同的方式。为了教导侨众，为了向“荷兰鬼”展示华侨的团结力等等，这次应该采用完全公开的方式，甚至是响锣大鼓地进行着的。只是各商店实际捐出数目若干，为防“荷兰鬼”追查税务，则应代为严守秘密。

各募捐队并且先行经过统筹分配，分别集中全力“对付”它所熟悉的对象，例如土产商公会最知道各土产郊的虚实，永春同乡会最知道永春同乡谁最富有，估计他们能捐献的最大程度才“下手”，俾能“一网无遗”，以收最大的成效。

在同一个时候，华侨社会本身也在作着广泛深入的酝酿，而舆论正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当中，有着对比、竞赛，也有着监督、责成，和揭发。谁肯失去体面在“义”字前面输过同行、商敌呢？若有谁闪躲、喊穷，则同行也会暴露其实情，侨界也决不宽容！何况，全埠侨众到处在发挥自己的舆论。

“咱们华侨能够在海外生存千百年，全靠互济互助的优良传统。今天，咱们能不顾这好传统，各人自顾自吗？”

“贫穷的侨胞们已是无法度日，有产业的华侨就能独保其财产，不受牵连影响吗？”

“全垵埠华侨正为合力抗荷取得胜利而自豪，咱们又能白白看着华侨社会在另一个困难面前自行垮下去吗？”

“荷兰鬼失败后，极度痛恨咱们华侨，他们要眼看着华侨在这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景气中自行削弱、溃败！咱们能让荷兰鬼遂其心愿吗？”……

于是，垵埠华侨社会又复从疲困中振作起来，旺热的气氛又重新往上腾。全埠华侨要再度燃起不久前抗荷时那种精神！而对“荷兰鬼”的仇恨更将成为推动华侨互济互助的巨大动力！

在这侨情高涨之际，不知是哪家店东先发端，公开表示他愿为侨众捐出财产的一半，于是他的“敌手”也随之扬言，说他要“毁”店以纾侨困，这样一来，遂至各商家此呼彼应。而“闲人”们则更象探马似的把这些“宣言”传遍全“中国人大街”。于是全街的头家伙计尽在为这些“决心”吃惊、赞叹，并且无休止地议论着。自然，这些“宣言”当中，有的是被传告者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有的则是宣告者为了顺带宣扬自己、打击商敌的。

在这腾热的气氛中，李熙昌也在店前宣称：“我这店铺宁愿捐出来救济穷苦的侨胞，一个铜仙也决不能再给王天赐那样的人拿去塞进鸦片烟管！”这话立即博得了在座者的热烈赞扬，而熙昌也非常得意了。

可待到募捐队出现在他店前，熙昌头家却不免有些踌

躇了。然而熙昌到底是能“观顾大局”的商人，他立即按下心头“怏怏若有所失”之感，泛起一脸“慷慨激昂”的表情：

“把我的‘牛垄’打开来！”他用下巴“拨拨”吴阿贵，然后回头对着募捐队和座客们宣布：“我捐出白米二十五大包！”

值此不景气，“银根奇紧”，要拿出现钞是办不到的，经过各社团研究后，认为捐出货物折充现金，才能取得良好的成绩。因而商家都把一时没有出路的存货捐了出来，米、糖、油、咸鱼、日用品都有。

李熙昌此举又立即博得在场者的啧啧称赏、热烈赞扬，于是熙昌又非常得意了。

在诸人的颂扬声中，独有吴阿贵滋生一股异样的感觉。一联想到天佑叔的“出路”，联想到王天赐的末路，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及唐山家人今后的去路，则他总无法切实体会头家当前这“慷慨”的具体内容，无法切实体会大家这赞扬之情的实际分量，只使他滋生一种象在麻痹了的皮肤上搔痒似的感觉。……

捐献的活动就在这种相互间矛盾而又统一的关系下进行着。这项活动并且由于一件震动全埠侨众的义举而达到最高峰：

“天乞婢捐出了一对金手镯！”

一个旧式南洋华妇，视私蓄如生命。从店里菜钱省下一角五仙，为了它；偷偷打开丈夫的铁柜，为了它；家里争吵打闹的原因，是它；唯一连丈夫、子女都不让知道的，是它。而今竟自动捐出这私蓄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何况天乞婢的丈夫已去世多年，店铺已剩一个空壳子，生活并不好过。或许，它才使这老妇人更能体会穷困的侨胞

的苦情吧。但无论如何，这确是件少有的惊人的义举！

这事使垵埠华侨社会轰动了好些日子。许多一心为华侨办事的学生、青年、甚至侨领，跑去向天乞婶致他们深切的敬意！

于是，募捐队立即加以宣扬，“向天乞婶看齐”的刺激，使全埠又掀起一阵捐献热潮。

这次的捐集，集中了全垵埠华侨社会最大限度的资力。

紧接着便是由各社团分别进行各种救济、协助事宜了。在这工作进行之前，这项活动的带动者们还应该解决两个问题……

当地人的贫穷，一般比华侨更甚。华侨居住于此，与当地人世世代共处，华侨社会决难超然于当地环境之外，无视当地居民的苦难。那么，能不作一视同仁的互相扶持吗？然而华侨资力有限，则这事只能采取在有华侨居民之处，也适当地、同时尽可能地照顾到当地居民的办法了。

另一件是怎样应付“荷兰鬼”的种种刁难？一些官厅，特别是警察局“大狗”，会处处跟踪华侨的活动，寻根究底，达到其探悉华侨中主脑人物、华侨组织办法、华侨经济实况等等的目的。他们还会以“为了社会的安定”为理由，强行“登记失业人数”“检查防疫卫生情况”等等，从中破坏华侨的活动。于是，中华会馆传告各社团，遇上这情况，应该跟会馆联系，统一由会馆懂得荷方条例的人才据理与之交涉、周旋，以免使官方找到破绽和口实，给活动带来困难。

就这样，各社团在分工合作，经过审慎调查、分先后缓急、以期达到最有效成果的原则下，热烈展开救济、协

助贫侨的工作。

这方面，最活跃最积极的自然是学生。他们没有私利的顾虑，忘我地投入为全体华侨办事的狂热中。学校各组织整天在筹备。成立劝捐队，印《告侨胞书》，画墙报，分组到各商店解说，甚至编演街头剧。另一方面，他们又组织慰问队，准备到各会馆和郊区穷苦侨胞跟当地人聚居之处进行访问，以及展开各种协助贫侨的工作。这些，都是从徐老师讲述他们国内学生的种种活动取得启示，而组织起来的。

在热烈振奋中，各学生组织成员终于分成若干组，由教师们带领，进行活动去了。徐群也带领着一组出发。

在这些学员、校友里头，有前被称为“校花”的朱桃英，有生活很不好过的黄水土，有而今只好帮她母亲炸油条卖的软弱少女黄嫩茵，有被他的同学丘长财解雇的丁仲元，有谭志明、冯石坚、黄文祥等人，竟也有李玉华！在今天，“守古礼”的李熙昌已不能以“一个女孩子”来“约束”玉华了，他默默地让她参加活动去了。少华则更是整天在外面奔忙，熙昌也不好说什么了。

他们先到广肇会馆。大厅上原有的乒乓球桌、棋盘尽撤走了。眼前是一地草席和破箱笼等物，绳子上则搭满旧衣服毛巾，贫侨的住宿处就在这里。

在许多苦难的脸孔当中，最惹起师生们注意的是三个老人。

“老阿伯：您们是从哪里来的？”徐群首先趋前用当地话问他们。当地话在徐群已经是颇为纯熟的了。在南洋，不明

对方乡籍的侨胞初见面，只好先用当地话交谈，何况普通话当时只有学生听得懂。

三个老人都习惯地抬起疑虑忧苦的脸孔望着来客，并不立即回答。

大家这才看清他们的面容：眼眶、颧骨、颞骨、额角、头颅，到处露出棱棱的骨角来，颊肉象缩进骨子里去了，耳壳又触目地往外展，眼球浑浊滞呆，鼻翼则不时翕动，有如惊恐的动物……

“老阿伯：您们是从哪里来的？”徐群俯到最前面的一个耳边问。

对方似乎听到了，也听懂了。但经过许久，他才用那不习惯于说话的嘴巴，吃力地说：

“斯达干煤矿……”

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了。不管他们是“猪仔”，还是“自由身”，他们都是给荷兰等殖民者“熬”尽了一身的力气，然后被赶出矿场的。而今又因为不景气，他们赖以苟延余生的活路也断了，不得不徒步下埠来……

“老阿伯今后有什么打算？……”

老人越发一脸彷徨忧苦。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许久，才由其中的一个嚅嚅地说：

“我们……想返……唐山……”

朱桃英眼尖，她突然碰了碰徐老师：“这三位，不就是那次咱们旅行时遇到的那三位种胡椒的老人吗？”

同学们也认出来了，一阵热烈的慰问交谈……

徐群竟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他用充满感情的声调说：“老阿伯们：您们能够的，您们有资格返回唐山！您们一定



能够返回唐山的!”

这时,男同学忙着给各贫侨分送他们带来的慰问品,三位老阿伯的身边都给放着上等的烟丝,洁白的毛巾。女生们则给他们送上煮好的食物,有的更带来了针线,要替他们缝补衣服,还要把他们的脏衣服带回家里浆洗。……

在消闲社,他们也十分关心着那一家十口的苦况。这两夫妇原先在一个小山村,靠割橡胶过活。子女八个,楼梯级似的,大的才十来岁,小的还在喂奶。一碰上这不景气,胶园歇了工,一家人什么都吃光了……

“在这关节上,我又病倒啦!不得不冲开一条‘火路’下埠来……”做丈夫的继续说,看他瘦得剩一把骨了。

“那么,日后打算怎样呢?……”

男的焦急地搓了一阵手,低下头去了。女的两眼望着怀里吸奶的婴儿,眼泪滴在婴儿嫩脸上。子女们象一群害怕被伤害的小动物,瞪大着无告的眼睛,挨挤在一块儿……

“要是我能找到点什么工作,她能给人家当‘峇务’,两个大的也帮人家看看孩子……”许久,他才低声说。

“你放心!侨胞们一定会尽力给你们一家设法的!”徐群用坚决的口气安慰他们。

学生们更是热烈了,他们给孩子们送吃的、用的、玩的,她们代她抱婴儿,喂牛奶,直到做父亲的一再鞠躬称谢,做母亲的这一次转而流出感激的眼泪来了,孩子们拉住大家的手不放,众人才离开。……

待到来到郊区,景况又不同了。许多穷苦的华侨跟当地人一样,他们一天只能吃到几小块木薯过活了。因而,任何食用之物的供应,都能使他们十分惊喜,任何代想的办

法，都能使他们深为感激。他们象困在荒岛上的遇难者，焦灼地等待着外头的援手！

而当地人的情况更惨。他们尽围拢来了，焦褐色的皮肤和衣着，衬着焦褐色的茅屋和泥土，一切破败、污秽！看这老头，肋骨象洗衣板，膝盖、肘关节、肩胛，都显得特别突出。那妇人，只有一条擦地板布似的乳罩，和破剩半截的纱笼。这少女，一头蓬发，平胸耸肩。那婴儿，脑壳大得惊人，眼珠许久一动不动……而赤裸的当地小孩，则更是成群地到处跟着他们，任何吃的东西，都成为他们索讨、争夺的对象！看到这景象，谁也不能不为当地人的穷困、和殖民者搜刮到这地步而惊骇，包括徐群在内！……

教师学生们的小组离开后，“药王宫”公会的医疗队，侨领们的访问团，学校的游艺队等等，也陆续来到各会馆收容处、郊区。……

另一方面，土产商公会等商人团体则忙着在登记、安插失业的侨胞。这，先得考虑将被安插者的具体情况，然后接洽适当的店铺。由于这是一件义举，头家们是会“慨然”答应的。

直到这年代，咱们垵埠华侨店铺还是守着古老的头家跟伙计的关系。一家有名望的店铺，纵使伙计有人满之患，若有刚出洋的乡亲子弟或失业的同乡要求“弄帮”，只要这人别无去处，也没有显著的劣迹，则该头家也有义务再接受。忍心不济人之急的，将遭受到侨众道义上的谴责。因而，处在今天这严重不景气，尽管到处在降薪，节省开支，但不讲情面裁员的则还极少数。

而今，土产商公会的理事也找到福昌来了。理事一开口，熙昌立即笑呵呵地答应了：

“叫他来吧！尽管没有生意，我这里再安插两三个人，还是容纳得下的！”

这，坐客们自然又十分称赏、叹服了。就是前来的理事也为之动容，再三感谢李熙昌头家的“义气”和“慷慨”。于是，义举被传扬开去，而要安插的人也送来了。

这是个中年的“山顶人”，跟当地村民生活久了，“番气”很浓，举止言谈都有些“不堪入目”。

熙昌接待这人，自然不会再似刚才对待公会理事那么“热情洋溢”了。他冷冷地问了对方的姓名、原住处，在先干什么的等等，便独自打自己的“算盘”去了。这是合乎“客观”情况的，因为李熙昌只是为了替华侨社会做一点“公益事”，博取他应得的代价，包括这个人在他店里“义务劳动”对他个人的利益在内。而他这样做，也是符合当前华侨社会的需要的。因而，“各得其所”了。

吴阿贵则很不同。他以同是穷苦受难人的感情来接待对方，以旧人的身分来关心、指引这新来者。不过，当他一想起天佑叔在店里十多年的结局，则他对熙昌头家的“义举可风”，并不似别人那么“备受感动”。对于这新来者，则他更滋生着一股怜惜和怨尤交织的、莫可名状的情绪了。

就这样，“华侨社会”皆大欢喜地解决了它当前的一个问题。让许多在山顶失去生活来源下埠来的，以及本埠的失业者，通过各行业组织，在几天内，都得到安插了。

中华会馆的捐赠船票和协助老弱返国，则在让老人、失

去工作能力者、患重病者以及无依靠的妇孺先受照顾的原则下，第一批十一人，准备好随这一期船前往吧城，转驳“芝字班”远洋轮返唐山去了！

轮船开行的那一天，竟成为全埠华侨轰动的大日子！偌大的码头挤得满满地，自有珂埠“华侨社会”以来，只有数月前看“荷兰鬼”赔罪的场面可以比拟！

广肇会馆那三个老华工，也在这十一个人里头。今天，他们尽穿上侨众给缝制的新蓝布衣，刮须理发之后，年纪仿佛轻了一二十岁。他们枯槁的脸皮，也有生以来第一次按捺不住地不时泛起微笑和红光来了！同船还有一个瞎了眼睛的老妇，和跟她相依为命的长孙，也被送回国跟家人团聚。又有一个穿纱笼、生长在海外不会说中国话的侨生妇，她在海外已无依靠，坚持着要回中国找她丈夫往日的亲属，也让她回去了。

轮船的汽笛响了。船缓缓地驶离码头。岸上千百只手臂在挥动，船栏边的十来双手臂也在挥动。终于，老华工及其他归侨的眼睛潮湿了，模糊了。其中一个老华工干枯的深眼窝里，竟滚出了一颗热泪，晶莹有声地掉落在大海里边！

这北接唐山的海水，象是历代华侨的泪水聚成的，然而，唯独这颗眼泪，是温暖的、高兴的泪珠！

从码头回来后，珂埠侨胞们的心胸中，也象有着一股海水在汹涌，一个浪头挨紧着一个浪头，不停地往前推动着。于是，救济贫侨的工作，继续汹涌地进行着：募捐、收容、救济、医疗、介绍安插，直到资助回国。……

这时，全珂埠华侨的话题，也尽集中到怎样在固有优

良传统的基础上，发扬新的互济互助的精神的问题上来了。他们热烈地、忘我地谈论着每天都在珂埠发生着的、各种感人的大小事。可是，在为当前华侨的表现极度矜骄之余，谈论者偶尔也会提起两个大家熟悉的人，有似作为珂埠华侨互济互助这总主题曲中的小插曲一样。

“走路财仔现在怎样啦？”洪德财是福昌坐客最常问起的一个人。

“德财出狱后，已由荷兰鬼法庭宣布他破产了……”终于有知道其事的人说。

听其人讲述，大家仿佛看见：而今洪德财已是一身破烂，靠着向他吧城的朋友乞讨度日，备受冷眼。要是他身上衣着好一些，袋里有了几个钱，就要受到破产条例的追索了。他在每个埠头备置的妾侍、养妇，这时也嫁人的嫁人，当娼的当娼，德财再也管不着了。就是珂埠他子女之间的争产吵闹，德财也只能随他们去了，何况他已破产，子女们尽落了空！……

听的人都默然。少华却在想：洪德财正是那类不顾全体华侨的利益，只想个人发横财，铤而走险，狼奔豕突的华商的最后下场！

“那么，魏赤鼻又怎样啦？”更“关心”魏伯皋的是学生们。

到这时，魏伯皋还是不曾照他“预约”的诺言出现。是另有什么大事要图，拴住了这位党要呢？还是他听到全埠华侨联合抗荷的事，知道自己是“螳臂当车”，不敢“造次”呢？这倒无从探悉了。

就是在珂埠的那些党棍，这次竟也未敢大举妄动，对

他们心目中的“左派”所领导的这场运动作出一番严重的破坏活动，也在意想之外。他们只能暗中散发一些流言蜚语，也就起不了大作用。原来党棍们一向为私利打算，这景况使他们自顾不暇，何况当前华侨互济互助的声势那么浩大，那么齐心，遂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有识之士和广大侨众却都作出这样的估计和准备：魏赤鼻和党棍们并没有死心，他们还是时时刻刻梦想卷土重来的。他们还会联合荷兰殖民统治者来破坏华侨的任何活动。不久，将还会有什么事故发生！

荷兰殖民当局呢？他们原先寄望着：让“支那人”在经济衰退当中自己枯萎，则他们的目的也自行达到了。待到眼巴巴地看着华侨搞出了自己空前的一套，则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支那人”这样做是不犯法的呀！除了“不明文”的查究、留难，这讲“法治”的“直肚肠者”便只好再一次承认自己的失败了。……

因而，珂埠华侨在响锣大鼓的互济互助的热潮中搞得越发顺利、越发炽热了！

这时，“中国人大街”的气氛也完全改观了。尽管街上行人还是那么稀落，生意还是那么冷淡，店伙还是空闲着，生活也还是那么艰苦。但在街道两旁店铺的人们眼中，街上行人的脚步已由沉重疲乏变得轻快有力。老补鞋匠的脸色已不是那么苍白，卖面老者的木橐声也显得那么清脆、和谐，象拍节一声声掠过人们的耳边，而不再是一记记敲在人们心上了。同时，四周的空气，也好象已注入不少活力和希望似的……

珂埠“华侨社会”就这样走上了自救的道路！

也不仅珂埠，全“荷印”各大小城市的华侨，无不在大力发扬华侨固有的互济互助美德，并且注入新的内容，达到全体华侨共度当前难关，继续生存下去的目的。就是全南洋各殖民地的华侨，也无不正在全力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珂埠“华侨社会”在这状态下坚持了好一段时间。直到三十年代第三年初，“不景气”才渐渐地过去了。珂埠的土产也渐渐有了市场，华侨和当地人的生活才得松一口气。……

就在那时候，在距离珂埠三十多公里，由美、荷合办的“斯达干煤矿”，又发生了虐杀两族工人事件，华工跟当地工人联合大罢工事件及反抗矿方和荷兰殖民统治者迫害的事件，造成空前剧烈的抗斗。因而，全珂埠华侨又投入支援工人的热潮中。